第四章 数列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一切从穿越开始(1)
- 第2节：第一章·一切从穿越开始(2)
- 第3节：第一章·一切从穿越开始(3)
- 第4节：第一章·一切从穿越开始(4)
- 第5节：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1)
- 第6节：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2)
- 第7节：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3)
- 第8节：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4)
- 第9节：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5)
- 第10节：第三章·天降贵人穆清林(1)
- 第11节：第三章·天降贵人穆清林(2)
- 第12节：第三章·天降贵人穆清林(3)
- 第13节：第三章·天降贵人穆清林(4)
- 第14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1)
- 第15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2)
- 第16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3)
- 第17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4)
- 第18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5)
- 第19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6)
- 第20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1)
- 第21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2)
- 第22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3)
- 第23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4)
- 第24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5)
- 第25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6)
- 第26节：第六章·浅醉公子(1)
- 第27节：第六章·浅醉公子(2)
- 第28节：第六章·浅醉公子(3)
- 第29节：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1)
- 第30节：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2)

- 第31节：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3)
- 第32节：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4)
- 第33节：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5)
- 第34节：第八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1)
- 第35节：第八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2)
- 第36节：第八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3)
- 第37节：第八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4)
- 第38节：第九章·灭韩(1)
- 第39节：第九章·灭韩(2)
- 第40节：第九章·灭韩(3)
- 第41节：第十章·揽才阁(1)
- 第42节：第十章·揽才阁(2)
- 第43节：第十章·揽才阁(3)
- 第44节：第十章·揽才阁(4)
- 第45节：第十一章·战兆(1)
- 第46节：第十一章·战兆(2)
- 第47节：第十一章·战兆(3)
- 第48节：第十一章·战兆(4)
- 第49节：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1)
- 第50节：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2)
- 第51节：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3)
- 第52节：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4)
- 第53节：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5)
- 第54节：第十三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
- 第55节：第十三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
- 第56节：第十三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
- 第57节：第十三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
- 第58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1)
- 第59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2)
- 第60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3)
- 第61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4)
- 第62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5)
- 第63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6)
- 第64节：第十五章·凤兰玉佩(1)
- 第65节：第十五章·凤兰玉佩(2)
- 第66节：第十五章·凤兰玉佩(3)

- 第67节：第十五章·凤兰玉佩(4)
- 第68节：第十五章·凤兰玉佩(5)
- 第69节：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1)
- 第70节：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2)
- 第71节：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3)
- 第72节：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4)
- 第73节：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5)
- 第74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1)
- 第75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2)
- 第76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3)
- 第77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4)
- 第78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5)
- 第79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6)
- 第80节：第十八章·心计(1)
- 第81节：第十八章·心计(2)
- 第82节：第十八章·心计(3)
- 第83节：第十八章·心计(4)
- 第84节：第十九章·初说(1)
- 第85节：第十九章·初说(2)
- 第86节：第十九章·初说(3)
- 第87节：第十九章·初说(4)
- 第88节：第十九章·初说(5)
- 第89节：第十九章·初说(6)
- 第90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1)
- 第91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2)
- 第92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3)
- 第93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4)
- 第94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5)
- 第95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6)
- 第96节：第二十一章·盟定(1)
- 第97节：第二十一章·盟定(2)
- 第98节：第二十一章·盟定(3)
- 第99节：第二十一章·盟定(4)
- 第100节：第二十一章·盟定(5)
- 第101节：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1)
- 第102节：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2)

- 第103节：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3)
- 第104节：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4)
- 第105节：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5)
- 第106节：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1)
- 第107节：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2)
- 第108节：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3)
- 第109节：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4)
- 第110节：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5)
- 第111节：第二十四章·六国皇宫的秘密(1)
- 第112节：第二十四章·六国皇宫的秘密(2)
- 第113节：第二十四章·六国皇宫的秘密(3)
- 第114节：第二十四章·六国皇宫的秘密(4)
- 第115节：第二十五章·汜州大捷(1)
- 第116节：第二十五章·汜州大捷(2)
- 第117节：第二十五章·汜州大捷(3)
- 第118节：第二十六章·命悬一线(1)
- 第119节：第二十六章·命悬一线(2)
- 第120节：第二十六章·命悬一线(3)
- 第121节：第二十六章·命悬一线(4)
- 第122节：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1)
- 第123节：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2)
- 第124节：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3)
- 第125节：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4)
- 第126节：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5)
- 第127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1)
- 第128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2)
- 第129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3)
- 第130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4)
- 第131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5)
- 第132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6)
- 第133节：第二十九章·远别离(1)
- 第134节：第二十九章·远别离(2)
- 第135节：第二十九章·远别离(3)
- 第136节：第二十九章·远别离(4)
- 第137节：第三十章·醉月公主(1)
- 第138节：第三十章·醉月公主(2)

- 第139节：第三十章·醉月公主(3)
- 第140节：第三十章·醉月公主(4)
- 第141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1)
- 第142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2)
- 第143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3)
- 第144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4)
- 第145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5)
- 第146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6)
- 第147节：第三十二章·再次游说(1)
- 第148节：第三十二章·再次游说(2)
- 第149节：第三十二章·再次游说(3)
- 第150节：第三十三章·交错(1)
- 第151节：第三十三章·交错(2)
- 第152节：第三十三章·交错(3)
- 第153节：第三十三章·交错(4)
- 第154节：第三十四章·重聚(1)
- 第155节：第三十四章·重聚(2)
- 第156节：第三十四章·重聚(3)
- 第157节：第三十四章·重聚(4)
- 第158节：第三十五章·夜风(1)
- 第159节：第三十五章·夜风(2)
- 第160节：第三十五章·夜风(3)
- 第161节：第三十五章·夜风(4)
- 第162节：第三十六章·棒打野鸳鸯(1)
- 第163节：第三十六章·棒打野鸳鸯(2)
- 第164节：第三十六章·棒打野鸳鸯(3)
- 第165节：第三十六章·棒打野鸳鸯(4)
- 第166节：第三十七章·情定(1)
- 第167节：第三十七章·情定(2)
- 第168节：第三十七章·情定(3)

第1节：第一章·一切从穿越开始(1)

第一章·一切从穿越开始

心口一阵剧痛，我猛地睁开眼睛，好亮！有阳光从窗口射进来。糟了！太阳都这么大了，我还躺在床上，呜呜呜，看来今天又要迟到了。等等……

Oh my god！那个……那个窗户是怎么回事？它居然是雕花的木制框架，而且只用一层玄色的纸糊着。从打开的那扇窗户望出去，外面似乎是个花园？我诧异地收回视线打量了一下四周：雕花大木床、玄色纱帐、玄色缎被、红木梳妆台、铜镜，还有……还有个人站在离我床尾一米远的地方。

"啊！"我好想尖叫一声，可嘴里发出来的却是嘶哑破碎的一声呻吟。

"云爱卿醒了？"那个背对着我负手而立、玉带束发、一袭明黄衣袍的颀长身影此刻优雅地转过身来，一个慵懒的声音在屋内响起。我怔怔地看着那男人的嘴巴一张一合，两只耳朵嗡嗡作响，天哪！天哪！！我是在做梦吗？还是我穿越到小说里去了？眼前的男人只看到背影已经够让人浮想联翩了，偏生现在转过身来的正面更是让人"郁闷"。泪奔啊!如果男人都生得这么漂亮，还要女人干吗？！我心中顿觉愤愤不平--没想到小说中才有的极品男人此刻居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不是纯粹在打击人吗?

呃，等等，小说？云爱卿？不会吧，昨晚睡觉之前我干吗了？对了对了，我不就是捧着笔记本电脑，窝在温暖的被窝里上网看那些据说已经流行得泛滥过头的穿越小说吗？额滴神哪！我费力地转过头，将周围重新打量了一遍，又迅速瞄了那男人一眼，难道……难道我也穿越了？身体的疼痛掩不住我内心的激动，天哪！晋江的姐妹诚不欺我也，这世上真有穿越一事啊，哇哈哈哈……

"皇……上？"破锣似的嗓音，好像确实出自我的嘴巴，和刚才人家那慵懒的声音一比，我便整个自卑了。

"云爱卿可算醒了，再不醒，朕就要将那些庸医全治罪了。"

他的声音依旧懒洋洋的，脸上的笑容看上去却有些冷。那张face、那个身段，甚至比女人都美！整个人看起来却雍容华贵，又隐隐让人觉得有股威慑力。此刻他正微眯着那双桃花眼看我，我略有些不自在地撇开眼。唉，没想到这人真是皇帝，还是这般国色天香的皇帝。Sorry，关于用"国色天香"这个形容词，实在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眼前的人了。可是，历史上有哪个皇帝是这么美得没边的？我看过的那些皇帝画像可都是大叔级别的啊，而眼前这个人，如果说他是靠美色坐上那把龙椅的，那么百分百会有人相信呢！

我正想着是该应付他一句，还是学着穿越前辈们的经验装个失忆啥的。还没想好，心口处传来一阵剧痛，眼前一黑，我立马失去了知觉。

当我再醒来时天已全黑，房内点着烛火，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我又将屋内的摆设打量了一遍，叹口气，和我上次醒来时看到的一模一样，难道我真的穿越了？刚开始光顾着兴奋与好玩，一时倒忘了我如果真的穿越了，那老爸老妈怎么办？也不知这地方是哪一朝哪一代，我二十一世纪的爸妈一早醒来，是发现自己的女儿笔直僵硬地躺在床上，还是他们可爱美丽的女儿居然换了个人似的连他们也不认识了？

"谁……"唉，还是一副公鸭般的嗓音，不过没办法啊，我迫切地想看看自己现在成啥德行了。

一个浅绿色身影推门而入，走到桌边，倒了满满一杯水，然后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扶着我略坐起来，将茶杯递至我嘴边。她的动作虽然很轻柔，却仍旧引得我心口一阵火辣辣的刺痛，疼得我差点又晕了过去。

其实我只不过是想叫个人给我拿一下那面铜镜而已，谁知她以为我想喝水……罢了罢了，这喉咙自打醒来之后就干涩疼痛，发出的声

音也像公鸭，喝点水滋润滋润吧。

见我乖乖喝完，那宫女模样的女子又扶我躺下，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她竟借给我掖被子的机会，突然俯下脸凑近我耳边又轻又快地道："云相且莫担心，老爷会尽快接你回府的。"

我惊诧地抬眼看她，她却微低着头躬身退下，关门前还分外职业地说了声："奴婢奉命就在外面守着，相爷若有事，可随时召唤，奴婢不打扰相爷静休了。"

关门声响起，我盯着桌上跳动的烛火眨巴了半晌眼睛，这才有些明白我现在的状况：云爱卿，云相？好不容易穿越一回，没承想竟是女穿男，刚才那大好的极品男人，看来跟俺是彻底地无缘无分了。呜呜呜，女穿男，这让人家情何以堪啊！

一夜痛并昏睡后，我的房里便热闹起来了，这次除了那个帅气皇帝之外，还来了一个御医模样的人，对着我一阵望闻问切之后，直说命算是保住了，只是气虚血虚体虚啥虚啥虚的，反正意思就是多补补多养养，又会是一条生龙活虎的好汉。我的精神还不错，就是心口依旧刺痛。

第2节：第一章·一切从穿越开始(2)

御医看完病就出去了，一旁也依旧没个侍候的人，屋子里又只剩我和皇帝两个人。根据经验，我觉得我目前的情况还是装失忆比较稳妥，在这个不知是何朝代的地方，我居然穿在了一个貌似宰相的人的身上，我不装失忆岂不是找死？可是我昨儿那一声"皇上"，好像又将装失忆的后路给断了，这真是太让人纠结了。

"云爱卿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替朕挡下了那一剑，朕该怎么谢你才好？"那美丽得活像个妖孽的皇帝突然走到床边，似很随意地在床沿坐下，一双狭长的桃花眼慵懒地看着我，却让人觉得两汪深潭般不知深浅，看不出悲喜，只觉得高深莫测。

我的心没来由地紧张起来，忙垂眼定神，想起看过的电视剧，也想学着那些演员的样子挣扎着起身给封建主义终极大boss行个礼。可是我身形一动，就扯动心口的伤，疼得我后背直冒虚汗，咬紧牙才没呻吟出声。汗！原来心口的痛是替这妖孽皇帝挡了一剑啊，这不会是在皇宫里发生的事吧？这皇帝如果在皇宫里还会遇袭，那么我穿来的是什么乱世啊！

"云爱卿就别拘礼了，你这伤可是好不容易才止住血的。"他将刚才因我挣扎起身而滑到腰际的被子拉到胸前，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那指节修长、看起来干净有力的手轻拂过我心口，也恰好拂过我的胸部。

我顿觉脸颊烫了起来，人家女穿男，目前还没调整好心态、把握好自己的身份呢，你这样碰到人家的重要部位，就算是无心的也太让人尴尬啦。

"令尊得知你受伤已急出了病，今日你府上管家又来请旨说希望你回府养伤。朕琢磨着也有理，当时因情况紧急朕才留你在皇宫疗伤，既然御医也说你已脱离险境，令尊又十分挂念你，待会儿朕便命人送

你回相府吧。"他似懒懒地笑着，却让人探不清那笑容背后的真实情绪。

"谢皇上。"

这话不会是假的吧？阿弥陀佛，我终于能回"家"了！这倒不错啊，回"家"我便装失忆，然后让他们将我该知道的和我不该知道的事情通通告诉我。怎么着相爷府总比皇宫安全自在吧，到时候我掌握了情况，再来会会你这美人皇帝，哇哈哈哈……哎哟，不能激动，不能笑，心里偷笑也不成，反正就是一个字：疼！

皇帝的话叫圣旨，圣旨那是具有绝对权威性的。所以下午我便被送上了妖孽皇帝特意为我准备的那辆马车，我平躺在厚厚的羊毛毯上颠簸得龇牙咧嘴，好几次疼得我几近昏迷，最后好歹在彻底昏迷前被送回了相府。

马车就停在云府门外，我被人抱下马车，又穿过花园回廊，感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后才进了屋，被放在一张大床上。

"公子，公子，你没事吧？公子你可回来了，吓死翠儿了。"一个绿色身影飞扑到我床边，跪在我床前边说边哭，边哭边说，那叫一个梨花带雨惹人怜哪！

翠儿？我决定先静观其变。

那丫头应该是云相的贴身丫环什么的，情真意切地哭了好半天，这才抽抽搭搭地止住了泪。可是直到她哭完，也没见有人进来慰问我关心我啥的。那皇宫里绿衣宫女口中的"老爷"也应该是妖孽皇帝口中的"令尊"吧，他不是很关心人家的吗？怎么我回到云府，除了这个丫头，以及刚才还有个貌似管家模样的中年大叔向我问了声好，就再没别人来探望我了？

"翠儿，拿镜子过来。"虽然从皇宫到云府这一路折腾得我够戗，但外貌这个疑问已经憋在我心里一天一夜了，必须马上解开。

"镜子？"那丫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不明所以地重复了一句。见我朝天翻了个白眼，她才慌慌张张地起身将梳妆台上的那面小铜镜取

了来。

Oh my god！女穿男就女穿男呗，怎么穿成一个娘娘腔的男人，还是宰相！其实也不是娘娘腔啦，只是以男人而言，这张脸实在是太清秀了点，而且以这官位而言，这张脸又实在是太年轻了点。

"翠儿，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去看看外边可有人。"唉，为了我的小命，我可得豁出去了，再累再疼也要忍住，先将眼前的难题解决了，我才能安心地睡个好觉啊。

那丫头见我说得严肃，倒不似刚才那般愣愣的，转身出门，左右探了探头，复又回身掩了门走到我床前跪下。

"翠儿，你跟在我身边有多少年了？"该死，我说话的时候心口的伤也阵阵发疼啊。

"公子，翠儿侍候公子十年零两个月了。"那丫头抬头看着我，答得又认真又精准。

我叹了口气，才多大的孩子，就已侍候人十年了，真是可怜。不过既然她跟着这个云相十年了，自从我回来又都只有她一个人在这里恸哭，那么她应该信得过。

"翠儿，我现在跟你说件事，你切记别惊慌也先别声张，知道吗？"我看到她郑重地点了点头，这才缓了口气，继续道，"这次我救皇上，性命虽然捡了回来，可是我好像有些记忆失去了。"

第3节：第一章·一切从穿越开始(3)

"公子？"翠儿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慌。

"你先别慌，皇上应该还没发现这事。我也还记得一些人，比如你，只是有很多事情我记不真切了，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快帮我恢复记忆，多说些以前的事，特别是这段时间的事，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趁着养伤之际，我还有时间。"我强自镇定地看着翠儿，也告诉自己不会有事，只要我能将云相的生平摸个大概，接下来的应该能应付了。

翠儿倒不疑有他，一股脑儿将她所知道的通通说给我听了。可是，我越听越想哭，只觉得一种不祥的感觉溢满胸口，然后整颗心便拔凉拔凉的了。

你问我为何会这样？我告诉你，我，不是女穿男！懂了吗？听明白了吗？对啦对啦，人家不是女穿男，人家现在也还是女儿身呢，这个发现是如此的让人绝望啊！

简单地说，我现在叫云月，真正的云相叫云风，是我的双胞胎哥哥。我这个双胞胎哥哥呢，在三个月前被龙曜国皇帝钦点为宰相，从四品崇文馆校书郎连升三级，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而且这位宰相还是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小破孩，这是一件多么光宗耀祖的好事啊！奈何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云风将要走马上任的前几天，突然得了重病，一时半会儿又好不了。云老头（云月她爹，即绿衣宫女口中的"老爷"）为了不放弃一家子荣华富贵的大好前景，居然想出了让云月替兄出仕这种馊主意，云月也不晓得是哪根筋搭错竟然同意了。三个月的替兄出仕生涯，愣是没被人发现、揭穿，本来无功无过也不错，不承想前两天皇宫里闹刺客，云月飞身替那妖孽皇帝挡了一剑，功是立了，小命也险些丢了。

事实上她应该是真丢了小命，不然我怎么会来到这里？不过这事只有天知地知她知我知而已。可怜的云月，就这么为国捐躯了，还捐得默默无闻。可是云月啊云月，你是解脱了，说不定还穿到我林浅浅

的身上去做二十一世纪的幸福宅女了，爹疼娘爱的，而苦命的我却来到这里，不仅要替你过这种小心翼翼、步步谨慎、项上人头随时不保的日子。

唉，深深地叹一口气，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前段时间，我每天捧着笔记本没日没夜昏天暗地地看穿越文，心中对那些穿来穿去穿出一生幸福的女主角们又是羡慕又是嫉妒。没想到昨天一觉醒来已身在异时空，正想感谢上帝耶稣，让我梦想成真地穿越了一回，谁曾想竟会是这番凄凉遭遇，不幸啊，真是太不幸了！

对了，你问我龙曜国是哪个朝代的哪块土地，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这里语言与文字交流都没问题，只是浪费了我以前辛苦学习的历史知识，失去了成为一代先知的机会。其实我还是应该偷笑的，比起被扔到突厥、蒙古这类语言文字俱不相通的地方，这里简直算是天堂了。

听完翠儿说的情况，天已全黑，我闭着眼痛苦地喝了一大碗药，在翠儿的服侍下便休息了。

接下来的几天，进出我房间的除了大夫就只有翠儿一人。我倒也不急，反而觉得这样也不错。让那丫头从书房找了些书给我，上至关于这个时空六个国家的历史、现状，下至龙曜国的政府机构与官僚制度，甚至连民风民俗我都了解了个遍。翠儿这丫头挺机灵，居然将云月三个月前为替兄出仕准备的资料也翻了出来，我正求之不得，一边努力学着云月的说话方式与行为习惯，一边将早朝时会碰到的那些大官们的资料熟记于心。

当我能下床扶着翠儿到屋外走动的时候，那丫头又搀着我大致逛了一下云府。整个云府除了云老头住的东林苑、云风住的南竹苑、云月住的西枫苑，还有专供客人夜宿的北梅苑。各苑配丫环两名、侍卫两名、杂役两名、厨娘浣娘各一名，各苑的丫环仆人只负责自己苑子里的事务。即便再加上总管大叔以及直属于总管大叔的几个仆人，与占地几顷的云府比起来，云府的下人真算是少的，而且云老头一年之

中难得有几天会在云府，所以府里的一应事务基本上由总管张德负责。

几天后，不知是那妖孽皇帝赐的药材有效，还是云府请的大夫医术高超，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慢慢觉得有些无聊起来，据说那些来送礼探病的官员们被张德一一拦在府外，婉言相谢又拒不收礼，所以我窝在我的西枫苑里愣是没提早认识一个同事。

这日午后闲来无事，我坐在云府花园的小湖边上，一边吃着翠儿端来的点心，一边又将云府环视了一遍。亭台楼阁、湖泊水榭、奇花异木、假山怪石，处处彰显着云家强大的财力。唉，你说云府都这么有钱了，云老头还逼着女儿做那危险的事，人心果然是贪得无厌的。

"公子，老爷在书房等你。"是云府总管大叔张德的声音。

第4节：第一章·一切从穿越开始(4)

我转过头看他，中年，身材不高，沉稳而内敛，视线相交的刹那，眼里有抹温和一闪而过，复又看向我身旁的翠儿时，他的眼里已是一片肃然。我起身，拍了拍衣服，示意翠儿先回西枫苑，然后就随着张德一路向东林苑走去。

东林苑是云府当家人云老头住的地方，没有女主人，云月她娘去世之后云老头就没再续弦或纳妾，这点倒是很让人意外，一个对女儿如此冷血的家伙居然对孩子她娘痴情不改，说出来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可笑。少顷，我们来到书房门口，张德轻轻地叩了叩虚掩的门后打开门，示意我进去，然后掩门躬身退下。

书房内微微有些暗，一个人坐在前方正中书桌前，背对着身后的窗户。他的脸背着光隐在阴影中，让人看不清五官及表情。但我知道他就是云月的父亲，我虽然对他全无好感，甚至一想到他为了荣华富贵竟让自己的女儿身处险境，就有些冷汗淋淋，但也只能认命地微一行礼，恭声道："爹。"

"嗯。"座上之人声音低沉，"身体可好了？"

这是关心吗？怎么声音听着这么冷淡？哼，装冷淡，我也会。于是我也毫无感情地答道："月儿已无大碍，让爹担心了。"

"担心？你既知自己的身份，竟然还鲁莽行事！就算不疼惜自己的性命，你也该顾顾你哥哥吧！"低沉的声音冷冷响起，我低下头仍感受到他的眼睛正盯着我，凌厉而冷冽，似能把人看穿。

唉，其实鲁莽的是你女儿，不是我啦，我哪有舍身救人这么崇高的思想？就算那皇帝长得再帅一百倍，我也没那种觉悟啊。等等，那妖孽皇帝手指轻拂过我心口的一幕突然浮现在脑海，云月受伤了，那应该清洗过伤口什么的吧，天哪，云月的身份不会已经曝光了吧？

"那现在？"我略有些迟疑地开口。

"现在？"话音刚落，眼前一道阴影闪过，我吓了一跳，极力忍住才没后退一步。座上的人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跟前。清瘦的中年男子，还算英俊的脸庞（和云月不太像，可能云月长得像母亲），给人一种严肃、深沉以及冷酷的感觉。

我心中没来由地有些惊慌，他又开口了："这一次算你运气好，那御医和一旁侍候的宫女……"话说一半却没了下文。

绿衣宫女的话突然在耳畔响起，我低头轻轻地咬了下嘴唇，没想到不止这宫女，连给我疗伤的御医也是云老头安排的人？如此看来，云老头很不简单啊，而且云府貌似有钱得不行，那他逼云月替兄出仕，不会只是贪慕荣华富贵这么简单吧？

我径自低头不语，其实是没啥话好说，也怕话越多越错。好一会儿，低沉的声音再次冷冷响起："记住，下次别再做这种傻事了。"

我抬头见他仍盯着我，似打量似琢磨，我复又低头，微躬了躬身，乖巧地回答："月儿谨记爹的教诲。"

"罢了，你先下去吧。"

我忙告退，疾步走出书房，掩了门才大舒了口气。刚才书房里的气氛太压抑，似乎某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已经上演，又因为我的不知道而显得有些诡异。云老头的态度也很奇怪，他的神情、态度以及说话的口气，这些是一个父亲该对女儿有的吗？他的话犹在耳边回响，我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一时却也无法理清这些，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第5节：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1)

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

过了今天我的"工伤假"就到期了，除了心口经常犯疼之外，身体倒没什么事。我觉得我上朝之前很有必要去见见真正的云相--云风同学。好了好了，我招了，其实是我对云风有些好奇啦。在二十一世纪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我叫她"胖胖"，我俩长得一点也不像，所以云月替云风上朝三个月居然没被揭穿，我想看看世上真有那么相像的两个人吗?

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当我站在南竹苑门外，看着用身体挡住我去路的两个侍卫时有些惊诧，好半天都发不出声音。

"公子恕罪，这是老爷的命令。"其中一个人高马大的侍卫躬身道。

对了，云府上下都叫我公子，听翠儿说从云月替兄出仕开始，云府便再也没有"云小姐"了。

"翠儿，去叫德叔来。"

硬闯是不行的，云月虽然高挑，但和人家侍卫压根儿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云老头自从云风生病后就禁止任何人去探望他，这一点很是奇怪，且如今都三个月过去了，这禁令还不解除?

"公子。"云府总管大叔张德很快随着翠儿出现在我眼前，恭声道。

"德叔，我想去看看哥哥。"我看着张德微愣的表情，继续道，"我知道这是爹的意思。可是有些朝堂上的事，我必须亲自去问哥哥，我想德叔也不想我上朝时出差错吧？"

张德略一犹豫，便示意侍卫让开。

虽然我的理由挺漂亮，但毕竟是挑战云老头的命令，而这会儿张德却当场放行，两个侍卫也听话地让了路，我不得不对张德在云府的地位或者说他在云老头身边的位置重新做出判断了。而且我也只是想

试探他一下，他却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倒让我有些意外，我原以为凭云老头这副腔调，张德应该也不怎么好说话的。

一路跟随南竹苑的丫环橙儿，直到一间屋子前停下，我让翠儿和橙儿退下，然后伸手推门，心里不禁有些紧张。

整个房间都是蓝灰色的，窗帘、床帐、被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草药味。我轻轻走过去，立在床前。床上的人虚弱得似乎没有呼吸，与云月一般无二的五官，脸庞却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哥哥！"我犹豫着朝床上双眸紧闭的人轻轻唤道。

"月儿！"床上的人听到声音蓦地睁开双眼，清澈如水的眸子并没有因病痛而黯然，"月儿……你怎么来了？"

声音里似有欣喜，他挣扎着想起身，不知是因这动作还是刚刚说的那句话，竟有些喘息，连带着苍白的脸上也泛起淡淡的微红。我摇摇头，忙用手扶住示意他继续躺好，然后在床沿坐下，一时不知说些什么，也不知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他，只能坐在那里，看着他傻笑。

云风与云月真的很像，即便躺在床上病怏怏的云风，给我的感觉仍是一个俊秀清雅的翩翩美男子，而云月哪怕穿上男装，也掩不住柔美纯净的女人气质。我又偷偷瞄了眼云风被子下的轮廓，似乎他的身子骨也挺瘦弱啊，脸上的皮肤却白滑细嫩，真是奇怪。

"月儿的伤可痊愈了？"云风看着我似有一刹那的失神，然后略有些犹豫地问道。

我微笑着点头，也许是这个身体的感应吧，对着与自己这么相像的一个人，并没有初见的陌生感，而之前的犹豫紧张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月儿，是哥哥没用，是哥哥让你遭受这般辛苦与危险。"云风脸色黯然，眼里满是忧虑、痛苦、愧疚、自责以及心疼。那样真切的感情，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面前，让我的心渐渐暖了起来，虽然云老头这当爹的不关心我，但云风这位哥哥还是挺爱惜我的。

"哥，又不是你想得病，这一切不是你的错。"我给了云风一个大大的笑容，替兄出仕又不是他想的主意，冤有头，债有主，云老头才是罪魁祸首呢。

"哥，爹爹说我这次幸好没暴露身份，可是……"那妖孽皇帝"轻薄"人家的一幕又在脑海中浮现，他不会是真发现什么了吧?

"月儿，皇上年纪虽轻，可是识人处世非常人可以想象。你一定要格外小心，若他起了疑心，云府必遭大难。月儿，哥哥实在担心你，无奈爹爹那边怎么也不肯放弃。"说到最后，云风放在身侧的双手不自觉地握成拳，紧紧的，指关节都有些泛白，身体不知是因为气愤还是刚刚话说得太多，竟有些轻颤。

唉，少年得志，本就惹得朝堂同僚的妒忌，云府又是新贵，朝中也无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若真有变故，只怕也是孤身作战。如今又得知这皇帝也不是个好惹的主，说不定人家已经看穿了云老头的小伎俩，而我又是盗版的再盗版，这真是前路坎坷，祸福难料啊。

"知道啦，哥哥，月儿这么聪明伶俐机智可爱，肯定不会有事啦。"我笑呵呵地安慰道，稍作犹豫，起身装作替云风掖被子，实则借机把被子抖上抖下，将被子下云风的身材细细打量了一遍。

果然，云风的身高与云月相差不多，也是瘦瘦的，我现在的声音又有些低沉，朝服的衣领子半竖，刚好遮住喉咙位置?云月又是个谨慎的人，怪不得替兄出仕三个月都没被人发现。我又冲着床上的病哥哥傻笑了一下，转过身却不自在地左右扭了扭脖子，呜呜呜，怎么感觉我的小脑袋越来越不牢靠了?

"月儿。"我的手刚碰到门，还没来得及打开，云风的声音便从身后轻轻传来。

哎呀，人都走到门口了，居然还没说再见，真是太没礼貌了。我忙转过身，冲着床上的人讪讪地笑道："哥好好养病，我还有些事先走啦，明天再来看你。"

"月儿，"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但我仍能清晰感觉到他的眼睛看着我，神情专注，眼里似犹豫又似不舍，沉默几秒，终于开口道，"别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我有些愕然，但还是乖乖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出了门。

人生第一个早朝的日子终于华丽丽地来临了，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既担心又开心。

天蒙蒙亮就被人叫醒，早朝早朝，起早上朝，还真是名不虚传。尽管前一天晚上我早早睡下，但不知是由于太紧张还是太兴奋，好像小时候每一次春游前的那一晚，我居然失眠了。我迷迷糊糊地起床、洗漱，任人更衣摆布，喝了几口稠稠的东西，然后被人扶上了一个不知名的东西，继续我的睡眠。直到又有人将我唤醒，说是皇宫到了，这才彻底清醒过来。

第6节：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2)

我睁眼打量了一下四周，似乎是在马车里，四四方方的，空间挺大。紫色的薄毛地毯，紫色的车帘，两侧软榻上放着几只靠枕，马车中间置了一张小案几。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袭深紫色的绣仙鹤官服，袖口处双滚边绣有金线祥云，脚下一双深紫色绣祥云官靴。乖乖，这就是我的朝服，挺精致的嘛！说起这皇宫啊，上回是被人抬着出宫的，也没机会细细打量，这次光明正大地进宫上朝，可要好好欣赏一下风景了，嘿嘿。

西枫苑在职侍卫现兼任车夫的云辉同志伸手掀开车帘，我扶着翠儿下了马车。这丫头也是一身小厮打扮，看起来倒挺俊俏的。前面已有不少和我一样身着官服的人进了宫门朝某个方向走去，这地方我没来过，跟着人走总不会错。翠儿随着马车已悄悄退下，我则跟在人流之后，向上朝的地方走去。

远远地我看到一座大殿，殿前匾额上龙飞凤舞地写着"乾清殿"。渐渐走近，我看见殿前已有近二十个官员候着，着紫色或石青色朝服，已按着朝服的颜色分成两群，互相在讨论着什么。自古文武相轻，看来在这里这个现象也很严重啊。

我慢慢地朝身着紫色衣服的那一群人走去，立马有几个人过来向我打招呼，一迭声地问候我的身体状况。从他们的朝服我大略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但趁着人多我倒更乐意打个马虎眼，所以也不一一打招呼，只一边点头示意，一边一迭声地道："已无大碍，多谢挂念！"

我刚走到殿门前，吱呀一声，乾清殿的大门打开了。一众人等鱼贯而入，文左武右按官阶大小分列在大殿两侧。正三品以上，除有公务在外的，这个国家的精英人物都在殿上了。我目测了一下，约莫十人。我缓缓走到左边那列首位，转头向右边一望，心里不由得惊叹--虽说早知大将军也是个小年轻，可还是很惊讶。只见他二十出头的模样，眉宇间英气逼人，侧望过去五官英挺俊朗，身上散发出一种阳光

而磊落的气息。怨念，你说这日子还能让人过下去吗？那个英俊皇帝长成那样也就罢了，人家本就拥有这世上最最优秀的遗传基因嘛，可本该是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的大将军也年轻帅气成这样，这就很过分了！

估计是我长时间圆睁着眼睛盯着瞅人家而惹得人家不高兴了，右列首位那个人缓缓转过头来，幸好我反应快，目光忙越过他，朝他身后望去，避免了与他的对视。

往后一看，我又一次惊叹--听闻新帝登基才一年，喜用年轻人，果不其然，满朝文武中，以我和那将军官阶最大，年纪却是最轻。

我正暗自思索，一个传说中的太监尖细的声音从大殿正前方传来："皇上驾到！"

群臣跪拜，山呼万岁。

"众爱卿平身吧！"声音不大且似有慵懒状，却让人感到一股不容抗拒的威严。

我忙爬起来，说实话，第一次向人下跪，这感觉怎么想怎么怪，一听那声音心里就更来气了。这种瞌睡虫似的声音放在平时也就罢了，在早朝这庄严神圣的场合里还这种调调，若是在二十一世纪，早被人投诉了，哼！

"云爱卿的身子可大好了？"

啊？云爱卿？好像是在说我嘛！总算有点良心，一上朝就对人家的身体状况表示关心。我立马向前一步，出列躬身："托皇上的福，微臣已无大碍，谢皇上挂念！"

我不卑不亢地低头说完，这电视里不都这样演的吗？嘿嘿，我的学习能力可是十分强的。然后我低头转身，回到文臣队列首，心里则噼里啪啦地打起小算盘：这妖孽皇帝上回不是说要好好感谢我吗？升官？不行，宰相已经到顶了，再升就该他这个皇帝下岗了。赐宅？赏金银财宝？虽然没啥新意，但勉强也是可以接受的啦。可是我等了半

天，眼看着都快下朝了，那妖孽皇帝都没个表示，怨念啊，心冷啊，这个小气鬼，这样以后谁还会给你卖命啊?

正当我云里雾里百感交集无限纠结加哀怨心痛之际，啪的一声，一样东西从龙椅处飞下来，好巧不巧地落在了我的脚边，把我的思绪从房子、金子、银子里生生地拉了回来。我轻轻挪了一下左脚，微微酸胀，又挪挪右脚，一样。唉！上朝原来也是体力活呢，这么长时间站下来，累死人了!

那个东西依旧躺在我的脚边，可是迟迟没人开口说话，扔东西的事主扔了东西后居然也一直保持着沉默。我环顾了一周，众人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我又看了眼大将军，人家目不斜视地看着正前方，压根儿没往我这边放一点点注意力，郁闷!

算了算了，看来是要我闪亮登场了！我认命地看向龙椅，才一抬头，便碰到了妖孽皇帝的目光--那家伙也正拿眼看我呢！哼，人家为你挡了一剑，你不感谢人家，还将东西扔得飞来飞去的，真没人性。我稍稍用怨怼的目光瞟了他一眼，没料到他的桃花眼半弯了一下，眉毛似有若无地挑了挑，声音却万分冰冷地对我道："云爱卿，看看这奏折里写了什么，说出来让各位爱卿听听！"

第7节：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3)

呃？我有些不太明白，啥奏折非得以"飞"的形式出现在人家面前，还要人家公告其中的内容？难道……难道是有人弹劾我？可怜我是第一天当宰相啊，之前云月一没贪赃，二没枉法，顶多有些不作为，但不是刚刚立过救驾大功吗？做皇帝的果然都是缺心少肺的，呜呜呜。

我状似诚恳实则心有不甘地弯腰拾起奏折，一打开便去看左下角的署名，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打我的小报告。"顾文修"三个字，加上左侍郎那枚大大的鲜红的官印，差点让我吐血。我说顾老爷爷你也太不厚道了吧，我知道你是三朝元老，年龄是人家的几倍，人家无功无德地跑到你头上去确实让你挺郁闷的，但这一切都是皇上的意思啊，关键是皇上不想让你当宰相，你这样准备了奏折弹劾我，太太太过分了你！况且我若下岗，也不一定是你接任，就算你接任，没两天估计也就退休了，你说你这样做值得吗？

我估摸我的脸扭曲得厉害，因为我真的很生气啊，好，就让我看看你都"告发"了我哪些罪行，我还不信了。呃？什么？这个，不是弹劾我的啊。李予涵，右侍郎韩玄祺的女婿，正三品治粟内史？那个外出公干近一个月，所以今日并没有来乾清殿上朝的李予涵？呜呜呜，顾爷爷，我刚刚误会你了，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云爱卿，告诉各位爱卿，这奏折上都写了些什么？"那懒懒的声音再次响起，大殿上的人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韩老儿，看来你要倒大霉了，妖孽皇帝摆明了想收拾你，只不过是先拿你女婿开刀嘛。我一向非常识时务的--皇上是咱心中的红旗，红旗往哪儿飘，咱就往哪儿靠，红旗的方向就是咱的方向！再说云月的资料里也提到过这一大家族人平日里的横行作为哦，我不落井下石添油加醋怎么对得起天对得起地，最最重要的是对得起一身正义的我自己啊？嘿嘿，想到这儿，我立马紧皱眉头，神情忧郁，声音沉痛，

外加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回皇上，此奏折状列了治粟内史李予涵李大人上任五年来所做的有负圣恩有违国法有悖为官之道的……呃……一些事。"

我还是很厚道的，用词无比婉转，毕竟有些事没调查清楚，是不能盖棺论定的。

"那依云爱卿看来，这奏折该如何处理呢？"我敢肯定我的戏可能演过头了，因为我清楚地看到那妖孽皇帝微微抽搐的嘴角。

哇，第一天上朝就让人处理政务，不对，是发表政见啊，怎么给自己一个完美而令人惊艳的第一次呢？好矛盾，好激动，好没有准备啊。咳咳，我清了清嗓子，然后故作镇定道："回皇上，依臣之见，此事关系重大，断不能只听片面之词就下定论。众所周知，李大人乃右侍郎韩大人的乘龙快婿，又是韩大人一手举荐的。虽然此类事情应避亲疏，但韩大人是三朝元老，为人公正、处事严明也是大家公认的。以韩大人对李大人的了解，再以韩大人多年掌管刑罚的工作经验，实在是调查此事的不二人选。"

奏折上条理清楚事无巨细地写着时间、地点、事件、犯罪性质，韩玄祺，看你怎么徇私枉法？而且你看人家刚才的那套说辞，说明人家休养在家的时候有多用功有多努力地学习并掌握朝堂知识啊。

"云爱卿所言极是，这事也只有交给韩爱卿，朕才放心。韩爱卿以为如何？"这妖孽，这狡猾的狐狸，你都这样说了，人家老韩同志能拒绝吗？

"老臣定不负皇上所托，秉公办理，绝不徇私。"老韩同志说完，就向我走了过来。

韩玄祺越走越近，他想干吗？对了，他不会是想拿我手里的奏折吧？顾文修，我突然觉得身后顾文修的目光紧紧盯着我，但并没有敌意。

"咳，皇上，臣还有一事。"好吧，顾老爷爷，看在俺刚刚错怪你的份上，就帮你一次吧。

"哦？云爱卿有事但说无妨。"狐狸皇帝难得地没用瞌睡的语气说话，貌似稍稍有了点精神。

"回皇上，臣以为以韩大人的秉公执法，或正其名，或定其罪，定能给李大人一个最公正的结果。至于臣手里的这张奏折，就暂时搁在臣这里吧，此等语气激烈的片面之词，还是不要影响韩大人的判断吧！另外在案件调查期间，不如先让李大人安心在家全力配合韩大人调查取证。治粟内史一职向来公务繁忙，还望韩大人尽早结案，也好让李大人早日回到自己的职位上，继续为国效力。"

既然大家都知道李大人回不来了，不如早点让他人来接手，嘿嘿，看我多聪明啊。不过，我这一聪明，讨好了狐狸皇帝和顾老同志，老韩同志估计就更不待见我了，汗。可是话既已出口，就没啥好后悔的，再说，生杀大权在狐狸皇帝手里，讨好他绝对没错啦！

"云爱卿所言甚是，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云爱卿，由云爱卿暂时兼管一下治粟内史的事务，待结案之后，再行商议。"说话之人懒洋洋的，可是桃花眼里却是精光闪闪。

第8节：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4)

呃，让我兼管治粟内史的事务？我抬眼本想偷偷瞪一眼那妖孽皇帝，结果他的桃花眼正巧也看向我，我被抓了个正着，忙垂眼装乖巧。想着他桃花眼半眯，眼里的神色莫测，嘴角还有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不知为何，我突然有种上当的感觉！

"退朝！"那道尖细的声音在我听来仿若天籁，终于解放啦！我屁颠儿屁颠儿地正待跪下去跟皇上Say good-bye，忽地--

"云爱卿，朕还有事与你商议，你先留下吧。"伴着那声音，我只觉得有道犀利的目光直刺过来，让我顿感头皮发麻。

呜呜呜，大家都放学了，为什么我要留校？难道被发现了？不应该啊，我刚才的表现没啥异常吧。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离我远去的人，回头投过来或羡慕或惊诧或轻视或深沉的目光，一脸茫然。

"云大人，请随咱家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太监躬声轻唤道。他眉清目秀的，只是背有些微驼，想来在宫中已有不少年头了。我细细一打量，见此人左眉梢有颗灰痣，这正是云月学习资料里提到过的皇上身边的贴身大太监李福。

"劳烦李公公在前领路。"我微笑着欠了欠身。这宫里，皇上身边的红人可比谁都强。

"云大人客气了。"李福忙回一礼，在右前方迈着快步领路。

来不及细看周围的风景，我已被带至一处临水而建的凉亭。亭子周围满栽着桃花，阳春三月，恰是花开时节。粉红、粉白、紫红、绯红……花色各异，形态迥然，说不出的风情。亭子的南面延伸着九曲回廊，直通向凉亭前面的湖心。一个明黄色身影面向湖心负手背对着我，颀长的身形，即使只是一个背影，仍能让人感觉那种儒雅中的贵气、温和中的威严。

李福轻轻走到皇上身边，躬身而立。

我忙不迭地下跪，朗声道："臣云风参见皇上。"

出了云府，我便是云风了。

那道明黄色的身影并未转身，只是淡淡地道："平身吧。"

"谢皇上。"我起身，然后沉默。

很长一段时间，那狐狸皇帝都没有说话。春日暖暖，春风习习，我又一夜失眠，这时候就这么低头站着，上眼皮渐渐变沉，天哪，好想躺在地上然后闭上眼大睡一觉啊。

"云爱卿？"一个慵懒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耳畔，我条件反射地抬头，眼前便出现了一张放大的脸。我本能地浑身一颤，后退一步，待看清来人后，生生地把一声尖叫压回肚子里，那狐狸皇帝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我的面前。

"皇……皇上。"绝色美男当前，我咽了咽口水，突然结巴了一下。

"云爱卿今日似乎心事重重啊。早朝的时候盯着地面发呆，刚刚又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可是心中有事？"龙翔煜--龙曜国当朝天子微眯着他那狭长的丹凤眼，仔细盯着我，似不肯放过我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

他说得云淡风轻，我心里却惊了一下，忙敛了敛神情，不再沉迷于美色之中，一脸恭敬道："请皇上恕罪，许是臣身体初愈，有些心力不及。"

"哦？是吗？"他的桃花眼又习惯性地半眯起来，让人看不清眼里的情绪。

呃？我又愣了一下。怎么回事？镇定，镇定，轻吸口气，我微微露出一个笑容："臣怎敢欺瞒皇上。"

他眼里的探究一闪而过，那对好看的眉毛几不可见地蹙了蹙，似有那么一刹那的失神，而后眼眸深邃，懒懒地道："云爱卿，随朕到湖心走走。李福，别让人来打扰。"

说完，他便径直向亭子南面的九曲回廊走去。我只能一脸无奈地跟上去，心里却暗自嘀咕：做皇帝真是好啊，说话做事从来不用考虑

别人的感受，更不用担心别人拒绝。我遇到这样一个思维跳跃喜怒难测的皇帝，看来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啊，呜呜呜，提前泪奔一下。

回廊一路蜿蜒，直至湖心。透过回廊底部木板之间的小小缝隙，可以看到清澈的湖水似乎就在脚下。凭栏而望，湖对面的竹园和一排排的宫殿让人觉得庄严肃穆又有些清冷。初春的阳光洒下，落在湖面上，折射出浅金色的光芒。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皇宫啊，我微合双眼，深吸一口气，嘴角浅浅弯起，缓缓抬眼，蓦地看到狐狸皇帝又是一脸深思地望着我，眼神高深莫测，又带着一丝疑惑。我忙尴尬地笑笑，糟糕，差点忘了身边这人背着斧头随时有可能砍了我的小脑袋呢。

他只是看着我，不开口。我当然不能先开口问他有啥事找我，那不是徒惹人厌吗？两人一阵静默，各自看着湖水发呆。

良久。

"从一个四品崇文馆校书郎直接升至当朝宰相，令多少人羡慕？云爱卿可知朕当初为何独选中你吗？"声音慵懒随意，我却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说不出理由，只是直觉。

"蒙皇上错爱。"我不敢乱答，怕一句话说错，就丢了小命。

第9节：第二章·人生的第一次早朝(5)

"错爱？云爱卿可不能把朕的一番苦心变成错爱啊！"他似乎有意地，说到"错"的时候，声音加重了一些。

我一机灵，回想起看过的资料，新帝登基才一年。一年前，先帝驾崩，皇太子（即现在站在我身边的那人）与二皇子为了争夺皇位内乱了三月有余。听说皇太子乃先皇后所生，二皇子乃先帝宠妃玉妃娘娘所出。皇太子六岁那年，先皇后薨，之后先帝独宠玉妃，专爱二皇子，曾几次欲废太子，另立二皇子，后不知何故一直未果。先帝驾崩未留遗诏，由于玉妃和二皇子多年得宠，前朝很大一部分势力拥护二皇子登基，于是轰轰烈烈的内乱拉开序幕。三个月后，皇太子登基，玉妃病逝，二皇子失踪，内乱局面才结束。说起来只有寥寥几句，但其中争斗，光凭我这不太丰富的脑细胞想象一下，就足够我哆嗦一阵子了。

新帝登基初始，根基未稳，朝中诸多老臣原先多是拥护二皇子一派的。除了半年前老宰相的病退、老将军的归隐，其余大臣的变动看起来似乎很合情合理。新上任的宰相和大将军便是云风和穆清林。穆家世代忠良，穆清林出身将门，年少时更是皇上的伴读，他的上任比较好理解，那么云风呢？云风非世家大族之后，当时的校书郎闲差也是云老头用金山银山捐出来的官，身为皇上，为何会选年方十八的云风任宰相？除了云风自身的才能外，我想最重要的便是他在朝中没有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关系链，他的出身注定不会有强大而复杂的世家背景，所以不会多方受制于他人，而云家新贵，还远不成火候。在朝堂上，云风似一棵独苗一般，选这样的人，自是最为放心的：一来他无所依靠，唯有依附自己；二来哪天要除去，拔一棵独苗比砍一片树林影响要小得多。帝王们的深谋远虑，自古皆是如此吧。想到这儿，我不禁为自己的聪明才智狠狠地喝了声彩鼓了下掌。

"臣定不会辜负皇上的良苦用心，为皇上效力，万死不辞。"我嘴上说得诚恳，心里却在冷笑，以李予涵为开篇，这皇上怕是要有什么大动作了吧。右侍郎韩玄祺，当初二皇子一派的中坚人物，在新帝登基一年后，终于要被赶下政治舞台了吗?

出了第二道宫门，我看到宫门外就只剩云府的那辆马车了。翠儿站在马车边，不停地向宫门内张望，面有忧色，看到我出来，似乎长长地舒了口气。她轻扶我上了马车，自己也跳上来，转身示意云辉赶路。

案几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套茶具，白陶的茶杯，温润如玉，清绿的茶叶在杯中摇曳，说不出的清新怡人。翠儿递来一杯清茶，面色犹豫，欲言又止。

看到这丫头真心实意地为我担心，我若不感动那就是冷血动物了。更何况我现在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敏感得一塌糊涂。我轻抿了口茶，对她微微一笑："翠儿，我没事。"

她似乎一愣，马上回过神来，冲我开心地一笑，说起话来又快又急："公子没事就好，看到别的大人都出来了，迟迟不见公子，翠儿担心死了，又不能进去……"

"翠儿，车内可有常服？替我更衣。"抛开刚刚在御花园里的郁闷，一想到马上可以逛街压马路，我便异常兴奋。期待了好几天的事啊，今天终于可以实现了，怎不让人雀跃万分呢!

为了减少出错的机会，不管在云府还是在外面，我都一身男装，而且丫环、仆人一律称我为"公子"。这样其实很方便，想起大家闺秀的三禁五令，以及繁复的穿着打扮，我更喜欢现在的处境。

翠儿熟练地替我更衣，脸上却明显是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她深吸一口气，终于忍不住开口道："公子，要不我们先回府吧，出门的时候没交代过呢。"看到我一脸凶神恶煞地瞪她，她忙缩了缩脖子，"那，让翠儿陪公子一起逛，我们最多只逛半个时辰。"

我点点头，管他呢，先堵住她的嘴再说，真逛起来，一到半个时辰，她还能把我拖上马车不成，嘿嘿。

"停车，就从这里开始逛吧！"龙曜国，我来啦，今天就让我们做一次亲密接触吧！哇哈哈哈。

"公子，这是京城最繁华的长安街，今天好像有集市哦。"翠儿一下车，就恢复了小女孩的心性，东张西望的，怎么看都比我兴奋。

我胡乱地点点头，根本没细听她在说什么，整个人被眼前热闹非凡的场景吸引了。干净宽阔的大街，长得似乎望不到尽头，两边林立着商铺，吃的喝的穿的戴的玩的应有尽有。吆喝声此起彼伏，香味阵阵扑鼻而来，人潮涌动，衣袂翻飞。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各异，或开心或幸福，与电视剧里群众演员那僵硬生涩的表演大不相同。看来那貌似懒懒的皇帝当得不错，百姓们生活得很幸福的样子嘛。我一时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知道在人群中钻来钻去，顾不得身后的翠儿，到这摊上看看，到那店里瞧瞧，居然还看到耍杂戏的，不知不觉便跑远了，连与翠儿走散都浑然未觉。

第10节：第三章·天降贵人穆清林(1)

第三章·天降贵人穆清林

好气派的门面啊，雕花的门楣、烫金的门匾、张扬的三个字--"邀月楼"。门庭挑高加宽，从二楼处垂挂下来一整排的大红灯笼，衬着门面，让人觉得很喜气。

"客官，一位吗？"小二殷勤地迎上来，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我随他入内，果然，触目所及，一片月色。月色的帘子、月色的地毯、月色的桌椅、月白色的杯盘碟盏，衬得桌上的菜肴色泽鲜艳，让人垂涎。

我往身后看看，没看到翠儿，就对小二道："嗯，还有空桌吗？"

这里的生意很好，还没到中午呢，就已经宾客满座了。唉，刚刚没留意，现在一进来，突然觉得自己的肚子好饿啊。早上起来我好像只喝了一点粥，忙了一上午，早就前胸贴后背了。我这人最经不住饿，上班的时候，肚子一饿工作就会出错，满脑子都是饿饿饿吃吃吃。

小二熟练地在大厅里穿梭，在大厅最里侧一角找到一张仅有的四人空桌："客官，这边请。"

没靠窗的位子，可惜了，我抬头望望二楼，貌似都是包厢，那就这个位子吧。我一口气点了五个招牌菜，也不管吃不吃得完。人饿的时候总是比较容易冲动，看到什么都想吃，而且听说这里的桂花糕乃京城一绝，待会儿吃完打包一份给翠儿她们尝尝，呵呵。

八宝鸭、山珍鸡、百味鱼、锦绣时蔬、三鲜汤，简洁明了的菜名，个个都是我的最爱。这里的菜真的很好吃，色香味俱全，绝不亚于二十一世纪的五星级大酒店。我实在太饿了，菜一上来，颇有些狼吞虎咽之势，然后按照惯例，没吃几口我就吃饱了。看着还剩一大半的菜，我犹豫了一下，在小二奇怪的眼神中要求打包，外加一份桂花糕。然后埋单，等……等等，埋单？刷卡？银子？我浑身上下摸索了

一遍，天要亡我啊，我居然没带银子！居然犯了这种低级错误？亏我之前还看了那么多的穿越文，穿越守则之出门一定要带上银子，这么重要的一点我居然连想也没想起来过。

呜呜呜，现在怎么办？我能期待像那些老套的电影或小说情节，天降贵人来帮我埋单吗？我左等右等外加左瞄右瞄，没人站出来帮我解围，也没见翠儿进来，唉，看来只有实话实说了。

"小……小二哥，我……忘带荷包了。"我可怜兮兮结结巴巴地道。好丢人啊，从小到大都没碰到过这么尴尬的事，呜呜呜。

"什么？"那小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N度，估计是怎么也没想到我是个吃霸王餐的，毕竟我这身衣裳，虽然简洁素淡，但一看面料和做工，就知不是寻常百姓能买得起的。

小二一叫，周围的人纷纷侧目，我的脸更红了，低下头活跃脑细胞开始想办法。这破地方，要是有电话有手机就好了，我随随便便地往云府打个电话，还怕没人来替我埋单？

"小二哥……那个，我回家马上取银子好吗？"转念一想，好像没这么便宜的事，"如果你不放心，可以随我一道去。"

我又开始考虑要不要把相府的名头搬出来，搬出来的话，又有几个人会相信？

小二已经一脸黑线，扔下我跑向柜台，估计是向掌柜的打小报告去了。我目测了一下自己与大门的距离，唉，想逃跑是不可能的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再次低头浑身上下找东西，好像只有我怀里揣的那块玉牌值几个钱了。可是这玉牌是宰相的令牌，前有龙纹"云"字，后刻仙鹤，是我出入皇宫行使宰相权利的重要凭证，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价值，如果拿出来押在这里抵酒菜钱，不知道会不会被那阴险的皇帝"双规"？

眼看着小二去而复返，身边还跟着一个挺着官僚主义大肚腩、貌似掌柜的中年胖男，我心里一阵哀叹：英明神武的英俊皇上啊，您就原谅我吧，我要拿那堪比官印的玉牌应应急了。

闭闭眼，狠狠心，右手正待探入怀中，突然啪的一声，我睁眼看到一锭闪闪发光的金元宝正在桌子上对我微笑。呃？难道掌柜的识破了我的身份，不但不要我埋单，还拿一锭金元宝来行贿？可这行贿的数目也太少了吧！再说人家第一天当官，总不好意思第一天就开始贪吧。不管了，先拿上，然后回云府，取双倍的银子送回来，也不枉这十多年来所受的教育了。虽然这行贿没诚意，但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掌柜的，我一手抄起桌上的金元宝，决定回报他一个特灿烂特真诚特感激的笑容。

我一抬头，笑容僵在脸上，眼前站着的这个人，不是穆清林大将军吗?

"穆……穆……"我又结巴了，唉，自从来到这里，我那灵巧的嘴就会时不时地结巴一下。

眼前之人，足足比我高了一个头，身材让人很有安全感，却不显魁梧。一袭青灰色长袍，比起大殿里瞄到的侧面，这正面形象似乎更英俊潇洒。堂堂武将，浑身上下居然泛着风流倜傥的味道，实在让人有些意外。我离他仅有两米远，只觉得周围被一股温暖而坚定的男子气息包围。这小子，才二十出头吧，再过几年，这种气息估计就会让人有强大的压迫感了。

第11节：第三章·天降贵人穆清林(2)

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稳如泰山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

"清……林兄。"大庭广众之下，他又脱了官服，我总不能叫他大将军吧，怪人，也不吱个声，好像我们是陌生人，"金元宝是你的？"

他点点头，表情高深莫测，似在思考着什么。哼，果然是一起长大的，跟那狐狸皇帝一个德行。不过算了，我也不追究那么多了，有银子埋单帮我脱离现在的困境便万事大吉了。我朝他讨好地一笑，"这个，是给我的吧？"

呜呜呜，我真的碰到贵人了，同僚之间的革命情谊，真是太感人了。我转身将金元宝递至小二跟前，摊开手掌，示意小二埋单。

"那个，不是给你的。"听到这话，小二伸过来拿金元宝的手停在了半空。

"啊？"我的下巴险些脱臼，不是吧，大哥，整人也不是这样整的，太不厚道了，毕竟咱们以后是要常常碰面的，到时候你不会难为情吗？

"那个，是借给你的。"

听到穆清林的话，我差点晕倒。

书里面碰到这样的情节，对方不是都很酷地扔了银子就走人，而处在我这个位置的那位却哭爹喊娘地要追着跟着跑着留地址留电话说是要送回银子的吗？怎么到我这里就全变了？而且我本来也没想白拿你的银子嘛，真是的。

我想我的表情肯定很精彩，不然刚刚还木头一样的人怎么会咧嘴微笑？直到走出邀月楼的大门，那家伙还是一脸的坏笑。天哪，我几乎可以肯定，平时磊落的阳刚型男人--龙曜国一品大将军定是个大闷骚，肚子里全是九曲十八弯的小肠子。什么人哪，全被骗了，每个人都以为他沉着冷静正直阳刚，我怎么看着有点像痞子？

"穆清林，你笑够了吗？"我止步，回身朝他微笑，牙齿却忍不住咯咯地摩擦作响。天怒，咱们的官阶一样，你不就和那皇帝有点裙带关系吗，至于这样欺负人吗？可是，可是为何人家不敢对你怒吼发火呢？呜呜呜，新来的就是弱势啊！

他微怔了两秒，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边笑边看了下四周，然后喘着气盯着我，两只眼睛又黑又亮，"云相，要不我送你回府吧。"

天哪，资料里怎么会说他成熟稳重精明能干呢？瞧他笑的那个浪荡样，龙曜国居然还指望他上战场打仗，真是太不幸了，看来那个国色天香的皇帝看人不怎么准嘛。唉，翠儿，你家小姐等你等到花儿也谢了，可你还是没出现，那我只能先回府，你待会儿自己回去吧。

少了翠儿的搀扶，我爬上马车的姿势，还真是有点狼狈。我可以想象穆清林站在我后面偷笑的样子，这冷血动物，一点助人为乐的精神也没有。我好不容易上车，坐定，回头看到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的马车，人家穆同学轻轻一跃就上来了，一眨眼便坐在了我对面。我懒得理他，打量了一下四周，万分肯定地得出一个结果--龙曜国官员的马车是统一定做的。穆大将军的马车与我早上乘的那辆，唯一的区别便是帘子与地毯，他的都是石青色绣麒麟，而我的是紫色绣仙鹤，也就是我们各自朝服的颜色与图案。

虽在朝堂上见过一次穆清林，对他却不怎么了解。我不知道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也不知他的本性如何。我只知我对面坐的这个穆清林，似乎和别人口中说的不一样，可是哪里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却无从考究。他总不会和我一样是穿越过来的吧，貌似他近期没生病请假什么的。

"云相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穆清林探究的目光里有一丝兴趣盎然。

"啊？"我还真真被吓了一大跳，难道我今天的表现很反常吗？难道我的演技这么差？难道大家都开始怀疑我了？难道穆清林以前和云风很熟？

或许是我的反应过于强烈，穆清林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其实也没什么，以前碰到云相，都是一脸的不苟言笑，还以为是个严肃古板谨慎的人，万没想到云相不仅舍身救驾，而且连吃饭的样子都这么……呃，与众不同。"

我的脸刷的一下全红了。果然，刚才在邀月楼里那狼吞虎咽的吃相被他尽收眼底，这下丢人丢大了，俺的光辉形象啊，全毁了。

可是先不顾吃相不吃相的，他刚刚说什么？以前？不苟言笑？是这样的吗？怪不得刚刚皇上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原来是我的性子突然转变了。可是翠儿说云月平时也挺开朗的啊，就是胆子小了点，做事谨慎了点。呜呜呜，我怎么忘了云月在云府、在翠儿面前是这样，她入了宫上了朝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呢！

我狠狠地瞪了穆清林一眼，心中虽愤愤的，但语气却分外轻柔："前段时间历经生死，突然醒悟，人生苦短又无常，今日不知明日事。你我皆是红尘俗人，与其为难别人逼迫自己，何不放开心怀享受每一天呢？"

第12节：第三章·天降贵人穆清林(3)

听了我的话，穆清林明显愣了一下，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我不理他，继续发挥，声音更加缥缈，眼神非常投入地沾染了伤感与哀怨，"我以前冷淡，那是因为对自己要求太高，什么事总想做到最好，殊不知这样只是作茧自缚，反而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

"其实不仅是自己给的压力，身边的人与事、周围的一切，都给了我无形的压力。我非世家出身，最初的官也是捐的，为人处世也尚不成熟。蒙皇上错爱，担宰相之职，其实内心诚惶诚恐，总想着有一番作为，以报皇上知遇之恩，如此便可堵住众人之口，向世人证明皇上的英明。此种情形下，心里总似有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以身救驾，没想到获得重生的却是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趟，方才明白，身体乃为国效力之根本，而宠辱不惊得失不计乃成大事者必备之心态。"

我口若悬河地讲了一大通，差点连自己也被感动了。而穆清林，只紧紧地盯着我，一双黑眸由暗至亮，归于深邃，隐隐有火焰在深处跳动。

"呵呵。"我故作尴尬地笑笑，继续煽情，"此番心境，从未与人说过。今日不知怎的，竟一气说了出来，倒让清林兄见笑了。"

一下子就成清林兄了，我鄙视自己，真够虚伪的，哈哈。谁说文武不能亲如一家，我就不信过了今天，穆清林还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同僚?

穆清林张了张嘴，或许是太激动了，竟没发出一个音来。

我又适时幽幽地看了他一眼，叹道："云风素知自己的身份，不敢高攀，更不能与清林兄相提并论。但云风无愧，也可以放肆地说一句，朝堂之上，除了大将军，怕是没有人比云风更忠于皇上了。"

皇上早上的表现，肯定是要大改革了，而且似有让我做出头鸟之嫌。无论是穆清林在朝堂上的势力，还是其与皇上的私交，拉拢他绝

对不会错。穆清林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来消化，及证明我的诚意。当然我也没想过三言两语就能忽悠出这样强势的一个同盟军，今天的表现，我对自己已是相当的满意了。

云府已在眼前，我也不再唠叨，下车拿了打包的东西，谢过穆清林，转身向云府走去。

不管以前的云风或者云月是怎样的，从现在开始，我要按我想的去做。既然我是一觉醒来就到了这里，而现在不管我左睡右睡上睡下睡深睡浅睡，第二天早上醒来都没有回到二十一世纪，那我就要替自己好好地打算一下。

我慢吞吞地向云府挪去，回头看看还是没有翠儿和马车的身影。唉，这丫头，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我，就该知道先回府啊。侍卫看到我皆是一愣，然后忙不迭地行礼。我进府，没走几步就见张德疾步迎了出来。

"公子，今日有些晚了，真担心又有变数，公子没事吧？"云老头每日里忙得不见踪影，这张德倒成了他的经纪人了。也好，反正比起云老头，我更愿意看到这个貌似善良许多的总管大叔。

"嗯，我在外面吃了饭，就耽搁了。"对于我的"伤后复出"，看来云老头还是有些担心的。可是看狐狸皇帝的表现，虽有疑惑，应该还不曾识破我的身份，不然欺君大罪，他就算没在我受伤那会儿做手脚让我归西，也不可能再容我在朝堂上出现，更遑论下朝之后的那番话了。如此一想，我又心安了点，对于狐狸皇帝第一天的"非礼"之举也就当成是无心之过了。

"翠儿没和公子一道回来？"

"我让她办些事，她很快就会回来的。"若是说我和翠儿在逛街的时候走散了，翠儿回来肯定没好果子吃。

说完，我便往西枫苑走去，说起来还真有些困了，昨晚没睡好，早上又起得早，我得好好去补充一下睡眠，不然我那好不容易回到十八岁的娇嫩皮肤可受不了。我把打包来的东西随手往桌上一放，本来

想拿给云风的，想想是自己吃剩下的，多少有些不好意思。然后滚到床上，闷头去会周公了。

朦朦胧胧地还没完全入睡，便被一个人推醒，又是一张梨花带雨的脸，只不过这回换了个红衣女子。

"红儿，怎么了？你不好好地躺在床上休息，跑过来干什么？"我眯着眼睛，有些不知身在何处。难道我又穿越了？可是这人不是西枫苑里侍候我的另一个丫环红儿吗?

"公子……公子，救救翠儿，她……她被张总管带走了，要处以家规。"

"什么？为什么？"我一下子坐起身，又是家规，第一天来这里就听说什么打三十大板关柴房三天的狗屁家规，对了，受刑的是红儿，原因是擅入南竹苑告诉云风云月受伤的事。结果一顿家规下来，倒比我这个心口挨了一剑的人还惨，到现在她的伤都还没完全好呢。可是翠儿怎么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拉着红儿忙向外跑去。

第13节：第三章·天降贵人穆清林(4)

红儿边跑边喘着气向我说明："张……张总管……说翠儿……不顾公子安危……让公子……一人独自回府，所以就……"

执事房是云府专将做错事的下人处以家规的地方，面积比较大，估计是方便在行家规时让人旁观，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而现在，执事房里里外外围了不少人，见我进来，人群自动让出了路，我一眼就看见翠儿被按在地上，两个手拿长木杖的云府执事站在翠儿两侧。还好赶得及时，看来还没开始打板子。

"住手！"我大喝一声，翠儿听到我的声音，扭过头来看我，隐忍的泪水在看到我之后一下子落了下来。

"你们都给我出去。"我扭头向围观的人群冷声道。

"怎么，没听到我的话吗？"我向那两个依旧拿着大板子的执事冷笑，弯身将翠儿从地上拉了起来，交给一旁的红儿。

那两个人高马大的执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张德，默默地退下。

"德叔，翠儿犯了什么错，要动用家规？"

张德向我微行了个礼，"公子，翠儿身为公子的贴身侍婢，居然不跟在公子身边，却让公子只身回府，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都是坏了云府规矩。"

"呵呵，我记得我说过，是我让翠儿替我办些事，所以我先回府，让她办完事再回府的。"

"公子，身为主子，身边怎可没人侍候？就算是公子要翠儿去办事误了公子回府的时间，这马车必是送公子回府的，怎可把马车留给翠儿？公子不懂下人们的规矩，可是翠儿不该不知这个道理。"

"怎么？德叔竟没看到我是穆将军的马车送回来的吗？还是德叔觉得我应该舍了穆将军的好意，执意要乘自己的马车回府？"

张德的眼里明显闪过一丝惊讶，瞬间又恢复了平静，"公子，请恕张德没了解情况，错怪了翠儿。"

"德叔，月儿如今身份尴尬，云府上下皆知。虽然爹从未担心过云府中人的忠心，但对月儿来说，除了爹、哥哥与德叔之外，便只信从小为伴的翠儿与红儿了。她二人不仅是月儿的贴身丫环，更是月儿的贴心人，只有她们在月儿身边，月儿心里才踏实。希望德叔体谅月儿，红儿与翠儿不懂规矩，德叔尽管训斥，其他方面还望德叔多多照顾。"

张德似在细细思量我的那番话，最后仿佛做了某种决定般，郑重道："是张德失虑了，没为公子设想，还望公子恕罪。翠儿和红儿会一直在公子身边，至于其他的人，公子也不必过于忧虑，云府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是云府最忠诚的守护者。"

翠儿和红儿跟着我回房，看着她们，我心里还真有点内疚，好像我随意的一个决定，都能给她们带来未知的灾难，这种感觉真的不好受。

"翠儿，你还没吃饭吧，坐下吃点东西。"

哪知她们不但不坐，反而扑通一声双双跪在了我跟前。

Oh my god！这又是唱的哪出？我不喜欢跪人，更不喜欢被人跪。看到她们这样，我起身要扶她们起来，怎知她们执意不肯。

"公子，翠儿今天没有照顾好公子，理应受罚，没想到红儿竟跑来求公子。翠儿与红儿从小服侍公子，公子向来待我们亲厚，但这府里，哪有主子出面替奴才求情的？今日公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为难了张总管，传到老爷那里，只怕连累公子惹老爷生气。"翠儿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还拉着红儿意欲磕头。

我连忙起身闪开，佯怒道："都给我起来，在这苑子里不许给我动不动就下跪磕头的。还是你们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翠儿与红儿以为我真的生气了，连忙爬了起来。

"别哭了，好好的心情都被你们哭坏了。红儿你伤未痊愈，去软榻上趴一会儿吧，翠儿你坐下，也别麻烦厨娘了，我从邀月楼打包的几个菜，你若不嫌是我吃剩的，就吃些吧。"

那两丫头听我这么说，哭倒是止住了，就是愣愣的不动身。我狠狠地瞪了她们几眼，她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按我的吩咐行事。

"你们两个，一个趴着，一个坐着吃东西，我有话跟你们说，你们听仔细了，而且不管我说什么，别给我哭哭啼啼的，知道了吗？"我看到红儿和翠儿都乖乖地点了点头。

"红儿，上回你挨板子的时候，我还昏迷在皇宫里。我知道你受苦了，以后不管是你，还是翠儿，我都不会再让你们受这样的苦了。"我又瞪了红儿几眼，把她想说的话给瞪了回去，"以后不管是在府里，还是在外面，除非老爷在场，其余的时候一些主仆之间的规矩就免了。私底下，我从没把你们当丫环看过，这一点你们应该明白。在我这里，你们也不必拘礼，若有什么困难、受了什么委屈，就告诉我，如果你们都不指望我替你们做主，你们还能指望谁去？"

"还有，这府里的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除了你们，其他的人我也不能全信。你们平日里帮我多留意一下周围的人，若发现有可疑、不可靠的，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这府里，特别是这苑子里的人，必须每一个都是信得过的，知道了吗？"以我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不得不随时做好最坏的打算，"你们也不必太担心，他日若真的有事发生，我定会先顾你们周全。"

那两丫头睁大了眼，忙不迭地点了点头。

第14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1)

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无惊无险，第二天的早朝我又安然过关。今天那怪怪的皇帝倒没有把我留下来，在朝堂上听着各位大臣例行汇报了几件小事，也没见他吭声。我乖乖地在一旁听着，其实在此之前的三个月，云月都只是个挂名宰相，根本没处理什么政务，各地的奏折都是直接呈到皇上那儿的，那个比狐狸还难测的皇上自然一手搞定了。名义上的两名下属左右侍郎都是三朝元老，其实这两个白胡子老头才是真正大权在握之人，又岂会让"云风"这个新来的黄毛小儿无功无德地就跑到他们头上去作威作福?

不过下朝之后我就有事了，昨儿个说的让我暂时兼管治粟内史的事务，右侍郎韩玄祺已经让他女婿赶回龙州整理好资料及手上正在处理的事务，只等我今天接手了。

对了，有件值得开心的事，我早上在宫门外碰到穆清林，那家伙向我点了点头，随随便便地扯了个笑容，我也回了他一个特灿烂的笑容，让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狠狠地发了一回呆。看来我昨天的努力没有白费啊，嘿嘿。

走出乾清殿，那帮人已经三三两两地自发组织小团体边走边聊天了。穆清林的身边围着四五个人，低着头压低声音不知在讨论些什么，再看穆清林，却是抬头挺胸微笑着不发一言。

"穆将军。"我朗声唤道。

听到我的声音，几乎所有的人都停下了脚步，或扭头或侧身或转身看着我，眼里都带着诧异与探究。哼，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别看头发一个比一个白，这好奇心也一个比一个重呢。

穆清林见我喊他，停下脚步，转过身，对我挑了挑眉，眼里却泛起了笑意。

"云相有事？"

我故意慢吞吞地向他走去，原本围在他身边的人都自觉地让开了些，这样一来，群众的视线顿时开阔了，我与穆清林的一举一动也可以让他们看得更真切。

"这是昨天答应穆将军的，云风不敢忘。"我从怀中掏出一锭闪闪发亮的金元宝，伸手递到了他跟前。

穆清林的整张脸如涟漪般泛滥开来，嘴角扬起，说不出的风骚。咳咳，我承认，"风骚"这个词是带有我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其实他笑起来很好看，很明亮，让人看了不由得展了眉头舒了心。这样的他，实在很难和驰骋沙场的将军联系在一起。

穆清林众目睽睽之下，坦然地收了我的金元宝。

我又从袖口摸出一粒碎银，递到了他面前。

"这个？"这回轮到他诧异了，看了我好一会儿，又皱眉想了一下，终于一脸茫然道。

我上前一步，将银子硬塞到他手里，在走过他身边时，低低地说了一句："这是利钱和车马钱。"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哈哈哈……"身后传来穆清林的大笑声，我忍不住回头，看到一个大笑的疯子、一群呆若木鸡的人，好像还有乾清殿拐弯处一个明黄色的身影！

自从接了李予涵治粟内史一职，我便开始没日没夜地忙了起来，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没想到这个治粟内史还真是个忙差，掌管着这个国家的粮食与税收，也就掌管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与国库的空盈。说实话，这是个大肥差，要是谁能在这个岗位上待个三五年还能两袖清风的话，我一定要给他立个"龙曜国海瑞"的金字牌匾。当然，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一定事先说服狐狸皇帝龙某某，让他报销制作金匾的所有费用。

我现在的处境，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本来治粟内史是直属右侍郎韩玄祺的，有什么大事有什么想法自己拿不准主意的，就得向右侍郎报告，工作有什么安排有什么进度有什么成果，也须定期向右侍郎

汇报。可是如今我是以宰相的身份兼任治粟内史一职，右侍郎又是宰相的下属，他的工作本来是需要每天向我汇报的（不过韩玄祺那老儿压根儿没做过这事）。那么于理，兼任治粟内史的我需向韩玄祺汇报请示，于情，身为宰相的我又怎么可能反而向自己的下属汇报工作？只怕我想汇报，那韩老儿也会装腔作势地婉言拒绝吧。

我想狐狸皇帝龙翔煜同学做这个决定之前肯定已经想到了这种局面，如今他军权已握，最想要的就是财政大权了吧。以我的宰相身份光明正大地进入韩玄祺集团的中心层，就好比拿了根刺扎进了韩玄祺的心脏，他想拔不敢拔，不拔又必将成为他的致命伤。他顾忌我，防备我，却又不能明着将我拦在门外。而我受皇命待在那里，又能牵制他，监视他，甚至收集某些有用的东西，以待有一天能将他连根拔起。唉，狐狸啊狐狸，狡猾的狐狸，你这算盘打得真的又响又亮啊。反正我看韩家没少做缺德事，就好心帮帮你这只狐狸吧。

第15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2)

我白天看晚上看又熬了几个通宵终于将五年来治粟内史的收支账簿看了个遍。嗯，虽然看得我眼睛都直了，但无疑，账面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每年的粮食目标和税收目标都不变，如果哪个地方缴纳数额不足，必有灾情或其他合情合理的理由，而在这个国家，有理由就行了。我不由得感叹，龙曜国的官真好当啊！反正好与不好，都是自己一张嘴说出来，貌似也没有监察审计机构，目标每年雷打不动，完不成目标找个理由应付一下，装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模样，你就是众人心中的合格官员了。

至于支出，更简单了，通通写明了缴纳国库。国库是由韩老儿掌管的，于是我婉转地告诉韩老儿，我需要这五年来国库的收支账簿，因为我要核对治粟内史账簿中的充缴国库数与国库收到的金额是否有差异。韩老儿一脸铁青，却又找不到理由反驳，只能乖乖地交出账簿，供我研究。

我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的，给直属治粟内史的官员开会，给他们洗脑，向他们刺探情况，对于几个回答我问题不恭不敬支支吾吾欲说还休甚至连会也不来开的通通当场革职遣回老家。我堂堂一国宰相，百官之首，金印紫绶，你们还真以为有韩老儿保着你们我就不敢行动了？再说人家救驾有功，虽然没个封赏，但功劳总是摆在那儿的，韩老儿都不敢明着与我作对，何况你们？当然最最重要的是狐狸皇帝现在想拿韩老儿开刀，所以你们那叫一个弱势那叫一个没保障啊！开了一批人，自然有另一批人得到升任，我的宰相金印终于重见天光，在官员任免书上盖了一个又一个大印，心里自是一阵痛快。

最后我还给州一级的知府发去公文，让他们在七日之内将当地近五年的经济状况、商业贸易情况以及耕地农收情况写一份详细的数据报告给我，又婉转地表示我已派人赴各州秘密进行实地调查半月有余，希望他们的报告与我派出的调查人员调查的结果相差不要太大，

免得我一时气愤，又冲动地换掉一批官员。最后我在公文上盖上了红红的相印，表明这事除非你有皇上的玉玺印，不然还有谁的官印能比这相印来得大，除了皇上，谁还能改变我的决定？

说实话，工作虽然辛苦了点，但当官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我对权势并没有多大欲望，但这事对我来说多新鲜啊，再说我不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嘛，嘿嘿。除了像韩、顾两老儿这样的大人物之外，其余的一般官员，随便安个藐视朝廷命官或者以下犯上的罪名，豪气万丈地把相印一盖，就可以让一个看不顺眼的人彻底远离我的视线，那感觉，足以跟笑傲江湖相媲美啊。也不知道以前龙曜国这地方的宰相们任免官员是啥样子的，反正我一没打报告，二没写总结，三没装样子做考核，四没跟终极Boss龙狐狸汇报，就这样将一张张任免书直接扔给了管理官员档案的顾文修，他二话不说给人结了工资让人卷铺盖走人，事情办得那是相当的干净利落。

"云爱卿觉得此事该如何处理？"妖孽皇帝龙狐狸又把一张奏折扔到了我的脚边。

喂，狐狸皇帝，你不会扔出瘾来了吧？太过分了，这半个月来我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地为你卖命，连万分难得的半月一天的休假日都用来加班了，你不送我点补品赏我点金银，竟又把一张奏折弄得飞来飞去的，你就不能好好地让你家李福走过来拿给我吗？

抱怨归抱怨，我还是认命地捡起了那张奏折，仔细地看了一下。乖乖，韩老儿的效率很高嘛，自家女婿的案子一下子就调查得清清楚楚，一、二、三、四……列了一条又一条的罪状，居然比顾文修的那张小报告只多不少。看来他还真是个聪明人，知道狐狸走这步棋的意图，一招"弃车保帅"，已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法了。啧啧，你那女婿，主动交代得真多，这可如何是好？

"回皇上，臣以为，此事既由韩大人审理，自是由韩大人审判了。"我把烫手的山芋扔回给韩玄祺。

"哦？那么韩爱卿，你觉得朕当如何？"

扑通一声，韩老儿颤巍巍地跪在了大殿中央。唉，年纪一大把，还要这么折腾，看着还真让人有些不忍心呢。

"皇上，老臣愧对皇上，愧对两位先皇。"才说了一句，韩老儿的声音居然已经哽咽，貌似要痛哭流涕的样子，"那逆婿，在老臣面前演戏多年，背地里居然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枉老臣当年以为他年轻有为还全力举荐了他，实是有眼无珠，愧对皇上。此等逆子，按律当诛，老臣所荐非人，有负圣恩，请皇上定罪。"这韩老儿比他女婿还会演戏，一下子就扑倒在地上，似悔恨至极，一番话更是以退为进，说得满满当当。

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两位先皇，开口第一句话就表明自己是三朝元老，这人也太阴险太卑鄙了。

第16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3)

果然，狐狸一见此景，整张脸显得沉痛而心酸，连带得声音都有些激动，"韩爱卿快快请起，韩爱卿一生为我龙曜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一日，天下皆知。今日之事，也怨不得韩爱卿，实在是李予涵太过阴险狡诈，韩爱卿此番大义灭亲，何过之有？"

我心里一阵恶寒，想不到那妖孽般迷人却又高贵优雅的狐狸皇帝也能做出此等假惺惺之态，心里明明气得要死，巴不得将韩氏一派立马削官打入大牢，面子上却又要装出此等心痛模样。唉，龙狐狸你不去角逐奥斯卡小金人，真是太可惜了。

韩老儿顺势起身，又对着皇上山呼圣明，转身走回列队时，眼神凌厉而又冷冽地盯了我一眼。干吗？又不是我打小报告的，也不是我要治了你韩家，你搞没搞清楚仇人啊？

"云爱卿，这事你就看着办吧。"龙狐狸似还沉浸在心痛中，声音泛泛地道。

唉，烫手山芋又回到了我手里，怎么办才好呢？韩氏一脉盘根错节，岂是一朝一夕便可拔去的？再则世人皆知其为三朝元老，看上去对龙曜国忠心耿耿，总不能就凭这么点事让韩老儿提早退休吧？那样以后谁还敢为狐狸卖命啊。

"回皇上，以臣之愚见，韩大人三朝元老，为国效忠四十余载，劳苦功高。李予涵虽罪则当诛，但皇上怜韩大人仅有一女，且已育幼子，虽此婿不贤，但幼子不可无父，故免李予涵死罪，实为仁义明君之所为。"我适时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龙狐狸，他一脸平静地看着我，桃花眼却微眯起来，让人看不清里面的神色，我朝他翻了翻眼珠，继续道，"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有法不依，大统何在？皇恩浩荡，李予涵虽免死罪，但其所犯之错，也必须向皇上和天下人有个交代。所以，臣窃以为，李予涵贪污受贿之罪，当将所收之银两悉数缴还国库为赎；李予涵草菅人命之罪，当以一命降一品为赎；李予涵失

职与骄横之罪，当为奴为仆以为赎；至于李氏任人唯亲、买卖官员、纵容下属之罪，臣已将那些官员革职遣回老家，就此作罢吧。银两与人命臣会列清单呈皇上过目，李予涵银两与品阶若有不足，当由韩门中人代赎。"

看过国库的账本，知道这龙曜国的国库也不怎么丰盈，我就当做好事，替狐狸你收点银子吧。李予涵原为三品，降为平民可抵七条人命，可是李予涵手上的人命何止七条，那余下来没赎的，就让韩老儿家里当官的降职为赎吧。唉，我这不按牌理出牌的惩罚方式，可全都是为了国家和狐狸皇帝你考虑啊，一想到这儿，我立马被自己感动了。

我越来越适应这里的生活，除了想念老爸、老妈和胖胖，想念电脑、电视和手机，想念汽车、美食和厨卫设备之外，别的倒也真的没啥想法了，反正无论我怎么想，也想不回去。

不知不觉，我上朝已经一个月了。我想我大概是龙曜国历史上最最勤勉的宰相了，这一个月，不仅加班加点，好不容易盼到的半月一休也都用来加了班。于是，在我任宰相的第二个休假日来临之际，我决定这个休假日要好好地放松放松。

说起我现在任职的龙曜国，福利待遇啥的，真的没法和我以前的公司比。那边是一周双休，这边是一月双休；那边是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外加住房公积金，这边是啥都没有，生了病还得自己掏腰包；那边是工资加奖金补贴，这边是拿死工资；那边是提前支付工资，这边是月后五天发工资；那边应酬、招待能报销，这边没有业务招待经费……本来这边还能指望狐狸皇帝看在我救他一命的分上赐个宰相府啥的，结果巴巴地等了N天，居然啥动静也没有。那个妖孽皇帝果然是个白眼狼，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他的如意算盘可打得真好。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穆清林这个小年轻不错，暗地里请我吃了好几顿饭，总算让我的心里平衡了一点。

在云府的日子倒也轻松，云老头真的很忙，忙得都不见影，自然是没法再找我的麻烦了。张德这个大叔不错，这些天下来没来烦过我，更没找过红儿、翠儿的碴儿。对我下朝晚回家、半夜逛云府连个不满的神情也没有，凡是我要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也都一一奉上，甚至对于我时不时地上南竹苑串门，也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唉，休息天干吗去呢？云府的花花草草都被我摧残过了，角角落落也被我踩遍了，绣花、女红什么的与我现在的身份不符，看书是晚上睡觉前用来催眠的，看来只能出门去逛逛了。

我拉上翠儿和红儿，为了让张德放心，不仅给她俩也换上了男装，还随身带了个侍卫充当马车夫。三人坐在马车里商量，最终决定：先去吃饭，吃完饭逛街购物，逛累了喝茶听戏，晚上到京城有名的龙泽湖夜船上游湖吃饭赏美景。

第17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4)

我站在邀月楼门前，想起在这里的遭遇，只犹豫片刻，便毅然走了进去。没办法，这邀月楼的菜肴，太诱人了！吃完饭又跑到街上采购，仗着云家钱多，云老头又没限制我花销，我心满意足地做了回败家女。逛得实在逛不动了，把东西放到马车上，我便嚷嚷着要去听戏。翠儿说"曲苑"是京城里最好的听戏场所，那里不仅可以听戏，还可以欣赏歌舞表演。

整个曲苑竟有大半个云府大，雕梁玉砌，小桥流水，别有一番幽静典雅的韵味，丝毫没觉得这是一个风月场所。四个小院分别表演不同的节目：青衣馆的戏、鹂音馆的曲、翩鸿馆的舞、秋水馆的琴。我与翠儿、红儿跟着领路的美丽管事左穿右穿，来到一处处表演现场，我对听戏没兴趣，唱歌一般般，奏乐无所谓，听说今天翩鸿馆会有特别节目演出，那就选择翩鸿馆吧。

翩鸿馆里早已宾客满座，美丽管事硬是在拥挤的宾客中给我们找了张空桌，虽然略嫌角落，但有地方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瞄瞄隔壁几桌都点了酒和小吃，我也依样点了一些，有东西吃总好过干坐着吧。

伴着轻柔的音乐，台上十几个女子翩然起舞，清一色的浅绿纱裙，唯有领舞的那个薄纱遮颊一身艳红。扭腰、旋转、仰首，衣裙翻飞，柔若柳枝，翩若飞蝶，面纱外的星眸顾盼生辉，舞不错，人更美，最重要的是气氛清雅，环顾四周，客人们也多是风雅之士，总还不算落入俗气。

才说这边环境好，歌舞好，气氛好，客人素质高，就看到一个人影跌跌撞撞地朝我们走来，趔趄地走到红儿面前，吓得红儿站起身后退了一步。

他想干什么？远远地就闻到了他一身酒气，如今又看他满脸通红，估计醉鬼一个，长得倒还不错，可是对于醉酒的人，我一向是没

什么好感的。在我还在思索打量的时候，那醉鬼居然把一只"狼爪"搭在了红儿的肩上，半揽过她，然后摇头晃脑地道："这位公子好生俊俏啊！"

红儿哪见过这阵仗，推那醉鬼又推不开，吓得小脸惨白，一双眼转向我，急着向我求救。

我大怒，这臭小子长的什么眼睛，姑奶奶我花容月貌倾国倾城地坐在那里，居然就这么被忽略了。同样女扮男装，我堂堂云家大小姐，居然被红儿那丫头比下去了！我噌地站起身，几步越过桌子走到那臭小子跟前，一把将他放在红儿肩上的"爪子"掰掉，然后毫不客气地吐出一个字："滚！"

那臭小子后知后觉地转过头来看我，好似才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然后突然哈哈大笑着就把手往我脸上凑，一边打着酒嗝儿一边胡言乱语："啊，还有更俊俏的。"

我一把拍掉他伸过来的"狼爪"，转身拿起桌上的酒壶，打开盖子，干净利落地朝那张看着我一举一动的关公脸泼去。

那一脸的酒水让他一时不知所措，只愣愣地看着我，似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既而大怒，刚才潮红的脸也有些泛青，手颤巍巍地指着我，连带声音也有些发抖："你……你竟敢拿酒泼我？你不想活了！"

我白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怎么？难道你这副德行，还想我拿酒敬你不成？"

翠儿和红儿显然被眼前的情况吓呆了，皆是傻傻地站在那里，一脸的紧张与害怕，却又动也不敢动，话也不曾说一句。

"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那臭小子被我的话激得更加生气，居然还找来了帮凶。

红儿终于回过神来，急忙挡在我跟前，回头对我急急地道："公子，你快躲躲，翠儿，你快去叫云辉。"

可惜翠儿的脚还未动，两个大汉已经走到她跟前了。翠儿回过头一脸惨白地看着我，似乎又想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起来。我给了她

一个安抚的笑容，顺便把红儿往边上一推，让她跟翠儿做个伴。

这时一曲刚完，音乐停止，舞者谢幕。由于我们这边的骚动，满场宾客都转过头来看戏般地望了过来。

"怎么？醉酒闹事的反抓起受害的来了？是想动用私刑，还是想私设公堂？"我就不信大庭广众之下，他还能一手遮天不成？

"哈哈，你怕了？你知道本公子是谁吗？你如果怕了，现在就向本公子赔罪，或许本公子就大人大量原谅你了。"

那小子的脑袋被酒精烧坏了不成？让我向他赔罪？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哦，是吗？那么公子是谁？不妨说出来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公子的建议！"我向他温柔地笑着道。

那小子估计是没想到这时候我还能笑得这么惬意，失神了好一会儿，才撇开脸道："家父左侍郎。"

他话音刚落，我便听到身边整齐划一的吸气声，然后强烈感觉到有无数道同情的目光从各个方向向我飞来。晕，原来他是顾文修那老头的儿子，我想起顾老头那花白的胡子、花白的头发，再看看眼前那臭小子，父子？我看祖孙还差不多，八成是顾老头中年娶的妾晚年得的子。

第18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5)

"原来是顾文修家的小子，怪不得呢。"众人听到我的话，又是一片整齐划一的吸气声。

"你……你竟敢直呼……家父的名讳？"那小子气得手抖嘴也抖，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名字只不过是称呼，本就是为了让别人叫而起的，难道起个名字不许别人叫，只自己说给自己听不成？"我的语气越来越冷，当官没几天，不仅学会了官腔，连那气势也有七八分样子，我对自己是越来越佩服了，"就算站在你父亲面前，我都敢这样称呼！你竟倚仗你父亲辛苦一辈子得来的权势名望，做些是非不分的混账事，莫说你只是区区左侍郎之子，即便是当今圣上，行赏论罚，也得凭个理字！"

那臭小子明显被我唬得一愣，竟讪讪地接不下话来。

"念你醉酒在先，今日之事就此作罢，若再不知好歹，我便替顾文修好好管教你这个只知败家败他名声的好儿子！"说完我不再理他，转身一手一个拉上翠儿和红儿便想离开。那两个丫头显然还有点没反应过来，只傻傻地看着我，两只眼睛就这么赤裸裸地带着崇拜的目光死死盯着我。

我的脚还没迈出，一个声音便斜斜地刺来，让人感觉特不舒服。

"顾三少今儿是怎么了？竟被一个黄毛小子的三言两语给唬住了吗？"说话之人一身白衣，缓缓地踱到我和顾小子的战营，手里的白扇缓缓地摇着，那表情、那人怎么看怎么贱。

我又扭头看了看顾小子，从他那强忍的愤怒的表情来看，我明白了两件事：一、那白衣人不是和顾小子一伙的；二、顾小子的道行，还真不是一般的浅啊！看在顾文修那老儿以及顾小子你刚才不算太坏但现在显然太笨的分上，姑奶奶我就帮你出口气好了。

"呵呵，这位公子这么说，想必是要替顾三少抱不平了？"骂我是黄毛小子，看我不给你温柔一刀！

白衣贱人依旧笑得一脸虚伪，只是看我的眼神多了丝阴冷，"顾三少的不平，哪轮得到韩某来抱。韩某只是眼看着顾三少吃了个闷亏还不自知，心有不忍才好意提醒。"

"呵呵，这位公子姓韩，不会碰巧和韩玄祺有什么关系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韩老狐狸，那你真是活该被狐狸皇帝不待见。前几天才拿你女婿开刀，你这儿子还不学乖，能不惹人厌？

看到白衣贱人那阴晴不定的脸色，我心里也明白了七八分。我转头看看顾小子，他正一脸若有所思，这小子自打酒醒了之后倒跟刚才那采花贼的形象判若两人，看来不发酒疯的时候还算是个正常人。我笑看着他道："顾三爷，刚才之事，你若是忘了，那是最好，若是顾三爷觉得自己亏了，这会儿反正也有韩公子替你出了气。所以你我二人，该是什么都不亏欠了吧！"说罢还向他眨了眨眼，那小子看着我，眼里渐渐泛起笑意，我想他是明白我的意思了。

韩某人估计明白自己的奸计已被我识破，一时又下不了台，颇有些恼羞成怒，"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你以为我会和姓顾的一样好说话？公子我今日就教教你，让你日后学乖些！"

啧啧，我实在太小看这白衣贱人了。他的道行，竟然比顾小子还浅，没两句话就把自己最初那虚伪的外表撕了个稀巴烂。

我还在惋惜，就见那姓韩的挥了挥手，从他身后走出两个中等身材的侍卫模样的中年人，看起来普通得要命，但那两双眼睛却是精光闪闪，九成九是练家子。我心里暗叫一声"惨了，动真格的了"，我怎么没想到，姓韩的既不知我的身份，又怎么会跟我客气？看起来还是顾小子善良啊。

眼看着那两个中年男人伸手便来抓我，红儿和翠儿拼命把我护在身后，傻丫头，你们这样做有啥用呢？偌大一个翩鸿馆，连个保安也不见，也没派个人出面缓和一下局面，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出事，他们也会一并倒霉吗？周围的人更不用说了，全都等着看好戏呢，怕是没人会跳出来触霉头吧？！

就在我闭上眼睛等着挨抓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忙睁开眼，心里那叫一个激动啊，四下里寻找着声音的来源，就差扑上前去拥抱亲吻了。

"放肆！"依旧是一袭青灰色的长袍，颀长英挺的身影在人群中鹤立鸡群般，俊秀的脸不怒自威，让人一看到便移不开目光。他的表情明显是在生气，而眼睛在看到我时却又笑着眨了一下，我看着他犹如保护神缓缓向我走来，呜呜，好感动啊，危难关头又遇见了他，老天真是待我不薄呢！

"好像是穆将军啊！"人群中有人眼尖，小声地道。韩某人在看到来人之后脸上不禁白了几分，顾小子却盯着我，又是一脸的若有所思。

我顾不得其他，趁着中年男人停手的瞬间，便乐呵呵地跑到穆清林身边，抬头向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然后又冲红儿和翠儿招了招手，示意她们也一起躲到安全地带来。

第19节：第四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6)

穆清林笑看着我，脸上的表情终于缓了下来，向韩某人沉声道："不知在下的朋友怎么得罪了韩公子，竟让韩公子有教训他的兴致？"

韩某人的脸色更白了，手上的白扇也险些拿不住，半天才颤颤回道："穆将军，想必是子烨误会了，穆将军的朋友怎么会得罪子烨呢？扰了将军的兴致，还望将军恕子烨鲁莽。"

一场风波就这么被穆清林的出现轻松化解了。

我跟在穆清林的身后絮絮叨叨地抱怨："清林，你说我是不是和那些吃喝玩乐享受的地方八字不和啊？怎么每次出门去那些地方，总有麻烦事发生？还好不算倒霉，总有你出现替我解决麻烦……"

穆清林突然停下，害得我一头撞在他背上，天，鼻子好痛！

"喂，穆清林，你突然停下来不会提前说一声啊？你把我的鼻子撞歪了。"我向他大吼，从现在开始，再也不跟在他后面走了，就是走也要并排走，不然我的鼻子非毁了不成。

"咳，咳！"那小子还装模作样地咳嗽几声。

"咳什么咳，我说错了吗？你该不会是看到美女就不会走……了……吧……"我勉强把最后两字说完，看到桌子旁坐的那个优哉游哉拿着酒杯浅斟的人，不是那国色天香的狐狸皇帝还有谁？

"那个……那个……"我总不能在这里向他下跪山呼皇上万岁吧，那狐狸皇帝听到我的声音，抬起头看着我，眼里居然泛着笑意，嘴角微扬。天哪，这好像发自内心的笑，更让他帅得惊心动魄。长这么大还没看过能帅成这样的男人，我顿时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那个……你也来啦？"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嗯，坐吧。"他又向我微笑，这笑容，和在皇宫里看到的完全不同。

"好……的。"突然想起我还有两个拖油瓶，忙转身，向红儿和翠儿道，"你们先和云辉回去吧，德叔问起来，就说晚些时候穆将军会送我回府的。"

看着她们退下，我才转回身，一转身便看见帅得冒泡的龙翔煜盯着刚刚红儿和翠儿站的地方微微出神。只一瞬间他便恢复自若，状似随意地抬头打量了我一下，眼中闪过一丝诡异。

这个人真可怕，他的目光，好像会洞悉人心。他不会发现什么了吧?

第20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1)

第五章·曲苑三结义

我在穆清林旁边的位子上坐下，尽可能远离龙翔煜。

气氛有些尴尬，龙翔煜只是喝着酒微笑着，一会儿看看穆清林，一会儿又看看我。我闷不吭声地扮好学生，并且坚定地不喝一口酒。因为我不会喝酒，一喝酒我就会睡觉，在这个地方睡觉，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所以三个人里面，说话的只有穆清林了。

一个人说话，怎么都会让人觉得怪怪的，穆清林也是。所以他也只能没话找话地谈起了刚才的事，果然，那个白衣贱人是韩玄祺的三儿子韩子烨，而那个顾小子叫顾墨之。呵，今儿倒巧，要么不碰见，一碰见就是两个，还是那两个老狐狸的儿子，还都排行老三。幸好顾小三好像还有得救，若和韩小三一样，我还真替顾老头可惜了。

很快，穆清林的独角戏也唱不下去了，他尴尬地笑了笑，然后问我："云风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本打算去龙泽湖游湖吃饭，现在他二人都回府，那我待会儿也早点回去。"唉，垂涎了半天的夜游龙泽湖计划看来得延期了。

"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吧。"那只狐狸懒懒地开口。

"啊？"我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什么时候这狐狸皇帝这么好心了？不是有什么目的吧？算了，管他呢，能去就行了，我可是盼了好久的。

"那个，你们以前去过吗？"我看看龙翔煜又看看穆清林。

"我没有。清林呢？"狐狸又懒懒地开口，瞧他在曲苑这怡然自得如在家里的慵懒模样，不可能吧！

"我也没有。"穆清林耸耸肩。邀月楼、曲苑里都见到你穆大将军的踪影，你在京城待了二十几年，会独独没去过夜船？

"那……我们待会儿出发会不会太晚？"我婉转地表达了自己想马上出发的意思。

一听我说完，穆清林便咧开嘴笑了起来，而那只狐狸居然也轻笑出声。一个笑得阳光明媚，一个笑得风情万种，唉，有两个美男陪我夜游龙泽湖，看来我艳福不浅啊。想到这里，我也低下头贼笑起来。

"对了，你别那个那个地叫了，既在外面，也不用遵那规矩，不如就叫我……大哥吧，清林呢，就是你二哥。"狐狸起身，状似随意地说。

"为什么？"就算你不喜欢我那个来那个去地叫，也不一定要我叫你们大哥二哥的吧？我的脸顿时沉了下来，狐狸这不摆明了占我便宜吗？

"为什么？"狐狸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好像在看一个白痴，"因为我最年长，你最年幼。"

这算什么理由！可是看清林那心甘情愿乐得开心的贱样，这口气我也只能忍了。气是忍了，当面反抗那也是没胆儿的，但心里是铁定要哀号一阵的：苍天啊，咱一个二十一世纪二十有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好有为女青年，居然在这鸟地方要叫这俩小破孩"大哥、二哥"，这让咱情以何堪哪！大地啊，不是俺要装嫩的，俺发誓！

"清林……"坐在晃晃悠悠的马车里，我偏头看看坐在正中位子的龙翔煜，他眯着眼睛似乎睡着了，我小声地喊坐在我对面的穆清林。

"咳……咳……"穆清林狠狠地咳嗽了两声。

这白痴，想把那狐狸吵醒吗？笨蛋！

"二……哥，"看到他乐得油菜花开的模样，我咬牙切齿道，"你和大哥出来，都不带个侍卫什么的？"

电视剧里演的，皇上就算微服出宫，也会随身带几个侍卫的，而且大都还是高手。

"有啊！"穆清林笑得贼贼的。

"在哪儿在哪儿？"我左看右看，又拉开车帘子往外看，除了那个车夫，谁也没看到。真是的，很想见识一下大内高手的风采呢。

"不就在你面前吗？"估计我四下里找人的傻模样逗乐了穆清林，他边说边笑得合不拢嘴。

"你？"我撇撇嘴，很鄙视地看了他一眼，"倒是长得膘肥体壮的，不过估计中看不中用。"

"哈哈……"一阵大笑，我瞄了眼穆清林，他板着一张脸，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似能喷出火来。咦，不是他在笑耶，那是谁在笑？

Oh my god!我迟疑地往旁边瞄去，果然，那只狐狸刚刚真的是竖着耳朵在装睡呢！我郁闷地撇了撇嘴，然后再不理那坏蛋二人组，一个人低头生闷气。

没过多久，马车便停了下来。一下马车看到龙泽湖、看到龙泽湖畔停泊的夜船，我刚刚在马车里被狐狸欺骗的郁闷就一股脑儿地全无踪影了。

我走在狐狸皇帝和清林将军的后头，听他们跟老板嘀嘀咕咕了几句，便径直往一艘精致典雅的画舫走去。说实话，这样的夜、这样的船、这样的湖，让我觉得和书中提到的秦淮河很像。

入得船内，前舱很大，四面竟都是大窗户，好像落地窗，浅绿色的窗纸上缀满各式桃花，桃红色的薄纱窗帘被轻轻卷起，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吹动窗帘下缀着的小银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让人感到说不出的清凉惬意。舱内正中置有小桌，可供客人或用餐，或饮酒喝茶，船舱两侧置软榻，皆是浅绿，软榻上随意扔着几个桃红色的靠枕。再往前有一空地，占整个船舱的三分之一还多，上面只放了一张长方桌，桌上置了一架古筝，估计是为画舫姑娘表演而设。

我看着左右各坐一边的狐狸和清林，正待提脚向清林那一边走去，哪知狐狸竟然用手拍了拍他的身边，看也不看我一下。我忍，坐得远远的总可以了吧。

很快，两个丫环端着一盘盘看起来无比美味的菜肴走进来，放在正中的小桌上。乖乖，这两个丫环长得挺俊的，身着浅绿色衣裳，不

过比起咱们家翠儿，还是差了一点。两个丫环进进出出几趟之后，桌上已摆得满满当当的，看着看着我的口水就要流出来了。

"你准备离这么远看着我们吃饭？"狐狸斜睨了我一眼，伸手拿起筷子。

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我立马抛下个人成见，挪坐到狐狸旁边，一把抓起筷子，开始吃东西。正吃得投入，突然出现一个酒杯，我诧异地抬头，就见穆清林举着酒杯，伸至我跟前，咧着嘴笑道："三弟，别光顾着吃菜，来，二哥敬你一杯。"

我一口菜含在嘴里，举着筷子，本能地摇了摇头。看到穆清林一脸的尴尬与失望，这才反应过来，一边使劲嚼着嘴里的菜，一边含糊不清地补充道："其实我也很想和二哥干一杯，可惜实在没酒量，这一杯下去，便要趴在地上睡觉了，如此总归不太好。"

"哪有你说得这么夸张。"穆清林一脸的愤愤，摆明了不信我的话。

"我发誓！"我伸手做发誓状，顺便把狐狸拖下水，"要不让大哥陪你喝一杯吧？"

"老二敬的是你，关我什么事？"龙狐狸连忙把关系撇得干干净净。

"你是大哥我是三弟，尊老爱幼，做哥哥的在弟弟有困难的时候当然得挺身而出了。头可断，血可流，何况区区一杯酒？"我转过头对狐狸分外认真分外严肃地道。

"那我这个大哥有困难的时候呢？"龙狐狸好笑地看着我，摇了摇头。

"平时大哥罩着我们，关键时候我们保护大哥。"我这人很懂礼貌的，一定是你先罩着我们，然后我们再偶尔回罩你一下，这叫谦让。再说了，那个傻云月不是在你遇袭的时候挺身挡在了你前面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你吗？你不给人加官晋爵赏金赐银也就罢了，这会儿竟连喝杯酒都不乐意，龙狐狸你的良心给狗叼走了不成？

第21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2)

"罩？"话虽然是狐狸问的，但我看到穆清林也是一脸的茫然。

"就是替我们撑场面，不让别人欺负我们，做我们遮风挡雨的保护伞的意思。"

"好！"狐狸答得干脆利落。

"好？你说好？大哥的意思是同意平时罩着我们？"哇哈哈哈，有皇帝罩着我们，这么强大的靠山，我还怕who啊？

看到狐狸又认真地点了点头，我笑得眼睛都睁不开，嘴巴也快咧到耳朵边上了，忙屁颠儿屁颠儿地递给狐狸和清林一人一杯酒，示意他们干杯。

喝了酒，话就多了起来。聊聊天，吹吹风，赏赏月，游游湖，神仙般的日子啊。然后我盘算着要不要给他们也来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后来想想又作罢，毕竟从来这里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走一条自己的路，不能老跟在前辈们的屁股后面，玩她们玩剩下的事，做人要说话算话的嘛，呵呵。

我还在盘算玩什么游戏，狐狸已经伸手指指我，又指指那长方桌上的古筝，示意我弹奏一曲。妈呀，我以前学的是钢琴，最喜欢的是琵琶，其余的都不会。这里没钢琴，总不能让我穿着男装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吧？

"我不会。"我干脆坦白。

"刚刚喝酒说不会，现在弹琴也不会，鬼才相信。"狐狸还没说话，穆清林就开始聒噪了。

"真的不会。"我的表情十二万分的真诚。再说了，人家现在堂堂一个宰相，虽然你是皇上，可也不能说让人家弹曲就弹曲吧？顾顾人家的自尊好吧！

"他还是宰相呢，怎么什么都不会？大哥你当初怎么选他的？"清林很认真地问狐狸。呃，这个问题我也很想听狐狸同学亲口说说。

"眼花了吧？我本来以为云家这么有钱，这些个东西，他应该都会的。花这么多银子捐个官，没想到连个先生都舍不得请，唉！"狐狸一脸的惋惜与后悔。

"那个，二林子，你一介武夫难道会吹吹弹弹的？"我还真不信呢。

"二林子？你叫谁呢？"二林子气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

"不喜欢？那叫什么？穆穆？清清？林林？小清？小林？小清子？小林子？"我话还未说完，穆清林一个飞身扑过来，幸好狐狸拉着我闪了一下，才堪堪避过他的攻势。因着穆清林那一扑，船不由得轻晃了一下，我吓了一跳，哎呀一声，险些自动扑进狐狸的怀里。

"不许乱叫，叫我二哥。"二林子眼看抓不到我，便对着我大吼，声音震得我耳朵里嗡嗡作响，真是个粗人，哼。

"大哥，二林子欺负我。"没办法，我只能向狐狸撒娇，一时忘了自己现在是云风，还故作泫然欲泣状，"大哥说过会罩着我的。"

狐狸明显一愣，继而大笑起来，笑了好一阵子，才敛了神情，严肃道："二弟，不许欺负三弟，有什么事，也都依着他点让着他点吧。"

二林子先是愣愣地看着狐狸大笑，然后听到狐狸的话，一张脸憋得通红，又不敢反抗，差点气得内伤，最后恨恨地看着我，阴阴地道："若是我会吹吹弹弹，你便喝了那杯酒如何？"

说完他还向我诡异地一笑，由于我太坚信一介武夫肯定不会风雅的东西，一粗心就忽略了那个笑容背后隐藏的阴谋，自动屏蔽掉一脸欲言又止的狐狸后，豪气万丈地道："好，你若不会，便跳下船绕着这船游一圈再爬上来。大哥替我们作证，谁输了都不能赖皮。"

于是，在我万分惊讶的目光中，二林子缓缓地从袖口掏出一管碧玉箫，向我深深一笑，在我几欲昏倒之际，将一首不知名的曲子吹得缠绵悱恻。呜呜呜，这世界是怎么了？他不是大将军吗？大将军也会

这风花雪月的玩意儿？还随身带箫，还藏在袖口里，为何我一早都没发现？

在二林子强硬的气势下，在龙狐狸一脸正气又一脸爱莫能助的表情下，我一闭眼，将那满满一杯酒吞下了肚子。

好辣，我呛了好一会儿，又喝了一大杯水，喉咙才好受了些。我的脑袋渐渐沉了起来，胃里火辣辣的像有东西在烧，精神却有些兴奋，脸很烫，从窗口吹来的微冷的夜风却让人觉得很舒服。我转过身，跪在软榻上，将双臂撑在窗口。

好美！明月皎皎，悬在黑蓝丝绸般的天空中，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湛蓝色湖面上，沉静中闪着银光；两岸挂满了红灯笼，仿佛两条红龙蟠延到远方，直至红影模糊，直至消失不见；衬着灯笼，可以看到岸边的垂柳已经长满嫩绿的叶子，随风飞舞；柳树之间的桃树正值花期，那点点的花蕊在一片红光下却尤显妖艳；湖面上泊着好几艘画舫，灯火阑珊，琴音瑟瑟，歌声浓浓，间或欢声笑语……从没想到，此生还能看到此等美景，繁华却不喧嚣。

"好像就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我喃喃自语，继而哧哧发笑，一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第22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3)

"三弟，三弟，你还好吧？"好像是狐狸的声音。

我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嗯，他长得真的好好看，完美的五官，乌黑的长发，英挺的身材。我忍不住伸出手，却在距离那张脸不到两厘米处停下，缩回手轻拍了拍越来越烫的脸颊，傻笑道："叫我……浅浅。"

"浅浅？"

"嗯。"我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乖乖地在软榻上坐好，伸手又想去拿酒杯。

狐狸先我一步将桌上的酒杯收了去，转头看我，桃花眼里满是让人不能读懂的信息，声音却是分外温柔地问道："三弟，你说这治粟内史一职，该举荐谁来当？"

"治粟内史？"我眨巴了几下眼睛，好半天才想起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哦，对了，治粟内史的位子没人了，可是为什么要举荐？举荐不好，举荐不好。"我边说边激动地挥了挥手，看来龙狐狸真是学不乖啊，上一个被举荐的人刚出事，怎么还想着再举荐一个人？

"不然三弟以为如何？"狐狸懒懒地问道，眼里的精光瞬间闪过。

"官员任命举荐制，导致任人唯亲之风盛行，你又不可能详查每个人的能力与秉性，长久以往，终会导致朝纲的臃肿、低效，以及形成千丝万缕的权势团体，个中利害，前车可鉴，前车可鉴啊，所以……"我满足地打了个酒嗝，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所以什么？"

"所以科举啊！"我白了狐狸一眼，理所当然道。

"科举？"两张莫名其妙的脸。二林子的呆相看得多了，没感觉。可是狐狸那傻傻的模样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哦，好可爱啊。

"嗯，科举。"我又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嘴巴漏风地解释道，"所谓科举，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因分科取士，所以叫做

科举。"

一杯茶出现在我眼前，我毫不犹豫地接过，一口喝下，伸手递还杯子时，才头晕晕地看到一脸惊喜的二林子和双眼闪闪发亮的龙狐狸。

"三弟接着说，这科举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闭了闭眼，又伸手轻拍了拍脸颊，天哪，好困啊。我索性坐下，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继续道："科举可以每三年举行一次，面向全国有学有才之士，不分贵贱与出身。考试可分为乡试、州试、省试、殿试四级，乡试取前三晋州试，州试取前十晋省试，省试取前二十晋殿试，殿试由皇上亲自主持。殿试之后，由皇上决定登科进士名次，可取前十，除前三甲放黄榜、直接授官之外，其余可视情况，所有进士及第之人统称为天子门生。"

怎么把我前几天无聊的时候想过的事通通说出来了？呜呜呜，头好晕啊。

"天子门生？"狐狸的眼睛紧紧盯着我，熠熠生辉，仿若两颗极品黑曜石，衬着那一身黑衣，如星辰般耀眼得让人移不开目光。

"那个……也就是说……他们是你的学生……不姓顾……也不姓韩。"我看着狐狸，一阵失神，咽了好几次口水，才不知所谓地说了一通。不行了，不行了，眼睛睁不开了，头也重得不行，我要睡觉了。

"公子，公子，快醒醒！"

"别吵。"为什么每次我想睡觉的时候都有人在旁边嗡嗡叫？

"公子，快起来，再不起来要误了早朝的时辰了。"

早朝？早朝？想起来了，我只能休息一天，今天好像是要上早朝的，上班可以迟到，上朝却不可以迟到，一不小心，项上人头没准儿就分家了。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整个人也清醒起来，虽然头还是很痛很沉，可是谁让自己喝酒了呢？

喝酒？宿醉？我想起来了。

"翠儿，昨晚我怎么回府的？"我用自制的牙刷刷了牙，洗了脸，然后让翠儿给我更衣，略有些犹豫地问道。

所谓的牙刷是我画了二十一世纪的牙刷样子让张德找人做的，因为没有软毛，所以牙刷前面的软毛部分我用棉布代替，沾点食盐，依靠摩擦清洁牙齿，虽然效果远不如真正的牙刷，但总好过漱口。唉，到了这里，生活条件确实是差了点，洗澡倒还行，上洗手间那叫一个不适应啊。呃，对了，这里没有洗手间，得改口叫如厕，窘！

"公子，以后不能这么晚回府了，都把翠儿急死了，怎么等怎么看都不见公子，差点就要派侍卫出去找人了。好不容易看到公子，结果公子还喝醉了酒，拉着穆将军马车的车帘死也不肯下马车，后来……"那丫头的话那叫一个多啊，不过说归说，手脚还是一样的利索。

"后来怎么样了？把马车的车帘扯坏了？"天哪，我就知道喝酒准没好事，今天上朝不被那二林子笑死才怪。

翠儿神色怪异地看了我一眼，又支支吾吾了一会儿，才道："是啊，穆将军的脸都绿了，公子喝醉酒还真……可怕，翠儿本来想让云辉抱公子回房，后来是那位……那位在曲苑里看到的公子把公子抱回房的。"翠儿说完犹豫地看了我一眼，不知想起什么似的身体轻颤了一下，"那个公子，眼神好可怕，表情也好吓人。"

第23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4)

什么？是那只狐狸把我抱回房的？靠，他居然趁我喝醉酒的时候闯了我的闺房？姑娘家的香闺是他一只狐狸可以随便进来的吗？幸好我的房间干净利落，没摆胭脂也没挂女孩子家的东东，不然我不是死定了吗！

可是，云府的侍卫竟没拦住那只狐狸吗？听翠儿这么说，难道那只狐狸真的这么厉害，光用眼神和表情就吓得云府侍卫不敢将他拦下？

我的担心一点也不多余，在第二道宫门外遇到了穆清林，那家伙一脸的坏笑，完全不顾我的横眉冷眼，硬是跟在我身边一同朝乾清殿走去，还边走边不停地道："哎呀，云相今儿怎么脚下生风似的，和昨晚的样子截然不同啊！"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继续快步向前，只想把那家伙甩得远远的。

"对了云相，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喝酒啊？哈哈！"

看看他那张笑得无比开心的脸，我又想一巴掌把他拍得没脸出门见人。

"听说云相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清林久仰……"

"二林子！"我向穆清林甜甜地笑着，打断他说了一半的话，满意地看到他听到我那声"二林子"时整张脸都抽搐了一下，笑得开花的脸顿时有些挂不住了。

"二林子，你那张沧桑的脸笑起来夹死几只蚊子苍蝇肯定没问题，夏天的时候欢迎你多对我笑笑，可是现在一没蚊子二没苍蝇的，你还是收了那笑吧。"老虎不发威，还以为我是加菲呢。

果然，穆清林听话地敛了笑容，整张脸抽搐起来。

"二林子……"我这一声才出口，他忽地欺身向前，一瞬间便站在了我跟前，速度快如闪电，我只觉得眼前一花，根本没看清他是怎么

过来的。一张放大的脸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出现在我耳畔："三弟，不许再叫我那个鬼称呼！"

"哎呀，二哥你威胁我，我要告诉大哥去。"我说得楚楚可怜。

穆清林的脸抽搐了好几下，突然似想到了什么，又笑得像个花痴，还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三弟，有没有人告诉你昨天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说完他又向我笑起来，那狡猾的表情，跟龙狐狸学了个七八成。

不就是扯了你家马车的车帘吗，那能值几个钱？这点小事也能让你拿来威胁我，那我还是林浅浅吗？可是看二林子那一脸的得意与窃笑，那笑容中甚至还带着一分暧昧，难道我还做了更丢脸的事不成？

"呃？昨天晚上我做了什么？"天哪，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真的想知道？"穆清林一张脸又凑了过来，还向我眨巴了几下眼睛。

"可是现在要上朝了，三弟若想知道，要不下了朝我们去喝一杯再慢慢聊？"穆清林说完不等我反应，便向乾清殿走去。

呜呜呜，穆清林居然也能忽悠我、威胁我了？那我以后还怎么混啊？

我偷偷打量了一下龙椅上那位，真真不一样，人家表情神态的变化，那叫一个专业，活脱脱一条变色龙嘛。昨天那个温和的大哥形象消失无踪，又换上了那冷冷的淡淡的莫测的表情了，那调调，慵懒得像只风华绝代的波斯猫，微眯着眼斜斜地打量着殿下的人。

唉，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不管什么表情什么神态，都美得引人犯罪啊。

下了朝，我又上政事堂处理了一下政事，临中午出宫的时候居然看到穆清林真的等在宫门外，说是一道吃个午饭。我点头同意之后，才发现有辆马车早在一旁候命，吩咐了翠儿先回府，待我吭哧吭哧爬上马车的时候，才发现里面早已坐了个人，不是那只狐狸还有谁？

龙狐狸、二林子还有我，坐在邀月楼二楼的小包厢里。龙狐狸一身黑色衣袍，袖口与襟口滚着双边兰花金线，如墨的长发用黑玉发带高高束起，整个人说不出地清雅高贵。唉，这妖孽，非要打扮得让我连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吗？人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要是这妖孽就是皇上呢，这国还会不会亡？

再看二林子，天哪，今天吹的什么风？二林子居然穿了一袭月白色长衫，他不是一向都是穿青灰色的吗。呃，我承认，二林子穿上这身月白色的衣裳，还真不是普通的帅，月白的颜色衬上他本就俊朗的外表、颀长的身形，整个人越发显得英姿勃发了。

"呃，二哥，你今天怎么不穿那青灰色的中老年长袍了？"第一次看到他穿如此亮眼的衣服，我还真有些惊艳呢。而且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现在年方二九的事实，叫起大哥二哥来格外顺口。

"好看吗？"二林子凑到我跟前，笑得一脸暧昧。

"我想如果大哥穿这身衣服，会更加好看！"看二林子笑得那么白痴，什么美感都跑光了。我用眼瞄了瞄坐在我左侧的龙狐狸，那厮真是帅啊，刚刚在马车里第一眼看到他，差点当场就流口水了。唉，如果他穿上月白色的衣服，会不会让他那张妖孽的脸看起来和谐一些？如果他穿上白色的衣服，是不是可以冒充神仙了？

第24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5)

我估计我看龙狐狸的样子肯定很花痴，不然龙狐狸怎么笑得一脸愉悦，好似刚吃了冰淇淋，让人心里不由得一甜。看着这样的帅哥这样开心的笑脸，我能不沉溺其中配合一下吗？

"哼，总比你穿好看。"二林子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口气很是不屑。

说起来，我也很有品味呢，除了朝服，我给自己置的男装，通通是白色的，而袖口滚边都绣着祥云，这么纯洁的颜色，这么精致而儒雅的绣边，配上我这么英俊的相貌，活脱脱一个风流倜傥的画中人物嘛，哇哈哈哈，先自我陶醉一下。

酒菜还未上来，我们就只能坐着先喝茶。唉，同样的茶杯同样的茶，龙狐狸喝起来就是说不出地优雅，一抬手一低头一动嘴，处处都在显示他卓然的皇室风范。再看二林子喝茶的样子，本来还凑合的，可是他偏偏坐在龙狐狸的身边，两相比较，这距离，真是差太多差太远了。

"三弟，李予涵的事你处理得非常好，好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龙狐狸看着我微笑，笑容里有赞许和欣赏，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锦盒，递到了我的跟前，"看看，喜欢吗？"

啊？我不但得到了表扬，还有物质奖励？

"这个……很值钱吗？"锦盒里躺着一支黑玉簪子，簪身通体黑亮，无一丝杂质，簪头却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精雕细刻，栩栩如生。最为难得的是，这只凤凰通体鲜红，可是又明明与簪身连成一体，显然是同一块玉雕琢出来的。

"含血墨玉！"二林子一声惊呼，龙狐狸依旧微笑。可是看着笑得一脸春风的龙狐狸，为何我突然觉得他的笑容里含着某些我不明白的意思？

抛开这奇怪的感觉不说，只看二林子的反应，这玉簪应该挺值钱的吧，不然凭他穆家出身又官拜大将军，什么奇珍异宝没见过，还会这般大惊小怪？我忙把锦盒盖好，又贴身藏了起来，只想着这么好的东东，一定要小心藏好，不能让人发现，却完全忽略了龙狐狸送我的东西，居然是支女人戴的凤簪。

"那个……大哥，我替你收了那么多银子，还除了几枚小钉子，你……就只奖我这个？"虽然这支凤簪我真的好喜欢，而且也貌似很值钱，但我还是希望你能赏我点房子土地等不动产。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房奴一代，我深刻感受到土地私有及拥有房屋对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再说，人家还为你挡了一剑，李予涵的小功你倒记住了，救命的大功你怎么就只字不提呢？

"呀，你不过做了身为宰相应该做的事，收了那含血墨玉不够，居然还要讨赏？"龙狐狸还没开口，二林子就又开始聒噪起来了。

我将双手摊到二林子面前，给了他一个甜甜的笑容，"二哥，大哥既有精神表扬，又有物质奖励，二哥难道一点意思都没有吗？"说完，我满脸期待地看着他，复又楚楚可怜地低下头。

"那个……这个……其实这一次……你做得非常好！"二林子被我说得面红耳赤。

最后，在我的威逼下，我又收到了两块玉佩，一块青玉上刻着大大的"林"字，据说是二林子从小到大不离身的，另一块黄玉上刻着大大的"煜"字，据说是龙狐狸的贴身之物。哈哈，这下发了，这下发了！

心情好，又面对满满一桌美味佳肴，我不放开肚子吃到撑死绝不罢休。龙狐狸吃什么都是不紧不慢斯文优雅的，不去理他，二林子反正已经看过我狼吞虎咽的模样了，更不必去理他。所以我异常专心异常认真地对付起眼前的美食来，再没心思去理除美食之外的任何东东。

"从没见过有人吃东西吃得这么专心的。"狐狸的声音。

"是啊，堂堂龙曜国宰相，瘦成这样，吃东西又那样，说出去，真是有损国颜。"二林子的声音。

听到他们的话，我一口菜噎在喉咙里，好半天才缓过劲来，该死的二林子，我可以忍受你说我吃相难看，但我绝对绝对不容许你嘲笑我的身材。

"长成我这样怎么了？你是嫉妒我比你风度翩翩，嫉妒我比你气宇轩昂，嫉妒我比你温柔潇洒，嫉妒我拥有才子必备的容貌、身体与气度，这是你这种五大三粗像个大猩猩的男人梦想一生却又永远得不到的。"

"你……你说我什么？你……你……再说一遍，谁……谁嫉妒你了？"二林子结结巴巴地道。

"怎么？被人揭了短处踩了尾巴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你不承认没有关系，这天下，有哪个傻子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傻呢？"二林子，今天不把你驯得服服帖帖的，我日后还怎么爬到你头上去作威作福？

"你……你说谁是傻子？"红头二林子，哼，最好脸充血脑充血然后倒地身亡。

"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傻吗？"我好心提问。

"当然没有。"他回答得万分肯定。

第25节：第五章·曲苑三结义(6)

我大笑，看着二林子起先还有些愣愣的，后来蓦地起身，手指着我，脸都气成猪肝色了，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啊。

"二弟，若论嘴上功夫，你是肯定比不上三弟的，所以你还是歇会儿吧。"狐狸的桃花眼亮晶晶地看着我，突然话锋一转，"三弟，昨晚的科举才说了一半呢。"

呃，科举？啥时候我说过科举了？我眨巴了几下眼睛，看着那双桃花眼耀如星辰般专注地看着我，心突地漏跳了一拍。皇宫里的幽如深潭，曲苑里的暖若春阳，此刻的月夜星辰，它究竟还可以有多少种色彩？

"你昨晚说的分科考试是怎么个分科法？"我不说话，狐狸却好心地提醒道。

模模糊糊地好像想起了一些，我就知道，喝酒误事啊，如果昨晚没喝酒，哪会有劳什子科举的事啊？现在好了，应试教育要开始毒害龙曜国的万千学子了。怎么办？科举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法子，而且人家只想混吃骗喝保住小命就行了，可没想过要立什么功名，留什么青史。

"其实我还没想好究竟怎么个分科法，当然这事最主要的还是得听大哥的意见，至于二哥……我想还是算了。"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只能装笨了。狐狸一方面还是个二十出头容易冲动的小年轻，另一方面怎么看他都是个自恋得过头的皇帝，我如果表现得太聪明，既遭他嫉恨又惹他起疑，那多不值啊！

"什么叫我还是算了？"二林子果然跳脚。

"怎么？你不服气？论长相，我们三人你只能垫底；论才智，我们三人你也只能垫底。你跟我的距离差远了，你跟大哥的距离更是远到天边去了。"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嘿嘿。

果然，狐狸听了这话，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顺便还一挑眉毛制止了穆清林下一轮苍白的进攻。二林子只能撇撇嘴，用眼神杀了我一回。

"没想好，总归想过，这么好的主意，估计也只有三弟才想得出来。三弟还是先说说自己的想法吧。"狐狸果然狡猾得很。

"呃，那个，说起来有点混乱。概括起来就是，人无全才，官有分工。每个官职所掌管的事务不同，所需要的人才自然也就不同。比如掌兵的需会打仗，掌户的需会算账，掌刑的需懂律法，掌吏的需懂官场。举荐的时候唯亲疏任用，殊不知任用之人可能完全不擅长此职。若以科举选拔官吏，当以所需官员的职责要求为考核标准，按他们所擅长的授以官命。以文官来说，四级科考，乡试考国史与文史，州试加考律法，省试加考策论，至于殿试则由皇上亲自决定命题。文史、国史用以保证考生的素质，律法用以鉴定考生的道德，策论可以识得考生的胸襟气度与长处，最后决定权归于皇上。如果是武官，考试方法自然又会不同。"糟了糟了，被狐狸用这样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居然头晕晕地全说出来了！呜呜呜，这该死的妖孽！

"掌兵的需会打仗，掌户的需会算账，掌刑的需懂律法，掌吏的需懂官场？"狐狸把我的话轻轻地重复了一遍，看着我，上下打量着，仿佛今天第一天认识我。

呜呜呜，既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想在狐狸的眼皮底下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了，那我还是老实交代了吧。当当当，具有林浅浅特色的没有三省只有六部的官吏制度闪亮登场啦！你问我为什么阴不阴阳不阳地整个没有三省只有六部的官吏制度出来？笨哪，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啊，没事我干吗找几个人来跟我对着干呢？就算没对着干，有几个人与我并排站着，不用胆子发育就能扯我后腿的，我怎么可能让这种人出现，让这种事发生？

"这其实就是一个官吏制度。一国事务，除领兵打仗之外，一切行政事务可分为六部分，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吏部主管官

吏的铨选、考核、封爵和勋赏；户部主管户籍、土地、赋役、仓储和市易；礼部主管科举考试和礼仪、祭祀；兵部主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刑部主管刑狱和财政审计；工部主管国家土木工程和屯田、水利。六部直属于宰相，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左右侍郎，只是两个人管着六个人的事务，权力过于集中，一有动静影响牵连也太大，不利于朝堂的制衡。"

不好，狐狸的眼神怎么犀利起来了？二林子的嘴角好像也有点抽搐。

"在大哥、二哥面前，云风习惯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云风一直认为，兄弟之间应坦诚相待且互相信任。"如果你们真的介意我讲话这么直白，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跟你们单独出来，只乖乖做我的清闲宰相好了。

"三弟，你怎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绝妙的想法？"二林子已经有些听傻了，连带看着我的眼睛里都闪着小星星。我说二林子，你一介武夫能听得懂我所说的话？

"呃，没事的时候瞎想的。"我随口扯了个谎，偷偷瞄了瞄狐狸，他正在沉思，看脸上的表情，似乎没有生气，还好还好。

"这个科举和官吏制度妙极了，值得一试。可是执行起来恐怕很不容易吧。"咦，二林子，你一介武夫看来还真的听懂了我说的话，难得啊难得。

"主意既然都是三弟想出来的，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估计也在三弟的预料中了。"狐狸微笑着看我，脸上是淡淡的笑容，眼里却闪着算计的光芒，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王者的姿态，仿佛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

"科举的阻力显然容易解决些，科举考的是个人的才能与学识，出身世家，有着良好教育环境的世家子弟们可能比寻常百姓学子考取功名的机会大得多。而官吏制度的改革，便需要时间了。所幸从科举推行至殿试结束需要少则三月多则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留多少位子给那些新科状元们，就看大哥的决定了。所以官吏制度的改革才是

最难的，将会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需循序渐进。"狐狸你不是很想改革吗？你不是很想除掉韩、顾两大势力团体吗？你不是很想大权在握吗？那我好心帮帮你好了，立功的同时顺便培养一下感情，下回露馅要砍头之前，说不定念念现在的旧情、现在的功劳，能留条小命呢。

第26节：第六章·浅醉公子(1)

第六章·浅醉公子

我与狐狸和二林子又商讨了一会儿关于科举和六部改革的具体细节，以及面对阻力时的对策，最后拍案决定：科举近日便开始推行，至于六部改革，先暗中进行，待科举选出人才之后，再放到朝堂上执行。

"浅浅？"

"嗯。"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好亲切啊，我有多久没听到人喊我这个名字了？可是……这里有谁知道我叫浅浅？

我迟疑地抬头，果然看到狐狸一脸深思地看着我，眼睛是两汪深潭，让人看不清情绪。糟了，狐狸怎么会知道我叫浅浅？他发现了什么？

"大……大哥怎么知道我的小名？"看来我只能扯了，菩萨保佑，希望这只狐狸别太精明了。

"天，还真是你的小名啊？我还以为是你喝醉酒说胡话呢！"呜呜呜，二林子，我从没像现在这么喜欢过你，从没像现在这样坚定你是我的兄弟，从没像现在这样觉得你帅过。二林子，我发誓我以后会少欺负你一些的。

"小名？倒是挺有意思的小名。"狐狸嘴巴上虽然这样说，可那神情有着明显的不信任。

唉，狐狸，你不信也没办法啦。既然我已经知道是我昨晚喝醉酒泄露了自己原来的名字，而你之前显然只是试探，连浅浅是不是我的名字都不敢肯定，那我昨晚肯定没泄露更多的信息了。我还奇怪呢，说你查出我是云月还有可能，说你知道我是二十一世纪的林浅浅，那你不成狐狸精了吗！

这样一想，我的心便一下子镇定了，说起瞎话更加神色自若："其实也不算小名。我九岁生日那天给自己取了字，写下来跑去给娘亲看，当时娘亲已经病重，她吃力地看了半天，轻轻地念了声"浅"，停了一会儿又念了声"浅"，其实我写的是"浅醉"两字，可是因为当时年幼，竟把"醉"字写错了，娘亲不识得那写错的"醉"字，只念了两声"浅"，便又昏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我也就一直没机会告诉她，其实当时我写在纸上的第二个字，是"醉"。"

我看到二林子一脸的感动与感伤，看着我的眼里有一抹避之不及的心疼。再看狐狸，他的眼里竟也有一丝伤感，我的话让他想起了他的母后了吗？

"每当我想娘亲的时候，便会想起她最后对我说的那两个字，浅浅，轻轻的，好像是娘亲最后在唤我。所以在我的心里，浅浅，便是娘亲唤我的小名。"浅浅，林浅浅，我想起了爸爸、妈妈、胖胖以及我的一帮好友，他们过得好吗？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吗？那具没有林浅浅灵魂的躯体怎么样了？是死了吗？那样的话，老爸老妈肯定会伤心欲绝的。我好想一觉醒来，便听到熟悉的声音唤我"浅浅"，想到这里，我的眼眶也红了，拼命忍着，才没有让眼泪落下来。

或许是我的表情太过真实，狐狸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怔怔地看着我，眼里有黯然，有伤感，有苦涩，以及了然与不知所措。二林子也是，一脸的欲言又止，我想他是想安慰我又不知该怎么开口吧。

出乎意料地，第二天龙翔煜便在京城贴了黄榜，公布了朝廷推行恩科的决定与科举的细则，再以加急公文的形式将黄榜下送到各州知府，限定时间尽快组织乡试与州试。更出乎意料的是，黄榜里赫然写着恩科的推行乃当朝宰相浅醉公子提议并说服当今圣上施行的，所以第一届科举的主考官是浅醉公子，乡试、州试、省试的考试将统一由浅醉公子出题，省试由浅醉公子阅卷。

第27节：第六章·浅醉公子(2)

我实在没想到狐狸居然也来"先斩后奏"这一招，还堂而皇之地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不知是想让平民学子感激我，还是想让世家子弟记恨我。更奇怪的是，黄榜里提到我时，居然用了"浅醉公子"，而非云风，这不合规矩也不合情理，浅醉只是我的字而已，我真的有点不懂他此举是何意了。

满朝大臣知道这事的时候黄榜已经下放，事情已经不能改变。所以他们在朝堂上的反对、不满、愤怒、争论多少有些苍白。再加上皇上的赞赏信任、我的据理辩论以及穆清林的全力支持，反对的声音也渐渐平静下来。毕竟皇上站在了我这边，科举的前期事宜也按照步骤有条不紊地开始进行，他们明白再怎么反对都不会影响事情的发展，科举是势在必行。

我也明白，他们是因为此事我"独断独行"，需要我给他们一个能顾全和维护面子的说法而已。所以我提出一项建议：世家子弟参加科举，直接参加州试；正三品以上大臣每次科举可举荐一人，同样直接参加州试。这是我的让步，也给了他们个台阶，大家心照不宣，也就默认了科举。

听说我在朝堂上对着满朝文武那一句"怎么？拥有最好先生、最好学习条件的堂堂世家子弟，还怕考不过那些为温饱问题而奔波的平民学子不成？"引起了世家大族们的强烈不满，立誓要向我证明，科举其实不过是形式，最终进士及第的肯定都是世家子弟。所以世家子弟报名参加科举的热情竟丝毫不逊于平民学子，这多多少少让我有些意外。

随着科举的施行，一时间，当朝宰相浅醉公子的名字成了街头巷尾最热的话题，各种传闻纷至沓来，什么样的版本都有。我对传闻没多大兴趣，只是翠儿和红儿那两个丫头却对这些传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两人轮流走街串巷，不放过任何一个版本，一有收获，便

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据说我在老百姓那里得了"贤相"的美名，什么礼贤下士、为民请命、文采斐然、忧国忧民的好名目，沾边不沾边的都往我身上推。我只是笑笑，由于我推行的恩科，不管是生活在底层的穷书生，还是光有闲钱却非士族出身的中层阶级，都有了一个光明正大入仕为官的机会，这是他们之前想也不敢想的，也是龙曜国建国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样一个为他们谋到机会谋到好处的我，他们怎么会不感激，不奉承？

只是盛名之下的宰相，人人只道是浅醉公子，知道是云风的倒成了少数。

我变得越来越忙。一方面，乡试、州试、省试的考题要出，每天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人送来的书信要看，一般都是报名参加科举的平民学子写来的感谢信，言辞谦虚恳切，对我多有崇拜敬仰之意，顺便还在信中附上自己的得意之作，大概是希望可以给我留下好的印象吧。另一方面，我接管治粟内史之初让各州知府汇报当地五年的经济状况、商业贸易情况以及耕地农收情况的报告书已经悉数上呈，我需要研究分析，重新制定今年的税收纳粮指标。还有，因为上次查看了国库的收支账簿发现了些问题，龙狐狸将国库也交予我管理，我更是忙上加忙。

令我有些哭笑不得的是，据说随着我"浅醉公子"名气的大增，文人雅士之间居然开始流行给自己取字。这龙曜国人向来没有取字的习惯，一个人一生就一个名字，不像我们古代文人那么多花头，又是字，又是号的。而现在因我的关系，文人雅士之间一改以往直呼名字，以互称对方的字号为荣，文书往来也必以自己的字号落款，取了字号的人，莫不有沾沾自喜之感，到处宣传，巴不得世人皆知。

不知不觉，我当宰相已快三个半月了。除了想家的时候伤感难过外，我在这里过得还是挺开心挺滋润的。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喜欢过于强求。所以我没到处去找回家的方法，事实上也不知上哪儿去找，我想如果真到了该回去的时候，说不定一觉醒来就已经回去了，

就像当初来这里的时候。我也活得越来越像自己，说出自己的想法，坚定自己的主张。西枫苑里的众人对我亲近而尊敬，翠儿和红儿实心实意地对我好，我与云风渐渐熟了起来，张德对我照顾有加，云老头也没有再单独"召见"我，偶尔碰到，我就恭敬而客气地行礼问候。

在朝堂上，需要我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也表明我这宰相越来越有实权。每个人都可以看出皇上对我的信任、穆清林与我的亲近，虽然我手下没有心腹近臣，还没有自己的朝野势力，但因了这两人的关系，满朝文武对我多了些恭敬与客气，人前人后都称一声"云相"。

至于左右侍郎顾文修与韩玄祺，不知是因为上次李予涵的事，还是我在他们面前的谦卑态度，抑或是慑于皇上与穆清林，反正在表面上，他们算是承认了我这个领导，开始每日向我汇报工作。龙狐狸偶尔也会来政事堂旁听我们讨论政事，对于其他人，这是受宠若惊的一件事，但我知道他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一是来看看，究竟该腾出哪些位子给新科状元们，二是让我在政事堂里的发言更有威信。

第28节：第六章·浅醉公子(3)

州试刚刚结束，只等各州考官阅卷之后定出前十名人选，让他们上京参加省试。而随着时间的临近，上门拜访我的人开始络绎不绝。不过不用我吩咐，张德也会将那些来访者一一拦在门外，若有事情，便留下书信，我自是乐见其成。有外人踏入云府与云府中人接触越多，我的秘密被揭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我又为此找了个理由，美其名曰：省试将近，为了不影响科举的公正公平性，希望大家不要再上门拜访了！想不到此举又为我赢得了"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的美名。一句话：赞誉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

唉，再这样下去，我都要成十全十美的楷模了。不行，如果哪天我的名声比那龙狐狸还要好还要得民心，那就是我自取灭亡的日子了，电视里不都这样演的吗？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决定让张德来帮我处理此事，让他找些人想些办法，让老百姓们知道，我科举的点子虽好，最重要的是皇上肯接受，所以科举的推行其实全因皇上的圣明。几天之后，当今圣上的贤名也开始传了开来，我这才有点心安。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把韩氏一脉里的那些人拉下马来。至于顾文修，貌似比韩玄祺忠诚宽厚自制许多，而且在狐狸与二皇子争夺皇位的时候，顾文修是站在中立位置，狐狸最终能上位，顾文修的中立立场也是一个关键吧。可是想起顾小三同学，想起他在曲苑里醉醺醺地想调戏红儿的猪头样，又想想一天二十四小时严肃认真的顾老儿，哎呀，变异啊，顾小三，你根本就是顾家的次品嘛！

我要疯了，我还有没有私人空间啊！

每天起早上朝，下了朝还得为你这只狐狸卖命到半夜，这也就罢了，拿你银子，替你消灾，本也是应该的，不就比人家多费点神多死点脑细胞嘛，谁让我聪明呢，这我认了。可是今天是休假日啊，半个月才轮到一次的休假日啊，我上班三个半月来能正常休息的两个休假日，都和你们耗在一起了，其余四个休假日，加班加点地忙，今天好

不容易能偷得浮生一日闲，你们居然一大早把我从云府拎了出来，还让不让人活了啊？！

我坐在马车里，抱着靠垫打瞌睡，从云府出来我就眯着眼睛任人牵着走，我是真的好困好想睡觉啊。狐狸与二林子分坐两边下棋，唉，这两人的精神真好！可是，为什么他们两个的精神这么好呢？对了，那是因为他们比我空比我闲，平时不动脑子，一有事情，狐狸就光动嘴巴，而忙死忙活不仅出体力还出脑力的都是我。至于那个二林子，和平年代的将军又有什么事可干的？

一想到这儿，我心里的那团怒火熊熊燃烧，小宇宙瞬间就爆发了。我立马睁开眼，把眼睛能撑多大就撑多大，然后一伸手，将那貌似下得难分难解的一局棋搅了个稀巴烂。估计我的怒气大得惊人，狐狸与二林子只是一脸惊诧地看着我，都忘了发飙。

"看什么看？你们两个，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睡个美容觉，你们这么不识相地一大早把我从被窝里挖出来，难道就为了让我看你们下棋？可怜我这几个月来累死累活的就剩半条命了，谁像你们这么闲啊！"

"美容觉？"狐狸有点不明白了。

"充足的睡眠能延缓皮肤的衰老保持皮肤的青春，懂吗？别以为你现在长得很帅，不注重保养过个几年一样变成糟老头，哼！"神啊，请原谅我吧，我瞌睡刚醒，大脑迟钝着呢。

狐狸的脸明显地抽了抽，唉，帅哥就是帅哥，脸抽筋了也不影响视觉效果。

"大……大哥，三弟还没睡醒，说胡话呢。"二林子的眼睛睁了又合，合了又睁。我说二林子，你是眼睛抽筋了，还是对我抛那传说中的媚眼呢？

"哦，我还以为三弟是对大哥的长相有意见呢。"狐狸侧过身，一把夺过我怀里的靠枕，随意扔在身后的软榻上，身子便斜斜地靠了过去，声音懒懒的，还斜挑着那双桃花眼看我，那姿势，那神情，竟是

说不出地妩媚。咳咳，我承认"妩媚"两字是出于我的嫉妒之心，事实是，这样的狐狸，呃，说不出地性感！

那只狐狸今天竟然穿了一袭月白色的长袍，襟口袖口滚了银线兰花绣边，头发用月白玉带束住，更衬得他的发丝如墨。再看二林子，今天穿一袭绛红色长袍，说不出地高贵俊朗。可是二林子，你这人中翘楚待哪儿不是待，非要待在狐狸身边，非要让狐狸把你生生比下去，非让自己看起来黯然失色一些？乖，你的光芒不应在狐狸身边被埋没，为了让更多的人见识你的风采、折服于你的魅力，你要离狐狸远点，能离多远就离多远，知道了吗？

"我不是对大哥的长相有意见，可能是我对大哥的长相有些嫉妒吧。"狐狸，我是真的嫉妒你比我长得漂亮啦。你看，看到你这斜躺在软榻上的风骚样，要不是你眼角嘴角的挑衅惹了姑奶奶我，不然姑奶奶真的可能一时冲动就扑上去狠狠地咬你一口了。

"没有意见就好！"狐狸听了我的话，脸上露出了贱贱的笑容，哦，不对，形容词出错，应该是愉悦的笑容。

"大哥、二哥，你们一早把我从被窝里挖出来，有啥事吗？总不至于坐在马车里跑一天吧！"哼，你们最好有个好理由啊，不然我可能又会冲动地发飙呢！不过说实话，我这胆儿啥时候变这么肥了？

"呵呵，好事，大好事！"二林子笑得一脸的神秘，再看狐狸，闭口不语，只是装酷。

我正考虑要不要严刑逼供二林子，让他如实招来，真要逼供，又得用上哪些酷刑，马车便不期然地停了下来。我撇撇嘴，起身爬下马车，站定，抬头，呆了！

浅醉居，三个遒劲大字赫然映入我眼帘。

微臣是男的，皇上也是男的，我们……我们不可以亲亲的。

第29节：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1)

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

"那……那个……这个……是给我的？"我的嘴巴又开始结巴了。天哪，光看这大门的气势，光看这两边高高的延伸到几里之外的围墙，就知道这里面的宅子有多大了。

狐狸向我点点头，笑得格外开心。他还正常吧？把这么大的院子送给我，怎么他不心疼反而开心得很？

"就知道你会是这副表情，喜欢吧？"二林子也笑得一脸灿烂地看着我，对于我的结巴与惊讶似乎一点也不意外。

"喜欢，当然喜欢啦，哈哈哈！"我大笑，天哪，我是有房一族了，我是有钱人了，哇哈哈哈。

"那个微眠是谁啊？门上的字是他写的？勉勉强强还算能看嘛，哇哈哈……呜呜……"我看到浅醉居下方的落款，正想笑个彻底笑个痛快，二林子突地一步上前，紧紧捂住了我的嘴巴。

"字是我写的！"狐狸欺身向前，一下子站在了我的身前，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我，里面闪满了危险的小星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得咬牙切齿。

我使劲挣脱开二林子捂着我嘴巴的手，大大地吸了一口气，一脸诧异道："那个写字的人不是叫微眠吗？你写的你干吗署别人的名字？"

狐狸的脸一下子涨红了，狠狠地盯着我，好像要把我生吞活剥了，吓得我一个哆嗦。狐狸你这么生气干吗？我又不知道这字是你写的，知道是你写的我一定大肆吹捧一番啦。

"微眠是大哥新近给自己取的字。"二林子的话轻飘飘地在耳边响起，说完，他还轻叹了口气。

"啊？"我一个支撑不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低着头跟在龙狐狸和二林子的屁股后面在浅醉居里大致转了一圈。天哪，这院子真大，貌似比云府还大，其精致幽雅程度也不逊于云府。

"喜欢吗？"狐狸的声音有些僵僵的，这家伙，还在生气呢。

"嗯，喜欢喜欢，很喜欢！"我把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谁会不喜欢送上门来的大院子啊。

我正想问问狐狸怎么突然良心发现送我宅子，难道是因为看我这段时间这么辛苦努力所以奖励我，还是终于想起人家的救命大恩了？话还没出口，一道黑影突然冲出来，接着一个白晃晃刺眼的东西便直直向狐狸刺了过去。

我一愣神，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当的一声，狐狸闪身躲开了黑影的进攻，二林子不知从哪儿变出来的剑已经迎上了那蒙面黑衣人。

哇，刺客啊，太……太……太让我激动太让我兴奋了。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场景，每每都为那些帅帅的男主角和靓靓的女主角担惊受怕，没想到现在身临其境，我竟然一点心慌的感觉也没有，只有激动和兴奋。

我看着与蒙面黑衣人纠缠成一团的二林子，眼里全是心形小星星。天哪天哪，金爷爷梁大伯古叔叔诚不欺我也，这世上真有天花乱坠神乎其神的武功啊！呜呜呜，这太让人激动太让人兴奋太让人意外太让人觉得这世界美好了！我随着二林子的一举一动手舞足蹈哇哇乱叫，Sorry啦，俺太兴奋太激动，一时舌头打结，忘了怎么说话了。虽然暂时忘了如何用语言表达我对二林子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的崇拜与景仰之情，可俺脑子却清醒得很：真真没想到啊，二林子你竟身怀绝技，瞧瞧，这灵活的身姿，再与你平时笨笨的脑袋呆呆的反应一比较，那叫一个意外啊，都可媲美奇迹了。套一句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啊！还有还有，二林子你打起架来，还真是帅得一塌糊涂，这样的一个你，一点也不逊色于狐狸。对了，狐狸，我想起来了，还有狐狸

呢，他怎么样了？这样绝佳的表现机会他怎么没发挥一下美男计呢？我正想四下里找找狐狸，那狐狸精不会吓趴下了吧！嘿嘿。才一扭头，我就看到狐狸不知何时已经站在我身边，气定神闲地看着穆清林与蒙面黑衣人的招式，眼神却冷得似冰。咦？他没吓得躲起来？既然他没事，那我就继续欣赏二林子难得的英俊身姿啦。

第30节：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2)

眼看着二林子把蒙面黑衣人逼得步步后退，我正待大声表扬一下他，不知从哪儿又闪出四个蒙面黑衣人，举着剑直直地向狐狸刺来。我一时惊呆了，左眼瞄到二林子被那蒙面黑衣人缠住，右眼瞄到那四把齐刷刷亮堂堂白晃晃的剑，脑海中浮现出狐狸那张国色天香的脸，唉，难道这人间绝色，就要在这种场合以这种方式在我面前香消玉殒了？闭闭眼，狠狠心，狐狸，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算我为国捐躯，封我一个烈士称号，给翠儿、红儿留点抚恤金什么的。

咬紧牙，闭紧眼，我猛地扑向狐狸。

人的潜力真的是无穷的，比如我。别看我平时不运动，以前读书的时候体育成绩也总在及格边缘徘徊，这一扑，却快如闪电--事实为证：Look！我在那四把剑碰到狐狸身体之前，竟先将狐狸扑倒在地上，那四把剑就这么生生地刺了个空。

狐狸可能没想到我会扑过来，被扑倒在地上做了我的肉垫之后微愣了一下神，然后一把抱过我就在地上滚了起来。我顿时有些莫名其妙，滚了几圈又有些头晕眼花，等狐狸终于停下滚动的动作，正想开口骂他没事在地上滚来滚去干吗，一睁眼就看到狐狸的脸在距我几厘米的地方，近得我都能看到他脸上的毛孔。听到他微沉的呼吸声，感觉到他呼出来的气息轻轻抚过我的面颊。我的脸倏地一下全红了，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居然在狐狸的身下，我不安地扭了扭身，可是狐狸微红着脸纹丝不动，我又扭了几下，狐狸还是不动，只是脸好像更红了，眼里似乎还闪着我不懂的光芒。我的心扑通扑通一阵狂跳，忙扭过头不敢再看他，只觉得自己连脚指头都红透了。

一扭头我才看到，不知从哪儿又跳出来四个黑衣人，正与刚才的那四个蒙面黑衣人纠缠。晕了，发生内乱了？他们不是一伙的吗？怎么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这时候穆清林已经解决掉最早出现的那个

蒙面黑衣人，径直向我们这边赶来。我忙推推狐狸，示意他起来，真是的，他还想一直趴在我身上不成？

狐狸抱着我起身，又帮我掸了掸身后的衣服，理了理我有些凌乱的头发，神色再自然不过。我只敢拿眼偷偷瞄他，看他神色坦然的样子，再想想自己滚烫的脸颊，唉，狐狸的道行好像比我高多了。

在我失神的这会儿，最后四名黑衣人已经把对手都撂倒了。我紧张地看着他们走过来，那穆清林站在一边只是奇怪地看着我。这笨蛋，这么紧张的时刻你看着我干吗？看着我难道那四个黑衣人就会自动躺下了？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将狐狸再次扑倒的刹那，那四个黑衣人居然对着我跪了下来。

呃，我承认我有些自作多情。因为我很快发现那四个黑衣人要跪的人不是我，而是我身后的龙狐狸。唉，我是不是越来越投入越来越适应这个身份了？他是君我是臣，这样微服出来遇袭，如果他有个什么事，估计我的脑袋也保不住了，再说这回他是因为送我豪华别墅才遇袭，所以我才一下跑到他前面，一下又把他扑倒在地地紧张他。

可是我刚来的时候，知道云月以身救驾心里可是很不屑的，而且发誓自己不会做这种傻事。我一边理着自己奇怪的思绪，一边愣愣地看着龙狐狸向那四个人说了几句话，又愣愣地看着他们转身将那些躺在地上的人搬走，然后再愣愣地看着搬走那些人之后的地面上露出来的大片大片的鲜红的血迹，我喉一甜，眼一黑，人便晕了过去。在晕过去之前，脑中唯一的想法便是：这四个黑衣人居然没有蒙面哦。

我悠悠醒转，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黄色的帐帘上挂着一排精致的香囊和玉坠，四个角上分别缀着一颗大大的夜明珠，帐钩貌似24K纯金打造，还有身上的黄缎被又轻又暖……这里是哪儿？怎么周围明黄一片，亮得我都有些找不着北了。

"翠儿，翠儿。"我大叫。

两个丫头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撞入我的视线。晕，这两个人我不认识！我有些心慌起来，又细看了一下周围，这房间我也不认识。呜

呜呜，难道我又穿越了？上帝耶稣圣母马利亚，人家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地方混熟了一点，打下了一些经济基础与人际关系，事业也开始渐入轨道，幸福日子正要开始，你们又把我调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就算是救世主，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大人，大人醒了。"那两个丫头看了看我，又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一个月白色的身影飞了进来，一下子就到了我跟前，坐在床沿上。

"大哥，大哥，真的是你吗？还是大哥讲义气，跟着我一道穿越到这鸟地方来了，呜呜呜。"一看见来人是龙狐狸，我一时没控制住自己，起身扑进他怀里，开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了起来。

第31节：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3)

龙狐狸就势将我揽在怀里，轻轻地拍着我的背。我靠在他温暖的怀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龙涎香，再加上他轻柔地拍着我的背，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咳咳，其实事实是我哭得太认真太专心太投入太用力，直哭得稀里哗啦昏天暗地，好死不死头又被狐狸闷在怀里，差点一口气接不上就哭死了，顿时明白这样下去我的小命八成就丢在这里了，所以我只能试着让自己越哭越小声，一面警告自己，一定要速速脱离狐狸的魔掌。

我缓缓地抬起头，为了掩饰刚刚的失态，正想没话找话问问龙狐狸是怎么和我一起穿越到这里来的，这里又是哪里。可刚从他怀里仰起头，他就俯下脸来，嘴唇轻轻地落在我的眼角，将我的眼泪一颗一颗吻干。我头晕晕地被迷惑了几秒，待反应过来之后便想伸手推他，才一用力，却反被他搂得更紧，张嘴想抗议，他的嘴唇顺势滑下，便贴上了我的。

我就这么睁着眼愣愣地看着狐狸，他的眼微合着，长长的弯弯的睫毛似乎极轻极轻地一颤一颤。我的脑中霎时一片空白，心一下子跳得又快又响，脸又很没用地热了起来，却忘了该如何反应。

"闭上眼。"狐狸的唇畔轻溢出几个字，似带着诱惑，又似有魔力，我竟听话地闭上了眼。

辗转吸吮，唇舌缠绵，直到狐狸的唇离开我的，我还头晕目眩地没法思考，只能由着他摸摸我的额头，又摸摸我的脸，眼里有浓浓的关心与温柔，脸上的笑容满足而释然，声音温柔地轻道："没事了，你只是有些晕血。"

晕血？我的神志突然一点一点地恢复过来。刺客？晕血？晕了，难道我没穿越？难道我仍旧在龙曜国？

"这里是哪儿？"我声音犹如蚊子叫，心慌得不行。

"我的寝宫。你突然晕倒，我让御医为你诊治，幸好只是晕血，休息一下就没事了。"龙狐狸的眼睛又黑又亮，眼里的温柔仿佛能将人化成水，让人不自觉地沉溺其中。

不行，不行，林浅浅，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可不能只沉迷于美色之中，还有更重要的事呢。镇定镇定，先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理一下：在宫外遇袭，我也没受伤，狐狸不把我送回云府，干吗大老远地把我送到他寝宫里来啊？而且让人家这么不明不白地就上了他的龙床？还有还有，云月救驾被云老头阴阴地警告了一回，我当时还发誓自己不会干这种傻事来着，怎么这回就犯傻了？我不是一向都没这种高风亮节的吗！呜呜呜，最最重要的是，刚刚龙狐狸对我做了什么？他……他刚刚居然亲了我，这该死的同性恋！

一想到这儿，我噌地从床上一跃而下，手指着龙狐狸颤颤地道："你……你……你刚刚亲我？大……大哥……原来有……断……断袖之癖！"

怪不得他二十好几，登基也一年多了，一没娶后，二没纳妃，整个皇宫没个女主人，原来他是同性恋！呜呜呜，这么英俊的人居然是同性恋，那女同胞们是没机会了！

"你说什么？"一听我的话，龙狐狸也噌地从床沿跳了起来，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皇……皇上，微臣是男的，皇上也是男的，我们……我们不可以亲亲的。"我看到他也站了起来，忙向后退了好几步。

"云浅醉！"龙狐狸一字一字把我的名字说得又重又响，一张俊脸从红转青，又从青转红，突然一甩袖子，大步走了出去。

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摸着自己的嘴唇，怎么办？龙狐狸居然是耽美爱好者！那啥，他不会对我动了歪念吧？

我刚坐了一会儿，又听到脚步声。难道是狐狸回来了？我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全身处于戒备状态，一抬头却看到进来的是穆清林。

啊？二林子怎么也来了？他居然就这么光明正大地走进了龙狐狸的寝宫？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龙狐狸不是同性恋吗？看穆清林和龙狐狸形影不离的样子，以及龙狐狸对穆清林那不一样的态度，穆清林肯定就是龙狐狸的爱人了。这两个人，从小到大也可谓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又都这么优秀，互生爱慕之心也很正常嘛。怪不得穆清林老黏在龙狐狸身边，龙狐狸也从来没把穆清林当成一个臣子过，唉，原来如此啊。

我心里那个百转千回啊，自动遗忘了刚刚被龙狐狸非礼的情节，眼睛瞄着穆清林，一脸的惋惜与遗憾：唉，这么优秀的两个男人，都没女同胞们的份儿了，真是可惜啊可惜。可是穆清林那是什么表情？干吗一脸看怪物的表情看着我？眼睛瞪这么大干吗？还摇头？还一脸的难以置信？对了，难道他刚才躲在门口看到龙狐狸亲我了？以为是我不知廉耻不讲道义地勾引了他心爱的龙狐狸？不行不行，这误会不能有，破坏兄弟感情事小，影响恋人感情事大，我要马上向他澄清。

第32节：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4)

"那个……二哥，我和大哥之间真的没什么。"我仔细观察着穆清林脸上的神情，继续小心翼翼万分诚恳道，"大哥可能一时糊涂，把我错看成你了。你放心，一切都没变，大哥依旧是最爱你的大哥，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他都为你不立后纳妃了，不会这么容易变心的。"

"我和大哥？立后纳妃？三弟你在说什么？"二林子一脸的莫名其妙。

还在装，还在装！虽然我知道这样的事情被人知道你们会不好意思，但我们是兄弟嘛，被我知道又没什么关系，说不定日后你们私下约会啥的，我还能替你们遮掩遮掩。

"你别装啦，我已经知道你和大哥都有断袖之癖了，你们两个是亲密爱人。没关系，我们兄弟一场，我断不会因此歧视你们，更不会将你们的事告诉别人的。"我嬉皮笑脸地说着，尽量将气氛整得轻松愉快点，说完还很仗义地拍拍二林子的肩。虽然他的肩有些高，但我还是拍到了。

"云浅醉！"好一会儿穆清林才回过神来，咬牙切齿地朝我大吼，然后一甩衣袖，也跑了出去。

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云府，结果直到晚上睡觉都没被云老头"召见"。我暗暗窃喜，许是今日这事发生得比较隐蔽，云老头还不知道，那我真是太幸运了，嘿嘿，下回千万要记得不要做这种傻事了！

说起刺客事件，我是后来听二林子仔细说了之后才发现此事的严重性。由于先皇只有两个皇子，二皇子又于一年前失踪，也就是说龙曜国姓龙的皇室血脉只有龙翔煜一根独苗苗了。如果龙翔煜出了意外，那么龙曜国的局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群雄内乱，反正没有姓龙的皇家血脉了，那么谁当皇上，就看谁的本事大了，或者更不幸的，还有可能被邻国吞并；第二种可能便是二皇子突然出现，以他龙家人的身份，以及龙曜国建国以来历任皇帝都是龙家人的惯例，继承大统

也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直觉告诉我，第二种可能性大一些。因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掌握兵权的人无疑称帝的机会最大，而现在龙曜国掌兵权的就是穆清林和他背后的整个穆家了，你说穆清林会干掉他的亲密爱人留自个儿孤老终生吗？根本不可能嘛！

对了，听二林子说，那四个没蒙面的黑衣人是龙狐狸身边的隐身侍卫，讲得通俗一点也就是暗卫啦。平时见不到人影，一旦龙狐狸有危险，便会倏地一声出现。有这种侍卫，把我羡慕得跟什么似的，缠着穆清林问他穆家有没有这样的侍卫保护他，能不能分两个给我。那家伙看着我红着脸，半天没吭声。

与此同时，各州试的前十名已经产生，龙曜国的第一批"高考"学子已经踏上了上京赶考之途。我则暗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批学子以及将来N批的国之栋梁成为应试教育的产物。书呆子，那是多么令人发指的称呼啊！出乡试与州试考题时，为了找些关于龙曜国的历史题、文学题及律法题，我都快把整个书房拆了，这回的省试，一定不能再照本宣科地出考题了。

这日上完早朝，我见穆清林鬼鬼祟祟地迟迟不肯走出乾清殿，一时没忍住好奇心，招呼了顾文修和韩玄祺今日晚些时候再去政事堂，让他们先行讨论工作后，我就直直地向乾清殿走去。

我最近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不知是因为知晓了龙狐狸与穆清林的暧昧关系而有些有恃无恐，还是自认为我们三兄弟的感情已经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我是打死不相信穆清林会伤害我的，如果四下里没人的话与龙狐狸也没再拘泥于君臣之礼，说话行事那叫一个随便啊，反正从一开始我也没把皇帝这种人物太当回事。

我偷偷摸摸地往门缝里一瞅，哎呀，龙狐狸与二林子两个大男人正黏在一块儿咬耳根呢，两人的距离那叫一个近啊。天怒，这两个人偷情哪里不好偷，非要在这神圣而庄重的乾清殿，要是他们两个在这儿做些浓情蜜意的事，那还叫我以后怎么站在这里向龙狐狸毕恭毕敬地汇报工作发表政见呢？一想到这儿，我立马觉得自己的形象光辉高

大了起来，而龙狐狸与二林子显然太可耻了一些。龙狐狸这么多后宫庭院不都空着吗？朝东的朝南的朝西的朝北的各给二林子一座，让他俩爱向哪个方向发展就向哪个方向发展，但绝对不可以在乾清殿和政事堂这种神圣的地方。

我的手刚碰到乾清殿的门，刚想狠狠地一把将门推开，那门居然已经从里面打开，只见一个石青色的人影一闪，我已经被人掐住脖子了。

好痛，呼吸都困难了。我甫一挣扎，身后的力量突然消失，我一个站不稳，差点摔到地上。在屁股着地之前，一双手轻轻地扶了我一把，我跌入了一个人的怀抱。抬头想看看那掐我脖子的人是不是该死的二林子，又见眼前一个黄色身影一闪，我又被人一扯，跌入了另一个人的怀抱。

第33节：第七章·传说中的断袖之癖(5)

我三两下拍掉狐狸揽在我腰间的手臂，瞪向狐狸的目光在看到狐狸一脸铁青的神色之后生生地换成了楚楚可怜的眼神。我又扭头去看二林子，只见他愣愣地盯着我及狐狸，脸有些泛红，眼里有丝受伤的表情一闪而过，又迅速恢复神色转身将乾清殿的大门关上。

"二哥，我不是存心打扰你们的好事的，我只是有些好奇，顺便想过来问问刺客的事调查得怎么样了，我真的不是存心打扰你们的。"我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到穆清林身边，踮起脚尖拉低他的身子凑近他的耳根小声道。

话刚说完，龙狐狸又一把将我扯了过去。唉，我只不过跟二林子说了几句悄悄话，狐狸你的表现还真是小气哪。好了好了，大不了我以后离你的二林子弟弟远一些好啦，说话也保持两米的距离。

我的话果然有了明显的效果，二林子的眼里不再有受伤的表情，而是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脸越发红了。我想这种眼神，应该称之为感激与感动吧。

"以后不许再这样鬼鬼祟祟的了。"龙狐狸的表情和声音都是难得的严肃。

我看到龙狐狸还有些铁青的脸色，突然觉得万分委屈。我又不是故意偷听的，我也没听到什么，狐狸你是怕我听到不该听的，还是你与二林子之间有很多事情不愿让我知道？

"这样很危险，要是清林刚刚不是人过来，而是飞把刀过来，你觉得你还有可能站在这里吗？以后有什么想问的，就直接问吧。"狐狸的表情又恢复成我们独处时的温柔，说完还叹了一口气。

"那个刺客的事查清楚了吗？"你也说了，有什么想问的就直接问好了。

二林子摇摇头，难得的脸色有些凝重："那五个人当场就死了，没有口供，身上也没什么标记，只能根据交手时他们的武功套路推测，

大概是玄冥宫的人。"

"玄冥宫？"名字很拉风啊。

"是的，玄冥宫一年前才在江湖上出现，以暗杀闻名，组织与成员非常神秘，无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也无法得知他们的具体位置和行事方法，只听说要请他们暗杀一个人，价码非常高，同样暗杀的成功率也非常高。"

穆清林越说越神奇，我却越听越心惊："大哥也是他们暗杀的目标？那大哥不是很危险？还有，他们怎么知道那天我们去浅醉居的？他们一次没成功会不会再来第二次、第三次？"

我一连串的问题，越问越觉得害怕，好像那黑衣人随时会出现在眼前，一剑刺向狐狸。而龙狐狸却轻拍了拍我的头，笑道："他们想杀我，又岂是这么容易的？"

我难以置信地打量了龙狐狸一番，这人一身细皮嫩肉的，虽然身边有暗卫保护，但我还是觉得不保险，怎么他自个儿倒是一点也不担心。对了，上回云月救驾，不会也是这什么玄冥宫干的吧？

"那么查出是谁要暗杀大哥了吗？是那个二皇子吗？"既然一时半会儿无法端了玄冥宫的老窝，那么查出隐在暗处的敌人才是最关键的。

第34节：第八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1)

第八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两人一阵沉默，然后穆清林摇了摇头，"不敢太肯定。"

"大哥若出事，无疑失踪的二皇子成了最大的受益人，如果他适时出现，加上他在朝中的残余势力，那么取得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韩玄祺从一开始就是二皇子一派的，前段时间我们又治了他女婿，他又怎会不知大哥想除他之心？在此形势之下，他与二皇子狗急跳墙未必不可能，从事件的动机上来说，二皇子与韩玄祺最有可能。"我缓缓分析，看到龙狐狸和二林子都点了点头。

"不管是不是他们干的，他二人终归是根大刺，不得不拔。既然如此，我们就让他们彻底断了偷窥皇位的念头吧。如果不是他们干的，那背后的势力更加可怕，因为我们竟毫无察觉，所以就算我们对付了二皇子和韩玄祺，也不可以为此事就此结束，大哥、二哥更需加倍小心才是。"我看到龙狐狸和二林子看我的眼里都有了些欣赏之意。

"依三弟之见，怎么彻底断了他们的偷窥之念？"二林子的眼里闪着赤裸裸的期待与兴奋。

我有些犹豫地望向龙狐狸，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又黑又亮。狐狸，你别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啦，这几天没事干的时候我是分析了一下刺客的事，也想到了那失踪的二皇子，最终还顺便替你想了个馊主意，只是这馊主意你听了可能会生气而接受不了呢。

"我是想到了一个办法，不过不知道大哥会不会同意。还有，听了我的话，大哥不可以生气不可以降罪于我，不然打死我也不说。"我楚楚可怜地望向龙狐狸，看到他肯定地点头之后，我才缓缓地道，"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意为人言可畏。流言，有时候是最坚固的盾，有时候又会是最尖锐的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流言成为刺向二皇子的矛。在所有的流言中，否定二皇子皇室血脉的流言无疑是最最尖锐的矛了。"

狐狸一脸的沉思，眼睛却变得深邃，我分明能感觉到他看着我的那双眼里，温度有些冷。我不禁有些难过，他是在怪我对他弟弟太狠了吗？他是怪我不顾及他皇家的颜面吗？还是觉得我太心狠手辣？可是这一切还不是因为他，如果不是担心他会受到伤害，我又何苦出此毒计？他以为我这样做心里会好受吗？只不过是与二皇子素未谋面才狠得下这心罢了。

我低着头，不再开口，心里是满满的委屈与难过。好一会儿，我才听到龙狐狸叹了口气，轻轻将我揽入怀中，他身上淡淡的龙涎香奇异得让我的心变得宁静。

两个人好一阵子都没说话。

我突然惊觉他这样的举动很奇怪，也很不合适，我们是两个大男人，怎么他动不动就对我搂搂抱抱的，就算他是同性恋，可是他的爱人是二林子啊，要搂要抱也是搂二林子抱二林子才是。果然，我从龙狐狸的怀里退出后，就看到了二林子有些幽怨的眼神。

龙狐狸、二林子与我坐在我第一天上朝被龙狐狸单独留下来训话的那个凉亭，面湖背园，有风自湖面轻轻吹来，虽已是夏天，却不觉得炎热。我细细打量着周围的风景，又瞄瞄坐在我身边的两个男人，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来到这里已经快四个月了，在这近四个月的日子里，我最重要的记忆似乎都与眼前这两个男人有关。

一个是当朝九五至尊，一个是手握兵权的重臣，本以为这样的人，是最难与之交心的。可幸运的是，他们似乎与我在电视中看到的处于同样位置的人不同，他们对我，不可谓不真诚。我从未细究过其中的原因，我想人与人之间可能真的有缘分吧，我对他们，又何尝不以真心相对？

凉亭中的石桌上置满了各式佳肴，我是第一次坐在皇家花园里享用御厨做出来的美食，心中难免有些激动，一边还暗暗感叹，那些御厨们的手艺可真不是盖的啊！狐狸你以后该多请我和二林子吃饭才对，毕竟那么多厨子围着你一个人转似乎太浪费了点。

在我们享受美食的时候，狐狸神色平静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这个皇家的秘密的故事。原来二皇子的母亲玉妃娘娘在入宫前是韩府里最出色的艺伶，一次先皇在韩府里遇见了她，竟对其一见倾心，一个月后便将她冠以韩玄祺远房亲戚之女的名义迎入宫中，从此她尽享帝王全部的宠爱。玉妃入宫九月便产下二皇子，众大臣对此颇有微词，无奈先皇却对其宠爱有加，从不置疑，只道是玉妃体弱早产。然先皇后查其实情，玉妃在入宫之前已有身孕，却苦无证据证明二皇子非先皇骨肉，后又早逝，遂作罢。

我突然想起云月的学习资料里所记，先帝对玉妃极尽宠爱，玉妃产下二皇子后再无子嗣，由于先帝独宠玉妃一人，未再宠幸其他妃子，故先帝只得二子。从小到大，先帝对二皇子宠爱有加，曾几次欲废太子另立二皇子，后都未果，直至驾崩。难道先帝是因为二皇子的早产对二皇子的血统有所顾忌才最终没废龙翔煜的储君身份？不然以龙狐狸早逝的母后及自身的不得宠，怎么争得过玉妃的枕边风？

听完故事，我轻叹了口气，环顾四周，这奢侈华丽雄伟不知多少人向往的皇宫，其中的心酸艰辛与残酷又有多少人知晓？又有多少人明知里面残酷的斗争却还是一心向往？

"浅浅，我刚刚不是怪你，而是听了你的主意，不由得想起了过去。"这是狐狸第二次叫我浅浅，第一次是试探的口气，这一次却叫得又自然又顺耳。我心里还是喜欢别人叫我浅浅的，毕竟这称呼跟了我二十多年了。而且在这没有亲人相伴的龙曜国，听到有人叫我浅浅，让我感觉特别亲切与温暖。

呃？等等，狐狸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在乾清殿里低头默想的所有心思，竟都被他看在了眼里，清清楚楚，分分明明？这狐狸还真如云风所说，能看透人心不成？

不管了，继续我刚才的胡思乱想。想起我看过的《金枝欲孽》，我不禁有些替二林子担心。龙狐狸终究是要娶妻生子的，就算他再爱你二林子，身为皇帝总不可能没有子嗣继位吧？谁让二林子你不能生

孩子呢，唉，二林子，你以后要与多少后宫妃子为敌啊，那些后宫女子的明枪暗箭，料你武功再高强，估计也难以抵抗。再加上世俗的力量，若是你与狐狸的事被老百姓知道，你断定是会被人民群众的口水淹死的。二林子，你的前途堪忧啊。

想到这儿，我略带同情地看了狐狸一眼，又深深同情地看了二林子一眼，伸筷夹了一块大大的八宝鸭，放在二林子的碗里，嘴里温柔无比地道："清林，你多吃点！"

狐狸一脸的愕然，而二林子又是一脸的通红。

关于二皇子非龙家血脉的流言从京城的坊间传了开来。人一旦有了闲时，就有了八卦的兴趣，再加上这次是宫廷秘闻，对于老百姓来说，关于那个可望而不可即却又神圣万分的皇宫里的流言，不仅比一般的东家长西家短来得神秘有诱惑，而且竟又多了分庄严与隆重。所以尽管心怀恐惧，并不敢明着讨论，但私底下，流言却以一传十、十传百的态势蔓延了开来。不消几天，京城百姓已尽知此事。

第35节：第八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2)

我有时在想，如果二皇子是货真价实的龙家子孙，那么我这样的主意，多少有些伤阴德。但一想到若暗杀龙狐狸的背后之人真是二皇子，那么我所做的又都不算什么了。毕竟这个流言，不至于让二皇子丢了性命。

与此同时，我又帮龙狐狸出了几个主意，好让他深得民心。比如龙曜国内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皆由国家抚养，每位老人每年五两银钱，分年前年中两次由各级地方政府送到老人手中。我在顾文修那里大致了解到龙曜国的户籍资料，落后的生活条件加上落后的医疗条件，能活到七十岁的老人少之又少，国库为此支出的银两虽少，但得到的民众反响却出奇的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龙狐狸的形象顿时变得孝仁圣明起来。再比如三代单传的子嗣可以免服兵役，咳咳，在这个国家，要想三代单传更不容易，但因维护了这极少数的利益，却为龙狐狸赢得了爱民的美誉。

每回发黄榜告知朝廷的改革政策，龙狐狸总要求在黄榜中提到此举是当朝宰相浅醉公子提议并说服圣上的，就像上次科举事件。我还是不明白为啥狐狸每次发黄榜都要拉上我，但无疑我在民间的形象越发贤明高大起来，一时间百姓提到圣上与贤相，莫不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文人雅士的求见更是络绎不绝，我自是让张德一一拦在云府门外。据说很多人都感叹：若能得浅醉公子一见，此生无憾矣！

同时我又在朝堂上建议，整个龙曜国的茶、盐、粮、银及与邻国之间的商贸皆由朝廷出面买断。所谓的买断与垄断颇为相似，上述商品，将由国家统一定价，若有商号想代理销售，必须向朝廷的特设机构进货，以朝廷规定的价格销售，若发现商号有私自进货或私抬售价的行为，将严惩不贷。此举不仅可以保证基本的物价稳定，更能为国库带来充足的银两。

此建议不仅龙狐狸当场赞成，连顾文修那老儿竟也连声称赞。经过四个月的相处，我多多少少能感觉到顾文修对我态度的变化，以及他对龙曜国的忠诚。顾文修对我的日益恭敬所带来的效果，是我刚开始没料到的，文官一方除了姓韩的那些人之外，其余的人对我都是恭敬信服的。再加上龙狐狸对我的建议一味说好，穆清林的满口称赞，一时间整个朝堂上，凡有大小事务，皆以我之言为准，韩玄祺眼见大势所趋，也不敢明着对我有所抵触。我在龙曜国越来越有风生水起之感。

将垄断事务暂交给顾文修施行，加上我掌管的治粟内史及国库，韩玄祺手中的实权其实只剩刑狱与土地、山河、水利、土木工程了。

于是我又替龙狐狸出了个主意，让他将闲置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出租的方式租给寻常百姓做农耕，想承租的百姓将与朝廷签一份为期三年的契约，除每年需缴纳的固定租金外，还需向朝廷上缴一定数量的户粮。三年之后如果愿意，承租者有优先续签契约权。这是双赢的大好事，朝廷每年收益有保障，荒地由于年租金的低廉又得到了适时的开垦，若是三年之后成了好的农耕田，还可提高租金。于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好事，租来的地，除上缴租金和户粮外，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了，这样谁的积极性不高？谁不把那些秧苗当成心肝宝贝似的疼？施肥杀虫，通水光照，每亩地的收成自会提高不少。

龙狐狸听后又是微笑着点头同意，发出的黄榜中又将我浅醉公子的大名写了上去。我巨晕，狐狸你一不动脑，二不出力，净想着把我的名字写在黄榜上，你到底想干吗啊？

"大哥，我最近又是帮你圈银子，又是帮你得民心的，你打算怎么感激我一下啊？"我狠狠地咬着嘴里的大虾，含混不清地道，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

"哦？三弟想要什么？"龙狐狸假装亲切地看着我。

"你又要讨赏？"二林子又露出那种不可思议的表情，连带得声音也变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啪的一声重重放下筷子，咬牙切齿道："二林子，大哥赏我东西你又不会少块肉，为什么每到这种时候你就变得叽叽歪歪愤愤不平了？"我脑中突然灵光一现，马上一脸贼兮兮地凑近他，"二林子，难道你还在生气我上次闯进乾清殿坏了你和大哥的好事？"

二林子的脸立马红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逗二林子了，每次只要一说起他和龙狐狸的事，这小子一定脸红，哇哈哈哈，太好玩了。

"你……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二林子一副想掐我又不敢的样子。

"二林子你放心啦，我知道你和大哥情深义重，作为兄弟我绝不会做第三者的，再说，我也没那断袖之癖。"

话才说了一半，二林子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只手颤巍巍地指着我，大声道："谁说我喜欢大哥了？你有没有脑子啊？"

第36节：第八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3)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二林子这般生气地向我吼，我有些愕然，又有些莫明其妙："二哥，你这么激动干吗？我说过我不会因此看不起你们的，我们仍会是好兄弟的。"

"云浅醉，我喜欢的不是大哥，你不明白就别乱说！"二林子看我的眼睛里似能冒出火来，还隐隐带着一丝我不明白的无奈与狼狈。

"啊？二哥另有爱人了？那大哥怎么办？"我一时晕了，在脑海里翻了三遍都没找到二林子的爱人，二林子平时不是都跟狐狸形影不离的吗，他还有时间发展另一段感情？除非那人藏在穆府，他晚上还是有时间约会的。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龙狐狸怎么办？那只狐狸不是要伤心死了吗？咦，莫非上回偷亲我的时候狐狸已经知道自己快被抛弃了，所以想找我做感情的寄托？我转身看狐狸，这么俊朗的孩子，这么显赫的地位，依旧逃不脱被无情地抛弃的命运。

我看到狐狸伸出双手，似乎又要将我揽入怀中。这孩子，现在多么需要安慰啊，我有些替他心疼，然后主动伸手抱住他，顺便在他背后轻轻拍了几下，安慰道："大哥别伤心，虽然二哥不要你了，但以后会有比二哥更帅更好的男子喜欢你的，而且你永远都是我的大哥。"

我轻轻抱着龙狐狸，感觉到他听了我的话之后微微一僵，继而将头埋在我的肩上，身体便不由自主地轻颤起来。我一阵心软，狐狸应该是伤心地哭了吧，虽然我的脖子没有感到湿意，但无声又无泪的哭泣，更让人感到心疼啊。

许久，狐狸才轻轻放开我，抬头之间已恢复了神色。二林子却是用一种看白痴兼怪物的眼神看我，我当然不去理他，他这样对狐狸，我正替狐狸愤愤不平呢。

"那么三弟想要大哥奖赏什么呢？"狐狸突然将话题扯回了最初。

"呃？你就随随便便赏我一块免死金牌好了！"狐狸这么伤心的时候还想着我的话，那我也不好意思大敲他一笔啦，就找个对我来说最

有用的，以后被发现女扮男装替兄出仕的时候小命就能保住了，哇哈哈哈。

"免死金牌？"我看到狐狸和二林子一脸的问号，敢情龙曜国几百年来都没有生产过免死金牌啊！晕了，那些作古的大臣们，你们在世的时候都干什么去了？怪不得一个个前仆后继地上天堂去了，原来没替自己找块护身符啊！呃，如果你们都是生老病死的，那就当俺没说啦，嘿嘿！

"就是打一块皇家金牌，写上免死两字，在百官面前亲赐予人，那人以后万一犯了死罪，就可以将金牌拿出来替了那死罪。"

"金牌又大又重，不利于你随身携带，不如我给你道免死圣旨，效果一样，你带着也方便。"狐狸的两只眼睛写满了算计和思索，最后归于平静，懒洋洋地建议道。

"好啊好啊！"管他是金牌、银牌、圣旨还是草稿纸，能免死就行了。啊，狐狸这娃就是聪明，这么实用的主意也想得出。

得到了狐狸的口头承诺，我心情万分愉悦，看来小命是保住了。于是我又拿起筷子，对付起眼前的美食来。难得的休息天啊，熬了半个月才轮到的，又意外得了这么好使的免死圣旨，真该放开怀大吃一顿呢。

回到云府已经傍晚时分，我突然想到了云风，最近忙着和狐狸、二林子三人行，倒把这正牌哥哥给冷落了。想到这儿，我立马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去南竹苑。云风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虽然病怏怏的，但是看起来依旧俊秀清朗，加上骨子里的温和气质，每次与他独处，总让我觉得轻松。

"月儿，你又在想什么了？"云风一脸的无奈与宠溺。

"没什么啦。"到了这里之后，有人叫我月儿，有人叫我公子，有人叫我云风，有人叫我云相，有人叫我浅醉，偶尔还有人叫我浅浅，呵呵，我竟也能习惯这一大堆的称呼，在别人唤我的时候，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让我都有点佩服自己了。

"月儿，听说你的宰相当得深得人心，哥心里很高兴，想不到你竟如此有才，当初哥哥这么担心倒是小看你了。"云风似松了一口气，脸上有淡淡的却让人觉得温暖的笑容。

"哥，你别听红儿和翠儿瞎说。还有，哥你得的到底是什么怪病啊？怎么吃了这么多药看了这么久大夫还不见好？"我随口问道。真的很奇怪啊，云风的神志清醒，其实精神也不错，除了貌似浑身无力起不了床做不了事之外，好像没看到其他病症反应，比如嗜睡、病痛、晕厥、咳血，等等。脑海一道灵光闪现，我顿觉浑身冰冷，难道？

"哥哥，你……你是不是中了什么毒？"我看到云风眼里的惊讶与慌乱一瞬即逝，快得仿佛从未出现过，可是我知道我没有看错。天，不是我敏感，不是我想象力丰富，不是我武侠书中毒，云风他真的……

第37节：第八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4)

"公子，老爷在书房等你。"张德的声音在房门外响起，适时打断了我的探询以及云风的回答。

"哥，那我先走了。"我向云风轻笑，看到他的嘴唇微不可见地动了动，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又看看站在房门外的张德，没多说什么，转身出了房门。

我跟在张德身后向云老头的书房走去。这是四个月以来，我第二次被云老头"召见"，想起初见他的奇怪样子就心烦，这一次他要见我是想说上次没说的事吗？还有云风如果真的是中毒，这毒和云老头有关系吗？

"少爷的毒，并不是老爷下的。"张德的声音突然传来，极轻，却让我听得分外清晰。

"啊？"我一惊，张德听到了我和云风的谈话，看出我的疑问了吗？可是云风的毒如果不是云老头下的，又是怎么回事呢？云老头的忙碌、云风的毒、云月整理的对天下形势的分析及龙曜国官员的详细资料，以及我假冒云风上朝四个月却能只字不泄露的云府上上下下，看来整个云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张德没再开口，至书房门前，依旧轻轻地敲了敲门，在我进去后掩了门。我看向坐在书桌后的云龙头，书房内微有些暗，窗外的夕阳在他的身后映出一圈光晕，而他的脸背着光隐在阴影中，让人瞧不真切。可是这样的一个他，竟让我觉得气势逼人。

我甩了甩头，甩掉自己这种荒谬的想法，然后几步向前躬身道："爹！"

那人抬了抬头，我依旧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却清晰地感受到他审视的目光，良久。

"月儿，想不到你如此出色，爹以前竟从未发现。"

我听不出他说这话究竟是褒是贬，是真心抑或是讽刺，从第一次见他我就对他全无好感，甚至有些敌意，哪怕张德说云风的毒不是他下的，但我却可以肯定必与他有关系。所以，我笑了，笑得有些冷，而声音比笑容更冷，"若是月儿不出色，恐怕云府早已被满门抄斩了。环境逼得月儿成长，爹忙于生意，自是没有发现。"

云老头显然被我的话激怒了，因为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怒气，以及一闪而过的杀气。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自从肯定云风不是生病而是中毒之后，我几乎同时肯定所谓的替兄出仕就是一场阴谋，而我是这阴谋中的一枚棋子，任人摆布步步惊险，前进后退不由自己，身在棋局，却不知道下棋之人的目的。这样的认识，让我有刹那间跌入地狱之感，下意识地对眼前这个毫无疑问的主谋充满了恨意与敌意。

"呵，我的月儿比风儿强多了，风儿只知一味逃避，我的月儿不仅如此出色，还懂得反抗了。"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竟觉得他这番话里有赞赏之意。

"爹爹谬赞了。月儿若能学得爹的一成，爹爹也就不必如此牵挂，德叔也不必辛苦地两头忙了。"你虽然忙得顾不上我，可是你的眼线张德还是很尽职的。或许还不止张德一个眼线，说不定整个云府里的人都是你的心腹，都是你的眼线。

眼前阴影一闪，云老头已至我身前，眼神凌厉，冷冷地道："真没想到我的月儿竟是这般有趣，或许月儿真的可以帮爹完成心愿，以后有月儿继承爹的一切，爹也可以放心了。"

第38节：第九章·灭韩(1)

第九章·灭韩

啪的一声，又有一本奏折飞到了我的脚边。

我暗自哼了一声，脸上却满是惶恐地捡起了奏折。狐狸你倒真扔出瘾来了，不过你扔来扔去，俺已经从最初的强烈愤怒极不适应变成了现在的麻木了，不就是弯个腰嘛，谁还真能累着了。

"爱卿，你说这奏折，朕该如何处置？"狐狸是越来越懒了，爱卿前面那个"云"字都懒得说，做人懒到这份儿上，你还能指望他动脑不成?

我随随便便地瞄了下奏折，说实话，因为昨天云老头的事，心情到现在都还是阴转多云呢。咦，弹劾韩玄祺一党的耶，看看，署名的居然是穆清林。我说小穆同学，你一个当兵的什么时候管起这事来了？怪不得前阵子忙进忙出的，原来是调查老韩同志去了。嗯，这奏折写得比当初顾文修那老儿还有质量，看来证据也尽在你掌握中了，有前途啊，小穆同学。

"回皇上，此事关系重大，臣愚昧，圣上英明，全凭圣上做主。"我撇撇嘴，故意把"愚昧"说得极重，而将"英明"说得极轻。狐狸，这事你和小穆同学策划已久，证据确凿，必早有打算，何必再借我之口呢?

"哦？爱卿乃我朝第一贤相，不必过于谦虚，若爱卿愚昧，那我龙曜国岂非无人才？"狐狸边说边笑，看起来心情不错，不过下一秒，他一敛神一皱眉，声音冰冷，不怒自威道，"来人哪，将韩玄祺拿下！"

可怜的右侍郎韩大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已被冲进大殿的侍卫押了下去，口中还大喊："皇上，老臣犯了何罪？皇上莫听信奸臣之言啊……"

面对如此突然的变故，殿内众官员开始交头接耳小声议论。韩氏一族的官员更是又惊又惧。

"怎么？"我学着狐狸那懒懒的调调，"各位同僚是想替韩大人鸣冤求情，还是觉得在这乾清殿里连皇上也不必放在眼里了？"

众人顿时没了声音，静立垂首，大殿内复又静可闻针落。

龙狐狸微笑着看着我，挑了挑他那粗黑的眉毛，侧过脸冷声道："韩玄祺串通邻国、密谋造反，即刻打入天牢。穆将军，你速领兵包围韩府，并将韩氏一族所有门人一并遣至韩府，严加看管。此案由朕亲自审理，在定罪之前，除非有朕亲授令牌，任何人不许靠近韩府。云爱卿，因此事而搁置的政务就交由爱卿处理。"

他的声音不大，却散发出阵阵迫人的气势，那是天生的王者，只字片语之间，任你是权倾朝野的重臣，任你是辅佐三代君王的元老，任你是门生遍野的权臣，在这几句话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狐狸如此突然地在早朝时扣留了韩玄祺，又迅速包围了韩府，软禁了韩氏一党的所有人员，迅速而决绝，对方连一丝喘息与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果然，不出几天，狐狸便发出黄榜昭告天下，判定韩玄祺十八条大罪，处满门抄斩之刑。一时间，京城谈韩色变，那些平时里与韩玄祺交好的官员更是战战兢兢，唯恐受其牵连。龙狐狸又摆出一副仁君的模样，下旨此案到此结束，不予再深究，政局复又悄悄恢复平静。我知狐狸的目的已达，他也不想朝堂因此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毕竟那些与韩氏交好的官员，并不姓韩，他们以往对韩氏的好，不过是官场上的趋炎附势、奉承拍马，就像如今他们明白皇上跟前的大红人是我之后又开始奉承讨好我一样。这样的人不足为惧，狐狸更是不屑一顾。

看着一个大族转眼之间消失不见，看着曾经手遮半边天的权势在皇权面前弱不禁风，只因他们是臣，只因他们没有兵权，所以帝王们从来对他们都是予舍予取，而这舍与取就在一线之间，全看你如何把握为人臣子的尺度了。

想到这儿，我又深刻地反省了一下自己。我可千万不能步韩老贼的后尘啊！

我和二林子指挥着一帮人到韩府抄家。我对着眼前的奇珍异宝两眼发直，只差流口水了，心里无数次幻想韦小宝和多隆抄家那经典的一段，想象着二林子也能像多隆那么识时务，然后我再学着韦小宝的口气对二林子酷酷地说："韩玄祺账上有记录的家产是多少啊？没有记录的直接送到我家，再让我看看有没有假银两，以免破坏国家经济。"无奈我脸皮没小宝同学厚，二林子也是个愣头青，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亮闪闪的珠宝一箱又一箱装好，送往国库。

从早到晚，那些珠宝闪得我眼睛差点失明，可我愣是没捡到一块碎银，这能不让人愤愤不平吗？我狠瞪了二林子几眼，外加一脸的哀怨，可是愣头青就是愣头青，那小子只是不明所以地摸了摸自己的头，转身就又去指挥搬运珠宝了。

韩玄祺的家产实在太多，我们一大帮人整整忙碌了一天，待最后一车金银珠宝运到国库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狐狸看在我们加班加点的份上，请我们又享用了一餐御厨们的美妙厨艺。

"大哥，真没想到韩玄祺竟是个大贪官，他的家产抵得过五年的国库收入了。"二林子到现在还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错，那是我没当宰相之前。自从我改革之后，顶多抵三年的国库收入。"关于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而且二林子实在是少见多怪，和珅和大人知道不？韩玄祺比起八旗第一帅男和大人，那可是差得相当的远。

唉，这么多世间珍宝就这样从我的指缝中溜走，我到现在为止还是闷闷的。其实我也不太贪心，但我东看看西看看的时候喜欢上了其中的几样，比如那面光可鉴人的大金镜，比我家里使的铜镜清晰多了；比如那个晶莹剔透的双龙逐凤雕花紫晶盘，要是用来放水果多好；比如那几颗鸡蛋大小的夜明珠，放到我房里，晚上看书就不用点那该死的蜡烛了；再比如……唉，多想无益，多想无益啊。

我随便夹了几口菜，颇有些食不知味。

"三弟有些心神不宁啊，累了吗？"狐狸关切地问，脸上的笑容却透着狡猾。

我摇摇头，觉得眼前的油炸大虾球很像那个夜明珠，唉。

"身体不适？"

我继续摇头，觉得眼前的白玉豆腐很像玉镇纸，唉。

"菜不合胃口？"

我还是摇头，觉得眼前的十鲜冬瓜盅像极了韩老儿家里的翠玉烛台，唉。

"那是对那些珠宝有些念念不忘？"

我点点头。听到狐狸和二林子的笑声才惊觉自己做了什么，我顿时从脸红到脖子。这该死的狐狸，果然又阴险又狡猾。我一筷子夹起一块金乳酥，把它想象成狐狸，一口一口咬得嘎嘣响。

第39节：第九章·灭韩(2)

"国库不是你在管的吗？喜欢什么，就自己去挑吧。"狐狸笑得一脸灿烂，双眼清亮，整个人明媚得有如暖阳。

"真……的？"我看着龙狐狸，有些迷失在他的笑容里。

"还……还有……二哥今天也出了不少力呢。"我好心替二林子讨赏，兄弟之间，有福同享嘛，虽然狐狸抽走了大头，但哪怕是小头，那也是价值连城的。

"我不要，我不像你！"二林子居然不领我的情。

二林子，你以为我真替你讨赏啊！我不过是看在你人高马大四肢发达武功不赖的份上，让你替我扛点东西顺便护送我回家罢了。既然你硬的不吃，那我来软的吧。

我楚楚可怜万分期待地望着二林子，惨兮兮地道："二哥，我想让你陪我一道参考参考！"

我满意地看到二林子一愣，脸又微微地泛红。嗯，把那些东东藏哪儿好呢？私房钱耶，搬回云府不成了公家的了？要不藏到浅醉居去，再请几个侍卫守着我的私宅和小宝贝们，哇哈哈哈。

终于又轮到休息了，半月一次的休假是如此难得，所以更要分外珍惜。

我很怀疑我是不是和狐狸、二林子成三人连体婴了，工作日天天见也就罢了，休息天他们也从不放过我，整得跟大宝似的。一想起那句经典广告词"大宝，天天见"，我身上就一阵恶寒。

"我说大哥、二哥，今儿又有啥事啊？好不容易挨到休息天，大哥你这样，要算我加班的。"我满肚子怨气。

"加班？"又是两张莫名其妙的脸。

"就是本来应该休息的时候却用来做公事，那样的话要给做事的人支付双倍的银两。"我的年薪除以工作日，再乘以二，貌似加班一天也没几两银子啊，郁闷，超级不合算。

"又是银子，又是银子，你的脑子里怎么净是银子？何况今天我们找你，不是为了谈公事。"二林子向我难得地翻了个白眼。

不是公事？那是什么事？吃喝玩乐？好像很久没去龙泽湖夜船吹风赏月了啊，要不今天再去一次？我一脸期待地看着龙狐狸。

"好事，你会喜欢的。"狐狸风轻云淡地笑笑，居然还卖关子。

我闭上眼，任马车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哼，还能把我卖掉不成！不一会儿，感觉马车停了下来。我一把撩起车帘，异常矫健地跃下马车，就让我看看你们两个弄了些什么名堂出来吧！啊？这不是我的浅醉居吗？门口什么时候多了侍卫？

我不解地望向跟着下马车的龙狐狸和二林子，前两天正想找几个人守着我的小金库，怎么我还没出去找人，人倒自己跑上门来了？

门口两侍卫看到龙狐狸和二林子，躬身行礼，毕恭毕敬道："爷！"

怒，我说狐狸，我说二林子，你们太过分了吧。这是我的宅子，你们不经过我同意替我找了侍卫我也就原谅你们了，但你们找的侍卫居然只认识你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才是这宅子的主人，这实在太太太过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几个大步冲到那两个侍卫面前，大声道："这宅子是我的，我才是这宅子的主人，才是你们的爷！"

那两个呆头鹅侍卫居然一声不吭，神色万分平静，只是两只眼睛瞟向狐狸，似乎是在等待狐狸的指示。

在我气得抓狂之前，狐狸懒懒地对那两个呆侍卫道："他说得没错，从今往后，他就是你们唯一的主子，不过你们的月俸依旧从我这儿领。"

狐狸话音一落，那两个侍卫立马躬身向我行礼，异口同声道："莫闻（莫行）参见主子。"

我酷酷地点了点头，推门走了进去。

晕了，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这浅醉居的人丁这么兴旺了？只见院子里不知何时突然多了很多貌似仆人的人，来来去去安静而有序，一

看就知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虽然整个院子没个主人，但这些人还是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打扫院子的打扫院子，收拾花木的收拾花木，还有来来回回不知忙啥的人，一切井然有序。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待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面前不知何时已多了二十余人，为首的那个中年男子向我恭敬行礼道："主子，小人莫言，是这里的总管。"

接着跟在他身后的那一长串人也噼里啪啦地介绍了一通，我听得晕乎乎的，只知一个个莫来莫去的，敢情这里都可改为"莫府"了。

我诧异地望向龙狐狸和二林子，那两人摆着一张上帝的face，一个讪讪道："这些人，是我和二弟一起找来的，这么大的园子，你不在，总得有人看管吧。"另一个嘴角抽搐道："放心，这些人的工钱都由我和大哥出，不用你花一文钱。"

这样啊，狐狸说得好像也有道理，毕竟这不是空园子，是放了我私房钱的园子，虽然我的私房钱都藏在密室里，一般人难以发现，但还是有人看管比较保险。再说二林子不是说了吗？这些人虽然为我所用，却属于他俩编制，由他俩支付工钱，我又何乐而不为？

第40节：第九章·灭韩(3)

"那谢谢大哥、二哥啦。"明白自己得了便宜，我立马卖乖，又对着那一帮莫什么莫什么的人道，"你们都先下去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众人躬身退下，整齐而有序。哇，这些人也太训练有素了吧！

"这是怎么回事？"我指着那块写着"微眠别苑"的门匾尖叫。

"这个小地方，我看着不错，就替自己留下来，万一以后来浅醉居休息留宿什么的，就有专用地了。我跟下人们交代过了，这微眠别苑，以后除了你们俩之外，别人不可以随便进出的，我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有闲杂人等进进出出。"狐狸说得理所当然。

"小地方？这小地方都占我园子的四分之一了，还小？这是我的园子，什么时候你说归你就归你了？还留宿？你不回你的皇宫睡觉，在我这小地方留宿干吗？"我火冒三丈，气得口不择言，管你是不是皇帝，这是我的私人领地，我拥有全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臭狐狸，你不会是后悔把这园子送给我了吧?

"其实不止我，二弟也替自己找了个小地方。"狐狸闲闲地道，根本不把我的怒气当回事。

"穆清林！"我大叫，原来不止狐狸，还有二林子也敢对我的领地指手画脚。告诉你们，不管是谁，动了我的奶酪我绝不轻饶。

我大步穿过小半个园子，赫然又看到一块门匾上写着"清林别馆"。我气得浑身发颤，手指着狐狸和二林子，就是说不出一句话。

"大哥说我们兄弟仨有福同享，三弟得了这宅子，当然有我们两个哥哥的份儿了，所以我也挑了处顺眼的，欢迎三弟以后有空多来串串门。"二林子居然跟狐狸一个德行，他们两个肯定是串通好的。

"大哥这么讲义气，他的皇宫怎么不分我们两个一半啊？"我发誓，我生气的时候会口不择言，大多数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二林子听了我的话，脸色一暗，拼命向我眨眼睛。狐狸却一脸的不以为意，依旧微笑道："好啊，三弟喜欢，明儿就搬进皇宫吧，我那么多的后宫，都空着呢。"

怒，狐狸，你刚被你的二林子弟弟抛弃没多久，这么快就想找我做感情寄托了？算你狠！

"滚！都给我滚出去。"我拼命地把龙狐狸和穆二林子往外推。呜呜呜，我可怜的私宅，本来你是如此完整地只属于我一个人，如今却被人生生地分成了三份。是你的主人我没用啊，保护不了你，那两个人，一个是我的老大，这宅子还是他给的呢，另一个是好兄弟，替我给你请了打扫管理的人，还送了好些珍宝来点缀你，他们开口，我实在没办法拒绝啊。

"我们滚去哪儿？"二林子有些不甘心地往外走，"我还以为中饭就在这里吃了呢。"

"吃吃吃，吃你个头！去揽才阁吃吧，顺便看看那些赶考来的学子。"后天就是省试了，我原先就打算趁今天休息先去看看龙曜国第一届科举考生的。

第41节：第十章·揽才阁(1)

第十章·揽才阁

揽才阁是集食宿于一体的酒楼，虽然比不上邀月楼那么有名，规模也没邀月楼那么大，但也不失干净整洁，地处闹市边缘，清静雅致，又不至于偏僻。

由朝廷出银子我出面，将揽才阁包了二十天，解决从各地赶考来的考生的食宿问题。当初科举推行的时候既然已经言明不分贵贱皆可参加，当然要替那些穷书生打算一下，万一人家好不容易上京一趟，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买个馒头还要分成三餐吃的话，是会严重影响考生的临场发挥的。将揽才阁作为集体宿舍，一来解决贫困学生的温饱问题，二来便于考生的管理，大家在一起，凡事也好有个照应。

踏进揽才阁的大堂，我示意掌柜的不要向我行礼不要泄露我的身份，随便找了一张桌子和龙狐狸他们坐了下来，点了几个菜，边吃边看一群学子在大堂中央讨论。

"沉谙兄久居京城，才名远播，又是一方富甲，竟也从未见过浅醉公子？"一青衣男子眉目清朗，向他对面的白衣男子问道。

那白衣男子摇了摇头，怅然道："慕醉兄有所不知，浅醉公子自任宰相以来，身居高位，却从不与人结势。每日拜访者虽络绎不绝，但从没有人能进入云府。"

别告诉我那叫慕醉的，是因为仰慕我才取的这名字啊。被人这样赤裸裸地崇拜，我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新新人类，也会有些不好意思的，嘿嘿。

"哦，真有此事？"那慕醉显然有些不敢相信。

"的确如此。在下曾不止一次登门求见，都被婉拒在了云府门外。那云府管家只说，有事可留下书函，至于那礼，若是留下，相爷也必是充缴国库的。"那白衣沉谙兄，一边说一边似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脸上全是仰慕、钦佩以及微微的遗憾。

哎呀，德叔，你错啦，而且是大错特错啦。我是把那些人家送来的礼都收缴国库，可是我又把其中喜欢的挑了出来送去了浅醉居。你也知道，我这人对奇珍异宝一向是很博爱的，嘿嘿。

"如此说来，浅醉公子真是名符其实的一代贤相了。慕醉本以为此次入得京来，能见浅醉公子一面，那么即便不能高中，也可此生无憾。可是依沉谙兄说来，除了京中能上朝的大官，竟是没有多少人识得浅醉公子，看来慕醉这几日要挑灯苦读，进得殿试，入得大殿，方能窥见天颜，最重要的是得见浅醉公子了。"那叫慕醉的一说完，引来周围一片赞同之声，众学子豪情万丈，纷纷立志要进殿试，而且重点是要看看我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贤相的尊容。

被人如此仰慕，狠狠地满足了一下我的虚荣心。我心里乐开了花，这帮龙曜国未来的精英，竟觉得见我一面比见龙狐狸一面更值得。等等，狐狸正坐在我旁边呢，会不会嫉妒我比他受欢迎呢？我拿眼偷瞄了一下，只见狐狸也正微笑着看着我，眼里脸上全无不快，我顿时放下心来，心里那叫一个乐呀。

"岂有当官的不贪？又有哪个皇亲国戚不仗势欺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古皆是如此。想我家住河州，离京城岂止千里，可区区一个韩姓人家，只因能与韩玄祺攀上远亲，竟连知府大人也敬畏三分，在河州横行多年，无一人能治，若非此次韩玄祺死罪，那一家子人只怕横行一生，也无人敢言。浅醉公子得势时短，贤名天下，可是谁能保证几年之后，云家就不会是另一个韩家！"一灰衣男子淡淡地道，看其穿着打扮，显然非富贵出身。他的声音不大，却因他的言论与刚才的气氛严重不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位公子好见识！"我微笑着起身，缓缓向大厅中央的人群走去。众人听见我说话，纷纷将目光从灰衣男子身上移到了我身上，我略略环视了一下眼前这十几个人，依旧微笑道："只是敢问公子，公子刚刚所说河州韩姓一家横行乡里，是韩玄祺授意？还是纵容？抑或是韩玄祺根本不知其恶行？"

灰衣同学显然愣了一下，细细思索后抱拳道："兄台之问，恕在下无法回答。"

"呵。"我轻笑了一声，继续道，"公子既然也知河州离京城何止千里，韩姓那一家与韩玄祺又只是远房亲戚，可知平日里联系必不多，说不定韩玄祺还不知道自己有那一房远亲呢。为官者，手中权力乃为朝廷效力为民效劳之凭借，若成为家人纵恶之依靠，不管知情与否，俱已不该。但这不该，是罪是错，却是有区别的。官越高，亲眷越多，但凡能在几代之内攀上亲的，少不得来投靠。这么多人，亲疏不同，远近各异，又岂是一人之力所能管得了的？期间有人作恶，若是授意为之，其心可诛，是为大罪；若是闭眼纵容，不管不束，也为罪；若是不知有其事，是为错；若是根本不知还有其人，不知还有人在千里之外打着他的名号行恶，公子又岂能因此贸然定这位官人之罪？"

灰衣同学与一众人等皆是一脸的思索。

"这位公子所言有理，只是如此一来，畏权纵恶之风岂不更难整治？"又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我转过头，说话之人坐在大堂最左侧的桌子旁，桌上几道小菜。此人虽长相普通，却是一身似雪白衣，那双黑眸异常清亮，隔着很远，也能?人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那眼里的澄净，相看之下，自有一股飘然洒脱的气质。

"其实欲肃此风，关键不在那个大官，不在他的家人，而在于民众与地方父母官。"我朝那发问的男子微微地点头致意，目光又一一扫过这帮龙曜国未来的精英，回身朝狐狸和二林子微笑了一下，才不紧不慢道，"国有律法，明文规定：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天子都如此，又是谁给了那些官吏比天子还大的特权？当今圣上赏罚官员，还得凭个理字，有功赏，有罪罚，不能全凭个人喜好，那些仗势作恶之人又有何理由比当今圣上还妄为？其实这一切，皆因人心的欺善怕恶、欺软怕硬，以及身为父母官或畏权势或奉承上级终忘了自己的职责--为民请命替民做主。国之律法，定国安民之根本，行善为恶皆有法可

依，朝廷命官若能恪尽职守不畏强权，民众若能齐心协力维护好自己的权利，岂有作恶之人容身之处？若被人欺了，连自身都不努力去讨个说法，旁人也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我微笑着看着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深思，很好，看来大家是有些明白我的意思了，虽然我现在给你们灌输众生平等人格独立的思想有些为时尚早，但若多少能有些觉悟，又何乐而不为？

"今日在座各位，都是龙曜国的青年才俊，此次科举之后，更会有一部分人从此踏入仕途，不管日后你们在朝或在野，只希望你们能记得在下今日这番话。"说完我便回到狐狸和二林子的身边，满意地看到狐狸和二林子眼里的惊艳，然后向他们挑挑眉，示意今日目的已达到，我们可以打道回府了。

第42节：第十章·揽才阁(2)

三人刚起身，就见灰衣同学大踏步而来，至我身前，行了一个礼后方道："在下陆程里，冒昧请教公子大名。"

"陆程里？鹏程万里，名字不错。在下微眠。"我低头笑笑，不能说云风，不能说浅醉，一时也没时间瞎编，只好借狐狸的字先充充数。

"月微眠。"

转眼到了省试的日子，我还是没去考场察看。龙曜国二十个州，各州十名考生，共计两百人赴考。考试分文史、国史、律法、策论，两天上下午四场考完，加起来一共八百份试卷，好几人高的卷子便通通堆在了我面前。我要在七天之内批改完，定出前二十名人选，因为第八天早朝时要将名单上交那只光会动嘴白长一副好皮囊的龙狐狸，第九天，也就是省试第十一天，就是殿试的日子了。

这一个星期，我每天除了上朝，便是昏天暗地地看考卷了。说起来龙狐狸不知是太懒了，还是太信任我了，对于这二十名人选居然从未过问，只等结果。幸好我早有先见之明，替自己留了一手，除了策论卷之外，其他三份试卷题量不怎么大，批改起来也不慢，出来的成绩列了张统计表，以便根据总分取前二十名。

对于策论试卷，但凡字写得差一点，卷面脏一点的，一律扣二十分。这时代没有电脑，以后有啥事就全靠奏折了，连个字也写不好卷面也无法保持干净整洁的人，我日后岂不遭罪？

熬了N个通宵之后，我终于赶在第七天的下午将名单搞定，晚上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朝，便屁颠儿屁颠儿地将奋战多日且反复斟酌的名单呈给龙狐狸。哪知那狐狸看也不看名单，只飘过来一句话："明日殿试，云爱卿看着办吧。届时众爱卿一道参加，仔细瞧瞧我龙曜国第一届科举考试选出来的人才。"

我狂怒，拼命提醒自己这里是乾清殿，现在是早朝时间，才忍住没冲上前去一脚将龙狐狸从龙椅上踢翻在地。我眼睁睁地看着狐狸一脸贱笑，心里暗暗发誓：臭狐狸，明日不整你一整，我就不叫林浅浅，哼。

当当当，殿试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早朝结束，满朝文武移步太和殿。待龙狐狸坐上殿内前首正中的龙椅，各文武大臣随后入席。

见龙狐狸微一点头，我拍了两下手，门外的太监尖声喊道："考生入殿。"

时近中秋，天依然有些热，那些考生已在殿外等了近一个时辰。此时二十个人低着头依次入得殿内，并不敢抬头，然后一起跪下，山呼万岁。

"都起来吧。"龙狐狸的声音懒洋洋的，然后看着我道，"接下来的都交给云爱卿了。"

我徐徐起身，走至龙狐狸左下边，便有太监搬了张软榻放在我身后。我诧异地看了一眼，没好意思入座，只对着殿内站立的众人沉声道："今日参加殿试的，皆是我龙曜国万里挑一的人才。承蒙圣恩，你们才能站在这太和殿里得见天颜，并接受圣上亲自提点检阅。所以，不管你们最后及第与否，也不管你们以后是在朝，或在野，你们的身份，不仅是我龙曜国第一届科举学子，是将来无数后辈的榜样，更是天子门生！天子门生，如何使这份荣耀不蒙上一丝灰尘，你们可都清楚明白了？"

众人皆是一凛，复又跪拜，叩首感谢圣恩，声音里透着浓浓的激动之情。

我又扫了一眼殿内躬身站立的那二十人，除了在揽才阁见到的沉谙、慕醉、陆程里，以及另两个当时在场却不知名字的，眼熟的唯有顾墨之这臭小子了。想起他写的《策论》，想不到这小子还是个人才呢，再回想第一次见他的样子，我暗暗发誓：顾小三，你要是下次再

做那种丢脸的事坏了科举学子的名声，我就昭告天下你好男色，让你一辈子没脸出门见人，哼！

这些人自入得殿来，一直垂首而立，不敢贸然抬头。龙颜不可冒犯，天威不可触怒，帝王们拥有着绝对的权势与威仪，从来都容不得他人稍有不敬。在朝堂上，即使身为朝廷重臣，在上朝时也不敢直视君王，哪怕君王问话，也只能低头回答。

"今日殿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文试，各位需现场赋一首诗，得诗者当场吟诵，以一炷香为时限，香尽之时便是停止答题之时。"我转身向狐狸微微躬身道，"臣斗胆，请皇上赐题。"

狐狸，你昨天说让我看着办，又没说一定要我出题。我都想好了，今天不止你要出题，你还要……嘿嘿，我越想心里越得意，嘴角忍笑都忍得抽筋了。

"爱卿，"狐狸眼里的诧异一闪而过，随即了然地微眯了一下他那狭长的丹凤眼，笑得格外开心，声音也格外轻柔，"想不到爱卿今日第一题是出给朕的啊。呵，难得有人给朕出题。既是爱卿的意思，那朕就依了吧。"

狐狸说完，笑得越发狂妄。唉，只可惜他那副贱相，除了我之外，没人敢抬头看。不然那帮臣子看到平日里神圣不可侵犯的皇上居然是这副德行，不大跌眼镜才怪。狐狸边笑边环视了低头垂目的一众人等，然后又将目光望向殿门外。

第43节：第十章·揽才阁(3)

殿门外不远处，赫然是一池荷花，时近中秋，已是一池残败。果然，狐狸微笑着回望我，懒懒地道："爱卿以为荷花如何？"

切，狐狸你真没创意，在你的眼睛瞄向荷花的前一秒，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做人聪明到我这份儿上，终于能深刻体会到独孤求败那高处不胜寒的寂寥心情，感觉生活整个都没了乐趣！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乃花中君子也。"我百无聊赖地随便扯了几句，说完才发现整个太和殿里的近百双眼睛都睁大了看着我，神色各异。特别是那日在揽才阁里见过我的考生，尤其是那个慕醉同学，那眼里的热烈生生地让我抖了一下。

"云相实乃我朝第一才子。"

"云相文采，名不虚传啊。"

不消一会儿，小声的奉承之言在殿内响起，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众人又见狐狸但笑不语，话中恭维之意那是越发明显了。

我脸有些微红，实是因为心中有愧，但在他人眼中，估计又成了谦虚的表现，赞美之词更加汹涌而来，大有不把我吹晕誓不罢休之势。我只得轻咳了咳，主动转换话题："皇上，今日文试是否以咏荷为题？"

"爱卿方才吟诵之后，还有谁敢再在爱卿面前作诗咏荷？罢了，换一个，就以情为题吧。"狐狸笑看着我，眼里竟有丝宠溺，又轻轻地摇了摇头，淡淡地道，"今日殿试，太和殿也不似乾清殿，都别太拘礼了，低着头还怎么吟诗？"

众人闻此言，复又抬头望向龙椅，那些初见龙颜的人，一个个均定睛失神。还有一些大臣，平日里只敢低着头回话，今日见到狐狸难得的和蔼模样，也都愣了一下。

香一点上，就陆续有人上前一步吟诗，还没待香燃尽，殿内二十名考生均已作诗为答。我细细听来，众人之中，以沉谙、慕醉的诗最为出色，前者婉约，后者豪放，各有千秋。再观狐狸、二林子和顾文修三人的表情，他们的想法应和我差不多。

"不如爱卿也赋诗一首吧。爱卿贤名天下，文采斐然，今日就让众爱卿见识一下。就那一池的败荷如何？"狐狸的眼里满是狡猾的星星。

你这只阴险狡诈的狐狸，我本来打算让你"赐诗"一首的，结果我还没来得及说，你倒先来陷害我了。败荷，败荷，你以为败荷就能难倒我了？好，姑奶奶我今天就随便剽窃一首让你好好地傻一下眼。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我故意将这首诗念得又缓又慢，以便造成我当场赋诗的错觉。我承认我真的很阴暗很无耻啊，不过让我现场赋诗人家真的没那实力嘛。

清脆的掌声在太和殿里响起，终于让失神的众人回了神。我缓缓向右边望去，果然是二林子在拍爪子，而且貌似异常激动，不知什么时候已站起了身。

"云相的学识、才智、为人、胸襟、气节，不仅让清林佩服不已，怕是放眼六国，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龙曜国得相如此，实乃大幸！"二林子的眼睛，异常清亮，又异常热烈，紧盯着我，直把我吹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快飞上天了。

"皇上，趁今日众人都在，云相诗意又浓，不如请云相再赋诗一首，以贺中秋吧。不足一旬，便是中秋佳节了。"二林子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就向龙狐狸请旨。

我拼命瞪向狐狸，眼睛能撑多大就撑多大，希望狐狸能明白我的意思是："No！"

在我的眼睛快要抽筋的前一秒，狐狸终于也向我眨巴了几下他那双好看的眼睛，然后才万分慵懒地向众人道："是啊，马上又是中秋了，那爱卿就赋诗一首吧。"

我苦着一张脸，随口念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接下来，分别考察那二十人心中的为官之道、对当今天下形势的分析，以及对龙曜国时政的想法与建议。那二十人真真是精英中的精英、人才中的人才，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分析与见解。尤其以顾墨之对刑法，陆程里对水利，沉谙对祭祀礼仪，慕醉对官吏制度的见解最为独到和深刻。看着他们意气风发却又恭敬谦和地将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我就决定，他们就是我心中理想的六部之才，只需给他们时间加以磨炼，他们必将成为龙曜国坚不可摧的栋梁。

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走出太和殿，众大臣也尾随退下，大殿内只留下龙狐狸、穆清林、我，还有我坚持要留下的顾文修，由我们四人决定前十名的名次。说是四人商量讨论，其实最终还是我说了算，没办法，龙狐狸只是笑看着我，不发表任何意见；二林子也一样，今天老看着我失神；至于顾文修，对我的话都是点头称是。我当众表扬了他家小三今天的优异表现，他诚惶诚恐地表示："犬子年少不懂事，才会在殿上大放厥词，有污圣听。"但眼里却满是骄傲与自豪。

第44节：第十章·揽才阁(4)

第二天京城就贴出了皇榜，昭告天下此次科举的最终结果。前三甲：状元顾墨之、榜眼柳宇（慕醉）、探花白絮杨（沉谙），陆程里屈居第四。前十名赐进士出身，后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所有参加殿试的考生统称为天子门生。

此外，由于韩氏落马之后，原先韩氏一党手中的政务都堆在我和顾文修手中，科举结束，新的官吏制度适时推行。科举前四名分别授官，顾墨之任刑部尚书、柳宇任吏部尚书、白絮杨任礼部尚书、陆程里任工部尚书、穆清林兼任兵部尚书、顾文修任户部尚书。由于四位尚书新上任，没有工作经验，所以我建议龙狐狸给他们一年的试用期，在此试用期间官阶降为从二品（尚书本该是正二品），他们需尽快适应工作，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如果工作中有疑问，可先向顾文修请教。顾文修官升从一品（以前左侍郎是正二品，龙曜国也历来没有从品），顾文修手中的权力虽然小了不少，但他儿子是新科状元，又授刑部尚书，给足了他面子，他自己官升一级，整个朝堂除了我和穆清林是正一品之外，就以他的官品最高，所以顾老儿对此安排非常满意。

龙曜国渐有强大之势，不仅朝堂之上，整个国家都显得生机勃勃，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国库逐渐丰盈，老百姓对当今圣上前所未有地拥护和爱戴，民众爱国情绪更是前所未有地高涨。

同时我个人的威望与名声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参加殿试的天子门生几乎都入仕为官，只不过官大官小而已。那二十人中，除了少数几位世家子弟之外，其余皆是平民出身，那些人当初带着将信将疑的心情来参加科举，可是现在他们用自己的境遇告诉世人，只要参加科举，只要你真的有才，那么出人头地，出仕入相，改变自己的一生都是可以实现的。一时间，孩童的教育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有条件的必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没有条

件的也努力创造条件让孩子读书识字。另外，我在揽才阁的风采，以及在太和殿上随口说的《爱莲说》、《咏荷》和《水调歌头》，经过那些新贵们的宣传，成了京城妇孺皆知的逸闻，一时间，大街上随便拉个孩童，都能将《水调歌头》倒背如流。

如今在朝中，我俨然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狐狸对我是毫无根据地信任；武将那边因为二林子与我的交好，对我也是恭敬有加；文官这边，全成了我的心腹，顾老儿对我越发恭敬；那帮新来的小子，每天看我的眼神都是赤裸裸的仰慕和崇拜。

第45节：第十一章·战兆(1)

第十一章·战兆

转眼便是初冬，我来到这里也已大半年了。

自从科举结束六部制推行，我又做回了我的清闲宰相。所不同的是，以前的清闲宰相是手中无权没事可干，现在的清闲宰相则是权倾朝野但已不用我亲自处理朝政，每日里只需听听各部尚书的工作汇报，有问题给个处理意见，最后再盖个相印就行了。下了朝没事干，就在狐狸和二林子这两只跟屁虫的尾随下，在京城里到处瞎晃悠。

最近碰到休假，前一天下朝之后我便直接去了浅醉居，在浅醉居里窝了一天，睡了两个晚上，第三天天蒙蒙亮再从浅醉居出发上朝。听起来有点像半月一次的度假，反正云老头和张德没说话，我就顺便把翠儿和红儿也一并带上。

你问我狐狸和二林子？告诉你们，那两个家伙也神了，居然也学着我半月一次搬进浅醉居，一个不住穆府待在清林别馆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可是另一个居然连着两个晚上不睡皇宫睡在微眠别苑里，只随身带了李福，第三天再早我们一步，一辆马车急匆匆地赶去皇宫上早朝。你说，没爹没娘的孩子，他咋就能这么任性自由呢？

睡在浅醉居的头两个晚上，我很是提心吊胆了一下，生怕半夜三更突然发现有人穿着睡衣站在我床前，仔细一看竟是狐狸或者二林子，然后他们哭天喊地地告诉我失恋之后的日子是多么的寂寞孤独彷徨无助，再顺便向我表个白啥的。后来发现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发生，我也只好有点悻悻然地心安了。我躺在床上翻来滚去百无聊赖的时候又开始考虑我们三个这样住在一个园子里，算不算得上是同居呢？如果算，狐狸和二林子肯定又会哭天喊地地要我负责。那么我是不是要配合一下，装出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然后在他们的小心肝扑通扑通狂跳以为我要做出最终选择的时候，告诉他们我其实是个女的，看看那时他们会有啥表情，哇哈哈哈，光是想想就觉得好笑啊！呃，不行

不行，这个秘密不能说不能说啊，要是被狐狸知道我是女的，那不是欺君大罪被逮个正着吗，我岂不是自寻死路？

另外，当我看到浅醉居里属于我的那丁点儿地方被人安了一块"浅醉小憩"的牌匾时，我终于彻底无语了。看来这宅子，真的是三个人的度假屋了，我一个挂名主人，也只能小憩，和他们的别馆别苑，待遇真是一般无二。

这日吃完饭，我们三个坐在浅醉居醉心湖边的亭子里打发午后的无聊时光。我捧着一盘点心边啃边看狐狸和二林子进行天书级的围棋大战，我刚有点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忽然看见一只黑鸽子扑棱了几下翅膀落在了我的点心盘上。

我与黑鸽子对视了N秒之后，黑鸽子避开我的视线，低头安然地啄了几下点心，然后扑棱几下翅膀一溜烟儿地飞到狐狸那里去了。我大怒，小样的，敢情你是饿了看中我的点心，压根儿不是审美的本能选择啊！正待我起身要抓住那只该死的黑鸽子，好让厨房晚上炖一锅鸽子汤喂二林子，却见狐狸抓着小鸽子的爪子一阵捣鼓，就取出了一张纸条--原来小黑鸽是信鸽啊，还是来找龙狐狸的。

狐狸优雅地摊开纸条，只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沉重与焦虑起来。狐狸将纸条递给二林子，二林子的脸色也是瞬间一变。我心里万分好奇，这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让狐狸和二林子这两个大人物都现出了这么凝重的表情？可是显然这两个家伙并不打算将纸条递给我看，因为二林子看完纸条之后，将纸条捏在手心里，不消片刻，摊开手，里面仅剩灰灰的纸末了。

我怒气冲冲地起身，将点心盘往棋盘上一搁，便回自己的浅醉小憩睡午觉去了。院子里有我命人特别打造的吊床，挂在两棵大树之间，初冬的午后有暖暖的阳光洒下来，透过树叶，落在吊床上，如精灵般跳跃闪亮。我吩咐翠儿抱了一床被子垫在上面，然后拿着书爬上吊床窝在里面生闷气，盘算着要不要将上上上上个休息日狐狸送我的画、二林子送我的八角玲珑灯，撕他个稀巴烂，摔他个粉身碎骨……

在冬日阳光的温暖中，我盘算了一会儿，就抱着书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特别香甜，在梦里，我身怀绝世武功，将二林子打得落花流水，二林子鼻青脸肿地发誓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耍内功摆酷了，那狼狈的样子，乐得我心里开了花。我正得意扬扬地准备朝天狂笑三声半时，屁股一阵生疼，蒙蒙眬眬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坐在地上。

第二天上朝，我一直低着头，不说一句话，也没看狐狸和二林子一眼。早朝结束，按照惯例我要到政事堂处理政务，没想到除了六部尚书之外，狐狸今天也到了政事堂。他坐在正上首的相位--那平日里我的位子上，二林子站在他的身边，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沉重。

众人正待行礼请安，狐狸摆了摆手道："免了！"

我心下诧异，隐隐又觉得有些不安，结合昨天与今天二人的神色与表现，难道发生什么事了？我抬眼，视线飞快地掠过狐狸，最后将疑惑与询问的眼神落在二林子身上。二林子的面色有些凝重，两条粗细适中的剑眉微拧，视线与我交会时，眼里有浓浓的忧虑。

"众爱卿皆是我龙曜国之栋梁，也是朕最为信任的人。如今我龙曜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朕今日想听听各位爱卿的意见。"

众人皆是一脸的疑问，我忙躬身道："不知皇上所忧何事？"

"朕近日收到密报，据悉望月国欲联合天青、寒星二国，出兵侵犯我龙曜。如今天青、寒星二国还未收到望月国盟书，但望月国灭我龙曜之心早已蠢蠢欲动，快则两月，望月便会兵临城下。"

狐狸的声音不重，众人听了都倒吸了口气，我顿感重石压胸般，一时竟有些缓不过气。我身处的这个时空，六国并存，按强弱顺序，分别为叶苍国、修若国、望月国、天青国、寒星国以及龙曜国。龙曜国无论疆土大小、财力兵力，皆被视为六国中最弱的。这样一个国家，若是望月国还联合天青、寒星两国同伐，那无疑是想让龙曜国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唯今之计，只有尽快调集兵马，守住齐、河、豫三州。"首先发言的是顾文修，虽神色凝重，但声音沉稳，第一时间分析准确，不愧

是三朝元老。

齐州以东是天青国；河州以北是望月国，多河脉；豫州以西便是寒星国，多山川。河州与豫州由于地势之利，显然比齐州易守。

众人又是一阵静默。

"各位爱卿难道没有更好的计策了吗？难道我龙曜国只能坐以待毙？"狐狸将声音挑高，声音里的怒气不言而喻。

"皇上，顾尚书所言极是。如今我们需要面对的不止望月一国，很有可能是望月、天青、寒星三个国家。若单是望月，臣必领兵，直捣望月，杀他个措手不及。但若是三国联手，断容不得我们先动，只能防不能攻啊。"穆清林躬身回话。

狐狸眼里的那丝不甘明显又短暂，双眸复又呈一潭深水状，让人望不见底。诚如穆清林所说，形势摆在那里，如果龙曜国数百年的千秋大业真的要毁在狐狸的手里，那他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到头来得到的却是一个亡国君的名衔，让他如何自处？

第46节：第十一章·战兆(2)

我抬眼看向众人，俱是一脸的沉重，略低着头，没人再发言。其中四个人，不仅年轻，而且新官上任还不足三月，连顾文修这样的三朝元老都没有更好的办法，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来力挽狂澜？我又看向狐狸，他眉头微皱，目光深邃，身上却散发出浓浓的霸气、怒气以及杀气。

"皇上，臣有一计。"

"说。"不止狐狸，我能感受到众人期待的目光。

"若皇上觉得臣的计策可行，请皇上准臣担当此任。"哎呀，大好的出国游说机会，还可以体验一下纵横家的经历，我一定要牢牢抓住。

狐狸好看的眉毛明显地挑了一挑，声音轻柔却不容置疑地道："爱卿先说是什么计策吧！"

"回皇上，如皇上所言，望月国的盟书还未送到天青、寒星两国国君手里，如此说来，天青、寒星两国还未同意与望月国结盟。请皇上速修国书秘密送至天青、寒星两国国君手里，务必要快，我国修书也是盟书，盟书所列结盟利益必须比望月国开出的条件更为诱人。另外，请皇上遣臣秘密前往天青国说服天青国君以示我国诚意……"

狐狸突然一声"不行"，重重地打断了我说到一半的话。

"皇上，请容臣说完。"我望向狐狸，这个一向在大臣面前冷淡而深沉的皇上，此刻却是如此的不冷静，他是在担心我此行的安全吗？我的嘴角微微地弯了起来，眼神无比的坚定。狐狸盯着我，好看的眉毛又蹙了起来。

"皇上，天青与寒星素来联姻亲厚，天青国力又胜于寒星，且齐州远不似河、豫二州易防守，所以天青国的态度犹为重要。若能说服天青与我结盟，那么寒星想来也应如是，届时望月孤立，局势自会大不

相同。"我沉声说完，不意外地看到众人又是一脸的钦佩与叹服，狐狸的双眼亮如星辰，先前的愤怒与不甘已被惊喜与担心替代。

"爱卿之计妙极，只是前往天青国之人选，朕会另派他人。"狐狸一脸的坚决。

我学着狐狸的样子皱了皱眉头，也坚持道："皇上，臣以为，再也没有比臣更合适的人选了。臣明白此举的重要意义，更有信心说服天青国君，臣相信，若臣前往，不仅可以使我国安然渡过此危机，还能借此机会，扩我疆土，使我强大。"

"皇上，若云相出使天青国，请容臣随同，以护云相周全。"二林子的声音响起，听得我心里一阵怒火，只想扑上去狠狠地扇他两个巴掌。都什么时候了？怎么狐狸和他，一个比一个幼稚？

"皇上，虽然臣说服天青、寒星国君的机会很大，但为保万全，还得做好两手准备。齐、河、豫三州还需重兵把守，这种时候，穆将军必留在前方指挥全军。还有，为定人心，此事除在座的各位知道外，不宜声张，臣的出使游说，以及调军前往三州加派驻守，宜秘密进行。皇上，时间紧迫，臣需尽早出发。"

我坦然地迎上狐狸的目光，他就那样盯着我，眼里有深思，有迟疑，有忧虑，有矛盾，还有许多我读不懂的信息。他微抿着唇，不发一言，就这样紧紧地盯着我，神情严肃，剑眉轻蹙。我一样回视着他，眼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决。

良久。

"众爱卿先出去等候，朕要与云相单独商议。"他的表情微微一松，似有无奈，对众人沉声道。

一时间，政事堂里只剩狐狸与我。我们就这样对视着，我的心突然没来由地慌了起来，只觉得这样的气氛诡异又尴尬，似乎有什么东西下一秒便会被揭晓，或者被挑明。

我正待说些什么打破这莫名的气氛，忽觉眼前人影一闪，狐狸瞬间已站在我跟前，一伸手将我揽入怀中，然后也不知怎的，身影晃了

几下，便又坐回刚刚那椅子上，而我，就这么侧坐在了他的大腿上。

我不自在地挣扎了几下，狐狸温柔却牢牢地拥着我，我挣不脱，只得别开脸去，他却趁机将头埋在我的肩窝，半晌，闷闷的声音才从肩窝处传来："太危险，你别去。"

"大哥，你相信我，真的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而且我刚刚没说，我此去不仅要说服天青、寒星与我们结盟，更有办法趁这个机会，联合他们两国，彻底除去望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望月国在把别人当午餐肉的时候，也该做好被人当午餐肉的准备。

"浅浅。"狐狸抬头正对着我，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严肃与认真，"这消息是我安插在望月国的眼线传回来的，昨天的黑鸽子还记得吗？从望月国飞到这里，即便它不分昼夜地飞，至少也需要几天时间，在这几天里，望月国的盟书可能已经送到了天青、寒星二国。我们此时再送国书已经晚了，如果你此时前去，若天青与望月已经结盟，你不就成了自投罗网？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狐狸的话让我感动，他是真的担心我，不想让我以身涉险，不然我毛遂自荐地请求去天青国游说，他又何乐而不为？想到这儿，我的心暖了起来，更加坚定地直视着狐狸，"已经结盟了更好。胜向险中求，我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时机。"

第47节：第十一章·战兆(3)

相对于说服叶苍和修若两国援手帮助龙曜，秘密出使天青，说服天青、寒星与望月假结盟，实与龙曜联手，到时候战前倒戈同伐望月更有成功的希望。毕竟六国形势摆在那儿，叶苍与修若站在利益角度，与其选择援助龙曜，更有可能参与战事，反伐龙曜。而天青与寒星，我觉得说服这两国的成功率比说服叶苍、修若要高很多。

狐狸的眼中闪过一道锐光，瞬间又似了然般激赏地看着我。我知道只这一刻，他便明白了我心中所有的打算。

在他开口前，我继续道："大哥不必担心我的安危，我自有办法保自己周全，也有把握助龙曜国渡过这次危机。大哥，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不是吗？难道大哥想看着龙曜国万千子民，死在侵略者的马蹄之下，沦为亡国奴吗？"

"浅浅，"狐狸轻叹了口气，将手轻抚上我的脸颊，"这等大事，岂是你三言两语就能说服人的？"

我一把拍掉狐狸的手，认真地道："大哥，我不是光凭嘴皮子说服人家，而是拿出实实在在的利益去诱惑人家，所以大哥不仅要马上修盟书送去天青、寒星两国，我出发之前，大哥还需替我准备一样东西。"

看到狐狸又想拒绝，没办法，我只能使出杀手锏了，"大哥不就是担心我此行的安全吗？可是如果不能争取到天青、寒星两国的联盟，大哥以为我待在龙州就会安全吗？到时龙曜国还有安身之所吗？"

趁狐狸陷入沉思之际，我急忙滑下狐狸的腿，闪身退开，看着狐狸一脸的矛盾与犹豫。

许久，狐狸才缓缓站起身，漆黑清澈的双眸紧紧盯着我，宣誓般道："浅浅，没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知道吗？渡过这个难关，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接你回来。"说罢，他郑重地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我决定第二天一早便出发去天青国。

狐狸下了命令，六部尚书每日下朝后需轮流去浅醉居向养病的我汇报工作。翠儿留在浅醉居照顾我，这样，除了狐狸、六部尚书、张德、翠儿、红儿、云辉和云耀外，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只是生病在别苑休养。二林子替我准备了一辆外表普通内藏锦绣的马车，最重要的是，据说拉车的马不是普通的马，可日行千里，可我看它们其貌不扬的样子，怎么也没法和我心中应该腿长腰长鬃长风姿飒爽的千里马对号入座。二林子不会暗恨我独自一人跑到天青国去，故意牵两匹不中用的马来整我吧？狐狸也派人将国书十万火急地送去了天青、寒星两国，我需要的东西他也已帮我准备妥当。

从政事堂出来，我就借口要整理东西安排家事立马开溜，将狐狸和二林子几近抓狂的脸自动屏蔽掉，然后虚心接受一个白胡子老头和四个小年轻的千叮咛万嘱咐以及无比的尊敬与崇拜。他们的表情仿佛我是个顶天立地旷古烁今的大英雄，又仿佛我是一去不复返的壮士，一个个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如果这个时代有照相机，咔嚓咔嚓几声，他们肯定会与我合影留念，顺便让我在照片背后签个名啥的。

唉，出国游说嘛，先秦时期的前辈们干这事的时候不都是成功便衣锦还乡载誉而归，不成功便灰溜溜地回家然后卧薪尝胆，真搞不懂这一老四少为啥要把气氛弄得像我要为国捐躯一样。

回到云府已是中午，我简单收拾了东西，其实也就是让翠儿帮我收拾了几套换洗的衣服，再准备些银子什么的。傍晚时分，我带着翠儿、红儿、云辉和云耀，准备赶去浅醉居。云府里的人只道我又去我的别院小住，倒没疑心什么。我只向张德汇报了一下我的行踪，告诉他我要出趟远门，替龙狐狸办个秘密的差事，一两个月就回来，因为是秘密办差，所以对外宣称我是生病在别院养病。又嘱咐他，若是云风问起就替我遮掩一下，别让他担心了。至于云老头，估计等我从天青国回来，他都还没想到我呢，我也不稀罕，哼！有张德在云府帮我兜着，那云府这边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在远行前，到我的浅醉小憩好好地睡上一觉，顺便和那些金银珠宝来个吻别什么的。算了算了，我就老实承认了吧，其实去浅醉居是为了和狐狸、二林子道个别，上午借口收拾东西甩掉了他们，晚上若不见个面，他二人肯定抓狂。再说我这一去，最少也要两个月，是该和他们好好辞行一下，咱们兄弟一场，那也是应该的，毕竟回来还是要见面的。

我到了浅醉居，果然看到狐狸和二林子已经命人备了一桌好酒好菜在那里等我了。我认命地在饭桌旁坐下，狐狸坐在我左侧，二林子坐在我右侧，开吃不到两分钟，我便忍不住想发飙了！不是我想生气，而是他们两人实在太过分了，狐狸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二林子不停地往我的菜碟里堆菜，不一会儿，我碗里碟里便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呈小山状。在狐狸和二林子各自夹着一块乳鸽肉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终于忍无可忍，啪的一声，将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大怒道："你们不知道我最讨厌乳鸽肉的吗？"

第48节：第十一章·战兆(4)

狐狸一脸委屈地道："你没跟我说过。"

二林子嘴角抽搐了几下讪讪道："我也没听你提过。"

"没说过没提过，你们没长心眼吗？平时出去吃饭，我什么时候点过乳鸽肉？在家吃饭什么时候让厨房准备过乳鸽肉？"女人啊，生气的时候总是不理智的，而且特别爱挑刺，"还有，为什么我的酒杯里没酒？不是说给我饯行吗？"

我瞪着自己跟前的空酒杯，又瞄了瞄他二人的酒杯，怎么他们两人的酒杯都是满的？

"你不能喝酒。"狐狸和二林子异口同声。

哼，我今天还就想喝酒了。我二话不说，飞快地拿起狐狸的那杯酒，倒了一半到自己的酒杯里，又拿过二林子的酒杯，也倒了一半给自己，这样我就有了满满一杯酒，嘿嘿。在他二人愣神的时候，我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酒杯高高举起，大喊一声："干杯！"然后一仰头，将这一杯酒通通灌进了肚子。

这酒好像比在夜船上喝过的好喝，肚子和喉咙虽然有些热，但没有上次火辣辣的感觉。我晃着空空的酒杯，又想向狐狸和二林子讨酒喝，结果手还没够到狐狸的酒杯，自己的酒杯却被二林子夺下。我回头怒瞪二林子，狐狸却开口道："浅浅，不能再喝了，还有正事要与你谈。"

不就是又想嘱咐我小心这个当心那个，然后保护好自己吗？我不要听！我拍掉狐狸伸过来的手，又摇摇晃晃地走到穆清林跟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小子怔怔地望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我索性摇摇晃晃地走到凉亭临水的栏杆旁坐下，抬头看到狐狸和清林一脸紧张地站在我面前，我叹了口气，挥了挥手，然后拍拍身边的位子，微微有些含糊地向他们笑道："算了算了，都过来坐下，我们赏月。"

我不再理他们，侧过头望着沉静如墨的湖水，看到那湖面上倒映出的模糊的树影、灯火。特别是湖四面的那圈灯笼，衬着夜色，衬着湖水，竟颇有几分龙泽湖夜景的韵味。我抬头望了望夜空，夜幕虽然刚刚降临，但已有一轮淡淡的月悬在上空，周围零星散着几点星星。几乎没有风，初冬的夜，凉如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下意识地轻轻哼唱这首歌，是谁说的，我们永远活在同一片天空下？老爸、老妈和姐姐，真的和我一样生活在这片星空下吗？他们现在还好吗？

脸上有冰凉的湿意，头却越来越沉。有双手轻轻地拭去脸上的泪，我顺势靠向身边的人，将头埋在他的胸前，喃喃地道："大哥，我好想回家！"

迷迷糊糊中觉得有人在推我，我喃喃地道："翠儿，别吵。"

那人转而轻拍我的脸颊，试图把我唤醒。我不耐烦地挥手，想将这扰人清梦的人一巴掌挥到西伯利亚去，结果人没被挥走，我的手却被人抓住了。那人一只手抓住我的手，一只手从我身下穿过，一把就将我抱起来，接着我好像被放在了一个硬硬的有些冷冷的东西上，那双手便放开了我。我的身子失去支撑，整个人失重便向前倒去，胸口硬生生地撞到了什么东西，脑袋则沉沉地磕在了一个硬物上。

砰的一声，我连忙抬起头，睁开眼，环视了周围十秒，才反应过来。额头好疼啊，疼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呜呜呜，我坐在我房间的凳子上，刚刚头磕到了桌子，而那个抱我下床把我放在这儿的人不是狐狸还有谁？可是，除了狐狸，二林子居然也在场耶。

我苦着脸，伸手揉了揉额头，天还有些暗，我茫然地问："你们怎么在这儿？"后知后觉地又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还好还好，没什么异

样。

"我们马上要去上朝了。浅浅，你清醒些，我们有事跟你说。"狐狸又拍了拍我的脸颊，神色凝重，伸手将桌上的一张纸和一块玉牌递给我，继续道，"浅浅，这纸上的名单，是我安插在天青国的人，你到了那边有事需要人帮忙的，就拿着玉牌去找他们，他们自会按你的要求帮你打点一切。还有，凡事不可逞强，在外注意言行，一切小心为上，安全第一。记得，若有危险，就去找他们，他们会护送你安全回来。无论事成与否，你都要完好无缺地活着回来，这是最重要的，记住了吗？"

我睁着无辜的大眼，忙不迭地点头。狐狸真是大惊小怪，什么活着回来，难道我还会死在天青国不成？先秦时期那些游说诸国的先人们，哪一个不是衣锦还乡的？再不济，碰到个昏君，人家不听你建议不信你说的，那就灰溜溜地回家呗，总也不至于丢掉小命吧。

"还有，在见到天青国君之前，千万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沿途一切我们会替你打点好的。"二林子拿过桌上的包袱递给我，然后将一只七彩琉璃镯子套进了我的手腕，"包袱里的东西，你在路上慢慢看，会有用的。切记，这个手镯一定不要拿下来，危急时刻，在扣环这边吹一下，暗中保护你的人就会出现。"

我又睁着大眼，很无辜地点了点头。眼见这两个人的脸上又将浮现依依不舍深深眷恋的表情，我立马站起身将狐狸和二林子拉起来，推着他们便往外走，边走边道："大哥、二哥快走吧，再不走早朝要迟到了，我也要早些出发。我不在的时候大哥、二哥多保重，我自会多加小心的，胜利完成任务后，我马上回家，你们不要瞎担心了。"

推至门口，三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站定。心里突觉万分不舍，我一下扑进狐狸怀里，用头蹭了蹭他，趁机擦掉眼泪，再抬头时已是满脸笑容，"大哥，我和二哥都不在你身边，你要加倍小心，吃的穿的用的，出门不出门都要小心，上回的刺客虽然后来都无音信了，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知道吗？"

唉，狐狸长得国色天香已是危险，还坐拥江山，危险系数更高，再加上他好像不会武功，真真是个让人担心的孩子啊。

我又走到二林子跟前，伸手抱住他的腰："二哥，你在前线，比我们更危险，你要多多保重，我一定会说服天青、寒星两国结盟的，到时二哥领兵踏平望月国，我和大哥设宴为二哥凯旋庆功！"

我又紧紧抱了抱二林子，他这一仗是免不了了，所以清林二哥啊，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第49节：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1)

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

马车一路疾驰，到达龙曜国与天青国的交界齐青关的时候已经是几天以后了。我心里很惭愧，之前我以小人之心度二林子的君子之腹，以貌取马地对着拉车的那四匹马又是鄙视又是怀疑又是抱怨。可是事实证明，我真的不是伯乐的料，因为那四匹马跑起来身姿那叫一个矫健啊！

我窝在马车里，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出了京城，路况明显下降，马车一路颠啊颠的，我被颠得累了就趴一会儿，趴得累了又起来坐一会儿，趴下坐起循环往复，忙得跟什么似的，直把坐在对面的红儿看得慌起来，不停地让驾车的云辉云耀缓些稳些。唉，之前怎么就没发现呢？这马车，整个儿一慢性酷刑，我怀疑再这样颠簸下去，我还没颠到天青国都天州，只怕不是半路活生生地被颠散架，就是在前面的马蹄踏上天州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却在后面的车厢里被活活地颠死了。

我又趴在软榻上，一边拨弄着七彩琉璃镯，一边想着心事。为了秘密安全地抵达天青国都天州，我只带了红儿、云辉、云耀，那个一脸鼻涕一脸眼泪的翠儿被我扔在了浅醉居。谁叫名义上我现在仍在浅醉居养病呢，她这个贴身"小厮"怎么可能不在浅醉居照顾我？所以我现在面对红儿显得格外的寂寞与无聊，红儿远没有翠儿开朗活泼，更重要的是红儿没有翠儿唠叨，大部分时间我就只能自言自语。至于云辉和云耀，咱也不指望了，他俩连轮流到马车里坐坐歇歇都不敢，更遑论跟我聊天解闷了！

我利用大把大把闲置的时间，将二林子千叮咛万嘱咐的那个包袱翻了个底朝天。乖乖!想不到小穆同学是如此的细心与体贴，这个包袱好比是百宝箱，不仅有救人的良药，也有害人的毒药，有防身的护甲，也有偷袭的匕首，最最让我欣慰的是，居然还有几件价值不菲的

宝贝，哇哈哈，知我者，二林子也！难为二林子还将这些东西的使用说明写满了好几页纸。为了表达我内心的感动与激动，我将那些东西能穿在身上的就绝不戴在身上，能戴在身上的就绝不藏在身上，能藏在身上的就绝不放在包袱里。

接着研究狐狸送我的东西，虽然数量上重量上明显逊于二林子的，但质量上却丝毫不含糊。我明白那张名单的分量有多重，所以将名单仔仔细细研究了个遍，又将号称信物的玉牌挂在了脖子上，藏在衣服里。如此隆重地一穿一戴一藏，我本来万分敏捷的身姿顿觉有些迟钝，坐在马车里狠狠地不适应了一下，心里则埋怨狐狸，他还真是小气，别的不送点也就罢了，怎么也不拿点银票来？我好歹也是出国公干，没见我当时情况紧急走得匆忙，忘了从国库里支点银子出来了吗？还是你这吝啬的狐狸觉得我这趟出差的花费不应该公款列支？哎呀呀，幸好云府有的是钱，不然我说不定就"出师未捷身先死"，活活饿死在路上了，小气鬼，哼！

对了，名单！这东西关系重大。我左思右想，苦思冥想，思来想去……反正把N种毁灭名单的方法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想象（分抽象与具象）、对比（分纵向与横向）、琢磨（分客观与主观）、研究（分整体与局部）了三遍，没办法，我实在太无聊了，不在这种小问题上打发一下时间，我怕我真的会被活活憋死。最后终于万般痛苦地下了一个决定，便朝着车帘大叫起来："云辉，云辉。"

第50节：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2)

红儿见我前一秒还皱眉苦思，一脸的凝重，后一秒便脸红脖子粗地大喊云辉，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慌忙去掀车帘，刚掀了一个角，云辉便一脸紧张地出现在了车帘处，嘴里却恭敬地问道："公子，出什么事了？"

我朝他招了招手，道："你进来，我有事对你说。"

那小子犹豫了足足有两秒钟，才万般惶恐地坐在了红儿的对面。

"呃，也没什么大事。那个，云辉是侍卫吧？"我话说得那叫一个亲切。瞧他那紧张的神情，活像我是只饿了几天的老虎，而他就是那传说中可爱的小白兔。唉，真失败啊！想我堂堂龙曜国假冒宰相，敢对正牌皇帝大呼大叫，对当朝大将军更是习惯性地呼来喝去，怎么对着自己的丫头、侍卫反倒要小心翼翼？

"公子，小的十六岁就已经是云府西枫苑的侍卫了。"云辉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愣了一下，回过神来答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神情仿佛我是外星人。

"是侍卫，应该会武功的吧？"我一脸兴奋，这小子以为我失忆啊，我之前的问题只不过是为这个问题所做的铺垫而已。

"公子，小的虽然学艺未精，但保护公子万死不辞。"云辉作势欲下跪。

我忙凑过身子，将他跪到一半的动作生生拦下。唉，在这马车有限的空间里，偏就有人要做无限折腾的事情。

"云辉，别动不动就跪啊磕头啊，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一路也就我们四人为伴，你们都别拘礼了。"

说来也怪，难道龙曜国的大户人家流行自己府里的下人们动不动就向主子下跪磕头不成？我还以为这架势只有皇宫外加皇亲国戚家里才见得到呢，可是云府明明就是一暴发户嘛，顶多这大半年来因为我

完美的演技外加杰出的个人才能，勉强跻身新贵之列，但这下人们的规矩，好像早在之前就是这样有板有眼有模有样的了。

"你会武功，那么用内力将这张纸化为灰烬吧。"我伸手将揉成一团的纸递到云辉面前，正是狐狸的那张名单。

云辉虽然有些不明所以，但还是毫不迟疑地将纸团捏在手里，微一敛神，不到两秒钟，手一摊，只余一堆灰末。

我立马目瞪口呆。云辉这动作，这架势，这速度，好像不比二林子逊色嘛！可是云辉只是云府西枫苑的一个小小侍卫啊，而且今年才二十岁，他的武功尚且如此，那么云府其他侍卫呢？张德呢？云风呢？我又看向红儿，那丫头眨巴着眼睛看着云辉，脸上竟也没有出现什么太过惊讶的神情。乱了乱了，看来这云府，还有很多我未知的秘密啊，而云家真的只是简单的很有钱的生意人家吗？

我向云辉挥了挥手，让他退下，复又趴在软榻上，开始专心致志地想事情，将心中的疑问，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数出来：云老头究竟是什么人？他每天在忙些什么？云风为什么会中毒？云老头为什么不择手段地想有人在朝为官？密不透风的云府、忠心耿耿的下人，以及身怀绝技的侍卫、源源不断的财富，是怎么聚到一起的？云家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这生意又大到了何种地步？云家到底有多少钱？云老头的目的或者说野心又是什么？云家有交好的亲戚朋友吗？为什么我竟从未见过有客来访，云府就像是独门独户……太多太多的疑问，我一双手根本数不过来。

红儿一脸关切地看着我，却不敢出声，见我抬头看她，才小心翼翼地道："公子，快酉时了，公子要不要先用些点心？"

我摸摸肚子，还没来得及点头，马车便停了下来。红儿撩开车帘一角，向外看了看，复又放下车帘道："公子，齐青关到了，待守关的将士巡检之后，我们就要离开龙曜国了。"

离开龙曜国？真的要离开龙曜国了？这么快？我好像都还没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啊！踏过那道城门，又将是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了

吗？

大半年前的穿越，虽然周围的一切是我不熟悉的，我不认识任何人，但这肉身却有亲人有朋友，这些人认识我，多多少少都能替我遮挡一些风雨，后来又得二林子和狐狸的另眼相待，让我日渐忘却异乡之感。可是踏过这道城门，真的是两不相熟的世界了，我从未到过天青国，那里也不会有人认识我，如今又肩负重任，直到此刻，我才有一些犹豫：在天青国，我还会有龙曜国的那份幸运吗？

马车复又缓缓行进，并没有人上前对马车里的人进行盘查，这一路走来，每道城门，我们都过得异常轻松，想来是狐狸或二林子安排好的。唉，也不知狐狸和二林子现在在干吗？应该是为了准备对抗望月国的战事忙得不可开交吧，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抽空想我了呢？貌似这几天来，我一个喷嚏也没打，耳朵也没痒过，而我这几天因为无聊倒没少想他们，这世界就是如此的不公平啊！

第51节：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3)

我起身掀开车帘，扭头望向身后，马车已经出了城门，城门上"齐青关"三个大字在夕阳的余晖下，泛出幽冷而炫目的血色，让我的眼皮狠狠地跳了几下。我复又转身坐下，云耀的声音稳稳地传来："公子，前面就是天青国的青州了。我们一进城，便会有守城的兵士上车盘问。"

我闭目养神，心波微澜：真正的游说之路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吧，这条路好走吗？我真的能胜利完成使命吗？可是这个时候心虚也没用了，即使这条路再难走，我也一定要努力走到终点，因为我的狐狸大哥和清林二哥，包括整个龙曜国，都在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天色迅速暗了下来，我们决定在一家名为"青云"的客栈用餐留宿，听说这是青州最好的客栈。这次出门，本想扮成商人模样，但一来嫌老套，二来我们一行人的身上实在没那商人味，最后决定红儿继续她的丫环生涯，云辉、云耀从侍卫变成跟班小厮兼马车夫，而我呢，完全本色演出，不就是那传说中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山玩水的有钱人家的少爷吗？嘿嘿！

所以当小二看到我时，脸上的表情好比是看到了财神爷下凡，那叫一个激动啊，飞也似的迎上来，几次从云辉手里抢马车的缰绳未果之后，终于放弃代客泊车（马车）的打算，冲着我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地在前引路，好像这么大的客栈门我们一个也没瞧见，殷勤地道："客官，这边请，这边请！"

掌柜的看到我后，脸上的肥肉一阵抖动，挤出一个好像是笑容的表情，我跟着浑身一颤，赶在他开口前对红儿道："我先找位置吃饭，你订三间上房，让云辉他们放妥行李就过来吃饭。"

说完我向还陪在身侧的小二道："挑个好位子，有赏。"

那小二一听我这话，两眼放光，态度是越发地恭敬讨好了，没多久便在二楼靠窗的地方找了个视野绝佳的位子，既能看窗外的风景，

又对周围以及楼下大厅的情况一目了然。我赏了他一块碎银，让他随便上些招牌菜，他两三步就跑到楼下去帮我点菜了。

我懒懒地靠在椅背上，突然觉得有些好笑。年少时看多了电视剧，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剧中人物，一身白衣飘飘，坐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酒家里，享用着精致的菜肴，花着大把的银子，然后遇见不平事，豪气万千地出手相助，最后不等被救之人言谢，复又翩然离去，绝然而出尘，徒留世人一声惊叹。如今我这境遇，倒和梦想中的背景差不多，要不是时已入冬，天有些冷，实在不好意思拿把扇子来晃啊晃的（其实最主要的是担心扇子晃着晃着就把我的小脸蛋晃出两颗红通通的小冻疮来），不然效果更好，嘿嘿。

菜陆陆续续地上来，红儿、云辉、云耀也陆续入座。我一边漫不经心地吃饭，一边无聊地看着楼下大厅用餐的各色人群。外面天已全黑，大街上除了少数几家客栈酒楼之外，黑漆漆的一片，再看一楼大厅，客人也不多。唉，即使觉得再无聊，或者青州再繁华热闹，我也只能乖乖吃完饭回房睡觉啊，我现在身负重任，是一点差错也出不得的。

楼下突然嘈杂起来，我皱了皱眉，看向一楼大厅。四个大汉正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那人也不反抗，半蜷在地上，双手放在胸前，弯着身子似将某样东西护在怀里。周围一干人等皆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话。

其实我也知道这种时候我不应该管闲事，而且我一向都不是好管闲事的人，可是眼看着那四人好似不将人打死不罢手的样子，我终是有些不忍心。也不知那被打的人拼死护在胸前的是什么东西。唉，算了，反正也没什么事，就慈悲一次吧，我好歹也是一国宰相--虽然是假冒的，再则身边有云耀、云辉在，又从未到过青州，应该不至于惹什么大麻烦吧。小子，算你运气好！

我拿起桌上的一个盘子，随随便便地往楼下那么一扔，啪的一声，楼下众人先是一愣，然后不敢置信地盯着地上四分八裂的盘子，

最后纷纷抬头瞻仰我那天下无双的美貌，哇哈哈，自己先吐一下。

唉，真可惜，我还以为至少能砸到一个猪头呢，这盘子真是太不给面子了。

"是谁在楼下吵闹，打扰了爷的好兴致？"我那冷冷的声音、懒懒的语调、高高的姿态，以及悠闲的坐姿，跟我脑海里无数次的幻想相重合，雍容华贵……可是红儿显然不这么认为，她万分紧张地拉了拉我的衣袖，轻声道："公子，我们别管闲事了。"

我正待教育红儿做人一定要有勇气有正气有骨气，不能让恶势力在大庭广众之下横行，楼下那群呆头鹅终于回过神来了。

"哪里来的黄毛小子，竟然管起你黄大爷的事来，要命的快点滚下来给你黄大爷磕头赔罪。"说话的是个中年男人，长得很粗糙，说起话来满口黄牙，正是刚才那四人之一。

第52节：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4)

一听这话我突然来劲了，噌噌噌跑到楼下，来到那中年粗糙男人面前，围着他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地转了一圈，啧啧啧，我太震惊了，这人和我想象中的黄世仁百分百的有血缘关系嘛，怎么看都不是好东西，怎么看怎么让人讨厌。

云辉、云耀俩跟屁虫也跟在我身后转了一圈，那黄世仁亲戚则被我转得一头雾水。不过人家一头雾水归一头雾水，嘴巴还是挺能逞强的，"小子，怕你黄大爷了吧？还不快跪下磕头！"

唉，见过没脑子的，没见过这么没脑子的。我说大叔，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怕了啊？看来得给你配副博士伦了。我心里一边嘀咕，一边走向刚刚被围攻的人，不理那黄世仁亲戚。

怎么形容我眼前之人？我有些词穷。那人一身深青色长袍，看起来衣料不差，衣衫却有不少褶子，长发披散，胡子拉碴，满身酒气，半趴在地上，明明狼狈得要死，却只让人觉得冷傲漠然。见我走过来，他只抬眼看了一下，眼睛里满是红血丝，然后低头将怀里的酒壶凑至嘴前，仰头喝了一口酒。

我不禁有些后悔，这辈子最讨厌酒鬼了，好死不死，我人生的第一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对象居然就是平生最最讨厌的酒鬼，而刚才他拼死护在怀里的居然就是那酒壶。我用脚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脚，憋着气道："喂，你还没死吧？"

瞧瞧，这情景，与我想象中的见义勇为多么的格格不入啊，死酒鬼，生生地将本是我人生一段美好的回忆演变成了如今这番模样。你还这么斜着眼睛看我？你不知道姑奶奶为了救你这个酒鬼浪费了人生宝贵的第一次机会吗？咦，这眉眼，我怎么觉得有些眼熟呢？

"臭小子，竟然无视我，找死！"黄世仁亲戚眼见我一句话也没理他，就耐不住发疯了。他的身形才略一动，云辉便欺身挡在了我前

面，而云耀出手快如闪电，只一个手指，便让黄世仁那亲戚石化了--他被点穴了。

这一切犹如电光石火，大伙儿根本没看清云耀是怎么出手的。特别是黄世仁亲戚的那三个同伙，本想出手帮兄弟来的，眼见这般，都愣住了没敢再动身。

我回头又看了看那酒鬼，他拿着酒壶，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嘴角居然还冒出一个冷笑。我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简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嘛，早知他这副德行，我就继续在我的梦中做我笑傲江湖的大英雄好了。

"他怎么得罪你们了？"我指了指躺在地上的酒鬼，转身问那三个人。

"他抢了我们的酒。"那回话之人，气势自不能与黄世仁亲戚相比。如果同样是跑龙套的，他只能是龙套中的龙套。

"哦？拿了你们的酒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我冷笑一声，反正有云辉、云耀罩着，那是相当的安全啊，我完全可以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至于这么严重吗？你们只消往他脸上揍上几拳，让他没脸出来见人，也就没法再抢人酒喝便是了。若弄出个人命，你们不也很麻烦吗？"

"这样吧，酒钱我出了，你们今天这顿饭我也请了，算是替他给你们赔个不是，你们可还满意？"我示意云耀解了黄世仁亲戚的穴，心里自是万分肯定眼前这四个人是不敢有意见的，事实摆在那儿，除非他四人嫌命长。

打发走那四个人，我又瞥了眼依旧躺在地上的酒鬼，那家伙别说起身鞠躬感谢赔笑什么的了，我这个救命恩人眼看着就要抬脚走人了，人家愣是没抬眼正视一下，那叫一个酷啊。我气呼呼地准备回房，没走两步，又回身，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向小二大喊："给我拿笔和纸来，快点！"

一阵风吹过，又一阵风吹来，笔、纸、墨都已经放在了桌子上。我刷刷刷提笔写了一通，便拿着那张纸走到还坐在地上喝酒的醉鬼旁，踢了他几脚，看他拿那双通红的兔子眼冷冷地看着我，我也没好气地道："刚刚的酒钱和饭钱，共计八两银子，这是欠条，你签个字画个押吧！我救你小命，可不送你银子，所以你以后发达了有钱了，还是要将银子还给我的。"

那双兔子眼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一瞬即逝，复又恢复冰冷，接着一个有些嘶哑的声音响起："这钱不是我让你付的，凭什么算我欠你？"

你看你看，天天酗酒醉生梦死的人，声音就跟公鸭一般，难听死了。还有，他那说的是人话吗？我好心替他解围，他倒像个不相干的人，眼神，那叫一个冰冷，笑容，那叫一个讽刺。我越想越气，深吸了几口气后，尽量用平静的声音道："不是我好心替你解围，你早被一人一脚踹死了，还有小命在这里喝酒？"

"死了岂不更好！"他的声音很轻，似喃喃自语，眉宇间染上浓浓的悲哀，让他整个人笼罩在绝望而悲痛的阴影中。

原来从一开始他就是清醒着的。那么刚刚被围攻时，他丝毫不反抗，只是一心想求死？怪不得，初见他时，明明是狼狈万分的处境，可又丝毫不让人觉得他狼狈，因为他是那样的坦然，那样坦然地一心求死。

第53节：第十二章·西出阳关无故人(5)

"死？若你想死，世上有一百种一千种一万种默默无闻的死法，你若真想死，可以跳河跳崖跳楼，可以服毒上吊撞墙，死得神不知鬼不觉，又何必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别人把你弄死？你是贪着人家赔你一笔丧葬费，还是期望有人给你收尸？"我最讨厌想自杀却又把这点破事弄得轰轰烈烈然后自杀未遂的人了。

他似愣了一下，神色微有嘲讽，复又自顾自地灌起酒来，一副不打算再理我的样子。

虽说做了好事要不留名，但如果是被对方以这种方式忽略，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愤愤不平的。这就好比在二十一世纪，我奋不顾身地起身让座，将自己置于拥挤不堪的人群之中，结果被让之人堂而皇之地一屁股坐上位子，不但不言谢，反而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甩都不甩你一眼，那种滋味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我心里的怒火腾地一下全冒了上来，转身对着那有些呆呆的看热闹的人群大喊："小二，去端一大盆冷水来！"

不一会儿，那小二便端了满满的一盆水来到我跟前，诧异地看着我。我二话不说，接过水盆，朝那酒鬼泼了下去。

"啊！"众人轻叫出声，那小二已经吓傻了，红儿飞身过来拿着手绢替我擦溅湿了的衣摆。我推开红儿，顺手将水盆扔在地上，手指着浑身湿透、怔怔愣神的酒鬼吼道："你不是想死吗？有本事湿着身子在外头待一夜，看不把你冻死。若你明儿一早还有气，算你命大，你欠的银子一笔勾销；若你半夜一命呜呼，权当还了我刚才的救命之恩，我自会命人替你好生安葬，少不得替你买口好棺材。"

我发这么大的火，一半是因为自己难得的仗义相助对方却不领情，另一半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的生命，不是由自己随意决定的，人活在世上，有太多的责任，不应该因着一些挫折和失败就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你的一个想不开，

会让爱你的家人痛不欲生，让关心你的朋友伤心难过。其实我也明白这时候的我不应该这样，即便发善心救了人，也该不多说一句话就转身离开，可是不知为何，面对眼前这个人，我心里的怒火是怎么也控制不住，言行举止也好似有些不受自己控制。

"好。"那个从头到脚都湿漉漉的酒鬼居然轻轻吐出了这个字。

"别躺在这里挡人家生意，滚到外面去。"真没见过这么惹人生气的家伙。

那酒鬼竟真听了我的话，趔趄地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到外面，随意地在客栈大门台阶一侧躺了下来。我气得险些内伤，吩咐红儿立马回房，然后洗了个澡，躺在床上滚了几圈后猛地坐起身。唉，不知是太无聊了，还是良心发现，突然想去看看那酒鬼被冻死没有。

我披了衣出门，叫了云辉跟着。初冬的夜，有些风，就是我这样站着，都觉得有些冷，何况蜷在地上的那人的衣服还是湿的。我用脚轻轻碰了碰那酒鬼，好半天他才抬头用他的那双兔子眼看了我一下，两手依旧牢牢地捧着酒壶，脸与嘴唇在客栈门外大红灯笼的映衬下，显出奇异的青红色。

"起来吧，别真的冻死了。死只是逃避，只有开心地活下去，才是真正的解脱。"我不禁有些泄气，这么倔强的一个人，执意求死至此，究竟所为何事？

兔子眼看着我，失神一般，对视的时候我根本找不着他的焦距。我不禁慌了，他不会有事吧？伸手碰了碰他的手，冷得像冰，连忙缩回，又用手去探他的额头，妈啊，可别真的弄出条人命啊，我这花骨朵儿一般的有为青年，可不能在这鸟地方沦为杀人犯。还好还好，貌似没发烧。

他依旧不动，两只眼睛奇怪地看着我，我重重地在他的脑门上赏了一记栗暴，一手提起他的衣领，一手扯住他的耳朵，怒吼道："你他妈的给我起来！不是大爷我好心，你没被人揍死，也会被冻死，所以你的小命现在不是你的，而是属于大爷我的，以后多的是你牺牲的机

会。给我起来，快去洗澡然后上床睡觉，明儿一早大爷再给你赐个名字，从此你就是大爷的人了，听到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懂了没有？"

我一把松开手中的耳朵，抢过他的酒壶，狠狠地摔在地上，继续吼道："以后不许喝酒，还有，你若不跟着我走，那么我就叫人抬着你走！"说完我便对云辉道，"我累了，回房休息！你再开间房，负责把他押过去。"

第54节：第十三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

第十三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听云辉说那酒鬼倒是乖乖地跟他进了屋，善良的云辉同学又送了套云耀的衣服过去，然后便来回话了。我终是有些不放心，如此固执倔强的一个人，刚才那几句话就能改变他的想法?

敲门不应，我便直接推门进去。黑漆漆的一团，好半晌才隐约看到一个人坐在地上靠着床沿，披头散发的，果然只是换个地方等死呢！我气呼呼地将房里的烛火点亮，突来的亮光刺得他不由得伸手挡在眼前。我冲上前一把拍掉他的手，他半眯着眼睛看着我，眼中皆是茫然，而后又垂下眼低着头陷入自己的世界。

我怒目瞪着他，他却丝毫未觉般一动不动，只静静地坐在那里，身上笼罩着浓浓的哀愁，似在沉思，似在回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不需一言一语就让人感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然。唉，我终究是个女人，看到他这副德行，竟有些心软。他就这样坐在地上，那样哀伤，那样无助--无助这个词，好像是我强加的。反正他这样，生生地激发了我的母爱之心。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或者你之前的生活很不幸，但生命还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这比那些身不由己或还贪恋人世却被病魔意外夺去生命的人幸运得多。没到终点，谁都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最不幸的。希望你能明白，能好好地活下去，若你执意自杀，我救得了你一次，也救不了你一生，所以，好好想想，重新再选择一次吧。"

我转身走出去，顺手掩了门。若一个人执意求死，那么我能救他几次?

早上起来，红儿替我收拾妥当，我便准备出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怜的红儿自然留下来整理包袱，因为我们马上又要赶路了。

奇迹啊，我开门的时候，居然看到兔子眼酒鬼已经在回廊一侧站着，听到我开门的声音，抬头看着我，那双兔子眼虽然还有点红，不过比起昨晚已经好了许多，头发依旧披散着，身上穿着云耀的衣服，长短合身，却好像太过宽大。今天一看，才发现他挺高的，而且清瘦。可是，可是--"你把胡子刮一刮，把头发梳一下。整个头都乱七八糟的，你不会是想冒充野人吧？"

我的心里还是有些小意外的，他真的想明白了？昨晚回来我可没抱什么希望，只希望在我离开之前没闹出人命不惹上麻烦就行了。

他只是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并未动身，也未回话。

你一大早站在门外等我，不就表明你已接受了自己成为我仆人的事实了吗？那你现在不恭恭敬敬地答话，还转不拉叽的干吗？你以为你这样酷酷的，你以后的待遇就会比云辉他们好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主子，那是前所未有的公平公正啊，你想搞特殊待遇？一个字：哼！两个字：做梦！三个字：不可能！

"你是不是懒得梳头发啊？"我向兔子眼酒鬼甜甜地笑着，声音温柔得连我自己听了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你跟我进来吧，我帮你！"

我转身进了房间，向正在收拾包袱的红儿低声吩咐了几句，她一脸奇怪地走了出去，然后我用手指指房里的凳子，再对站在门外还在迟疑的酒鬼招了招手。约莫在我的手招了第五十六下的时候，那酒鬼终于犹豫着进了门，按照我的示意坐在了凳子上。

我随手拈了几根头发把玩，唉，头发长，见识短，一个男人长这么长的头发，那见识有多短就可想而知了。真真可惜了这一头青丝啊，若长在女人身上，该是怎样的千娇百媚啊，活脱脱一个刘德华的梦中情人嘛！

我还想再替这一头青丝多惋惜一下，红儿已经一路小跑回来了，气喘吁吁地将手中的东西递给我之后，好像才看到房里多了个人，一手指着酒鬼一手轻捂住自己的嘴巴，两只眼睛瞪得又圆又大。

我看到她的表情颇觉好笑，只得柔声安慰道："你继续收拾东西吧，我们马上要出发了。"

说完我牢牢拿好红儿递过来的剪刀，抄起酒鬼的一大撮头发，咔嚓咔嚓地剪了起来。我脸上泛着贼笑，心里却在号啕：人生第一次替人剪头发啊，死酒鬼，你糟蹋姑奶奶我两个人生的第一次机会了，呜呜呜，冤孽啊！

才咔嚓了几下，那酒鬼突地站起来，速度之快，力量之大，态度之坚决，差点让我剪到了自己的手指。我怒瞪着他，发现那双兔子眼居然也在瞪我，眼里难得地闪出了愤怒的火花。Oh my god！你这死人脸死人眼终于有人性化的反应了？小样儿，原来你也是个臭美的主儿啊！被踹死被冻死也没见你这么激动过，如今我才动了你几根头发，你居然破天荒地跳脚了！

"你干什么？"啧啧，声音里居然也有丝愤怒。

"没干什么啊。你不是懒得梳头吗？我好心帮你而已，把头发剪了你以后就不用梳了，一来省事，二来也不会有人说你不修边幅了。"我晃了晃亮堂堂的剪刀，继续道，"还有啊，过了昨晚，你就算是重新做人了，一切从头开始听说过吗？所以换个发型换个心情也不错啊。"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咦，死酒鬼的脸居然也会抽筋！

"哈，这话你居然也知道?那你昨晚在干吗？命都不要了，还在乎发肤？啧啧，你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我又扯过他一小撮头发，咔嚓了几下，风轻云淡地道，"坐下吧，都剪了一半了，我给你取个名字，换个发型，变个身份，你就权当重生，不用太感激我的。"

第55节：第十三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

我拼命按下他的肩膀，见他终于乖乖坐好不再挣扎起身，这才继续手起刀落，想象自己正在替绵羊剪毛，口中哼着小曲儿，忙得不也乐乎：

这是我们在剪羊毛剪羊毛。

绵羊你别发抖呀你别害怕，

不要担心你的旧皮袄，

炎热的夏天你用不到它，

秋天你又穿上新皮袄新皮袄。

洁白的羊毛像丝棉，

锋利的剪子咔嚓响，

只要我们大家努力来劳动，

幸福生活一定来……

"呀，天哪！"我唱了一半，一声惊呼，一下捂住嘴巴，太太太不可思议了，我明明是学着理发店里师傅们的姿势手法操作的嘛，可是这结果咋就这么的出人意料呢？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夸我聪明，来了这龙曜国之后，我更坚信自己是天才了，可是这回咋就这么奇怪呢？呜呜呜，不只奇怪，简直跟我设想的完全相反嘛！

我一把扔下剪刀，又冲过去扯了扯呆若木鸡的红儿，然后飞身跑向门外，一边跑一边大喊："我去看看云辉他们收拾好了没有，你们待会儿收拾好结了账到客栈门口与我们会合啊，我们马上出发！"额滴神哪，为了俺的小命，这个时候跑到云辉、云耀的身边才是最安全的，有他们两个保护，谅那死酒鬼也不敢把我咋样！

我坐在马车里，笑得蜷成了一团，红儿也低着头捂嘴偷笑，而长手长脚坐在我们对面的兔子眼酒鬼看似严肃认真实则幽怨地盯着我。从今天开始，又多了一个人陪我去天州，外面的驾座上云辉、云耀两个人已经够挤了，再则酒鬼的那个发型，实在不好意思让他在外招人

眼球引人注意外加惹人耻笑，所以我开口邀他坐进马车，这死酒鬼生生地连装样子婉拒推脱都没有，就直接跳上了马车，好像他才是主人，弄得我一阵郁闷！算了算了，看在我剪发失败，让你原本如墨的青丝成了坑坑洼洼参差不齐的一头个性短发的份儿上，我就忍忍吧。

马车复又颠啊颠地向天青国都天州驶去。我本以为马车里多了个人，我会有聊些，可是事实证明，新来的那位除了目前的发型能逗我发笑外，并没能让我多说一句话。红儿沉默，他比红儿更闷葫芦，天哪，这世上怎么会有他这样装酷的木头人？

"小木？小木？"我冲着那木头酒鬼鬼叫。

对面那人眼睛都不眨一下。

"小石？小石？"我继续鬼叫。

对面那个还是眼皮都不抬一下。

"小冰？小冰？"昨晚这么冷他都没感冒，估计他自个儿也是个冰块。

对面那人几不可见地挑了挑他左眼上边的那条剑眉。

"有了，就叫小强好了！"我拍拍大腿一脸的兴奋，并且为自己的聪明才智狠狠地自恋了一把，我真是太有才了！

对面那人两条眉毛都挑了起来。

"还是不喜欢？没想到你这么挑剔啊。那没办法了，我只有出绝招了，你以后就叫小白吧。"我向他摊摊手，颇为无奈地道。

这下不仅是两条眉毛挑了，他的整张脸终于忍不住抽搐起来。

我习惯性地噌地站起身，忘了身在马车里，头一下撞在了马车顶上，眼睛冒了好长时间的星星，直到红儿扶着我坐下，又给我揉了好一会儿，眼睛才重新恢复焦距。我咬牙切齿面目狰狞地向对面那个木头酒鬼大吼："臭小子，主人给你取的名字你居然敢嫌弃，这世上哪里还有我这样人性化的主人？取个名字也让你选择，碰到我你应该谢天谢地谢菩萨了，再给我挑三拣四的，我就叫你花姑娘！"

"我没有嫌弃。"死酒鬼的嘴巴略动了动。

"啊？"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石化了三秒钟之后，脑袋恢复运作，我使劲一拍小案几，怒道，"你个臭小子！你没嫌弃干吗那副死人表情？啊？你是不是皮痒欠揍啊？"

在我的一路咋呼中，马车渐渐驶出了青州。没办法，我太无聊了，对着死人酒鬼大呼小叫，虽然几乎得不到回应，但好歹他不会像红儿那样，一听到我提高音量，就开始诚惶诚恐瑟瑟发抖外加可怜兮兮地问我她哪里做错了。所以尽管我这样万分接近于唱独角戏，但还是乐在其中，心情也舒畅了不少。

过了青州，便是徐州；过了徐州，便是幽州；过了幽州，便是天青国都天州了。

这一路行来，倒是太平，只是进入幽州之后，开始下起雨来。这地方很奇怪，平时太阳高照的时候，倒也没有多少冬天的感觉，只是晚上有些冷，没想到一下雨，那叫一个冻人啊，我又是特别畏冷的人，所以趁着雨天，将垂涎已久的白狐披风让红儿取了来，裹在身上。如此奢侈的东西，我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再说俺们那地方不是还有动物保护者协会这样的组织吗，再不济也还有环保志愿者瞅着呢，俺一没钱二没胆，这回到了这地方，有机会炫一下，俺能不安安心心地显摆一回吗，嘿嘿！

第56节：第十三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

根据红儿的描述，天是灰蒙蒙加雨蒙蒙的，有些阴冷，路上行人稀少，两旁群山环绕。我们走的是官道，所以虽是山路，不比城里的平坦，但至少也还宽敞。云辉、云耀穿着蓑衣将马车赶得飞快，这两个臭小子，虽然路上人少，但毕竟是山路，绝对绝对不适合飙车啊，云耀好歹也比云辉年长几岁，平时话不多，我还以为他会比云辉稳重一点呢，错觉，完全是错觉啊！不过我心里嘀咕却也没好意思唠叨，车内坐着三个人，两个都没抱怨，我总不好意思太标榜自己主子的身份吧。

我将白狐披风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人被马车颠得直往软榻上滑，眼看着就可以彻底躺下呼呼大睡时，突然马车一个巨大的颠簸，将我从软榻上生生地震了下来。有没有搞错！紧急刹车之前也不打声招呼，小辉子小耀子你们不知道车内没装安全带，想把我摔死吗？看看红儿也被震得七荤八素的也就罢了，那长手长脚依然稳稳坐在软榻上的木头酒鬼居然眼睁睁地看着我掉下来也不英雄救美一下。养只母鸡下鸡蛋，养条狼狗看大门，我养了木头酒鬼这个大尾巴狼，他可是一点回报也没给我啊，赔本了赔本了，看来这回是赔大本了！

我狼狈地爬起来，刚想示意红儿掀开车帘，看看外面发生啥事了，小辉子的脑袋就探了进来，呃，脸上湿漉漉的，脸色好像还有些黑。

"公子，碰上几个山贼，公子不必担心，待会儿我和云耀对付他们的时候，公子先走一步，我们稍后就会赶上。云白，你驾马车带公子先离开。"云辉急急说完，便退了出去。

"各位好汉，我家公子急着赶路，烦请好汉行个方便让个道。"咦，小耀子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大白天官道上的我们真的遇上劫匪了？不过想想也应该啊，这一路过来，都没遇个惊险刺激的事，实在与我此行的目的格格不入啊！

云白的嘴角似乎微微地抽动了一下，最后面无表情地掀开车帘跳了出去。你问我云白是谁？呃，难道我没向观众交代过吗？糟了糟了，可能是忘了说，云白是我给那死人酒鬼取的名字，如果叫小白，姓小已经够怪的了，这帮古人又不明白小白的真正来历，你说这能有成就感吗？我大人大量赐他个主人姓，就成了云白，当然我肯定是叫他小白的啦，嘿嘿。

马车复又缓缓动了起来，耳边却传来刀剑相向的声音。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凑过身子掀开车帘一角，想看看传说中的山贼是啥模样。可是好像有些不对劲啊，大白天的，山贼怎么清一色的黑衣打扮？手里拿的不是斧头啊菜刀之类的，而是整齐划一的剑，还有还有，人数有些少呢，貌似不足十个，我还以为山贼出来都是呼啦啦乱糟糟的几十个人呢！

等等，这些人……真的是山贼吗？如果只是普通的七八个山贼，需要云耀、云辉一起对付吗？眼看着他们打斗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远，我朝云白大喊："小白，回去，他们不是山贼。"

红儿一听，也紧张地将头凑了过来，看到不停有雨水向我脸上飞扑而来，忙一把将我拉进了马车。我三两下又将头探出车外，对着云白继续大喊："小白，我让你掉头，快点掉头回去，听到了没有？"

"你要回去帮他们一起对付那些人吗？"云白的声音不重，却字字清晰地传入我耳里。

我禁不住轻轻一颤，是啊，我回去能做什么？除了分云辉、云耀的心帮倒忙之外，无非就是让自己还有红儿和小白也跟着陷入险境。这种时候，我们三个不会武功的人，只会拖累他二人。可是，难道就要这样自顾自地先走一步？万一，我是说万一，云耀、云辉没有跟上来呢？

"掉头回去，别靠太近，离他们远一些，但我必须能看得见他们，能确定他们好与不好。"我不能让云耀、云辉有事，如果他们对付不了

那些黑衣人，那我正好可以将七彩琉璃镯吹响试试，看穆清林说的暗中保护我的人究竟有几把刷子。

云白回头看了我一眼，稍一犹豫，马车就停了下来，掉头，向前赶了几步，停在了路边。

"小白，你看云耀、云辉应付得了吗？"我尽量往前凑了凑，想看清雨中打斗的人群。黑色的人影与灰色的人影时而交缠时而分开，白晃晃的刀剑在雨中闪得我心惊肉跳，就怕一个不好，云辉他们身上会多出一个大血窟窿。由于受现代武侠剧的熏陶，如果是一对一的单挑，我想我多少能看明白些，但这么多人群殴，我连黑衣人到底是几个都还没搞清楚，更别说谁胜谁负了。红儿是百分百不靠谱的，我只能问问三人中唯一的壮丁了，希望这个瘦不拉叽的小年轻能看出些端倪。

"死不了。"云白抬眼向前方看了看，冷冷地道。

仿佛要验证小白的话，黑衣人竟然一个接一个倒在了地上。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云耀、云辉几个起落，已到了马车跟前。

第57节：第十三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

"云白，不是让你先送公子离开的吗？"云耀责备的声音含着隐隐的怒气，随手拿起置在车辕上的蓑衣，披在身上，一下子跳上了车驾。

"是我让他回来的，你别……"我才说了一半，一眼瞥见跟在云耀身后的云辉，他右手臂处的衣服被割开了长长的一道口子，鲜血汩汩地涌出来，将他灰色的衣服染红了一大片，雨水打下来，在袖口处汇成血水，不停地滴落下来。

"云……"辉字还来不及出口，我又晕血了。

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天好像已经暗了下来，红儿趴在床沿估计是睡着了。我本想轻手轻脚地起床，结果还没跳下床，她便醒了。

"公子，你醒了？还不舒服吗？"红儿一边扶我起床，一边紧张地问。

"我没事，红儿，云辉呢？云辉怎么样了？"我边问边往房门口冲去。

"公子，你慢点，云辉在隔壁……"

我飞快地冲出门，一把推开左边厢房的门，呃，怎么只有小白一人？对了对了，右边右边，我又跑到右边那间房，还好，云耀、云辉都在："云辉，云辉，你没事吧？"

我快步朝云辉走去，这小子，受伤了不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光坐在凳子上难道还能养伤不成？嗯，看上去精神面貌不错，我稍稍有些放心。他二人见我进来，忙不迭起身，一刹那间云耀忽又飞身跃过我，朝外面急急掠去，而云辉则一脸凝重地闪身至我身前，一把将我拉至他身后。

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外面的打斗声已经响了起来。

"公子，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云辉急急说完，顾不得平日里的规矩，拉过我的手，就朝隔壁房间跑去。

红儿与云白听到打斗声，早已跑出了房间，云辉将我交给云白，"你先带着公子离开，往东走，到了安全地方，让红儿留信号给我们。"

说完云辉纵身一跃，加入到云耀的战斗中去。

又是黑衣人！白天不是刚死过一批吗？现在天色又暗，我也瞧不清这回来了多少人，只能任由小白拉着我朝马车方向跑去。

可是对方这回显然是有备而来。还没跑几步，咻咻咻几声破空的声音，云白拉着我的手一使劲，揽着我闪电般一个纵身跃上了一旁的大树。呃？小白居然会武功？我瞪了他一眼，往树下瞄去。

"红儿！"我一声尖叫，赫然看到红儿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地上，胸口和左肩膀各插着一支箭，我心里一紧，顾不得人还在树上，就向红儿的方向扑去。云白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没拉住我挣扎的身子，我整个人便从树上向地上栽去。我心心念念的是躺在地上的红儿，看到她身上的那两支箭，心痛得不行，刚刚小白拉着我飞的时候，我怎么就忘记红儿跟在我身后了呢？我怎么就没拉她一把呢？眼泪瞬间流了下来，我却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就要摔在地上了。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灰色身影飞掠而来，在我着地之前，一个用力将我揽在怀里，又一个旋身，咻，我听到破空之音，嗤，紧接着是利物刺入身体的声音。

"云辉！"我看到将我护在怀里的那个人，右手臂处那尾部还在轻轻颤动的箭，才突然惊醒般，终于明白眼前的那些人，招招都想要了我们的命，而一个不小心，我们几个便可能命丧于此。我心里万分恐惧，伸手想去拔云辉肩上的箭，哪知他一个闪身，将我推向随后而至替我们挡去不少箭的云白，左手拿过右手依然紧握的剑，狠狠地向自己的右臂砍去。

"不要！"我惊惧地大叫，云辉的右臂齐根而断，飞溅出来的鲜血喷在我的胸前，有几滴落在我的脸上。我的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了下来，身子已经站立不住，只觉得整个人从身到心全部冷了下来，我狠狠地用牙咬住下唇，希望那强烈的痛感能让我稍稍清醒一些，让我可以在晕倒前将七彩琉璃镯吹响，可是才将手抬至嘴边，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第58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1)

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

"红儿！红儿！"我尖声大叫，大汗淋漓地从梦里惊醒。在梦中，红儿满身是血躺在我怀里，流着泪向我哭道："公子，红儿不能再服侍公子了，公子自己多保重，如果有来世，红儿一定还要……"

我睁开眼看到的却是云白，他站在我的床边，望着我，眼里有红红的血丝，以及淡淡的担忧与同情。

"红儿呢？小白，红儿呢？"我四下里寻找红儿的身影，天似乎已经微亮，这个时候红儿怎么不在我身边？

"她走了。"声音很淡很轻。

"走了？她去哪儿了？我是她的主子，她不在我的身边照顾我想跑到哪儿去？难道我这主子欺负她让她受委屈了不成？她走了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我有些着急，看不到红儿，心里阵阵发慌。

"她死了。"声音更轻更淡。

"什么？"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腿一软，又一屁股坐在地上。心里像害怕什么，浑身轻颤，一时间竟起不了身。只能指着云白尖声大骂，眼泪却控制不住地落了下来，"你这个神经病，好好的干吗咒红儿死啊！她又没得罪你，你个浑蛋，没人性，我讨厌你，你给我滚！"

"你看到的，她中了两箭，当场就死了。"

我心里又急又怒，猛地起身，伸手就向云白的脸上甩去。一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我一愣，他竟丝毫不躲不避，只是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仿佛要证明他并没有说谎。我忙避开他的视线，伸手去推他，"我不想见你，你走！我要红儿。"

我怎么推他都不动，待我推得累了，他才抓住我的肩膀，使劲摇晃了一下，"你清醒点。"

说完他便放开了手。我一个站不稳，又重重地坐在地上，只觉得心里一阵抽痛，捂住耳朵，索性大哭起来，"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骗我，你骗我！"

我越哭声音越大，他在一旁也不说话。门外有脚步声传来，继而敲门声响起。

"公子？"是云耀有些犹豫的声音。

我像溺水之人见到救命稻草，用衣袖擦掉不断涌出的眼泪，抬头寻找云耀的身影，想问问他红儿在哪儿，想从他那里确认云白的话全是骗我的。

云耀从门外迟疑着走进来，跟在他身后的，是依旧一身灰衣的云辉，只是他右臂处空荡荡的，右肩上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白纱布，脸色惨白，那厚厚的纱布，甚至还让人感觉到有鲜血不停地往外渗出。

"云辉！"我只觉得窒息般难受，仿佛有人掐着我脖子，喉咙处纠结得生疼，心却霎时冷得似冰，整个人不受控制地瑟瑟发抖，流着眼泪无比绝望。昨晚那电光石火般迅速却异常血腥恐怖的一幕在我脑海里清晰浮现，红儿，红儿，你都没来得及说一声就这么走了？还有云辉，那本来应该插在我身上的箭有毒吗？这箭上的毒没法解吗？这箭上的毒非要在你清醒的那一刹那断臂自救吗？在你挥剑砍下自己的右臂时，你心里可有犹豫痛苦绝望和后悔吗？

为什么？为什么？我拼命告诉自己那只是噩梦一场，可事实摆在我眼前。为什么？红儿她才十八岁，而云辉也才二十岁，他们本不应该这样的，可是因着我的关系，一个在花样年华逝去，一个只能用一只左手度过未来的几十年。我拼命地咬着嘴唇，一直闻到那浓浓的让我眩晕的血腥味，我又将手指甲狠狠地掐进掌心，让那钻心的疼痛刺激自己，让自己意识清醒。掐得麻木了，将手松开，换个地方继续掐，我提醒自己不能晕过去，一定要清醒，良久，才低着头哽咽道："我想去看看红儿。"

"我们没有带她一起来。"

"什么？"我猛地抬头，却意外地看到云辉惨白的脸、微红的眼，以及额际不停冒出的汗。他的身子似在轻轻摇晃，明明站立不稳像是随时都会倒下，可脸上那坚毅的神情却又让人觉得只要你需要，他永远都不会有倒下的那一刻。我心里止不住的悲凄，泪水迅速模糊了视线，想起身扶着他，却又脚一麻跌回地上，只能一声一声哽咽地问："云辉，云辉，你没事吧？你还好吧？"

突然想到什么，我颤着手，往怀里一阵摸索，最后叮叮当当地掏了好几个瓶子出来，有两个差点掉在地上，我用力眨掉眼中的泪水，取出红色的那个小瓶子，伸向前面，对云辉道："这个是九转还魂丹，对你的伤有好处，赶快拿水服了。"

"公子，使不得！"云辉一下子跪在地上，脸色越发苍白，额上的汗也越流越多。

"使不得？"我突然觉得好笑不已，眼泪又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惨然道，"你们连命都使得，怎么吃我一颗药倒使不得了？"

红儿，红儿……我蜷坐在马车里，双手紧紧抱着肩膀，满脑子都想着红儿。想到她孤单一个人躺在那冰冷又陌生的地方，想到她平日里细致入微的照顾，想到她时常紧张而又有些怯怯的眼神，想到她每夜里抱床被子蜷在我的床下，而我却因为忙于逃命将她一个人留在了那个地方。她会害怕吗？她一定会害怕的，她向来胆小，平时只要转个身没看到我，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自己没照顾好我……不行，我不能留她独?一人在那里，起码，起码也让我帮她找个好地方安身，来世可以投个好胎，别再做丫环受人摆布了。

"回去，回去，马上回去，去找红儿，我们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我大喊，声音里有浓浓的慌张，边喊边起身冲向车帘外。

一双手生生地拦住了我，生硬地将我扯回软榻上，是云白！

"放开我，放开我！"我恨恨地看向云白，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眼睛一阵涩疼，一想到红儿，心更是揪疼，哭求道，"小白，你让

他们掉头回去，我们去找红儿，我不能扔下她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至少，至少要好生安葬了她啊，小白，求你了。"

第59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2)

他不语，只是用力地抓着我，不让我动弹。我使劲去掰肩上的那双手，掰不动就用手抓、抠、掐，可是那双手仿佛失去知觉一动不动，我低头用嘴狠狠咬下去，直到嘴里涌入浓浓的血腥味，可那双手依然不动。眩晕，以及前所未有的绝望，让我开始歇斯底里地捶打牢牢抓住我的那个人，我又哭又闹，心里是既哀且痛，还有深深的绝望与恐惧。

见我哭累了，打累了，那双抓着我的手才轻轻松开，接着手心传来冷冷的温度，他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声音依旧冰冷："你冷静点，难道你要更多的人死在那里吗？或者你想让云辉的另一只手也丢了？"

我看着他，眼睛已经没有眼泪可流，心里却在痛哭。冷静？我也知道我应该冷静，可是叫我怎么冷静？当我眼睁睁地看着红儿死在我面前的时候，当我看到云辉亲手砍下自己的手臂的时候，我又如何冷静得下来？从小到大，身边的亲人从未离我远去过，我也从未见过死人，所以此刻我心中的痛、心中的惧，他怎么可能会明白？怎么可能体会得到？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何我竟可笑地以为自己能悠然地生活在这异时空？其实从我来这儿的第一天，知晓红儿被罚家规、挨板子、关柴房的时候，我就应该明白，那貌似平静的生活，只不过是表象，只要一块小石头，就能让平静的镜面支离破碎，将我自欺欺人麻醉自己的宁静打得烟消云散。我终究会与这世界抵触，我的灵魂、我的思想、我的意识，并不属于这里。

我只不过比红儿稍稍幸运一些，这身体有个主人的身份，平时不仅有人侍候，危险时刻更有人舍命保护，可是，真的有区别吗？以一个女子的身份，以云府的地位，以名义上的父亲那怎么也掩藏不住的野心，怕最终也难逃利益联姻的宿命，更何况还有替兄出仕这一桩欺君大罪！

我的情绪陷入到从未有过的低谷，仿佛跌入万丈深渊，身陷绝境，却无能为力。无形中好似有张网将我紧紧地包拢，我挣扎，我反抗，结果全是徒劳。忽又觉得有些可笑，这些人对我的忠诚，或者说对云府的忠诚，是靠什么来维系的？一纸卖身契，还是一次偶然的相助恩情？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死心塌地又默默地跟随着我？不问我此行的目的，不问为何会遇到刺客，我只对他们说尽快赶到天州，他们便生死相随。

我根本没胃口吃饭，马车也没停下来，一路急急地向天州驶去。听说天黑之前，就可以到天州了。

我蜷在马车一角，觉得这天越发地冷了。眼前出现了一只修长白皙、骨节分明的手，手里端着一个点心盘，我顺着那双手往上看，是云白，那个总是一脸冰冷而沉默的人。我摇了摇头，根本没有心情吃东西。

"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红儿根本不会死，虽然她只是个丫环，却也可以开心地再活几十年。"眼前这人好像生来就只有这种冷漠的表情，难得说话也是冷冰冰的，似乎这世上，没有什么能引起他情绪的波动。可是我现在这样对着他，却有了倾诉的欲望。或者我不是想向他倾诉，我只是想自言自语，我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出口，不然我可能会疯掉。这个时候，我宁愿面对这样一张冰冷的脸，也不愿看到其他人关心担忧的神色，因为我不配他们这样对我，我怕面对这样关心我的人，整个人都会忍不住崩溃。

"那你为什么急着去天州？"他显然有些误解了我的意思。可是就是应该这样的啊，就是应该误解的啊，会有谁能明白我那话里真正的含义呢？

"这一路走来，你是第一个问我为什么的人。"我嘴边浮起一抹苦笑，"翠儿只是哭着要我带上她；红儿因为能跟着我而开心不已；我告诉云耀、云辉要尽快赶到天州，我要去天山看入冬的第一场雪，去天湖畔看遍野的花，去看一线之隔却有着冬春之别的美丽风景，他们就

马不停蹄地赶路了，甚至遇袭，失臂，丧命，他们也从不多问一句，连个询问的眼神都没有。你说他们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是他们的主子。"

"主子？我又是何德何能，只不过命比他们好些罢了。"我苦笑，抬头看向云白，"那么你呢？我是你的主子吗？你可会与他们一样？"

"是。会。"仅是稍一犹豫，他便吐出这两个字。

"所以你只救我，任由红儿被乱箭射死？"我的声音蓦地拔高，变得有些尖锐。看他当时的身手，应该也是不差的，如果他当时有心救红儿，红儿或许就不会死了。我知道我根本没资格指责他，可是我止不住因想到这些而泛起的悲戚。

他沉默不语，脸上依旧是平静无波。

我拼命忍着不流泪，却仍有一颗溢了出来，快速地滑过脸颊，落在唇畔，然后消失，只留苦涩的回味："以后，别为我这主人轻易丢了性命。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连自己都不爱惜，还有谁会疼惜？没有什么会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

第60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3)

我闭上眼，不再看他。

良久，我才睁开眼向在一旁一直默不作声的云辉道："云辉，你们可有将我的行程告与张总管？"

"没有。"云辉面有犹豫，复又道，"公子，即便我们不说，张总管也应该知道的。公子是主子，此次出远门，张总管又岂会只留我和云耀二人在公子身边保护公子？"

"你的意思是张德还有派人暗中保护我？"我突感背后一寒，云府若有暗卫跟踪我，怎么见死不救？还有穆清林安排的所谓暗中保护我的人，竟是不听手镯哨响就不出现吗？如果穆清林的人还能用军令如山来解释，那么云府的暗卫呢？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现身？还是，云府暗中派人跟着我，并非保护，而是监视？

"不是。不过小的也不能确定昨晚公子晕倒后突然出现助我们脱离险境的黑衣人是不是……"云辉的话被一声啸声打断，马车蓦地停了下来。

我有些神经质地紧张起来，并带着莫名其妙的愤怒。难道又遇到黑衣人了？究竟是谁竟这般非置我于死地不可？一想到此，我怒极，正欲起身走出马车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身形略动，云辉便起身跪挡在我前面，我用力推他，不料双手着力之处正是他右肩，血迅速从里面渗出来，染红了白色的纱布。饶是这样，云辉跪着的身形仍一动未动，只是眉头轻皱了一下。

"你忘了云辉的右臂是怎么没的了吗？竟还这般鲁莽！"云白的声音难得地有丝无奈，伸手将我拉向他身后，才撩开车帘一角，向外望去。

"云辉，快起来，你的伤没事吧？"我深深地吸气，尽量让自己忽视他右肩渗出来的血，尽量让自己抵抗那随之而来的眩晕感，尽量让自己的情绪趋于平静。

"你又是什么时候招惹天青四皇子了？"云白回头凝视着我，双眉微蹙，眼神却依旧清冷。

"天青四皇子？"

"天青国的四皇子，谁都知道银发红郎李玉彬是他的座上宾。"云白的眉蹙得更深了。

哦，原来是皇子啊。等等，天青国的四皇子？我正待细问，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云相，我家主人久仰相爷贤名，想请云相移驾府上一聚，望相爷莫拒我家主人美意。"

对方竟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想起最初龙狐狸的断然拒绝，二林子欲亲护我此行，想起那四个小年轻加顾文修当时一副貌似送荆轲的场景，我当时还想不明白呢，怎么大伙儿非得把气氛整得像是我要为国捐躯？结合这两天的境遇，我才明白，怕是只有我一人，才天真地以为这条游说之路，将会不费我多少力气多少口舌便能达到目的，然后边游山边玩水地慢吞吞回到龙曜国，与狐狸他们过个团圆年。我虽然还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但至少也明白了一件事：我是多么的天真啊！竟以为我在龙曜国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便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以为离了龙狐狸和穆清林的纵容，少了云府的保护，没了宰相的光环，还能有那份幸运？

"小白，以你之力，能应付那银发红郎吗？"心底的凄惶，在此刻却让我格外冷静与理智。

"不相上下。"尽管那自信的神色瞬间消逝，却让我觉得有难言的熟悉与安心。

"那你随我下车会会他吧。"我转而对云辉道，"云辉，你留在这里，待我喊你，你便驾车来接我，一定要快，知道吗？"

我扶了云白的手下了马车。既然这一切终须我自己面对，那么再惊惶失措也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糟糕。红儿与云辉的事虽对我打击不小，但我更明白，只有我好好地活下去，才对得起红儿与云辉的牺牲，我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来应付所有未知的困难。

云耀早已严阵以待，一脸的凝重。我抬头，用我前所未有的悠闲姿态，凝视着前方十丈外的四匹高头黑马。为首一人，一身红衣，白发飘飘，眉目俊朗，竟是说不出的英姿勃发。鲜衣怒马，我想也不过如此吧。见我下车，他一个旋身便从马上下来，姿势优美，宛若游龙。

"竟劳李公子亲自前来，你家主子如此看得起云风，云风实在惶恐。"我向他略微一欠身，神情是谦恭，也是疏离，自若地微笑道，"可惜云风现有要事在身，实在不方便与你家主人一叙，改日云风定当登门赔罪。"

"云相如此拒绝我家主人美意，小人这样回去，怕是很难向我家主人交差啊！"声音依旧清亮，不卑不亢，年纪轻轻已是天青国四皇子的座上宾，还有这份涵养，倒也难能可贵。

"还望李公子替云风美言几句，云风今日唐突，他日定当负荆请罪。"说完，我微一施礼，转身向马车走去。

"云相请留步！"银发红郎李玉彬急急唤道，见我站住转身看他，向我抱拳还以一礼，依旧谦恭道，"今日云相若不肯随李某一同去见我家主人，就请恕李某得罪了。"

第61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4)

话音未落，云白一个闪身，已挡在了我身前。我忙往左侧挪了一小步，意外地看到李玉彬疑惑地盯着云白，少顷，眼神竟变得轻蔑与不屑。

"这不是少宫主吗？怎么这身打扮？李某差点就认不出来了。怎么？少宫主是想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还是现实太苦，以这身打扮来掩饰身份？"李玉彬的语气与对我说话时完全不同，口气那是相当的嘲讽与不善。

呃？他在跟小白说话？改头换面我听得懂，不就是说我剪的头发有个性吗？可是重新做人、现实太苦以及掩饰身份是什么意思？还有少宫主，那便是小白在碰到我之前的身份吗？李玉彬以一个江湖中人的身份成为天青四皇子的座上宾，武功定是很不一般，而小白不仅一眼识得李玉彬，知晓李玉彬背后的天青四皇子，而且他的武功竟与那李玉彬不相上下。小白，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又是为何，他会在青云客栈有那番求死之心？而他现在，是不是真能抛开过去的一切，只单纯地做我的云白？

我轻轻地扯了扯小白的袖口，一时思绪万千，略有些彷徨。

"在下云白，不明白公子此言何意。"小白的手迅速握了一下我扯他袖口的手，他的手依旧冰冷，声音也如往常般冷冷地对李玉彬道。

不管小白的身份如何，对我此行会不会有影响，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过此关？我虽然不明白天青四皇子要我过去是何意，但他们既知我的身份，在这节骨眼儿上又出现，我避开总没错。我要做的事一来实在耽搁不得，二来虽从李玉彬的态度看那四皇子是诚心相邀，但若到时惹了麻烦反脱不了身岂不坏事？再说，李玉彬不惜得罪也要请了我过去，只怕四皇子虽有诚意，也不会只是单纯地久仰贤名为求一见什么的。想到此，我抬手，将七彩琉璃镯凑近嘴

边，用力一吹，悠扬婉转的哨音响起，我转身便向马车跑去，一边大喊："云辉，云辉！"

没跑两步，打斗声已响起，我顾不得身后的云耀和云白，也不敢回头去看，只拼了命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这个时候，只有我安全了，他们才安全。

云辉听到我的叫声，如箭矢般冲出马车，瞬间便稳坐于车驾上，一把将我拉上马车，复又转身，一拉缰绳，直往前面冲去。

云白已与李玉彬纠缠在一起，云耀一人却要对付另外三个人，显得有些吃力。眼看着已有一人提着剑飞快地朝马车这边急奔而来，我正担心云辉该如何应对，斜刺里便冒出四个青衣人影，替我们挡住了对方的攻势。

"这里交给他们，小白，云耀，快跟上！"我拉开车帘，朝外大喊，马车却不曾停下，一路向前飞驰而去。

四个青衣人马上分开，各自找了目标，几个回合下来，云耀与云白便渐渐抽开身，向我们这边迅速赶来，身形几个起落，便落座在车驾上，我们继续前行。

"公子，过了前面那座山，便是天州。公子坐稳了。"云耀的声音稳稳地传来，马车也颠簸得越发厉害。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马车的一椽，另一只手轻轻顺了顺胸口，开始理思绪。

天青四皇子，他怎么找上门来了，而且还知道我的身份，那么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这时候他让我过去，有什么目的？是支持，还是阻止？

一声凄厉的马嘶打断了我的思绪，马车一个急转后，复又动了起来，只是颠簸得越来越厉害了。我砰的一下撞在身后的木板上，急忙稳住自己，伸手撩开车帘想看看外面又发生了什么事。

咦，云白和云耀什么时候不见了？我忙扭头向后看去--整整齐齐的一排黑衣人，手持弓箭，箭已在弦上，弓已拉成满月，只待一声令

下。而他们瞄准的方向，正是我所处的位置，随着马车的移动，弓箭也缓缓移动。云白与云耀，俨然站在马车的后两侧。

我转身又看前面驾车的云辉，可是前面--

"停车！"在我尖叫的前一秒，云辉已狠狠地拉住马车缰绳，马儿又是一声嘶鸣，前腿在空中扑腾了几下，才终于止住身形，最终没有连车带马的掉下去，前面是，悬崖！

绝境！竟是绝境！

真好笑啊，还没到天州呢，难道就要命丧于此了？这两天逃亡般的日子，最终还是躲不过吗？

"哈哈，真是荣幸啊！"我索性大方地走出马车，既知躲不过，为何还要苦苦挣扎，徒然让自己折腾而已，"想不到区区只是闲来无事，想去那天州的天山天湖领略一下风花雪月的美丽景致，这一路而来，倒引来追杀无数，莫不是天山天湖容不得外人参观？"

"既是如此，云相又为何拒绝我家主子的邀请？我家主子也不过是想略尽地主之谊罢了。"为首的中年男子，清瘦而精练，左脸颊有道一寸长的疤痕。

第62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5)

"居然以这种方式尽地主之谊，你家主人可不一般啊。"我边说边在脑子里盘算，看那些箭好像不需一秒便能贯穿我身体将我扎成一个马蜂窝，而我唯一的退路便是悬崖，搬救兵需要先将手镯吹响，这个时候轻举妄动实非明智之举，那么我还有何办法呢？而且他说"拒绝"，这两天遭遇的人，除了刚才那叫李玉彬的还算客气地请了我之外，其他的人可都是一上来就是要人命的。难道他也是四皇子派来的？如果真是如此，这四皇子不惜一切地要让我过去，百分之百不是什么好事。"既是如此，容云风回马车收拾一下包袱，便去拜会你家主子。"

包袱里有穆清林为我准备的类似于烟幕弹的东西，根据他写的使用说明书，只需将那比乒乓球略大的黑色球体握住两端左右各旋转一百八十度，再扔出去，便能在漫天大雾中趁乱逃走。

"云相且慢，我家主子凡事皆已为云相备妥，云相不需劳烦收拾了。"中年男子高声唤道，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神情轻蔑，语气不善。

"哈哈，你既已知我是云风，也该知道我根本不会武功，如今我不过是去取些贴身贴心的物什，那一头又是悬崖，你莫不是怕我凭空飞走了不成？"我嘴角浮起一抹嘲讽的笑，看他紧张的样子，看来这次他们是志在必得，我是在劫难逃了。

他愣了一下，似是没料到我会这样说，略一沉思，便将眼移向我身边的云白、云耀。

"小白，云耀，你们待在这儿别跟来，云辉，你也到这边来。"我向三个人眨了下眼，嘴角浮起一抹笑，便径直向马车走去。

我爬上马车，在包袱里翻找穆清林送我的烟幕弹，然后盘算着待会儿出去，怎么在对面之人发现之前迅速地转开开关，然后一把扔到对方阵营里去，又要如何在被对方射成马蜂窝之前安全逃离？小白他们三个，能领会我刚才眨眼所包含的意思吗？能暂时挡住这么多飞来

的箭雨吗？如果我不幸被射死了，那是不是还是老老实实跟着人家走一趟，再想其他逃脱之法更好一些？

我在车里只敢磨蹭了一小会儿，怕时间太长引起那中年男子的不满，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左肩斜背着一个大包袱，在包袱的掩盖下，将烟幕弹牢牢地握在左手，撩开车帘，右手扶着马车的门框，潇洒地一个纵身，便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啊！"我一声轻叫，脚踝处一阵生疼，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天哪，丢脸丢到太平洋去了。我怎么忘了这里是山上，跳下来的时候右脚明显硌到了什么，扭了一下，好疼啊。可是还有更糟糕的，由于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哪有防备，左肩的包袱跟着掉在地上也就罢了，不知什么时候左手一松，手里的烟幕弹也掉在地上，骨碌碌地向前面滚了出去。

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皆是一愣，大概谁也没料到在这节骨眼上，我还能耍一回宝闹一回笑话。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愣--吓的，因为我还在万分紧张地考虑着要不要试一下烟幕弹的作用，实在没料到会有这一出。

我急忙扑向烟幕弹，可是身形刚动，右脚踝处传来的痛楚就让我又跌坐了回去，眼睁睁地看着烟幕弹越滚越慢，在我前方不远处终于停住。云白、云耀几乎同时飞身到我跟前，云白一个弯身，瞬间已将我紧揽在怀里，云辉紧跟在云耀身后，俯身抄起地上的烟幕弹，起身递至我眼前。

"放箭，别伤了穿白衣服的那个人。"中年男子一声令下，数十支利箭飞驰而来。

我一把夺过烟幕弹，云白左手揽着我，右手不知何时已多出一把薄如蝉翼泛着幽冷寒光的长剑，剑身修长平滑，从中间至两侧，颜色由青至浅，竟是把双刃剑！他的右手翻转，长剑抖出一团剑花，青色的光芒瞬间包围在我们身边，断箭纷纷掉在地上。我凝神向云辉那边

望去，云耀早已将云辉护在身后，手一挥，竟将来箭如数捏在手里，扔在地上时，那些箭早已成了两截！

我稍稍松了口气，双手握住烟幕弹两头，一手往左，一手往右，使劲一转，只听咔嗒一声，我将手里的东西狠狠地向那帮黑衣人扔去。与此同时，对面已经飞掠而来十数条身影，而留下的人早已将弓满上，看中时机，手一松，箭又飞驰而来。

嗤！烟幕弹在瞬间爆发出大量浓烟，顿时模糊了众人的视线。我已看不清云耀、云辉的身影，只得紧紧搂住云白的脖子。可是高手终究是高手，即使视线模糊，少顷之后便能依靠听觉找到敌人的位置，我们身边不断有人围了上来。云白一手揽着我，一手舞着剑，显然有些影响他的发挥，再加上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渐有不敌之势。我努力搜寻云耀他们的身影，可惜根本看不清他们的情况，只知周围的打斗声似乎越来越激烈了。

第63节：第十四章·梦里不知身是客(6)

我正想将七彩琉璃镯吹响，突然看见有一匹马穿过迷雾，直直朝我这边冲来，马上坐着的，赫然是一个黑衣男子，让我甚感眼熟的男子。云白揽着我，一边堪堪避过身边两人的攻击，眼看着有人冲了过来，正待侧身挥剑迎上，却见那人在快接近我们时，一个侧身，左手伸向我，手中空无一物，似乎想将我拉上马背。我盯着那人，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那张脸的熟悉感也越来越浓，突然脑中一道灵光，是他！我毫不犹豫地伸手，紧紧握住那人的左手。云白似乎也在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将剑挥向另一边，恰好挡住身边一个黑衣人的攻势，揽着我的手略一使力，我只觉得身子一轻，一阵眩晕，身子一转，便已坐在了马上。

我根本来不及交代云白他们一声，马就撒开腿飞跑起来，身后的黑衣人将我的身子压低，左手拉着缰绳，右手挥着剑挡住一路而来的攻势，我紧紧闭着眼，顾不得初次骑马带来的不适感，以及马跑动震得我几欲坠马，只是双手死死地抱着马脖子，告诉自己一定不要掉下去。耳边的刀剑声离我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呼呼的风声。

良久，久到我以为自己再也支持不住要摔下马的时候，马终于放慢了速度。我动了动已有些麻木的手，试着坐直身子，睁眼便看到连绵起伏的山峦，层层叠叠的金黄与酒红，竟是说不出地鲜艳清朗，山峦之间夹着小片小片的草地，初冬时节，又是一片枯黄。脚下虽是山路，却没有了崎岖感。

"你怎么不在大哥身边保护？"待自己终于缓了口气，我才问道，声音很轻，且有些嘶哑。这一日来滴水未进，加上不断地遇险、挣扎逃命，已经消耗了我太多的体力，如今一歇下来，才觉得自己都快虚脱了，而右脚踝处传来的疼痛，又让自己忍不住冒了一身冷汗。刚才太紧张，竟忘了右脚在下马车时扭了一下，现在才感到那锥心的疼。

我苦笑不已，不管是在二十一世纪，还是莫名其妙地穿越到这里大半年，何时受过这苦了？如今这形势，又断断容不得我哭疼叫苦。

"回夫人，是主子让属下保护您的。"

第64节：第十五章·凤兰玉佩(1)

第十五章·凤兰玉佩

"夫……夫……人？"我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噎死，要不是身后那人及时扶了我一把，我早已经骨碌碌地滚下马去了。

"是的，主子是这样吩咐的。"万分恭敬与肯定的语气。

"你……你确定你的主子是上回在浅醉居里的那个人？"我想不是他要确定，而是我要确定一下。呜呜呜，狐狸这厮，到底在搞什么东东啊？

"是。"

"你……你确定你是上回在浅醉居里突然冒出来救我们的黑衣人？"不，不，这不是真的，可能是我眼花看错了，误以为他是上回在浅醉居里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狐狸的暗卫之一，然后他也好死不死地眼花把我错认是他家那劳什子主子的夫人。

"是。当时夫人奋不顾身地将主子扑倒在地，夫人此举此心，让属下们敬佩不已。"

肚子不饿了，脚也感觉不到疼了，我现在只觉得头晕得快死掉了。我蔫蔫地继续问道："那个，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我的？还有，大……大哥什么时候跟你们说夫人不夫人的事的？他是怎么吩咐你们的？"

"回夫人，夫人出发前一晚，主子吩咐我们几个，一路暗中保护夫人，切不可让夫人受伤有事……"

"我不是什么夫人！"他的话还没说完，我便生生地打断了他。

"夫人怎么会不是夫人？"身后那家伙的声音终于有了些茫然的味道，"夫人身上的凤兰玉佩，便是主子的信物啊，见玉佩如同见主子，夫人可以用这玉佩，吩咐暗人做任何事。"

我在脖子处摸了半天，终于将先前挂在脖子上的那块玉佩摸了出来，怪声问道："你是说这个？"

狐狸明明只说拿着这玉佩可以找他安排在天青国的暗人，让我可以安然脱险，没说别的嘛！而且我当初接过玉佩的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啊，貌似也蛮普通的呀，顶多玉色白了点，质地细腻了点，色泽光莹了点，手感温润了点，雕刻精致了点，整个玉佩呈兰花状，一面平滑，另一面上的凤凰栩栩如生了点，除了这些，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地方特别了，真的，我发誓。若这个玉佩就是狐狸给他老婆的信物，那他堂堂一国之君，委实太小气了吧。还有还有，他不会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给了我块玉佩算是定情信物了吧？那我岂不是太亏了，我那根本是完全不知情或者说是完全被骗地接受了他的定情信物嘛，这只该死的阴险狡诈的龙狐狸！

"夫人有所不知，凤兰玉佩与主子的龙兰玉佩皆是用千年和田羊脂白玉雕成，乃天下第一玉工师琉珏大师的封刀之作。但凤兰玉佩与龙兰玉佩的最珍贵之处不在于此，而是雕刻这两块玉佩的千年和田羊脂白玉夹生在海拔五千米的山岩中，传闻在它的周围常年有兰花盛开，千年下来，这玉石身上便沾染了兰花的香味，即使落入凡尘，再多波折，此香味也可千年不散。"

我将玉佩凑在鼻子下面仔细地闻了闻，并不觉得有兰花香味啊，看来这传闻不准嘛。

"夫人自是闻不出玉佩身上的兰花香味，但主子亲自喂养的暗鸽，即使夫人身在千里之外，暗鸽也会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夫人的确切位置。"

暗鸽？不会是我见过的小黑鸽吧？怪不得从望月国到龙曜国，成千上万里的路，人家一只小鸽子扑腾几下翅膀，愣是没迷个路走个失或被老鹰叼走什么的，硬是飞到了狐狸的跟前完美地报了个信。听起来真像是神话，或者《山海经》什么的，狐狸那厮竟这么厉害，搞到这么神奇的东东，他该不会是狐狸精变的吧？

"除了暗鸽、暗人，还有什么可供我使唤的？"心理阴暗的人，身边的组织也是暗什么的一群又一群啊。

"除了暗人与暗鸽，还有暗卫、暗使，都听凭夫人吩咐。"

暗人我懂，不就是狐狸玩的无间道的小把戏吗？暗鸽、暗卫也见识过了，"暗使是什么？你应该是暗卫吧？"

"回夫人，暗使负责调查搜集信息。属下暗卫长夜风，听候夫人差遣。"那家伙说着说着，竟突地飞身下马，在前方两米处迅速跪了下来。我一下子没了依靠，又从没有过骑马的经验，再加上之前的折腾，以及右脚的疼痛，没两秒，就晃晃悠悠地直往马下栽去。

我终于又坐在了马车上，虽然这马车比不得穆清林先前给我备的那辆，倒也不差。夜风也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马车，不仅给自己换了一身行头，还顺便带来了一个漂亮美眉，侍候起人来那叫一个手脚利落。而且人家还是个大夫呢，不仅替我包扎了早已肿成馒头的右脚，还逼着我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我乖乖地一声不吭地任她包扎，然后埋头吃东西，没办法，谁让我一向对美女没有抵抗力呢？

这些由狐狸一手培养起来的秘密而绝对效忠于他的组织，他竟然跟他们这样交代，给了我这样一个身份。此时此刻，我终于确定，狐狸其实早就知道了我是女儿身！是在我晕血的时候？还是更早，早在我第一天来这里，云月的身份就已被他识破？

可是若他已知我的女儿身，他又为何不揭穿？还有云老头说的替我瞒下身份的宫女与太医，?何狐狸还留在身边？以狐狸的个性，他不将这样有二心的人除去，难道是不想打草惊蛇？他寝宫里的那一吻，一路纵容我在朝堂上的作为，成就浅醉公子的贤名，最初不答应我游说后来又同意，或者早在任命云风当宰相的那一刻，是不是有些很重要的事一直被我忽略了？

我竟还指着人家说有断袖之癖，后来又安慰这个安慰那个忙得不也乐乎，如果狐狸与云老头一早便各自怀着自己的阴谋，互相试探互相斗狠，那狐狸对我的包容对我的好，难道是一早就有目的而为之？

"夜风，我那几个随从没事吧？我这样跟你走了，他们怎么办？"与其相信云老头，我宁愿相信这大半年来几乎日日相处的龙狐狸

与穆清林！

"回夫人，主子有令，从现在开始，就由夜风负责护送夫人，直到夫人回国。"夜风一口一个夫人，我听得快晕倒了。

"小夜，算是咱们商量一下也好，或者算我命令你也罢，你就别再夫人来夫人去的了，我听着头晕，从现在开始，你就叫我公子吧。"我转头向马车里的漂亮美眉微笑道，"灵儿，你也是。"

灵儿抿着嘴笑笑，立马甜甜地喊了声"公子"，可咱们的夜风同学却显然还在挣扎。

"咳咳，夜夜？风风？夜儿？风儿？唉，叫哪一个比较好听呢？"我貌似自言自语地嘀咕，声音却不小，盯着夜风的背影，不意外地看到他的肩膀轻轻地颤了颤。

"公……公子，您还是叫属下夜风吧。"果然啊，小夜同志没挨过两秒，立马识时务地改了口。

"好，夜风，你确定云白他们几个会没事？"

"公子放心。属下已经接到暗号，他们都已安全，正迅速赶来。"

什么？暗号？小夜同志啥时候接的暗号？我没看到大白天的天空中有划过一道烟火，或者有小黑鸽子飞过啊？他们是什么时间交换信息的？我竟浑然不觉，可恶，这太打击我的自尊心了。

"夜风，既然你这一路都在暗中跟随，那你可查清袭击我的黑衣人的来历？"那只狐狸既然要他们暗中保护我，那我遇袭，他们岂有不查清真相之理？毕竟只有找到了敌人，才能更好地保护我，"还有，查一下我的身份与行踪是何时暴露的，中间是哪个环节出错了？我若有事，怎么找到暗使和暗鸽？"

究竟是谁要对我痛下杀手呢？而且貌似他们不是同一批人，我的身份既已暴露，此行的目的怕也不是秘密了。可是怎么会呢？这消息是什么时候走漏的？好像从我出了龙曜国，有什么就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就像能预知未来，在我必经的路上早早等候。可是知我此次出行

的，除了龙狐狸和二林子，便只有六部尚书了，难道这之中有人泄露了我的行踪?

第65节：第十五章·凤兰玉佩(2)

"对了，昨天晚上帮助我们脱离险境的是你们吗？"我忽又想起云辉说的话，当时帮我们的，应该是他们吧。

"是的，公子。公子想调查的事，今晚就会有回信。公子若想找暗使和暗鸽，只需吩咐属下，属下会帮公子办妥的。"我和夜风一问一答。灵儿坐在我对面捣鼓几个瓶瓶罐罐，好像在研究什么。

"我难免会有落单的时候，万一你不在我身边，而我又要找你们或者有事找暗使他们，怎么办？"小样儿的，才说我是什么夫人，见我如同见主子，一切听凭我吩咐，这会儿倒好像防备起我什么来了，貌似狐狸将玉佩交给我的时候也没教我怎么找他那些秘密组织，难道臭狐狸真的还留了一手？

"属下自会一天十二个时辰不离公子，公子不必担心。"

说了半天，还是不相信我啊，算了算了，我现在也没心情跟你计较，更没法和那山高皇帝远的狐狸沟通，先办正事要紧。我趴回软榻，天色渐晚，算下时间，应该马上到天州了吧。进了天州之后，我该怎么办？这一路过来，已经不少天了，时间很紧，而且结盟的事，越早办妥越好。混进皇宫？是联络暗人送我进皇宫，还是正大光明地求见？好像都不太可行啊，怎么办才好呢？怎么我毛遂自荐的时候没想到还会有这种伤脑筋死脑细胞的问题发生，更没想过路上会遇到这样的危险。要不是有云府、穆清林和那只狐狸派人保护，我还不跟着红儿一块去了？

红儿，一想到红儿，我的眼睛便酸涩了起来。我怎么会如此薄情？红儿走了，我也伤心了，然后碰到事情，我便只顾得上自己了，就像当初我将她一个人扔在那里，来不及替她好好安葬，与自身的安危比起来，我终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自己。如何不让那些因我而去的人枉死，唯有让我自己活得更好，我除了这样安慰自己，还能如

何？但是红儿，待夜风他们查出那天晚上袭击我们的黑衣人的来历，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最为惨重的代价，让他们连后悔的余地都没有！

我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夜风的口气如此肯定，怕是在暗中，还有暗卫跟着吧。而且他不是说小白他们几个马上也就能跟上来了吗，那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知道夜风究竟有多厉害，但他是狐狸的暗卫长，以狐狸的挑剔眼光，肯定实力不凡，加上小白和云耀他们的武功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我想有他们的保护，我的安全该是有保障的。

"公子，安全起见，先委屈一下公子吧。"灵儿眼角含笑地看着我，两手在我脸上不知抹了些啥东西，有点凉凉的、香香的。我睁着无辜的大眼望着灵儿，一脸的茫然。

少顷马车停下，便有士兵上前撩起车帘往里探了探脑袋，随即放下车帘，马车复又慢慢动了起来。

终于到天州了！

一进城门，马车便飞驰起来。

我坐在马车里，伸手指了指自己的脸，并不敢碰，怕摸到一张冷冰冰毫无温度的死人脸，向灵儿问道："怎么样？好看不？"

灵儿又是抿嘴微笑，好半天才道："公子怎么样都是好看的。"

啧啧，没想到这小丫头片子的嘴还是挺甜的，有前途，大有前途啊！我就在这种又是忐忑又是期待的心情中，等到了下马车住客栈的时刻。

我与镜子里的人大眼瞪小眼，唉，虽然你长得也不赖，可比起我来，还真的逊色了许多。我还在暗自感叹，一声"公子"轻轻地传来，我"嗯"了一声，便见一个黑影刷的一下出现在了我眼前。我将嘴张成O形，转头看了看左边的房门--关得好好的啊，又扭头看了看右边的窗--好像也关得好好的啊，而且我刚刚也没听到响动，晕死了，小夜同学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

"你……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你不会一早就在这房里偷看我吧？"这太惊人了，小夜同学所谓的一天十二个时辰在我身边，不会也包括晚上潜在我房里偷看我睡觉吧?

"夫人恕罪，未经夫人允许，属下岂敢擅闯夫人房间！"夜风一慌，立马跪了下来，连称呼都变回了夫人。

"你快起来，我也只是随便问问。"我一下子跳开好远，真是的，好像除了我和狐狸，对了还有二林子，别的人这动不动下跪的毛病是怎么也改不了的。

"夫人，这是主子给您的信。"夜风将一封信函交到我手里，便躬身在一旁候着。

狐狸的信？我忙拿过来细看，呜呜呜，信封上遒劲的"浅浅"两字，果然是狐狸亲爪写的啊。看到这熟悉的字体，我的眼眶一下热了起来。大哥，才到天州，我便经历了许多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后面的路怕是只会更加艰险吧。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何当初我提出要出国游说时，你竟一反向来的冷静深沉，不顾众人在场，便断然拒绝，也终于明白你当时的担心与犹豫。虽然我不敢肯定最后你是因为什么才同意了我的要求，但你竟然把你身边的暗卫长也派来保护我，更不用说将凤兰玉佩给了我，你心里的担心，怕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就不曾少过吧。

第66节：第十五章·凤兰玉佩(3)

我将里面的信纸抽出，展开，只十六个字：撇下云府，独与夜往，勿近生人，切记安全。

撇下云府，独与夜往？狐狸的意思是让我撇下云耀、云辉，为何？难道他终是查明了云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虽早就觉得云府里面必有大玄机，但于情于理，我都不觉得云府会做出害我之事，更遑论取我性命了。再者，云耀、云辉这一路来并无异常，相反他们的忠心，从云辉断臂便可见一斑，可是狐狸为何执意要我与云府断了联系，难道我的身边，除了夜风皆不可信？

还有勿近生人，指的是云白吗？我也明白云白身上必有很多过去，但我以心视人，并不觉得他会对我不利，是狐狸太多疑，还是我太天真？

"这信什么时候到的？"我将信放到烛火上，看着青红色的火焰慢慢蔓延开来，然后将信纸扔进了茶杯里。哧的一声，火焰瞬间消失，仅剩一缕青烟，袅袅而上。

"回公子，就在属下进来之前。"

"竟如此之快！云白的事，是你向大哥汇报的？"

"是。"他低着头，回答得很干脆。

"夜风，想必我这边一有风吹草动，你便快马加鞭地派人向大哥汇报了吧，不然这信何以来得如此之快？大哥交代你保护我的时候，是不是也顺便交代你监视我，将我的言行一一向他汇报？"我心里一冷，从来没想过，狐狸也会有防备我的一天。可是为何一想到他防备我，心里便会一阵阵地抽痛，而该有的愤怒倒显得苍白了许多？

"公子恕罪。"夜风跪在地上，既没承认，也没否定，态度却是很恭敬。

"云白的身份可疑？"以来信的速度判断，该是云白一出现，夜风便将此事汇报给了狐狸。云白究竟是谁？夜风只一看便瞧出他有问题

吗？为何狐狸回信的时候却又不提及云白的身份，而只是让我别再接近他？

"请公子恕罪。"他依旧跪着，低着头，却不再说话。

"夜风，既然你不愿说，我自不会逼你。云白的身份我会亲自向他求证。你且记住，不管大哥下了什么命令，你若敢在我确定之前动他一根汗毛，我绝不饶你。"以狐狸的个性，若云白身份有异，绝对不会手软，再看夜风宁愿我降罪也不肯道出云白的来历，狐狸肯定是对他特别吩咐过。可是云白既是我一手扯进这圈子的，若他的身份真的对我不利，也该由我来了断此事。

"是。"他倒答得干脆，没有我想象中的犹豫。

"你且起来吧。"我暗自叹了口气，"我此次出来，大哥于公于私，都自会派人多加留意，又岂会真的任我为之？所以有事你尽管汇报，但若关系到我与我身边的人，望你能同时知会我一声。还有，我与大哥不同，以后别动不动就下跪。"

其实，从出来到现在，已经近半个月了，我从未想过要写一封信给狐狸或者清林，又或者是云府，不就是坚信我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狐狸、清林，甚至云府的掌控之下吗？他们每一个人都多的是眼线，自会有人时时刻刻向他们汇报，所以我也懒得多此一举。

"刺客的事调查清楚了吗？"夜风肯定将刺客的事汇报给龙狐狸了，那么不管我的行踪是被人泄露或被人探知，狐狸自会想办法调查清楚。如果真的是龙曜国出现了内奸，那么这个人就太不可原谅了。

"回公子，除了第一批刺客还未查清是何来历外，那日晚上的黑衣人是望月国使臣身边的死士，今日上午下午碰到的都是天青国四皇子派来的人。"

按理这个时候，龙曜国的盟书已经送至天青国君手里，那么望月国的盟书更是早该送到了，四皇子这时候以这种架势"请"我上门，怕是龙曜想与天青结盟很不容易啊！而且六国之中，四国已经明显有了

动静，那么被公认为国力最强的叶苍国和修若国，这个时候会动静全无吗？我不自在地抚了抚额头，呜呜呜，狐狸，我现在后悔了成不？

我趴在桌上，准备给狐狸回一封信，没写两个字，就写不下去了。反正大事小事夜风肯定会向他汇报，那狐狸稍有点脑子就不用我说也该知道我现在所处的境况和目前六国的形势了，再说狐狸一向脑细胞过剩的，我干吗花力气白费工夫，这不是折腾自己吗？

于是我重新摊开一张纸，洋洋洒洒地写了几个字：小心叶苍与修若，我很好，勿念！从小我就练习毛笔字，初学颜真卿的楷书，后爱上了柳体，有一段时间还练过唐寅的《落花诗》，所以这一手字到了这里，倒也没污了宰相之名。

写完自己看了看，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便又在左下角用小楷写了一行字：凤兰玉佩的事，回去再找你算账！这行字小到不能再小，我是纯粹属于插科打诨地试试，毕竟人家是皇帝，我名义上的老板嘛，貌似我说这样的话有些胆子发育，但不写上一句又不足以平我心中之愤，光明正大地写又没那胆子，最后决定只能这样做，反正狐狸看到了也能显示我说这话时的小心翼翼诚惶诚恐，没看到也就罢了。

第67节：第十五章·凤兰玉佩(4)

我将信交给夜风，觉得有些奇怪地问道："夜风，云辉他们几个怎么还没跟上来？"

"回公子，今日提早关城门，他们还来不及入城，便宿在城外。"

"提早关城门？"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连日来的遭遇，让我现在遇事的时候冷静了许多，加上刚才的分析，我不得不更加谨慎起来，"夜风，你去打听一下，城门大约什么时候关的？"

夜风领命，又迅速在我眼前消失，这回我倒是看清了，人家那是从窗口飞出去的，只是速度实在太快，如果这回不是我留了心瞪着眼睛一眨不眨，不然又要以为人家是凭空消失了。

我趴在桌上，盯着跳跃的烛火，开始想事情。城门提早关闭，会是因为我吗？李玉彬与刀疤男都没顺利完成任务，而我的目的又如此明确，既是四皇子找我，这里又是京城，提早关城门只不过一句话的事而已。那么他们关了城门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事呢？

我是易了容进的城，灵儿是新来的，夜风半路出现，还换过一身行头，我们理应不会被人发现才是。等等，不对，我虽易了容，但身上的衣服并没换，天青四皇子会不会凭借着这蛛丝马迹发现我的行踪？不管他们是发现了不对劲才提早关的城门，还是提早关了城门准备进行地毯式搜寻，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一想到此，我忙开门叫了声灵儿，她三两步从隔壁房间跑到了我跟前，我一把将灵儿拉进门，重重地将房门关上，急急地道："如果有办法联络夜风，让他马上回来，你需替他变一下装，然后咱们最好换家客栈换辆马车。"

夜风带回来的消息与我的猜测八九不离十，他们已经派人到各家客栈盘查，那盘查所用的画像，竟是我易容后的模样。这四皇子还是挺有本事的，呵呵！不过四皇子你既知我已易过容，难道就没想过我会易第二次第三次吗？只怕不是没想到，而是毕竟不敢把我真实的长

相，也就是龙曜国宰相的真面目画在上面到处搜查吧。如此看来，四皇子你对于我的敌意，又或者说是对龙曜国的敌意，都只敢在暗中表现，而今日的此番行径，怕也只是你私下里的动作吧。你如此按捺不住，显然天青国王还在权衡考虑之中，看来我此行成功的几率，也是不小的。

我望着镜子中娇滴滴的美人，又看了看身边长相清秀的灵儿，对我们的这番模样非常满意："夜风，你先去退房，付足他一天的银子，我与灵儿在外头等你。"

呵，声音清润婉转，倒与我二十一世纪的声音相近。灵儿说我之前有定期服用变声药物的迹象，所幸药物剂量不大，服用也不频繁，所以除了声音变得有些低沉外，对身体倒无大害。她给我服了一颗药丸，我的声音就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云府曾给我服食药物，我竟毫无察觉，怕是此药下在了日常饮食中吧！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云月替兄开始，还是更早？我一边暗自思量，一边上了夜风新安排的马车。

马车在漆黑的街道上飞驰，夜风已经换了一张憨厚木讷的脸，灵儿也不看我，又在捣鼓那些瓶瓶罐罐。我一圈一圈转着七彩琉璃镯，心里也跟着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能如此冷静而全面地思考问题了？以前被我忽略的蛛丝马迹也渐渐浮出水面，真的是环境逼着人成长吗？心里不禁有些苦笑，放着好好的安稳日子不过，偏生要走这一趟，现在有泪也只能往肚里咽了。接下来，如何进入皇宫见得天颜才是关键，该是明着求见，还是先去联系一个狐狸的暗人，让暗人帮忙好一些？总觉得这两个办法都不好，特别是后一个，我实在不太敢相信所谓的暗人，山高水远的，看不见听不到，狐狸拿什么保证他们的忠诚度？

是夜入住天翔客栈，听说是天州最好的客栈。虽有盘查的人，但也不意外地被轻松打发了去。对了，说来这鬼地方也蛮奇怪的，六国之间，不仅语言文字互通，听说我怀里揣着的银月钱庄的银票也是六

国通用的，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啊，没想到在这落后的地方，钱庄倒提早实现了通存通兑。好像也不是所有的钱庄都可以通存通兑，只是银月钱庄的生意做得太大太漂亮，在六国都有数不清的分庄，所以才有这般待遇，俨然成了金融业的龙头大哥。

翌日一早，在房里又等了些时间，还是没有小白他们的消息，我便拉上灵儿与夜风，决定先上街走走看看。夜风没看过狐狸给我的信，看他的样子，应该不知狐狸要我撇下云家的人，那么怎么到现在小白他们仨还没找上门来？不应该啊，难道我易容了他们认不出我来了？不是应该有暗卫和他们一道的嘛，就算暗卫不认得我，总也认得夜风吧？等等，貌似夜风也易容了啊！

第68节：第十五章·凤兰玉佩(5)

"小夜，我家那三个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找到我？暗卫是和他们在一起吗？你确定我们变成这样后他们还找得到我们？"我回头看向夜风，又指了指自己的脸，万分困惑道。

夜风正待张嘴说些什么，我的视线掠过夜风，一眼瞥见缺胳膊的云辉和短头发的云白正背对着我，向反方向走去。

哎呀，白日里真不能惦念人，这不，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小白，小白，云辉……"我大声喊着他们，挥着手向他们跑去。该死的，这两个人听到我喊他们，只是站住了身子，却并没有回头朝我飞奔而来。哼，莫不是见我昨日抛下他们独自一人逃跑，生气了不成？小心眼！

"小心！"夜风大喝一声，身子如箭般飞向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根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觉银光一闪，我低头，看到自己胸前插着一柄短刀。而顺着离开刀柄的手缓缓往上看，我松了口气，嘴角浮起一抹笑，低低自语："幸好，你不是云辉啊！"

我看着眼前那断臂之人露出惊诧的表情，看到他身后不远处不知何时出现的那人左脸颊上的那一道长长的刀疤，闭上眼，缓缓向后倒去。狐狸啊，还有清林，没想到浅醉居一别竟是永别，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活在这世上，一定要让龙曜国强大起来！

身子似有腾空之感，难道是灵魂出窍了？我缓缓睁开眼，再看一眼与我有缘无分的这异世界吧。是幻觉吗？还是我已经到了天堂，我微笑，眼里忽有泪涌出："仙人，你终于来接我回家了！"

我伸手想碰一下眼前之人的脸庞，手抬了一半，终究无力地垂下，我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第69节：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1)

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

我被脑海里一会儿老爸和老妈一会儿狐狸和二林子交替出现弄得疲惫不堪，费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白如雪的世界。天堂？是了，我已经死了，被那个背影看起来像是云辉的人一刀刺死了。还好他不是云辉啊，不然我岂能瞑目！终究还是太大意了，我也终于为自己的草率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我曾沾沾自喜的聪明，不管是幻觉还是泡影，最终都破灭了，好不甘心啊，我答应狐狸的事还没有做完，甚至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告个别。在我随时准备回家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如今我心里有了牵挂，却突然让我远离了这个世界，就如我突然到来一样，是梦吗？还是命运又与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你醒了？"一个清朗而微有些低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不知是不是错觉，听来竟觉得有些耳熟。

我侧过头，看到一双清澈澄静如黑宝石的眼睛，那眼里的笑意犹如水波划过黑宝石，熠熠闪动，一身白衣纤尘不染，一头如墨的长发只随意地披着，纯净脱俗，超然出尘。这样的人，只应天上有。我复又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衣裳依旧，只不过胸前的刀不知何时已没了踪影，果然是神仙，连丝血迹也没在我衣服上留下。我挣扎着起身，居然也不觉得吃力，更遑论疼痛。想是到了天堂，凡尘的种种都会抹去，只留最完整而本真的自己了吧。我向他甜甜一笑，"看来我这世为人，终究是大善修行，我一直以为自己死了之后会下地狱呢！"

"为什么会下地狱？"他坐在床畔，看着我，脸上的笑容如阳春三月的阳光，让人觉得温暖明媚。

"因为我以前看到蚊子从我眼前飞过，都会毫不犹豫地伸手将它拍死，我怕这样杀孽太重，来世可能无法转世为人，投胎成蚊子什么的，呵呵。"我自顾自地笑笑，又歪着脑袋问道，"仙人为何不把我直

接送回家？上回应该是你们某位同事工作失误，才让我一觉醒来已身在异时空的吧？"

"你家在哪里？"他依旧看着我微笑。唉，错觉又来了，这么清亮的眼眸，看着看着也觉得有些眼熟啊。可是不可能见过的啦，这么帅的人我若是见过，肯定终生不忘！

"啊？仙人还有不知道的事？"我很困惑地问他。

"仙人不会有不知道的事，可是我不是仙人啊。"他的笑终于泛滥开来，刚刚若只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那现在就是完全盛开的鲜花了。

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以为他是仙人，也正因为他是仙人，我才对这样的绝色美男以平常心视之，毕竟仙人嘛，本就应该飘飘欲仙帅得没边的，而且容不得俗世中人心生邪念。可是他说他不是仙人？

我急忙爬下床，身手异常敏捷地跑到这房间的角角落落检查了一遍，然后又跑到窗口门外将周围大致察看了一番，没错啊，这里不正是传说中兼我心目中的天堂吗？我噌噌噌又跑回到我醒来时就躺着的床上，继续一脸困惑地问道："这里明明是仙境嘛，不会错的。"

"是仙境，不过是人间仙境。"他看着我跑东跑西，又看着我爬上床继续坐好，脸上的笑容始终未减。

"你？确定？"我有些怯怯地问，心里其实已有了答案。

"确定。"他的眼睛笑得亮晶晶的，好像小星星。

"那这里是哪里？你又是谁？你把我掳来这里干吗？"我噌地从床上跳起，三两下扯掉覆在我头顶的白色轻纱帐，手指着那冒牌仙人，颤巍巍地道。

晕了，都什么时候了，我多忙的一个人啊，有多少人在找我，有多少人因找不着我而担心难过，又有多少人在盼着我回去办正经事呢，这光景他怎么能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来？

很快，我就坐在床上惭愧地低下了头。貌似我刚才太激动了，从正牌神仙到冒牌仙人的巨大心理落差造成了我暂时的头脑短路，才会

做出这种傻事。人家好心好意地救了我，我居然指责人家掳人，真是太不应该了。

夜风肯定自责担心死了，那假冒云辉的家伙刺向我的时候，这一变化来得实在太突然太快，他又要忙于应付假冒云白的人和刀疤男，让我受了伤，现在又失了踪，不急死才怪。其实我倒没受伤，我因无聊穿在身上的二林子送我的天丝软甲真如二林子所言刀枪不入，硬是替我挡住了致命的一击。怪不得当时没痛感，但是由于自己也忘了身上穿着护身软甲，倒是生动逼真地演了一出生死大戏，其实什么生啊死啊都是我心中的直觉反应而已，最后的昏倒八成也是吓出来的。不过最后这一点，我是不会承认的啦，对外我会一概宣称这几天生死逃亡心神绷得太紧而碰巧在那一瞬终于支撑不住累晕了！

显然这一切都是精心设好的局，那两个假冒云辉、云白的人也是特意安排的，我的这个身份看来也瞒不住人了。四皇子不简单啊，这么快就觉出了不对劲，还利用我与云辉他们三个暂时失去联系的难得机会，使了一计，逼我暴露了身份，差点还顺手取了我的性命，看来我得重新估计对手的实力了。我自是不太担心夜风找不到我的，凤兰玉佩还在我身上，他可以通过暗鸽找到我，应该不用太久就能联系上我了。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这里又是哪里？"我看着依旧坐在床沿笑得一脸春风的男人，脸上泛起淡淡的笑容，他说我遇险的时候，他刚好坐在街道一边的某茶馆二楼临街位子喝茶，看到我被人刺了一刀，竟还面带笑容，一时好心救了我。这么巧，身手又是这么好，是我路遇贵人，还是这又是一计呢？不能怪我多心，才刚刚吃过粗心亏的人，如果还学不会多长个心眼，那就只能等死了。我不想等死。

"天曦岚，这里是我家。"他说得坦然。

天曦岚？姓天？国姓？他竟是皇室中人！

"你是皇子？"我知道我这样问很不礼貌，但我还来不及换一种婉转的方式，话已经脱口而出了。

"是。"他依旧说得云淡风轻。

"这里是你家？难……难道这里是皇宫？"我的嘴巴已经有些结巴了，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人的嘴巴。

"是。"他的嘴巴确定是呈"是"的嘴型。

天哪，我之前还在犹豫着用哪一种方式混进皇宫比较好，又觉得每一种方法都不是最好的，没想到一眨眼的工夫，就已身在皇宫里了。这，这怎么办才好？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的心脏狂跳起来，声音越来越结巴，"你……确定你没……另立门户，娶……娶妻成家？"

"确定。"他依旧好脾气地微笑着。

"我……我可能受了惊吓，身体还很虚弱，"我轻抚着胸口，一副小白兔受到惊吓的模样，楚楚可怜地看着他，"能不能让我在这里住几天，养养身体？"

"好啊。"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真的？"我扑闪着两只大眼睛，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

"真的。"他还顺便点了点头。

天哪！我立马扑倒在床上，拖过被我踢到一边的被子，蜷着身子背对着坐在床沿的假冒仙人，一下盖住自己的脸，就在被子里偷笑起来。我真是太好运了，啦啦啦！以这种方式进了皇宫，还有了安身之所，是最最理想的啦。管他救我接近我是不是计谋呢，我只要小心防备，然后找准机会一下扑到假冒仙人他爹跟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请他与龙曜国结盟就OK啦。后面那句话大家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时候眼泪一文不值的道理我还是懂的，嘿嘿。

我如花蝴蝶般穿梭在花丛中，这鸟地方真不是像我这样从小被灌输科学知识的人能理解的。上回听到凤兰玉佩的来历已经够晕够扯够神的了，这回看到我身处的地方，更是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索性也就不去想它了。初冬时节，这里竟是一片的姹紫嫣红，而且大多是我不认识的花，难得有几株认识的，却发现明明不是这季节的花期，却

都开得娇艳动人。我的嘴巴久久不能合拢，就这么张着嘴跑过一株又一株的花花草草，顺便尽量远离那个冒牌仙人。没办法，人家那一身白衣飘飘，加上自身的条件与素质，虽是假货，但显然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再看看俺身上，穿的是灵儿的衣服，而且还是嫩绿色的，整个人像根葱，实在不好意思站到冒牌仙人旁边自贬身份充当绿叶，汗啊！

第70节：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2)

"那个是天山吗？"我一声惊叹，捂着嘴巴难以置信地道。

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那高耸入云的雪峰，洁白而神圣，连绵起伏，直至更远处。那就是天山吗？那就是雪山吗？上回去云南的时候，骑马上了玉龙雪山，最终还是没见到雪山，想不到穿越到了这里，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雪山。

他也向天山的方向望去，然后转头望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一直憋着的一口气长长地呼出，闭上眼，又深深地吸了口气，感受那似有若无的冰雪气息，心里是满满的感动。内心再冷漠再坚强的人，在神奇的大自然面前，我想也会变得温暖与柔软吧。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感动，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胜过我们所能给予的。

"真没想到，皇宫离天山竟这么近，那天湖也该不远了吧？"

"这里是整个皇宫最靠近圣山圣湖的地方。从这里骑马过去，半个时辰就可到圣山了。"

圣山圣湖？一个皇子都如此说了，看来在天青国，天山天湖的意义不同寻常啊。

转眼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天，可是连根鸽毛都没见过。唉，我就说嘛，这世上哪有这么扯的事，凭我身上那块玉佩，再加上只小黑鸽，什么千里之外都不怕我走丢，完全扯淡嘛。如今我都失踪两天了，就这丁点儿大的京城，也没见夜风率领几只鸽子找上门来。这也就罢了，云耀、云辉、云白他们三个居然也一个影儿都不见，弄得我好像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组织，成了光杆司令，虽然我心里万分想验证二林子所谓的暗中保护我的人这时候还在不在我身边，但在这地方，我又不敢随随便便地吹手镯玩，心里那叫一个不踏实啊，感觉自己好没安全感好弱势。

我偷偷摸摸地往小白宫外挪步，真是奇怪啊，不是说这里是皇宫吗？怎么我住的小白宫连个人影也没看到？没太监也就罢了，怎么能

连个宫女也没有呢？你问我小白宫是啥东东？就是我住的地方啦，我第一天醒来时身处的那幢小房子，里里外外通通都是白色的，外边又被一个小花园四面环绕，那不是名符其实的小白宫吗？

我探头探脑，又悄悄往外挪了几步，不知小白宫外面会不会正常点？貌似还是没有人啊，怎么会这样？我又回头看了看我的小白宫，原来它叫芷兰宫。既然如此，我就索性大大方方地到处逛了起来，这里简直就是花的海洋，美得让人窒息，美得如入仙境。逛累了，我随便蹲在一处花丛里，闻着花香，又偷偷将凤兰玉佩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看了个遍，唉，难道是因为我身处的地方花太多了，掩盖了它的香味，迷惑了小黑鸽？毕竟我也曾亲眼目睹过那从望月国飞来的小黑鸽带着重大消息不负重任飞到了狐狸身边，再反观我现在的境遇，这一切未免太奇怪了。唉，想我以前是一个多么懒得思考的人啊，座右铭是"人生在世，吃穿两事"，最大的梦想便是混吃骗喝过日子，可是如今呢？自从踏上了天青国这片神奇的土地后，我好像立马变成了好奇宝宝，成了天天开动脑筋的一休哥。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一个这两天来唯一与我有交流的男声在身后响起。

"啊？赏花赏着赏着不知不觉就赏到我的小白宫外边来了。"我连忙起身，很坦然地掸了掸身上的衣裳，说得很是无辜，"曦岚，这个花园好像比小白宫的花园更大更漂亮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小白宫看这大好的美景呢？"

一个母妃早逝的皇子，一个自母妃去后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外纵情山水的皇子，一个即便回了皇宫也不愿处理政事的皇子，一个早已成年却还未被赐婚的皇子，把我拉来他的寝宫，没人过来问话也没人过来伺候。他的寝宫应该很大，可是下人们却一个也没见，难道是我走得还不够远？早知如此，应该再往外移一千米，看看能不能见着个人影，毕竟一个皇子再不得宠都不可能会是这般境遇。

"这皇宫里的花，就属小白宫里的最珍稀了。"冒牌仙人也跟着我喊小白宫，并不纠正，用他一贯的微笑与温柔口气道。

"最珍稀的不见得就是人人最喜欢的。"我斜眼瞥了眼旁边那人，觉得他那一身白衣分外碍眼，又瞄了瞄自己身上的白衣，唉，我还以为自己穿上差不多的衣服也能与他不相上下呢。可是显然我太自信了，怎么办？我是断断容不得一个男人在长相上超过我的，呜呜呜，这样太打击我生活的信心了，会令我的世界整个变得黯淡无光的。先有龙狐狸，后又有冒牌仙人，两个貌似还都是我惹不起，不是看不顺眼就能一时兴起咔嚓掉的，为什么现实总是如此的血淋淋啊。

"那你喜欢什么花？"他的眸子清亮而澄静，一如他的白衣服，纤尘不染。天底下竟会有如此干净的眼睛，我一直以为，这样纯净的眼神，只有未经世事的婴儿或孩童才会拥有。没想到在这皇宫高墙之内，还会有人拥有如此清澈的眼睛。我想起狐狸的眼睛，同样的漂亮，可是除了偶尔的清澈黑亮让人看清楚他的想法外，大多数的时候却是深邃而莫测的，像谜一样难测。

第71节：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3)

"向日葵。"

"向日葵？"

"是啊，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外表那样明艳而热烈，可心里永远只认准唯一的一个太阳，从初绽到残败，只求仰首能望见它，俯首依然还能感受它的照耀，一生都紧跟它的步伐。"我抬头，天是那样蓝，云是那样白，而且那样低，那层层的洁白就在不远处，近得好像爬上梯子便可伸手摘到，我伸手够了几下，叹道，"真像棉花糖啊！"

"棉花糖是什么？六哥你回来了也不来找我们，还带了个女人一起回来，不打算替我们介绍一下吗？"一个出谷黄鹂的声音响起，把我激动得立马忘记了棉花糖，差点就飞扑向声音的来源。天哪，我终于听到冒牌仙人以外的人类的声音了，我还以为整个皇宫就剩我和那假冒货两个人了呢。

一袭鹅黄明佩上窄下宽曳地裙，舒广袖，头梳堆髻，饰玉簪珠花，身材适中，肌肤微丰，明眸樱口，一个观之娇俏可亲的女子款款向我和冒牌仙人走来，跟在她身后的，还有一个约莫二十三四岁的男子，一袭香色团松鹤织花长袍，身高适中，略显清瘦，五官俊挺，却意外让我觉得有些脂粉气。

难道是那传说中的公主？哎呀呀，盼星星盼月亮的，终于盼着了冒牌仙人之外的人，还是个金枝玉叶的主儿。在龙曜国的时候，虽然也在皇宫里晃荡过几次，但除了宫女、嬷嬷，可是一个正经主子都没见过啊。狐狸这孩子也可怜，爹早死，娘早死，N个小妈也没个活得久的，没姐妹，唯一的兄弟又那样，偌大一个皇宫，好像就他一个人，怪不得天天和二林子形影不离的，后来俺出现了，虽没替二林子分忧解难，但至少与他共同承担了陪狐狸的责任。唉，狐狸，二林子，我又想你们了，呜呜呜。

"喂，我在问你话呢，你发什么愣？"估计我刚刚想狐狸的呆样惹冒牌仙人他妹不开心了，人家一反出谷黄鹂的甜美语气，微有些不高兴地拔高了音量。

"四哥和七妹来之前怎么也不派人通传一声？"冒牌仙人迎上前，对着那脂粉男微弯了弯身，复又对公主MM道，"七妹，月姑娘是我的朋友，不得无礼。"

他是天青国的皇子，那他的四哥就是--不就是那个该死的四皇子吗？而且貌似天曦岚排行第六，那公主MM显然排行老七。我双眼直直地盯着那个"四哥"，脑中暂时一片空白。

"六哥，她是不是傻子啊？一句话也不说，一副呆呆的样子。六哥，你怎么把这种女人带回你宫里？"

七公主的话将我拉回了现实。

我与四皇子对视着，周围寂静无声，我清楚地看到他的眼里有了然，有算计，更有危险的光芒。之前虽不敢肯定他们找人假扮云辉、云白是刻意针对恢复女儿身的我，还是撒大网捞鱼，我自个儿晦气撞上了网，但既然我那天自报了身份，那么四皇子即便不敢肯定堂堂龙曜国宰相就是我这一介女流之辈，但起码可以肯定我与天曦岚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微扬起脸，侧看着身边正若有所思看着我的天曦岚，脸上酝酿出了满满的笑容，轻挽上他的手臂，亲昵而温柔地道："曦岚，有客人来也不提早告诉我，我一点准备也没有，这么不修边幅的样子，不是惹笑话了吗？"

我又稍稍理了理衣裳，方盈盈地施了个万福道："民女月微眠，给四皇子、七公主请安！"

我起身，微低着头。四皇子如此费尽心机地想除掉我，如今我这样出现在他跟前，他怎会错过机会？他一直未开口，只不过是疑心我与天曦岚的关系而盘算着如何开口罢了。我一阵苦笑，这个时候若说还有谁能护我周全，怕只有眼前这飘然若仙的天曦岚了。曦岚，对不

起了，我竟要利用你，故意让四皇子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让他顾忌你，顾忌这层关系，才求得我暂时的安身。

"你……你竟敢直呼六哥名讳？"七公主似受了惊，几步冲到了我跟前，脸上是满满的不可思议。不过人家好歹是一国公主，也是有素质有修养的，虽然有些气愤，但毕竟没有当场甩我一个嘴巴子什么的。

"回七公主，这称呼是曦岚准了的。"我轻轻回答，依旧微低着头，还装出一副羞怯的样子。

不过我这话倒是真的，天曦岚同学貌似为了表示他的平易近人，在前天我皇子来皇子去后来又变成喂来喂去喂了他半天之后，很坚定地告诉我，我们之间要用名字互称。

"六弟游山玩水出去了大半年，连父皇都整日里念叨怎么还不回来，原来是有佳人相伴，乐而忘归啊。"四皇子虽是笑着对天曦岚说话，眼睛却是紧盯着我。呵，你话里赤裸裸的试探我岂会不知？

"曦岚，"我出声，轻轻打断天曦岚未出口的话，微蹙了一下眉头，手抚着上次"中刀"的地方，轻声道，"我有些不舒服，怕是旧病复发。"

第72节：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4)

"我扶你进去休息会儿。"他晶晶亮的眸子看着我，里面有一丝戏谑，摆明看穿了我的小把戏，然后转身向那两人道，"四哥，七妹，我先扶月姑娘进去，失陪一会儿。"

说完，也不等他两人说话，天曦岚便轻扶着我的肩，向我住的小白宫走去。直到离开那两人的视线，感受不到背后那刺人的目光，我才稍松了口气，三两下拍掉冒牌仙人虚扶在我肩上的手，跳开几步，保持安全距离后，方惨兮兮地道："曦岚……我……"

我小心翼翼地抬眼瞄向天曦岚，他一副好整以暇的表情，优哉游哉地好似正等着我的说法。

"曦……六皇子，"我结巴了一下，最后决定这个时候还是叫他六皇子比较好，因为这称呼，显得我是多么的弱势啊，说不定能得个同情分什么的，"我有事想告诉你，不过容我晚上细细理一下思绪，因为我的事说起来有点复杂，明天一早，我再告诉你好吗？"

我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反正现在是女儿身，纯粹是本色演出啊。装完了可怜，我又歪着头想了一下，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巴巴地道："曦岚，四皇子他们这边，就先配合一下，好吗？"

他学着我的样子，歪着头想了一下，忽然万分愉悦地道："好啊。你与四哥从一见面便互看着对方不放，你不会是我未来的四嫂吧？"

我险些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天曦岚同学，你的想象力与搞笑能力简直就是天马行空级别的啊，这太让人佩服太让人惊讶了！你的四哥巴不得我早早死掉，你还要将我许配给他，而且说不定我还只是一小妾的身份，这不明摆着让我自杀吗？原来你只是貌似聪明啊，我真是错看你了，还以为你长得跟仙人一般，智商好歹也会有仙人一半，想不到你能把我们充满仇恨与愤怒的目光看成是深情款款的对视，I服了You！

我正待赏他几个卫生眼，却意外地看到他脸上的揶揄与眼里的浓浓笑意，晕了，我怎么了，竟差点被他忽悠了，"曦岚，你那天救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与你四哥不对盘了吧？还讲这种话来堵我。"

"那你与四哥为何不对盘啊？"

这才是他想问的问题吧，他救我的时候应该也看到了刀疤男，怎会不知是四皇子派人设计杀我？那么，他既将我带回宫里，却不许我出小白宫，难道是因为怕我不巧遇上四皇子？

"曦岚，这些问题你明天就会知道了。"难道明天真的要向这个人坦白我的一切了吗？亏我刚才还想着顺着他的思路将自己塑造成四皇子的欢喜冤家呢。

"好。"他微笑着看着我，眼眸清亮。

"那么外面的人你先应付一下，我先去休息了，明早见。"我撇了撇嘴，一板一眼地说完，径直向我的小白宫走去。唉，其实我就是个欺善怕恶的主，知道天曦岚同学还算善良，而且到目前为止对我也没有恶意的表现，我便又皮痒痒地不打算将他皇子的身份当回事了，反正我是龙曜国的百姓，他一天青国皇子，其实对我来说也就是个外国人，不是吗？

我趴在床上，琢磨着到底要不要向天曦岚同学彻底坦白我的身份。我想坦白还是要坦白的，如今我孤身一人待在这皇宫，我要做的事，需要他多大的帮助，就该对他有多坦白。可是坦白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在我预料之外的后果呢？

眼角突然瞥见有一团黑黑的东西火速向我飞来，我尖叫一声，连忙用被子将人整个捂住。什么东西？吓死我了！且不说狐狸的皇宫，仅是云府与浅醉居的治安，也比这里强了不止百倍。你说要是大半夜来了个传说中的采花大盗，我岂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睁睁地被摧残？

半天没响动，没人依靠的情况下，我只得偷偷掀开被子一角，往外一瞄，便与一双很奇怪的小眼睛对视了一下，我一惊，一把掀开被

子，那小眼睛的主人站在我的床上，看好戏般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惊慌失措的模样。那，那不是传说中狐狸的暗鸽吗！呜呜呜，亲人哪，终于把你给盼来了，看来凤兰玉佩的事，很有新闻价值，很值得关注值得期待值得跟踪报道啊。

我赔着笑脸向小黑鸽招了招手，那鸽子踱了几个鸟步硬是不往我的方向靠，我怒极，一抄手，就将小黑鸽牢牢抓在手里，拎着它的鸟爪捣鼓了半天，终于将那纸条抽了出来。

浅浅：

事情比预想中更复杂，不可任性，若没把握，全身而退，切记！

狐狸的字写得很小，我睁大眼睛对着夜明珠瞅了半天。

我推算了一下日子，狐狸写这封信的时候应该还不晓得我遇袭的事，那他说的"事情比预想中复杂"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又收到他的暗人们的消息了？狐狸既已同意我出来，为何又总是这么不放心？而且看他的口气，似乎我灰溜溜地回老家他才不担心的样子，很奇怪，难道他不紧张自己要做亡国君了？还是除了我这步棋外，他还另有打算？

第73节：第十六章·假仙天曦岚(5)

我找来纸、笔、墨，细想了一下，然后给狐狸回信："开弓岂有回头箭？已在皇宫，静待我的好消息。"如今的处境，我倒是宽了些心。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只要牢牢保住自己的小命，不必担心再背负周围人的性命，这让我的心里好受了很多。我自会多加小心防备，更不可能中途放弃，既然决定了，就一定要走到最后，若我这样回去，那么红儿和云辉的牺牲又算什么？

我向外看了看，暗鸽出现了，却没有看到夜风，心里微有些不安。可是在这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地方，信息滞后沟通不便是我目前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学着狐狸的样子，将纸条卷起来，绑在小黑鸽的脚上，然后还很好心地拿了点糕点喂它。那鸽子饱餐了一顿，然后扑腾了几下翅膀就飞走了，连个感激的眼神都没回馈给我，真没良心，哼！

一夜无梦。我边打着哈欠边往外走，赫然看到站在门口冲我微笑的天曦岚。糟了，昨天好像跟人约好一早要谈事情的啊，我这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也不知道人家等了多久。我本来是要博他同情取他信任拍他马屁的，可我一个贪睡，貌似要把事情给搞砸了啊。哎呀，坏事了坏事了。

我忙伸手扶了一下自己的下巴，傻傻地赔笑道："曦岚，这么早啊！"

他不说话，只点了点头，看着我，眼睛若琉璃，里面有盈盈笑意。这人怎么这样？永远都是那种温吞吞的纯洁样子，哪天知道我骗他，会不会一时想不开抹脖子那啥了？

"曦岚。"我与他坐在花园的小木凳上，我做着深呼吸，豁出去了，死就死吧！不过冒牌仙人，我的小命既是你救的，我想你不会辛辛苦苦救了来再杀掉，做出这种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糗事吧？

"曦岚，有些事我想坦诚地告诉你。"我看着他，仔细观察他的面部表情，决定若有什么不对劲，立马住嘴，人可不能有蛮劲啊！

"好。"他笑看着我。唉，冒牌仙人，你别光顾着傻笑啊，你这样我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出你心里的真实想法，这不利于我正确地分析判断形势呢。

"曦岚应该知道望月国使臣此行的目的吧？"听说望月国使臣已经到了，曦岚虽然年初外出游山玩水直到前两天才回来，平时几乎不理政事，但这么大的事，以他一个皇子的身份又岂会不知，"我，是龙曜国人。"

"然后呢？"他依旧一脸的笑容，并不因我的话而露出一丝惊讶，好似一早便知道了我的来历。

我不禁有些心慌，他的表现太镇定太坦然，好像一早看穿了我，而我根本不知他的打算。我真的可以彻底坦白，赌他不是四皇子一伙的，甚至可能与四皇子不对盘吗？

"曦岚，我从未想过要去害人，我只是不想我的国家血流成河。曦岚若觉得我身份不便，就请带我出宫吧，救命之恩，微眠没齿难忘，他日若有机会，定当犬马为报。"

"你一女子，如何力挽狂澜，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曦岚好奇吗？那就拭目以待吧。"我向他微微一笑，眼里透出一丝狡黠，然后正色继续道，"曦岚，我要做的事，需要等到望月国使臣顺利完成使命如愿离开天青国，此前我只能按兵不动。在这段时间里，你若留我在宫里，能答应我护我安全吗？不然，请你送我出宫吧！"

我直直地迎视他的眼睛，这三天来的观察与思量，我相信他不会害我，至少短时间内不会。他的目光晶亮，欣赏与恍然之色一瞬即逝，好像已经明白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温和地道："微眠怎知我一定会帮你？"

"我的命是你救的，若真注定它会葬送在天青国，由你收回对我而言就是最好的安排了。"我微微笑着，曦岚这样说，算是默认我的请求了吧。

最初的打算便是暗中结盟，此路不通的话再以龙曜国使者的身份正大光明地求见天青王，如今有了曦岚的帮助能待在皇宫里，对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至于他是真心帮助，还是互相利用，现在还不是我考虑计较的时候。

我心里明白，昨日偷溜出小白宫意外碰见了四皇子，就不可能再过上舒舒服服的安稳日子。其实我也没有太自责，就像七公主一听说天曦岚带了个女人回宫，就巴巴地过来想看个究竟，我迟早还是会与四皇子见面的。若是刀疤男一早就认出了救我的是六皇子，那四皇子无论如何都会借机找上门来的。

第74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1)

第十七章·夜宴献艺

"曦岚，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我一袭对襟束高腰白色长裙，一个随意的高髻，一支碧玉珍珠簪，未施粉黛，走出房间，问等在外面的天曦岚。

七公主派人来传话，说是淑妃娘娘、容妃娘娘在御花园景观台赏花，念叨着曦岚出去大半年，回来几天了也没见着面，所以特意请曦岚过去，顺便吩咐我也一道。云月的学习资料说到天青国形势时，特意提及四皇子，言他的母妃是寒星国当今圣上的胞妹"淑仪公主"，好像就是淑妃娘娘！

"无妨，随意便好！"他仍是一身白衣，笑看着我，似乎对这趟请安有些漫不经心。

不知是跟他坦白了我的一半身份，还是因着约定，我与天曦岚之间，竟有了些心照不宣的味道。既然他不担心，我又何必太紧张。

我走在天曦岚的右边，仿佛置身于花的海洋。天青国的皇宫与狐狸的那一亩三分地很不一样，大概人家有圣山罩着，有圣湖润着，所以那土地就格外肥沃。大冬天的，人家那地方，姹紫嫣红的竟开满了整个皇宫，像个世外桃源，美不胜收。天曦岚同学在旁边耐心地为我一一介绍，我眼神涣散地看着他，心里无限遐想：冬天就美成这样，那到了春天怎么办？要是这么美的地方，通通属于我一个人，那该多好啊！

一路不停地有太监宫女行礼，我也没空理会，两只眼睛不停地左看右看，顺便默记周围环境。不一会儿，景观台便到了。

所谓的景观台，是御花园里的一处制高点，拾级而上，鲜花环绕，中有玉桌玉凳，三面轻纱飘飞。我尾随着天曦岚，用眼角余光打量了一下，上面围着一群女人，除居中坐着的两位外，其余皆站着。这阵势，好不祥啊！

"儿臣曦岚，给淑妃娘娘、容妃娘娘请安。"待我走近，天曦岚便拉着我一起下跪行礼。呵，这还是我穿越到这个时空来第一次见到后宫女子。我脑海里无数念头晃过，嘴里却恭恭敬敬地道："民女月微眠，给淑妃娘娘、容妃娘娘请安。"

"快起来吧。曦岚你都回来几天了，竟忙得不见影儿，今儿个若不是我们叫你来，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肯来请安呢。"一个温柔得似能滴出水来的声音道。

"娘娘恕罪，本打算明天一早就过去请安的，偏生娘娘今日早了一步，是曦岚不是。"天曦岚微笑着赔不是，语气是一贯的温润。

"罢了。你就是七丫头从昨天念到现在的那位姑娘？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

我哀叹一声，慢腾腾地抬头，神色却是再温顺恭敬不过，嘴角扬起一抹极浅极浅的微笑。

正中坐着两个衣着华美神情雍容的女子，玉凳上皆铺着薄薄的一层毛毯。左边一个挽着高髻，饰玉蝶花钿簪、鸾凤金步摇，远山眉，点绛唇，藕色夹袄外罩了一袭莲红色对襟织锦长裳，上有银线绣成的点点落梅图，说不出地端庄淑雅；右边一个梳着繁复的百花髻，满头珠钗，一袭蜜色长裳，瓜子脸，柳叶眉，樱桃口，即便这样坐着，也分明让人感到她的扶柳之姿、似水温柔。刚才说话之人，该是右边那位吧，想来她便是容妃了。围着她二人的，除了我认识的七公主，还有七八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个高挑身材，眉眼俊飞，让人见之忘俗，另一个身量尚小，稚气未脱，她二人穿着皆与七公主相似，舒广袖，上窄下宽曳地裙，一个一身丁香紫，另一个一身杏黄，该也是公主吧。而其余五六个女子，虽也明艳动人，但看其穿着打扮，应是贴身大丫头。

"长得倒是不错，怪不得曦岚将你带回了宫。"容妃的声音依旧温柔，脸上的笑容却有些清冷，看着我的眼神闪过一丝凌厉，"不过你既已跟了曦岚，需得一心一意，就别作他想了。"

"娘娘，月姑娘是曦岚的朋友，并非如娘娘所想。"天曦岚躬身回话，微笑着澄清事实。

我终于明白了，敢情大家都把我当成天曦岚的小蜜了啊！

"曦岚，昕嵘今日一早便来央求本宫将月姑娘许了他，本宫自是狠狠训斥了他，断了他这念想。也不知他着了什么魔，你们两兄弟向来亲厚，可别为了一个女子伤了感情，若让你父皇知道，还不定会气成什么样儿呢！"坐在左边的淑妃终于开了口，声如其人，端庄圆润。

昕嵘？莫非是四皇子？我就说嘛，那打不死的小强怎会让我安生过日子？不过他的如意算盘显然打错了，皇宫中最多的就是女人，最不值钱的也是女人，尊贵如公主也只不过是用来利益联姻的筹码，皇室里又岂容得了两皇子为抢一个女人而闹得不欢？可是如果他央求的时候已经预知这结果了呢？我冷笑，四皇子，你是想以这种不讨人喜欢的方式将我推向风口浪尖吗？

"是，曦岚谨遵娘娘教诲。"

"姐姐，曦岚也不小了，晗峄、昕嵘他们哪个不是早早成家，哪有这年纪还成天在外游山玩水没个定性的？姐姐向来视曦岚如己出，何不做个主求了皇上，替他办了喜事。这姑娘虽非官宦人家出身，长得倒清秀可人，我看曦岚也是真心喜欢才将她带回宫的，是侍妾是侧妃都依了曦岚，他成了家，端妃姐姐泉下有知，也该含笑?。"容妃亲昵地拉了淑妃的手，脸上的笑容一如她的声音般温柔，说到最后，却又盈盈欲泣。

天哪，她们是在说我吗？她们不会三两句话将我的终身大事也给顺便解决了吧？虽然我在二十一世纪是个二十六岁的大姑娘了，可这个身体才十八岁啊，都还没完全发育成熟呢。还侍妾？还侧妃？她们怎么能这样污辱人呢？

第75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2)

"回两位娘娘，民女自知身份卑贱，高攀不起六皇子，所以斗胆请娘娘收回成命！"我一下扑跪在地上，言辞恳切，态度恭敬。我也知道这样冒犯不是明智之举，但这种时候再装傻充愣，我真的会在敲锣打鼓声中被人扭送进洞房的。我不要，我死也不要。

"你！"容妃抬手指着我，才说了一个字，见曦岚也跪在了我身边，一时愣住没了声音。

"容妃娘娘，曦岚虽对月姑娘有爱慕之心，但月姑娘既还没接受曦岚，曦岚也不想强迫她。曦岚相信终有一天月姑娘会敞开心扉接受曦岚，到时再劳烦娘娘为曦岚主持婚事，望娘娘成全。月姑娘不懂宫里规矩，刚才冲撞之罪，娘娘大量，就饶了她吧。"

我呆呆地盯着天曦岚，这小子，演起戏来表情恁地真实，再加上这么帅的外表，若生在我们那地方，奥斯卡小金人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妹妹，既是曦岚求情，这次就罢了吧。至于他俩的事，曦岚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勉强不来，就随他意吧。"淑妃的眼神从我身上一扫而过，然后看着曦岚，温柔道，"她早晚是你的人，宫里的规矩也该好好学学了，你找个嬷嬷教她，免得到时出错。这宫里头，不是人人都像容妃娘娘这么疼你又好说话的。"

曦岚拉着我一起谢了恩，然后扶我起身，引着我一一介绍一直围在淑妃、容妃身边的女子。我猜得没错，除七公主樱璃外，那长身修立之人是三公主槿瑜，年幼的是八公主梓珞，另五人分别是她五人的贴身丫环宝莲、玉芙、素菁、碧萼、兰芳。我一一向她们行礼，她们又向我身边的曦岚行礼，好一阵忙活。

"四哥，四哥。"七公主欢快地冲拾级而上的男子喊道。

"儿臣给母妃、容妃娘娘请安。"四皇子行完礼起身，众人又是一阵手忙脚乱地行礼。

"想不到六弟和月姑娘也在啊！"天昕嵘话虽说给曦岚听，目光却毫不客气地停留在我身上。

我假假地赔了个笑脸，顺便用期盼的眼神瞅了瞅天曦岚，他向我微微一笑，然后转身对四皇子道："是啊，不过刚巧准备要走的。"

说完天曦岚就拉着我，径直走到淑妃、容妃跟前，微一行礼道："淑妃娘娘、容妃娘娘，曦岚有事先行告退，改日再给娘娘请安。"

"我才来，六弟便急着要走，就算有事，现在也该是用膳时间，今日难得大家都在，何不一道陪母妃用膳，好好热闹热闹？"两个皇妃还没说话，四皇子便先一步来挽留了。

"四哥，改日吧，今日真的有事要办。"天曦岚不急不恼，依旧好脾气地微笑道。

"母妃，明晚父皇设宴款待望月国使臣一行，不如请月姑娘也参加。月姑娘才艺过人，明晚若能献艺一曲，给父皇留下好印象，想来日后定不会为难六弟与月姑娘。母妃以为如何？"

天哪，做儿子的这么客气恭敬地向做娘的请示，只怕是后妈都会忍不住说同意，更何况人家是亲妈。

果然，淑妃略一沉思，便对自己的儿子赞许地点了点头，然后眼睛看向天曦岚道："也好，本宫做个主，曦岚你明晚就偕月姑娘一起出席晚宴吧。"

一旁的容妃打量了我几眼，估计还没原谅我的冲撞之罪，假意笑道："月姑娘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这身打扮在明晚是不合规矩的，曦岚你在一边看着点，到时莫出了差错，惹你父皇生气。"

曦岚与我谢恩领命，然后退下。

我走在天曦岚身边碎碎念："曦岚，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明天晚上我可不可以称病不去啊？"

女人就是麻烦，一下子给我乱拉红线，一下子又要让我登台表演，还说要找个嬷嬷教我宫里规矩。要是来个容嬷嬷类型的，那我不

被活活折磨死才怪呢！呜呜呜，想我在龙曜国的时候，哪有这般收敛乖巧？狐狸可从没埋怨我没规矩过，还是狐狸好啊，我好想他，好怀念在龙曜国的自在日子。

"微眠，你若不愿意去就别去了。"他站住，看着我微笑。

我忽然有一瞬间的迷惑，觉得天曦岚这样微笑的时候其实是最难让人读懂的，因为他将所有的情绪都隐藏在笑容里，让人辨不清他真实的想法，或许这样的一张笑脸，才是他隐藏自己的最佳面具吧？我仔细盯着他的眼睛，幸好，他的眼睛还是清澈的，眼里有笑意，却也很认真。

"算了，去就去吧，我也想去凑凑热闹，就是要表演节目有些麻烦，要是只坐着享用美食就好了。"我讪讪地自我调侃。

"微眠真的想去？"

"是啊，我可不想再被那些娘娘说不懂规矩了。再说了，四皇子执意让我过去，就算我逃过了这一次，他又会盘算其他的，我又怎么可能逃得过？与其躲避，不如面对。"虽然我心里百分百肯定四皇子要我参加晚宴绝对没安好心，明晚好像是去赴一场鸿门宴，但是转念一想，又怎知这不是给了我一次接近天青王的大好机会呢？

第76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3)

"微眠不用担心，我们有约在先的。"他的话有安慰的意思，还向我眨了眨眼睛。

我笑笑，他都这样说了，我能不相信他吗？不管日后怎样，起码这一刻，我是幸运的。

"曦岚，你说我表演什么节目好呢？"既然打定主意要去了，那就好好迎接挑战吧！你说要是我明晚趁献艺的机会告诉天青王我就是龙曜国宰相兼谈判大使，他会不会当场吓晕？嘿嘿！

"微眠最擅长什么？"天曦岚微笑，眼里却有丝好奇与期待。

"歌？舞？琴？"我总不能说单口相声吧！要是广大群众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崭新的艺术形式而冷场，那就尴尬了，"其实我最擅长的是吃和睡。"

我讪讪地笑笑，这是大实话啦。结果天曦岚同学却只盯着我，N秒之后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我愣愣地看着他笑得春光灿烂的模样，然后撇撇嘴径直向前走去，真是的，我还以为这人只会假笑呢。

"微眠，微眠，你总不能表演吃和睡吧？"他急走几步跟上我，脸上是那欠揍的笑容。

"曦岚，我想好了，不过需要你帮我准备一些东西，明晚之前备妥，有问题吗？"我停下脚步，回头对他能多温柔就多温柔地笑，小样儿，看我不整你一回！

"好。"大概被我脸上阴转晴的快速变化吓到了，他微微失神，好半晌才吐出一个字。

"那你随我来吧，我把我需要的东西一样一样说给你听，明晚之前搞定，你一个皇子要说到做到，可别出差错了哦。"我转身低头贼笑着向我的小白宫走去。

天曦岚，敢笑我，你就折腾去吧，哼！

灯影婆娑，夜如昼。

我终于明白，所谓的我也参加晚宴是什么意思了，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啊，平民百姓！怎么可能在这种宴会上占有一席之地，莫说现在与天曦岚没亲没眷的，就算真跟他那啥了，也非得过五关斩六将还得留着小命爬上正王妃的宝座，才可能和那些王公贵族金枝玉叶在一桌吃饭。所谓的参加晚宴，其实也就是让我登台表演个节目，感觉就跟一唱戏的差不多，哭。

"曦岚，你快走吧，大家都入席了，别在这里磨磨蹭蹭的了，快走快走。记得散席后来接我就是了。"我使劲将天曦岚往外推。

"我还是留在这里陪你吧。"他往我身后看了看，脸上有丝不放心。你问我身后有啥？几口大箱子，一间小厢房呗。我现在只能待在这里做好表演准备，然后轮到我时我就傻兮兮地跑出去献一回艺。这待遇，悲哀啊！

"滚！"我怒火攻心，口不择言的坏毛病又犯了。

天曦岚同学可能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愣了几秒钟之后，摸了摸他那挺直的鼻子，终于灰溜溜地走了。

我把箱子打开，将东西取出来一一放好，发了一小会儿呆，然后掩了门，开始梳妆。鼎沸的人声与歌舞声远远传来，看着铜镜里费力盘着高髻的自己，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越是在这里过得小心翼翼，我越怀念在龙曜国大大咧咧的日子，心里也越发想念龙狐狸和穆清林。思来想去，有时候觉得那些日子好近，仿佛就在昨天，有时候又觉得那些日子好遥远，好像再也回不去的感觉。我握着那块凤兰玉佩，狐狸也不知现在在干吗？可有忧思难眠？可有想我？可会坚信我一定会将好消息带回龙曜国？

"谁？"厢房的门吱呀一声被打了开来，一个人影迅速闪了进来又反身掩上门。我大惊，起身后退，将一直带在身边的清林替我备的小匕首紧紧攥在手里。

"主子。"那人转身正对着我，陌生的一张脸，却是云白的声音。

"小白！"我惊呼一声，正欲飞身扑过去，忽又想起了什么，身形略动了下，终究还是止住了。我迟疑地开口，"你真的是小白吗？"

"是。"他的眼中有丝疑惑，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我略一思索，走过去，抓住他的手，那熟悉的冷冷的温度，他真的是小白，这一回我没有认错人。我的视线顿时模糊起来，声音也有些哽咽："小白，真的是你啊，你还好吗？你怎么这身打扮这副模样？你怎么会在这里？云耀、云辉他们呢？他们还好吗？"

"他们住在客栈，等你的命令。你怎么到皇宫里来了，你到底想做什么？"

这臭小子的口气永远这么差，倒像是他才是我的主子。可是这时候听到他臭屁的调调，我却破涕为笑，觉得好亲切，"小白，我这样你也认得出来？你不奇怪我原来是女的？"

"怕只有你一个人才觉得自己扮男装能瞒得了人。"

"小白，你扮成这样想干吗？你也易容了？还戴上了假发？"

"我假扮望月国使者的随从才找到你。"这小子永远只挑他感兴趣的问题回答。

小白的脑细胞也很丰富啊，他肯定是顺着刀疤男这条线一路摸索过来的，四皇子和望月国果然有猫腻。我左右看了看，时间不早了，就快轮到我登台，我一把拉过小白，轻声交代道："小白你在这里就好，能混入望月国使臣身边更好。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多说，你晚上到芷兰宫的小白屋来找我，我有事跟你说。最好我们之间再定个暗号什么的，方便联络。我一会儿要出去献艺，你快走吧，别让人看见了。"

第77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4)

"这衣服是你穿的？"小白好像没听我说话，反而走到我平铺在箱子上的裙子前，那是我昨天画下来扔给天曦岚让他搞定的东西之一，我还以为他会很为难呢，没想到人家二话不说就接了差事，第二天也准时送货上门，而且质量丝毫不差。

"是啊。你待会儿也在宴会上吧？便宜你了，可以看到我跳舞。"我将他往外推，真是的，连狐狸都没看过我跳舞呢，倒便宜了外面那帮人，悔啊，亏啊。

他站在门口，怪异地看了我一眼，终是什么也没说，一转身就不见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赶紧换衣服，刚将裙子穿妥坐下，门又吱呀一声被打开，吓得我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

"小白！"我大怒，臭小子这样不请自来，万一我衣服刚换了一半呢，岂不被他看见了？

"公子，是属下。"一个黑影瞬间跪在我身前。

"夜……夜风，是你呀！"我一时呆住，怎么是夜风？但立刻我就清醒过来了，上前一把揪住他胸前的衣服，恨恨地道，"死小夜，你不是说一天十二个时辰在我身边的吗？这都几天了？暗鸽都找上我了，你到现在才出现，你是不是光顾着照顾灵儿把我给忘了啊？"

又是一个没良心的臭小子，这么多天都没来找我，害我以为自己真成光杆司令了，想找人办点差事也没个叫得应的，又不知道上哪儿找他们，我这名义上的主子当得真叫一个窝囊，好像只有他们主动找我，而我根本找不到他们。

"公子恕罪，属下没保护好公子，让公子受委屈了。只是公子住的芷兰宫，有层层护卫把守，属下怕连累公子不敢硬闯，等到现在才有机会，属下该死！"夜风说着，又跪了下去。

"夜风，先不管这些，若我出了芷兰宫，有事找你们，怎样才能找到你？这凤兰玉佩说是信物，难道就不能像这个镯子吹一下你们就知道我找你们？"

"回公子，不是不行，而是这凤兰玉佩的凤吟声，需有内力之人才能吹响玉佩六朵花瓣顶端的六音小孔，公子不谙武功是吹不响的。"

天怒，这是什么意思？臭狐狸，敢情你的梦中情人还是个武林奇女子呢，哼！

"夜风，你先帮我搜集天青太子、四皇子、六皇子从小到大一切能搜集到的资料，尽快交到我手里。同时派人密切监视四皇子府上的一举一动，最好搜集一些他与望月国使臣关系过分密切的证据，若发现有异常，即刻通知我。"我想了一下，又道，"至于你说的没法进芷兰宫，我会想办法出来的。现在我要出去了，你也快走吧。顺便告诉大哥，我在这里很好，让他不用担心。"

"公子，你要的资料属下已经备妥。"夜风从怀里掏出几张纸，恭敬递上。

啊？小夜同学办事这么有效率？看来这几天也没偷懒嘛！我将纸接过，没时间细看，就将它与凤兰玉佩一起贴身藏了起来，便径直走了出去。

我盘着高髻，髻上直直插一支雀冠簪，一袭白色低胸半露背曳地长裙，上身紧窄，胸前有银线绣成的孔雀开屏图，下裙宽宽展开，外边一层薄纱呈半透明，上用各色丝缎线夹金银钱绣成一圈一圈的雀羽，远远望去，仿若开屏之雀尾。整个舞台天曦岚已经按我的要求布置完毕，我站在中央的圆形小舞台上，周围一圈大小不一的夜明珠，衬得小舞台亮如白昼，衣服上的金线、银线、丝缎线闪出隐隐华彩。小舞台四周是潋滟的水波，不时有叮咚的水声，那是我特意让曦岚安排人藏在一边往水中扔小玉珠小石头什么的。水波外围是一幕弧形的水蓝色轻纱帐，那是我的舞台背景，如梦如幻。轻纱帐后坐着一排乐手，观众只闻其音，却见不到人。

我拖着长长的裙摆向后侧随意舒展，左手食指拇指尖相贴，其余三指依次向后伸翘，长长的指甲上，沾满了我剪得细细碎碎的银线末，算是做了个简单的美甲，将左手高举过头顶，便是一个经典的雀头造型。我用眼角余光扫视了一下人群，满意地看到众人早已惊艳得失却了反应。音乐轻轻响起，是我昨天用琵琶给曦岚演奏的《雀之灵》，我将我的要求一一说与他听，让他找人演奏此曲，用什么乐器，多少人合奏全凭他做主，我只要这曲中的韵味与意境。很好，这小型乐队演奏出来的效果超出我的想象。

我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心里再无杂念，眼里再没有旁人，只有我，只有音乐，只有这舞台。迎风挺立，跳跃旋转，展翅飞翔，时而漫步，时而追逐嬉戏，抖翅，拖翅，登枝，开屏，栖息……是高傲绝艳的孔雀，更是误落凡尘的仙子，举手投足，都是倾心倾情的灵魂舞动，身体也似有了展翅逐浪的声音。最后的旋转美得极致，美得让人窒息，那是孔雀高飞前的徘徊，那是舞者落幕前的依恋，漫天飞花撒下，犹如精灵般在飘飞的花雨中渐渐归于宁静，我回到最初的造型，站在百花丛中的孔雀，绚烂过后依旧高贵傲然地挺立。

第78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5)

直到我弯身谢幕，众人才似梦醒，叫好声、喝彩声、掌声如雷响起。曦岚不顾大庭广众，从座位上起身，径直走到舞台前，足尖轻点便至我跟前，揽着我的腰轻轻跃过舞台边的小水池，接过宫女递过来的白狐毛镶领披风，将我严严实实地裹好，便携了我的手，朝宴会的主位走去。

我一手轻提了裙子，袅袅娜娜地跟着天曦岚向前走。宴会呈门字形，正中主位坐的是天青王，坐在他左右两边的女子应是最得宠的后宫妃子。宴席左侧是望月国使臣一行，右侧是天青国皇子大臣一众人等。曦岚走得很慢，不时侧过脸来看我，眼里有满满的笑意。我低着头，任由他牵着我的手，脸有些烫，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不知天青国的皇帝脾性如何，万一跟那四皇子一个德行，那我岂不要惨死在异国他乡了。一路走来，我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两侧人群投来的各种目光，听到低低的议论声。

我跟着天曦岚下跪行礼，然后起身，都不敢抬头。

"皇上，月姑娘不仅长得标致，没想到才艺更是了得，刚才那支舞，臣妾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年纪轻轻便有如此绝艺，曦岚的眼光果然独到。"听声音，该是淑妃。

"抬起头来，让朕瞧瞧。"沉稳而威仪的声音，并不露丝毫情绪。

我缓缓抬起头，正坐于前方龙椅上的中年男子，一袭明黄龙袍，衣纹云龙，玉冠束发，浓眉方脸，神情肃然，双目不怒而威，薄唇微抿，不拘言笑，深沉而阴冷。他的眼睛冷冷审视着我，甚至连初见时眼里那一瞬即逝的惊艳也是冰冷的。坐在他左边的果然是淑妃，那么右边的容妃也是意料中的事了。

我嘴角微扬，天青王，我们终究见面了。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如何在不丢性命的前提下，找个好机会表明身份成功说服你与龙曜国联盟了。

"舞很不错，赏！"话音刚落，便有太监领命双手捧着金边大托盘走了过来，托盘铺底的暗红绸缎上，俨然是一串珍珠项链。珍珠颗颗光泽圆润，大小相似，在夜灯下，泛出流光溢彩。

"民女月微眠，叩谢皇上赏赐。"我跪拜谢恩。

"天青王，本使特奉我王之命，诚意与贵国结盟联手共谋大业，没想到在这欢迎宴上皇上竟派龙曜国女子献舞，还赞赏有加，不知皇上此举是何用意？"说话之人坐于左侧首座，年约三十，身材魁梧，国字脸，剑眉星目，眉宇之间桀骜不驯，霸气十足。他起身只是向天青王鞠躬行礼，语气颇有些不满。

"龙曜国女子？"天青王轻轻重复，眼睛紧盯着我，闪过一丝凌厉。

我坦然地微笑，四皇子，这便是你执意让我参加晚宴表演节目的把戏与目的吗？

"听闻这孔雀舞，乃龙曜国云相府上的女眷研习创造，美艳无比，从不外传且不跳给云相之外的人看。今日竟在此见识此舞风采，惊艳之余，料想刚才献舞之人必是云相府上女眷了。"他说得有板有眼，似乎真有此一说。

我笑得更开心。如此造谣，不就是坚信这个时候以望月国使臣的身份说出这番话，必是没人敢反驳的。四皇子，你的把戏终究小了点。

"果真如此？"我分明感到天青王问话时眼中的怒气。

"回皇上，民女月微眠，的确是龙曜国人氏。此舞乃民女自幼拜师习之，民女并不知我国云相府中也有女眷会此舞。"我娓娓道来，不卑不亢。

"放肆！你居然敢隐瞒身份利用皇子混入皇宫。来人哪，还不快将她拿下！"天青国王还未开口，一边的容妃已经忍不住大声呵斥起来。

"慢着！"我抬头看着天曦岚，他朝我安慰地一笑，方躬身行礼道，"父皇，儿臣一早便知月姑娘是龙曜国人，她是儿臣带回宫的，就

住在儿臣的芷兰宫里。"

"芷兰宫？"我清晰地看到包括天青王在内的所有人脸色皆是一变。

夜风说芷兰宫有层层护卫把守，我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再看众人脸上的表情，这芷兰宫里究竟有什么玄机？

"那么六弟又知不知道月姑娘这张脸是刻意隐瞒易过容的呢？"四皇子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想让我背一个欺君的罪名置我于死地吗？我的嘴角泛起一抹笑容，四皇子，你今晚会有哪些把戏我昨天早一一思量了个遍。

"父皇，月姑娘的确易过容，而且还是儿臣亲自动手的。月姑娘初来天青国，水土不服，外加花粉过敏，脸上有红疹，儿臣一来怕她忍不住痒用手抓脸破了皮留了疤，二来今日怕晚宴惊了贵宾，就将她易了容。月姑娘绝非有心欺君，望父皇明鉴。"天曦岚依旧微笑着解释，那是我们今天一早想好的说辞。

四皇子显然没料到我们早有准备，目光扫过我和天曦岚，方对正上位的天青王恭敬地道："父皇，儿臣以为，以目前的境况，还是小心为上。月姑娘虽然是六弟带入宫中，但她的身份确有可疑之处，儿臣担心有人利用六弟的善良，欲探我国之机密，请父皇三思。"

第79节：第十七章·夜宴献艺(6)

我抬眼直视天青王，他一言不发，表情冷峻，眼神凌厉，我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我一直以为四皇子这么做是因为天青王收到了龙狐狸的国书而犹豫不决，那么天青王也就该明白，且莫说他现在还未同意与望月国结盟，就算他最后真的选择与望月国结盟，这个时候，龙曜国根本不敢轻举妄动，讨好天青都来不及，更别说得罪了。为何他一听到我是龙曜国的人，那眼里的狂怒与杀气就如此明显？难道天青王从未收到龙狐狸的国书？难道四皇子欲杀我而后快不是担心天青王被我说服，而是担心天青王知道龙曜国也有结盟之心？

我被心中的想法吓了一大跳！

"皇上，就算要定民女的罪，也请容许民女放肆一回，为自己伸冤，不然民女死不瞑目。"我伏跪在地上，先前的认知让我明白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努力自救，"皇上圣明，定能还民女一个清白。"

"替自己伸冤？你想怎么替自己伸冤？"不知是我的说法新鲜，还是我的表现镇定，天青王竟意外地顺了我意。

"民女斗胆，敢问四皇子觉得民女刚才的舞艺如何？"

"惊为天人。"四皇子看着我，迟疑了一下，终究如实说出，又忙补充道，"但你的舞艺并不能说明你没问题。"

"民女谢四皇子对民女舞艺的肯定。叶苍的宝马、修若的丝绸、望月的美酒、寒星的佳人、龙曜的玉器，民女斗胆，敢问皇上享用过多少？敢问皇上享用这些的时候，可否想过它们并非来自天青，并非出自天青国的能工巧匠之手？民女献舞也如此，为博众人一笑，更为赢皇上一句赞赏，并无二心，请皇上明鉴。"

天青王看着我，我依旧跪着，坦然而无惧地迎视他的目光，继续道："皇上，民女听闻天青赫赫，近十年来更是鼎盛强大，不仅对外来子民与本国国民同心相待，经济文化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民

女愚昧，不懂治国之道，但想天青的发展，若不是皇上博大的心胸、海纳百川的气度、对外来事物的兼容并蓄，定不至发展如此飞速。今日民女献拙，此舞精彩，民女相信皇上又岂会执著于跳舞之人是老是少是贵是贫，家住东边还是来自西方？"

我看到天青王的眼里有一抹激赏之色，继续娓娓道："六皇子于民女有救命之恩，民女报恩未及，更遑论有伤害六皇子、伤害天青国之心了。今日献舞，心中至诚，易容面圣，非因欺君，相反恰恰是怕惊了圣驾，皇上圣明，定不会仅因民女是龙曜国人，就定民女大罪。"

我说完，躬身跪拜。四周寂静无声，一时间无人说话。

"依使者看，朕当如何？"聪明的人总会在这种时候将问题扔给对方。

"回天青王，本使以为，此女之言虽有理，但此事关系重大，不如先将她关押，待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作定夺。"那使者看着我，眼里有得意，又似有些惋惜。

"就这么办吧。来人哪，先把她带下去，严加看管。"天青王向我一摆手，便有侍卫过来欲动手。

"我自己能走。"我起身，优雅地用手拢了拢披风，向天青王微一行礼，然后径直走到天曦岚跟前，轻声道，"曦岚，将我放在更衣小厢房的天丝软甲和七彩琉璃镯拿过来。"

我跟在侍卫身后，微笑着走出宴会现场，双手拢紧披风，轻触到我贴身藏着的玉佩和匕首，笑容更深。狐狸，不是我要将自己置于险地惹你担心，而是我的女儿身，注定只能以此种方式接近天青王。

第80节：第十八章·心计(1)

第十八章·心计

我坐在室内唯一的一件摆设--木板床上，将脸埋在披风领口的白狐毛中，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摆弄着裙摆上那层层围绕的雀羽刺绣。比起小燕子"走进一间房，四面都是墙，抬头见老鼠，低头见蟑螂"的那间牢房，我这间牢房倒是干净整洁多了，除了简陋点儿，倒没有不干不净的蚂蚁鼠虫，而且貌似独门独户，牢门外一段不长的走廊尽头，又是一道牢门。我来到这里，该去的都去了，不该去的也去了，独缺了青楼，下回一定要拉着狐狸和二林子去逛逛，全当报个到凑个数。

很晚了，曦岚应该找到天丝软甲和琉璃镯了吧？还有小白，他也在晚宴上，应该看到了我的处境，不会再巴巴地赶去芷兰宫了吧！

"曦岚？"烛火一摇，有人影一闪而过。我跑向牢门处，那是一排铁栅栏，可将我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

"月姑娘对六弟真是情深义重啊，可惜六弟眼看着月姑娘被押入大牢，连向父皇求情的勇气也没有，看来月姑娘是错付了芳心啊。"脂粉男的声音。

"没想到这么晚了四皇子还挂念着微眠，微眠好生感动啊。"我微笑着复又坐回那张木床，四皇子，我还以为你今晚不会来了呢。

"月姑娘若真感动，何不忘了云相跟了本王呢？姑娘的舞艺，本王心醉不已。"他打量了我一番，语气轻薄地道。

"呵，真是好主意！"我轻笑出声，装作万分愉悦地道，"天青国的四皇子，寒星王的亲外甥，如此尊贵的身份，怎会甘于人下？怪不得四皇子如此迫切地要与望月国修好呢。只是若微眠跟了四皇子，待得四皇子大业功成之际，又能许微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月姑娘真是个聪明人。"他站在牢门外，烛火映得他的脸庞忽明忽暗，竟有妖异之感。我浅笑着，毫不退缩地迎视他慑人的目光，"可

是聪明又不懂得适时沉默的人往往短命，这个道理月姑娘早该明白的吧！"

"四皇子这么晚巴巴地跑来，不会是为了告诉微眠这个道理吧？"我笑得越发坦然，心里暗忖：曦岚这个时候应该来了吧？

"只要月姑娘肯告诉本王云相的行踪，本王不仅可以让月姑娘即刻离开这牢房，更有说不尽的荣华富贵等着月姑娘。"

"咦，微眠不就是四皇子苦苦寻找欲除之而后快的云相吗？"四皇子你用荣华富贵来做交换条件，摆明了将我当成小白，我岂能不配合你一下？反正我说实话你也会自觉地将它归为假话，我又何必担心？

四皇子盯着我，也不动怒，只是脸色在烛火的映衬下，越发阴狠起来，"月姑娘若再耍嘴皮子，知道本王会如何对付你吗？"

"如果皇上知道四皇子将龙曜国的盟书擅自拦了下来，四皇子你说皇上又会如何呢？"我巧笑嫣然地看着他，状似漫不经心地扔出一颗炸弹。

"哈哈哈！"他怒极反笑，"有趣有趣，没想到月姑娘比我预计的还要聪明，真是可惜了，这么聪明又擅长跳舞的美人竟要被我亲手毁去，本王心里，还真有些舍不得呢！月姑娘可是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曦岚，你来了。"我望向自走廊处悠然踱步进来的天曦岚，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六弟怎么来了？"四皇子脸上一抹狠戾一闪即逝，转身望向天曦岚时，已恢复了谦和自若的兄长模样。

"不止是我，父皇也来了，不过父皇与我在门外听得四哥与微眠聊得很开心，就没进来打扰。"天曦岚微笑着走近，将这几句话说得风轻云淡。

"什么？"四皇子的脸色大变，声音也有些不稳，"父皇散了席便与母妃一道去休息了，六弟你莫不是和四哥开玩笑的吧？父皇若在，怎么不与你一道进来？"

"父皇方才脸色不太好先回去了，四哥你要去瞧瞧父皇吗？"天曦岚边说边开了牢门的锁，微笑着看着傻傻地坐在木板床上的我，一个弯身将我拦腰抱了起来，不理一边脸色阴晴不定的四皇子，大步走出了牢房。

"皇上真的来过吗？"吹着冷风，我终于有些清醒，望着这张近在咫尺英俊无比的脸庞，有些迟疑地开口。

"嗯。"他轻声应道，脚步不曾犹豫。

"是曦岚将皇上请来的？"虽是问他，但我的心里早有了答案。

我一早就料到今天的晚宴四皇子不会放过我，一早就料到四皇子会拿我的身份做文章，一早就料到在今晚这样重要的场合，只要四皇子质疑了我的身份，仅凭我一人之力是避免不了这场牢狱之灾的。所以我一早也与曦岚约定，最后一定要由着我，坐实了这场牢狱之灾，然后他再出手相救。我想试探天青王的态度与反应，也料定我若真入了牢，四皇子肯定会出现，所以我借口让曦岚替我取东西，是想让他撞见我与四皇子的对话，是想让他与一心只想与望月结盟的四皇子彻底对立。我承认我有设计他之心，可在他将我从四皇子的人手下救下时，我就已明白他与四皇子不对盘，想让他更坚定地与我结盟与四皇子敌对，想将他拉进这个局，可是我没想到曦岚竟将皇上也请来了，这么晚将皇上从淑妃的宫中请来，难道曦岚一早就看出了?心中的打算？还是他，一早就看出了四皇子的打算？

"我去向父皇求情放了你，想不到父皇对你也有丝好奇，便与我一道过来了。"他的声音是一贯的温和清润，脸上的笑容丝毫不减。

"是这样吗？"我垂下眼睑，喃喃自语。

"微眠，我不会伤害你的。"他的语气似无奈，又似叹息。

"那么曦岚可以告诉我芷兰宫的秘密吗？"

我站在那张白玉床前，迟迟不敢躺上去。从我来到天青皇宫的第一天起，我就住在芷兰宫里，晚上便睡在这张床上，真没想到这床以

前竟是曦岚的母妃睡的，不只曦岚的母妃，还有天青王，那是人家的恩爱床。

我越想越别扭，不知道的时候也没感觉，在上面滚来滚去还想着这床又大又软，可是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曾躺在上面的女同学已经撒手人寰了，而曾躺在上面的男同学也"人老珠黄"迈入中老年人行列，且俺今晚还见过，俺就实在无法越过心里那道坎儿了。

我跑出芷兰宫，径直朝天曦岚的寝宫走去。我要去找曦岚，告诉他，要不给我换个地方，要不提供几床被子让我打个地铺。我虽然对他晚上的表现略有些意见，但现在既然用得着人家，我的态度还是很端正的，坚决采取抛开一切暂时遗忘既往不咎的原则。

第81节：第十八章·心计(2)

咦？这么晚了，曦岚的房门居然还开着。我奇怪地探了探脑袋，正犹豫着是直接走进去还是礼貌地敲一下门，天曦岚的声音已经从里面传了出来："进来吧。"

"曦岚知道我会来？"

"我想微眠听了我说的故事，可能会不适应那张床。"他微笑着继续搅拌碟子里的东西。

"那曦岚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睡觉？这碟子里的是什么？"被人看穿的感觉真不好受，就像自己没穿衣服。

"既然大家都知道微眠是易了容的，索性微眠就恢复本来模样吧，水土不服花粉过敏也该是痊愈的时候了。"他用手指醺了点碟子里的东西，轻轻一揉，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然后向我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神情竟似大孩子般开心，眼睛看着我，闪着我看不懂的兴奋光芒。

"啊？曦岚你懂易容术？你确定这碟子里的东西不会让我毁容什么的？"我以为他懂易容术只是随口说说的呢，如果是真懂易容术，他会不会一早就知道我是易了容的呢？那我下午还巴巴地跟他交代说我有易容啥的，糗死了！

"刚好略懂皮毛。"他盯着我的脸左看右看，又打量了一下手里的碟子。

"曦岚，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易容了？"我有些怯怯地开口，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好像有些深不可测。

"比微眠坦白的时候要早一些吧。"他将碟子里的东西往我脸上抹，神情就好比是刚偷着蜜糖的大白鼠。

我那打遍天下无敌手、情场杀得鬼见愁的傲人的聪明才智，还有可以角逐奥斯卡小金人的完美演技，怎么到了这里，特别是碰到这人，好像完全失灵了？我撇了撇嘴，觉得万分郁闷。

"微眠为什么要易容？"他边忙碌边和我聊天，也算是劳逸结合了。

"长得太美，倾城倾国，怕真面目示人，不仅会使道路堵塞，惹来狂蜂浪蝶无数，更怕男人见了抛妻弃子，女人见了失去活下去的信心。"我随口瞎扯，谁让姑奶奶我现在心情不好呢。再说你不是聪明吗？你就自个儿猜去吧。

"糟糕，待会儿我也被微眠迷倒了怎么办？"他半开玩笑地道。

"那你注定失恋，一边哭去吧。"我白了他一眼，居然敢拿我开涮？虽然我长得是漂亮了点，也曾同时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成功勾引过一国之君与一国之帅的经历，但是曦岚还是算了吧。论相貌比不过人家，论气质那也差了一大截，论背景出身人家那是皇家贵胄，论我最最引以为傲的聪明才智，好像也有些心虚啊，就算比可爱，他那双眼睛眨巴起来的时候，好像也蛮让人心慌慌的，如果连冒牌仙人也能被我迷倒，那我真要怀疑我与妲己同学有啥前世今生的关联了。

"洗一下脸，就可以了。"天曦岚起身将早已准备好的两盆水端过来，一盆自己用来洗了手，另一盆放在我跟前。

我二话不说，彻彻底底地洗了一下脸，这几天它不见天日，真是受委屈了。

"微眠果然很漂亮。"他看着我，声音清润温和，嘴角上扬，眼睛一闪一闪的，好像比平时更明亮清澈。

"别人表扬我能接受，曦岚就免了吧。"被一个天仙一般的人物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赞美表扬，我居然一点高兴的感觉也没有，我八成是秀逗了。

"曦岚……"我刚想问他皇上那边听了我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却见他已一个飞身跃向门外。

狐狸的暗鸽！我一惊，忙跑向手抓着暗鸽的天曦岚。该死的，这个时候暗鸽怎么出现了？

"是找你的吧？"他将小黑鸽递到我跟前，脸上是一贯的微笑。

我迟疑地接过暗鸽，抬头偷瞄了一下天曦岚。为什么他仍是这般平静？难道他上次看到了暗鸽飞来找我，还是隐藏在这张笑脸下的心其实是不平静的？

我低头抽出狐狸绑在小黑鸽脚上的纸条，与其张口否认让曦岚看到狐狸不知写了些什么的字条，还不如我看完了再想办法或掩饰或解释。摊开，只两句话："不许离了夜风单独行动，乖乖等我过来。"我的心狠狠一颤，写这封信的时候，狐狸应该知道我遇袭的事了，那等他过来是什么意思？他也要来天青国吗？

我拼命地眨了眨眼睛，想眨掉眼里的泪意，抬起头，向天曦岚灿烂一笑道："曦岚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他为什么会让微眠以身涉险？"天曦岚任由我将纸条撕得粉碎，扔到水盆里，浸湿，墨迹慢慢化开，淡淡问道。

这个问题明明已经在我心里盘旋了好几日，可是终究不敢细想，不敢拿出来自问。我是没料到此行会这么复杂，但狐狸肯定能想到这一路的危险与困难。狐狸为何最终还是答应了我出国游说？既答应了，又为何总是牵挂我的安全，要我一切以安全为重？游说成功与否倒好似变得不太重要了。

第82节：第十八章·心计(3)

"曦岚知道他是谁？"我甩甩头，将疑问暂且放下。这几日来，倒也有些习惯了他的洞悉先知能力，如果他现在告诉我从一开始出手相救，就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我想我也不会太吃惊。

"曾听说过这鸽子的来历。"他直直地看着我，我眼里有强颜的笑，他眼里有隐隐的忧。

"那么曦岚是不是也猜出我的身份了？"我低下头，这个问题从我来到这皇宫的第一天起，便一直存在我心中，只是因为之前的易容，再加上对天曦岚的防备，所以一直没问出口。

"先去休息吧，再不去天都亮了。"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看着我微笑道，"别想太多，芷兰宫现在是你的寝宫，你便是它的主人。母妃是这世上最善良最温柔最美丽的人，你不用怕，我送你回去。"

我沉默，既然他不想回答，我也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那一身白衣好似一层迷雾，我终究看不清他心里所想，我也未曾真正地认识了解过他，我们的心也从来没有贴近过。

夜已经很深，我也顾不得再计较这床的过去，只觉得好累，没过一会儿便沉沉睡去。睡前只有一个念头：狐狸说让我乖乖等他过来，那我这几天是不是可以安静地住在这里，什么也不要想？

醒来已是中午。

我看着跑进跑出端水递衣服过来侍候我起床的几个宫女，又看了看貌似一晚上都赖在我床上没飞走的小黑鸽，有些找不着北。这芷兰宫，不是一向都只有我一个人的吗？顶多天曦岚同学偶尔会晃荡过来瞄瞄。

"谁让你们过来的？"我任由她们给我更衣梳头，怎么都觉得不太可能是天曦岚派她们来的，只能开口问人。

"回姑娘，是杨公公亲点了奴婢几个，让奴婢们好生侍候姑娘的。"其中一个看起来最为年长的宫女答道。

"杨公公？"

"回姑娘，杨公公是内宫总管大太监，专事皇上的寝居、饮食。"

看来这些丫头片子都是皇上派来的了，来监视我的？不应该啊，真怀疑我居心不良，直接咔嚓就是了，天下美女多的是，总不至于他一当爹的杀个女人还得看天曦岚这儿子的脸色吧？

"姑娘，都收拾妥当了，六皇子还在外厅等着姑娘一起用膳呢。"

"好。"我忙向外面冲去，再不吃点东西，我估计就饿晕了。冲到门口，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转身问道，"你们几个怎么称呼？"

"回姑娘，奴婢紫苏。"说话之人就是那个看起来最为年长的宫女。

"奴婢辛荑。"这个笑起来有两个甜甜的酒窝。

"奴婢香芹。"这个是骨感美人。

我点点头，记下，便去找吃的了。

"曦岚，皇上怎么突然派了人来服侍我，是因为昨天的事吗？"一堆美食下肚，我终于有了力气和间隙说话。

"微眠是不是有些担心？"他好像没吃什么东西，只一径看着我，不知是已经偷偷吃过了，还是天生胃口小得像猫，"放心吧，没事的。"

我很迷惑地看着天曦岚。龙狐狸虽然难测，很多时候我也猜不透他心里所想，但至少他的喜怒，我总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而天曦岚，他永远是那张微笑的脸，我猜不透他，更无法探知他的喜悲。

吃饱喝足，我跑到公园爬坐上花架，天曦岚尾随着我。所谓的花架，是我前天让天曦岚准备舞蹈所需道具时，顺便让他一起准备的，其实就是一个秋千，挂在两棵树之间，整个秋千缠满了鲜花，很美。我一身白衣飘飘，坐在上面，幻想自己是个无忧无虑的公主。

久违的宁静，真想就依狐狸的话，抛开一切，乖乖地等他来，然后所有的烦恼，都扔给他让他去解决。可是也只是想想，走到这一步，问题没解决却要让我放弃，根本不可能。我只是暂时累了，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能放下一切好好放松休息。

"微眠弹首曲子唱首歌，放松一下吧。"天曦岚不知何时已取了琵琶，将它递到我跟前，微笑着建议道。

他总是这样，我虽看不透他，他却好像总能轻而易举地看透我。不只是我的身份，不只是我的容貌，不只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甚至连我的心情，我心里的所有思量，他好像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看着他手中的琵琶，想着前天我只用琵琶演奏了一次《雀之灵》，第二天他便能让乐伶合奏出如此美妙的乐章，只听一遍，便能完全领会曲中精髓与意境，这个不理政事的逍遥皇子，好像在其他方面都让人感觉到深不可测。这一刻突然觉得狐狸与曦岚，其实在某些方面，或者说给人的某种感觉很相似--虽然听起来很荒谬，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狐狸是妖孽魅惑的，曦岚是温润超然的，但两个人都让人觉得深不可测。

我接过琵琶，心情不好的时候应该唱一首气势磅礴大气洒脱而且最好是男人唱的歌，这样心情也会随着歌声激扬起来。

第83节：第十八章·心计(4)

一扬手，一串音符如月华流泻，如果我手里的是古筝或笛子就更好了。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事几多骄。

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事几多骄。

苍生笑，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才唱了一段，就听到有古筝声和着响起。我诧异地抬头，看到天曦岚不知何时已置了一架古筝，坐在不远处的木凳上，左手吟按，右手拨弦，手指修长，一袭白衣，高贵优雅，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我不理他，继续笑着唱我的歌，想起林青霞演的东方不败，幻想着狐狸也一身红衣手拿绣花针的模样，唱得更开心。

筝音突然停了下来，我抬头看向天曦岚，呃，这小子不弹古筝正向一人躬身行礼呢。

"民女月微眠，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看清来人，我忙不迭地从花架上跳下来，匆忙中抱着琵琶就行了个礼。

"起来吧，看来朕打扰你们的好兴致了。"看不见他的神情，声音倒是蛮平静的，貌似对我恢复了真面目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从这一点看，他和天曦岚是父子肯定没错。

"没想到皇上会来，微眠的疯样让皇上见笑了。"我低头起身，心里暗暗庆幸，还好只是坐在秋千上弹琵琶唱《沧海一声笑》，如果是唱《给我一个吻》这样"惊世骇俗"的，估计就要"我爱洗澡，乌龟跌倒"了。

"歌有点意思，不过你一弱女子从龙州到天州，竟能吸引他人全部的注意力，倒让真正的龙曜国云相避开了众人视线，想来也已经安全到达天州，这更有意思。"他的眼睛仿佛能透视般，让人无处可躲，不能逼视。

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从天青王的话中我确定了两件事：一、天昕嵘同学向他家老头招供坦白了；二、我一直担心龙曜国有人故意泄露我的行踪，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我平时最信任的几个都排除了嫌疑，若是他们背叛了龙曜国，天青王和四皇子怎么可能还会因我是女子而根本没将我和云相等同起来？

"九死一生，有民女的运气，更有别人的鲜血与生命。"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更何况这个明人是一国之君，更容不得我装傻充愣。

"这份胆识与胆魄，倒是少见，曦岚的眼光果然不错。"他的话听起来明明有赞赏之意，可是为何他的眼神却是冷厉而充满算计的？

"民女谢皇上赞赏。"我恭敬地行礼，心里却万分不情愿，不明白为什么这皇宫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将我与天曦岚凑成一对，难道因为我是他带回宫的，又好巧不巧他安排我住在他母妃生前住的芷兰宫里？

"朕见你琵琶倒弹得不错，谢赏这些就不必了，不如弹奏一首曲子让朕听听吧。你的舞新鲜，歌也新鲜，想必弹的曲子也应该很新鲜吧。"他边说边走到曦岚方才坐的那木凳处，随意坐了下来，天曦岚尾随着他一起坐下。

这里曾拥有他们最温暖的回忆吧？曦岚与狐狸一样，都是早年丧母，父亲又有太多的女人，所不同的是，狐狸留在宫里争取自己应得的一切，而曦岚选择了寄情山水游玩人生。想到狐狸，我的心不禁有些柔软，本欲弹奏一首《十面埋伏》，从指尖流泻出来的音符却顺从心意，变成了《春江花月夜》。

我坐在花架上，一曲终了，抬头看向天青王与曦岚，曦岚眼神复杂，天青王却有些神情恍惚。不过也只是一瞬间，他二人已经恢复如

常。曦岚率先开口，声音清雅温和："微眠，这曲子叫什么名字？竟从未听过。"

天青王看了看说话的天曦岚，又打量了我一下，眼中有精光掠过。

"这曲子名叫《春江花月夜》。"我总觉得天青王似乎在谋算着什么，而且他昨天还将我关入大牢说要严加看管，加上牢门外听到的对话，以及四皇子的坦白，难道仅因曦岚的求情，竟什么都不予追究了？

他向我点点头，也没说话，起身走出了芷兰宫。

"微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啊？"我一时没明白天曦岚的话，愣愣地回道，"什么什么打算？"

"父皇已经同意与望月国结盟，微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他紧紧盯着我，不让我有闪躲的机会，眼神与表情俱是认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曦岚脸上卸下了一贯温润的微笑。

天青王果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与望月国结盟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一些，我还以为他知道龙曜国也有结盟之心，虽然没看到盟书，也会稍稍犹豫一下呢。

"我上回说过，我要做的事，必须等到天青与望月结盟、望月使臣如愿返京。现在还加一条，我要做的事，不能让四皇子知道。"若天青真与龙曜国结盟，这种大事不让四皇子知道很难，我不仅需要曦岚的帮助，而且似乎我想出宫扮回男装正大光明地求见天青王这一步棋也基本可以否定了。

"微眠想天青阵前倒戈？"

我一惊，看向天曦岚的神色有惊疑，还有防备。曦岚是什么时候看穿了我所有的打算，包括我的真实身份的？他是不是也早已知道只是没戳穿而已？这件事，若是曦岚不愿意站在我这一边，龙曜国怕是凶多吉少了。

"我若不愿帮你，又何苦救你？你知道你做的事有多危险吗？"他轻叹口气，看着我的脸，仔仔细细地瞧了个遍，方有些怅然地道，"微眠从一开始，就对我有防备之心，即使现在，也没有全然信任吧。"

他的眼里有一抹受伤的神色，脸上的微笑也显得有些自嘲。从什么时候开始，曦岚竟卸下了假面如此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情感？还是我从一开始便错想了他？

第84节：第十九章·初说(1)

第十九章·初说

"曦岚于我有救命之恩，哪怕有一天曦岚要将这命取回去，我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我也从未想过要伤害曦岚。"我敛神，认真地回答。

"那是报恩。"他走过来，将我一直抱着的琵琶接过，转身放在木桌上那架古筝的旁边。

"曦岚你也有所保留不是吗？这芷兰宫的秘密，还有曦岚为什么要帮我，都是曦岚不愿让我知道的，我心里有疑问，又怎敢尽信于你？"若芷兰宫只是单纯的曦岚母妃生前住的寝宫，哪会有众人眼中的惊奇？夜风调查的众皇子资料，也显示天曦岚并不简单。

"微眠，那我们就互相坦白吧，心里有结，过不了眼前这关。"他转身正对着我，眼神里是从未有过的认真。

想起天青王算计的眼神，想起四皇子打的算盘，我终是点点头。若我想成功，只能靠曦岚的帮助了！

我随着天曦岚一路往北，穿过芷兰宫的小花园，直至到了最北那面花墙再无路可走。我奇怪地抬头看了看天曦岚，这小子说要坦白，一句话也不说，带我来这里干吗？这花墙美则美矣，但毕竟只是一堵墙，前几日我也曾蹲在这里研究问题琢磨事情，这会儿你不会要拉着我一起撞墙吧？

"曦岚？"这小子站在花墙前面，两眼只顾盯着那爬满墙面竞相绽放的各色花朵，神情让我觉得非常可疑。我有些不安地轻扯了扯他的衣袖，手还来不及缩回，却被他反手牢牢握住。我低头愣愣地看了看被他握着的手，又抬头诧异地看向他，这小子看也不看我，只握着我的手将手伸到花墙处，他修长的手覆在我的手上，引着我的食指向前按压下去。感觉手指下方轻陷进去，花墙竟一分为二悄无声息地左右移开，露出一条一米宽的通道，有柔和的光从里面折射出来，我睁大

眼睛，来不及开口，天曦岚便拉着我走了进去，似有感应般，花墙又在瞬间合上。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曦岚不知何时松了我的手，没走几步，通道豁然开朗，四四方方的，又高又宽又直又长，两边墙上镶满了夜明珠，衬得整个通道明亮而柔和。我的视线被左侧那堵墙紧紧吸引，越往里走，心里越慌，墙上画满了一个女子的生活百态：或立于百花丛中，或静坐花湖之畔，一颦一笑，静如皎月，灿若星辰，从最初少女的天真羞涩，到花嫁之后的妩媚动人，从初为人母的欣喜满足，到相夫教子的娴静幸福……我站定，屏住呼吸，这一定就是曦岚的母妃了，那么这绘画之人，必是天青王！这里意味着什么？这便是芷兰宫的秘密了吗？我的心没来由地紧张了起来，似乎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心跳声大得好像能在这通道里产生回音。

天曦岚将貌似神情呆滞其实是若有所思的我拉回我们进来的入口处，我任由他转过我的身子，让我面向右侧那面墙。抬头，依旧是那女子，只不过线条粗糙，显示出作画之人的生涩。慢慢看过去，好似随着这作画之人的成长，笔下的女子渐渐鲜活起来，线条流畅，神态逼真，那眼角眉梢的神韵，饱含着执笔之人的所有感情。这该是曦岚画的吧！与左侧墙上的那些画一样，画中女子皆是快乐、幸福。可是这一张是怎么回事？我身前的这一幅画像，画中女子微笑着，眼里有泪，还有深深的眷恋与不舍，那泪仿佛能灼伤人，我慌忙向前走去，可是前面没有画了。我站在空白的墙前怔怔出神，刚才那张画，是曦岚记忆中关于母妃的最后影像吗？

曦岚依旧一言不发，只牵了我的手，又径直朝前走了几大步，复又站定，轻转过我的身子。我茫然抬头，心狠狠一抽，映入眼帘的，竟是那日在揽才阁与陆程里辩论的我！白衣、清亮的黑眸，虽然面孔不同，但那气质，当时也觉得飘然出尘，原来是他！

第85节：第十九章·初说(2)

不止这一幅，我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挪向前，前面满满的都是。被假云辉刺中一刀时面带微笑却眼角噙泪的我，那日醒来时对他甜笑的样子、歪着头困惑地问他问题时的样子、手指着他大声质问的样子、低头惭愧的样子、偷笑的样子、装可怜博同情的样子、在花园里花痴一样傻笑的样子、看到天山神往的样子、蹲在花丛里背对着人的样子、抬头看天幻想棉花糖时垂涎的样子、狡黠的样子、自信的样子、整他时阴谋得逞窃笑的样子、说"滚"字时生气的样子、跳舞的样子……最后一幅，是昨晚看到狐狸说要过来的纸条时拼命眨掉眼泪向他灿烂一笑的样子。从第一幅到最后一幅画，都是同一张脸，同一个人，那些本应该是易过容的容颜，全被曦岚还原成了最真实的模样。

我怔在当场，心里是说不出的感觉，有惊，有痛，有苦，有涩，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曦岚，难道我从一开始就误会他了吗？月微眠，月微眠，那日我在揽才阁说的就是这名字啊，怪不得他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难道救我的那天，他就已经认出我来了？

"父皇母妃第一次带我来这里的时候，父皇便告诉我：岚儿，这左边的墙上，画着父皇心中最爱的最最重要的女子，岚儿长大后，也将自己最爱的最最重要的人画在这右边的墙上。"他的声音依旧温润，脸上又浮现了那抹温和的微笑，只是眼神却飘向了未知的远方，"我还记得父皇说这话时，母妃脸上的笑容，是那样的幸福与满足。于是我从四岁识字、读书、学画开始，每每有空，便跑到这里，站在凳子上将母妃画在右边的墙上，每画完一幅，便将父皇、母妃拉来献宝，母妃看了之后总抱着我说：岚儿，这墙上要画的是岚儿一生之中最爱的人，是会陪着岚儿不离不弃一起变老的另一半，不是母妃，她会是另一个女子，岚儿长大后遇上然后爱上的人。"

他突然正视着我，眼里有哀绝的痛，脸上有黯然的伤，低着头，目光紧紧盯着我，像个受伤的大孩子，声音也有些不平静，"母妃不是

父皇最爱的最重要的人吗？为何父皇任由那个害死母妃的女人风光平安地活在这世上许多年？为何他不好好保护自己最爱的人，不让她受到一丝伤害？"

我知道他此刻并不是在问我，从夜风调查来的资料显示，害死曦岚母妃端妃娘娘的人该是那四皇子的母妃淑妃娘娘--寒星王胞妹，淑仪公主。曦岚现在又岂会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怪不得他从母妃去世后便纵情山水，一年之中大半年都离了皇宫，因为他根本不愿意面对他的父皇。

"曦岚。"我轻轻地唤他。刚刚那个认真说要互相坦白的曦岚，现在毫无保留地表露他一贯隐藏在温和笑容之下的伤痛，他平日里不理政事的云淡风轻是因为年少时便被这政事权谋所伤吗？可是曦岚，为何要将我画在这面墙上呢？

他不语，只伸手一把将我揽在怀里。我努力想挣脱，他不理，只是圈着我的双手越发的紧了。好半晌，头顶上方才传来他显然已经平静的声音："微眠，他将你置于险境，那从现在开始，就由我来保护你吧。"

我不理他，继续挣扎。但是等……等等，Wait a moment，please. 卡，倒带，退回去，假冒仙人你刚刚说什么？你所谓的他难道指的是狐狸，你刚刚那话可别告诉我就是那传说中的表白啊？呜呜呜，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又挣扎了几下，终于从天曦岚的圈禁中挣扎出来，忙用手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脸，好让自己清醒冷静一些，然后一把拉了天曦岚，将他带到他老妈那张微笑含泪的肖像前，给他五秒钟的时间仔细观察体会，又拉他到我被假云辉刺中一刀时脸带微笑却眼角噙泪的画像前，同样给了他五秒钟的时间仔细比较体会，方问道："看清了吗？"

"什么？"天曦岚难得地不明所以地问我。

"曦岚，你好像有恋母情结，你看这两幅画中的人，神情太过相近，所以你才将我当成了你母妃的替身。其实我们两个长得一点都不

像，这次我也不怪你，下次你不要再搞错了，这事就这么算了吧，以后别把我往这墙上画了。"说完我立马飞也似的往出口跑去。好险啊，虽然狐狸只让我保护好小命，也没说不能泡GG什么的，但我回去，若是身后还跟着天曦岚这个拖油瓶，又或者我索性留在天青国不回去了，狐狸肯定会指挥一帮小黑鸽找上门来将我挫骨扬灰的。呜呜呜，我好可怜，貌似狐狸也从没向我表白啥的，我干吗这么自觉地将自己挂在他名下啊？八成这凤兰玉佩有邪性，影响了我的智商。

自从我与天曦岚同学互相坦白之后，心里总感觉有些怪怪的，可能是壁画的后遗症，反正从下午到晚上我是寸步不出小白屋，天曦岚同学倒也识趣地没主动找上门。出了花墙后的秘密天地，我还是蛮老实蛮诚恳地向天曦岚同学交代了一些我的事，比如我是替兄出仕的云月，不过终究没告诉他我是林浅浅穿越的那回事。

第86节：第十九章·初说(3)

既然大家都互相坦白了，我瞄了瞄在我房间里待了一天等着我回信的小黑鸽子，终于放心提笔给狐狸回信。

"天青已与望月结盟，望月使者明日返程。不必担心我，结盟之事请放心，千万别来天青，太危险。"昨天收到狐狸的信，说是要到天青国来，希望我这封信送到时，狐狸还没出发，不过就算他已经在路上了，小黑鸽也能找到他，他应该能收到我的信，明白我的意思。在这里沟通联络的时间差，常让我掰着手指头数得极度郁闷。你说狐狸要是真来了天青国，被那四皇子知道了，他一中看不中用的皇帝，还会有小命吗？

我将三个丫头支了出去，然后写完小纸条绑在小黑鸽爪子上，瞅了瞅里里外外都没人，便放它去找龙狐狸。

一早醒来，我发现跑进跑出侍候我的宫女又多了三个。而且她们给我穿的衣服好奇怪，上窄下宽银月色曳地长裙，舒广袖，长裙膝盖以下绣满百花孔雀，腰带绣有飞凤图案，竟是公主的装扮！

几个人很快将我收拾妥当，紫苏扶了还在苦思冥想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出了小白屋。小白屋外赫然跪着六个太监，紫苏与另五个跟着出来的宫女也一并跪在他们边上，原本躬身站着的一个中年太监此刻将手里的一卷圣旨展开，朗声读了一阵后，也跟着跪下，众人一致高声道："恭喜汐月公主，贺喜汐月公主，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我呆呆地看着地上跪着行礼的众人，又将茫然的视线投向不远处站着的天曦岚，顾不得昨日的尴尬，提了裙摆便小跑过去，紧张地道："曦岚，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汐月公主？这芷兰宫里怎么又冒出这么多人？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父皇今日不顾众人反对，执意下了道圣旨，封你为汐月公主。"曦岚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替我高兴之意，相反神色还略有些沉重。

"都先起来吧。"我转身向众人道，接过那中年太监递过来的圣旨，微弯了弯身，复又道，"你们该忙什么就先去忙吧。"

"奴才恭喜公主，恭喜六皇子。"那中年太监又福了福身子，"公主若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老奴。"

"有劳杨公公亲自跑一趟。"天曦岚微点了点头，我跟着他也微微道了万福，这中年太监竟就是天青王身边的总管大太监杨公公！

众人皆安静地退下，我将天曦岚拉至小花园的花架处，左右瞧了瞧，确定没人之后，方轻声问道："曦岚，怎么会这样？皇上为何要这样做？怎么一夜之间我就成公主了？"

"微眠，我现在是你六哥了，而且父皇将你赐名天汐月，你以后就是天青国的汐月公主了。"估计我刚才小心翼翼的模样有些可笑，曦岚说这话的时候，终于恢复了他一贯的温和与微笑，眼眸清亮，倒也没有因为昨天的事而尴尬。

"皇上真将我收为义女了？"我还以为会是义妹呢，那样四皇子不得喊我一声皇姑姑了吗。

"微眠高兴吗？"

我想了一下，摇了摇头，然后万分神秘地轻声道："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天上掉下来个亲爹云老头已经是那样的了，地上冒出来一个干爹也不和蔼可亲，这是什么世界啊？看来父爱什么的，我是甭想在这异时空感受到了。

"哦？为什么会有不祥的感觉？"

"你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吗？"我白了他一眼，刚才我跑过来问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可不是该有的替我开心替我高兴的，"曦岚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我只觉得这不会是件好事，天青王这样做也绝对不是因为喜欢我欣赏我或其他好的原因，想起他几次算计而危险的眼神，他这样做，将我一个普通的龙曜国女子抬到公主的高度，必有什么阴谋。只是会

是什么阴谋呢？这是我一时之间无法得知的。自我入得皇宫，牵扯关联最大的便是天曦岚了，难道天青王这样做是因为曦岚？

"父皇这样做必有原因，只是这原因我现在也不敢肯定。"

我仔细地观察天曦岚的表情与眼神，确定他并没有隐瞒，方问道："曦岚，若哪天你发现害我的是你的父皇，你还会帮我吗？"

若害我的是四皇子，我多少有些信心自保。可是若算计我的是天青王，那我可没把握了。

"微眠，你住在芷兰宫里，谁都有可能害你，但是我和父皇不会。"他说得万分肯定。

我悄悄地白了他一眼，他既这样说，我也不好再扯着这问题不放，但我有被设计的直觉，那是绝对不会错的。

天曦岚同学有一点倒说得没错。我还以为我封了公主，三姑六婆的会有一大堆人排队来恭喜我呢，心里还担心个半死，结果一个人影也没见，礼倒是送来不少。这芷兰宫的禁令真的还没撤销，除非我出去，否则除了天曦岚和天青王，能进来的貌似只有新来的那六个宫女和六个太监了。

第87节：第十九章·初说(4)

俺那突然冒出来的干爹，下了圣旨封了俺公主头衔之后，既不见人影，也没听说要替俺举办个隆重的册封大典认祖归宗祭祖仪式什么的，足见他下圣旨的时候有多犹豫、矛盾和不甘。今儿晚上又飞来一只小黑鸽，狐狸大概从夜风的小报告知道了恢复女儿身的我脱离组织一个人跑到了皇宫，夜风又联络不上我，精神受了点小打击，写出来的话也与以往不同："勿泄身份，千万不可任性，尽量少说话少走动，绝对不可喝酒，想办法联络上暗人，安全离开皇宫。"整得好像我是个惹祸精，他有多了解我？却一点也没透露自己的行踪，害我白高兴一场。狐狸，要是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天青国的汐月公主，你那张好看的狐狸face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发青？

第二日一早醒来，我边由宫女们伺候梳洗，边想着望月使臣滚蛋后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今天最好能与夜风、小白碰上一面，或许是不是可以和曦岚商量一下护卫的事，最好能让夜风待在我身边。

走出小白屋，赫然看到天青王坐在花园的木凳上，望着花架怔怔失神。

"民女……汐月给父皇请安。"差点忘了，我现在是他干女儿了，真恶啊，这还是自昨天被封公主后第一次看见他呢。

"坐吧。"他也不看我，眼睛随意地掠过这花园里的一草一木，却分明让我感觉那眼里有一抹温情。他应该很爱曦岚的母妃吧，生前欲封她为后，死后又不许他人涉足芷兰宫，这个地方就像是他们一家三口不欲他人染指的圣地。那么如今住在这里的我又算什么呢？难道他真要将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捧在手心里宝贝着不成？

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两个人一阵静默。

"那日晚上，朕已经就寝了，岚儿跑来找朕，求朕放了你。他有多少年没有主动找朕说话了？"他兀自说着，并不理会我，那平静的神情却让我觉得有些诡异，"这是岚儿第二次求朕。"

我也平静地听着，眼睛看向一侧开得娇艳的芷兰花，并不做声。

"你不好奇岚儿第一次求朕是因为谁？"他终于看向我，略有些好奇地打量了我一下。

"是为了他母妃端妃娘娘。"我轻轻答道。

"那你可知所为何事？"

"汐月不知。"我低头回答。我真的不想去猜测，也不想知道这些秘密，知道得越多，以后脱身就越难。

"你是个聪明人，怎会猜不到？"他嘴角浮起一抹笑，而且是一抹冷笑。

"可是为了端妃娘娘的突然病故？"我叹了一口气，怕是躲不过了，即便我不说，他也会逼着我听吧。

"哈哈，果然聪明。"他大笑两声，看着我的眼神突然变得犀利无比，好像能将人吞噬一般，"看来朕是没看错人，希望你不会让朕失望。"

说完他便起身，径直出了芷兰宫。

我一时发怔，忘了该起身相送，只皱眉想着天青王的这番话，再结合夜风的调查、曦岚的自我坦白、我这两日受到的待遇，整个事件渐渐清晰起来。天青王的算计与阴谋，显然在针对曦岚，而我只不过是他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天青王不可能想伤害曦岚，那么他的阴谋又是什么？答案已在心底，我倒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事！

我一直傻坐着，直到天曦岚坐在我对面跟我打了声招呼，我才从神游太虚中醒过来。

"曦岚，曦岚宫最西面那间小屋子能腾给我吗？"夜风或小白都没法进芷兰宫，我又需要与他们保持联络，有些事也只能吩咐他们去做。以夜风的身手，似乎除了芷兰宫，进出皇宫其他地方都还算方便，我既已向天曦岚坦白了一切，那么在他的宫里找个地方专门与夜风或小白联络也未尝不可。

"好。"他也不多问就答应了。

"世间最尊贵的那把椅子，曦岚可有想过？"我略带试探地问道。

"最尊贵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人人最喜欢的。"他看着我，用我以前说过的话回答，笑得风轻云淡，那是真的对权势无所欲求的笑。

好像从互相坦白的那一刻起，他就在我面前卸下了一贯温润的表象，虽是同样的笑容，但至少我能看清笑容背后的情绪。

当晚我就与夜风取得了联系，我交代了一些事，然后从他口中得知，灵儿已易容混进了四王府。灵儿在四王府，这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这又绝对是个好消息。我的心稍定了些，灵儿若能在四王府探得一些有用的消息，那么对我成功说服天青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者说"临阵倒戈"很有用。龙狐狸说最快两个月望月国便会兵临城下，时间那么紧迫，我也该趁着被封公主的机会，好好与天青王谈一下了吧！

第二日一早，我扶了紫苏候在天御殿外面，等着天青王下朝回来。杨公公不在，下边的宫女、太监有些举棋不定，没天青王的旨意不敢妄自请我进去，又听说我近来因献一舞而甚为得宠，怕怠慢了我，跑进跑出一次次去探报，回来又小心翼翼地告诉我还需再等一会儿。

第88节：第十九章·初说(5)

天御殿是天青王下朝之后集书房卧室于一体的办公室，又与天和殿相连，没天青王的旨意，就是太子，也需在外先行通报。听说当年只有端妃娘娘可以随意入内，就连先皇后也没这待遇。

不多久，杨公公便疾步走了出来，向我边行礼边道："皇上请公主入内。"

紫苏自在外等候，我随了杨公公进去。天青王坐在一处软榻上，一手搭在身前的矮几上，一手随意地放在身侧，姿势舒展，却给人一种不容忽视的冷睿与霸气。看来又是一个有野心的主，十年强盛更多的怕是为了日后的拓疆吧，这样一来，淑妃的境遇就可以理解了。

"汐月给父皇请安，父皇万福。"杨公公悄声退下，我向天青王行礼请安。

"你来得真是时候，知道今日早朝，又有多少人向朕谏言了吗？"他随意地拿起桌上一个精巧的龙形玉镇纸把玩，漫不经心地问道。

那帮臣子倒真是可爱，圣旨都下了，还在那边瞎折腾什么劲啊？

"父皇，您收汐月为义女，那是家事，封汐月为公主，那是国事，可是不管家事还是国事，还不都是父皇说了算？若是哪天汐月惹父皇不开心了，父皇再贬了汐月就是。这么些事哪有搬上朝堂惹父皇烦恼的理？"有野心的人，外表再如何，骨子里终究是有些自大，或者说是骄傲自满的吧。

"说贬就贬，你心里就不会有怨？"他将玉镇纸放在桌上，又看了看依旧跪着的我，并没有让我起身的意思。

"父皇给了汐月世人羡慕的机会，若真有那么一天，便是汐月活该，不懂珍惜，要怨人，也只能怨自己了。"

"你倒真的有点意思。今日找朕，可是有事？"他又看了看我，方道，"起来回话吧。"

我依旧跪着，将袖中暗藏的出行前让龙狐狸替我准备的盟书取了出来，双手举过头顶，正色道："得父皇宠爱，今日汐月特向父皇献上一礼。"

"哦？拿过来吧。"天青王倒像是一早便料到我会有这一出，又像是看穿了我实在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他也没提防我有诈。

我起身，将盟书恭敬地递至天青王跟前，他伸手接过，打开看了一下，便将盟书随意地扔在矮几上，微眯着眼，打量着我，"看来老四还是低估你了！"

"汐月的雕虫小技，怎瞒得了父皇。"我微笑以答。天青王，当四皇子向你坦白关于我的事之后，你又岂会不将我的来历彻底调查一番？最起码你能查出我是云相府中的人，却还将我留在皇宫，收义女封公主，这其中固然有天曦岚的原因，又何尝没有你并吞天下的野心呢？

"这就是你献的礼？你不知朕已经答应与望月结盟了吗？"他将矮几上的盟书摊开，状似不经意地又看了看。

"望月的实力不容小觑，父皇不觉得这时候再与龙曜结盟，才是上上之选吗？若战事告捷，父皇的收获不仅翻倍，天青的国力，即便是叶苍与修若，也得忌惮三分。"那份盟书上，不仅有三分望月之约定，更有结盟成功胜利消灭望月后，龙曜愿在分得的城池中，由天青随意挑选三座城池，无条件献给天青，加上原可分得的十座城池，天青国的实力就不仅仅是代替望月成为第三强国这么简单了。

"你是想朕背信弃义？"他的眼里闪过一丝阴狠，嘴角却有一抹冷笑。

"胜为王，败为寇，历史永远只记住强者。他日世人明白此举并非父皇背信，而是从一开始便是父皇的谋略大计，谁人不服父皇的雄才大略！"我细细观察天青王的神色，他只顾望着那份盟书，并没有看我，我虽看不清他眼里有什么，但至少他在听我说话，便肯定会盘算，"六国历来修好，和平共处几百年，如今望月仗势欺小，无故起

兵，必为天下人不齿。望月王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又岂会因龙曜的亡国而止了杀戮索地扩疆的步伐？六国平衡既被打破，到时群雄割据，必以国力相对较弱的寒星、天青为先，若是望月故伎重演，又与叶苍、修若联盟，龙曜便是寒星、天青的前车之鉴！"

"望月国强，天青稍弱，若比结盟之诚意，怎能与龙曜相比？天青此番若与望月结盟，那是共事侵略，名不正言不顺，遂了望月王的野心，却失了天下人的民心；天青若助龙曜过此难关，是伸正义，更是共患难。正所谓患难见真情，龙曜定与天青百年修好，成为天青坚不可摧的盟军。"他终于抬头看我，眼里有一丝惊疑闪过，我忙继续道，"汐月虽是龙曜国出生，但蒙父皇怜爱，封为天青国的公主，关于结盟事宜，若之前是临危受命的话，汐月如今是实实在在从我天青国出发，一切以天青国的利益为考虑根本。相比与望月结盟，灭了龙曜国，不如留下龙曜国，趁此机会一举灭了望月，于我国更为有利。龙曜的实力公认为六国垫底，他的存在非但对天青不构成威胁，更能吸引大国贪婪的目光，可以让天青在较长的时间里处于相对安全的境地。而且汐月愚见，父皇此际已与望月结盟，寒星想必也是，望月国王定不疑有他，到时三军会和，如果天青、寒星阵前倒戈，以我有备之军，攻其相亲之兵，必能不费吹灰之力将其拿下。同时，趁望月国内兵力最弱之际，三?各派大军分三路进攻，直捣都城，定能将望月国如愿拿下，此千载难逢之机，相信父皇定不会轻易错过。"

第89节：第十九章·初说(6)

"想得倒是周全，可朕封你为公主，望月国的使臣已知你是龙曜国人，你又怎能保证他不疑心？"他的眼里有老鹰搜寻猎物时的犀利与阴厉，眼瞳竟是深褐色的，那是在浊世中沉浮太久，沾染的人间烟火。

"汐月有难，幸得在外游山玩水的六皇子相助，六皇子宅心仁厚，怜汐月孤苦无依，又见汐月懂些歌舞琴棋，便带回了宫。汐月虽才艺不精，幸而唱的歌、跳的舞、弹的曲子都算新鲜，又擅讲故事，懂事乖巧会看人脸色能哄人高兴，父皇不过是因着这些才疼惜汐月，一时高兴收了汐月为义女，图的就是皇宫里热闹一些，又怎能牵扯到前朝政事？"我低头，声音略轻了些，"父皇每日里总会抽空叫汐月来唱唱小曲，说会儿话解解闷气，望月国使臣即便现在有些疑虑，听了这些传言，定会再无所顾忌！"

"心思缜密，竟不输男儿，朕倒是小瞧了你！"他忽地起身，站在我的面前。我第一次近距离站在他面前，明显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慑人气息，"但此事关系重大，朕怎能凭着你的三言两语，便轻易答应了呢？"

"父皇英明，结盟事宜自会比汐月权衡更多，考虑得也更周全妥帖，汐月也会好好表现以示诚意。只求一事，若是父皇不介意，可否先将此事当做父皇、曦岚和汐月三人之间的小秘密？"如果我猜得没错，天青王多少有些心动，他需要的只是细细考虑整件事，以保证万无一失，还有如何趁此机会让我好好替他卖命了。其实我今日求见，也不就是仗着他昨日的那番话，知道他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所以挑了机会说明结盟之心，他日我若全无用处，哪怕他还让我挂着公主之名，必也是不当回事的。

"三人之间的小秘密？岚儿也知道这事了？"他轻轻地重复了我的话，嘴角轻扯了扯，便毫不犹豫地答应道，"好！"

他的神色中竟有欣喜的味道，是因为曦岚吗？是因为他与曦岚之间多年之后又有了小秘密，还是因为一向不理政事的曦岚这回竟也牵扯了进来？看来众皇子中，从始至终都是曦岚的分量最重。

第90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1)

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刚走出天御殿，就见紫苏急急迎上来，搀了我的手，小声道："公主，太子妃派人来请公主过去。"

听说她近段时间身体抱恙，一直未曾谋面，今日怎么突然请我过去？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丫环候着，看起来倒也利索，见我出来，忙行了个礼。

"公主吉祥，奴婢菡萏宫画萝，奉太子妃娘娘之命，特请公主移驾菡萏宫一叙。"

"紫苏，你去将前几日父皇赏赐的凝神香露和嫣柔胭脂取了来，送到菡萏宫，顺便告诉六皇子，说我晚些时候回去。"说完，我便随了画萝向菡萏宫慢慢走去。

"汐月给皇嫂请安，这么多天都没来请安，望皇嫂莫怪汐月不懂规矩。"我行完礼起身，打量了一下眼前之人，面容端庄秀丽，天然一双妙目，脸如莲萼，唇似樱桃，只是脸色即使涂了胭脂也掩不了苍白。

"妹妹别太多礼，你是父皇亲许了不用守这些规矩的。妹妹住在芷兰宫，平日里也见不着，姐姐听闻妹妹风采，又着实好奇得紧，今日才将妹妹请了来，妹妹快些坐吧。"画萝扶着她，她又亲昵地想过来拉我的手，脚步却有些浮。

我忙上前，先扶了她坐下，又自己找了一处就座，温和地道："皇嫂身子虚，就别客气了。"

"如果妹妹不嫌弃，就叫我一声姐姐吧。"她向画萝轻摆了摆手，画萝奉了茶悄声退下，她才轻声道。

说实话，初见太子妃，我并不讨厌，可是甫一见面她便急欲拉近关系，让我心里不由得警觉起来。

"汐月不敢。汐月出身贫寒，得父皇喜爱才能留在皇宫里，本就不懂规矩，比不得正经在皇宫大家里长大的，若还这么不知好歹，岂不

真叫人笑话了去？"

嫂子与姐姐，若放在二十一世纪，哪有这么多讲究，可是在这个时空不同，这里又是皇宫，嫂子便只能是嫂子，我若真称她为姐姐，只怕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听了去，闹出许多是非来。

"妹妹太谦虚了。妹妹能住在芷兰宫里，便是这皇宫里身份最尊贵的女人。"她声音温婉，神情却有些落寞，脸上的笑容也有些恍惚。话说一半，稍一停顿，我正待出声相问，未料她却一下跪在了我跟前，我一惊，忙起身避开，走至她身边，欲扶她起来，她却一把拉了我的手，脸色异常苍白，眼睛却坚定地望着我，没有泪，声音却透着浓浓悲戚道，"不瞒妹妹，姐姐已是时日无多之人，今日姐姐冒昧请了妹妹来，实是有求于妹妹，望妹妹怜灏儿年幼无依，替姐姐照顾他，姐姐走前唯一心愿，便是灏儿能平安健康地长大成人。"

"皇嫂，你何必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快些起来吧。"我想搀她起来，可是她一径跪着，我一时竟扶她不起。

"妹妹，容姐姐把话说完吧。"她用力抓着我的手，明明紧紧地抓着，指关节都有些泛白，可是我的手并没有痛感。我心里大惊，只想逃离这里，不想听她将那些本不该由我来听的故事告诉我，心里只念着曦岚听到紫苏的传话快些赶过来。

"妹妹是个聪明人，一定能明白这后宫里的是与非，明白后宫女人并非单纯地只为自己而活。"她神情端庄，眼神却飘向不知名的地方，似陷入回忆，眼中突地迸发出一种异彩，将她整个人点亮，美得令人窒息，但也仅一瞬，异彩消失，复又回到那个苍白而又有些黯淡的影像，"对我来说，不必再背负家族的重任，不必亦步亦趋小心提防算计地过日子，可以随性而至随心而往，死对于我来说，才是真正的解脱。只除了灏儿，我放不下他。"

我一时哑然，望着眼前美得这么雅致的人，这金碧辉煌的皇宫，还有世间女子艳羡的太子妃头衔，她也觉得这一切都是束缚心灵挡住阳光禁锢自由的金丝牢笼吗？我不禁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个人，她的心

里肯定有许多的故事与秘密，关于在这皇宫之外的天空下发生的故事与秘密吧?

"皇嫂放不下孩子，父皇与太子殿下自会好好守护，皇嫂不必担心，宽了心好生养身体才是。"

"妹妹还要在姐姐跟前装糊涂吗？"她凄婉一笑，继续道，"殿下到时或许自身难保，怎还顾得了灏儿？妹妹，你住在芷兰宫，又深得父皇喜爱，不管将来谁继承了大统，妹妹都会是入主中宫之人……"

"皇嫂！"我大惊，出声阻止了她未完的话。太子妃她为何对整件事有这么清楚的认识？什么又叫做我会是入主中宫之人？难道天青王不只是单纯地利用我，还有真想让我做天青国未来皇后的打算?

"妹妹莫急！就算妹妹现在真不明白姐姐今日这番话，日后妹妹定会明白姐姐这话不虚。芷兰宫，是宫中所有人的禁忌，端妃娘娘去了之后，父皇的后宫便再没纳过新妃，皇宫里也再没添过皇子、公主。当年的惠妃，曾是端妃娘娘生前的好姐妹，端妃娘娘去了之后，父皇甚是宠她，只因有一次她欲进芷兰宫，父皇二话不说便将她打入了冷宫，再也没有出来过。

"妹妹是六弟带回芷兰宫的，父皇知晓后非但不怪罪，还收为义女封了公主，妹妹是个聪明人，又怎会不知父皇此举的心意？姐姐不求别的?只求妹妹允了姐姐日后好好照顾灏儿，不管他在皇宫里，还是离了这是非地，只要好好活着，姐姐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汐月妹妹，姐姐自知与你素无交情，今日唐突地找妹妹来，实是姐姐时间不多，放不下这心事，赖着脸只有求了妹妹答应，姐姐才能放心地离开人世。"

她一口气说完，伏在地上跪拜喘气。我跪在她身边，一边费力地想将她扶起，一边想着她刚才的那番话。她竟看清了这所有的一切，连天青王的心思也揣摩得清清楚楚了吗？这么聪慧、美丽、端庄的女子，真要在花般年华凋谢了？她今日的这番话可跟太子提过？我该怎么拒绝她的请求?

"皇嫂，快起来吧，你的身子受不了这罪。"我扶着她的手明显感到她身子轻颤，气喘得越发厉害了。

"妹妹……可是答应……姐姐了？"她忽地抬头，用欣喜而又期盼的眼神看着我。

"对不起。"我轻声道。我根本不属于这里，我只是一个过客，做完我要做的事，不管是明着还是暗着，我都会离开这让我倍感劳神累心的地方，所以我根本不能答应别人自己无法做到的事，哪怕是善意的欺骗，我也不愿意。

"妹妹……"她的眼神霎时黯然，只唤了一句，便大声地咳了起来，她忙用丝绢捂着嘴，喘气之间，赫然有鲜红的血映在丝绢上。

"画萝，画萝！"我拼命想将她抱上一旁的软榻，一边朝门外大喊。

门外即刻有脚步声传来，是一身白衣的天曦岚，还有跟在她身后的画萝与紫苏！

"曦岚，皇嫂她……"看到天曦岚，我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

他一边将太子妃平放在软榻上，一边向画萝道："快去找御医！"

然后他回身牵了我的手，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声音清雅，仿佛有宁静之功效，"别担心，皇嫂不会有事的，我先送你回芷兰宫，让紫苏先留在这里照应。"

说罢，他便牵了我的手向外走去。

"微眠是在担心进了皇宫，便出不去了吗？"他依旧牵着我的手，微笑着，声音清润，只是这笑里有点揶揄的味道。

我点了点头，刚才太子妃的话，的确让我有点担心这问题，真的会如曦岚说的办完我想办的事就能离开这里这么简单吗？真如此的话，我待在这里也不会多久，不太可能将太子、四皇子一起拉下马，何况曦岚也不是真的要抢那位子，那么到时又会是怎样的局面？如果我和曦岚倏地不见了，天青王会不会恼羞成怒又反过来攻打龙曜呢？

第91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2)

"微眠还真不愿意相信人，我可有骗过你？"他终于忍不住摇了摇头，看着我，见我也摇了摇头，方继续道，"你现在想怎么做只管去做，不必担心，父皇会答应结盟的，到时你若想离开这里，我便带你出宫，我既然可以将你带来这里，便也可以安然地带你离开。"

我向他眨了眨眼，这小子，应该说得出做得到的吧，毕竟他将我带到这里的时候，也没发生什么鸡飞狗跳的事。可是他这样随性而为，凭什么啊？难道就凭他老爹从心里宠他？

"别想太多，父皇说会过来一道用午膳，你先去见见找你的人，晚了就该撞上父皇了。"他拉着我进了曦岚宫，向最西边挪给我用的那间房子走去。

"有人找我？"还找到皇宫里来了？难道是夜风？不该啊，小夜同学来无踪去无影的，一般不劳天曦岚同学大驾，难道是狐狸？不会吧，狐狸怎么可能轻松地进得了皇宫？

我还在盘算着是谁来找我，便见一人站在屋外，听到脚步声转身看向我来的方向，那一头短发格外显眼。

"小白！"我朝他挥了挥手，迈开步子想跑过去，身形一动，才发现天曦岚还牵着我的手。我只好停住，回过身甩了甩我的手，示意曦岚放开。真是的，貌似在不知不觉中，被他拉了好几回手，而且不知为何，我被他拉了手却愣是没什么反应，害得我每次都被他白白占了便宜去。

哪知那小子却不松手，依旧牵着我向前走去，脸上还是一惯的微笑，神情格外坦然，却让我觉得气氛有些怪异。

"呃，小白，你的衣服咋破了？"我一下被小白胸前和袖子上的两道口子所吸引。

他却不理我，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手，那冷冷的眼神好似能化成两把剑将我的手刺穿。我突然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正待甩开被

曦岚抓着的手，他却适时地松开了，在我还来不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曦岚揽着我一个闪身，堪堪避过了小白的一次进攻。

"住手！"

我三两下拍掉了天曦岚揽在我腰上的手，看他们刚才熟门熟路的过招架式，敢情云白同学刚才是大白天地想硬闯芷兰宫，结果才到曦岚宫就被天曦岚发现，衣服上那几道口子估计也是天曦岚同学的杰作，看来小岚的武功竟比小白还好！我白了天曦岚一眼，冷冷地道："没旁人发现小白吧？你先出去吧。"

这回他倒是听话了，只用他那对黑宝石般的眼睛冲着我眨巴了几下，然后趁我失神的当下，也学着我刚才的口气，冷冷地扔下一句"别让父皇久等了"，转身飘然离去。

我一肚子的火没地儿撒，只得冲着留下来的那个倒霉蛋大吼："小白，你秀逗啦？大白天的居然硬闯皇宫！"

"昨天望月国使臣起程回国了。"他依旧言简意赅外加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脸色却不似以往那般冰冷，有些臭臭的。

"呃，差点忘了，小白你不能跟他们走。"虽然我也蛮想玩一把《无间道》，但把小白置于险境还是有些于心不忍的，"对了，小白，望月国使臣对我的身份起疑了吗？"

"只道你以色事人攀富贵，太过贪富虚荣，可惜了一身好舞艺！"小白说这话的口气有些怪异。

"该死的望月国，居然这样污辱人！"我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忽然瞥见小白的眉毛居然极轻地挑了一下，我顿时半眯着眼睛，笑得格外开心，声音轻柔道，"小白，莫不是你也这样看我？"

他的眉毛大幅度地抽了抽，最后脸上泛起一抹可疑的微红，憋出一句："那种衣服你竟然也穿出去见人！"

我差点晕倒，想不到平日里死人脸扮酷的小白也是这么保守的一个人，造物主真是神奇啊。

"小白，你猜到我的身份了吗？"我突然无比认真地直视云白，虽然一早便答应夜风要亲自弄清云白的身份，但阴差阳错，直到现在我才有了时间与机会。

他面有犹豫，似不能肯定，又似不敢肯定，嘴角几不可见地动了一下，许久之后才道："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都是我的主子。"

有种想流泪的冲动，从云白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怎还能平静无波？对他的身份做过N种猜测，夜风能一眼认出他并第一时间向狐狸汇报，狐狸的回信、他这一路来的表现，以及常常让我觉得熟悉的感觉，小白的身份渐渐清晰，只差我亲自求证他亲口承认而已。

"小白，我曾说过，我不问你过往的一切，你既跟了我，从此只有一个名字一个身份：云白！可是如今我这处境，我要做的事容不得一丝差错，你若不解了心中的疑惑，不能彻底抛下过去，今日我们便分道扬镳两不相欠。你还有一次慎重考虑选择的机会，小白，关于你非皇室血脉的流言，是我出主意找人散播出去的。"我直直地无惧地盯着眼前之人，我一早就该认出他来的啊，那眉宇间的熟悉感，不正是因着和狐狸有神似之处吗？是初见时他那落魄的样子让我太深刻，才让我根本无法将他和龙曜国失踪的二皇子联系起来啊！

第92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3)

他眼里闪过的那一抹恨意如此强烈，好似就要出手将我挫骨扬灰，下一秒，眼里却又俱是悲恸，脸上是一如往常的冰冷，可是我却清晰地感受到那冰冷之下的波涛汹涌。

我的眼泪猝不及防地落了下来，云白，我终究是狠狠地伤害了他，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那初见时他一心求死的不堪模样又浮现在眼前，我为了保障狐狸的利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伤害别人，用一个应是谎言的流言，将他逼入绝境。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我只不过忽悠了他做他的主子，他便生死相随，冒险假扮望月国使者护卫闯入皇宫。他有多受他的父皇宠爱便有多爱他的家人，我便伤他有多深。

"你走吧，我欠你的，待我回国之后定会还你清白，对不起！"我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眼泪滴到银票上，很快晕染开来。我低着头，将银票递到他跟前，"我知道银子是最没心的东西，只是你出去，身上有它方便点。从此这世上，便再没有云白了。"

说完，我将银票塞到他手里，转身便向外快步走去。身后没有脚步声，我的眼泪簌簌下落，脚步也越来越快，最后已是小跑。

好像有什么挡住了前面的路，我一下子撞了上去，周身被一股温暖的气息包围。我用手擦了擦眼泪，发现自己在一个人的怀抱里，抬头，是曦岚，他一如往常温和地微笑着，清亮的黑眸却满是心疼，抬手将我眼角的泪轻轻拭去，既不开口问话，也不出言安慰。

他的怀抱与狐狸不同，狐狸身上有淡淡的龙涎香的味道，而曦岚身上，是干净清爽有淡淡的体香飘出来。我不着痕迹地退开一步，忍住心底泛起的酸意，微笑着向天曦岚道："曦岚帮我送他安全出宫吧，父皇该来了，我先去候着。"

曦岚还没回来，我与天青王坐在芷兰宫花园的木桌边，桌上只有几道精致的菜肴，身边一干人等早已退下。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在

芷兰宫里的天青王比平时总是少了一份威仪与阴冷，虽是不苟言笑，但我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慑人的危险气息淡了不少。

曦岚迟迟未回，我有些担心。桌上的菜肴都是芷兰宫小厨房准备的我平日爱吃的那几道，可现在我却有些食不知味。天青王不紧不慢地吃着，似也没有等曦岚的意思，或者对于曦岚是否会出现一道用膳，他还是有些没底的，毕竟他也说过，曦岚连主动找他说话都不愿意，更别说两人一道用膳了。可是不抱希望并不表示心里不期望。

"父皇，汐月去看看曦岚来了没有。"气氛实在有些沉闷，天青王一言未发，只能由我没话找话了。

"不必了，由着他吧，他若不愿来谁也勉强不了他。"再强势的人终有软弱的一面，就像现在的天青王，言语神情间一瞬即逝的落寞，让人见了总有些感慨。但很快，他就恢复了如常神色，好似刚才的一切皆是幻象，"按理，你现在该称他为六哥了。"

"啊？"不是吧，天青王的思维着实跳跃了点啊，而且俺来了这地方之后哥哥已经挺多的了，正牌的、冒牌的、亲的、干的、心甘情愿的、被迫强加的……虽然按规矩我好像是得称天曦岚为六哥，可是我实在叫不出口啊，我还是习惯曦岚来曦岚去的，这样多平等。

"父皇，"我怯怯地叫了一声，盘算着是不是该撒个娇讨个巧什么的，貌似我现在正是最得宠的时候，商量称呼这种小事应该没问题吧，心定了定，嘴角扯出一抹讨好的笑容，巴巴地道，"父皇，我好像有些叫习惯了，觉得叫曦岚比较亲切，而且曦岚也愿意我直呼他姓名，不如就这样了吧，呵呵。"

他抬头看着我，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眼神，似惊奇似新鲜似难以置信又似有些尴尬，我心里暗叫一声"糟糕"，我怎么忘了眼前这人强势惯了阴冷惯了深沉惯了，那些个妃子、公主的也没人敢跟他用这种调调打着商量谈条件，我一冒牌的女儿，这不是自找死路吗？我苦着脸，正费力想着怎么插科打诨忽悠过去，只见天青王嘴角抽了几

下，明明也算不得是笑容，却让我长长地舒了口气，然后他微有些怪怪的声音响起："就由着你们吧。"

"谢父皇！"我轻拍了拍胸口，满脸堆笑地谢过。天哪，虽然马屁要拍，关系要拉，但下回可得悠着点，别一下子让人接受不了那就有副作用了！

"刚才见过菡萏了？"他又恢复了威仪而冷然的模样。

"是。"我恭恭敬敬地答道。

"她都与你说了些什么？"他随意夹了一口菜，状似不经意地问道。

"她求我答应她，好好照顾灏儿。"我用眼角余光瞥了下门口，还是没看到曦岚出现。

"你答应了？"

"汐月不敢！"

"哦？为何不敢？"他的眼里有赞赏，更有一丝期待。

第93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4)

"回父皇，灏儿有皇爷爷在，有父王在，又怎有我这皇姑姑揽事的份儿？皇嫂若真不幸先去了，灏儿自有皇爷爷的照顾，便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那汐月说说，接下来又该如何？"他几不可见地点了点头，看着我，眼瞳复又变成深褐色，幽深而难测。我苦笑，在天青王的面前，是不能有丝毫大意的，我现在是女儿身，如今我们讨论的话题虽两人早已心知肚明，但事情太过敏感，这时候我若讲得太直白，怕只会招来戒备与杀意。

"父皇，汐月哪懂这许多，汐月只听过一句话，捧得越高，摔得越重。"我微笑答道。其实只需稍加提及，天青王又怎会不明白我话中之意？

"然后呢？"他的神色稍缓，眼神却依旧犀利。

"捧得高了，便会有人得意忘形，去做一些高估自己的事，到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风轻云淡地道，好似在说与我丝毫不相干的事。

"好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紧紧盯着我，轻声道，"望月与龙曜的战事，汐月怎不建议朕也来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呢？"

"父皇，您这是寻汐月开心呢。"我巧笑嫣然地夹了点菜，置于菜碟里，坦然笑道，"父皇怎会没想到"螂螳捕蝉，黄雀在后"这理儿？若天青、寒星真想待到望月、龙曜一国灭亡一国兵疲之际再动手，怕最后反给了叶苍、修若两国机会，结果得不偿失。若不是借此次良机能攻望月一个措手不及，怕谁也不敢贸然拿他国练兵。居于相对弱势的国家，若想举兵，三国结盟已是底线。望月此次若亡国，便只能怪自己太轻敌，窃以为龙曜国小人少，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天青、寒星、龙曜若能不费太多兵力完取望月，料想叶苍与修若两国也不敢贸然地想分杯羹。"

"哈哈哈，朕早前听闻龙曜国云相政绩斐然，贤名天下，深得百姓爱戴，朕看朕的汐月也很不简单，若能上得朝堂，必能巾帼不让须眉，做出一番大事业。"他大笑，可是那笑意却没漫上双眼。

呵，刚才果然是试探啊，天青王，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便是云风了吗？

我笑得越发开心，不置可否道："父皇，若汐月真上朝堂，那些个满肚子学问满脑子迂腐思想的老古董还不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直接拿《女诫》、《女德》、《女容》、《女礼》那些书将汐月砸出朝堂？说不定还到处说事儿，拿汐月做反面教材，到时候，即便汐月是堂堂一国公主，怕也没人敢娶了。"

"谁说汐月没人敢娶？"一个声音斜斜传来，不是那一身白衣假仙天曦岚还有谁？

这小子终于出现了，我差点激动得飞扑过去。这一顿饭，吃得我叫一个郁闷啊，都快消化不良了，想我一生信奉"人生在世，吃穿两事"，可见吃饭对我来说是多大多隆重多享受的一件事，若是和天青王这种人天天一起吃饭，肯定得胃病。

"曦岚，你终于来啦，快坐下吃饭，快坐下吃饭。"我没骨气地献媚道，巴望着他这一来，天青王会结束刚才那没完没了的话题，然后我能安心地吃个饭。

天曦岚也不说话，只向天青王微一行礼，便坦然入座，微笑着望了望我刚才一筷子夹来放在菜碟中的菜，语气分外温和地道："看来汐月已经吃饱了啊，既如此，不如就弹奏一曲吧。"

我顿时皱眉，小岚假仙，俺还没吃几口哩，你那老爹刚才净问话，我一张嘴回话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吃东西啊？我摸摸还瘪瘪的肚子，正待张口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哪知天青王看也不看我一眼，也闲闲地飘来一句："是啊，今早汐月不是还说朕每日里都要听你唱唱小曲解解闷的？这时候正好。"

我怨恨地白了一眼天曦岚，蔫蔫地道："是，父皇。"

然后蔫蔫地起身，蔫蔫地走回小白宫去抱我的琵琶，又蔫蔫地走回来爬上花架，歪着头搜肠刮肚地想有什么曲子是影响胃口不利消化的，最后右手一个轮拂，《十面埋伏》便倾泻而出。

我弹得异常怨怒，所以这曲子听起来气势恢弘，一曲终了，天青王与天曦岚已有些愣愣的。呃，莫不是在这地方，琵琶历来只弹些抒情柔美的文曲？

"汐月，这曲子又是什么名？"好半天，天曦岚才回过神，难得地有些呆呆地问道。许是刚才太震惊，所以脸上那抹假笑也忘了挂上。

"十个馒头！"我没好气地回答。天哪，我要饿死了！

小白走了。

曦岚说小白好像不肯走，似有话要说的样子，无奈我下了逐客令，他便硬将小白请了出去。想起小白，心里既苦又涩，我扭头跑开的时候，小白并没有追上来，我以为他这样，是表示不原谅我，便也不会再是我的云白了。

我并不后悔将最糟却也是最真的事实告诉他，真相终有大白的一天，我不愿意连这最后的主动坦白的机会也失去。小白，可会明白我心里无限的愧疚与难过，可真的还愿意跟我说话？哪怕这话里是绝情是怒骂！

第94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5)

整个下午我都窝在芷兰宫里，曦岚也没有出现。我不知曦岚平时不见影的时候都在忙什么，或许之前是在花墙秘道里画我的画像，可是那日之后，他应不会再继续这样做了吧。

晚上我竟意外地收到狐狸的暗鸽传书，言他明日一早便到天州。我心里既紧张又有些激动，将小黑鸽揣在怀里便往曦岚宫西面的小屋跑去，夜风果然已在屋里等候。

"夜风，大哥真的过来了？"我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气喘吁吁地问道。

"是的，夫人。"夜风一身黑衣，恭敬地回答。

"我不是让他别来的吗？他怎么不听？"我也顾不得纠正夜风的称呼了，狐狸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

"夫人，主子让您明早去见他。"夜风也懒得理我的问题，毕竟我的问题简直跟废话没两样。

"啊？"我一时愣住，呜呜呜，明天真的可以看到狐狸这妖孽了？我又低头瞅了瞅身上这袭月白色曳地长裙，怎么办？我该是男装出现，还是女装出现？如果狐狸知道我现在成了天青国公主，会不会骂我笨蛋？

"可是夜风，你能将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出皇宫吗？"不等夜风回答，我便摆了摆手，"不对不对，我现在这身份，你若将我偷偷带出宫，怕不闹得鸡飞狗跳人人皆知。"

芷兰宫里有宫女、太监，我若玩失踪，他们还不把整个皇宫找遍弄得人尽皆知？再则，我也得防着天青王随时过来找我。看来明天只能明着出宫了，自来了这皇宫，还没出去过，如今我是公主的身份，只能拉上天曦岚，才可能顺顺利利地出得宫去。

我一夜翻来覆去，为着明日男装现身还是女装现身而纠结不已，结果天亮了都没决定好。迷迷糊糊地起床，我索性一句话也不说，任

由紫苏替我梳洗打扮。那丫头倒机灵，听说我今日出宫，方便起见特意替我备了一套男装，结果困扰了我一夜的问题便这么轻而易举地被紫苏解决了。我站着，由紫苏将那一身白色长袍套在身上，恍惚间感觉好像身边的人是翠儿，我似乎又要赶着去上早朝。

我才走出芷兰宫，就见容妃的贴身大丫头玉芙站在宫门外，不时地朝里张望，见我出来，忙向我行礼道："奴婢玉芙给汐月公主请安。"

"起来吧，有什么事？"我看了她一眼，径直朝前走去。

玉芙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边走边道："回禀公主，容妃娘娘今日在景观台设宴，邀请各宫娘娘和公主赏脸参加，特命奴婢来请公主。"

"知道了，下去吧。"我继续向天曦岚住的寝宫走去。

"公主！"伴着这一声"公主"，似还有人跪地的声音。

"还有什么事？"我无奈地转过身，果然，玉芙已跪在了地上。

"汐月公主，容妃娘娘今日在景观台设宴，邀请各宫娘娘和公主赏脸参加，特命奴婢来请公主。"她低着头又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什么时辰？"我耐着性子问道。

"回公主，是巳时。"

"替我转告容妃娘娘，今日不巧，汐月有事没法赴宴，预祝大家尽兴，汐月改日再登门赔罪。"说完我不再理她，转身便走。

"汐月公主！"玉芙急急地唤了声。

我心火腾地一下全冒了出来，正待转身发飙，却听天曦岚的声音自前方传来。

"玉芙你在宫里白待了这么些年吗？这么不识好歹，真要惹怒了汐月公主取了你的小命，你才会长些记性，明白这宫里的规矩？"曦岚的声音依旧清润温雅。

曦岚还未说完，玉芙便磕头求饶："玉芙该死，求公主饶命。"

"我们走吧。"曦岚眼角含笑地看了一眼我的装扮，只管牵了我的手朝外走去，再不去理身后的玉芙。

马车顺利出了皇宫，便在天州的大街上飞驰。我昨日只缠着曦岚说要去圣山圣湖看看，并没告知实情，我想狐狸的行踪，多一人知道，便是多一份危险的可能，他也没有多问，只由着我任性，答应带我出宫。

"微眠，那曲儿，真叫《十个馒头》吗？"天曦岚仔细地打量着我的脸，认真地问道。

"嗯。"我心不在焉地应道。

说实话，我凭借曦岚出了皇宫，待会儿却要借口将他支开，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更有愧疚。我这样做，是不是会像伤害小白一样，狠狠地伤害到曦岚？明知而故犯，即便有天大的理由，是不是也不可以原谅，不可饶恕？

"如此大气悲壮、激扬豪迈的曲子，竟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真是可惜了。"天曦岚边说边摇了摇头，还低头轻叹了口气。

见他这般模样，又想起昨日天青王和天曦岚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的样子，我不由得起了捉弄他的念头，硬是忍住笑意，分外严肃认真地道："怎么可惜了？这首曲子讲的是十个馒头为了争一个包子而大打出手，结果打得头破血流，九死一伤，可是到头来那包子却嫌仅剩的那个馒头是个伤残人士，看都不看一眼便跟着馅饼走了，那伤残馒头最终悔恨自杀的故事，完全与这曲子的风格相符啊。"

第95节：第二十章·人生若只如初见(6)

"可是那十个馒头为何要争一个包子？"天曦岚像个虚心求知的好学生般认真地问道。

"笨哪，十个馒头是男的，只有那包子是女的嘛！"说完，我终于忍不住大笑出声，真没想到曦岚也有犯傻被耍的时候啊，看来假仙就只能是假仙了，呵呵。

他也微笑着，看着我，眼里有融融暖意，仿若冬日午后的阳光，温暖得让人没来由地感动，声音有丝欣喜地道："微眠终于笑了。"

我一下子止住笑声，看向对面的曦岚。我的心里是浓浓的说不出的苦涩滋味，曦岚为何要对我这般好？我，根本不值得他这样做。

"马上就可以看到圣山圣湖了，怎么反而苦起脸来？"他微笑自若，声音有轻快的味道。

"呵呵，怎么会呢？我都盼了好久了。"我忙扯出一个笑容，顺便还配合地掀开车帘往外瞄了瞄。

他笑看着我，不再说话。我也冲着他微笑，心里却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微眠，我们到了，下车吧。"曦岚一个纵身跃下马车，转身一手撩着车帘，一手伸向我。

我略一犹豫，便将手放在曦岚手中，跟着下了马车。

天山赫然立在眼前，纯净而神圣，不远处是天湖，澄净湛蓝，周围是一大片草地，这时候依旧碧绿，遍野的各色小花朵，衬得湖更蓝更清。

"曦岚。"我转身看他，却见他手里拿着一件白披风，走近后将披风围在我身上，在锁骨处打了个结。

我的眼睛泛起一层薄雾，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以天冷为借口打发他回去替我取衣，可是曦岚已先备妥了。

"曦岚。"我又开口，才只说了两个字，便见他看着我，突然开心地笑起来，声音却依旧清雅温润地道："是不是饿了？你一早起来还没吃东西吧？幸好我准备了你爱吃的点心，你等一下，我去拿过来。"

我怔怔地看着他转身又上了马车去取点心，怔怔地看他捧着点心走过来，那些点心好像还冒着热气，为何我刚刚在马车里竟没发现？我还想着取衣不成，便嚷嚷肚子饿，让他回去替我拿吃的。

"曦岚。"我望着手中的那盘点心，心里一阵揪疼，视线有些模糊，最终还是狠下心开了口，"听说这天山上常年有雪莲盛开。"

"嗯，微眠喜欢吗？我带你去看。"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也不敢猜他此时是何表情，只用力地眨了眨眼睛，道："喜欢，可我怕冷，曦岚可以摘一些下来送我吗？"

"好，只要微眠喜欢，我便去摘了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转身却对身后候着的车夫道，"你先回去吧，我们待会儿自己回宫。"

车夫领命，自驾了马车离开。我听到马蹄声渐渐远去，抬头看曦岚，他的脸上明明是温暖的笑容，此刻却让我觉得有些苦涩，平日里清亮的黑眼有一闪而过令人心颤的失落与悲伤。

"我去采雪莲，微眠留在这里，记得要小心些。"他轻轻说完，一个飞身，便向前面的天山掠去，几下子便不见了身影。

曦岚，是不是从一开始便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了？

第96节：第二十一章·盟定(1)

第二十一章·盟定

"浅浅。"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明明也只是近月没见而已，这声音却好似等了半世之久。

我不应，不说话，也不转身，依旧直直地站着，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不应该是这样的啊，虽然时间不对地点不对，但再见的时候我该是讨好地让那只狐狸别生气，还是干脆痛骂他一顿将他骂回老家去。可是想起这一路来的遭遇，想起曦岚的样子，我的眼泪便不听话地落了下来。

"浅浅？"身后人的声音有些焦虑，只一瞬便已闪身至我跟前，有些紧张地抬起我的脸，看到那满脸的泪水时，眼里明显闪过一丝心痛。

"大哥！"我再也忍不住，哭着扑进狐狸的怀里，明知自己这样宣泄情绪只会让他更加不安，可是我却控制不住自己。这些日子以来所受到的惊吓、恐惧、无措、自责、内疚、不安，以及努力让自己冷静、理智、思考、分析、利用、欺瞒、算计……就让我在此刻好好地放松一下发泄一下吧。

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只手轻抚着我的背，一声一声轻喃："浅浅，浅浅。"

哭累了，哭够了，我往狐狸胸前蹭了蹭脸，有些不好意思地抬头。他也看着我，那双曾让我万分迷惑的深幽黑眸此刻却盛满了温柔与心疼，一个低头，他的唇便落在了我的眼睑。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头晕目眩地，顿时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直到狐狸的手轻抚上我的脸颊，我才回过神来。眼前之人，真的是那只色狐狸啊，好像在做梦，我还以为不回到龙曜国根本不可能再见到他。

我也小心地伸出右手，轻抚上狐狸的脸，是微冷的触感，却让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好快好快。我弯起嘴角，这是第一次主动碰触狐狸，这一路过来，那样艰难，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我不想再逃避自己的感情。在一起的时候没发觉，离开了才明白，我会想他，我会念他，开心害怕恐惧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会第一个想到他，有别于想清林，想到他时，心里会甜，会涩，更会脸红心跳。

"大哥！"我咧着嘴甜甜地唤他，一时忘了在马车上还想着将他骂回龙曜国的。

"没想到浅浅这么迫不及待地想与大哥亲近啊，只是这儿有外人，不如我们换个地方继续吧？"他的眼里闪着戏谑而又炙热的光芒，眼眸却蓦地变得深邃，一只手抓住我摸索到他胸膛的手，另一只手拦腰抱过我，便向不远处不知何时出现的夜风的方向走去。

我犯花痴的大脑终于被吓醒了，在狐狸的怀里折腾了几下未果，便开始嚷嚷："大哥，你快放我下来，你要带我去哪儿？我不去我不去！"

狐狸假装没听见，抱着我依旧往前走，夜风那小子明明一直睁眼看着我们，但那表情似乎极力想掩饰，可是演技太差装得很假，羞得我只想头撞豆腐演一出"红颜美人多薄命"！

"浅浅，"在我张牙舞爪誓死捍卫贞操的攻势下，狐狸终于无奈地轻叹了口气，停下脚步，却依旧不松手，挑了挑他那两道好看的眉毛，半眯着狭长的桃花眼，声音慵懒地道，"这里是御用赏景园，天山以南天湖以北这一大片地都是专供天青国皇家人参观游玩的，你真要留在这里等人发现天青国的汐月公主与人私会吗？"

"啊？"我疑惑地看向狐狸，那家伙不仅一脸油菜花开的贱笑，眼里也像笑开了花般闪闪发亮，我终于明白自己被耍了，死死地紧紧地看起来像抱住其实是掐住狐狸的脖子，催促道，"快走快走！"

怪不得一个人也不见，曦岚还真能挑地方，太险了！

出得那所谓的御用赏景园，寻了一处偏僻的地方，狐狸将我放了下来，我脚一着地，忙原地转了个圈，发现周围确实连只鸟都没有，这才放下心来。

"大哥，我不是让你别来的吗？你怎么还是过来了？难道你没收到小黑鸽的信？"我终于将一早想好的开场白说了出来。

"浅浅……"他紧紧地拥着我，一手扶了我的后脑，将我的头用力按在他的胸口，那沉稳有力的心跳声，以及身上淡淡的龙涎香，让我不由得弯起了嘴角。

狐狸该不会是因为担心我，就傻傻地跑来了吧?

良久，他才松开我，那双黑眸紧紧盯着我，嘴角微微勾起，声音慵懒似能蛊惑人般，轻道："浅浅随我回家好吗？"

"好……才怪！"狐狸居然以色诱人，若在以前，我肯定被卖了还在替他数钱，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能被区区美色迷倒？于是我立马义正词严道，"大哥，你搞什么啊？我这边的事还没搞定，怎么跟你回去？还有二哥怎么样了？"

"清林现在驻守齐青关。浅浅，你以汐月公主的身份留在天青皇宫，你知道有多凶险吗？"他的脸上与眼里都有担忧之色，如此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好像只有上次收到战讯的时候才有过。

"大哥，再危险我也得留下来。不然我一走了之，这烂摊子怎么办？"我向狐狸安慰地笑笑。一切都比预计中复杂，狐狸本以为我以龙曜国使臣的身份出使天青国，有云府侍卫随行，有二林子和他安排的人在暗中保?，不管游说成功与否，但至少小命还是有保障的。怎料我阴差阳错以女儿身入了天青皇宫，连最后那张"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免死金牌都丢了。

"自有替身在这里应付一切。浅浅，你在这里，我根本放不下心。"他说得认真，声音却异常温柔。

没办法，我只能浪费口水将我目前的现状大概地交代了一下，包括天青王对结盟的心动，以及四皇子的野心与阴谋，最后总结道："大

哥，事情已有转机，我需要的不过是时间而已。天青王不是一般的人，若贸然让人替了我，被他识破，那么后果会如何？不用我说大哥也该知道。当初大哥既同意了我走这一趟，这时又怎么可以让我半途而废？再说龙曜国的危机根本还没得到解决，难不成大哥还有更好的办法不成？"

我说得口干舌燥，问得义正词严，结果狐狸那妖孽却不说话，只微眯了一下他的桃花眼，随意地坐到草地上，姿势优雅，勾着嘴角笑得一脸的诡异，眼里闪着危险的光芒，突地伸出了手一把将我拉着坐在他怀里，将自己的下巴放在我的肩窝，腻了一会儿，直到他呼出的气弄得我耳朵发痒，我缩了缩脖子，他才懒洋洋地开口道："听说浅浅一舞惊四座，将天青王迷得又收义女又封公主，宠得不得了，让我很不放心啊。"

"啊？"这事儿夜风同学也向狐狸汇报了？我慌忙扭头想看看狐狸，结果狐狸窝在我肩窝的头丝毫不挪位，我怎么也转不过去，正待伸手将他的头拍开，结果狐狸快我一步，一只手更用力地搂紧了我，另一只手却奇准无比地覆在我胸前，正是那凤兰玉佩的位置。

"大……大哥……"我结结巴巴地叫了一声。

第97节：第二十一章·盟定(2)

"浅浅该明白这凤兰玉佩的意义吧，你若不能完好无缺地回来，现在便抽身与我一道回去。"他终于转过我的身子，却是将唇极轻极轻地印在我的额头，手轻轻覆在我的心口上，又在我耳侧下咒般轻喃道，"浅浅的心，可不能丢在这里啊。"

我的心禁不住轻颤了下，良久才宁神静思狐狸方才的那些话，终于将心中一早就有的疑问问了出来："既如此，当初大哥为何会答应我走这一趟？"

"我龙曜国的云相贤名天下，才艺双绝，这点小问题应该难不倒的吧。"他也不回答，只用他那修长有力的手轻柔地将我额际散落的几根发丝捋到一侧，夹在耳后，似漫不经心道，"你说是不是，我的小月儿？"

难道狐狸真的借机支开我彻查了云府？我低下头，垂下眼，心揪紧了般地疼，声音涩然："大哥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他轻叹了口气，拥着我微僵的身子，无奈地道："浅浅，我将凤兰玉佩交给你，你便应该明白我的心。"

"那云府现在……还好吗？"其实我想问的是，云府到底有什么秘密？可是我又怕这样问，会引起狐狸的怀疑。狐狸在这样的时候同意我出使，然后借机彻查云府，他是怀疑云府会与望月国有牵扯吗？彻查的结果呢？

"暂时无妨。"他将我揽向身侧，与他并肩坐在草地上，这一处偏僻小地位于天山北面，介于两座雪山之间，可草地上依旧开满了各色小花。

有些冷，可我还没来得及缩缩脖子搓搓手，狐狸便已转身将我的披风裹紧了些，然后两只眼睛满带桃花地看着我，一边又将一对耳环戴在我耳朵上，轻道："这耳环，是云风托我交给你的，他让你戴着别摘。"

"你见过哥哥了？"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狐狸跑到云府去了？

他点点头，佯装可惜地深叹了口气，怅然道："浅浅回家，可得准备好一套说辞啊，我对云风说，是你定要走这一趟的。"

我气得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就闷死过去，只想一巴掌将这妖孽扇飞！呜呜呜，怎么办？回到云府会不会被云风扒皮？

我正待张嘴痛骂狐狸这种没道义的无耻行径，却奇怪地看到狐狸的脸在我眼前不断放大，然后唇上一暖，我不由得轻轻合上眼。与上一次的轻浅不同，狐狸这一次吻得热烈而霸道，让人窒息。

脸上发烫，心跳加速，我双眼迷蒙地望着狐狸，他的眼睛幽深如潭，让人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手指轻描过我的双唇，好似带了电般让我轻颤不已，魅惑道："浅浅，总有一日，你会在我面前换下这身男装，那时，凤冠霞帔，我会亲手为你换上。"

我还来不及想明白狐狸话里的含义，便听周围似有异动。扭头一看，果然，除了夜风，不知何时又冒出来三个黑衣人，夜风一个闪身至我们前面不远处，另三人又稍离远了一些，一排站定，一个熟悉的白色身影迅速朝这边飞掠而来，我心一惊，是曦岚！

"住手！"我大喝，急欲挣脱狐狸揽着我的手，却反被他搂得更紧。

曦岚和狐狸，不可以在这时起冲突啊。

不知夜风是听了我的话，还是顾念着我与天曦岚目前的关系，与那三人联合策动只是不让天曦岚更靠近我与狐狸一步，一时倒也没有动手。

在离我与狐狸约二十米处，天曦岚终于停住身形，眼神急切地望向我，在看到我安然之后，整个人似释然般放松了下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极像白菜的东西，只是菜叶子却是紫色的，而他的身上，好像还夹带着冰雪的气息。

"微眠，我采了雪莲，我们该回宫了。"曦岚也不再走近，站在那里，望向我这边，眼睛紧紧盯着龙狐狸，面带微笑，声音清润，一如

往常的温和坦然。

我虽看不清曦岚的眼里有些什么，但我知道曦岚早已经知道我身边的人是谁了。

"微眠？"狐狸的手又紧了紧，低下头在我耳边轻轻地重复了一遍。

"是啊，他叫你呢，你要不要跟他回去？"我白了狐狸一眼，边说边去掰他搂着我的腰不放的手。

这时候我该如何，其实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就算我再不舍狐狸，或者狐狸再不放心我，我都只能微笑着离了狐狸与曦岚一道回去。

狐狸的手纹丝不动，揽着我优哉游哉地走向天曦岚，行至黑衣人身边时，伸出手状似风情万种地轻轻一挥，其中三个黑衣人便倏地不见，只留下夜风依旧在前侧方紧紧相随。

"大哥，放手，我该回去了。"我低声对狐狸道，心里怕极了眼前这两人会动起手来，当然，若真动手，狐狸肯定会让夜风代劳的。

狐狸不语，只用他那对桃花眼状似慵懒随意地看向天曦岚，我偷偷地瞄了瞄天曦岚，他也望着狐狸，一个一身白衣飘飘，出尘若仙，一个一袭月白色长袍，雍容贵气。两个人就这么互相打量着，显然都已经知道对方是谁，却又都不挑明，沉默相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但是让我觉得很怪异的味道。

第98节：第二十一章·盟定(3)

"微眠，我们走吧。"良久，天曦岚终于先开了口，无比自然地朝我这边走来，面带微笑，眼神澄亮，伸出手便欲牵我的手。

狐狸也微笑，眼睛却微眯起来，眼眸深邃，伸出手，抢先一步牵了我的手，懒懒地道："大哥在微眠别苑等你早日回家，知道了吗？"

狐狸说完，用手指狠狠地掐了一下我的掌心，疼得我拿眼怒瞪他，结果他却松了手，转身便与夜风离去。

我有些胆怯又很是垂涎地看着眼前那匹毛亮鬃长的高头白马，不用更多的言语形容，只一句话，便可生动形象地道出此马风姿--马中天曦岚！

其实我根本不用胆怯，因为这马中天曦岚和人中天曦岚一样温和，曦岚扶我坐上这马的时候，它一点反抗不满的情绪都没有。不过我的紧张是出于对骑马的恐惧，我紧紧抓着马鬃（sorry，没有缰绳啦），怎么都没有安全感，直到曦岚稳稳地坐于我身后，我才稍稍放心。

白马跑得并不快，或许是上面坐了两个人，或许是曦岚故意让它放慢了脚步。在刚开始的不适应之后，我渐渐习惯了这节奏，不似刚开始那么恐惧，思绪也慢慢恢复如常。

"曦岚，对不起。"我低头看看手中那棵白菜一样的紫雪莲，轻轻道歉。我不该欺瞒曦岚在前，不顾曦岚担心在后，就算曦岚猜出我今日出宫的目的，并不表示他下山没看到我后不会担心。身后的这个人，注定是会亏欠他太多太多的。

"喜欢雪莲吗？"曦岚不答反问。

"其实心里有些失望。"我讪讪地回道，曦岚总是这样，不愿意我有负疚感，"我本还以为天山雪莲，该是晶莹剔透玲珑至极，没想到是这样，乍看之下，有点像大白菜，呵呵。"

"大白菜？"曦岚轻轻地重复了一遍，终于忍不住笑出声，"和微眠在一起，总能让人觉得开心。"

"没办法啊，谁让我傻呢，看人犯傻，总会让自己快乐的。"

"心若明镜，偶有犯傻，也是因为不想面对，不想受到困扰而已。"他低低道来。

我一震，曦岚将我竟看得如此透？还是我们其实是有些相似的，不想面对的问题，我直觉地会犯迷糊装糊涂，那样便可以少些烦恼，活得轻松开心一点。而曦岚呢，是不是就会下意识地露出那种温和淡然的微笑，然后寄情山水，逃避那些不想面对或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阵静默，马依旧载着我们往前走。我想着狐狸与曦岚今日的言行，盘算着回宫之后如何让天青王尽快修好盟书。

"大军即将出发，今日四哥会在早朝上请旨领军出征。"

"什么？"我大惊，险些从马上跌下来，急急地道，"曦岚，我们快些回宫。"

他一手将我扶正，忙安慰道："微眠别急，父皇不会答应的。"

"曦岚怎么知道？"我的心依旧不安，若真是四皇子领兵出征，怕是到最后，又生变故。即便天青王已料到四皇子的野心，又一心想让曦岚继位，但在朝堂之上，怕也很难一口拒绝吧。

"微眠不信？"

"信！"我忙应道，心终是放下了些。我为何总是质疑一个一心帮我从未伤害过我的人？曦岚就好像是我在天青皇宫里的保护伞，我却总在不经意间一再伤害他。

"待会儿，我与微眠一道去见父皇吧。"

求见天青王之前，需先回芷兰宫更衣，我才到曦岚宫，就见玉芙竟还跪在地上，脸色惨白，似乎随时都有晕厥的可能。她不是翠儿，也不是红儿，甚至不是紫苏，我也不是同情心泛滥的人，但终归也看不得她死耗在这里，便无奈道："你这是干什么？"

"回公主，容妃娘娘一早嘱咐奴婢定要请了公主赴宴，奴婢没办好差事，不敢回去复命。"她的声音已有些嘶哑，说完便又仆地磕头。

"这时辰都过了，你便再怕容妃娘娘责骂，也该回去了。"我冷冷地道。

"回公主，容妃娘娘知道公主白日里没时间，特将宴会时间和地点改在了酉时和容羽宫。"她低声回话。

"所以你就跪在这里，我若不答应，你就继续跪下去，直到我答应了为止？"我忍住心头怒气，问得格外温柔。

"公主恕罪，奴婢不敢！"她慌忙磕头赔罪。

"且随你吧，你若执意还要跪下去，就跪到曦岚宫外边去。"我说完，便不再理她，径直向芷兰宫走去。

小小一个玉芙，就如此放肆，竟像是以下跪来威胁我定要去赴宴，若不是得容妃娘娘授意，一个宫女，又岂敢如此！那么容妃娘娘为何执意要让我参加她设的宴会？

换完衣服，已是午饭时间，我因心里有事惦着，也顾不得饿，便与曦岚一道向天御殿走去。

殿门外的太监见是我与天曦岚求见，忙进去通报，少顷，杨公公便亲自带我与天曦岚一道进去了。

第99节：第二十一章·盟定(4)

殿内一侧置了满满一桌菜，桌上备有三份餐具，天青王正坐于首位，好像一早便料到了我们会在这时候过来。

"汐月（曦岚）给父皇请安。"两人一道行礼请安。

"坐吧。"天青王看着我，眼里闪着意味不明的光芒，道，"汐月今日出宫了？"

"回父皇，今日缠着曦岚一道去看了圣山圣湖，汐月此生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景色，仿佛置身仙境。"我一副还沉浸在其中的样子，转念又万分严肃认真地道，"只有一件，曦岚摘来送我的那个什么紫雪莲，长得跟大白菜一样，让汐月很失望。"

天青王终于忍不住嘴角抽搐了几下，没当场笑喷，我还是很佩服他的定力与涵养的。

"呵呵，不过父皇好生厉害，怎么就料到我们会在这时来请安呢？"我向天青王眨巴了几下眼，状似崇拜加好奇地问道。

"原来汐月就只是来请安，朕还以为你是为了老四请旨领兵出征这事才来找朕的呢！"天青王似笑非笑地道。

一语便被人揭穿了心事，让我连装天真扮可爱的机会也没有，唉，那就老老实实地挑明了谈正事吧。

"父皇，"在我开口之前，天曦岚却早我一步开了口，"昨日父皇让曦岚查的事，已经有结果了。"

"这么快？好！"天青王满意地看着天曦岚，神情是从未有过的愉悦。

"那么昨日的约定，还请父皇遵守。"天曦岚不卑不亢地道，脸上的笑容却有些疏离飘忽。

我看看天青王，又看看天曦岚，他二人之间什么时候有了约定，为何我一无所知？

"明日早朝，朕会命戴存仁为西征大将军，率二十万大军，三日后出发。"天青王看着我，眼里不仅有算计，有阴谋，更有一切尽在掌握的狂狷。

我一时竟无法言语。曦岚所谓的约定便是指这个吗？怪不得他这么肯定今日早朝天青王不会应了四皇子的请旨，那么曦岚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

"至于盟书，汐月你看朕什么时候给你才好？"他状似不经意地问道。

我心中大惊，难道盟书也是约定条件之一吗？我从容淡笑，半认真半撒娇道："父皇，您都认汐月为义女了，怎还将汐月往龙曜国推？这龙曜国的盟书虽是汐月带来的，可如今却没有汐月送回去的理了。有多少人争着抢着，只求父皇给他们一次效忠立功表现的机会，父皇却净想着让汐月跑这趟差，一点也不心疼汐月。"

"哈哈，既然汐月不愿替朕分忧，朕就只能另派他人快马加鞭地将盟书送去了。"他话虽如此说，神情却很满意。我猜得果然没错，天青王岂会真将盟书交给我，然后放我离开这里！

不过乍听到天青王已同意结盟，我还是很高兴的。若是狐狸和清林知道了这消息，还不知会开心成什么样呢。特别是清林，我曾对自己说过，如果天青王同意结盟，我便将这消息第一个告诉他。我极力压抑住心里的喜悦，脸上是一如平常的微笑，抬头看向曦岚，他正望着我微笑。我心一动，只顾着欢喜天青王同意结盟，怎么就忘了曦岚？

天青王看了看微笑的曦岚，又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声音却似聊家常般随意："今日一早容妃差人来请你赴宴了？"

"是的，父皇。"

"听说那丫头现在还在那儿跪着。"

"父皇，只不过是一个宫女，竟敢对汐月如此无礼放肆，儿臣已差人将她送至内事府领罚去了。"

我诧异地看向天曦岚，出来时没看到玉芙，我还以为她终于想明白走了呢，没想到竟是曦岚差人将她送到内事府去了。天青王却不看曦岚，反倒是饶有兴致地看着我，那眼神好像我是他选中的猎物。

"都是一家人了，有时间在一起，联络一下感情也是好的。"他突然面露慈祥地向我道。

"汐月谨遵父皇教诲，回去便差人去容妃娘娘那儿回话。"我恭声回话。

容妃娘娘竟因我将宴会时间推至晚上，再看玉芙的表现，以及天青王状似无心的这番话，这场好像非我不可的晚宴，究竟包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回到芷兰宫，我一直拉着曦岚进屋，将一干人等通通屏退，掩了门便冲那依旧微笑的人急急问道："曦岚，你答应父皇什么了？你拿什么跟他做了这么大的交易？"

"只是小事，微眠别担心。"他拉着我走至软榻边，将我按坐在软榻上，方温和道，"一早起来就没消停过，昨夜看似也没睡好，晚上又要赴宴，趁现在歇一会儿吧。"

"绝不会是小事，曦岚，别为了我陷在权势旋涡中抽身不得，你一向不喜欢这些的。"一想起曦岚为我做的一切，我的心便又疼又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一再故作不知地利用曦岚对我的感情，什么时候我竟成了这样一个可耻的人了?

"我只是暂时顺了父皇的意，好让事情顺利，让你安心，然后我就可以早日带你离开这里，这是我们说好的，我知道你不喜欢皇宫。"他拉过一边的薄衾，小心且仔细地盖在我身上，示意我在软榻上小憩会儿。

第100节：第二十一章·盟定(5)

"曦岚，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你这样付出，根本得不到一丝回报，只会让自己更受伤，曦岚，不要为了我，让自己更加受伤。"我流着泪，却不知这泪是为曦岚而流，还是为自己而流，只觉得心里好难受。我多么希望曦岚是因为与四皇子有仇，欲除之而后快，才与我互相利用合作，就像我最初想的那样，可是我又明明知道他不是，他不是因为这样才救我，才帮我，才在这宫里保护我，才去做那些他本不愿意做的事。

"我只是想保护微眠，不想让微眠受伤，所以不要有负疚感，这是我想做的事、愿意做的事。"他一手扶了我的肩，一手轻轻地替我拭去眼泪，脸上那惯常的微笑消失了，声音却格外轻柔地道，"当年的我太小，没有能力保护好母妃，所以现在，我不会让微眠受一丝伤害。"

"曦岚，你越对我好，越会被父皇算计得死死的……"话至一半，我便再也说不下去了，我真是个笨蛋，如果曦岚不这样做，我又岂能在这皇宫里有安身之所？

曦岚，如果我的心从未曾迷失，从未有牵挂，那么此刻，我心里的内疚与心痛或许就不会如此强烈。

"睡吧，别想太多了。"

我闭上眼，心里却翻江倒海，曦岚，他为我做了这么多，那么我有什么可以为他做的呢？

第101节：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1)

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

容羽宫金碧辉煌，灯火通明。我轻扶着紫苏的手缓步入内，眼前一片衣香云鬓缭绕，除了容妃、淑妃、德妃、三公主、七公主、八公主外，太子妃竟也在席。

一阵行礼请安之后，终于落座。算不得是太正规的宴会，所以规矩倒也没有那么多，太子妃拉着我坐在她身边，我的另一边是七公主。

见到太子妃我有些尴尬，昨日我才拒绝了她的跪求，可她好像并不介意，拉着我的手，亲昵地称我为妹妹。倒是七公主，自从我被封公主之后，今日还是第一次碰面，她不情不愿地叫了我声"皇姐"后，便不再与我说话。

"皇嫂的身子可好些了？"出于礼貌，我还是得问候一声的。

"劳妹妹挂心，姐姐这身病已经习惯了，妹妹别见怪才好。"她温婉地笑笑。

即便有了昨日的事，我还是不讨厌眼前这人，但也不会去喜欢去讨好。事实上，如果可以，在这个偌大的皇宫里，除了曦岚，我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跟任何人有交集。

我低着头不说话，随意地夹了几口菜吃，尽量不惹人注意。身边的太子妃突然掩着嘴轻咳了几声，众人一时停了交谈都看向我们这边，太子妃扶着桌子起身，对坐在对面的容妃轻声道："容妃娘娘，菡萏身子抱恙，扰了各位娘娘和姐妹的兴致，便早些回去了。"

"什么话，菡萏能来，便是给足了本宫面子，本宫得闲就是图个热闹，最怕的是请了人也不来。"容妃宫样盛装，璎珞垂旒，百花裥裙，声音如水温柔。

"娘娘别起身了，各位也莫相送，画萝就候在外面。"太子妃说完，转身看向我，虚弱地笑笑道，"就有劳汐月妹妹扶我一把了。"

我忙起身，向容妃微弯了弯身，就扶了太子妃的手，向外走去。

行至花厅处，太子妃突地停下脚步，右手紧抓了我扶着她的手，轻声道："妹妹今日千万小心，寻个借口尽快离开这儿。"

我蓦地抬头看向太子妃，她却不看我，只对着厅门处唤了声"画萝"，画萝应声急急进来，她扶了画萝的手，才看向我，向我温婉地谢道："有劳妹妹了，妹妹快回吧，容妃娘娘该等急了。"

我看着太子妃与画萝走出花厅，边往回走边想着太子妃刚才的话。这宴会果然有鬼，可是太子妃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少了太子妃，宴会对我来说愈加冷清。我一向不喜欢这种场合，在座各位除了我之外，个个都是金枝玉叶，我当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低人一等的，可是在没天青王与曦岚在场的这会儿，在座各位脸上的神情、看我的眼神，总带着些轻蔑，却同时又有些嫉妒。

"听说汐月今日一早换身男装出宫了？"淑妃率先开了口，打量着我的眼里有不屑，有轻视，声音却透着严厉，"虽说皇上一早允了你可以不守规矩，但你现在毕竟是公主，不日也将祭祖归宗，皇室的颜面可丢不得。"

"汐月谨遵娘娘教诲。不过汐月今日出宫，是与曦岚一道，去的是御用赏景园。中午与父皇一道用膳的时候，父皇还说汐月不懂天青风土人情，有时间可以多出去走走，只需注意安全便是了。"我恭敬地回答，心里却有些担心，淑妃在人前一向端庄淑雅，怎么刚才说话的语气与眼神，竟连一贯的伪装也卸下了？

"皇上可真是疼汐月啊，七丫头也天天嚷着要出宫去玩，皇上可没一次答应的。"容妃看了看我身边的七公主樱璃，又看了看我，颇有些酸味地道。

容妃只育有一女，便是七公主樱璃。

"娘娘，樱璃在宫里长大，身娇体贵，哪是汐月能比的？父皇只不过看汐月从小就在外面长大的，索性睁一眼闭一眼，哪能放心樱璃出宫啊？"我笑着回答，复又看看身边的樱璃道，"樱璃如果真想出去瞧

瞧，下回汐月出宫的时候，若娘娘放心，汐月便叫上樱璃一块儿出去。"

"真的？你真的能带我一起出宫？"不待容妃说话，七公主已兴奋地叫了起来。

"真的。"我微笑着回答，心里却又加了一句：你母妃会放心你与我一道出去才怪！

"母妃，母妃，那下次我便与皇姐一道出宫去。"听到我的保证，七公主开心地起身跑到容妃身边撒娇。

"胡闹！即使母妃同意，你父皇也不会同意的。"容妃佯装斥责七公主，语气却满是宠溺。

"皇姐！"果然，七公主转头向我求救。

"只要樱璃求了娘娘同意，父皇那边，皇姐去说。"我说得云淡风轻，今日宴会这么奇怪，那我就更得表明自己在天青王跟前的不同，希望她们能因此顾忌些，但我这样说，更重要的是为了后面这句话，"呀，说起父皇，中午答应了他这时候过去，差点忘了。"

我佯装惊慌地起身，便欲向容妃娘娘请罪告辞，怎料她却早我一步开口："再急，也得吃完饭吧，若皇上怪罪下来，汐月便说是本宫留了你，料想皇上也不会因此生气吧。"

我无奈，只得又坐下，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我低着头吃饭，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倒是因为刚才答应带她出宫的七公主，突然一改往日态度，皇姐长皇姐短的叫得我汗毛直竖。

撤了太子妃的位子，另一边便是三公主。她依旧沉默，偶尔往我这边看一眼，既没恶意也没笑意。三公主与四皇子同岁，听说天青王前年曾给她订下亲事，哪知三公主性子刚烈，誓死不嫁，最后天青王也没法，只得作罢，到如今都没再提过成亲一事。

对于能反抗天青王并能取得最终胜利的人，我倒很有些佩服，看来这三公主也不简单啊。

正想着这些，却听身边一声轻呼，然后怒斥声、求饶声、哭泣声一时响起，我看着身边跪着的那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磕头求饶的宫女，又低头看看自己，只不过是她不小心将汤水洒在了我身上而已，因为冬衣有些厚，我甚至还没觉得烫呢。

我的心霎时一凉，怕是故意的吧，这宴会究竟有何玄机，终于要揭开谜底了吗?

"起来吧，只不过弄脏些衣服，不碍事的。"我向那个还在不住磕头的宫女道。

"还不滚下去？没用的东西，自己去内事府领罚！"容妃不知何时已走到我身前，向那个宫女大声呵斥道，继而又扬声道，"来人哪，还不侍候公主去更衣！"

"娘娘，"我忙出声，下意识地想拒绝她的好意，"时候也不早了，不如汐月就此告辞，回去换身衣裳还得去父皇那儿，汐月谢过娘娘的款待，改日再来向娘娘请安。"

"这怎么行？汐月这样回去，不是让人笑话了我容羽宫吗？容羽宫虽比不得芷兰宫，但也不是没规矩的地儿，莫不是汐月嫌弃容羽宫的衣裳不好？"

"汐月不敢。"我心里一阵苦笑，终究躲不过吗?

随着两个宫女穿过重重树影灯火，直到一处雕栏玉砌的建筑物前，两宫女并未带我入正门，而是走到左边，在一处门前停下。我站在那门前，停住脚步，没想到容妃的寝宫竟是这般富丽堂皇。

"公主请进。"其中一个宫女推开了门，转身对我道。

我依旧不动，心里却盘算着怎样才能脱身。我即便能甩开这两个宫女，想出容羽宫也必得从大门出去，怎么办?

"公主，奴婢扶公主进去吧。"另一个宫女走至我身侧，一手扶了我往前走去。

我轻挣了下，竟挣不脱，只能跟着她进去。才一进屋，那两宫女便利落地闪身退下，顺手关了门，我忙回身去开门，竟然发现门已被

锁上了。我心一惊，将一早贴身藏着的清林送的小匕首握在手里，转身，背靠着门，打量房里的摆设。

四周置了夜明珠，桌上点着熏香，一侧是个古董架，另一侧是一张软榻。正前方墙上是一幅巨大的画像，画中人物真人般大小，翩翩起舞，正是容妃！

吱呀一声，我顺着声音看去，那个古董架竟旋转九十度，露出幽黑的密室，以及从密室里缓缓踱步而出的--四皇子天昕嵘。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拼命告诫自己要镇定。古董架又转回原位，我不死心地用背顶了顶靠着的门，还是关得死死的，退路已被封死，那么只有面对了。

"是四哥走错门了，还是汐月跑错地方了？"我将匕首放回身上，向前走了两小步，笑着问道。

"都没错，四哥在这里，可等了汐月妹妹好些时候了。"他也笑着走向我，可是这笑容，却充满了诡异。

第102节：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2)

"四哥这话就生分了，如今我们是兄妹，四哥想见汐月，还不是随时可见，哪有巴巴地跑到容羽宫等的理儿？"我看着他一步步走近我，轻轻一个闪身，不着痕迹地向另一边走去。

"汐月妹妹好像很喜欢躲着四哥啊！"他见我这般，倒也不再靠近我，站在那里，双手交叉抱于胸前，脸上似笑非笑，眼里却有戏弄的味道。

我走到桌子一侧，隔着桌子，打量着他，也不说话，心里却猜测着天昕嵘这时候出现究竟有什么阴谋。桌上的熏香味悠悠地飘过来，灵光一现，背上一寒，这熏香点在这里好生怪异！我忙一挥手，将整个香熏炉扫到地下，一手扶了头，便坐到一旁的凳子上。

"汐月妹妹果然聪明，这么短的时间便发现这熏香不对劲了，可是，"他突地几步走至我跟前，一手托起我的下巴，冷笑道，"终究是晚了一点啊，这迷情香，只需闻一下，一个时辰之内不享受一下鱼水之欢，可是会丢小命的。"

这情节还真是老套！我禁不住咒骂了一句，该死的！我的清白死都不要毁在你这脂粉男手里！

"四哥这样做，不怕父皇知道了生气？"我越说越小声，四皇子、淑妃、容妃还没傻到这地步吧？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汐月妹妹不用担心，父皇不会知道的。"他看着我笑得无比开心。

我半眯着眼，声音低哑，唇角浮起一抹微笑，轻问道："为什么？"

"汐月妹妹这样子真勾人！"他忽地伸手抱住我，一个旋身就将我放在他身后的软榻上，转身对着古董架拍了两下手。

古董架又吱呀一声转了起来，这回出来的，却是一个与我长得一般模样的人，不仅脸像身材像，连发型都一样！

"四哥这计真妙。"我笑着赞道，敢情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只是凭借一身色艺被天青王宠上天的平民公主而已。可是，以天青王的精明，再加上我与天青王之间不为外人知道的秘密，又岂是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就可以冒充得了的？他们想出这计，我能不叫好吗？不让他们依计行事，岂不辜负了天青王今日中午特意表示"关心"的那番话，让淑妃与天昕嵘错过了犯错的机会？

"你出去吧，小心些，别让父皇看出端倪来！"天昕嵘向那假汐月摆了摆手，她便领命走到门前敲了三下，门从外打开，复又关上，屋里又只剩我与天昕嵘。

"四哥打算怎么处置汐月？"我暗叫一声不好，如果刚才还是装晕的话，现在我真的有些犯晕了，再看天昕嵘，好像还没什么犯晕的反应。

"汐月妹妹真让四哥不舍啊。"他回身坐到软榻边，一手抚上我的脸，眼里跳动着热烈的火焰。

我忍住心头泛起的恶心感，眼神故作迷离，声音喑哑地问道："四哥明明也闻了迷情香，怎么好似没事人？"

"这迷情香没有解药，四哥为了你，可是心甘情愿受这苦啊。"他的眼里闪过一丝狂乱，一个俯身便压在我身上。

我一边媚笑，一边快速地抽出匕首刺向天昕嵘，该死的，头好像越来越晕了，身上也越来越没力。天青王光想着拿我做饵，难道就没想到天昕嵘会来这一手，还是他根本就不打算顾及我的死活了？还有曦岚，他应该知道今晚宴会有异吧，又或者昨日里天青王让他查的事和今晚的事也有关？

我刺出去的匕首却被天昕嵘一手格开，他一下子起身，站在软榻前，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左手，左手袖口处只划破了一道口子。

看来还是出手太早了，如果他的迷情香能比我早发作，就不只是划破衣袖这么简单了。可是如果不趁着现在还有些力气的时候动手，就更没机会了。我紧紧攥住匕首，也坐起了身。

他看着我冷笑，眼神却有些狂乱炙热，想必他身上的迷情香开始慢慢发挥效力了。我已经有些坐不住，身上一阵阵发热，握着匕首的手也有些虚浮。

"汐月妹妹何必忍得如此辛苦，四哥可是很乐意帮忙的。"他的笑里有残酷，也不急着动手，只是看着我。他是在等待我忍不住迷情香的效力乞求委身于他的这一刻，慢慢欣赏我此刻的狼狈，享受报复的快感。我与他的梁子，并不会因我身份的改变而消失，相反，这一桩桩的事，只会让我们之间的梁子越结越大。

我的思绪越来越难集中，没想到这传说中的春药真有如此效力，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等人来救吧！

"与其被你羞辱，倒不如死了干净！"说完，我伸手，将匕首指向自己，狠狠朝胸前刺去。

天昕嵘明显一惊，既而大怒，两步走到我跟前，一把扯了我的头发，甩手就给了我一个巴掌。迷情香终究发挥了作用，不仅影响了天昕嵘的行动力，连那巴掌的力道也小了很多。

我笑看着他，他却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然后松了手，后退一步，低头看自己。

第103节：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3)

我浑身散了架般伏在软榻上，转头看天昕嵘，虽然从没像此刻这样怨自己没有武功过，但看样子天昕嵘好像也没武功，我的筹码便是贴身穿着天丝软甲，刚才匕首只是没入我的衣服，止于天丝软甲，天昕嵘显然未料到我还留有这一手，只恨我竟选择了自杀，却没想到我反手便将匕首送进了他的胸膛。

左边，右边？心脏在哪边？狂晕，我刺中的怎么是右边？而且看匕首柄露在外面的程度，似乎刺得不够深。痛哭啊，天要亡我不成？

"果然比本王想象中的更难驯服，"他的脸上已泛起潮红，声音也有些嘶哑，斜看了一眼趴在软榻上的我，道，"敬酒不吃吃罚酒，本王这就成全了你！"

说完，他又对着古董架拍了两下手，这回出来的却是那个中年刀疤男。

我哀叹一声，看来这回凶多吉少了！他们既已找了替身，又怎会留我活口？只不过天昕嵘不甘心我这么轻易地死去，还想好好地与我玩些游戏罢了。可是现在的我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就更别说跑路了。

刀疤男手脚利落地点了我的穴，便一把将我拎进密室，随意地把我扔在地上，转身便替随后进来的天昕嵘包扎去了。

密室空间挺大，而且另一边有甬道蜿蜒曲折，明显通向皇宫的某一处。我狼狈地趴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心里像有千万只蚂蚁在爬，痒得难受，身体发烫。我紧咬了牙根，贴着冷冷的地面，才暂时清醒了一些。

刀柄露出这么多，冬衣又厚，伤口果然不深，三两下便包扎完毕。天昕嵘坐在椅子上，依旧敞着衣服，密室里不算太冷，但也不至于暖和到能光着胸膛，想来他身上的迷情香是完全发挥作用了。隐隐有股清香自甬道另一端飘来，很快我便看见一个女子从我身侧经过，

长发披散着，身上紧紧裹着一袭狐皮大衣，五官俊美，神情妩媚，是我未曾见过的美人。

她径直走到天昕嵘身前，将腰际的衣带一拉，整件衣袍顺势滑下……

天昕嵘估计是受伤的关系，又慑于迷情香的效力，只伸手在美人的身体上流连徘徊……

我看着这一幕明明恶心得要死，身体却出卖灵魂，脸红心跳地看着眼前的激情戏，若不是被点了穴，只怕早已爬过身去。

沉静在激情中的天昕嵘突然哑声大叫："替她解穴！"

我终于将视线移到刀疤男身上，他俯身手一点，面无表情地解了我身上的穴。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中了迷香有多难熬，一旦手脚恢复行动力，我便不由自主地想朝天昕嵘的位子爬过去。我拼命咬着嘴唇握紧拳头，直至手指甲狠狠掐进掌心，直到嘴里尝到浓浓的血腥味，锥心的疼痛终于让我恢复了些理智。

天昕嵘，你想以此羞辱我，看着我软弱、狼狈、难堪，我一定一定不能让你如意。

"刘隐，本王将她赏你！"

不要，不要！我宁愿死了，也不愿意被天昕嵘这样污辱！刀疤男伸手就来扯我的衣服，我本就浑身无力，更何谈躲避逃跑。我的身边没有一件防身的武器，看着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离自己而去，刘隐还在继续粗暴地扯着那仅有的衣服，恐惧终于将我彻底湮灭，我流着泪，边哭边喊："大哥救我！曦岚，曦岚救我！"

狐狸不在这里，能救我的唯有曦岚。曦岚，你发现天昕嵘他们的阴谋了吗？你知道我在这里吗？你能找到这里跑来救我吗？

"天丝软甲！"刀疤男一声轻呼，一时停了手。

我的衣服一件一件被扯下，贴身穿着的软甲终于藏不住，露在了外面。软甲是清林送的，软甲里面，还有狐狸送我的凤兰玉佩，为了安全起见，我将玉佩挂在脖子上，护在软甲里。

我的心里，第一次泛起了绝望。

"怪不得！将这软甲好生取下来。"天昕嵘不知是太喜欢这软甲，还是身上的迷情香经过刚才的运动已经解了，居然披了衣裳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刀疤男的手又伸过来，我怒极大笑，虽然身上没有力气，声音也有些嘶哑，但还是毫不意外地吸引了天昕嵘的注意，刀疤男一时没敢动手。"贱民，连替本公主提鞋都不配，还敢妄动本公主一根汗毛！天昕嵘，你父皇是个什么样的厉害角色，你比我更清楚，你莫不是天真地以为你父皇仅凭我的舞艺便收了我这异国平民女子为女，还封为公主，宠爱有加吧？"

我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握紧拳头用指甲掐手心，以保持清醒。

"你什么意思？"天昕嵘虽然身形未动，但我明显感到他有些犹豫和惊诧。

"什么意思？"我整个人趴在地上，光着膀子，上身仅有护甲遮体，下身还有一条薄薄的长底裤，那冰冷的地面与炙热的皮肤相贴，让我觉得分外舒服。有别于空气的虚冷，地面的实冷好像更能让心里的躁动舒缓一些，我继续笑道，"四哥在替汐月找替身的时候，没彻底调查过汐月的来历吗？父皇在认汐月做义女的时候，可将汐月的身份来历查得清清楚楚的！四哥你就没想过你找来的替身若被父皇看穿，会有何结果吗？"

第104节：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4)

我话音刚落，刀疤男却一溜烟儿地蹿向美人来时的那个方向去了，边蹿边飘来一句："有人来了，王爷快避一下。"

我奇怪地看着天昕嵘慌忙起身按动墙上的按钮，古董架才刚开始转动，他便拉着那美人闪身躲回了容妃的那间屋子，速度快得惊人。古董架又合上，密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感觉身下的地面也有些被我焐热，我稍稍往旁边挪了挪，却惊觉自己被一双手抱了起来，用衣服裹住我的身体，接着我便被搂进了一个人的怀抱。

我抬眼，熟悉的白衣，还有，白衣上那一道好像还是温热的血迹。我猛地抬头，是曦岚，可是又不是那个一向温润微笑的曦岚，他的脸上有狂风暴雨般的怒气与焦灼，眼里的杀气还没来得及收回，又夹带着深深的心痛。他死死地搂着我，好像要将我搂进他的身体里，一边飞也似的向通道另一端跑去。

真的是曦岚，他来救我了。我蓦地安心了，眼泪却忍不住流了下来。有曦岚在，我肯定不用再担心再害怕，曦岚，一定会保护我的。

"玉芙？"我看到刀疤男的尸体，还看到了玉芙，扶着墙似还有些站不稳的玉芙。

"我先走，玉芙你自己回芷兰宫。"曦岚急切而紧张地向玉芙吩咐道。

难道是玉芙领着曦岚找到这秘道里来的？可是玉芙不是容妃娘娘的贴身大丫头吗？虽然有很多疑问，但身体却愈来愈热，闻着曦岚身上干净清爽的味道，我第一次伸手搂住曦岚的脖子，心猿意马地仰起头便想亲他。

"微眠，怎么了？微眠，清醒些。"他将我放在芷兰宫的白玉床上，拉下我环在他脖子上的手，又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一脸焦急地道。

我使劲想抽出自己的手，却是徒劳，起身拼命爬下床将自己偎向前，曦岚的身体好似带着魔力般诱惑着我，我的心燥热得难受，急需寻找一种抚慰，和一个发泄的出口。天昕嵘与那美人的一幕在脑海浮现，我流着泪哭求道："曦岚，救我，曦岚，救我！"

他却以为我是受惊过度，看着我，眼里是满满的心痛、自责以及后怕，一手拭去我脸上的泪，一边又狠狠地将我拥入怀里，紧得让人窒息。

"微眠，没事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微眠，如果我不理父皇早些来找你，如果我能早点找到秘道，你就不会遭这罪受这苦。微眠，微眠，我差点就失去你了，微眠，他们竟敢如此对你....."曦岚一声一声悲愤道。

他的声音似有些颤抖，双手紧得我呼吸困难，他将脸贴在我的头发上，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摩擦，我分明感受到他在我身上汲取温暖，汲取能让他的心安定下来的温暖。可是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却一惊，然后慢慢地渗透出彻骨的凉意，让我暂时忘却迷情香的燥热而胆寒起来。

"是玉芙带你找到秘道的？"我颤着声问。

"玉芙是皇嫂的人。"他依旧紧紧地抱着我，一遍一遍抚着我的后背。

这一瞬间明白了多少事？容妃的贴身大丫头竟一直是太子妃的心腹，这之中有多少纠葛？太子妃如今这样帮我，是想让我欠她人情答应她之前提过的要求吗？天青王绊住曦岚不让他来找我，那么天青王应是一早便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事了，他将我推到这境地究竟是为什么？刚才那个让我感到分外陌生的天曦岚，难道便是天青王的目的吗？还有容妃，事情发生在容羽宫，这么多年来容妃与淑妃向来交好，此事也参与其中，但若天青王早知今晚会有这一出，那么容妃与淑妃的交好，只怕一早都会是天青王的阴谋！

我伸手，往他怀里探去，心再凉，身子却又不受控制般急欲寻找安慰。他一手转而按住我在他胸前游移的手，低头看着我，似才发觉了我的异样。我一只手被他按住，另一只手却趁机拉低他的脖子，踮起脚尖便将唇凑上去。

温暖而柔软的触感，我忍不住一声呻吟。身上披着的外袍早已滑落，只着一件软甲背心，胳膊却不觉得冷。曦岚只着一件中袍，那中袍下温暖而结实的触感让我心里抓着揪着般想亲近。

他似万分痛苦地将我推开，使劲抓着我的胳膊，定定地看着我，眼里有坚定有痛意，然后一把将我紧搂入怀，起身便朝外飞奔而去，安慰的声音在耳边清晰地响起："微眠，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

来到花墙，曦岚启动机关，进入秘道继续抱着我飞快地朝前掠去。我侧着头，看着右面墙上那一个一个向后退去的人像，那些关于我的画面，仿佛一幕幕的电影影像，记录我来到天青皇宫的点点滴滴。可是不是到那幅眨掉眼泪对曦岚笑的画便没了吗？为何一下子好像又多出了好多？那花架上弹着琵琶疯唱的人、想吃饭却被他赶去弹曲子时的幽怨样子……曦岚为什么这么傻，不是让他不要往墙上画我了吗？

第105节：第二十二章·在欺诈中逃生(5)

一路往前，眼前蓦地出现了一个水池，在我还没看清是不是那传说中的温泉前，天曦岚抱着我便扑通一声跳入了水中。彻骨的冰意噎得我一个声音也发不出，我倒吸一口气看向曦岚，他也不说话，只紧紧地搂着我，双手源源不断地向我体内输送热热的真气，我紧紧依偎在他怀里，抵挡水中那刺骨的冰意，可是心却依旧燥热。

他周身散发出来的是毫不掩饰的强烈的怒意与痛意，抿着唇，眉头紧皱。我心里大恸，曦岚是不是终究被我扯下水了？为什么我此刻强烈地感觉到他身上发生了某些变化？我忍不住颤着手抚上他的眉，想抚平那紧皱的眉峰，我不要曦岚变得不再是那个温和清雅的曦岚："曦岚，曦岚，我是微眠啊。"

我心慌地看着一言不发面色冷峻的天曦岚，身上冰火两重天的境况又让我几欲晕厥。他紧紧搂着我，双手贴着我的后背，明明看着我，却又好像没看见我。

"曦岚，曦岚，我好难受！"我流着泪去搂他的脖子，突觉心口处刀刺一样地疼，竟好似要死了一般，比我第一天来到这里的疼痛更甚。

他像是终于被我的哭声惊醒，慌忙收回在我后背的手，一边轻柔地替我擦去眼泪，一边紧张地问道："微眠，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很难受？坚持一下，你中了迷情香，在这天圣水里熬过这个时辰就没事了。"

"不是，心口痛，好痛。"我痛得几近失声，软软地趴在曦岚身上，感觉自己好像随时都会灵魂出窍。

他诧异地望着我，我的视线却模糊起来，心口的痛仿佛在瞬间蔓延至全身，整个人虚脱了一般，慢慢滑向水池底，想说话，却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他突然似想到什么似的，眸子里有诧异，有惊痛，更像有一抹狂喜，猛地将我揽入怀里，握住我的手，十指交缠，掌心相

贴，一股热力源源不断地从他的掌心渡入我的体内。心口的痛更甚，左手处又突感一阵灼人般的炙热，好像有道亮光刺过来，我眼前一黑，在失去知觉前只隐约听到曦岚似乎在说："微眠，一切原来都是天意！"

第106节：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1)

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

待醒过来时，我已在一个热气腾腾的浴桶里。曦岚神情悲恸地盯着我，手有些微颤地碰了碰被天昕嵘扇了一巴掌的左颊，又轻碰了碰我下唇的伤口，低头将我的手掌摊开，为保持神志清醒我用指甲拼了命地掐自己的掌心，如今竟有些血肉模糊。暖暖的东西轻轻地滴在我的掌心，能灼伤人般，重重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曦岚！我心口的痛已隐去，但心里却抑制不住地悲痛起来。我轻轻抽手，他却牢牢握着我的手不放。耳畔传来箫声，似远还近，是谁还在今夜吹箫？心里狠狠一抽，我蓦地抬头，手紧紧地反握住曦岚的手，这曲子，竟是我那日在浅醉居喝酒后唱的《水调歌头》！探头搜寻箫声来源，应是从西边传来。曦岚宫西面小屋，夜风，夜风早前安插在四王爷府的灵儿……那是狐狸在吹箫！

泪盈于睫，狐狸难道从灵儿处得知了今晚我会有事，巴巴地跑来这皇宫，找不到我，便用这箫声来传信吗？

"曦岚。"我泪眼迷蒙地看着他，他的眼里有复杂难懂的光芒。刚才的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咽下那句几乎脱口而出的话，涩然道，"等下曦岚能帮我将琵琶取来吗？"

我不能那样对曦岚，更不能让狐狸看到我现在这狼狈的样子，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换来的成绩，不能毁在四皇子的一个小阴谋下。狐狸，我听懂了你箫声里的所有感情，可是我现在，除了能用琵琶报个平安之外，再不能有更好的方法了。

"让紫苏进来伺候你，我去将琵琶取来。"他低着头转身向外走去，身上的衣衫竟还是湿湿的，该是从天圣水池出来后他急着照顾我还未来得及换衣服。我看着他转身的背影，不再是仙谪般飘然脱俗，而是沉默的压抑的悲伤的孤苦的，不止这些，许是因为刚才在天圣水池里一直替我运功护身，他的身形微斜，好似很疲惫。我的心一下子

揪疼了起来，我怎么能和天青王一样，为了自己竟似将曦岚逼急了逼疯了一般？

"不要，曦岚，你先去洗个澡，换身衣裳，然后好好睡上一觉，你也很累了。"

他的身形一顿，然后又沉默着离开。

我任由紫苏将我身上的衣服脱得干干净净，听着那依旧不死心的箫声，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紫苏也不说话，眼睛却红红的，细细擦拭我的每一寸肌肤，尽量避开我的伤口。

门吱呀一声被打开，天曦岚站在门外，一手拿着琵琶，一手拿着几个小瓶，他也不进来，只看向紫苏。紫苏停下手走过去，行至门外，却是欠了个身退下了。

我顿时脸烫起来，将下巴放在浴桶边上，眼睁睁地瞅着天曦岚进来，转身又将门合上。

"曦……曦岚。"这种情况，我结结巴巴地道。

他将琵琶放在一边，又将那几个小瓶置于桌上，一手拿过紫苏放在旁边替我准备的衣服，便径直朝浴桶这边走来。

我躲也不是，藏也不是，逃也不是，蹲在浴桶里不动也不是，两手紧紧环在胸前，一时惊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曦……"我才说了一个字，便一声尖叫，曦岚居然将我从浴桶里拎了出来，我自欺欺人地用手蒙住了脸，便觉周身一暖，曦岚已用衣服将我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我借着指缝偷偷睁眼，眼前却似有金色光影闪现。我诧异地摊开手掌，竟见自己左手的小拇指上缠绕着一圈圈细金线。我困惑了两秒，伸右手便想解下，结果发现根本没法解开，而细看之下又发觉这好像不是金钱，反正套也套不下，解也解不开。

"这个是什么？曦岚套上去的？"那金色的东西绕满了我小拇指的三分之一，我顾不得曦岚的色狼行径，心思完全被这东西吸引。

他握住我依旧扯着揪着那圈金线不放的右手，另一只手抚上我的脸，温柔地道："别动，戴上了便摘不下来了。"

"曦岚，这东西好奇怪，为什么给我戴上这个？"

"为了让微眠留在这儿。"

他的声音很轻，我听了却大惊，晕倒前的一幕清晰浮现，在天圣水池里突觉心口刺痛，像极了我第一天穿越到这里被痛醒的感觉，当时觉得自己好像就要痛死，灵魂就要出体。难道，天圣水会是我回到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关键？晕倒前左手传来的炙热，隐隐感觉到的一团金光，而我现在显然还在这异时空，难道都因这圈圈缠绕的细金线？那么曦岚刚才的话，是因为明白了我真正的来历？

不等我说话，他轻执了我的手，在手背上印下深深一吻，这才如释重负般露出一抹暖暖的微笑，低低地叹道："微眠，你还在我身边，真好！我还以为我又要将自己最最重要的人照顾丢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好像终于恢复正常的人，听着远远传来的箫声，心乱成一团。

曦岚执了我的手，将那小瓶里的药仔仔细细地抹在我的手上，清凉而微香，然后他又换了一个小瓶，将里面的东西抹在我的左颊上。我心里苦笑，虽说天昕嵘那一巴掌的力度不是很大，可是细嫩的皮肤估计还是有点吃不消的，也不知是不是已经红肿成猪头样了。

他又取了另一个小瓶，将里面的东西轻倒了些与右手的食指指尖，然后对着我的嘴唇，细细地抹了上去。我的脸迅速烫了起来，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刚才曦岚救了我回到芷兰宫的时候，我好像趁着迷情香的药力强吻曦岚。现在他的手便描绘着我下唇的轮廓，神情专注地盯着我嘴唇的位置，好像都有些脸红，脑中警铃大响，不行不行，中了迷情香干过的事要假装没发生过，现在的首要任务便是不能发生什么暧昧的事。

我趁天曦岚不备，一个纵身想跳下他的膝盖，却忘了自己现在不是穿着衣服而是裹着衣服，结果被绊倒在地，疼得我龇牙咧嘴的。

那怅然与失落的情绪一瞬即逝，曦岚依旧微笑着抱起我，好像没事人一般顺手拿起一边的琵琶，递到我手中，轻道："那箫吹了很久了，微眠弹首曲子让他心安吧。"

我抱着琵琶，曦岚却抱着我走出小白宫，又抱着我坐在那花架上，夜风冰凉，一时心里泛起说不出的滋味。曦岚是担心我的琵琶声传不到狐狸耳朵里吗？他从始至终都知道这一切，为何还要这样付出？我此刻心中揪紧了般地痛。箫声依旧在耳畔回旋，那里面又包含了多少感情，道出了多少心声，吹箫的人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我轻轻合上眼，有泪从眼角迅速滑落，如果没有那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事，该有好多。狐狸，这曲是弹给你听的，可是这歌，却注定是我欠曦岚的。

音符从指尖流淌而下，浅醉居那一幕清晰浮现，仿若昨日，我轻轻吟唱，那首百转千回的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一觉睡得格外沉，我醒来已是晌午时分，曦岚坐在我的床畔，清亮的眸子里隐有红血丝。我轻叹口气，他终究一夜未合眼，昨夜送我回来时，执意要以这种方式守着我，寸步不肯离开，我再如何保证自己没事他都不听，我也无奈，最后太过疲倦终沉沉睡去。

出了寝宫，我就看到外间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各色赏赐，天青王站在这堆珠光宝气之中，随手拿着一颗大珍珠把玩。想起昨晚的遭遇，再看天青王脸上那掩饰不住的得意，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绝不仅仅是愤怒。

第107节：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2)

"汐月给父皇请安，蒙上苍垂怜，此生还能见到父皇，汐月心里感激不尽。"我微弯了弯身，虽然明知这时候惹恼天青王不是明智之举，但我怎能当做没事发生一般坦然自若地笑脸相迎?

"朕知你昨日受了委屈，所以今日一下朝便来看你，这些东西也是朕亲自挑了送与你的，汐月该不会不懂父皇的心意吧！"他也不生气，看看我，又看看天曦岚，眉宇之间，难得的是慈祥和蔼，此刻却让我觉得分外刺眼。

两份盟书分别送至龙曜与望月，总有一方会被违约，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天青王手里，虽然以常理判断，天青王定会选择条件大优的龙曜国盟书。

"汐月谢过父皇。"我低头，忍着气回话。

"其实朕真的很喜欢汐月，现在虽然收了汐月为义女，他日汐月若能亲上加亲，再做了朕的儿媳，朕也可以放放心心地退位安享晚年了。"他看着我，神情看起来倒是无比真诚，可是神色一敛，似有无限烦恼地道，"今日朕本来下旨让戴存仁领兵出征，结果没想到戴爱卿突染恶疾卧病在床，昨晚又收到寒星王的密函，他希望朕能派老四出征，汐月你说朕现在该如何？"

我从没像此刻这样愤怒过！天青王是不将人逼疯便不死心吗？与其说他是在问我，倒不如说他是在看曦岚的态度。

果然，曦岚一把拉了我的手，上前一步，神色平静地道："父皇，儿臣愿领兵出征，替父皇分忧。"

"不行！"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一把甩开曦岚的手，再也顾不得天青王，扯了曦岚的衣服便吼道，"曦岚你在说什么啊？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

曦岚，他怎么可以答应出征？怎么可以顺了天青王的意？那样只会一步步走进天青王替他设计好的人生。曦岚的手，昨天才因我沾染

了鲜血，怎可以再为了我，让自己满手血腥？

"只求父皇能答应儿臣一个要求。"曦岚轻握我的手，直视着天青王，神色平静地道。

"说。"天青王也不看曦岚，却是一脸若有所思地盯着我。

"求父皇答应儿臣，让汐月随儿臣出征。"

我的手颓然松开曦岚的衣服，一时竟有些站立不住，曦岚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我抬头看着他，一时语塞。

"行军打仗非儿戏，岂有带女子同往之理！"许是未料到曦岚有这样的要求，天青王一时气得不行，第一次向天曦岚声色俱厉道。

"父皇若不答应，那么请恕儿臣拼了命也要将汐月带出宫，从此不再踏入天青国。"天曦岚拉了我的手，说得无比坚定。

天青王不说话，浑身散发着一股隐忍的怒气，良久才道："你不过是担心她的安危罢了，担心你不在的时候又会发生昨晚之事，朕答应你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发生，汐月在这里，不会再受丝毫的委屈和伤害。"

"请恕儿臣无礼，汐月只有在儿臣身边，儿臣才能安心。"天曦岚继续坚持。

"汐月呢？汐月也不相信父皇能保护你吗？"天青王将矛头转向我。

难道他想让我说服曦岚改变主意？可是经历过昨晚的事后，天青王，你还希望我会继续装傻下去？还是你以为我真的可以为了结盟，不顾一切，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就算我可以连自己的命也不要，我也不能让曦岚因为我而牺牲了自己。

"汐月只是觉得曦岚不应出征。四王爷的事，经过了昨晚，父皇自有充足的理由回了寒星王，想必寒星王也只能抱憾。我天青人才济济，戴将军身体抱恙，父皇另派贤能便是了。"我并不回他的话，只坚持不让曦岚入这浑水之中。

"若是朕下旨让岚儿出征呢？"他虽是问我，可我知道，他真的会这样做。天昕嵘为何要领兵？因为这是大好的立功机会。曦岚从未涉足朝堂之事，天青王若想让他继位，最快最好的办法便是趁现在派他出征，若曦岚领兵打了大胜仗，天青国力骤增，那么曦岚立了大功，又有了兵权，再在朝堂上假以时日，加上天青王的有心谋划，继位是水到渠成的事。

"汐月自问在父皇心中，根本不及端妃娘娘分毫！"我冷冷地道，如果天青王真敢这样做，我只有选择与曦岚站在同一条战线。

"放肆！"天青王大怒，蓦地冲到我跟前，扬手便欲给我一巴掌。我仰起头无畏地直视着他，他悬在半空的手终是没有落下。

"不要仗着朕宠你，你就口无遮拦无法无天了！"他放下手，森冷道。

"父皇宠我？从一开始父皇不是看着汐月还有些利用价值才收为义女的吗？汐月可从未奢望自己真能飞上枝头麻雀变凤凰！"

"那么你呢？从一开始不就是想利用岚儿接近我吗？"天青王看着我，冷笑，眼里却是令人难懂的光芒。

曦岚拉着我的手紧了紧，我深呼一口气，那么索性在这里，就现在，彻底说个明白吧。

第108节：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3)

"认识曦岚根本就是一个意外。与其说我想利用曦岚，不如说我想利用父皇欲让曦岚继承大统的私心，可是我知道曦岚的心从未放在权势上，所以我从不希望曦岚为了我改变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汐月一早便与曦岚坦白，接近父皇也不是为了什么不轨的目的，诚如父皇所见，不过是给父皇多一项选择，给天青一个更加强大且能与龙曜双赢的机会。汐月自问，除了无法回报曦岚同等的感情外，从未在其他方面伤害曦岚；对待父皇，更是恭敬惶恐。可是父皇呢？您竟然用伤害汐月的方式，企图刺激曦岚，让他改变自己一贯的理想与想法，逼着他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父皇才是实实在在伤害曦岚的人！"

"他是朕的儿子，是朕心里唯一的儿子，朕要将这天下给他，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想得到的，朕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终于将自己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说出。

"万千人梦想的却不是曦岚想要的，就好比父皇您爱吃八珍鱼，曦岚却吃不惯这腥味一样，您逼着他去吃您认为是这天下最美味的东西，您以为这样就是对他好，可是对曦岚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折磨。您亲手抹杀了他对权势的欲望，在他还小的时候，让他明白坐拥天下却保护不了自己最爱的人的痛苦，让他明白权倾天下却报不了仇的无奈，让他明白这权力与政治的虚伪、冷酷与疯狂，是您让他对权势彻底绝望，是您让他从小失去温暖，逼着他出宫，逼着他纵情山水，当他终于放下这一切的时候，您却又想让他再尝一次这苦这痛这无奈，父皇您怎么忍心？"我与曦岚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看着天青王的脸色越变越差，毫不犹豫地将想说的话通通说出了口。

"朕再让他尝一次这苦这痛这无奈？"他看着我，半眯起眼睛。

"不是吗？别说父皇不知昨晚汐月赴宴会遭遇什么，端妃娘娘仙逝的时候父皇的痛与苦，父皇怎么忍心亲手加诸于曦岚，让他也尝遍这滋味？您明知曦岚对我的感情，却还是利用我，不择手段想达到自己

的目的。父皇，您想激起曦岚的仇恨想让他对权势有渴望有野心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会将曦岚逼入绝境，有没有想过若是我昨晚出了事，曦岚现在是什么样子？父皇只记得自己是天青的皇帝，难道忘了自己首先是曦岚的父亲吗？"

"我天青王的儿子，难道还会因儿女情长的事一跌不起吗？"

"哈哈，是啊，父皇当年不是心里再痛再苦依旧像没事人一般，还将淑妃娘娘宠上了天？所以曦岚也该这样，该像父皇一样遍尝心死的滋味，然后再也没有温情。既然如此，汐月便再无话可说。"我扭头看向曦岚，他凝神看着我，眼眸晶亮，清澈得能一眼看清那里面包含的所有感情。

我微笑着看着他，轻声道："曦岚，我们走吧。"

"汐月真愿为了岚儿放下龙曜国的一切了？"天青王的声音冷冷传来。

我站住身，回过头向天青王笑道："家国大事自由父皇拿主意，两份盟书，终究会违约一份，父皇虽不是好父亲，但汐月知道父皇绝对是个明君，自会选择对天青最有利的那份盟书留下。"

我一顿，笑容更加灿烂，语气更加风轻云淡，"若父皇选择望月国，汐月敢保证，五年之内，龙曜必是天青的前车之鉴！"

我与曦岚一道走出芷兰宫到曦岚宫吃饭，想起与天青王的对话，我不禁狠狠地为自己喝了一下彩，天哪，这天青王也有干生气不发飙的时候，算是让我出了昨晚的一小口恶气了。

天曦岚同学就不用说了，从我和天青王说话的时候就一言不发，然后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猛看，我也知道我刚才的表现太勇敢太完美，但曦岚你也不用这么赤裸裸地热烈地看着我吧。

"曦岚，够了。"我盯着眼前小山一样的菜，看着曦岚眼角眉梢嘴角都笑得一塌糊涂的脸，终于放下筷子无奈地道。

其实我是个文明人，曦岚拿自己的筷子给我夹菜，好像有点间接那什么的意思。可是早前狐狸和二林子貌似也干过这事，我因为势弱

忍了，怎么一到曦岚这边，就忍不住了？唉，还是瞅着人家脾气好，好欺负啊。

"可是你才吃了一点啊，多吃点吧，微眠有些瘦。"他的手伸过来，拿起我的筷子，又将它们交到了我手里。

我的脸腾的一下全红了，呜呜呜，昨天真的全被他看光了，怎么会这样？这小子不是一向温和谦虚彬彬有礼的吗？那会儿也该闭上眼睛替我裹衣服的啊。居然还说我瘦，有没有搞错啊，他不懂"多一分则胖，少一分则瘦"的完美身材便是形容我现在这身体的吗？

"我吃饱了。"我低着头蔫蔫地道。一想起自己被曦岚看光了，我就觉得我在他面前从此就好像没穿衣服，晕得很。

第109节：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4)

"是不是菜不合胃口？"他仔细地看着我的脸，担心道，"还是伤口还疼？"

我摇了摇头，昨晚曦岚替我擦的药很有效，今日醒来，左颊已看不出异样，手心与唇上的伤口也愈合得很好。

"微眠可曾想过，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猛地一震，曦岚的眼神是那样认真，他突然问这样的问题，是想让我正视自己的感情，还是想从我的答案中决定些什么？

"曦岚，不要答应父皇出征。"我直视他的眼睛，万分认真地道。

我相信天青王是个明君，只要我不做出太过火的让他恼羞成怒不计一切代价的事，自然会选择对天青国最有利的条件。从始至终我都不想让曦岚因我而改变什么。

"微眠喜欢皇宫生活吗？像母妃那样，心甘情愿地为了一个人，关在这牢笼般的地方，失了自由，没了自我。哪怕他给你的身份，是一国之后？"他也不答我的话，说话的时候，神情有哀伤，又有希冀。

我的心一慌，曦岚这时候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其实最初根本没什么意识，只是出了龙曜国，才慢慢发觉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狐狸。不知道理由，不知道原因，只是喜欢便喜欢了，然后生气难过开心的时候常常会第一个想起他，可是到目前为止，也只是决定不逃避自己的感情，不错过这难得的缘分，好好地谈一场恋爱，除此之外，再没有多想。凤兰玉佩，还有狐狸昨天说的话，其实我从未细想过。就好像一个期待爱情的人，当某一天爱情突然降临时，你光顾着雀跃欣喜，而不到谈婚论嫁，你根本不会想到房子车子这种现实问题。所以只是喜欢了，决定去爱了，可同时也忘了他终究是一国之君，终究会有后宫佳丽三千的。且不提以前看的后宫戏，单是这天青后宫，已经让我疲于应付了，这真的会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如果一份感情在开始便能预知这不完满的结局，是不是要将它扼杀在土壤里？

对于曦岚，对于他的付出，说不感动是假的。心疼他的付出，心疼他的执著，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却无法给他我的心。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啊，时间不对，地点也不对，我的心里已经住了一个人，在开始相遇的时候又怀有戒备之心，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所以曦岚，不管我与狐狸结果如何，却早已注定是会负了你的啊。

可是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连回家的念头也忘了？若不是昨晚在天圣水池里奇怪的感觉以及曦岚说的奇怪的话，我好像已经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人了。想起在天圣水池的感觉，我低下头，心里一痛，爸、妈还有胖胖，你们好吗？来这里大半年，因为一直无法找到回去的路，甚至都不知上哪儿找回去的路，与其思念而不得见，我选择了尽量不思念，可是现在，当回家突然有了希望，心中的想念刹那就将我湮灭。

"微眠？"曦岚担心地道。

我深吸一口气，敛了思绪，再抬头时心里已是一片清明。

"曦岚，不要轻易地改变自己，我不想曦岚为了我而变得不再是曦岚。"我认真地对曦岚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对曦岚毫不保留地坦白了，"至于感情，今后的归向，现在都还是一个未知数。有时候人的命运，并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能做的，只是抓住现在。"

我不知道曦岚是不是知道了我的来历，但我既是离奇穿越而来，今后何去何从，全不由自己控制，且不说这天圣水池与我是否真的有某种联系，说不定明日一早醒来，我便又毫无征兆地回到了二十一世纪。

"那么微眠愿意随我出征吗？因为带微眠远离这是非之地，帮微眠完成心愿，在身边保护微眠，都是我现在想做要做的事。"

他如此坦然地看着我，如此坦然地表白自己，可是我知道我还需要确定一件事，所以我也坦然地看着他，坦然地问道："还有呢？"

"他们欠下的，是时候该还了。"

心里一沉，天青王的计谋还是奏效了吗？这么多年来，曦岚在外游历的时间逐年递长，回来也是不理朝堂政事，可是天青王还是一眼看清了曦岚的致命点，牢牢抓住机会，成功地将曦岚心底已经沉睡的仇恨唤醒了吗？

"曦岚可曾想过这样做的后果？那样的生活是曦岚想要的吗？"

如果他单纯只是为了我想要出征，我会毫不犹豫地拦着他。可是他若是想为母妃报仇，那么我是不是不该拦着他？第一次进花墙时他一声声的质问、他对天青王的冷淡态度、淑妃让我在望月国使臣欢迎宴上献艺时曦岚转身却说让我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的随意，或许早在他从四皇子的人手中救下我的那一刻，我便应该明白，他心中的仇恨其实从未完全放下过。

"我说过会带微眠离开这里的，只是不知微眠可愿意与我同上战场？"他不答反问。

第110节：第二十三章·弦弦掩抑声声思(5)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我如今已是天青国汐月公主，岂是想出宫就出宫、想离开天青就离开天青的？这时候又不能与天青王彻底决裂，惹他暴怒，若是权衡考虑之下，天青王看在曦岚出征的份上向曦岚提出的要带我同去的条件妥协，无疑是我离开这是非之地的最好办法。我哪怕半路跑回龙曜国，只要和曦岚对上口供，告诉天青王"此人已死，有事烧纸"就万事OK了。

"父皇会答应吗？而且我不会武功，怕只会拖累了曦岚！"我实话实说，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上了战场，那就不是闹着玩了，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陪上帝喝茶去了，虽然跟曦岚同去，会遇到二林子这一想法很是诱惑我。

说起二林子，如果曦岚出征，我便可以将结盟的好消息告诉他了，还有身上这么好使的天丝软甲，也该找机会送还给他才是，这样他上战场我也可以安心一些。天丝软甲刀枪不入，柔软又有弹性，我上回没事拼命拉扯过，好像拉到极限的时候清林应该也能穿的。

"父皇会答应的。而且微眠在我身边，我才安心。"他看着我，眼神是那样期待，却又有些紧张。

无论如何，曦岚出征，总有我的原因，再则四皇子与他娘不仅是曦岚的仇人，现在也是我的仇人了，没道理让那两个鸟人过好日子，况且若脂粉男成了下一任皇帝，狐狸更是有的苦了。还有还有，是不是也该抽空去看看二林子了？再说若曦岚拍拍屁股走了，我在这里也太没安全感了，不能玩突然失踪，也不可能正大光明地回龙曜国去。综上所述，我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做完这些事，曦岚还会过那种纵情山水寄情天地的生活吗？"

如果可以，我希望曦岚永远是那个飘然若仙、清雅脱俗的曦岚。

"我会在山水天地间，等微眠。"他说这话的时候双眸清亮，似有异彩闪过，面带微笑，神情却是自信的。

第111节：第二十四章·六国皇宫的秘密(1)

第二十四章·六国皇宫的秘密

曦岚起身回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一桌子的菜，几乎未动。

天圣水池的事就像一种诱惑，让我静不下心来。曦岚回去，该不会去花墙那里，我索性遣退众人，独自一人来到花墙边。手指在花墙上摸索，想着曦岚引着我的手曾探得的开关，虽然大致位置有印象，但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开关的位置。

我用力按压，感觉下方轻陷进去，花墙一分为二悄无声息地左右移开，露出那条通道。我闪身入内，花墙又在瞬间合上。一直往前走，我却不敢再看两旁的画像，心里像在逃避什么一直往前跑。等到我一路小跑到通道尽头，昨晚见过的天圣水池赫然出现在眼前。四周并无修饰，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一个水池，水池上冒着茫茫白雾。

我双手紧紧环着自己，深吸了口气，一时思绪纷乱。人却几乎下意识地蹲下，伸手探水，那刺骨的冰冷感觉虽只到指尖，却似能传染般，瞬间让我打了个寒噤，然后整个人都哆嗦起来。曦岚、狐狸、清林、云风、翠儿、红儿……脑海中一个个影像掠过，最后却是老爸和姐姐在饭桌上摆碗筷，桌上都是我平日爱吃的菜，老妈端着一个盘子正从厨房出来。

"妈……"我心中一痛，有一滴泪滑下，落在水池中，荡起层层涟漪，我使劲地眨了一下眼，低头再看水池时，池面上似乎看到老妈将盘子放在饭桌的右方，那是我平日吃饭的座位，盘子里赫然是我最爱吃的白蟹。

"妈！"我大喊，映在水中的她好像能听到我的呼唤，忽地扭过头来，向我微笑。她鬓角的头发微褐，眼角有浅浅的皱纹，笑起来的时候那皱纹会蓦然变深。

眼泪落得更凶，我再也不顾其他，起身便跳下水池。

冷，刺骨的冷，整个人都像是慢慢结起了冰，一直冷到心里。我咬牙倒抽着气，眼泪已经落不下来，人虽然抖得不行，几欲爬上岸，却终是忍住，右手死命地扯着左手小拇指上的细金线。

直到感觉自己成了一根冰棍，昨晚的那一幕都没有出现。我开始犹豫是继续待在这水池里，还是该适时放弃，爬上岸去。我伸手，却蓦地发觉自己已经冻得失去了行动能力，不仅手提不起来，甚至连挪步都成了奢望。我心里一慌，又突觉好笑，该不会家还没回就冻死在这天圣水池里了吧?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身子缓缓下滑的时候，似乎感觉有人抓住我的肩，将我从水中提了起来。我闭着眼不愿睁开，一时间心里不能接受才刚刚有了点希望却发现一切只是奢望。直到周身退了冰意，被一种温暖而干燥的感觉包围；直到嘴里被塞进一颗东西，那颗东西在我嘴里融化；直到我好似又活了过来，身体又有了感觉；直到耳边一声声"微眠"里透出越来越浓的担忧与焦虑；直到一双手不厌其烦地拭去我眼角的泪。我终是睁眼，伸手反抱住他，将头埋在他怀里，大声哭泣。

有时候，注定失望的希望，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

"微眠，微眠……"他的声音温柔而含着痛意。

良久，我终于止住哭，从他怀里抬头，左手举至他跟前，声音微哑道："曦岚，告诉我它的来历，告诉我拿下它的方法。"

"微眠……"不知是否是我的错觉，他的脸色也有些不同于平日的微白，声音里似有犹豫。

"曦岚，你将这东西戴在我手上，又说戴上了就取不下来，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这样做，但至少要让我知道关于它的前因后果。"他看着我手指上圈圈缠绕的细金线，我继续道，"我知道它很不一般。"

他转而看向我，伸手，将我的手紧紧握住，叹了口气，脸上却浮现出温暖的笑意，清亮的眼眸也是一片澄静与坦然，"它叫护魂，顾名

思义，现在它在微眠的手上，便会与微眠的灵魂有某种联系，更会守护微眠的灵魂。"

"可是它本来是属于曦岚的，是与曦岚的灵魂相连的。"

"只要微眠没事就好，我没事。"他笑了，笑容温雅，声音清润。

"曦岚，那么天圣水池呢？我、护魂还有天圣水池，是不是有某种联系？曦岚昨晚说的"为了让微眠留在这儿"是什么意思？"我索性将疑问一股脑儿说出，曦岚似乎知道什么，他会知道我的来历，知道我不是这世界上的人吗？

他清亮的眼眸看着我，视线并没有游移或逃避，微笑着牵着我的手，拉着我走至床前，扶了我躺好，小心地替我盖上被子，方缓缓道来："相传若是有人对天圣水池产生灵与身的异相，那么此人便会引导天下形势，改变六国格局。"

"呃……"曦岚刚说完一句，我便忍不住出声。

"曦岚，传闻是传闻，有些传闻是不可信的。这么冷的水，十个跳下去的会有九个和我一样，就算没有九个，会和我有一样反应的人肯定不止一个两个，所以这什么引导天下形势改变六国格局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嘛！"

我躺在床上说得理直气壮，天曦岚同学太迷信啦！

"不会。因为传闻还提到，会对天圣水池产生反应的人，非普通人，而是天?分为六国之前风神国皇族的后人。现在的六国，在当时，都属于风神国。"

当时风神国内乱被瓜分为六个国家，皇族人的下场可想而知，几百年下来，就算真有侥幸活下来的皇族后人，可是一代传一代的，所谓的皇室血脉也淡得约等于零了吧？再则，我的情况特殊啦，我是因为穿越而来，才会在天圣水池有那番遭遇吧？可是这么诡异的巧合，我一时又不知怎么解释。

"曦岚，传闻不能当真啦。这根本不现实嘛，如你所说，我若就是这人，难道我天天窝在家里吃吃睡睡，也能改变天下形势？能改变天

下形势的，从来都只是帝王们的野心，或者说是政治家的野心与贪婪。"

"传闻所言，找到这个人之后，还需要得到望月国的圣金锁，解开圣金锁里的秘密，这一切才变得有可能。"他解释道。

我险些吐血，且不说这传闻闻所未闻，居然还跟望月有关！望月又是这六国中第一个跳出来要攻打他国的，会与这传闻有关吗？不对不对，若与传闻有关，望月除了要找人之外，要攻打的只怕也是天青了--除非这什么圣金锁里的秘密牵扯到了龙曜！

"圣金锁是什么东西？曦岚可曾找到？"

他闻言轻笑出声，伸手将我的被子掖得更严实，然后将我额际的鬓发顺得更服帖，笑道："这是属于望月皇宫的秘密，岂是这么容易找到的？"

"既是人家皇宫的秘密，曦岚这传闻又是哪儿听来的？"我说嘛，我到这里大半年都没听过这种传闻，再则如果这传闻天下尽知，天青和望月还能安生？

"因为这传闻，是属于天青皇宫的秘密。"他答得风轻云淡。

我的下巴险些掉在地上，好半晌才缓缓地道："怪不得，我还想芷兰宫都成了禁地，花墙之后的秘密天地就更鲜有人知了，原来这传闻是天青皇宫里流传的传闻，难怪从没听说过。"

"不是天青皇宫流传的秘密，是只有皇位继承人才知道的秘密。"

他的声音温润，我却狠狠一惊。

"曦岚是什么时候知道这秘密的？"我声音微涩。

"十岁那年，母妃去世的那个晚上。"他的神情不变，声音却似一片羽毛在空中飘然而下，轻轻的，远远的，缥缥缈缈。

端妃娘娘被害那晚，天青王便决定曦岚是皇位唯一的继承人了吗？十岁的曦岚，一边遭遇母妃被害的痛苦，亲历权势的冷血与残酷，一边又被告知自己未来会站在权力的顶峰，当他求他的父皇替母妃报仇却被拒绝的那一刻，他便决定要逃避自己的宿命了吗？

"曦岚……"我忽然有些害怕，如果这秘密天青王也知道，如果我昨晚的境遇不仅仅是天青王欲刺激曦岚使的计，同时也有天青王试探我的成分，那么我现在的处境是否更危险?

第112节：第二十四章·六国皇宫的秘密(2)

还有，望月为何会突然想到联合天青与寒星共伐龙曜？会不会也不只是单纯的扩疆与吞并的野心？天青既有这样的皇宫秘密在，所以当曦岚知道我的来意后，才会万分肯定天青王会同意与龙曜结盟反伐望月吗？那么我经历的这一切，我自以为是的成就感，其实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算吗？

天青皇宫的秘密、望月皇宫的秘密，其他四个国家呢？天青皇宫的秘密里包含了望月的，那么望月皇宫里的秘密会不会包含了其他国家？龙曜皇宫有秘密吗？

或者六国皇宫都各有秘密！

天青王竟真的答应我跟着曦岚出征了。

吃晚饭的时候，天青王派杨公公来传话，说他会来芷兰宫一道用晚膳。我万分英明地在他来之前偷吃了些东西，免得到时吃不饱还兼消化不良。然后他真的来了，还真的说了些让我没胃口又消化不良的话。

"岚儿明日与朕一道上早朝，大军后日出发。至于汐月，"这话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神色异常慈祥，语气也破天荒地有一些温和，"如果汐月愿意跟岚儿同上战场，父皇也不拦着，只是要多派几个得力的人在一边护着，汐月如今上的是战场，也要小心安全，切记。"

我没当场晕倒那绝对是我素质高定力好！我可没傻到以为凭我中午那几句话，就能将天青王这种老奸巨猾的人整个儿改变了。他不过是不得已向曦岚的条件妥协罢了，然后嘴巴上说得动听点，让我保命，怕也是图我还有些利用价值吧。

"汐月谨遵父皇教诲。"我也假假地恭敬地回话，然后神色一正，跪求道，"只有一事，汐月斗胆求父皇。"

"说。"他微眯了一下眼，平静地道。

"汐月此去，快则数月，慢则一年半载，皇嫂于汐月有恩，所以汐月斗胆，父皇心里挂念曦岚与汐月的时候，请让灏儿多陪陪父皇，替父皇解解闷吧。"我的态度诚恳，这是我的真心话，太子妃为了救我，将玉芙这枚显然花了多年时间精心培养的棋子牺牲掉，若不是她派玉芙给曦岚带路及时赶到，我昨晚已不知沦入何等境遇。我终究欠了她一个天大的人情，如果之前我还有理由拒绝她所托，那么现在我必要还了她这人情。

"起来吧。"他不意外不动怒，好像料到我会有此一说。

"汐月谢父皇。"

应该不用这么担心的吧，太子这么多年稳坐东宫，即便脂粉男再如何得势，都无法动摇他的位子，料想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天青王执意让曦岚继位，必会是等我们出征不在的机会，让那两个人掐起架来。但依如今这形势，天青还有利用寒星国的时候，应也不会这么快让太子与脂粉男两败俱伤的吧。

将天青王送出芷兰宫，我并不急着回去，又低头跟着曦岚走了一小会儿，直到一头撞在曦岚的背上，我摸着鼻子皱着眉才抬头看眼前的人。

"微眠走得这么专心，在想什么？"他笑看着我，眼里有丝戏谑。

"我要去西屋。"我边揉鼻子边龇牙咧嘴地道。天青王昨日收到了寒星王的书信，看他的反应表现以及今日的决定，结盟的事应该是八九不离十，我应该将这好消息告诉夜风，顺便问问狐狸昨晚怎么样了。

"别去了。"他淡淡地道。

"为什么？"我继续揉鼻子撅嘴道。

他好笑地看着我，然后伸手，一手握住我揉鼻子的手，一手轻轻在我鼻子上温柔抚摸，声音如往常般温润地道："昨晚的箫声，惊动的人不少，芷兰宫的侍卫如今又监管了曦岚宫的安全，从今天开始，西厢房都不会有人进出自如了。"

"昨晚，没事吧？"我有些紧张地问道。狐狸昨晚吹箫，实在是太危险了，若非曦岚宫的地位特殊，他一吹箫就会被人发现，昨晚他待的时间可不短。

"他没事。"曦岚回答得干脆又直接，然后牵了我的手，微笑道，"我送你回芷兰宫吧，别想太多，过了明天，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了。"

我心下略安，想着终于能逃出这鬼地方了，心里又是一喜。

第二天在天曦岚的教导下，我还学会了骑马。

大军出征的时候，我一身男装，以曦岚的贴身侍卫身份跟随大军行进。在我身边的，除了天曦岚，还有云辉、云耀以及天青王派来的据说是芷兰宫侍卫分别是无印、无痕、无迹。

当我提出要将云辉、云耀一同带上时，曦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后稍作安排，他俩便又回到了我身边。我侧过头看向曦岚，那即使上战场也是一身白衣的人，说我心里不感动，说我对他毫无感情，那绝对是自欺欺人。只是这感情，终不是爱情！

大军一路向西，大半个月之后终于驻扎在齐青关东面，按照计划，这时候大军还要佯装与望月国军队会合，然后一起攻打龙曜。

第113节：第二十四章·六国皇宫的秘密(3)

我没有单独的营帐，所以每到晚上，只能乖乖地跟着曦岚进帐睡觉。幸好天曦岚同学是个正人君子，每个晚上都用厚布将营帐一隔为二，两人各占一边，行军在外，又是冬天，洗澡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事，我经常和衣而睡，倒也没发生什么尴尬事。只是好几次半梦半醒间，都感觉有人在一边，有时替我掖被子，有时替我擦嘴角，有时又什么都不做，天大地大睡觉美容最大，既没当场睁眼抓个正着，一觉睡醒我也不好意思跟天曦岚计较。

小黑鸽倒是如常保持着联系。清林安排好齐州的军队，现在驻守在河州，狐狸已经回国，也收到了天青与寒星的盟书。他是一国之君，自是不能在外待太久，这次跑出来，大概因此次战事紧急，不然又岂能如此任性为之?

我最近总隐隐觉得不安，又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何。

我坐在曦岚的对面，想事想得头疼，索性作罢。然后想起曦岚说的皇宫秘密，想着是不是真的与我有关，结果不想还好，一想头更疼，再次作罢。

我抬头看曦岚对着桌上的地图研究排兵布阵，望月国的军队今日傍晚时分便会抵达与龙曜国河州交接的汜州，在汜河关驻扎。也不晓得望月王为何选在这时候起兵，眼看着就要天寒地冻了，难道是因为过了秋季粮草才足？望月来信，定好起兵时间是明日辰时，到时联盟军从三个方向包围进攻，只不过望月王不知的是，被三方围攻的对象已经不是龙曜国，而是他们自己了。

很奇怪，曦岚研究行军打仗的时候居然也是面带微笑的。唉，他主动请缨的时候，我好像忘记提醒天青王，曦岚是没类似工作经验的啊。万一这小子绣花枕头塞稻草，比我还不如怎么办?

"曦岚以前看过兵书吗？"我犹豫了半天，终于开了口。事关重大，万一他真是只菜鸟，我还可以给他恶补一下《三国演义》什么

的。

他抬起头看我，脸上的笑容越发温暖和熹，不假思索地回道："没有。"

我轻抚了抚额头，小心建议道："那曦岚不与其他将军商量商量？"

"为免消息泄露，外边的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的作战计划。"

也对啊，还是小心为上，看来这种关键时刻，又要我老人家出马了。我撅着嘴慢腾腾起身，走到天曦岚身边，用眼角睨了他一眼，然后趴在桌上仔细研究地图。

天……哪，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天曦岚同学敢情还是个军事天才呢！

"曦岚什么时候去的望月国？"我诧异地看着他，曦岚曾在揽才阁见过我，如今看他对望月国地形的熟悉度，这小子是不是早已遍游六国了啊？那地图上标示的路线，细一权衡比较，无疑是直取望月国都的最佳路径。

"去年。"他答得风轻云淡。

我立马跑回自己的座位乖乖坐好，臭小子深藏不露，害我白操心了一回。

时间还早，我又趴在桌上胡思乱想，直到曦岚不知何时起身将一杯热牛奶递到我跟前，我才回过神来。

"喝吧，喝完睡个午觉。"他微笑，眼眸温柔。

我接过牛奶，捧在手心暖了暖手，然后一气喝完，用手背抹了抹嘴巴，将杯子递给曦岚。蓦地，脑中灵光一现，我一个冷战，声音微有些哆嗦地叫了声："曦岚。"

"怎么了？"他将杯子放在桌上，伸手探了探我额头，有些紧张地问道。

"我……我想到一件事。"我有些犹豫。

"什么事？别怕，说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道："曦岚，刚才看你在地图上标示的路线，是决定拨出一半的军力连夜赶到汜州城外的密林吗？"

他笑看着我，点点头，道："微眠果然看明白了。"

"密林一侧便是汜河，直到明日辰时开战，望月大军的生活用水都会从汜河湾取用，曦岚，我们在那里下点东西吧。选准时机，不被人发现，汜河下游虽是汜州百姓的生活用水之源，但只要我们下的药刚好分量，既不失药性，又不致命，那么那些士兵喝了拉肚子腿软，水至下游，经过沉淀净化，城里百姓用水也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对敌人仁慈，便是对自己残忍，但我也不能做出与"屠城"类似的事。只是若成功，那些士兵成了软脚虾，再加上天青、寒星的临阵倒戈，取下望月三十万大军就容易了许多，不然虽胜券在握，但望月士兵也不是吃素的，到时候伤亡会有多惨重不难预见。

"好。"他的眼眸依旧清亮而温暖，笑容温润。

其实我真怕曦岚听了我刚才一番话，看我的眼神会变得陌生，我怕这样一个神仙般的人物会觉得我太残忍。其实曦岚和我都未上过战场，但我想他与我一样，明白战争的残酷，明白同样流血，流的是敌军的血才好，所以他听了我的建议，才会这般坦然吧。

第114节：第二十四章·六国皇宫的秘密(4)

"那我先去睡会儿，曦岚午安。"我心略定，微笑着向曦岚道别，起身走至营帐另一侧，和衣躺在地铺上。我知道曦岚会将幕布拉上，然后将一切安排妥当。

十万人守住青州，齐州也有重兵把守，加上龙曜与寒星的大军，驻扎在汜河关的三十万吃坏肚子没了力气的望月大军怎么会是对手？曦岚若率十万天青军先攻城，一来可以加快进攻节奏，二来若是望月大军想往回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刚才看他在地图上标示的路线，我知道，曦岚是找到那条又快又能不被人发现的捷径了。三十万大军若拼死往回逃到汜州城里，有了喘息的机会，城门那关就没那么容易攻破了，不趁着望月国毫无防备的时候来个完美的突击，岂不太对不起望月王的一片心意了？再则即便攻不了城，也该断了那三十万大军的退路，来一招瓮中捉鳖，将他们一举歼灭才是。

曦岚，从未上过战场，说起来也从未看过兵书的天曦岚，真的不容小觑。

第二日天未亮便被人唤醒，十万大军在天曦岚的带领下秘密向汜州前进。

离约定进攻的时间还有两个时辰，曦岚说这个时间内，我们应该可以到达汜州城外，也就是望月大军的后方。青州虽与汜州相邻，曦岚选的又是捷径，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到达目的地，我开始怀疑昨日大军驻扎的位置都是曦岚一早经过谋算的。望月大军不可能料到这时候的天青会有异动，辰时开战，大概就是刚吃完早餐便列队待命了。天色越来越亮，离汜州也越来越近，我深深呼吸，为即将到来的杀戮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曦岚说，该做的事已经顺利做完，而且并未被人发觉。对这场战事望月太有信心，如今在自己国境内，又太掉以轻心，接下来等他们

集体拉肚子时就算他们有所警觉，依旧会仗着有天青、寒星两军助阵，不肯耽搁这一约好的战机。

曦岚示意大军停下，我们所处的位置已经远远地能看到汜州城门了，时间也接近辰时。前方几个青色人影向这边飞掠而来，没几秒便到了我们跟前，然后一排跪在曦岚身前。曦岚上前，那几人便起身轻声向他回话，我虽然离得不远，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料想那几人武艺高强，应系探子，向曦岚汇报探听回来的消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接近于望月大军的哨兵线，或者他们不仅是去探听消息，还有可能顺手解决了敌方的探子。端看曦岚的神色，那温和的笑容依旧，看来一切是很顺利了。

第115节：第二十五章·汜州大捷(1)

第二十五章·汜州大捷

低沉而浑厚的号角声在前方响起，那是望月军开战的号角，紧跟着身后也隐隐有号角声响起，那是天青军的号角，虽然我听不到寒星军的号角声，但我知道这个时候必定也已经响起，因为这是望月大军元帅来函约定进攻的统一号角。只是这本应联盟同伐的号角声，从这一刻开始，便成了兵刃相接的对峙宣告，望月王断断容不得天青、寒星临阵倒戈，将他玩弄于掌心，所以这一仗，必有一方会亡国，而那一方必是望月国。

曦岚高高地坐在那匹白马上，手一挥，前将军展延领先锋部队率先向前冲去，左将军段胜的主力部队随后向偏左侧迅速移去，展延负责攻城，段胜负责断了望月军的退路，右将军、后将军及其部众近十万人暂留在齐青关，这时候也该向望月大军进攻了。曦岚转头看了我一眼，随即策马朝段胜方向疾驰而去。

我脚下的地势微高，又骑在马背上，极目逃眺，倒是对前方的战场大致能看个清楚。天青大军着天青色军装，曦岚一身白衣，在一片天青色的海洋中，那身姿是如此的飘然耀眼，让人浑然不觉此刻的他是在纵马驰骋沙场。

清林这时候也该与望月大军交锋了吧，不出意外，今日定能见到他。

望着大军如潮水般向前涌去，我的心跳得更快了。虽然只是远远地看着这场战事，但那沉重迫人的气势，却让我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坐在马上，也能感受到地面传来的震动感，不知是错觉，还是这号角声、擂鼓声、呐喊声、厮杀声以及几十万人的跑动进攻，将这片沉睡了几百年的土地都唤醒了。

策马靠前，让自己更清楚地看到战况，身边的人也步也趋，紧紧护在左右。不知多久之后，前方突然出现了月色人流，那是望月的士

兵开始往回撤，想必龙曜、寒星以及留在齐青关的天青三路大军已与望月交锋。可是这时候才意识到不对，才想到撤军，已经太晚了，曦岚与左将军部下五万大军早已严阵以待，且不说你们现在腿软，即便是平常时候，曦岚这边只要能顶上一两个时辰，与随后追来的三路大军会合，三十万望月军也必是大败的。

再看前将军展延处，汜州城门果然紧紧关着，城墙上一整排的弓箭手，不停地向下射着箭，所幸先锋部队里有五分之一的士兵手持盾牌，立于阵前，将飞箭挡于阵外。只是箭势太猛，攻城的云梯与撞城桩一时都近不了城门，无法破城。

我又看向曦岚，他依旧坐在马上，我虽看不清他的脸，但他那高高在上的姿态，仿佛天生的王者。战鼓雷鸣，是在告诉望月大军，你们已经无路可退了。那零零散散毫无阵仗可言、软着腿跑回来的一小队一小队望月兵又岂是天青士兵的对手，徒然让大地染上血色而已。

往回撤的望月军渐渐多了起来，对他们而言，往前突破更是没了活路，所以他们只能往回跑，希望能奋力保命跑回城门，尽量不全军覆没，可是那只是希望，终究会落空的希望。前方的拼杀其实没有悬念，但越来越多的人躺在地上，越来越多的鲜血染红了大地，便会觉得眼前的一切实在太过残酷与惨烈。

一个黑色的身影迅速朝我这边飞掠而来，芷兰宫的三侍卫一瞬间护在了我跟前，待得黑影靠近，竟是夜风！

"你们退下。"我在无印他们动手前喝道。

"公子。"夜风跪在我马前行礼。

"快起来吧。"我忙让他起身，脸上浮起大大的笑容，有多久没看到夜风了？虽然我想他这段时间一直躲在某个角落暗中保护我，如今现身再见，还真的有点激动的感觉，"小夜有事？"

他起身，没说话，只伸手探向怀里，将一个明黄色特大号貌似香囊的东西恭敬地递至我跟前，接着我便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龙涎香味。

我一边伸手接过大香囊，一边一脸疑问地看向夜风，这小子的眉毛几不可见地抽搐了一下，方用他一贯不冷不热又万般恭敬的语气道："主子说，夫人晕血，又执意不肯在战前脱身，所以让夫人离战场远一些，随身带着这香囊。主子还说夫人若是敢笑或随手一扔了事，回家之后有夫人受的。"

我盯着手中跟我手掌差不多大小的香囊，终于忍不住笑出声。天哪，这香囊一没刺绣二不精致，四边的针脚一看便知是不会女红的人缝制的，再加上这香囊的香味，结合狐狸的警告，这东东不会是狐狸亲自动手制作的吧！那个家世好条件好相貌好的自恋狂终于也有拿不出手的东西了，哇哈哈哈！

可是狐狸，我早已不是那个一见血就晕的浅浅了，但是收到你亲手做的香囊心里还是好开心好幸福，下回一定要你一身红衣拿根绣花针扮一回东方不败，嘻嘻。

我一手拿着香囊，放在鼻子前，咧着嘴继续看前面的战况。蓦地，我看见身处战场一直坐在马上的曦岚竟飞身而起，箭矢般向前冲去，前方正是潮涌而来的望月逃兵，在逃兵的后面，我好像看到了一抹暗红色，以及飘扬的龙字旗与穆字旗！

我的心不禁一紧，忙定睛细细瞧去，这小子想干吗？惊见他轻点几下，从人群上空飞掠而过，一身白衣飘?，犹如仙谪，转眼便已到了飘扬移动的望月军旗处，我看不清他是如何出手的，只见那两面大旗在他手中一阵翻飞，周围数人倒下，他便用两面旗裹了一人又闪电般飞回白马上。我双腿一夹马腹，朝天青前路军与左路军中间的安全地带急驰而去。

往左一看，穆字旗越发清晰了，再看望月不到四分之一的残兵两侧，墨蓝色的寒星大军与本留在齐青关的天青军也以收网之势将包围圈越缩越小。合围之势已形成，接下来的只不过是瓮中灭鳖而已。倒是不远的汜州城门那一关，展延的先锋部队还未攻克，守城的将领眼看着汜河关里三十万大军即将全军覆没，也不敢开城门来解围。

曦岚见我冲进战场，也策马朝我这边而来，马背上还驮着一人，正是从望月军中用两面军旗裹来的人。行至我跟前，他将马背上的人随意地扔在地上，那人显然已被点了穴，就这么跌在我的马前，我低头看去，竟是那望月国使臣！

出使天青国，如今又出现在战场，再看他一身银盔甲，身份不得而知。我有些不可思议地望向天曦岚，万千人中生擒敌军首领，对于曦岚来说竟是如此的轻而易举！天青王那只老乌龟不择手段地想要曦岚继位，看来不只是出于私情啊。

"曦岚，你想不想知道你抓来的人有多值钱，或者说有多尊贵？"我看了看汜州城门，城墙上的箭阵与石阵，这一关已经难住展延近两个时辰了，汜州守城的将士看来是有些不简单。我又低头打量了一下地上的望月国使臣，他跌坐在地上不能动弹，也不能言语，那眉宇之间的桀骜霸气在这种处境下依然，两眼却恶狠狠地盯着我，带着满满的难以置信。

曦岚脸上仍是那温和的笑容，一身白衣好像依旧纤尘不染，眼里却有了然与笑意，对赶马过来的展延道："用他攻城试试。"

"展将军，"见展延弯身将那望月国使臣置于马上，我朗声唤道，"盾牌摆弧阵，云梯置两边，木桩竖着抬，将他绑在木桩顶上。"

展延回身看着我，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又看向天曦岚，见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便纵马而去。

第116节：第二十五章·汜州大捷(2)

盾牌摆弧阵远比现在直线排列更灵活有效，箭射过来又不会拐弯，弧形的盾阵护着抬云梯的人更安全，将那使臣绑在木桩上，若城墙上的士兵将抬桩的人射死，那么不好意思，木桩掉下来那使臣不死也难。

果然，城墙上飞来的箭与扔下的石块都远远地避开了抬桩的人，撞城门的木桩终于顺利抬到了城门前。曦岚又纵身向城门处箭矢般掠去，速度之快，竟与城墙上跳下的四个黑衣人同时到达城门外！我有些难以置信地捂着嘴看向前方，曦岚与那四人纠缠在一起，黑衣与白衣凌空翻飞，守城的将士一时也不敢再放箭，但也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五个人蓦地分开，四个黑衣人赫然倒在地上。

曦岚一手把那使臣从木桩上解下，将他挡于自己身前，逼得城墙上的弓箭手不敢朝这个方向放箭，一个纵身，来到抬着木桩的士兵后，对准木桩飞起一脚。那原本由八人合抬的粗大圆木桩竟直直朝城门飞了过去，轰的一声，重重撞在城门上，一声巨响，又重重地落在地上，引得脚下的地面似乎也震了三震。

木桩虽没有将城门撞开，却赫然将城门撞凹进去一大块，同时也将城墙上的人撞慌了神。那方才抬木桩的士兵回过神来又忙跑过去将木桩抬回来，城墙上的人刚欲动手，天曦岚却一个飞身将那使臣又扔在木桩上，守城的士兵不意外地又停了手。看来那使臣的身份绝对绝对不简单，那厮不会是望月国的皇子吧?

曦岚对准木桩又是一脚，身形又瞬间跟着木桩，将方才扔在木桩上的使臣拎了回来，木桩直直地朝前飞去，这回竟穿过了城门！我不禁倒吸一口气，曦岚的武功竟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我看不清那使臣的表情，料想如果他能开口，定会大叫着让城墙上的士兵射死他，也不愿意受这种耻辱。

这一变化实在太快，城门竟在瞬间攻破，天青军这边士气大振，几架云梯也置靠在了城墙上，士兵们不顾箭阵争先恐后地爬上云梯，而汜州这边，守城的将领一身戎装终于忍不住从城楼走出，出现在了城墙上。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破空之声传入耳际，一支利箭以惊人的速度与气势从我头顶上空闪电般射向城墙上刚出现的身影，众人还未弄明白怎么回事，那将领已身中一箭向后倒了下去，惹得城墙上一阵骚乱。我蓦地转头，身后不远处，那高头枣红马上一身暗红盔甲英气逼人左手拿弓还保持射箭姿势的人，不正是我近两个月未见的二哥穆清林吗！

我看着他，眼眶瞬间湿润，脸上却浮起大大的笑容，那样坚毅沉稳、英气迫人的穆清林是我从未见过的，可是我知道，这个时候的他才是最最真实也最最吸引人的，这个时候的他，才是我们龙曜国当之无愧的大将军！与他相处的种种在脑海中一一浮现，呵呵，我怎么会以为那个总被我欺负的二林子就是他的全部呢？

他却没有看我，眼神专注地望向城墙处，右手将弓拉成满月状，又飞射出一箭，随即对面有人应声倒下。他的身边，围着一圈亲兵，同样暗红色的战袍，个个年少大气，精锐张扬，此时也一手执弓，一手挽箭，在这么远的距离下，将城墙上的人纷纷射落。他们所处的位置，在城墙上望月弓箭手的射程范围之外，他们能射落对手，对手却射不到他们，撇开所处位置高低优劣的因素，穆家军的箭程已远非一般人可比。

我回过头，继续看向前方的战场。如此专心作战的穆清林，我岂能影响他，让他分心？没了主将，又被穆家军的人屡屡射落，城墙上一时乱了阵脚，城门又被砸出一个大洞，天青大军趁势向前潮涌而上，曦岚更是一个纵身飞入城中，好像电影版《杨家将》里李若彤演的杨八妹破城那一幕，没过多久，城门沉沉地从里面打开，那个白色身影随着洞开的大门映入眼帘，身后是一大片倒地的汜州守城士兵。

我的心里除了震撼与惊叹，更有庆幸与信心，汜州已破矣！

我策马退至一侧，看着天青、龙曜、寒星三军依次入得汜州城，留在汜河关的，是遍野的尸首和成河的鲜血。我将香囊取出，凑近鼻子深吸了一口气，又放回怀里，然后纵马跟上大军。

城内百姓并无反抗，三军纪律严明，也没有抢掠之径。相反，从百姓的议论交谈中，似乎对望月王的统治颇多不满，除此之外，竟还有人谈起龙曜国的贤帝与贤相，言语中似对我提出的科举、养老、免兵役、租地及控制商贸物价的行为颇为崇敬，甚至羡慕龙曜子民能有如此贤帝贤相。我的嘴不禁咧了开来，那大声说话、言语煽情、鼓动人心的几个人，若说不是狐狸找来的托儿，那我从此乖乖听话，狐狸让我朝东我决不向西，哼！

三军一路前进，气势磅礴，傍晚时分便在汜州北部扎营。寒星军在左，龙曜军在中，天青军在右。

第117节：第二十五章·汜州大捷(3)

我依旧与曦岚同一个营帐，可是今天在营帐中还多了一个人--正是那被俘虏的望月国使臣。

"殿下，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我微笑着蹲下身，对地上的人眨巴了几下眼睛，夜风探回来的消息，这人居然是望月国太子望月宗宁，没想到他不仅亲自出使，还亲督此役。

他怒视着我，如果没被点穴的话，估计我早被他大卸八块了。

"曦岚，让他说话吧。"我的笑容慢慢变冷，红儿的命与云辉的断臂，这仇我可没有忘，那天晚上的黑衣人不就是眼前这人派来的吗？

"你到底是谁？"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居然问我是谁？呵呵，看来女人与宰相在他们的意识里，是永远联系不到一块儿的。

"你说呢？"我可不会傻到对着仇敌将自己的老底也揭了，哪怕对方是个将死的人，"殿下，作为幽州那晚您对我所作所为的报答，我一定会让您活着看到望月亡国的。"

"哈哈，这次不过是被你们攻了个不备，想取望月，你以为凭你们三国联合就能做到？"他蓦地大笑，那神情一如往常地狂傲霸气。

"难道殿下还奢望叶苍和修若会来解望月之围？"我也微笑着，狐狸一早就想到了这种可能，所以曾告诉我，叶苍与修若两国，他自会搞定，不用我瞎操心。

没再多说什么，曦岚便遣了人将望月宗宁带出营帐，严加看管起来。

"曦岚。"

我开口，正想问问他我能否去龙曜军营看看清林，他却突然看向我，不知是否今天攻城耗了他太多功力，脸色竟有些微白，声音却依旧温和清润地道："微眠，等下我便送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啊？"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了。

"这里太危险，战争也太残酷。"他拉过我的手，包在自己的手心，暖暖地道。

"可是今天……"诚然，战争真的很残酷，但我今天不是也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吗？

"我知道微眠不亲眼看到天青、寒星临阵倒戈，终不会安心，所以才让微眠留在这里。现在微眠看到了，就不用再担心了，结盟已定，而且有我在这儿，不必担心战事会有变数。"他微笑着，神情自信而洒脱，可是在自信与洒脱中又似有一抹疲惫。

"可是曦岚不是说要带我上战场吗？曦岚不是说过，只有我在你身边，你才能安心的吗？"

"不这样说，怎能将微眠带出皇宫？"他清亮的眼眸似闪过一丝掩饰不及的狼狈，笑容同时一僵，瞬间又恢复如常般温雅。

"可是无印他们……"出了宫，天青王可也安排了眼线啊。

"这些微眠不用担心。"他扶我起身，然后牵着我的手走至营帐外，揽着我便上了他那匹白马，马似有灵性般，不用曦岚下令，便撒腿跑了起来。我好半晌才反应过来，转头看向曦岚，却见我们身后不知何时已跟着云辉、云耀和芷兰宫三侍卫。

"曦岚！曦岚！"我一路叫他，想让他停下马来，想问他究竟要带我去哪儿。可是他第一次没有理我，没有顾及我的反抗，神情是难得的严肃，只顾策马狂奔。

弯来绕去，起先天还微亮，之后夜幕沉沉，也不知道马是如何识得路的，竟不曾停歇。约莫两个时辰之后，眼前出现一座四合院格局的竹木屋，借着木屋四周的小灯笼，隐约可见四周遍是苍翠大树。曦岚下马，伸手，我无奈地扶着他的手下马，然后跟他入内。四合院正中空地很大，似种着一些花草，我边走边歪着头打量四周，眼前阴影一闪，转过头抬眼便见一双眼睛正好奇地看着我，在与我的脸距离不到十厘米的地方。我条件反射地一掌狠狠拍去，便见那双泛着笑意的眼睛跟着那张脸往后靠去，堪堪避过我一掌，下一秒，整张脸却又痛

苦地扭在一起，那人忍不住弯下身抱着左膝盖猛揉，眼睛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耶！这一招好久没用，想不到今天一试，依然有效啊。我一向是手脚并用，上下夹攻的，嘿嘿。

"师兄，她真的是女人？"那人又揉了几下膝盖，抬眼看向曦岚，不可思议地问道。

难道是曦岚的师弟？我转过头看曦岚，果然看见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再观那被揍之人，年纪轻轻，小破孩儿一个，此刻正用看怪物的眼神瞪着我。

"若尘，是你无礼在先！"曦岚又笑看向那小破孩儿，立马替我伸张正义。

那叫若尘的斜了我一眼，撅着嘴鼻子朝天便向前面的屋子走去。曦岚示意我跟上，我转身看着身后跟着的那几人，然后眨了几下眼睛乖乖照办。

"微眠，我该回去了，你安心留在这里，我每日都会让人送战报过来。"曦岚向那叫若尘的低声吩咐了几句，又看了眼跟着进来的那五个人，然后一手拉过我的手，神情是前所未有地认真，道，"微眠说愿意陪我同上战场，那么现在也请答应我，在这场战争结束前，微眠是否可以留在这里，让我安心？"

我默然。于理我现在应该功成身退，回到龙曜，继续过我的冒牌宰相生涯；可是于情，望着眼前依旧一身似雪白衣的人，从今天开始，这一身白衣会染上无数人的鲜血，?又怎么可以一达到目的就转身离开？再说这汐月公主的身份，只怕想让天青王默许失踪又得依靠曦岚。离开是绝情，是冷血，明知对方心意而留在这里给对方希望，又何尝不是一种折磨？

"只有打了胜仗，才有与父皇谈判的筹码。只有打了胜仗，微眠才可以看清另一些事情的真相。"

我心下一紧，终于点了点头。目前这情况，既然无法选择转身离开，那么留下来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曦岚没说更多，转身便急着赶回去了。我本想送他下山，可是出了四合院，曦岚飞身上马，只一瞬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这才发现，来的时候没留意，如今站在四合院的大门口，回过头看我们来时的路，竟像是迷境一般，曦岚消失的方向，明明看似一条林荫大道通往远处，可他与他的白马硬是平地消失了一般，在距离我十几米远处突地没了踪迹。这绝对绝对不是因为天色太晚看不清路的缘故。

"奇门八卦？"我愣了好半天，才转过身问站在我身边的小破孩儿，眼睛一时间没有焦距，声音也有些不可思议。

"算你还有点见识！"那小破孩斜睨了我一眼，便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回四合院去了。

第118节：第二十六章·命悬一线(1)

第二十六章·命悬一线

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

曦岚每日必会派人送书信过来，三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克城池，曦岚的战报一天一封，只不过从讲述当天的战况，到讲述昨天的战况，到现在讲述前天的战况，我知道他们已经离我越来越远，却离胜利越来越近。

而狐狸，自我来到这四合院，便再没收到小黑鸽的传书。我曾派云耀下山，想给云府捎个信，之前说两三个月能回，如今看来是不可能的了，总得打声招呼备个案，只是没料到云耀出去半天，回来却只能在这四合院附近徘徊，以他之力，根本破不了这八卦阵。

我曾就此向小破孩儿抗议过，屡次抗议又屡次被驳回。这日无聊，我又拿这事说事："若尘，你也有亲人有家人吧？再不济也有师兄，所以你一定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这一待都忘记过了多少天了，反正时间不短，九成九都过了新年了，可家人对我的现状却是一无所知。你知道我这样，他们每天该有多担心？而且时间越长，这担心愈甚，可能还会胡思乱想，日日惶恐悲痛！"

结果小破孩儿只斜睨了我一眼，闲闲地道："这是师兄交代的，我只听命于师兄。你若想向家里报个平安，写信给师兄，我去取信的时候顺便帮你交给送信之人。"

我一时气结，看着他捣鼓着桌上那一堆瓶瓶罐罐，外加花花草草，狐疑地问道："毒药？"

"我是神医，只救人，不杀人！"他噌地起身，正对着我大声地道，似很气愤。

"神医？"我看了看他，探过头又瞅了瞅桌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些傻眼。这人每天没日没夜地鼓捣这些东西，可从没见过病人上门。

"都是你这个女人，若不是你，我用得着替师兄准备这些东西吗？"他说完转身坐下，继续忙活，准备不再理我的样子。

"曦岚要的？他要这些干吗？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这小破孩儿的话恁地奇怪，而且我怎么看曦岚都比小破孩儿聪明的样子，人家是师兄耶，要这些玩意儿不会自己动手啊！

他蓦地放下手中的活，右手一伸，拉过我的左手。我条件反射地一把甩开，然后将左手藏到身后，后退三步，警觉地看着他，紧张兮兮地问道："你想干吗？"

"你这女人脑子在想什么啊？我对你这样的一点兴趣也没有。"那小破孩儿看着我，气得脸似充血，嚷嚷道。

"既然这样，那你拉人家手干吗！"我又后退一步，一脸的警觉。说实话，从来这里的第一天开始，到如今也有不少日子了，这小破孩儿对我的态度实在不咋地。真是郁闷了，想我人见人爱的个性，这小破孩儿居然每天看到我爱理不理的。

"你！"他一时气结，只说了一个字，好半天才继续道，"你不知道你左手小拇指上的是什么东西吗？"

我当然知道啦，不就是护魂吗？可是关于天圣水池，关于护魂，曦岚说这是只有天青皇位继承人才知道的秘密呀，当然，我是例外。小破孩儿这样问我，莫不是他也知道这秘密？我立马抛下个人成见，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到小破孩儿跟前，伸出左手，翘着小拇指装作对它一无所知，试探地问道："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疯子！"小破孩儿一脸受不了地扔下一桌子的瓶瓶罐罐，居然就这么跑了出去。

我又盯着那圈圈细金线良久，曦岚将这东西给我，和向小破孩儿要这些花花草草瓶瓶罐罐有什么关系？想不明白！

第119节：第二十六章·命悬一线(2)

整个下午都没再见到小破孩儿，我闲着无聊睡了个午觉。一觉醒来时已是傍晚，我摸着肚子爬下床，开门想找个人，却一个人影也没见。唉，芷兰宫三侍卫自来到这里之后，又学着在天青皇宫的样子，做起了暗卫，没看到他们不奇怪，可是云辉、云耀和若尘跑哪儿去了？我凭着敏锐的嗅觉，顺着似有若无的香味，居然在厨房找到一只鸡--一只热腾腾焖在灶锅里的鸡！难道那几人已经吃过饭忙事情去了，就给我留只鸡当晚餐？

我随便拿了个盘子，抓住两只鸡腿，将整只鸡拎到盘子里，然后捧着盘子坐在门口边啃鸡边等人回来。这鸡大小正好，炖的火候又到位，而且炖鸡之人善解人意地去掉了讨人厌的鸡头，鸡皮又烂得找不到踪影，所以一整只鸡我是什么也没浪费，连鸡骨头都细细砸吧了一遍，这才舔了舔手指头，打了个饱嗝儿，决定起身再盛一碗鸡汤补补身润润口。

一条阴影闪过，我手中的盘子就这么不见了。我诧异地抬头，看见若尘盯着他手中的盘子，那上面满满地盛着一堆咬得碎碎的鸡骨头，他的整张脸都垮了下来，然后猛地抬头，不可思议地叫道："你一个人将一只鸡都吃光了？还吃得这么干净？"

我有些奇怪地看着他夸张的表情，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真是的，不就是只鸡吗，而且不是你们给我精心准备的吗！

"你把鸡都吃光了，一块也没给我们留，那我们吃什么？你一个女人，怎么这么能吃啊？"他跑进去，往锅里瞅了瞅，一手拿着盘子，一手指着我哇哇乱叫。

我又舔了舔手指，慢吞吞地走到锅边，也探头往里面瞅了瞅，很无辜地道："这鸡又不大，吃不完才奇怪呢。我醒来一个人也不见，还以为这鸡是你们特意留给我的，而且我留了鸡汤给你们啊，这才是精华呢。"

"你！"他一扔盘子，气呼呼地走了。我冲着他的背影眨了几下眼睛，然后盛了碗鸡汤，一边心满意足地喝着，一边有些奇怪地想着：天都黑了，难道还有人没吃饭？

不过等到云耀、云辉衣衫微有些凌乱眼神微有些疲倦地出现后，再看到小破孩儿和云耀、云辉以及芷兰宫三侍卫一起吃着白饭青菜，我有些脸红地在一旁建议道："其实厨房里还有鸡汤啦！"

"鸡都被你一个人吃光了，还好意思说有鸡汤！"那小破孩儿眼也不看我一下，使劲地扒了口饭，用力地嚼着，甚至都没夹口青菜。

我的笑容僵在脸上，讪讪地道："我醒来没看到人，以为这鸡是留给我的，对不住大家了。"

"公子这是哪儿的话？公子是主子，本就是应该这样的。"云辉也使劲扒了口饭，抬眼看了眼坐在他对面的小破孩儿，大声道。

小破孩儿的眉毛使劲挑了几下，终是忍住没再说什么。

曦岚来信，三军已快到望州城了。而另一方面，我自来了这里，便与狐狸彻底失去了联系。虽然凤兰玉佩依旧在我身上，却再没见到小黑鸽的影子，包括夜风也没再出现。我有时候想，上次小黑鸽在天青皇宫被曦岚抓个正着的时候，他说他曾听说过黑鸽子的来历，那么是否凤兰玉佩的事他也是早已知道的？如今与狐狸有关的人与物都没再出现，会不会这四合院外的八卦阵有什么深一层的玄机？想完又惭愧不已，曦岚如此待我，我不该这样想。

云耀、云辉曾好几次想悄悄跟着小破孩儿出去，结果没走几米便被发现，如此看来，小破孩儿的身手倒是不差的。

我在这不知是哪儿的四合院中，倒似与世隔绝般，每天除了在这院子里来回走走，顺便破坏一下小破孩种在院中央的花花草草之外，实在无聊得紧。刚开始还掰着手指头数日子，数到后来就忘记了，这日拿出曦岚的来信一数，有六十多封，每日一封，不知不觉已过了两月有余，掐指一算，新年早过，我也该是十九岁，或者说是二十七岁了。

这日我无聊地在院子里踢小石头玩一种造房子的游戏，正一个人玩得开心，小破孩儿却从斜刺里冒出来，一把拉过我的手便往院外冲去。我莫名跟着，想挣脱却脱不得，没过几秒，就见云辉他们五个人挡在了小破孩儿的跟前。

"让开！"小破孩儿停下脚步，脸色难得地阴沉着，低声喝道。

"殿下交代，除非他亲自来接，不然公主不能出这院子。"无印率先开口，而且他口中的"殿下"，该是曦岚吧。殿下？殿下？他们竟叫曦岚"殿下"，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让开！"小破孩紧紧握着我的手，也不回答无印，只依次将身前的五个人一一打量了一遍，沉声道。

"若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诧异地问他。这小破孩儿虽然不咋待见我，但也不至于如此。再说之前我想出院他第一个拦着，怎么今天倒似要拉着我下山的样子？我的心里隐隐不安起来。

第120节：第二十六章·命悬一线(3)

"怎么了？"他蓦地转过头看我，眼里竟有浓浓的伤痛之色，声音也变得不平静地道，"师兄为了你命都快没了，昏迷不醒还念念不忘你，你却净想着离开这里，离开他！"

我的心突然停跳了一拍，然后才慢慢地疼了起来。我紧紧扯住若尘的衣服一角，颤着声，却说不完整一句话："曦岚……他……怎么了？"

"若不是他用最愚蠢的方法将护魂给了你，若不是他受了伤还坚持上战场，为了让你安心还负伤破城门，伤上加伤，他又怎么会重伤以致昏迷不醒？"他死命地拉着我的手，力气大得好像要将我的手捏碎，一声一声的质问，字字敲在我的心口，"受了伤还坚持给你写信，还写好几封备着，依旧算好时间每日送过来，生怕你收不到信担心，若不是情况不好，送信之人巴巴地跑来告诉我今天没有信，我逼问他良久才说了实话，只怕师兄就此醒不过来，你恐怕还不知道他为你做了多少事！"

我怔在当场，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

"你们还不让开！"若尘大声喝道，说完一声清啸，前方便出现了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无印等三人自动让开，云耀、云辉闪身退下，若尘拉着还在失神的我一个飞身已跃至马背上，我这才有些明白过来。一声马嘶，枣红马已踏蹄狂奔，我转过头，便见身后那五人已各自骑着马紧紧跟上。

日夜兼程地往望州赶。我与若尘同乘一匹马，有时候我累得撑不住，便靠着他闭眼休息会儿。他们几个俱是练武之人，我好几次睁开眼，看见天已俱黑，他们却依旧在赶路。如此这般，到了望州已是几日之后，虽然我最轻松，但我的脸色却是最疲倦的。

一路收到的消息是曦岚依旧没有醒过来。三军连续几日进攻都城望州，都未能破城，而曦岚却被留在了望州城外几十里处，住在一偏

僻清静之所，有重兵把守。

我下马，一路朝里奔去，把守的士兵好像都知道我是谁，不仅不加阻拦，还自动让了一条路出来。我一口气跑到被严密把守的小屋前，抚着胸口喘着气，站在门边，却一时不敢伸手推门。

"进去吧。"若尘的声音出现在身后。

我咬着唇，不自觉地敛了呼吸，颤着手轻轻推开门。顾不得照顾曦岚的那几个近身侍卫看到我时惊喜的表情，顾不得跪在他们跟前的那几个军医，我的眼里只有那直直地躺在床上半盖着被子的白色身影。

"曦岚……"我的视线迅速模糊，声音也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想靠近那个身影，脚却似有千斤重迈不开步子。

只一瞬，眼前人影一闪，若尘已至曦岚的床前，一手迅速搭上曦岚的脉，一边细细观察曦岚的脸色。四周安静得可怕，不知何时，屋里只剩下我、若尘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曦岚了。

"曦岚……怎么样了？"我看着若尘给曦岚喂服了一颗药丸，然后又将曦岚扶躺在床上，起身向我走来，我想问他情况如何，他经过我身边，径直向屋外走去，却一字未说。

泪水迅速滑下脸庞，声音也变得哽咽。没有温润的笑容，没有清雅的声音，那双清亮的眼眸微合着，没有含笑看向我，甚至一动不动，甚至觉察不出他的胸口有起伏。我的心似被人揪着、扯着，那样疼，疼得让人害怕，疼得让人绝望。

"曦岚！"我终于忍不住扑向他，跪在床前，去拉他的手，却似被火烫了般缩回，流泪伸手去抚他的脸，他脸上泛着异样的潮红，也同样烫得惊人，嘴唇却是干裂得已经破皮。明明是大冬天，他的衣服也不算厚，身上又只盖了半截被子，可是他整个人却像熊熊燃烧的火炉。

曦岚，曦岚，你一定不会有事的，若尘不是神医吗，而且他刚才并没有一掌劈向我，所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很快若尘领着无印与无痕进来，神色莫名地看了我一眼，终于开口道："你先出去等。"

我压下满腔疑问，低头沉默转身出去，顺手掩了门，便靠在一角焦急等待。

"若不是他用最愚蠢的方法将护魂给了你，若不是他受了伤还坚持上战场，为了让你安心还负伤破城门，伤上加伤，他又怎么会重伤以致昏迷不醒？"若尘的话在我的耳畔回响，当初在芷兰宫天圣水池里的那种死一般的疼痛，如今想起来依旧有些后怕和恐惧，那么若尘说的"最愚蠢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在那时候曦岚就受了伤吗？不是没有蛛丝马迹可寻啊，奇怪他吃得比我还少，奇怪他突然将我送到四合院，奇怪他神色中偶尔流露出疲惫与苍白，甚至在他告诉我护魂的来历之后，我还将心中的担心问出口，可结果却是被他三言两语打发了。曦岚早就受了伤，可是我竟从未发觉！为什么，为什么他在这样为我付出之后，我却连最基本的关心都没有？

第121节：第二十六章·命悬一线(4)

单凭曦岚能从脂粉男手下及夜风等人手中将我救下并带至皇宫；单凭容羽宫秘道内躺着的刀疤男的尸体，那仿佛仅在一瞬间便取了他性命的气势；单凭他在万千人中轻擒望月宗宁；单凭他大破汜州城门，不难想象曦岚的武功已经高到何种地步了。可是如今他重伤成这样，一定是因为当初救我并将护魂给我时已经受了很严重的伤。想起那晚曦岚转身给我取琵琶时那微斜的身形，原来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受伤！想起汜州破城他让我离开时那眼里的狼狈、那微僵的笑容，难道也是因为受伤的关系，生怕自己保护不了我？曦岚，曦岚，你竟隐瞒至此，还带伤破城，是为了让我安心吗？曦岚，曦岚，我竟粗心至此，从未发觉你的异样。怪不得若尘日夜鼓捣那些药，只怕是每日里去取信的时候也要将药顺便让那送信之人带回给你吧！

我蹲在地上，双手紧紧环抱着自己。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曦岚有什么事，我又岂能再安心活在这世上？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云耀示意要我吃些东西，我摇了摇头，依旧靠在门边等里面的人。又过了近半个时辰，吱呀一声，我惊奇地转身，便见一脸疲惫的无印与无痕走了出来。

我向他们点了点头，然后提着心往里走，一步一步如走钢丝。若尘依旧守在曦岚床边，背对着我，听到声响，也不回头看我。

"微……眠……"几不可辨的一声呻吟。

我的泪瞬间滑过脸颊，几步扑到床前，紧紧握住曦岚依旧烫人的手，一遍一遍道："曦岚，是我，是我，我在这里。曦岚，曦岚……"

若尘不知何时已不见踪影。床上的人依旧紧闭着双眼，似在梦境中挣扎，神情痛苦，一声一声似有若无地喊着"微眠"，声音破碎，嘴唇干裂。我的泪滑过脸庞，滴落在他的唇上，然后隐没在他微张微合的嘴里。

这样挣扎了片刻，他复又陷入彻底的昏迷中。我起身用湿布沾着桌上的茶水，一遍一遍润着曦岚的嘴唇，直到他唇上翘起的皮变得湿润而贴在唇上，然后用衣袖抹了抹眼睛，起身出门，果见若尘等在门外。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神色复杂，我轻声问道："曦岚的情况怎么样？"

"明早天亮若还不能醒过来，你手上的护魂便须物归原主。"

"若这护魂能救曦岚，为何要等到明早天亮？现在就可以还给曦岚。只是曦岚说这东西既戴在我身上，便再也摘不下来，若尘你有办法吗？"我伸手看了眼手指上圈圈缠绕似与我的身体生长在一起怎么使力都纹丝不动的细金钱，忙说道。

他却看了我一眼，嘴角轻扯，看似冷笑，声音里却隐有怒气地道："办法是有，只是之前答应了师兄。若师兄明日还不能醒过来，就是他会怪我会恨我，我也会将护魂从你身上取下来。"

我心下凄然，若能救曦岚，为何还要守着这约定，徒然让曦岚多添痛苦？只是话还未出口，若尘却不再看我，转身便朝外大步走去。

我一夜未睡，守着曦岚。他已退烧，人却依旧昏迷，似沉沉入睡般，没有声息。好几次趴在床沿，从困意中抬头看他，都恍惚看到他一身白衣，眼眸温柔，脸上是惯常温润的笑容，声音暖暖地叫我"微眠"。心下狂喜，跪身起来去拉他的手，才又惊觉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象。如此反复，待到天亮时，曦岚还未醒过来。

门后有开门声，我知道是若尘。

"他还没醒。"我起身给曦岚掖了掖被子，然后转身，将左手伸向前，"我知道取下这护魂定不简单，但请不要犹豫，曦岚醒后若问起来，就说是我执意逼你做的。"

他抬眸看我，眼里有丝惊诧，复又垂眼，道："若你愿意，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合欢。"

心里突然涌起无数莫名的情绪，好似一瞬间明白了很多事，我声音涩然问道："如果是用曦岚当初将这护魂交给我的方法，也就是你说

的最最愚蠢的方法呢？"

"你不懂武功，可能会死。"

"可能会死？"我轻轻地重复这句话，扭过头又看了眼躺在床上的曦岚，略一思索，心里便有了答案，"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留几封信。"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坦然与潇洒。当我握着笔，在纸上写下第一个字时，眼泪便猝不及防地落了下来。如果，如果真的就这样离开这异时空，还来不及跟他们说一声再见，那么就算能因此回到二十一世纪，我也会遗憾的。

可是曦岚，之前我的命便是他救的，我又有什么可以犹豫？提笔简短地给狐狸、清林以及云风写了几句话，然后将狐狸和清林送我的玉佩一一取下，分别放到给他们的信中，一切备妥，我将狐狸与清林的信放在曦岚怀里，而给云风的信放在自己怀里，我相信若我有事，曦岚定能将东西交还给狐狸和清林，而给云风的信，自会与我的尸体一道送回云府。

很快做完这些，我这才看向一言未发的若尘，伸出手，轻声问道："开始吧，我该怎么做？"

他似乎微微一怔，复又抬眼看向曦岚，垂下眼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大步走到床前，将曦岚半扶起身，靠着墙坐好，微低着头，道："坐上来，将你的左手，与师兄的右手相贴。"

我心下一涩，外面的云耀、云辉并不知我现在的决定，不然估计拼了命也会将我拦下。我抬脚，在心中与那些人一一说再见，我在给狐狸的信中提及答应小白还他清白的事，他们是对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真心希望他们能和解，还有哥哥，请一定要帮我照顾好西枫苑里的每一个人。

"我会尽量护你脱险。"当我在曦岚对面坐下，伸手与他的手相贴时，若尘的声音突地轻轻传来。

"谢谢。"我看了眼眼前依旧昏迷的曦岚，轻闭上眼，流下一颗又一颗的泪。

双手贴上我后背，没有任何过渡，便骤然感觉有股炙人的热流在体内流窜，心口那种熟悉的刺痛瞬间爆发，痛意蔓延至全身，左手似要被熔化般。我轻抬眼睑，便见那护魂发出一道金色刺眼的亮光，而我则在剧痛中陷入无边的黑暗中……

第122节：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1)

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

在黑暗里奔跑游走了很长时间，想寻找一个光明的出口，可是任我怎么跑怎么逃，周围的一切都是黑暗，好似永无尽头。彷徨、恐惧、无望，在黑暗中不知迷失了多久，直到远远的一个红色的身影冲我招手。

"红儿！"我大喊，虽看不清那红衣人的脸，但我知道她就是红儿，一定是红儿。

我喊她，她却不应，转身飘然离去。

我拼命朝着红儿离去的方向奔跑，眼看着离她越来越近，我伸手想拉住她，脚下却突然被什么东西一绊，重重地摔在地上。我顾不得疼痛，眼冒金星地爬起来，抬眼想找红儿，却蓦然看到周围的一切突然变了样。

黑暗消失，我一下子回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家里，老爸、老妈、姐姐还有"我"围着桌子吃饭，一家人吃得别提有多开心了，而我站在"我"的身后，他们却似没看见。想告诉老爸、老妈我回来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跑到他们身边，伸手想拉老爸的胳膊，却看到自己的手径直穿过老爸的衣服，根本找不到着力点。

那个"林浅浅"正费力地掰着两只螃蟹腿，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这是我最爱吃的白蟹，家里每餐必备。眼泪迅速溢满眼眶，然后视线模糊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如烟雾般渐渐弥漫开来。

心口一阵剧痛，我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床沿趴着一个一身绿衣的人，我抬眼打量了一下周围，竟是西枫苑里我的房间。

"翠……儿……"

那绿衣人一下子惊醒过来，猛地抬头，看到我，先是呆了一下，又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这才又哭又笑地起身扑到我身上："公子，公子，你终于醒啦！"

虽隔着被子，翠儿也向来不胖，但被她一压，我险些痛得又晕了过去。她却顾不上这些，在我身上趴了没两秒，起身便飞奔至房门口，朝外大喊："公子醒了！公子醒了！"

房间里一下子来了很多人，张德、云耀、云辉，还有大夫，待云风进来的时候，众人又很有默契地退下。

"哥哥……的病……好了？"我看着云风一袭蓝灰色长袍，站在我的床前，清俊儒雅，我朝他微笑，声音嘶哑。

"月儿，月儿，你终于醒了。"他站在那里，微微出神，似有些不敢相信，突然又像回过神来，神色掩不住激动与狂喜。

我继续吃力地笑着，想点头，却一时没了力气。

"月儿你别动，别急，醒了就好，醒了就好。"他慌忙俯身，一手轻按在我肩上，示意我好好休息。

云风又待了一会儿，最后不放心地看了我一眼，小声交代了我几句，终于出了房。

云风一出去，翠儿就进来了，从她的话中，我才知道自己居然已经昏迷三个月了，现在已是半夏。翠儿说是云耀、云辉将昏迷中的我送回府的，我是如何昏迷的他们却说不出个究竟。云风在年前身体就恢复了，然后开始正常上下朝，算时间，该是在我成功说服天青结盟、汜州大捷前后。

一时间心中千百个念头浮现。

当我陷入无边的黑暗时，我以为我真的离开了这里，然后能重新回到二十一世纪。可是当我看着那个"我"开心地掰着蟹腿，看着我的手好像空气般穿过老爸的胳膊，这才明白，莫名穿越到这里，并不意味在这里消失的生命就一定能在二十一世纪延续。

或许像孤魂野鬼，永远在无边的黑暗中彷徨沉沦。

我费力地伸出手，发现左手小拇指层层缠绕的细金钱已不见，只留下淡淡的缠绕过的痕迹。脖子上也没有了那贴身陪我好几个月的凤兰玉佩，可是至少人还是回到了这里，虽不是好事，却是幸事。

第123节：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2)

身体恢复得很快，十天之后，我已能下地闲逛了。生活又开始有点无聊，唯一的乐趣就是缠着云风说一些朝堂的事。

云风的上朝，必是与狐狸说好条件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又换回了真正的云风上朝，我曾无意中在云风的书房看过他的字，竟与我的字迹一般无二。而且听说云风的宰相当得深得人心，改时政、兴民生，在百姓心中是一贯的贤明，但我知道，哥哥在朝堂上、在百官心里、在为人处事方面肯定比我做得更好，更像一代贤相。

听云风说，清林已在班师回朝的途中，不日便可回到龙州。望月之战，历时半年有余，终于胜利，虽大小战役无数，当时望州城外曦岚伤上加伤也是因为天青军里出现内鬼，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攻下一个国家，已是出人意料了。我想若非望月太轻敌，天青、寒星临阵倒戈又实在太突然，三军将士太出色，战事也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

我醒来第一次在翠儿面前提及红儿的时候，她红着眼睛，吸着鼻子，却硬是没落下一滴泪，只努力挤出笑容，一边伸手替我抹去眼泪，一边安慰："只要公子没事就好，只要公子没事就好。"我知道翠儿肯定早就知道红儿的事，所以现在才会反过来安慰我。我与红儿的情分自是比不得翠儿，可是说再多抱歉的话、安慰的话都不会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了，而且这次回来才发现，翠儿似乎比我想象中成熟坚强了不少。

这日我吃完午饭，正准备去南竹苑找云风，才出了西枫苑就碰上张德，说是云老头在书房等我。我自是不知道我昏迷的这三个月云老头有没有来探望过我，但我醒来时他确实不在云府，如今"召见"我，倒不知他是何时回的府。

一路行至东林苑的书房，我入内，微躬着身，恭恭敬敬地喊了声"爹"。

他一时并没说话，也没开口询问我的身体情况，我微低着头，淡笑着，心里早就习惯他这做爹的冷漠。两人一阵静默，好半晌，他才开口道："坐吧。"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待遇啊。我依言在左侧椅子上坐下，依旧不开口。

"身体无大碍了？"书桌正中平铺着一卷书画，四角用玉镇纸镇着，他低头似专注地欣赏着，开口却是对我说话。

"是。"我抬眼瞥向书桌，只依稀看清是幅画，终是看不清画里究竟有些什么。

"月儿是不是有事向爹坦白呢？"他起身，踱步至我身前，转身在我左边的椅子上坐下，颇有兴致地看着我。

坦白什么？坦白我出国去游说了？可是我出门虽几月未归，我的行踪云府怎会不知？云府既知，云老头又怎会不知？

"月儿的行踪、月儿做过的事，爹爹不知吗？德叔真是失职了。"我依旧淡然地道，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不想让云老头看清我心底真实的情绪。

"这些只怕已是天下人尽知了，爹又怎会没听说？"他也不生气，右手中指指关节轻敲着椅子扶手，低低的轻轻的笃笃声，似很随意，感觉不出有什么节奏规律可循。

我用余光瞥了眼他的右手，修长干净，指关节仍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敲扶手，掌心朝上，那上面细细的掌纹纵横交错，从我的角度看去，那道长长的生命线尤其明显。难道真如翠儿所说，云月替兄出国，成功游说天青，将龙曜的亡国危机变成强国契机，更被天青王收为义女，封为汐月公主，这些都已是世人皆知的事了？谁会是传言的始作俑者？既然知我这一趟出使，又怎么独独漏下了替兄出仕，转而成了临危受命？

"那月儿真不知还有什么可以向爹交代的了。"我转头向他浅笑道。

他也不着急，又敲了一会儿手指，才转过脸看着我道："听说月儿是为救天青六皇子而昏迷了三月有余，险些丧命啊！"

我心一紧，云老头怎么对这个感兴趣了？

"爹想知道什么？"我不答反问，既然他这不是问句，那么必是有确切的消息来源，我否认也没用了。

他的手转而来回抚了抚椅子扶手，沉吟了一会儿，继续道："听说从不问政事的天青六皇子是为了月儿领兵出征的。"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我笑了笑，却对云老头此刻的打算全没底。

"月儿被封了汐月公主，不会真的将自己当成了天青皇家人，只认一个天姓父皇了吧？"他的语气里有明显的嘲讽。

"早死的娘，一月见不到一次的爹，不知被谁下了毒的哥哥，不顾死活被硬逼着冒充哥哥去当宰相的生活，做云家人就比做天家人好吗？或者这云府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府，说不定爹也根本不姓云呢。"看着眼前这看不惯猜不透躲不开逆不了的人，为什么我此刻有如此强烈的被算计的感觉？这个从不顾儿女死活只要儿女为他卖命的父亲，我为何还要委屈自己伪装自己做乖乖女？

第124节：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3)

"不姓云？"他嘴角扬起，低低地重复了这三字。

"爹不觉得只有让月儿解了心中的疑惑，知道了家里的所有事，了解了爹的心意，月儿才能更好地帮爹吗？"我深吸一口气，转回头，正坐在椅子上，眼睛直视前方，说得格外平静。

"月儿怎么突然想到要主动帮爹了？"他也不再看我，似也正坐着看前方，手指又敲了起来。

"不帮爹还能帮谁？月儿身边只有爹和哥哥两个亲人，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我淡淡地道，好像在说别人的事。

"你们两个，之前可不是这样想的。"他也淡淡地道，听不清情绪，好像这事也和他无关。

"人总会学着长大的。爹可能不止我们一对儿女，可我们永远只有一个爹，不是吗？"说完我便笑了起来。

以前为什么就没想明白，如果有些事避无可避，那么主动出击总比被动挨打强一些，哪怕这两个选择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云府的事不是我说不理就能不理，想抽身就能抽得了身的，我可不想到时候被人利用完了扔在大马路上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月儿真这样想？"

我转过头，直视他审视的目光，微笑道："爹不这样想吗？我是爹的女儿，就算再不讨爹欢喜，爹也不可能想着法子来伤害我。既然如此，那我还有什么别扭可闹？只有爹好了，我们才能跟着好，爹开心了，才会更疼我们一些。"

"既然如此，那么过几天，月儿跟我回去见见你皇爷爷吧。"他状似随意地道，可眼睛却直直地盯着我，不肯放过我脸上的任何一丝情绪。

我的转变如此之快，那么他这话是在试探我，是在观察我的反应吗？可是我还是被他的话震住了，脸上的笑容也有些挂不住，不自觉

地哆嗦了一下，这才微颤着声问道："皇爷爷？"

"天青的公主虽也不错，可又怎么比得上我修若？"他看着我，难得地浮起笑容，可是那笑容、那眼神却有些阴冷。我看着眼前的人，这一刻感觉他像极了某个人，对了，是天青王！

可是不管他刚才给人的感觉像谁，他刚才说了什么？修若？修若？我差点就直接躺地上装死了。人家的身份已经够混乱的了，再与修若牵扯上关系，非得把我整崩溃不可！呜呜呜，看样子云老头还是修若的某皇子了，那他让我帮他啥？好不祥的预感啊！

"爹……是修若皇太子？"我下意识地开口问道，话一出口，才觉得有些不妥。

云老头竟不计较，也不说话，似在思考什么，右手把玩着左手拇指上的扳指，一眼望去，那扳指的质地竟与云风让我戴的耳环相似，而且扳指面上，好像也纹刻着与耳环相同的让人看不懂的图案。

之前的疑惑似乎有了答案，可是哥哥怎么会有这耳环？云老头如果与云风摊牌，或者之前让云风替他办事，总不至于送他耳环做信物吧？

"既然风儿开始上朝，你就在府里好好待着，从今天开始，不能出府一步。"他转了半天扳指，最后却冒出来这样一句话。

我抬眼看着他，刚想抗议，他却起身，目光凌厉地盯了我一眼，走出了书房。我看着他径自向他的房间走去，然后一边低头走回西枫苑，一边心里细细思量。

我想狐狸和清林应该收到信和玉佩了吧。

凤兰玉佩离了我身，我如今又不能出府，本来还希望过两天身体完全康复的时候能出府找狐狸一起给清林接风洗尘，如今看来有困难了。

曦岚竟同意我在昏迷中被送回云府，到如今却又是音信全无，这是为什么？曦岚，应该康复了吧！

两天之后，云风告诉我清林三天后便会回到龙州。这个消息不仅让整个朝廷忙成了一团，为了接下来的庆功宴，也让龙州城陷入了节日的氛围中，天再热，也比不上人心的热。我本苦苦哀求云风想个办法让我出府，结果他这做哥哥的第一次当面拒绝了我。

"哥，虽然家国大事再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一场战事对我有多重要、有多少意义，哥难道都不能明白与体会吗？我只是想去看看，我保证不惹事，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那几个人便满足了。"若我想出府，只能靠云风的帮助了。

"月儿，你以为哥看不透你的心思？"他轻叹了口气，清俊的脸上似有些无奈。

我一直知道云风也不是个简单的人，虽是掮官入仕，十八岁便官拜宰相可能也有狐狸想探云府底细的原因，但个人能力绝对非凡。从小便与云老头这样的人接触并敢于反抗云老头的一个人，在我还在天青的时候他与狐狸见的那一面，便该明了我所有的心思，以及与狐狸之间的那些纠缠。

"不管是什么心思，哥，难道我这一路下来，几经生死，还能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依旧只做个单纯天真的云家大小姐？"我直直地看向云风，这一刻才明白，我终不是云月，也不可能会变成云月。云月可以唯父命或兄命是从，但我不会，起码会想着另外的方法与出路。

第125节：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4)

"月儿，哥知道是哥不好，是哥让月儿差点醒不过来。"他的眼里有心疼与痛意，伸手凑近我的脸，却在碰到之前停下，复又颓然缩回手，垂着眼，沉默了几秒，再抬眼时，神色已恢复惯常的清俊儒雅，淡淡地道，"月儿不要再想这些，你应该像以前那样，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地生活。"

"无忧无虑地生活？可能吗，哥？"我苦笑，"我们不是修若皇族中人吗？"

他眼里的憎意如此明显，却又瞬间即逝，终是叹了口气，无奈地道："他告诉月儿了？"

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只说我在修若有个皇爷爷。"

"皇爷爷？"他的声音蓦地变冷，似不屑又似讥笑。

"哥哥？"我有些奇怪地看着云风，这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平常的云风，用二林子的话说是严肃古板，但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温暖而又疼爱妹妹的兄长。

"终于还是将月儿卷进来了，都怪哥哥。"他看着我，眼里是深深的愧疚与自责。

"都到这份儿上了，哥你怪自己也没用，还不如告诉我所有的事，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有事也该我们一起面对。"

他沉默，似在考虑我的话，良久才轻叹口气，点了点头。

"爹在修若皇子中排行第几？"我略有些紧张地问道。

"二皇子，封灏王爷。"

"那我们为什么不住在修若国？"虽然云老头看起来连后爹都不如，但云风、云月应该是他亲生的吧？就算我们是他游山玩水多情的结果，也该接回去。男人，特别是有钱有地位的男人不都特别重视血统的吗！

"娘是没落商贾之女，我们怎么有身份入住灏王府！"说到云老头的事，云风的声音就变得特别地冷。

唉，原来如此啊，本还以为云风、云月只不过是小老婆生的，不及人家大房正室，如今看来，那苦命的娘啊，没名没分，孩子都可以娶妻嫁人了，估计那厢还不知道有她这号女人存在过！

"那娘是龙曜国人吧？"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不知道这问题会不会让我露馅？

"娘是，我们也是。"他看着我，终于又变回那个温暖而又疼爱人的兄长。

我好歹踏实了些，看来云风和我一样，对那什么修若国不感冒，跟着咱们的亲娘做龙曜国人多好啊，有归属感。

"哥，你能告诉我，你中毒的事吗？"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而且我觉得这问题很重要，是解开云老头云府秘密的关键。

他却突然不说话，似想到了什么，脸色微沉，瞬间又恢复那个疼妹妹的兄长，声音温暖，却有满满坚定之意："月儿，娘临终前的嘱咐，哥一定会做到的！"

"哥，我……"我顿觉后背冷飕飕的，我能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云月她娘升天前说了什么，我除了装结巴装可怜装愧疚还能干吗？

"月儿，"他似有些不忍心，神色缓和了些，又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叹道，"帝王家的男人根本配不上我们月儿。娘在临终前只放不下一件事，反复告诉你别步她后尘，月儿都不记得了吗？娘这么多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月儿也忘了吗？所以月儿，再给哥一点时间，哥一定会让你远离皇宫，远离这些是非的。"

等等，云月她娘临终前的嘱咐便是这个--让自己的女儿不走她走过的路！有爱才有恨，有爱才有怨。

云月的娘是爱上了云老头，所以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落空，日复一日地等待又日复一日地失望，苦涩地走完不长的人生吗？所以才会在临终前嘱咐云月不要走她走过的路吗？

"可是爹说要带我回修若。想跟帝王家的人撇清关系，好像没那么容易。"我低头，喃喃地道。没把事情理顺，倒好像更复杂了，我晕啊。

"他什么时候说的？"云风刚有些缓和神色又凝重起来。

"就是前两天他在书房见我的时候。"看云风脸上的表情，我也有些紧张起来，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即将发生一样，"哥，爹费尽心思让你做官，让你入皇宫，是不是有什么事吩咐你做？"

"月儿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比哥想象中的更聪明。"他微微一愣，虽没承认，但我知道我猜对了。

"哥，你能告诉我是做什么事吗？"

我看着他，他安慰地笑笑，却是避之不答："月儿不该担心这些，现在最重要的是月儿不能去修若国。"

我无力地叹了口气，还以为刚才的一番话让云风会有不一样的决定，结果还是一样，他依旧只是想把我护在他的羽翼下，觉得自己能替我撑起一片天。不过从他刚才的话与神情我知道自己的猜测没错，云老头这样，原来真的是打着某种主意，这主意会是什么呢？会不会与皇宫的秘密有关？不过这些暂时放一边，云风说的没错，现在最重要的是去修若国的问题，我若真跟了云老头去了修若，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凄凉境遇呢！

第126节：第二十七章·云府之谜(5)

"哥，你跟皇上之前见过面，他知道爹的事吗？"

"他当时夜入云府，也没多说，应该是知道云府的底了，他若对云府没疑心，又岂会无故任命我为宰相？"

他说得很淡然，好像此事一早便该如此。我却心里一惊，我怎会白痴地以为狐狸是因为云府没根没基外加云风的才能才任命云风为宰相的？而且在天青的时候狐狸也提过云府的事，似乎他怀疑云府跟望月有关，所以才同意我出使，好趁机彻查云府。只是他查到了什么，却没有说。

"哥，那现在怎么办？爹在府里吗？"不知怎的，我突然有些心慌起来。云老头说要带我去见那劳什子的皇爷爷肯定不是玩笑，可千万别挑这时候啊，而且云风虽不肯说怎么中毒，但我知道他的中毒必与云老头要他做的事有关。

"不在。"

不是说过几天要带我回修若，难道又另外有事出府了？我正自思索，张德却急急赶来，至云风身前，微低着头躬着身道："少爷，圣旨到。"

我抬头看云风，他眼里一抹惊诧一闪而过，随即嘴角一边微微弯起，似了然又似有讥讽，向张德点了点头，然后转过头对我道："月儿，去接旨吧。"

旨当然是要接的，狐狸派人到府上来宣旨，咱一家老少都得出动。可是，云风的话似乎是说这圣旨好像就是专程给我的？

走至大厅，竟是李福亲自过来宣旨，我低着头在云风身边跟着跪下，自是没看到云老头。且不说云老头现在不在，即便是在，也会假装不在的吧。以他的身份，若让他跪着接狐狸的旨，还不如杀了他比较干脆。

圣旨果然是下给我的，大意就是恩准我这一介女流之辈参加三日后的庆功宴，然后好生准备准备。我起身接旨的时候，李福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并没说什么，云风便亲自送了他出府。

我微笑，有这道圣旨出府倒不成问题了，毕竟云府坐落在龙州，总不能抗旨吧？云风也没多说什么，只嘱咐我三日后的庆功宴与他一道去皇宫，一定要从宴会开始到结束都乖乖地跟在他身边，然后好像还有急事要办的样子就走开了。

一想到马上可以看到清林和狐狸，我就开心得睡不着觉，连着兴奋了三天，终于迎来了庆功宴。傍晚时分，我站在自己的房间，挠了挠头，对着床上那套华服犹豫又犹豫。唉，突然要在那些人面前穿上女装了，怎么想怎么别扭。那叫慕醉的，会不会当场晕倒？还有二林子，会不会脸红啊？庆功宴上将士大臣们不会带家眷吧？狐狸又没后宫女人，我不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了吗？

翠儿拉了发呆的我好几次，我才撇着嘴闭闭眼狠狠心道："换吧换吧，就换这套吧。"

衣服是云风替我准备的，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太美了，我看着都有些胆寒。本来我这样参加庆功宴已经够引人注目的了，再穿上那身衣服，云风难道要我去招蜂引蝶不成？还是怕我在皇宫迷路，穿这样显眼点好找人？

第127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1)

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

时近盛夏，虽是晚上，依旧有些闷热。一双掐金挖云红香绣花鞋，一袭同花纹水红丝绸曳地长裙，环佩叮当，头发随意地扎起一小半，用狐狸送我的那支墨玉发簪固定，大半头发却披散下来。一身打扮虽比不得后宫妃嫔或命官夫人那样讲究，却尽显云府财力。

云月其实很漂亮，平时也没多留意，只是那一头黑发随意地散下来，无须再精心装扮，自有一股清丽无妍的韵味，再加上身材高挑，配上这一身衣裙，越发衬得天然眉目、红莲映雪了。

云风亲自来接我，看到我时，脸上的表情就像看到自家孩子成了高考状元那般欣慰自豪。我讪讪地朝他笑笑，这哥哥啊，感觉比云老头还像爹。

夜幕已经降临，坐上马车，一路向皇宫驶去，不消多久，就到了第二道宫门外。依例下了马车，远远便能望见御花园处灯火辉煌，宫门外更是停满了马车，看来大家都到得差不多了。我尾随着云风朝宴会方向走去，自有太监在前领路。越走近御花园，我就越觉得自己这身衣裳显眼，待前面的公公领着我们入席，原本喧闹的宴会现场霎时悄然无声。

我一扫在场众人，除了狐狸，平日里上朝的官员与此次征战的众将领皆已入席，大伙儿看到我与云风同时出现明显都是一怔，但也只是瞬间的事情，很快，他们就神色自若地一一迎上来打招呼。云风站在我的左侧，淡笑着回应每个人，顺便一一替我引见，我也装作第一次见他们，微笑着向每个人行礼。

我在人群中一路向前，慢慢靠近正前主位。

"月儿，这是刑部尚书顾大人。"云风在一旁介绍道。

"早闻顾大人断案如神，云月今日得见大人，真是三生有幸。"我冲着站在我们跟前的顾墨之微弯了弯身，然后抬头道，不意外地看到

那小子的两只眼睛盯着我，眉毛大幅度地抽了几下，表情是说不出的怪异。

"云……小姐过奖了。"那小子脱口而出一个"云"字，然后立马声音有些走调地改口道，边说还边向我鞠了个躬。

我差点就爆笑出声，不再理他，跟着云风继续往前走，没走两步，就看到了柳宇同学，也就是给自己取字慕醉的那位仁兄，他神色颇为怪异地飞快扫了我一眼，然后躬身向云风行礼。

"月儿，这位是吏部尚书柳大人。"

"云月见过柳大人。"我向慕醉也微弯了弯身，那小子愣愣地看着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慌手慌脚地回了个礼，嘴巴动了半天，却一个字也没说出口。

不行了不行了，再这样下去，要么憋出内伤，要么我就要大笑当场了。狐狸啊，你快来吧，你一来大伙儿光顾着下跪拜你，我就可以趁机低头偷笑一会儿，你再不来，你的庆功宴说不准要被我砸场了。

一边的白絮杨也就是沉谙同学适时走了过来，怎么看都是这小子最坦然，他微笑着与云风打招呼，不等云风开口，便先对着我微一行礼道："在下白絮杨，这位想必就是云相的胞妹云月云小姐了吧？"

我笑得打结的肠子总算是正常了些，敛了敛神对白絮杨道："云月见过白大人。"

然后是陆程里，然后再是顾文修。陆程里就别说了，跟慕醉同学半斤八两有得一拼，而顾文修那老狐狸，自然是比沉谙还坦然了。

"月儿，这是穆大将军。"

"云月见过大将军。"

嘿嘿，终于轮到二林子啦。这里已经离正主位没几米远了，狐狸还没来，两边都没人，我冲着二林子使劲地眨了眨眼，这小子今天穿着朝服，看我们过来先是起身向云风点头致意，然后看到我向他挤眉弄眼的，慌忙将视线移向别处，这灯火映得每个人的脸都是红彤彤的，我自是没法分辨二林子有没有脸红。

一旁的公公引着我们在一早定好的位置上坐下。云风被安排在正主位左下首，我的位置在云风右侧，右下首的是二林子。狐狸显然特别吩咐过，其他人都是一圆桌一圆桌地分左右两排，只有狐狸、云风、二林子和我的位置是单独的，倒有些像早朝时候的排序。

现场很安静，但已不似刚开始那般，我目不斜视，依稀能听到那些人的窃窃私语。很快，便有太监高声叫道："皇上驾到！"

我随着众人起身，微低着头，面向正中主位，跪下，然后山呼万岁。

"众爱卿快平身吧。"狐狸懒懒的声音响起，有多久没听到这个声音了？在这一刹那，突然有些感伤，毫无来由，我不是应该兴奋开心的吗?

我跟着众人起身，感觉到前方那一直盯着我的视线，才微一抬头，迎上的却是云风肃然的脸。我慌忙低下头，转身默默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自从知道云月的娘临终前的嘱咐，我便明白，若我想跟狐狸在一起，云风会是第一个阻止的人。这可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听说今天早朝的时候该赏的已经赏了，该封的已经封了，云府也抬进了不少东西。因为不仅是民间传闻、坊间传言，似乎朝廷认定的事实也是如此：国难当头，宰相云风先献策，后又出使寒星，其胞妹聪慧无双?毛遂自荐游说天青，后在天青皇宫以一舞惊艳全场，天青王甚喜之，收为义女，赐名天汐月，封为汐月公主，最终成功说服天青，云相也成功说服寒星，天青、寒星假意与望月结盟，临战倒戈，与龙曜联手，杀了望月一个措手不及。救国，更是强国。云风身为宰相，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估计精神奖励没啥花头。二林子也是领了功受了赏赐的，但职位估计也没啥变化，顶多加个威风一点的称号罢了。唉，这地方，没有皇家血统的也就只能到云风和二林子那份儿上了，又从没有"封侯加爵"一说，看来下回可以建议狐狸改改这规矩，不然到了云风和二林子那位置，整个儿没了动力没了目标嘛！

"此次能将国之危机转为契机，不仅守土复能开疆，除在座各位爱卿之外，也有云爱卿胞妹的一大功劳。众爱卿也该有所耳闻，云爱卿胞妹亲赴天青成功说服天青结盟，巾帼不让须眉。朕以为，论功行赏，当不分男女，各位爱卿觉得呢？"

我没看狐狸，只听他坐在那边哇哇乱叫，奇迹啊，这厮对着众人一口气说这么多话，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平时他对着这帮臣子讲话，总是能精简就精简，能懒掉几个字就懒掉几个字的。

"皇上英明！"众人齐声回道。

"云月听旨。"狐狸懒懒地道。

我巴巴地起身，然后走到正中位置，朝着狐狸跪下，这厮居然亲自宣旨，我重重地哼了一声以示我的不满，然后开始暗忖，狐狸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云风胞妹云月，临危受命在前，以身涉险在后，救国于危难之中，实乃我龙曜开国以来第一奇女子。既无先例可循，朕今日便开例特封云月为我朝第一女议政，赐金印，官同一品，可参政、请奏兼监官。"

第128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2)

"民女云月，叩谢圣恩。"我跪拜谢恩，伸手高举过头顶接了李福递过来的圣旨，这才抬头瞄了眼狐狸，女议政？狐狸居然下旨让我参政？

他也状若随意地看向我，嘴角微微勾起，桃花眼盯着我，里面似有千言万语。半年多没见，有三个多月我都在昏迷中，或许这段时间于我来说不算长，但对狐狸来说，肯定不短吧，因为他虽然如常般慵懒地坐在正首上位，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他瘦了。耳边突然传来云风的轻咳声，我慌忙回神，起身坐回自己的位置。

狐狸为什么要我名正言顺地参政？不仅是今日在座的各位，龙曜国的百姓能接受吗？会不会因此示威游行或抗议造反啊？

"今晚宴会，众爱卿不必太拘礼。"

狐狸说完向李福摆了摆手，李福又对身边的人使了个手势，宴会便正式开始了。菜陆陆续续地端上来，很快摆满了桌子，我、云风和清林因为身前的桌子特别小，所以只摆了四五样菜，却显然都是特别吩咐过，都是各人平日里爱吃的。

气氛渐渐热络起来，也不知道那些人暗地里有没有讨论狐狸刚才的圣旨，我也管不了这许多，肚子饿了，赶紧吃些东西才是要紧，无奈今日人多，我又是女装打扮，所以只得故作优雅细细品尝。狐狸又赐了几道菜过来，我只敢偷瞄他几眼，没吃几口，便听他坐在那里，又开始唠叨了："来人，给众爱卿赐酒。"

我一口菜哽在喉咙里差点噎死。狐狸同学还好吧，想我在这里发酒疯不成？我哀怨地看着送上门的那杯酒，又哀怨地看着众人都举起了酒杯，我求救似的看向云风，他担心地看了我一眼，但因为是那狐狸亲赐的，一时也没法，我又求救地看向二林子，那家伙也担心地看着我，又转头朝狐狸的方向瞄了一眼，最后是一脸的爱莫能助。我撇撇嘴，闭闭眼，跟着众人一起举起酒杯，干了这杯酒。酒算不得烈，

但对我来说，已是极限，很快脸便开始发烫起来，我朝云风摇了摇头，他起身向狐狸躬身行礼道："皇上，臣妹不胜酒力，容臣先告退将臣妹送回府吧。"

"庆宴才刚开始，怎可少了两位爱卿？"狐狸连忙摇了摇头，一脸的不同意。

我只得起身，走到云风身边，轻扯了扯他的袖子，向狐狸也躬身行礼道："微臣不敢扫了皇上的好兴致，只是怕酒后失仪，请皇上恩准微臣到外边静静，吹些冷风喝点醒酒茶，过了酒劲再与各位尽兴。"

狐狸赞许地点了点头，桃花眼看着我，却盛满了笑意，我也不理他，只向云风安慰地笑笑，便避开人流，朝安静无人处走去。

行至一处假山旁，头已很沉，我靠坐在假石上，正对着静静的湖面怔怔发呆。夜风迎面吹来，意外给人凉爽的感觉，我伸手轻拍了拍脸颊，依旧很热。

"皇上真的要迎娶皇后了？"一个声音由远及近，假山后是一条不知通向哪座宫殿的过道，声音正是从过道上传来。我本以为此处清幽，前面宴会热闹而忙碌，该不会有人出现在此，没想到竟会听到这话。

我的心蓦地拧紧，或许在不自觉中还屏住了呼吸，却没有起身的力气，或许不是没有起身的力气，而是没有起身去问的勇气。

"是的，听说我们未来的皇后是寒星国的公主。"另一个声音由近及远，不仅比刚才的声音音量明显小了许多，而且还状似神秘地道。

我的心狠狠往下一沉，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抽痛起来。没再听到任何对话，不知是人已走远，还是我已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下意识地双手紧紧环抱住自己，突然觉得浑身发冷。

"公子。"

隐约听到有人唤我，我茫然地转过头，好半晌才看清夜风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我身边。

"公子？"夜风的声音里有一丝关心，看着我，眼神微惊，一手拉过我的手，一手探怀取出一个小瓶，便在我左手腕处小心地涂抹起来。我怔怔地随着他的动作将视线移到左手，才猛然看到左手腕上不知何时已被自己抠出血来，而我却没有疼痛感。

"公子，主子在养心殿等你。"

我看着已被涂上一层薄薄药膏的手腕，脑海里却反反复复回响着刚才听到的那两句话。之前心里便隐隐觉得不安，为何狐狸总是一再强调我的安全比结盟更重要，皇位和江山于狐狸而言有多重要，我的心里清清楚楚。结盟事定之后也曾分析推测过，狐狸这样，必是有了万全之策，这万全之策，难道就是与寒星公主和亲，不仅求得寒星的结盟，还顺便让寒星也一道说服天青结盟吗？

"走吧。"我轻声道，移步跟着夜风向养心殿走去。刚才的赐酒是狐狸有意为之的吧，目的就是现在的单独相见。他有事找我，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是否该开口问他娶后的事？

第129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3)

一路没有碰到人，我微低着头，右手紧紧握着自己的左手，没再开口说一句话。

养心殿外只有李福一人候着，见我过来，忙躬身迎上来，恭身轻声道："云大人快请进，皇上等着呢。"

我微一犹豫，举步入内，夜风与李福并没有跟进来。

我没走几步，身前人影一闪，闻到一股熟悉的龙涎香，下一秒便被拥入一个熟悉的怀抱。狐狸！我从他怀里才一抬头，他便俯下脸来，嘴唇紧紧地贴上了我的唇。

如有电流瞬间贯穿全身，我一时失去思考能力，只能跟着那眩晕甜蜜的感觉不断飞翔。

狐狸微喘着气离开我的唇，我醉眼迷蒙地看着狐狸，忘了半年多的分离，也忘了在假山后听到的话语。我双手环着狐狸的脖子，整个人都软软地挂在他的身上，不仅是脸，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燃烧，看着狐狸也同样微醉的神色，看着他已然有些消瘦的下巴，终是忍不住唤道："大哥！"

声音喑哑，是因为心里的涩然，还是刚才未灭的激动？

狐狸软软的炙热的嘴唇又贴上我的唇，比刚才更热烈更缠绵。呼吸愈见浓重，他的手紧紧搂着我，好似要将我嵌入他的身体，我能清晰感受到他身体的变化，心下三分迷乱三分紧张三分害怕外加一分小小的莫名的期待，心跳声大得好像能在胸口产生回音，唇畔禁不住溢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呻吟。狐狸蓦地离开我的唇，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浑身失了骨头一般，头靠在他起伏不定的胸口，化成一池温柔春水。

"浅浅……浅浅……浅浅……"耳畔有人不停呢喃，声音轻得好像是来自内心的呼唤。

我无语，只将脸深深地埋在他的胸口，眼泪却猝不及防地落下来，一滴一滴，染湿他胸前的衣服。

好半晌两人都没再说话，直到狐狸握住我的手，拉着我一径往里走，在一张堆满奏折的案几前停下，然后拥着我入座，将案几上的茶递到了我跟前，温柔地问道："头还晕吗？"

我伸手接过，摇了摇头，然后小口小口地喝着。好像是不太晕啊，今天很奇怪呢，怎么说也是大半杯酒，居然只是短时间的发热与头晕，这会儿倒像是没事了。难道我的酒是狐狸做过小动作的？狐狸既然想到用这一招制造我们单独相处的机会，那杯酒就肯定做过手脚，既不会让我醉倒，又料定我决计不想在这种场合出丑，必会谨慎地提出离席小休片刻。

"大哥这样离席没关系吗？"我将茶喝得干干净净，方小声问道。

他却不回答，一径把玩着我的头发，仿佛那里有让他恋恋不舍的东西，手指与发丝紧紧缠绕，另一只手轻抚上我的脸颊，桃花眼此刻专注地盯着我的脸，亮如星辰，叹息般道："浅浅真美！"

第一次在狐狸跟前恢复女儿装，第一次听到狐狸夸奖我的外貌，我也仔仔细细盯着他的脸，忍不住伸手轻轻触摸。他却拉下我的手，揽着我转了个身，让我背坐在他怀里。

"这个时候，处理政事？"我对着案几上那几沓厚厚的奏折诧异地问道。

他不语，一手拥着我，一手却伸到书桌上，掀起那堆奏折旁的一块红缎子，一卷圣旨赫然入目，然后他慵懒性感的声音在耳后响起："浅浅看看吧。"

我狐疑地转头看了眼身后半眯着桃花眼突然笑得一脸欢愉与温柔的人，然后伸手拿了那道圣旨，置于桌前摊开。

"咳咳咳……"我没喝水，可是看清这圣旨的内容却忍不住轻咳了起来，呜呜呜，狐狸搞什么东东啊，这圣旨居然是册封皇后宣布大婚

的！男主人公是他，女主人公是我，还说什么发皇榜昭告天下，掐指头一算，一个月后就要完婚的。

"浅浅好像不愿意啊？"狐狸的手紧紧地勒着我的腰，没错，绝对是勒没错，力气大得好像要将我活活勒死，说起话来还满含警告意味。

"是……不是……"我一时结巴，狐狸居然就这样下了婚旨，都没求个婚什么的，我一拒绝又成了抗旨，但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答应啊，而且，而且他不是还有个寒星的公主吗？

"那我怎么觉得浅浅不开心呢？"他修长的手指来来回回在我的小拇指上游移。小拇指上有曦岚的护魂留下的痕迹，在宫灯的映衬下，隐约可见。而左手腕上有我刚才抠过的血痕，如今手腕翻下，掩着衣袖，他浑然未觉。

我缩回手，偷偷翻了个白眼儿，半年不见，他依旧敏感得一塌糊涂，单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好像是男人，狐狸是女人。我叹了口气，忍着心头不断泛起的酸意，微微涩然道："大哥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浅浅愿意将大印盖上吗？"他看着我，桃花眼里有丝期待，更多的却是笃定，微微一笑，然后伸手，将玉玺交到我手里，难得地温柔而认真地问道。

第130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4)

我怔怔地望着手中的玉玺，又转身看了看桌子上的圣旨，这才发现原来那道圣旨还没盖上大印呢。难道不是"霸王娶亲"？难道只要我不愿意，狐狸真的会将那圣旨暂时搁置？我低下头，真的可以在这里安定下来，真的可以和眼前这个人结婚过日子吗？

"浅浅？"他双手捧着我的脸，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道，声音里似有些紧张。

"那么寒星国的公主呢？"我终是问出了口，既然到这份儿上，总不能装傻充愣，或者当什么事也没有。话一出口，我的心却提了起来，甚至害怕，惊醒般怕极了听到我最最不愿听到的消息。

他却轻笑出声，眼里一道莫名的神色闪过，复又恢复温柔，用鼻子蹭了蹭我，亲昵地道："浅浅相信大哥吗？"

几乎是下意识的，我点了点头。

"那么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当真，不要胡思乱想，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说完他便用期待的眼神盯着我手中的玉玺。

我看着眼前的人，心里一时间思绪万千，其实我心里的疑问我心里的那道关，不是一个寒星公主的问题，而是这整个后宫的礼制。

"大哥，我很贪心。"喜欢他，就是单纯的喜欢，而且不想躲避自己的心意。但如果想在一起，需要面对多少问题，我不是没想过。心里其实有些没底，因为要面对的不仅是礼制，是云府，最最重要的是狐狸的心意，他是否会如我一样，一生只愿得一人之心，携一人之手，只与一人共白首？昏迷醒来后，我好像突然明白自己可能会永远留在这里，再也回不去了，那么现在面对自己的终身大事，面对这个真心喜欢，或者互相喜欢的人，是不是也是坦白的时候了？我微微犹豫地继续道："要么没有，要么全部。大哥能懂我的意思吗？"

"我若不是和浅浅一样，后宫又岂会至今无人？"他又伸手把玩着我的头发，在瞬间便明白我所有的心思，坦然地道。

我的心底蓦地涌起一股暖流，视线却渐渐模糊起来，说不出一句话。他用手指轻轻拭去我的泪，紧紧拥着我，声音温柔得似能慑人魂魄，"可是不只是这样。浅浅，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喜欢后宫的生活，每日里你都会觉得闷觉得烦觉得无聊透顶，所以浅浅，你不仅会是我的皇后，只要你喜欢，你依旧可以做那些你喜欢的事。"

所以才会有那道圣旨吗？我以为狐狸固然喜欢我，但也不可能如此了解我，不会明白我所有的心思，不能理解我所有的想法，可是不是这样的，狐狸不仅了解我，还将这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

"大哥！"我将玉玺扔回桌上，伸出双手紧紧环着他的脖子，将脸埋在他的肩窝。狐狸这样的人啊，既能想到这一些，也必能想到因这些决定而需面对的所有压力与阻力，我相信他，相信他能处理好这一切。

"咳咳。"殿门外转来轻咳声。

我惊得一下子抬头，顺势滑下狐狸的膝盖。狐狸却依旧坦然地坐着，只是一脸好笑地看着我惊慌脸红的样子，我这才发觉自己太紧张了，拿眼狠狠瞪他。真是的，这是在养心殿，外边有夜风和李福守着，刚才那声音不是小夜的就是李福的。

狐狸见我镇定下来，这才懒懒地开口道："什么事？"

李福低着头躬着身进来，走到狐狸身边，却是半凑近狐狸用很低的声音说了几句。我在狐狸身后三步远的地方，一句话也没听清，只是端看李福这谨慎的样子，料想不是小事。

"浅浅先别回宴会，乖乖等我，知道了吗？"他的神色倒无异常，看了眼案几上的圣旨和玉玺，又看了我一眼，转身便朝外走去。

"小夜，发生什么事了？"狐狸一走，我便巴巴地跑到殿门外，问守在外边的夜风。照理这种时候，如果不是大事，狐狸该不会扔下我走的。

"属下不知。"说这话的时候，这小子的神色明明有丝微不可查的怪异。

"小夜，那我们跟去看看？"我一脸谄媚地建议道，边说还边抬脚往外走。

"主子吩咐，不能跟去，也不能回庆功宴。"这小子一下子闪身到了我跟前，害我险些撞进他怀里。

"那去别的地方吹吹风总行吧。"我径直绕过他，便朝外走去。

在皇宫里晃荡晃荡，每每想靠近那灯火辉煌的宴会现场，都被小夜同学用身体挡住去路，我无奈，继续在御花园外围晃荡。

"月儿！"我正晃荡至一棵大树旁，斜刺里便听到一声呼唤。我诧异地转过头，果然看到云风从左前方缓缓踱步过来，他抬眼看了眼夜风，一点惊讶的神色都没有，清俊的脸上是惯常的兄长温情，声音透着丝宠溺，继续道："月儿好些了吗？跟哥回去吧，你离席这么久，大家都等着你呢。"

夜风却先我一步闪身至我跟前，一不行礼二没打招呼，直接向云风不冷不热地道："她还不能回去。"

第131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5)

气氛突然显得很诡异，我明显感觉到这两人不对盘，又或者说其实是狐狸和云风不对盘？我慌忙伸手扯了扯夜风的衣袖，然后向云风道："哥，我还有一些事，等一下就回去。"

"月儿现在就跟哥回去吧，这里的事，不该是月儿插手的。"云风说完，就来拉我的手。

我眼前一花，夜风便挡在了我与云风的中间。我忙扯住夜风，怕他俩一急就动起手来，心里略略有些不安地问道："哥，发生什么事了？"

狐狸刚才扔下我走了，云风现在又说这样的话，难道真的发生什么事了？可是看这两人的样子，这事又该和庆功宴无关。

一时间云风与夜风两人都不说话，只互相打量少顷，便见云风先笑道："吾妹奉旨参加庆功宴，如今在这皇宫里乱跑，坏了规矩犯了大忌，再不收敛，之前立的功也抵不上这过了。"

云风说完，出手疾如闪电般握住了我的手，而我的另一只手，却被夜风紧紧握在了身侧。

"都松手，还是你们想在这里动手？"我轻轻挣了下手未果，忍不住微怒道。

那两人互看一眼，几乎同时松了手。我正待再说几句，却隐隐听到远处有人在叫人，"主子"那两个字虽然很轻，但那声音却直直撞上我的心口，让我一下子怔在原地，待回过神来时，我已提着裙摆凭感觉拼命朝声音的方向跑去。

"月儿！"

"公子！"

两个声音同时响起，两个身影同时出现在我身前，可我心心念念的却是那个声音的主人。小白！小白怎么跑到皇宫里来了？虽说小白是失踪的二皇子，流言不能当做证据改变他的身份，所以他若回来，

自是可以正大光明名正言顺地进皇宫。可是他与狐狸的关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爆发而有所改变，那么小白突然跑来是因为什么？李福的耳语--狐狸刚才该是为了小白的事吧！

"让开！"我一边用手去推身前的人，一边大声道，"小白，小白，大哥，大哥！"

我不是上帝，也不是滥好人，但小白不一样，我们共同历经生死，我救过他，他也救过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相见，那已是半年多以前的事了，当时在曦岚宫里，我告诉他我的身份，告诉他我在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做过的伤害他的事，那时候他眼里的恨、眼里的痛、眼里的悲，此刻想起，心里依然又是懊悔又是酸痛。"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你都是我的主子。"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自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而我答应他的要还他一个清白，到如今都没兑现。

"小夜，让我靠近些，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小白没事的话我不出现，好不好？"

我不知道小白来这里是为什么，但我凭直觉知道这时候小白回皇宫肯定有事。夜风看着我，神色有丝犹豫，却依旧摇了摇头。

"哥，哥，求你了，哥，你放开我！"我本想推开云风，结果反被他握住手，我想挣开，他却丝毫不松劲。

"主子！"小白的声音又传来，这一次距离好像近了许多，声音是从未有过的大声与嘶哑。

"放开我！夜风，哥，小白不仅帮过我，还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视而不见！"我用力甩手，竟意外挣开了云风的手，才一抬头，夜风却伸手拦在了我胸前。我低头，抓过夜风的手便狠狠咬下去，嘴里迅速涌进一股腥味，我松口松手，夜风却纹丝不动，手腕上被我咬过的伤口此刻正往外流着鲜血，他却好像没看到也没感觉到。

"浅浅？"狐狸突然出现在身前，一把揽住我，眼睛危险地半眯起来，看了一眼夜风的手腕，又抬眼向云风看去。

可是我却顾不得狐狸了，我只看到不远处云白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却被狐狸的两个暗卫拦住，三人动手，云白似不堪一击地向后退着，即使如此，他依旧拼了命想向我们所在的位置靠近。

或许是狐狸因着小白的关系而有所交代，或者御花园里的庆功宴太热闹，所以此刻这里除了我们几个，外加紧跟而来的李福和狐狸的四五个暗卫，竟没再看到旁人。

"住手！小白，你受伤了？"我挣脱狐狸的手，一径跑到云白跟前，他一手抚着胸口，脸色是异样地青白，嘴角似有血迹，看着我，眼神竟是欣喜的。

"我没事，我只是有东西要给你。"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虚弱。

什么东西非要小白在这个时候到皇宫来交给我？是因为我的昏迷，是因为我一直在云府根本没法得见，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一出吗？

我点点头，依旧有些担心地再次确认："小白，你真的没事吗？你要给我什么东西？"

"主子，这东西我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拿给你。之前你赶去望州城，那时便想将东西交给你，只是待我赶到望州城外，你已经离开了。"他看了周围的人一眼，微有些冷峻地说道。

第132节：第二十八章·皇宫夜宴(6)

小白竟然知道我赶到望州城外去看曦岚的事，而且他巴巴地赶过去，却不巧错过。我还在想着这些，狐狸却先我一步开口道："你们都退下。"

"皇上？"不仅李福，那两个近卫都面有疑色，紧张地看着小白。

"退下！"狐狸的声音难得地严厉，那几人只得躬身退下，包括云风和夜风，只余我们三人。

"我也不想让你看到这东西。"小白看了狐狸一眼，神情复杂，声音又冷了许多。

"放肆！"狐狸一把将我拉到他身侧，对着云白也冷声道。

小白没说话，只看着我，似在等我的回答。

小白是救过我的人，就算在我向他坦白我对他做的事后，他也不曾做出伤害我的事，如今他巴巴地赶到皇宫来，急着要给我一样东西，我不知道他身上的伤是不是与这东西有关，但这东西应该对于他来说很重要吧。

"大哥，你能避避吗？"我抬头看向狐狸，小心地请求道。

"浅浅！"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小白，桃花眼眸幽如深潭，神情却是拒绝。

"大哥，相信我一次好吗？"

他眼里的挣扎如此明显，我伸手牢牢地握住他的手。他微怔，反手紧了紧我的手，终于点了点头。抬眼看向云白，没有说话，可是那眼神，却能让人遍体生凉。狐狸的桃花眼里竟也有这样冷厉的眼神，这是我从未见过的。

"主子请随我到羽煌宫走一趟吧。"小白也不理狐狸，只看着我说道。

羽煌宫？羽煌，那不是小白的真名吗？

"不行！"我还没开口，狐狸急忙道。

小白只是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说一句话，眼里是深深的哀痛，一如我第一次看到他时那般，带着隐隐的绝望。

"让我跟他走一趟吧。他救过我，我不会有事的。"

我看着狐狸，说得很坚定。

狐狸半眯着眼看我，又打量了下小白，好半晌才握紧我的手，轻声道："我让人守在羽煌宫外，有什么事你叫一声就行。"

我点点头，待他松开我的手，然后示意小白在前领路。一路沉默，除了我与小白，还有几人跟在我们身后，小白倒也没有在意。时隔两年多，他又回到了皇筚，现在的他会是何种心情？我虽不能感同身受，至少可以理解。所以我也一直没主动搭话，只跟着他往皇宫西侧走去。

走了近二十分钟，小白才停下脚步，我跟着站定，抬头，"羽煌宫"三个大字在微弱昏暗的宫灯下隐隐散发着暗金光芒。宫门外只有两个侍卫守着，一眼望进去，里面漆黑一片。若是在当年，这里该是整个皇宫最热闹的地方吧？

那两个侍卫看到小白皆是一愣，一时不明白该不该行礼倒慌了手脚，幸好李福适时出来将他俩斥到一边，又嘱人进羽煌宫点了宫灯。我接过李福手上的宫灯，这才跟着小白进去。其余人都留在外面，狐狸远远地站在阴影里，在夜幕中让人瞧不真切，我却能感受到他的视线一直在我身上。

雕楼玉砌，物是人非，那本应金碧辉煌的羽煌宫如今却处处透着苍凉。

"小白……"我有些迟疑地开口。

我以为他会触景生情，起码也该发一会儿呆，可是没有，他只是向前走着，穿过不小的院子，径直走到了那一排房间前。听我唤他，也不回答，只在正中那间房前站定，然后似有些迟疑，手微颤，轻轻推门，吱呀一声，在这静谧的羽煌宫里显得格外突兀。

"小白？"我提着宫灯，跟在他身后进屋，难道小白要给我的东西是在这屋子里？

他依旧没说话，却接过我手里的宫灯，转身挂到左侧一角的灯架上，我趁机略略打量了一下房间，布局雅致，细微处竟颇见心思，如今虽少了人气，却不难看出这屋子当年的温馨。

"父皇驾崩之前曾立了份遗诏，可惜那份遗诏还没来得及诏告天下，就不翼而飞了。"他站在灯架旁，背对着宫灯，似自言自语道。

我心里一惊，且不去理会遗诏的事，这时候小白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小白你不是说有东西要给我吗？"我装作没听见，忙转开话题道。

他看了我一眼，眼里似有丝挣扎，却又转瞬即逝，快得好像从未出现过。

"小白？"我的右脚忍不住往后退了小半步，是错觉吗？刚刚小白眼里的挣扎是错觉吗？我的心开始不安起来。

"主子是担心我会伤害你吗？"他垂眼看着我落脚的位置，明显注意到我刚才后退的那一小步。

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小白从未伤害过我，而且他到现在还叫我主子，我怎么可以不信任他？

他蓦地抬眼看着我，脸上却是自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有了笑容，是那种淡淡的浅浅的笑容，好似太久没笑，这个笑却显得有些生硬，笑容里有些哀伤，却又明明含着欣喜。

"小白？"我突然觉得头很晕，眨了下眼，眼前的人影瞬间模糊起来，我想出声，却发现根本开不了口，在我彻底失去意识之前，只朦朦胧胧看到小白脸上带着笑容向我走来……

第133节：第二十九章·远别离(1)

第二十九章·远别离

我神色复杂地看着坐在对面的小白，时隔大半年，当初那一头参差不齐的短发已齐肩长了，显然未经过任何修剪。我看着他，心里是说不清楚的感觉，也无法开口说话，只能软软地靠坐在马车里。

除了怪自己，我还能怪谁？对于身边的人，我总是不愿意去防备。这番大意，不是今日才有，是我二十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一时根本改变不了。可是可以一直不改变吗？我苦笑。

天已大亮，马车早已驶出了龙州城。在皇权争夺战中，二皇子会突然失踪，那么是不是说明了皇宫与龙州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是狐狸无法控制的？而且小白掳走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看样子倒不像是想用我来要挟狐狸。

马车一路前进，小白始终没有看我。我大概是中了软筋散之类的毒，所以才会浑身无力，莫说跑路了，连开口都不能，也不知小白将会带我到哪里去，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除了乖乖地待着，我一时也没法应对。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依旧是那一身衣裙，可是没有了凤兰玉佩，狐狸还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吗？

说到凤兰玉佩，独处的时间这么短，狐狸没提，我也没问，那玉佩，应该回到狐狸的手中了吧？

我浑身无力，而且饿得前胸贴后背。马车适时停了下来，我抬眼看了看小白，他终于面向我，可是眼睛依旧不看我，只俯身将我抱下马车，进了一家钱庄。我费力地抬起头，才瞄到那钱庄竟是"银月"。

钱庄里一个客人也没有，唯有一个貌似掌柜的中年人和一个伙计。那中年人一看到我们，忙侧身引着小白往钱庄里面走。我们穿过不小的厅堂，又穿过不短的走廊，来到一个清竹环绕的小院落。

中年人推开门，就退至一旁，小白抱着我进门，我抬头想环视一下房间，却意外地看到屋里站着一个人，那人本来背对着我们，听到

声响蓦地转身，正与我的视线相对，我惊得心好像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强自镇定了下来，脸上尽量恢复平静。

竟然是张德！

"快将公子放下。"张德一看到我，略有些焦急地说道。

小白也不和张德打招呼，一言不发地将我抱到椅子上放下，有一缕头发拂过我的脸颊，他却丝毫不觉，从始至终眼睛都不看我一下，只向张德点了点头，就转身大步朝外走去。

我的心揪痛了一下，不由得闭上眼，用力深吸了一口气，再睁眼时，恰好看到那中年人端了饭菜进来。我用期盼且委屈的眼神看了看张德，又盯着桌上的饭菜，示意他我要吃饭。我如今浑身无力，总得吃点儿饭保持一下体力吧。

张德看了我一眼，稍一犹豫，就伸手给我喂了一颗药。很快似有一股热流涌遍全身，我微动了动手，虽然不能一下子生龙活虎，但至少恢复了不少力气。我忙坐直身子，然后一边吃饭，一边找话探情况拖时间。

"德叔有事找月儿，回云府便是，怎么如此大费周折？"

他沉默了一会儿，方道："请公子尽快用完膳，马上就要赶路了。"

"赶路？去修若？"我抬头看着张德，半眯着眼，轻声问。

"是的。"他低头躬身回话，态度不卑不亢。

"父命不可违，爹何必如此？"

既然是回修若，那肯定是云老头的主意了。从狐狸与小白争皇位，狐狸登基，小白失踪，然后云府买官，再到狐狸任命云风为宰相，接下来狐狸又趁我出使天青的机会彻查了云府，而现在，狐狸正欲下旨与我大婚的时候，小白突然出现，劫走我，又将我交给张德，然后赶去修若……这一切是否说明小白与云老头有一定的关系？

他依旧微低着头，却不说话。

我暗自叹了口气，慢悠悠地吃起饭来。宴会那晚的事也没有那么简单，这之中肯定发生了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云老头会费尽心机将我带离皇宫，带离云府，是不是也有云风的原因？这个哥哥为了娘生前的遗愿，既不愿意我被带回修若，也不会同意我嫁给狐狸，所以云老头、云风、狐狸心思各异，就害得我被劫来劫去？

如果云风站在我和狐狸这边，那么现在我是不是会是另一番处境？

我抬头看向屋顶，琢磨着夜风还要多久才能找到我。

"公子，得赶路了。"张德站在我身侧，轻声道。

我深吸一口气，看了张德一眼，起身朝门外走去。外面已站了两排我从未见过的侍卫装扮的人，前面是三辆一模一样的马车，那中年人走上前，撩起中间那辆马车的车帘，我便识趣地上了马车。

第134节：第二十九章·远别离(2)

照理，狐狸应该知道我被劫，若他知道云府的底细，只看云风的表现，就会想到我的去向，然后下旨层层把守城门，严查出入人员等。没想到一路过去竟出奇的顺利，除了我无意识昏迷不知怎么出的龙州，其余的城门均未设岗严查。真不晓得是那夜在皇宫又发生了什么，还是我们赶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进了修若，更是畅通无阻。我是第一次到修若，修若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简直就是天然的防御屏障。顺势而下，又是平原绿洲，肥美之地。听说修若的最西边是大漠黄沙，戈壁无垠；而最东边，却是滨海临岸，别有风情。我见识过天青的美丽、天山天湖的神奇，没想到迄今为止我最最不待见最最不喜欢的修若，竟比天青还美丽。

一行人到达修若皇城修州，已是半个月之后的事了。我像是被人遗弃了，除了张德，没再出现一个熟悉的人。进了修州，居然也不去云老头的根据地灏王府，而是直接被送进了皇宫。

"德叔，这是？"虽然我并不愿意去灏王府，但皇宫也不是什么好地方，甚至比灏王府还难应付。

"这是皇上的旨意。时候不早了，公子就先歇息吧。"张德说完，干净利落地转身，还顺手替我掩了门。

我环视了一下房间，典雅大气，摆设别致，而那张木制大床，刻满了类似于图腾的花纹。倒也没人进来伺候什么的，夜已经很深，一路又赶得急，我累得不行，也不作他想，和衣躺在了床上。

梦中小白拿着一道圣旨，冷笑着让狐狸选择一个，是我，还是那道遗诏？狐狸却不说话，只欺身向前，瞬间出掌挥向小白，我来不及惊呼，就被小白拉到身前，眼看狐狸的掌即将落在我胸前，抬头想看狐狸的眼睛，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白色身影，他正转身对着我微笑，嘴角有一丝血缓缓而下……

"曦岚！"我被惊醒，大叫着坐起身，捂着胸口，抬眼却看到床前站着一个人，一身浅灰棉袍，微白的双鬓泄露了他的年龄。他正兴致盎然地看着我，倒有几分慈眉善目的味道，笑容也还和蔼可亲，可惜眼里却含着审视的意味。

"月儿给皇爷爷请安。"我忙跳下床，理了理衣裳，行了个跪礼。

这里是皇宫，张德应该在屋外守着，能不打招呼就直接进到这屋子里，再结合眼前这人的年龄来判断，此人应该是修若王。看到他，我有些意外，见识过云老头的风采，我以为他老爹更甚，而且会是天青王那一类型的。狐狸是妖艳的，天青王是阴厉的，而眼前的修若王则是笑里藏刀型的。

"起来吧起来吧，小丫头眼倒是挺尖的。"他依旧笑眯眯的，带着好奇看着我，这神情，倒有三分老小孩的感觉。

"多谢皇爷爷夸奖。"我甜笑着起身，把自己想象成超级无敌乖宝宝。

在龙曜皇宫，有狐狸罩着；在天青皇宫，有曦岚罩着；可是在这旮旯儿，我能指望云老头吗？我又迅速瞄了眼跟前的人，笑得更没心没肺了，心里却是唉声叹气的，想拉皇帝做靠山，这事儿可不容易办到啊。

"可是小丫头，你还没认祖归宗呢！"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好心地提醒道。

我想我肯定笑抽了一秒，然后才恢复乖宝宝的甜笑，汗！做皇帝的果然都是这德行！看来套近乎也要循序渐进，才能让人更自然地接受啊。

"皇爷爷可以不承认月儿，但在月儿眼里，皇爷爷就是月儿的亲人，血浓于水，亲情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月儿本还以为这世上只剩爹和哥哥两个亲人了。"说到最后，我的声音越来越轻，颇有伤感之意。

"在这里，可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他摇了摇头，似喃喃自语，边说边往外走。

我跟在他身后，吐了吐舌头。皇宫是啥地方我还是晓得的，我这不是在您老面前装纯洁博得好感吗。

出了门，门外一众人等跪倒行礼。我跟在修若王身后，正踌躇着该不该跟着众人再次下跪，却见他丝毫没有停步的意思，只径直向外走，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依旧小心地在后面跟着。

"丫头昨晚睡得可好？"我那笑里藏刀的皇爷爷突然停下脚步，貌似关切地问道。

我虽困惑却依然乖乖地答道："嗯，还行。"

"那丫头现在饿吗？"

我摸了摸瘪瘪的肚子，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

他看着我，似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然后转身边走边道："就让你先吃点东西吧。"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奇怪？还有刚才这老老头（云老头已经是老头了，那他爹只能是老老头了，汗！）的表情也很奇怪啊……

我心存疑惑地就着丫环端来的热水漱了漱口，洗了把脸，然后梳好头发，又吃了早餐，就跟着老老头出门了。

我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一直在一旁打量着我，弄得我都没好意思多吃些。

第135节：第二十九章·远别离(3)

"丫头，进去吧。"老老头在一幢单独的圆形小城堡型的屋子前停下，转身向我示意道。

我眨巴了几下眼睛，进去？这小城堡门口这么多侍卫，我进去干吗？

"进去做什么？皇爷爷不一起进去吗？"我又瞅了瞅那小城堡，抬头看了眼老老头，状似天真地问道。

呜呜呜，可是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了心头。

"丫头，你若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承认，就必须过这一关。"他还是笑眯眯的，眼里却是不容置疑的坚定。

我颇有种无力感。晕啊，又不是我想来这里的，我也不稀罕你们的承认，把我送回去才好呢。可是眼下的情景，我能这么说吗？当然不行了，云老头也不知死哪儿去了，叫张德把我送到这里来，他倒又不管我的死活了。

"这一关，如何算过？"认命吧，认命吧。

"丫头，你从这北门进，若能从南门出来就算过关。"

"这房子里有什么？"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总不可能就是让我跑次龙套吧？

"圣灵兽，我修若的圣物灵兽。"

我险些摔倒在地上，整个人都有些哆嗦起来。呜呜呜，老天啊，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吧？真有圣灵兽啊，我还以为只是传说呢。听说修若的圣灵兽，是活了三百多年的妖怪，它好像会吃人的啊，泪奔！

我的小命可不能丢在这里啊！我也顾不得规矩，急忙跑上前拉住老老头的胳膊，一脸楚楚可怜外加害怕，就差哭着求情了，"皇爷爷，月儿不会武功的啊！"

"丫头，不进去怎么知道自己不行？"他倒意外地没避开，任我拉着他的胳膊，依旧笑眯眯地道，"再说，到了这里，进比退更容易。"

我黯然地松了手，是啊，进了皇宫，又岂是我想退就能退的。

他貌似满意地看着我，向侍卫打了个手势，这才拍了拍我的肩膀道："皇爷爷在南门等你，去吧。"

侍卫引着我走向所谓的北门，我一步三回头地看着老老头，希望他突然良心归位能饶过我这一回，可惜他没有，直到我走到北门前，侍卫打开了门，我都没听见老老头喊停。

我确定我是被推进门的，因为我根本没挪过脚，门瞬间在我身后合上，我伸手去推去拉，纹丝不动。

小城堡其实不大，我站在里面，就能看到对面的那道门--也就是老老头说的出口，三四十米的距离。屋里摆设一应俱无，虽是夏天，却不觉得闷热，地上甚至还铺着薄薄的羊绒毯，中间一个巨大的金色的毛茸茸的东西背对着我，身躯庞大无比，但在听到声响的瞬间，已蓦地起身，并迅速转过身直直地盯着呆愣着的我。

天哪！这是什么东东啊？浑身长长的金毛无比亮泽，体积是我的两倍，像狮子又不是狮子，眼睛也是金色的，现在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呢！怎么办？我身上没有武器（圣物啊，有武器也不能往它身上砍吧？它的命肯定比我值钱多了，哭），又没武功，看那架势，不用它挥爪捕击，就那身躯，压也能把我压死！

我不自觉地后退，脊背死死抵着门，一时也想不出该怎么办，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屏住呼吸紧张地看着那劳什子的圣灵兽的一举一动。

我与它对视了近十秒钟，它的眼睛比我的大，比我的亮，还比我的凶狠。我一动不动，尽量不去招惹它，它却一步一步地向我走近。

它走过来的动作很慢，却有一股逼人的气势，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如果我撒腿逃跑的话，肯定会被它一爪子拍死！可是不动的话不是照样也会没命吗？我突然想到了装死，听说有些肉食动物是不吃死人肉的，而且它是这么高贵的圣物灵兽，肯定也不好这口儿。想到此，我立马躺在地上，背对着那一步步靠近的怪物憋着气装死。

虽是闭了眼背对着那怪物，但我依然可以感觉到它站在了我身后，貌似还弯下身凑近我，那浑厚的气息喷在我的耳际，吓得我汗毛都竖了起来。

如此这般僵持了几秒钟，耳畔的气息突然消失，我心中暗喜，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又装了近十秒，感觉危险好像暂时解除，我决定偷偷睁眼瞄瞄形势，再想脱身之计。

眼睛才睁开一条缝，我就看到一个尖尖的爪子已伸向我眼睛正前方，而且距离似乎越来越近。呜呜呜，我的眼睛，我好不容易变成美人的小脸蛋儿……我下意识地抱着头一个翻滚，却撞到两个毛茸茸的东西，我顺势向上看去，原来是那怪物的两条腿！

天要亡我啊！连一只关在屋里的怪物也这么狡猾，如今我被它逮个正着，而且还是自动送上门的，怎么会这样？它的一只爪子就放在我肚子上，稍一用力就能将我踩扁，可是我却连反抗的机会也没有。张牙舞爪地挥舞了半天，那怪物也不用力，就用这种姿势看戏般地盯着我。我终于忍不住，又急又委屈，开始大哭起来，"臭狐狸，死狐狸，还说要娶我，我现在快要死了，你就娶鬼去吧！"

第136节：第二十九章·远别离(4)

我一边哭一边抱怨，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自己有多狼狈，那怪物的一只爪子还放在我身上，我趁机想将它推开，虽说那爪子本也没用力踩我，却任凭我如何使尽全身的力气推，它都纹丝不动。脖子上一抹清凉滑过，我哭得更伤心了，两只手胡乱地抹着眼泪，将云老头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个遍。

一个温热暖湿的东西在我脸上一扫而过，我吓得一个激灵，竟忘记了流泪，睁开眼愣愣地看着那个怪物伸长舌头来来回回地在我脸上舔了三次。

"要吃就吃，要杀就杀，舔我做什么啊！"我一边擦着脸，一脸怒道。我想我大概是疯了，这个时候居然跟这怪物说话，还发飙，简直是找死。

它倒没一爪子将我拍死，反而收回那搁在我肚肚上的爪子，忽然像个温顺乖巧的小学生，两只爪子腾空，直起身，坐在我身边，金色的眸子盯着我，却没了最初的凶狠劲儿。

我一下子蒙了，手忙脚乱地爬起来，跑出十米远的地方，坐下来，看着金闪闪的庞然大物，怪声道："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那大家伙坐着，看着我，明明眼神好似听懂了我的话，却愣是一个反应也没有。

"英俊潇洒帅气高贵的圣灵宝宝，你让我从那里出去好吗？"我指着那道门媚笑道。

它突然甩了甩头，将它头上、脖子上长长的金毛甩得飞扬起来，金色的眸子异常热烈地看着我。

我晕，难道是不同意？

"圣灵宝宝，你是不是太闷，想有人陪啊？"这大家伙不会是太寂寞，好不容易瞅着有个人进来，就不愿意放人出去了吧？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一时气极，蓦地站起来，指着它大声问道。

呜呜呜，好像一旦没有了危险，我就又恢复了本性，典型的欺善怕恶啊！那大家伙也跟着我起身，两步窜到我跟前，惊得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上。我好不容易稳住身子，忙用手拍了拍胸口压压惊。那大家伙猛地伸出一只爪子，搭在我的肩头，头凑到我胸前，张嘴照着我的手就咬了下去。

"啊！"我大声尖叫，六指琴魔，不对不对，如果手指被咬掉，是少了，而不是多了，那就要成九指新娘了，哭啊，痛啊！

痛？好像没有预期的痛感啊？我猛地睁开眼，那大家伙根本没咬我的手，只是咬住了我胸前的衣服。该死的色狼！我一掌拍去，它头一歪，刺啦一声，我的衣服就这么被扯破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声尖叫，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蛮力，就将那大怪物推开，然后闭上眼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拼命往南门冲去。

我闷声撞在一个暖暖的东西上，感觉自己满脸满嘴都是毛。呜呜呜，天要亡我啊！还没跑出十步，就被那大家伙逮了个正着，难道真要命丧于此了？

第137节：第三十章·醉月公主(1)

第三十章·醉月公主

一个温热暖湿的东西又在我脸上一扫而过，不知是吓的，还是气的，我边哭边冲着那怪物大喊："要吃就吃，要杀就杀，三番两次地舔我做什么啊！"

那怪物不做声，也不动，依旧站在我身前，我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你说哪个穿越女像我这么命苦啊?

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来来回回地折腾，上上回差点被暗杀死，上回差点被下春药折磨死，这回更离奇了，九成九要死在一个动物的爪子下，这让我情何以堪心又何甘啊?

我哭得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就死过去了，那怪物竟又用舌头舔了我一下，我愤而用泪眼瞪着它，却蓦然看到怪物举着一只爪子到我眼前，上面赫然挂着一条项链，链绳已断，怪物的爪子抓着断绳的两端，链坠垂了下来。

链坠是一把小锁，金色，细看之下质地竟与曦岚的护魂相似。那链子是我的--严格说来，应该是小白给我的。

那日我跟着张德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竟在怀里发现了这把小锁。细细思量，我在参加庆功宴的时候身上并没有这东西，后来小白劫了我将我交给张德后，我已清醒，张德也没交给我任何东西，所以，这小锁应该是小白放在我身上的。

如此看来，他在皇宫说有东西给我，估计就是这个。难道小白说去望州找我有东西交给我，并不是借口，而是事实？可是小白又为何要劫我，这东西又有何用处?

我试探地伸出微颤着的手，去取那条项链，心跳得像在擂鼓。怪物看着我，眼里竟有一抹温驯，见我伸出手，居然将爪子抬到我手的上方，然后松开。我摊开手掌，小锁圈着红丝绳落在我手心里，红色与金色交错，竟隐隐感觉是种极致的辉煌。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刚才我躺在地上害怕得边骂狐狸边哭的时候，脖子上有微凉的东西滑过，原来是小锁坠滑到了脖子上，然后这大家伙突然就乖乖地收起爪子坐在我跟前，我跟着坐起，链坠又滑回了胸前，所以当我向它大吼的时候，那怪物突然扑过来，还用爪子扯破了我胸前的衣服。

其实它想要的，不是我的衣服，也不是我的命，而是我胸前的小锁坠。

可是小白送我这东西，和修若国的圣灵兽有什么关系？看其质地，这锁坠会不会与护魂也有关系？

我将小锁坠重新挂在脖子上，随意地将红绳在后颈处打了个结，对面的圣灵兽温驯地看着我。

我试探性地伸了一根手指轻轻地碰了碰那大家伙的长金毛，没有不良反应；我又用手指轻轻地戳了戳那大家伙，它金色的眸子看着我，也没有恼意；我微微哆嗦着轻轻地抚了抚大家伙的背，它又甩了甩头，长长的金毛有几根拂过我的脸，惹得我打了个喷嚏。

"圣灵宝宝，我现在还有事，明天再来陪你玩，好吗？"大概猜到了这小锁坠和金毛怪物的关系，又看了它刚才的表现，我一下子安心了许多，边说边往外走。

它一声低吼，突然窜到我跟前，速度之快，害得我险些又撞到它身上。

"我现在真的有事，外面还有人等着我，要不明天、后天、大后天我都来陪你玩？"

我拍了拍胸脯，又拍了拍那大家伙的脑袋，然后绕开它，向南门走去。这回它倒不吭声了，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边。我走到那道门前，发现跟我进来的门一样，我从里往外推也不行，拉也不行，那门也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我踹了一脚，它纹丝不动，反而弄得我的脚差点抽筋。我只得一边伸手用力拍门，一边大叫："开门！"

好半天我才听到咔嗒一声，门锁似松动了一下，我看着有些红肿的手，往后退了点，看着门被推开一小半，我转身向那大家伙挥了挥手，将胸前被它撕破的衣服整理了一下并小心护着，然后朝外走去。

刚走到门口，我就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天哪，这个排场，也太大了吧！为啥南门这边有这么多人？而且大家站在那里的原因好像都与我有关。原来不是只有老老头一个人吗？看他们一个个衣着光鲜的样子，再反观我自己一身的狼狈，窘！

一个金色的影子突然窜到了我跟前，身后却是咣当一声巨响，我下意识地回头去看，还好还好，我以为门倒在地上了呢，原来只是重重地撞在了墙上。我放心地回过头，那大家伙站在我跟前，倒好像要保护我，那些侍卫想冲上来又害怕丢了小命，只是以半包围之势围着我们。

老老头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却在云老头躬身说了几句之后停下了脚步，然后云老头代替老老头走了过来，不过也没越过侍卫的包围线，就停在那里了。而剩下的那几个皇子公主打扮的人全都是一副震惊的表情。

"圣灵宝宝，快回去，你出来做什么？"我忙拉了拉那大家伙亮泽的金毛，有些奇怪地问道。它却不理我，半弓起身子，对着身前的那些人怒吼一声，那声音，那气势，啧啧，那叫一个惊人啊。

形势一下子又变了，那些侍卫不再包围我们了，而是突然护在了老老头身前，动作身形那叫一个迅猛。

"月儿，怎?能让圣灵兽跟着你出来？"云老头站在我们对面，臭着一张脸，沉声厉斥道。

晕倒！又不是我让这大家伙出来的，云老头你没长眼睛吗？没看到是你们所谓的圣灵兽自个儿从我身后窜出来的吗？我委屈地走到大家面前，撇着嘴道："你还不乖乖进去？"

它看着我，突然蹲下身低下头呜呜地低吼了几声，又将它的长金毛甩得飞舞起来。看它似是委屈的表情，我突然有些不忍心，毕竟它

窜出来好像是为了保护我的嘛，我正待蹲下去好好哄哄它，老老头的声音却传了过来："丫头，你能跟圣灵兽交流？"

我转身，看着渐渐走近的老老头，以及随着他亦步亦趋跟近的众人，有所保留地道："好像可以沟通一点。"

老老头笑眯眯地看着我，貌似赞许欣喜地点了点头，眼睛里却闪过一道精光。我打了个激灵，它不是圣灵兽吗，难道以前都没和在场的人交流过？可为什么我就能跟它交流，难道是因为小金锁？

"丫头，既然你能跟圣灵兽交流，而且它也愿意为你踏出这房子，你就是我修若国最为尊贵的公主。"

公主？有没有搞错啊，人家是你的孙女，你封我做公主，那我叫云老头是爹还是哥啊？

"皇……皇爷爷……"我有些哆哆嗦嗦地想说些什么，刚张嘴就被云老头一瞪，竟说不出来了。

"丫头先去梳洗一下，换身衣裳，等着皇爷爷的封旨，去吧。"他笑着说完，还特意吩咐了人小心侍候，又说去取什么衣裳过来，反正只看那几个人的神色，我就明白似乎又招惹到麻烦了。

"那它呢？"

"就跟着丫头你吧。"

我不再说话，还是先将自己收拾妥当了再说吧。我随着领路的宫女，看着跟在我身侧的金色大家伙，有这样一个伴儿，心里还是有些欢喜的。

第138节：第三十章·醉月公主(2)

我被封为"醉月公主"，其实也算不得破例，在修若皇宫，庶出想认祖归宗须先征得圣灵兽的同意，也就是进那小城堡还能有小命出来的，就可名正言顺地成为金枝玉叶。

如今我不仅活着出来了，还破天荒地让那个大家伙跟着一起出来，又能跟它交流，它也认定了追随我，依照先例，我就是修若国最为尊贵的人了。当然这"最为尊贵"，我想自是除皇上、皇后以外，所以我虽不是老老头子女辈的，但按修若律法，可被特封为公主，而且还是有封地的公主。

我的封地是醉月城，老老头将修州东边据说是土肥人美的一座城池赐给了我，我的封号也就以封地城池命名。我知道这是一项殊宠，老老头的那些女儿虽名为公主，却无一人有封地，此次他将醉月城封给我，我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想想又要遭人嫉妒，我宁愿不要这一切。

如此一来，我倒不用再担心回灏王府了，被封了公主，自是住在皇宫里，而且是住在距离老老头寝宫最近的醉月宫。

修若皇家的办事效率远胜于天青，我在天青虽被下旨封了公主，但正式的祭天认祖等相关仪式却因随军出征耽搁了，一直未完成正统的仪式。而在修若，下旨之后十来天，恰逢一个所谓的黄道吉日，这些仪式就在云老头的监管督办下顺利完成了。

我又过了近一个月的公主生活，每日里除了待在醉月宫，就是到老皇帝和老皇后的跟前报到，陪他们聊天，外加每天早上陪老皇后用早膳，偶尔也和她一起享用午膳和晚膳。虽身为公主，我其实连个懒觉也没得睡。不过相比云老头这样的中年人，我觉得还是老年人更亲切可爱一点，虽然我不知老老头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他是真的很疼我这个孙女。每天陪老皇后用早膳在别人的眼里

无疑是天大的恩宠，对我来说却是件苦差事。唉，人与人的价值观总是有这么大的差别。

天气渐渐转凉，几场小雨过后，就有些冷了起来。

我趴在窗台前，望着远处的花园怔怔发呆，画栏桂树悬秋香，本该让人欣喜的那抹嫩黄此刻却刺痛了我的心。为何两个多月了，我却没有收到关于狐狸的任何消息？夜风也从未出现，好像他们从我的世界里突然消失了，一时竟找不到任何痕迹--除了那支墨玉凤簪。凤兰玉佩虽不在我身边，七彩琉璃镯也在庆功宴那晚留在了云府，可是这不是他们音信全无的理由。我在这皇宫里无法与外界联系，难道他们的音信也同样跨不过这四周的高墙？还是被其他什么重要的事情耽搁了？

"夭夭，你真的活了三百多年了？"我转过头看了眼身后的大家伙，继续趴在窗口发呆。

夭夭，金夭夭，这是我给它取的名字。它没吱声，只是凑上前来用舌头舔了舔我的手，又用头蹭了蹭我。

天有些阴沉沉的，好像已经有雨丝飘了下来，不然我的脸上怎么有了些许湿意？我长长地叹了口气，低头，伸手抱住夭夭，叹息道："把自己关在屋里这么多年，以后我走了，可不许这样。"

它转过头在我脸上舔了一下，又呜呜地低声呜咽起来，我将脸埋在它长长的金毛中，然后笑着抬头，拍了拍它的脑袋道："好，我若走了，也将夭夭一起带走。"

夭夭是修若开国皇帝的宠物，听说曾数次救过开国皇帝的命，所以被视为圣物灵兽。自开国皇帝驾崩后，三百多年来，夭夭就一直待在那座小城堡里，不愿生人靠近，也不愿走出那个房间。也曾有人遭遇我这样的考验，不过下场比较凄惨。对于这种传闻，我半信半疑，除非那几个进去的和我一样没武功，不然像曦岚和夜风那样的，上哪儿还不是自由来去？

可是，既然夭夭都这么重情重义，能将自己关在屋里三百多年，狐狸又怎么会说没音信就没音信，说放手就放手了呢？更何况他从未说过放手！那么肯定是狐狸遇到什么麻烦事了。还有曦岚，不知他怎么样了？凯旋天青后，不知他是如何向天青王交代我的去向的？

我正待转身回床上躺一会儿，夭夭却先我一步箭般冲向花园，并伴着一声低吼。

"夭夭！"我大喊着跟出房，见夭夭往北门冲去。

虽到这里一月有余，但我还是不习惯宫女的贴身侍候，所以平时她们只守在屋外，只有夭夭在我身边。夭夭很警觉，一旦有陌生的气息靠近，它就会在第一时间飞扑向目标。当初这醉月宫里的宫女、太监都被夭夭吓得不轻，也是经过大半个月，夭夭才适应了这些人在醉月宫里来回忙碌。

夭夭止步，却依旧朝着北门怒吼。我走过去，捋了捋它的金毛安抚了一下，它才安静下来，半弓着身，金色的眸子警觉地盯着北门。

"谁？出来！"我朝着北门冷声喝道。北门不是宫女、太监平日进出的地方，所以平常大都是锁着的。醉月宫的侍卫听到夭夭的吼声，早就护在了我身前。

第139节：第三十章·醉月公主(3)

没有回音，我沉声对侍卫道："你们都退下。"

走近北门，我将门缝下露出的几不可见的白色一角慢慢抽出，是一张折成条形的小素笺，摊开，只有四个字：王安可信。

谁是王安？又是谁传来的纸条，竟连个署名或表明身份的提示都没有？这字体我确定自己从来没见过，而且在这修若皇宫，谁会用这种方式帮我？

我带着满满的疑惑回到屋里，将纸条撕得粉碎，然后先替夭夭洗了个澡，自己也泡了个澡，吃完晚饭就休息了。躺在床上，我琢磨了一下白天收到的纸条，还是想不出这送纸条人的立场与身份。

翌日一早又陪老皇后一道用膳，这是我被封了公主以后每天雷打不动要做的事。今天老皇后好像有事，吃完早餐也没拉着我聊天，我心里高兴，忙屁颠儿屁颠儿地告退。回到醉月宫后，我又爬回床上睡了一个回笼觉，午饭后躺在软榻上一边抚弄着夭夭的长金毛，一边出神发呆。

"公主。"门外传来贴身侍女衍儿的声音，"皇上来了。"

我从软榻上一跃而起，惊得夭夭也起身抖了抖毛，然后优雅地进入备战状态。我懒得理它，匆匆走出门，果然看到老老头径直朝我这方向走来。

"月儿给皇爷爷请安。"我忙迎上去行礼请安，老老头突然过来，竟然也不提前通知一声。我搬进来的第一天，他特意过来看望过我。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不知今日又是何事引得他亲自动身？

"起来吧。"老老头随口道，率先向屋里走去。

我急急跟上，先老老头一步进屋安抚夭夭。夭夭比我预想中安静了许多，或许是不止一次与老老头有过接触，所以并未飞扑怒吼。老老头在桌边坐下，我亲自泡了壶茶，斟了一杯给他。

"丫头可还住得习惯？"老老头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环视了一下房间，笑眯眯地问道。

"这里是月儿的家，岂有人在家还不习惯的？再说皇爷爷、皇奶奶都这么疼月儿，吃好穿好住好睡好，反正什么都好，呵呵。"

我说得乖巧，老老头脸上的笑容就越发和蔼了，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继续问道："在龙曜，云相的贤名真是丫头成就的？"

"月儿不敢。"我忙答道。

虽说我已被接回了修若，但替兄出仕、出国游说的事，云老头只怕早就跟老老头汇报过。可是一个多月了，我无数次与老老头碰面吃饭，他却从未问及我在龙曜的生活与遭遇，这让我一度很是迷茫，总不可能费尽心机把我劫到修若，就为了封我一个公主当当吧？今天老老头突然到访，还问起这个问题，我明白，我的平静日子又快离我远去了。

"丫头，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这是是或不是的问题。"老老头看着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我心里一颤，颇有种头大的感觉，然后讪笑着，似是而非地点了一下头。

"丫头怎么会有这些主意、这些政见和改革良策的？"老老头的笑容更深了，眼睛看着我，一眨不眨。

我脑中警铃大响，直觉不妙，抬眼飞快地瞄了老老头一眼，立马明白他是爷爷，更是皇上，皇上的问题是必须要回答的，所以我不能装傻。我心一横，向老老头眨了两下眼睛，方貌似老实地答道："月儿哪里懂这些，当初都是请教哥哥的。"

阿门，亲爱的云风哥哥，我这样说，应该不会害了你吧！

"哦，是吗？"老老头的目光依旧紧紧盯着我，这话似很随意地脱口而出，既没生气，也不像是相信我话的样子。

其实我这话也是半实半虚，当初我真的是经常跑到南竹苑去找躺在病床上的云风，问一些朝堂之事，他知无不言，而且个人见解颇

深，总是细心替我分析利害关系，我才能一步一步安然走过来。所以，哪怕云老头向老老头坦白我替兄出仕，他也不能肯定当初的科举六部以及一系列的政改就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一想到此，我就安心了，忙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突然叹了口气，看着我微微地摇了摇头。我一时也不好说什么，话既已出口，主意既已打定，就没什么好后悔的。我执了茶壶，将老老头的茶杯添满，甫一放下茶壶，老老头突然道："既然如此，丫头可知你现在这身份意味着什么责任与宿命，可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的话意味深长，说完，端起茶杯喝了口茶。

"身份是前提，是一种认可。而责任与宿命，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你想争取什么、想得到什么、想保护什么而不得已的妥协，所以最终宿命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或者说，至少有一半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问我公主的责任与宿命是什么？不就是结婚吗？不就是一场关乎政治利益的联姻吗？可是若我根本不在乎这公主的身份，那么即便派我去和亲，我想我也不会轻易屈服，更有法子尽量逃脱吧！

第140节：第三十章·醉月公主(4)

"那丫头倒说说，你的责任和宿命是什么？"他倒不生气，反问道。

"月儿的责任就是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地活着，不让爱我的喜欢我的关心我的人担心难过。至于宿命，若说人的宿命，其实永远只有一个，只是在向这宿命不断靠近的时候，我们可以努力争取过程是悲是喜，是精彩抑或是苍白。"

"人的宿命，其实永远只有一个？"老老头重复这句话的时候，脸色微变。

我看到他微白的双鬓，满是皱纹的脸，猛然想起老老头已经六十六岁了，在这个医疗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地方，这个年龄已是高寿！我慌忙跪下，拜身道："月儿口无禁忌，请皇爷爷责罚！"

我低头跪在那儿，感觉到老老头的视线一直在我身上游移，却不开口说话。良久，直到我的膝盖微微酸痛了，他才蓦地开口道："丫头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起来吧。"

他似神色一松，但整个人看起来竟有疲惫之色，更显老态。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老老头又怎么能不明白？或许从未有人在他跟前提起过这些，所有的人在他跟前从来都只说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他会下意识地避开这些问题。历史上的君王，能有几个不是在皇位上坚持到最后一秒？但凡在这位置上的人，莫不在心底祈求能长生不老，又能有几个人看得透，能如天青王那样想提早让位给曦岚好让自己再享几年清福？

"丫头，不如从明日开始，你随朕上朝，在朕身边，做修若开国以来的第一位女言官吧。"他突然冒出来这样一句话，而且眼睛微垂，并不看我，脸上的笑容却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我险些摔倒在地，不敢置信地叫了一声"皇爷爷"。

"撇开大半年的云相生涯、出国游说的经历，丫头不是还被封了龙曜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议政吗？还是丫头觉得修若不如龙曜？"我确定老老头说这话做这安排是另有目的的，或许还和我刚才的那番话有关。

"月儿不敢，月儿遵旨。"我忙跪下，朗声道。

老老头似满意地点了点头，起身嘱咐了几句明天需注意的事项，就回去了。我还有些晕晕的，恭送老老头出去之后，才冲着分外安静的夭夭喃喃自语道："怎么办，夭夭？怎么我突然又要去上朝了？"

夭夭突然伸出长长的舌头，在我的脸颊上一扫而过，待我回过神时，脸上徒留下湿湿的黏黏的液体。

"金夭夭！"我一边用衣袖在脸上、眼上抹着，一边怒喝道。

夭夭却一反常态站起身又将长金毛甩得飞扬起来，金色的眸子热烈地看着我，似有支持鼓励之意。我顿时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我说要上朝它这么激动干啥？转念一想，又突然有了信心，我怕什么呢？若是老老头想设计我，何需这么麻烦？

以我现在的身份与境遇，若想让自己过得好，过得惬意，过得自在，最好的办法要么是逃离，要么就是顺从。逃离这条路迄今为止还不现实，那么我别无选择。

是夜，我略略有些紧张兼兴奋。翌日一早，天才蒙蒙亮，衍儿就唤醒了我，她替我收拾妥当，我就跟着老老头派来的一名公公前往大殿。

我身上的衣服是昨晚老老头命人送来的，月色官样长袍，唯有那条宽腰带竟是淡黄色的--比老老头龙袍的颜色淡了些。假冒云相时金印紫绶的尊宠，如今只这一条腰带，就说明了一切。

我是根据老老头的交代，先在他的寝宫外等他，待陈寿出来传话让我进去，我才敛神进门。老老头已经洗漱完毕，一袭龙袍衬得平日和蔼的笑脸多了几分尊贵与强势。他满意地看了我一眼，道："丫头，随朕一起吧。"

老老头的寝宫直通修元殿，我跟在他身后，心里嘀咕着：虽说昨天下午有圣上口谕了，但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被封女言官的事呢，我待会儿出现在大殿上，会不会把人吓晕？大家会不会联名上书把我轰下台？真要那样的话，就好玩了，我顺便也可以看清形势。在这儿上朝不似在龙曜，没人提前向我介绍人物与背景，看来是想让我自学成才。

"皇上驾到！"伴随着一个尖细的声音，连接老老头寝宫与修元殿之间的那道门被打开，我尾随着老老头步入大殿，待他坐上龙椅，就遵照他的交代，站在龙椅左侧。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群臣俯拜，山呼万岁。

修若果然比龙曜强多了，单从这早朝的人数就可得知，下面跪着的竟有三十余人。

"平身吧。"老老头自进入修元殿，脸上的笑容就已隐去。

众人起身，左右两排，为首的正是我的太子伯伯和父王同志，前者一袭杏黄龙纹朝服，后者一袭蓝色绣金龙绘云纹朝服。众人看到我时，眼里都是一惊，太子伯伯和云老头的眼里也不平静，唉，老老头果然啥都没交代，也玩了一出先斩后奏的游戏。

不过他是皇上，做出的决定合不合规矩另计，他做决定本来就是不用跟人禀奏的。所以，他现在直接在这朝堂之上公布了，"今日开始，醉月就是我朝的言官了，就跟在朕身边。"

说完这些，老老头抬眼示意太监陈寿?陈寿出列，当朝宣读早已备好的圣旨，无非就是正我的名，让我兼任言官一职，至于我兼任言官的一应品级俸禄等等不变，依旧保留公主时的待遇，等同于王爷。

满朝文武听完圣旨后一时连个吭声的也没有，既没有谏言哭天抢地、义正词严地说不合祖宗规矩，也没有狗腿地大呼皇上英明，一时间修元殿里的气氛颇有些尴尬。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云老头，也就一秒钟的时差，太子伯伯也反应过来，两人躬身垂首的刹那，众人依样画葫芦地行礼，大殿内复又

响起整齐划一的拍马屁声："皇上英明，恭喜醉月公主！"

再抬首时，众人的神色已恢复如常，我站在上方，本想一一打量个遍，结果连太子伯伯都恢复了如常的儒雅高贵，看向我时，脸上甚至还带有招牌式的亲切笑容。至于云老头，唉，我替他造的福真是太多了。

第一天上朝，我这言官自是无话可说，看着下面几人的请奏，也无甚大事。其间云老头的目光似不经意地扫过来好几次，看来他对老老头的这个决定也很意外。

第141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1)

第三十一章·大叶苍

下朝后，我跟着老老头回皇帝寝宫。所谓的皇帝寝宫，我所到过的三个国家都是一样，不仅连着早朝的大殿，也是集书房、卧室、客厅于一体的豪宅。老老头竟没第一时间差我回去，他坐在书桌前，书桌左侧堆着两大摞奏折。

我乖巧地走过去，一边研墨，一边道："皇爷爷，要不先用些早点吧？"

每日五点左右上朝，七八点钟下朝，和我以前一样，上朝前我顶多喝了几口清粥，这时候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所以我想老老头应该也饿了吧。

"丫头饿了？"

他看着我缓慢地研墨，脸上又有了笑容，不似早朝时的威严。我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问："皇爷爷不饿？"

老老头好一阵乐，也没回答，嘱咐了陈寿几句，他便躬身退下。少顷，两个宫女端着两个大盘子进来，放在书桌左侧的案几上，随后退出去了。

"先吃吧。"老老头起身，我忙屁颠儿屁颠儿地跟上，自那两个宫女进来之后，我的视线就没离开过盘子里的早点。

我坐在老老头身边，心满意足地吃了个饱。他倒没吃多少，不知是年纪大了胃口不好，还是这样的早点他早就吃腻了。吃完稍稍休息了几分钟，老老头就又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丫头过来给朕读读这些奏折。"我沉默地站在桌边，看他翻着一张又一张的奏折，没过多久，他忽然放下奏折，看着我，神态间有一抹疲惫。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老老头露出这种神色，平日里他笑眯眯的似乎精神很好，可是终究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了，人永远逆转不了自然规

律。

我接过奏折，开始一张一张地读了起来。我读完一张，就交给老老头，他就在奏折下批复，然后我继续读下一张，如此这般，将那两大摞奏折处理完，已经过了午膳时间。站得脚酸倒是其次，我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难得地感到脱水--口水！

"皇爷爷……"我的嗓音微微有些沙哑，而且头有些晕眼有些花，不知是没睡足，还是站累了饿晕了，立马开口想闪人。

"一道去你皇奶奶那里用膳吧。"老老头起身，看了我一眼，人显得格外有精神，笑眯眯地道。

我忍不住抽了下嘴角，这所谓的言官，自己的意见还没发表，倒先做了回小秘。本想着老老头让我做言官，说不定是看在我在龙曜的表现赏识我的才华才做出的决定，原来他是被我昨日那句话刺激到，深刻领悟到自己年纪大了这个事实，人一旦服老，就会多替自己打算。多替自己打算？好不祥的预感啊！

"丫头？"老老头走出三步，回身看我未动，神色微诧。

"呃，来了来了。"我忙收回思绪，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老老头朝中宫走去。

到得中宫，才发现除了老皇后，云老头也在，而且似早就有了安排，这两人都还没吃饭。行礼传膳，四人入座，不过太子伯伯不在倒是让我有些意外。我让宫女给我倒了一杯茶，一饮而尽后又示意宫女满上，根本没理会其他三人的目光。

"皇上，丫头今日第一天上朝，你都让她忙什么了？到现在连午饭还没顾上吃，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了几大杯茶。"双鬓微白，面目慈祥，和老老头一样，他的正牌老婆也总是一脸的微笑，带着关切与和蔼，两人倒颇有夫妻相。老皇后看着我狼狈的样子，话带微嗔。

第142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2)

"皇奶奶，"我又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用衣袖抹了一下嘴巴，这才舒坦了些，道，"月儿第一次上朝，人都还不认识，能忙什么啦，最多是听听看看，心里学习。"

下意识地，我没说读奏折的事，我想或许老老头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年老易累，可能视力也有些下降。而且我也没说，读奏折是最快了解修若朝堂现状的途径。

果然，老老头闻言向我点了点头。云老头又适时开口道："父皇，您太宠月儿了，给了她这么多殊荣，会将她宠坏的。"

我听得汗毛一竖，差点一口菜卡在喉咙里下不去就咽气了。我抬眼看向老老头，貌似他与老皇后对我确实优待了点，我也很想听听原因，却见老老头脸一板，声音里破天荒地含着一股怒气道："你还说！这么些年丫头都在龙曜，若不是朕跟你说，你就准备一辈子将她留在龙曜，一年只看她三五回？"

我张着嘴，手一松，筷子夹着的菜在距嘴巴五厘米处落下，恰好掉在碗中。搞了半天，原来是老老头将我"召"回修若的，并不是云老头的本意啊！

"父皇……"云老头的脸上第一次出现尴尬的表情，似有些惭愧，而且只喊了一声，就没了下文。

我的嘴巴张得更大了，手中的筷子也险些握不住。这太惊人了，云老头这张阴暗的脸上居然还能有这种表情--像是一个孩子做错事被父母训话！但这神情也只是昙花一现，他就恢复如常了。

"好了好了，别说了，快吃饭吧。"老皇后慌忙打圆场，于是四人又若无其事地吃起饭来。

吃完饭已是丑时，我迫切想回醉月宫好好补一下觉，于是向老老头、老皇后行礼告退。正待走人，没想到云老头也适时起身告退，本

来老皇后差了她的贴身侍女瑾香送我，云老头却开口留下瑾香，说有他就行，无奈之下，我只好与云老头一道走出中宫。

"没想到父王居然和韩家一样，站在龙羽煌这边，是因为他也是二皇子吗？"没办法，我和云老头的单独对话从来都是火药味十足的。

"龙羽煌？"他冷笑，看来他并没被我的话刺疼，"龙曜国谁当皇帝都一样。"

我一惊，如果云府不是和韩家一样，那么小白那样做，难道是互相利用的一笔交易？小白想得到什么？云老头想把我送到修若，何必弄得如此复杂？

"用这种方式带月儿回修若，父王不觉得亏了吗？"

"不用这种方式，难道让你跟那皇帝大婚吗？"他转过头盯着我，我没回视，但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审视的目光。

云老头竟知道那晚狐狸会拿那道婚旨征求我的意见！云老头迫不及待地将我劫出皇宫，难道是狐狸打算征得我同意之后，在庆功宴上宣布那道婚旨？

"大婚不好吗？月儿终究得嫁人，即便现在身为修若国第一公主，最终也不过是一场利益联姻罢了。"如果云风是为了娘亲的遗嘱，用一种自以为对我好的方式让我远离皇宫，那么云老头这样做的目的呢？我本以为，我这样一个不被他看重的没名分的女儿能成为龙曜的皇后，他该乐见其成才是。

他不语。我转过头，只看到他的嘴角微微扯出一个弧度，像是正在冷笑。

"醉月公主，在我身上加了这么大的一个筹码，父王的野心可真不小，或者说，修若的野心，真不小。"我猛地惊醒，即便是老老头召我回来，但云老头对我的处境与境遇，可谓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在狐狸宣布我们的婚事前大费周折地将我送回修若，还煞费苦心地让老老头封了我做公主，很显然，他不满足于我只是龙曜的皇后！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我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吗？比龙曜皇后更吸引人

的身份会是什么？我突然有些喘不过气来，醉月宫前面右转便是，我站在路口，向云老头道了个万福，"父王，月儿回宫了，父王慢走。"

也不管他的反訂，我说完就朝右走去，直到进了醉月宫，直到夭夭扑到我身边，用鼻子蹭了蹭我的脸，我才突然松了口气，抱住它，蹲下身，将脸埋在它的长金毛里，好半晌才调整好情绪。

第二天上朝，依旧没人对我任言官一职进谏啥的，想起在天青，天青王认了我做女儿，封了我为公主，进谏的人一批又一批，好些天才消停，而在修若，从我被封公主到任职言官，自始至终都没人明着进谏反对，看来老老头这皇帝，当得是相当成功。

不过我也明白，或许大家只不过是表面上平静接受这一事实，心里却是不赞成的。

第三天上朝的时候，我已能识得修元殿里的那些官员。老老头让我读奏折这一招很管用，我不仅记下了那些官员的名字、职责，更对他们现在的工作状况有了大概的了解。

"皇爷爷，这张奏折是孙奉常请旨秋祭的事。"下了朝，我依例待在老老头身边，替他看奏折，我已经从最初的按部就班地读奏折，到了现在看完奏折后归纳一下内容说给老老头听。三天来，我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老老头的身体十分疲惫，人前精神，人后疲累，而且视力有明显退步的迹象。

第143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3)

"秋祭？就按老规矩来。"老老头抚了抚额头，第一时间答道。

"依照旧例。"我边说边在奏折下批复。唉，忘了说，从今天开始，不仅要看奏折、读奏折，我还要替老老头写批复。修若国一年春秋两祭，春祭五谷丰登，秋祭国泰民安，这都是几百年的规矩了，真搞不明白这样的事为什么还要专门写张奏折上来，这不是增加老老头的工作量吗？

我坐在书桌左侧，将批好的奏折放在左边，伸手又拿了张奏折过来，仔细查阅。

"呃，这张奏折……"我看着手中的奏折，一时有些无语。

"怎么了？"

"呃，皇爷爷，这张奏折是张太仆奏请向叶苍换取名驹--千里白驹，然后以此配种，试验改良我国马匹品种等相关事宜的。"汗！听说过叶苍闻名天下的宝马--千里白驹的种种风采，但牵匹马配配种这种事也要写一份奏折来请示吗？这么上纲上线的，到时候你若配出个骡子来，看你怎么办！

"丫头，今日初几？"老老头倒没我这么愤愤不平，突然问了个这样的问题。

"初十，八月初十。"我本来也不知道这日子到底过到猴年马月了，可是从上朝开始，我又记起了日子--因为这关系到休假睡懒觉的问题！

"让他等几天，叶苍的千里白驹应该已经起程了，不必特意跑上一趟。"

啊，老老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在心里嘀咕着，还是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意思在奏折下写了批复。

"过几天，叶苍的使者就该到了。"他似喃喃自语。

叶苍的使者？我抬头看着老老头，将刚才批完的奏折放在左侧，不明白这时候叶苍的使者来干吗？不过老老头没再多说，我也不好意思细问，反正到时候人来了就知道他是何来意了。如今我每天跟在老老头身边，前朝的一些事，大多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掌握。

回到醉月宫，我刚吃完午饭，衍儿就回话说内监总管大人拨了个人到醉月宫，这会儿亲自领了人来求见。

我乏乏地斜躺在软榻上，一边把玩着夭夭的长金毛，一边淡淡地道："该走的赏，该留下的领过来瞧瞧。"

不一会儿便有脚步声轻轻传来，我安抚了一下夭夭，抬眼看向来人，他微低着头，三十岁左右，白白净净，看起来倒还老成。

"奴才王安，给公主请安。"

我心里一惊，想起前几日收到的那张神秘纸条，赶忙坐起身，仔细看着眼前的人，王安，他就是王安？

"起来吧。"我压下心中疑惑，闲闲地问道，"你原来是在哪儿当差的？"

"回公主，奴才原来一直在修仪殿当差。"他依旧躬身回话，从始至终都没抬过眼。

那不是老老头平时摆家宴及设宴招待贵宾的地方吗？以他的年龄，在修仪殿应该有不少年头了，如今他被调到我的宫里来，究竟是谁的主意？究竟有什么目的？这样一个人，真的可以为我所用？

"衍儿，你领着王安下去，好生安排一下，以后他就在我跟前侍候了。"

"是，公主。"

两人退下，我又靠回软榻，想着那张素笺，想着刚才的王安，该不会又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吧？且不管王安是谁费心安插在我身边的，还是让他为我所用的好。

凭感觉，我认为王安不会是云老头安排过来的人。且不说云老头和老老头一伙，按云老头的行事作风，若要在我身边安个眼线，自然

也不可能提前通知我。

接下来的几天，我不仅在朝堂上张望，还有意到各个宫里串了一下门，一时也找不到那个送纸条的人。他是何身份，又是站在何种立场，我一概不知。而狐狸和曦岚两边依旧没有消息，云风也是音信全无，夜风依旧消失，清林就更不用说了。我看着夜幕渐渐降下，叹了口气：你说这叶苍使者不会狗血地来和亲吧？如果真是那样，我该怎么办？这偌大一个皇宫，谁是靠得住的？那个王安？

和亲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连续几夜都睡得不安稳，这日清早起来我就觉得有些头晕目眩。虽然身体有些微不适，但我依然坚持上早朝，下朝也还是担任老老头秘书的工作，只不过说话的声音比平常小了许多。回到醉月宫，我只喝了点清粥，就躺到床上休息去了。

不一会儿，来了两个御医，说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来为我诊治，我颇觉意外，这一早的头昏脑涨，难道老老头皆看在眼里？看在眼里也不让我提前"下班"，明明很没人性，却又找了两个御医来替我看病，又显得格外有人性，真矛盾！

两个御医对着我"望闻问切"了好一阵子，额头冒汗地出去写了药方及注意事项，然后就出门向老老头汇报去了。当然，他二人额头冒汗自不是因为我的小病，而是害怕夭夭--从他们还未进门就开始怒吼外加张牙舞爪的修若圣灵兽金夭夭同学。

第144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4)

不一会儿，我的醉月宫里抬进了N多珍贵药材，通通都是老老头吩咐了要我好好补身子用的。我满脸黑线地瞄了眼那一大堆东西，心想当饭吃还能吃上半个月呢，当药吃岂不是要吃上一年半载了？

晚饭时，老老头居然亲自过来看我，听御医汇报说是秋寒受了点凉，并无大碍，老老头这才斥责了宫女、太监几句，嘱咐了好生照顾我，又急急地回去了。

晚餐依旧是清粥，衍儿端来的两大碗药我只一闻就偷偷让王安倒掉了。本就没什么病，晚上早点睡就行了，吃那苦药干吗？如此这般，几日之后我又是生龙活虎的一条好汉了。

这日下朝，我正替老老头读奏折，陈寿躬身进来，走至老老头身边一阵耳语。可怜了我这个没丝毫内功的人，耳语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清。陈寿刚说完，老老头就起身，边往外走边道："朕有事，丫头今日早些回去吧。"

我放下手中看了一半的奏折，慢腾腾地起身，然后磨蹭着往外挪，心里却十分好奇，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老老头也不透露点内幕，真是枉对我这个他跟前的大红人了。

下午，王安终于探回来第一手资料，说是叶苍的使臣已经到了皇宫，向老老头献了好几匹千里白驹，外加一堆叶苍的土特产。叶苍的宝马名冠六国，其余五国皆是垂涎不已，只是叶苍是六国中最为强大的，再怎么垂涎那也只有羡慕的份儿，所以这回老老头喜得宝马，当场龙颜大悦。

"王安，可有听说这次叶苍使臣来访所为何事？"我斜躺在软榻上，一手抚着天天的长金毛，随意问道。

他第一次抬眼迅速往我这边看了一眼，开口道："奴才不知。"

"不知？那就先下去吧，有什么消息，直接来回话。"我依旧斜靠在软榻上，向他摆了摆手，示意他退下。

叶苍使者来访，弄得可真神秘啊，老老头自从那天说叶苍使者会来之后，就再也没提过这事，我也不好意思细问。现在人也到了，使者的目的却还是一个谜。不过只要不是和亲就好了，别的什么都好商量，嘿嘿。

左思右想，心里还是放不下，我就让衍儿替我简单地梳洗了一下，换了身衣裳，就巴巴地跑去中宫了，希望能在老皇后那里探探口风。若说老老头他们既不同意我嫁到龙曜，或者说既不满足我仅仅是龙曜的皇后，那么被嫁去叶苍倒是很有可能的。叶苍可是强国啊，而且听说叶苍的男人都很野蛮，若真这样，那我可是太不幸了，呜呜呜。

"月儿给皇奶奶请安。"我行了个福礼。

"快起来吧。"老皇后扶了瑾香的手，刚从里屋出来，见我行礼，忙拉了我的手，我顺势起身，替下瑾香扶着她就座，她示意我也坐下，才继续道，"丫头，御医去给你复诊，你怎么就把他们赶出来了？"

"皇奶奶，月儿早就没事了，御医把不把脉都一样啦。"其实，今日午饭后，那两个御医过来的时候，我刚好在想叶苍使者的事，刚好想到了和亲的种种可能性与概率问题，在这内心万般纠结痛苦的时候他们跑来给我把脉，我哪有心情啊，两句话就让衍儿把他们打发了。

甫一说完，我就发觉老皇后看着我的眼神微嗔，忙撒娇道："皇奶奶，您原谅月儿，也饶了那两个御医吧。您不知道夭夭对那两个御医有多凶狠，他们上回是提着胆子来提着胆子回，明明是秋天，可那脸上的汗珠子下雨般地落，脸色那叫一个差，说话都哆哆嗦嗦的，倒像是他们生病了。这回听说他们刚站在醉月宫门外双腿就已经打战了，进来的话自己还不先晕倒？"

我话音未落，老皇后就轻笑出声，佯怒地瞪了我一眼，又微摇了摇头，嗔怪道："鬼丫头，明明就是你自个儿不愿见御医，倒说成了他二人的不是了。"

"皇奶奶，这也不能怪月儿，您不知道上回御医一看，您和皇爷爷派人送来的东西，都快将我的醉月宫堆满了，现在还都放着呢。今日御医来看，末了再说一句什么体虚气虚的，您又要送，晚上我就得躺在灵芝上，三餐啃人参了！"

老皇后又笑了，边摇头边叹气道："真真没办法，什么事经你这丫头的嘴说出来，都能逗得本宫开心。罢了罢了，也不知你皇爷爷是怎么想的，你这丫头在朝堂上说话不会也这般使坏吧？"

我忙无辜地摇了摇头，然后欲言又止，最后低头黯然。

"丫头可是有心事？"老皇后果然如此问道。

我又摇了摇头，讪讪笑道："皇奶奶，没有的事。"

"丫头的心事，可是与叶苍使臣的来访有关？"她拉过我的手包在自己的掌心里，紧了紧，又放开，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颊，叹了口气。

我抬头看着她，视线忽然有些模糊。我穿来这里近两年，待在这座皇宫才不过两个多月，眼前的这个人，算是唯一一个我真心愿意在她身边陪她吃饭聊天的女长辈。

第145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5)

"皇奶奶，我……"我用力地眨掉眼中的泪意，话一出口，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皇家女人的宿命，我心里明白得很，不是想反抗就能反抗得了的。在这里，印象中似乎唯有天青的三公主天槿瑜反抗婚事成功过，她有母妃德妃娘娘求情，而且她的婚事，并不是两国之间的和亲。若叶苍此次真来和亲，而抓我回修若还给了我别人羡慕不已的尊宠就是为了这一刻，我想反抗的话，那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

"丫头，你虽然来得晚，但本宫真心疼你，其实你皇爷爷也是，你要相信他。"

我低头，就算你们真心疼我，也会用自以为对我好的方式替我找一门在你们看来幸福美满的亲事，何况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你们必是不会同意我嫁给狐狸的，我又怎能相信老老头?

"皇奶奶，我才与皇爷爷和您相认，月儿不想这么快就离开你们，月儿舍不得。"怎么说着说着就好像叶苍的使者真是来和亲的一样，大汗!

"还没影儿的事，丫头就别担心了。"她摸了摸我的头，安慰地笑笑。

现在没影儿，估计撑不了多久就会有影儿了。我也笑了笑，老皇后能这样说，我就该知足了，她再疼我，毕竟我们相处才两月多，我是不能死缠烂打哭求什么的。

"皇奶奶，都快到晚膳的时间了，月儿先回去了。"我边说边行了个礼，时候不早，是该回醉月宫了，顺便再问问王安可有新的消息。

直到第二日下朝，我都没彻底弄明白叶苍使臣此次来访的目的。下朝之后，由于老老头要陪叶苍使臣，所以早朝后的奏折时间今日暂时搁置。老老头虽破例让我上了早朝，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我这女子的身份，还是被他想也不想地排除在外了。

我照例先去老皇后那里请安，却意外地遇见了太子伯伯。我向两人分别行礼，本想请完安就第一时间撤退，却没料到老皇后竟开口留下了我。

"本宫昨日说你将御医赶了出来，你皇伯伯说，肯定是丫头你怕喝药。"老皇后示意我坐下，聊家常一般开口。

我侧过脸看着太子伯伯，他华贵儒雅，笑得亲切，一个有魅力的中年大叔啊，不过我是见过年轻帅哥的，自不会被他迷惑，于是转过头朝老皇后讪讪笑道："皇奶奶，哪会有人爱喝药啊？再说那药比黄连还苦，月儿每次喝完，都是一脸的褶子。"

末了，我又加了一句："皇奶奶，这种糗事您也跟皇伯伯说，以后月儿看到皇伯伯，还能好意思？"

"母后，婉茹也喝不惯那些苦药，只是不知江御医用了什么法子，总能将那些药变甜，而且闻起来没了那浓浓的药味儿。月儿这性子倒和婉茹相像，依儿臣看，以后月儿的身子，就交给江御医照料吧。"太子伯伯看着老皇后，这番话说得自然而又亲切。

对了，婉茹是太子妃的闺名。

"本宫昨日想了一下，也是这个意思，丫头，这回你没话说了吧？"

唉，老皇后你都这样说了，我除了点头还能怎么办？可是我的心里那叫一个怨念啊，这太子伯伯来历不明，不对，是来意不明，虽说每每看到他和云老头都是一副兄弟情深的模样，也没听说修若前朝有党派之争，更没发现他们两兄弟不和或暗中较劲的蛛丝马迹。可是我想这种相安无事一家亲的表象，是因为他们伪装得好，他是太子，他的女儿都还没封公主呢，我是他二弟的女儿，倒成了第一个有封地的公主，他能不介意吗？而且云老头明明野心不小城府很深的样子，如果不干掉他大哥，他就永远只有做王爷的份儿。话又说回来，难道云老头不介意这点，难道云老头的野心是放在了其他五国上？

江御医，江御医，看来不保险啊！

我的专属御医就这样被敲定下来了，我虽不乐意却也没办法，只得自己多留个心眼儿。回到醉月宫恰是午膳时间，饭毕，那个江御医便奉命来给我检查了。我虽喝住夭夭，但对夭夭的惊人怒吼，江御医倒比前天那两个人镇定多了，而且为我把脉之后，倒像是个实在人，说是身子早已恢复，无甚大碍，末了还说我身子底子本就好，那些个补药不喝亦无事。

我一听乐了，一时忘了他是太子伯伯派来要小心提防的，咧着嘴看他顺眼了不少，嘱了衍儿打赏，并让她亲自送了江御医出宫，然后躺到软榻上休息。

不知不觉在软榻上睡着了，梦境纠结，我陷在一个未知的迷阵中，想逃离，却不由自主地被引着向更深处走去。前面隐隐有亮光，我一路向前跑，对着那亮光，想冲出这迷雾，脚下一绊，跌了一跤，浑身疼得好像散了架，竟爬不起来。突然眼前大亮，我连忙捂住眼睛，从指缝中往前看，不远处一个金色的影子背对着我，我想叫，出不了声，想跑过去却又动不了，亮光越来越强，那背影似想转过身来，我猛地睁开眼，想看得更清楚，却见夭夭站在软榻边，正探头看着我，金色的眸子离我不到二十厘米。

第146节：第三十一章·大叶苍(6)

我一惊，下意识地从另一侧翻身下了软榻，这才发现天色不知不觉已暗了下来。我起身，朝夭夭心虚地笑笑，真是的，反应太快，警觉性太高，我都看到夭夭眼里的那抹受伤了。

"啊，晚上了啊，夭夭吃了吗？"我佯装才发现天黑，还特意跑到门外看了看，回身向那只金毛大怪物狗腿地赔笑建议道，"好饿啊，马上命人准备晚饭。夭夭，今天我喂你吃吧？"

它没理我，蹲下身靠着软榻趴下，眼睛也不看我，随意地四处嗅嗅。我唤了衍儿准备晚膳，犹豫了一下，良心不安地走近夭夭，可是赔着笑逗了它半天，它却仰着头鼻子朝天地摆起它圣灵兽的架子来。我怒，看着几个宫女端着盘子进来，忙起身从她们手中抢过一盘酱大骨，然后拿起一块，朝着夭夭的方向挥了挥。

这圣灵兽果然一点骨气也没有，看到吃的别扭也不闹了，吭哧吭哧地爬到我脚边，金色的眸子热烈地看着我。唉，算了算了，都给它吃吧，我将那盘酱大骨放在它跟前的凳子上，任它吃个痛快。其实夭夭没有骨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啊，要知道这两个多月来，夭夭被我逼着啃了不少蔬菜和水果，每餐的肉食量呈递减状态。我一时太无聊，又见夭夭长得肥，所以为了夭夭的饮食规律营养均衡，就给它搭配了无比科学的营养餐。想当初它不肯吃蔬菜我狠饿了它几顿，事实证明，再骄傲的动物也只能在现实面前屈服，谁能快饿死了还嫌面包太干？

吃完饭，我带着夭夭在醉月宫小花园里遛弯的时候，顺道让王安去修仪殿探了探。他原来不是在修仪殿当差吗，这时候我想知道叶苍使者的事，他就是最好的人选了。

临就寝时，他才回来，带来的消息却是明日一早叶苍使臣便起程回国。虽然感觉此事似乎匆忙了些，不过我倒安心睡了个好觉，估计梦中也是咧着嘴巴的，清早衍儿唤我起来的时候都觉得嘴巴有些酸。这下好了，叶苍使臣滚回国了，和亲的事一点风声也没听到，那就肯

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悲剧了，我依旧是醉月公主，没事的时候上上早朝当当言官，哇哈哈哈。

唯一的失落，就是关在这皇宫里，至今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络。或许是夭夭的关系，夜风也一直没出现。

第147节：第三十二章·再次游说(1)

第三十二章·再次游说

下了朝，我依旧替老老头读奏折，由于此项工作耽搁了两天，看着书桌上那厚厚的四摞奏折，我颇有些心急，读奏折的速度也比平时快了许多。

"皇爷爷，这张奏折是张太仆奏请叶苍使臣送来的千里白驹能否放养在围场。他说千里白驹性烈，关不住。"汗！我真服了这个张太仆了，就这么点儿破事，他是一天一张奏折，真不嫌折腾。我是没见过那什么千里白驹，但再如何，不也就是一匹马吗？有必要弄得这么夸张吗？

从我提到叶苍的千里白驹开始，老老头就有些心不在焉，不似往日那般认真专注。"围场？"老老头轻轻地重复着，低头沉吟，似在想着什么，半晌却突然抬头看着我，神色肃然，盯着我半天，才问道，"丫头，你可知叶苍使臣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我心里一惊，摇了摇头，老实答道："回皇爷爷，月儿不知。"

"丫头猜一下呢？"他虽是疑问句，却是肯定的语气。

我晕，老老头如果想告诉我此次叶苍使臣来访的目的，直说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玩这种猜谜的游戏？这种问题，猜对不见得是好事，乱猜更可能坏事。比如我说和亲，老老头本没和亲之意，说不定我反而提醒了他。比如我说勾结，那像话吗？于是我故作深思了一会儿，然后老老实实地摇了摇头，声音里透着惭愧道："月儿愚笨，实在猜不出。"

他依旧看着我，脸上挂着招牌式的笑容，似看穿了我的小伎俩，眼里闪过一丝未明的神色，笑眯眯地道："叶苍邀我修若共伐寒星。"

我一下被自己的口水呛着，剧烈地咳嗽起来。好半天我才喘过气来，手抚胸口顺了顺气，看着老老头，不敢置信地道："皇爷爷？"

他的脸上仍有笑意，眼神却是认真而严肃的。我忽然明白，老老头这不是在开玩笑，叶苍使臣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是为了联合修若攻打寒星，那么理由呢？此前，天青、寒星、龙曜结盟共伐望月，虽然战事已了，但叶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想动寒星，也该顾着三国之间的这层关系，若到时候寒星请求天青、龙曜派兵解围，叶苍哪怕拉了修若，也未必就能胜算。

"皇爷爷同意了吗？"其实只看那叶苍使臣来如风去如电的，就该明白事情应该是很顺利的。所以，不用问，我也该想到老老头肯定同意了。

"丫头认为朕该同意吗？"他不答反问。

我抬眼看着他，他既知我的经历，那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天青、寒星、龙曜此前才结盟共伐望月，虽战事方歇不久，于国力有损，但若贸然伐其中一国，另两国必会援助，这场战事也不轻松。"

"所以？"

我突然有些莫名地头疼起来，勉强挂着笑容道："所以，如果真要攻打寒星，必须阻止天青和龙曜施援手。"

"如何阻止？"

我怎么知道？再说我能想到的，老老头你能没想到吗？不明白这些做皇帝的自己心里的想法为什么非要借别人的嘴巴说出来。我只能无奈地道："家国大事非儿戏，只能利诱。"

"利诱？"老老头突然大笑，这一刻的神情霸气而狷狂，眼里的精明与锐利，让他此刻像极了一只老奸巨猾的狐狸，"若四国分羹，这杯羹也委实少了点吧！"

呃，老老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单纯地攻打寒星这么简单？我一时愕然，直觉有种不祥的预感，索性沉默不语。

"丫头可知皇爷爷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恢复往日神色，侧过头看着我。

"强大修若。"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哦？怎么个强大法？"他饶有兴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六国并存几百年，如今这平衡既已被打破，必然会出现另一种全新的格局。战争，是一场灾难，却也是一个契机。"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轻轻地重复，"丫头继续说下去。"

"皇爷爷自是比月儿更清楚，分久必合，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太难，而且需要时间、机遇、谋略等条件。当初三国共伐望月的时候，修若按兵不动，月儿斗胆推测，皇爷爷必是另有安排与打算吧。"

在天青的时候，我非常担心，望月的战事既已惊动了六国中的四国，那么被公认为六国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两国--叶苍和修若，为何独独没有动静？狐狸的回答是让我不用担心，这两国，他自有办法。而如今，叶苍竟欲联合修若共伐寒星，想起关于龙曜将与寒星联姻的传言，狐狸却信誓旦旦地说这事不必我担心，他自会处理好，难道狐狸早就预料到会有这场战事？这两件事中，必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内幕与联系，会是什么呢？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的这场战事，龙曜会站在叶苍、修若两国的阵营中吗？可是龙曜才借由与天青、寒星结盟缓解了危机，如今倒伐寒星，岂不是背负了"忘恩负义"的骂名，遭天下人唾弃吗？

不会的，不会的，狐狸不会做这种傻事，即便他有这样的想法，也不会做得如此直接，让自己臭名远扬。

"好！"老老头突然拊?叫了声好，看着我，微凑过身子，问道，"那丫头说说什么样的安排与打算才能让朕在望月之战中静观不动？"

当然不会是寒星了，那么比望月、寒星更为诱人的是……是叶苍，只有叶苍，六国中唯一比修若更为强大的叶苍国！

我突然觉得有些可怕，更准确地说是不可思议，如果这一切狐狸也早已参与其中，或者更可能是有他的一部分"功劳"，那狐狸的存在

真是太可怕了。六国中最小的龙曜国，必然会成为一段历史，或者说，它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了！

"取叶苍而代之。"答案只有六个字。

老老头显然对我的回答很满意，看着我点了点头，不仅先前允许我上朝，现在更没忌讳我说得如此直白。

"月儿斗胆，恳请皇爷爷给月儿一次机会。"我蓦地起身，屈膝跪拜在地，垂首朗声道。我需要一个机会，回龙曜的机会，没有比这一刻更想看到狐狸，想亲口问他这一切一切的疑问--不仅是关于这即将到来的战事，还包括我离开龙曜回到修若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哦，什么机会？"老老头也不急着让我起身，只是疑惑道。

"立功的机会。"我抬头，坦然迎视他的目光，声音平静。

"哈哈，丫头你真的很有意思，朕喜欢。起来吧，起来回话，说说到底是怎么个立功法？"他大笑，神色一松，又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笑眯眯地道。

我慌忙起身，其实还没想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皇爷爷既已答应叶苍同伐寒星，届时却又想反伐叶苍，必得暗中秘密与另三国商议结盟对策。"

等等，寒星不用结盟，若叶苍入侵，他们自会抵死反抗，殊途同归的事，又何必自己巴巴地跑上门，反欠人家一个人情？想到此，我立马改口道："是另两国，龙曜与天青。"

"那丫头可有良策？"

"寒星知此消息，必会修书或派使臣至天青与龙曜，请求援助。天青与龙曜碍于情面或其他种种，必不会一口回绝。"我话至此，稍一停顿，方很平静地道，"我们的目的是叶苍，其实天青与龙曜若想增援寒星也无妨，只是到时候增援的方式，不是派兵前往寒星支援，而是，围叶救寒。"

天青与龙曜，也是有野心的，这种时候需要顾及从前的结盟之情，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断然不能做倒打一耙之事。但修若的目的是叶苍，围魏救赵这一计，无疑是最佳的。结果一样，但大家却是名正言顺，或者说相对而言名正言顺了许多。

第148节：第三十二章·再次游说(2)

战争残酷，大多源于政治家们的野心，但毫无疑问，有个相对站得住脚的理由，远胜于无故起兵。有时候，舆论的导向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越是居于高位，越要加倍维护自己的名声。

"围叶救寒？计是好计，可是朕怎么觉得丫头这一计，为天青、龙曜考虑得更多？"

我神色坦然道："若非如此，怎么能打动天青与龙曜？只有让合作伙伴既看到唾手可得的利益，又免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明白合作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选择，他们才不会拒绝。"

"那丫头可曾想过修若的后顾之忧？"

"月儿相信皇爷爷早有了万全之策。"我依旧微笑，然后又跪身道，"月儿斗胆，恳请皇爷爷恩准月儿前去龙曜。"

"朕觉得若你担此任，前去天青不是更好？"

我低头笑笑，早就想到老老头会这样问。唉，就知道想回趟龙曜不容易啊，怎么办？掰呗！于是我找起理由来，"相比于天青，月儿觉得前去龙曜更有把握。虽说修若可能与龙曜早有商量，但谁又能保证其中没有变数？此时此刻，又必是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与其选择两个未知数，还不如一个定数来得更为合理。月儿相信皇爷爷必会选择月儿前去龙曜，唯有如此，修若的胜算才会更大。而且以地理位置来说，龙曜的态度尤其重要，这一点，皇爷爷比月儿更明白。"

唉，越说越觉得自己也是有点道理的。尤其是最后一条，多好的理由啊，如果天青攻打叶苍，可是要途经龙曜边境的，到时候龙曜的事若搞砸了，那天青军亦不敢贸然出动，单凭修若与寒星，想拿下叶苍，绝对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弥陀佛，理由暂时只能想到这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请求上天保佑。

老老头似在细细思考权衡我的话，半晌才盯着我，眼神凌厉，与云老头像极了，声音却依旧苍老温和，"丫头是不是很想回龙曜？"

"是。"我坦然答道，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我又何必扯谎掩饰？再说，云月从小在龙曜长大，还能对龙曜没有感情？如此一想，我更觉得自己理直气壮了，"龙曜是月儿出生与成长的地方，再说哥哥还在龙曜，月儿却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就走了，如今与他数月未见，心中甚是想念。月儿也觉得自己回龙曜办这趟差事，是最不引人注意的。若另派他人，被叶苍发现，必然起疑。而月儿娘亲的祭辰就在下月中旬，月儿此去，祭拜亡母，家人团聚，月儿又是女子身份，不仅名正言顺，更不易让人起疑。"

我与狐狸的事，毕竟不是天下皆知的秘密，这一点与我替兄出仕一样。那道婚旨还没来得及诏告天下，那么我回龙曜，比其他使臣更具隐蔽性。而且老老头和云老头既知个中因由，也该明白，我去了龙曜，差事的成功率比其他使臣大得多。

"丫头你先下去吧。"

没想到老老头直接赶人，连奏折也不用读了，我起身行礼告退，本来心里挺悬的，回到醉月宫，看到飞扑而来的夭夭，又突然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老老头肯定会好好思考我的话，说不定还会叫上太子伯伯和云老头一起商量。如果我真能去龙曜的话，我想去天青的人选，很有可能会由太子伯伯推荐。

你不要问我理由，只是我的直觉而已。

午饭后，云老头突然找上门来了，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对于夭夭的怒吼飞扑，我犹豫了一秒钟之后，昧着良心违背自己的意愿安抚了它。唉，多希望夭夭能将云老头吃干抹净，让他从此不再危害人间。可这也只是希望，我还没那胆儿，再说，他这样子上门，说不定是来传喜讯的呢，嘿嘿。

"月儿给父王请安。"我巴不得走一步退三步地迎上前行礼道。

他略有顾忌地看了我身侧的夭夭一眼，方道："先让他们都退下吧。"

果然有事要谈，嘿嘿。我立马吩咐了王安，让他们都离得远远的，然后与云老头进屋，倒也不用掩门，就由夭夭把守屋门，我给云老头泡了壶茶，斟了一杯递给他，道："父王可是有事找月儿？"

"月儿竟然说服你皇爷爷同意你出使龙曜，真是不简单。"他斜眼看着我，眼神里有我不明白的情感。

"父王过奖了，若非皇爷爷也有这打算，又岂是月儿三言两语就能说动的？"关于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一想到真的可以去龙曜，我便心情大好，笑容浮上嘴角，道："父王也该明白月儿此去是最合适的人选，若月儿顺利完成任务，对父王来说也是好事一桩。月儿越出色，父王脸上越有光，不是吗？"

"话虽如此，只怕月儿到时候不想回来了。"他说话比我还直接，不知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听了笑得更开心，讥讽道："父王，您太看得起月儿了，月儿这一举一动，不都在父王的掌控之中吗？当初既能从皇宫劫了月儿回修若，一路顺利得不得了，父王还怕月儿赖在龙曜不回来？果真如此，父王再劫一次就是了。"

第149节：第三十二章·再次游说(3)

"月儿，你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他不怒反笑，但笑起来比板着一张脸还让人讨厌。我怀疑云老头很有问题，好像我越反抗他，他越开心，还带着某种欣赏。

"谢父王夸奖。"

"明早出发，速去速回，一应准备的东西今日都会替你备妥，至于随行人员，父王也会安排妥当。月儿好好办差事，别跟父王耍心眼儿。"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最后这句话虽说得风轻云淡，但我深知话里的威胁之意。

"月儿不敢。"我不以为然，这样说纯粹是出于应付。

"现在先去中宫跟你皇奶奶辞个行吧。"他也不恼，突然这样道。

这礼倒是应该的，我点了点头，起身走两步，扭头看了看云老头，却发现他依旧坐着不动。我有些困惑地看着他，他扯起嘴角，冷声道："难道忘了去中宫的路？"

我转回头大步往外走，边走边恨恨地想：这人倒好，将我赶出门，自己却待在我的醉月宫，保不准又要做什么小动作了，真阴暗，哼，最好被天天咬死！

行至中宫，甫见老皇后，我还未行礼，她就破天荒地起身迎了上来，一手拉过我，止住我行礼的身形，开口就道："这才回来多久，就又要赶回去祭母，还安排得这么突然，一路来回折腾，又得一个多月，唉！"

呃，赶回去祭母？老皇后是故意这样说，还是她根本不知道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皇奶奶，下月中旬是娘亲十年祭辰，月儿如今已是修若的公主，但娘亲依然葬在龙曜，此次回去，还能见到哥哥，所以再辛苦，月儿也心甘情愿。"说着说着，我竟也有伤感之意，可连自己也不明白这伤感所为何来。

"本宫明白，丫头从小就在龙曜长大，可怜你的娘亲，看不到你今日的样子，更看不到他日你风光大嫁，可怜她死了也没什么名分……"说到这里，她就说不下去了，看着我，眼里不仅有遗憾，还有同为女人的那份惺惺相惜。

我本来还好，听她这样一说，想起云风说的云月娘亲临终前的嘱咐，竟越发伤感起来，又想到来到这里将近两年，我二十一世纪的家人与朋友不知怎么样了，眼里就浮起一层泪意。

"唉……"老皇后叹了口气，拉过我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背，"丫头也别难过，这回就这样安排，过段时间本宫跟皇上商量商量，你既已认祖归宗，你那同胞的哥哥也该接回来才是。"

"皇奶奶……"我无语，这时候也不能说什么，侧身扑到她怀里，一阵轻泣。

老皇后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之后，我就回了醉月宫。云老头已经走了，估计该做的小动作做完了，他自是不会久留。衍儿与王安已经在收拾我出行的包袱，吃的穿的用的，已经好几个大包袱了，还收拾了好些珍贵药材与值钱的物什，弄得就跟衣锦还乡似的。

晚上，老老头和云老头亲自过来嘱咐了注意事项与行程安排，顺便安排好了随行人员，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才终于放过我。我将最最重要的老老头的亲笔修书贴身藏了起来，其余东西也没多大兴趣，由着衍儿和王安收拾，然后决定与夭夭作个正式告别。

金夭夭同学自是不能随我前往的，风餐露宿的，它还是个招人眼的怪物。

"夭夭，多吃点。"自从我推荐夭夭吃酱大骨以来，它就爱上了这味道。

它咬着大骨头，金色的眸子偶尔朝我的方向瞄一眼，对我的刻意讨好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姿态。相处两月有余，我也摸清了它的性子，我若热脸，它必冷屁股；我若弱势，它就巴巴地来安慰我，时不时地舔我的脸，典型的吃软不吃硬。

"夭夭，明天开始，我要出门一个月，不对，要一个多……啊！"

果然，我话还未说完，夭夭已经蓦地起身，庞大的身躯站到我身前，伸出一只爪子死命扯住我衣袖一角，金色的眸子紧紧盯着我，里面似有火焰在跳动。

"哎，夭夭，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忙抓过一根大骨，凑到它跟前，拍马屁道，"我去办点事，尽量早点回来，你要待在这儿乖乖地等我，知道吗？"

可是圣灵兽金夭夭同学这回是彻底不乐意了，连酱大骨也不动心了，一径拉着我的衣服，只差怒吼了。

唉，看到它这样，我也心软了，虽说很想很想回龙曜，但对夭夭，心里还是很舍不得的。此去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想到去天青的经历，加上这一路来的遭遇，我也不能将此行想得太简单，人算终究不如天算。

我放下骨头，伸手抱住夭夭，顺便将满手的油腻擦在它的金毛上，深吸了几口气，酝酿了一下情绪，才哀哀地道："夭夭，我真的舍不得你，无奈母祭临近，必得回去一趟，还有哥哥，我也想见他一面，夭夭也不想让我一直心存愧疚与牵挂吧？"

果然，它一见我这神色，金色的眸子突然变得温柔，抓着我衣袖的爪子松开了，喉间呜呜低咽。

这一餐，夭夭吃得尤其少。我也没什么胃口，只吃了一点就与夭夭出门散步去了。醉月宫里桂树飘香，夭夭安静地跟在我身边，我也有些伤感，可是一想到不久之后就能见到狐狸、清林和哥哥，心里又止不住地激动与期待起来。

这一夜，夭夭爬上我的床，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我只好裹着被子缩在床沿儿，一个晚上被它踢下床三次！

第150节：第三十三章·交错(1)

第三十三章·交错

第二天清早起床，我有些头重脚轻地向老皇后辞行，老老头还在上朝，又曾嘱我早点出发，我就没跟他辞行。从中宫回到醉月宫时，衍儿与王安已经将一切备妥，我换了身干净利落的衣裳，与夭夭再次道别，就向外走去。夭夭一早上都没理我，独自霸在我床上，连早餐也没吃，我与它打招呼，跟它道别，它根本无视，果然还在生我的气。

出得第二道宫门，就见有二十来个随从打扮的人候在那里，他们躬身行礼的时候，我扫了一眼，竟一个也不认识。这样一来，我这一路过去，身边认识的，就只有王安和衍儿了。这二十来个人，倒也不用名字，直接以代号相称，而所谓的代号，就是数字。但我知道，老老头能派他们护我前行，他们的身手肯定不凡，而且估计在暗处，也会有不少人跟着的。

我坐上马车，让衍儿跟着上了车，一直到出了最后一道宫门，我都没有回头。虽说此去为了祭母，但我这身份能隐蔽就隐蔽，所以公主出行应有的排场一概省去。云老头昨日曾给我一块令牌，说是沿途已安排好一切，若有需要与帮助，拿着令牌找地方官员或守城官兵就行。我掏出令牌仔细看了看，不就是他灏王爷的令牌吗？我也有醉月公主的令牌，难道我拿着公主的令牌去找地方官员或守城官兵，他们就不认人了？我撇了撇嘴，反正一句话，云老头的好意也要当成他是别有用意。

刚出宫没多远，就传来一阵惊慌嘈杂声，马车被迫停了下来，我掀开车帘探头往外，天哪！不会这么倒霉吧，这还在修州呢，就碰到刺客or歹徒了？

我刚刚在这混乱的人流中扫视了一遍，一个熟悉的怒吼声就传了过来，是夭夭！汗！夭夭怎么出来了？这下天下大乱了，夭夭竟然也

跑出皇宫了，它不会是追着我出来的吧？它刚才不是不理我的吗？哭！

"你们退下，别动夭夭！"我冲着人群大喊，随行之人都是训练有素的，紧紧护着我，而且他们似乎知道夭夭的身份，一时倒不敢动手，但周围的百姓已经很慌乱了，估计是从未见过夭夭，都害怕得紧。不过幸好现在出皇宫不算太远，所以百姓还是很少的。

我忙跳下马车，走至王安身边，夭夭已飞扑而至，到我身前一个急刹车，伸出舌头就在我的脸上一扫而过。

"夭夭你怎么过来了？快回去吧。"只见它身后一片混乱，似又有很多人赶过来，大概是皇宫里的侍卫吧，估计是夭夭疯一般地冲出来，他们一时拦不住，只能一路追来了！

它明显不乐意，将它的长金毛又甩得飞扬起来，拂过我脸颊，又软又痒，而且还让我打了个喷嚏。就是这一个喷嚏的光景，一个我不待见的声音就出现了。

"月儿！"随着这个声音的出现，一干闲杂人等已被屏退，只留下我们一行人与风一般赶来的云老头和一众皇宫侍卫。

"父王也看到了，是夭夭自己跑出来的，与我无关。"我立马撇清关系，就怕云老头跟上回一样，又将这责任算到我头上。说完，我又向夭夭道："夭夭乖，回去吧。"

它金色的眸子热烈地盯着我，突然转过身，朝着云老头就是一声怒吼，并作势欲扑。惹得云老头冰冷阴沉的脸上也有些挂不住，我拼命忍着笑，佯斥道："夭夭，不得无礼。"

说完又觉得不妥，看到云老头微抽的嘴角，我忍笑忍得胃疼，真好啊，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用看到他，还能回到亲爱的龙曜国，见到我亲爱的云风哥哥和结义的狐狸与清林。

"既然圣灵兽这样，就让它跟着你吧。"云老头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我吃惊地张大了嘴。不会吧？让夭夭跟着我？这可是修若的圣灵兽耶，尊贵得不得了，还活了几百年，万一送回来时少了根毛，说不

定我就得挨板子了，若夭夭有个什么意外……汗！估计我就不用回来了。而且这么金贵的东西，老老头会同意它跟着我去龙曜？

"你该明白自己的责任，要保护好圣灵兽，知道了吗！"云老头的声音里有赤裸裸的警告之意。

"啊，父王，那你要多派几个人手过来。"我脱口而出。圣灵兽关系到我的小命，这可马虎不得。

"你身边这些人，可不比云府里的侍卫差，也不比……"他的话说了一半，突然住了口，然后朝我点了点头，话锋一转，"快点去吧，早去早回。"

第151节：第三十三章·交错(2)

云老头说完转过身，领了侍卫回去了。我怔在原地，摸了摸鼻子，然后冲着夭夭道："夭夭，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幸好马车够大，夭夭坐在我对面，衍儿坐在我身边，一行人复又前行。

十天之后，一行人终于到了修若与龙曜的交界。在修若这一路，倒是分外太平，即使有夭夭在，食宿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也没发生什么不快之事。

进入龙曜之后，我本以为城门一关会是个麻烦，毕竟夭夭看起来太诡异，说不定会被当成妖怪，到时候全民共同讨伐，我和夭夭保不准就要双双落难了。而我身边本来分外有用的宰相令牌还了云风，狐狸与清林的玉佩也夹在信中，让曦岚代劳还给了他们，一时身边也没个信物通关。没想到一路过去却是畅通无阻，我诧异地问王安，才知那日云老头独自留在醉月宫的时候，曾交给王安一块云府的令牌。如今在龙曜，云相这个名号，可以带来无限便捷。

可是，天杀的云老头居然将云府的令牌交给王安，而不是交给我？！

我不得不说，云老头真的很强大。他不仅是修若的二皇子，在修若尊贵而势大，而且在龙曜，他又化身为当朝宰相云风的父亲，拥有许多特许的权力。直到临近龙州，我还有些不敢置信，整个人都有种恍如梦中的感觉，想起去天青游说的遭遇，这也太天差地别了吧，愣是连个小风波小意外都没有。

是夜在明州落脚，想到明日就可以进入龙州了，我突然有些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拉着夭夭唠嗑儿。对了，这一路我们住的不是客栈，而是银月钱庄，每个银月钱庄的后面，都有一个隐蔽的庭院。云老头的经济观，真是可怕！

"夭夭，明天到了龙州，你就要乖乖地留在云府了，知道吗？"如果去见狐狸，还是别带上夭夭的好，这两个都是妖孽，注定互相看不顺眼，到时候掐起架来，我该帮谁呢？他俩可都是我惹不起的啊，天怒！

话音刚落，夭夭还没来得及反应，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公主。"是王安的声音。

"进来吧，什么事？"

门没上锁，他推门入内，行了个礼，方道："公主，张管家来了。"

张管家？这又是哪一位？

"公主？"王安的声音里有丝疑惑。

我眨了几下眼睛，向他点了点头。他退下，稍后就领来个人，原来是张德。

"德叔快请坐。"我忙喝住夭夭，起身示意。犹记在云府的时候，张德对我颇多照顾，尤其是在我初来乍到的那段时间，云风卧病在床，云老头又是那种态度，而他这总管对我的关照，让我还是挺感激的。

"公主折杀奴才了。"他慌忙行礼道。

久别重逢，开场就是如此大礼，真是让人冒汗。记得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一口一个"公子"。我想张德应该也是修若国人吧，或者早就是跟着云老头，后来云老头在龙曜开了个私家后花园，就留下心腹替他看管了。

"快起来吧。"我也不再坚持，虚扶了一把，问道，"德叔怎么来了？哥哥还好吗？府里还好吗？"

没想到他还特意跑过来，不知道又有什么事？

"少爷去了修若，这时候该到了。"他直接挑重点说明。

"呃……"我一时晕了，半晌回过神来就觉得眼前一黑，不会吧？哥哥去修若干吗？他这宰相不当了？

"公干？"

张德摇了摇头，只道："应该不是。"

这下我更晕了，如果不是公事，狐狸会同意吗？如果不是公事，云风巴巴地跑到修若去干吗？天哪，不会是因为我吧！我哭，如果真是那样，这算什么？我来了龙曜，哥哥却去了修若，这不是又见不到了吗？

"那哥哥宰相的差事怎么办？"

"少爷没交代。"他垂首回话。

"德叔，哥哥不知道我过来吧？你派人通知哥哥，告诉他我现在已在龙曜。娘亲祭辰的事，麻烦德叔依照旧礼操办。"

"是。"

"德叔赶来，就是为了哥哥的事？"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复又垂首道："龙州城现在戒严，公主带着圣灵兽，不容易进城。"

"啊？戒严？发生什么事了？"好好的戒严干吗？夭夭一路跟我到此，我总不能将它扔在龙州城外吧，这根本不现实嘛。

"不知何故，只知不仅晚上宵禁，而且白日进出城门，也要严查。"

"云府的令牌也没用吗？"这一路而来靠的都是相府令牌，进龙州就不管用了？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方道："德叔，我写封信，你派人替我交给穆将军，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唯今之计也只有如此了。给狐狸送信的难度太高，还不如直接写信给清林，反正效果一样。我让王安取了笔墨来，简短地写了几句，然后折好装进信封，递给张德道："既如此，我暂时留在这里，德叔那边有了回音请即刻通知我。"

第152节：第三十三章·交错(3)

他领命退下。

晚饭后，我与夭夭按例在院子里散步。我边走边想着戒严的种种可能性，夭夭却突然怒吼起来。汗！状况来了。

不过我也不是很担心，这是云老头的地盘，再则我身边的那些人按云老头的说法比云辉、云耀还厉害，那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我喝住夭夭，示意它跟我回屋。手才碰到门，一道黑色身影疾如闪电般飞掠而来，速度快得我只眨了一下眼睛，他就已到了我跟前，夭夭连怒吼也省了，直接飞扑而上。

"夭夭！"我忙扑向它，天哪，黑衣人居然是夜风！而仅比夜风慢了半秒赶至的，还有云老头指派给我的编号六、八、十二、十七的四位随从。

"住手，通通退下！"我一边拉住夭夭，一边向那四个人道，然后抬眼看向夜风，"小夜，你进来。"

那四个人一时没有动手，也没有退下。我也懒得理他们，将夜风拉进门，然后当着他们的面就将门合上了。想想不对，我复又拉开门，正色道："你们退下，让他们住手，还有，你们虽是奉父王之命派来护我此行的，但本宫身边也不留敢逆本宫命令的人！"

"是。"四个人终于退下。我掩上门，转身就见夭夭与夜风对峙，气氛着实诡异。

不过我也没心情理这诡异不诡异的事了，直接扯过夜风的胳膊，揪起他的衣服，咬牙切齿道："小夜，你死哪儿去了？这都几个月不见影子了！"

"公子……"这小子几个月不见，脸上还是那种波澜不惊的死水相，我这样，他连眉毛也没抽一下，而且他还叫我公子，汗！

"公什么子，快说，你怎么突然来了？这龙州戒严又是什么意思？"我松了抓他胳膊的手，突然很想扁这张脸，这小子，我看到他都

激动成这样了，他就不能稍稍表现得热情一点？

"是主子派属下来接公子的，我们现在出发吧。"

我闻言吃惊地怪声道："现在？出发？"

他不说话，点点头，抬眼看了下夭夭，转身就欲开门。本来一直静静待在我后侧的夭夭突然窜向前，身形宠大，速度却快得惊人。夜风闪身避开的时候，顺势护到我身前，揽过我就欲硬闯。

"夭夭！"看到夭夭扑空，转过身又向夜风冲来，张着嘴，金色的眸子异常晶亮，我忙挣脱夜风的手，上前一步伸手就去抱夭夭。我搂过它，一边抚顺它的长金毛，一边安慰道："夭夭，夭夭，他是我的朋友，他不会伤害我。"

它金眸里跳动的火焰还未熄灭，浑重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良久，才慢慢平静下来。

"夜风，现在出发，龙州城门不是已经关了吗？"

"公子不必担心，主子已经安排妥当。"他看着我和夭夭，波澜不惊的眼眸里有一抹疑惑，语气却是恭敬而平静的。

看来狐狸早已有了安排，而所谓的戒严，自然与我无关了，只是不知为何会这么急，还要摸黑赶路。狐狸这死没良心的，也不心疼咱这身娇体贵的，倒爱折腾我。我向夜风坦然道："夭夭必得跟着我走，还有跟着我来的那些人怎么办？"

既然是夜风来接我，必然是去见狐狸的，可是我一时又不可能撇下这些跟着我过来的人，但要这么一大群人跟着我去，那也太夸张了！

"他们进城之后就去云府，主子在浅醉居等公子。"

既然如此，那就先出发吧。与其待在这里，还不如早点进龙州，至于到时候怎么脱身去浅醉居，再说吧。

我点点头，示意夜风开门，然后攥着一撮夭夭的长金毛，示意它跟我一起走。王安已候在门外，那些随从与狐狸的暗卫分立两边，虽然没有动手，但火药味很浓。

"我们连夜进入龙州。夜风，由你负责安排一切。王安，将马车备好。"我沉着脸吩咐。王安领命下去，我示意夜风先行，然后拉着夭夭跟上。

马车在街道上飞驰，一个时辰之后，就到了龙州城门。城门外一排将士见我们行来，严阵以待，夜风一个飞身向前，不知是说了些什么，还是出示了什么信物，本来关得死死的城门被沉沉打开。一行人入内，马车复又疾驰起来。龙州城内果然万籁俱寂，连客栈商铺都紧关着门，约莫两个时辰后，马车停了下来。

"王安，你与他们一道先回云府，我还有事。"我掀开车帘，向他们吩咐道。

"公主……"不只是王安，编号为六的这二十余个侍卫随从的小领导也开口叫道。

"去吧。"我放下车帘，不再理外边的人。到了龙州，本来是先要办事的，云老头应该也有交代，除非他们暗中跟着，那我也就权当不知。马车疾驰起来，时已凌晨，不仅困倦，还觉得冷，我抱着夭夭取暖，眼皮渐渐撑不住。

梦中狐狸那妖孽居然一袭白衣，风情万种地侧躺在我对面的软榻上，狭长的桃花眼斜斜上挑看着我，勾着嘴角，向我意味不明地笑着，那模样，怎么看怎么勾人。我咧着嘴看着他，就差流口水了，这厮居然一手撑着他的狐狸头，一手还向我勾了勾手指，随着这动作，他襟口的衣服微微敞开，这大冷天的，愣是露出一小片?白的胸膛来。

第153节：第三十三章·交错(4)

我正待伸手将自己已然微凉的手送去那看起来又白又暖和的胸膛上焐一会儿，不料耳际突然传来一声惊天怒吼，吓得我猛地坐起身来，眼睛足足瞪了十秒钟之后才找到焦距。我发现马车里只剩我一个了，夭夭不知啥时候又没影儿了，我慌忙掀开车帘跳下马车，前方"浅醉居"三个大字在宫灯的映衬下泛着暗金色的光彩。

"夭夭！"我看到那个金色身影正与几个人混战成一团，慌忙大叫，"住手住手，不许伤它，不许伤到夭夭。"

话音未落，白色身影一闪，我就被拥入了一个人的怀里。

"曦岚！"我惊叫。

"曦岚？"

天哪，居然是狐狸的声音！还有这龙涎香，这白衣人居然是狐狸！本来就应该是狐狸嘛，只不过从未见他穿过白衣服，又对白衣服的曦岚印象太深刻，一见白衣人，又是以这种似飞不飞的方式出场，就下意识地脱口叫出曦岚的名字。这下死定了，几个月未见，开口第一句话叫的竟是别的男人的名字，看来我死定了！

呜呜呜，刚才其实梦到狐狸穿着白衣服的，怎么就没留个心眼儿呢？

"大……大哥……"我结结巴巴道，狐狸已放下我，看这周围环境，应该是我的浅醉小憩，我脚一着地，忙退开三步，保持安全距离。有问题啊有问题，龙州戒严、宵禁，还有狐狸的这身打扮，无不提醒我这一切都太诡异了。

他半眯着桃花眼打量着我，也不走近，转身推开门，不说话，只伸出手往里指了指，示意我进去。

我顿感头皮发麻，支支吾吾地道："大哥，我去看看夭夭，夭夭不能有事，它是修若的圣灵兽，它的命可比我值钱。"

呜呜呜，人家明明说的是事实嘛，为何声音却越来越小？就好像在说谎心虚。

"这点浅浅不用担心，它连根毛都不会少的。"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桃花眼斜斜上挑看着我，这神情像极了刚才在马车里迷迷糊糊梦到他的样子，我配合着点了点头，然后杵在门外傻笑，正想着怎样才能蒙混过关，狐狸慵懒的声音又慢悠悠地传了过来，"我觉得浅浅应该担心的是自己。"

晴天霹雳！难道真的在劫难逃了？我立马飞扑向狐狸，搂住他哭嚷道："大哥，我好想你！真的好想你，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呜呜呜。"

我说的是事实，心里也有点儿小委屈，但眼泪是绝对没有的，更多的是撒撒娇博同情，希望狐狸良心发现，当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知道他对曦岚一向忌讳，而且他的心思又细密，神经又敏感，得小心提防。

他猛地揽着我几步走进屋，回身的时候微一用力，房门就被重重关上。我诧异地仰起头，他却突然俯下身，将唇贴了上来。

我无力地瘫软在他的怀里，大脑不能思考，心里阵阵酥麻。来不及推拒，如有电流瞬间贯穿全身，我的脑中一片空白，只能跟着那眩晕甜蜜的感觉不断飞翔。

狐狸微喘着离开我的唇，又忍不住凑近轻啄了几下，我醉眼迷蒙地看着狐狸，一时根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看着狐狸微醉的神色，我着了魔一般轻唤了声"大哥"，话一出口又发现自己的声音竟似也带着一股情欲的喑哑。

他软软的嘴唇又贴了上来，比刚才更热烈更缠绵。我感受到他身体的变化，心怦怦跳着，一只手下意识地抵在他胸前，唇畔却禁不住溢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呻吟。狐狸蓦地离开我的唇，将我的头紧紧按在他的胸口……我努力恢复理智，平复自己的呼吸。不行不行，再这样下去，真的要被吃干抹净，连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

"浅浅。"狐狸搂得更紧了，我能感受到他也在尽力平复心中躁动的情欲，半晌才似叹息似满足又似隐忍着什么，喃喃地道，"浅浅，我的浅浅。"

我猛地抬头看着狐狸，他的桃花眼里盛满了爱意，深情而坚定，热烈而执著，带着一丝微微的希冀与痛意。那抹希冀与痛意仿佛在一瞬间渗入了我的心，让我的视线渐渐模糊，在泪水滑落前我用力将头埋到他的怀里，开始大哭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哭，从知道老老头答应我来龙曜的那一刻起，心里无数次幻想着与狐狸重逢的样子：激动、兴奋、欢喜、开心，甚至是大声质问他为何这么久都没有音信。可是很多事，只有自己面对了，才知道自己会有何感觉，会有何反应。一如现在，我在他怀里大哭特哭，想将这些日子以来的思念、牵挂、不安与猜测通通借由眼泪发泄出来，哭完，就只剩灿烂的笑容。

他没有说话，只是牢牢地抱着我。待我终于平静下来，用哭红的眼睛瞪着他，他才松了口气，双手捧着我的脸，脸上是从未有过的温柔，轻声道："累了吧？浅浅先休息吧。"

"大哥……"我叫他，想着该办的事。

"先睡一会儿，醒来再说那些事，不急这几个时辰，乖。"他边说边拉起我的手，走向里屋大床。

"可是夭夭……"

"它不会有任何损伤，会在你身边陪着你。"他的桃花眼里有认真与笃定。我点点头，不作他想，也确实觉得有些累。且?说这一路赶了半月有余，现在已是凌晨，也算是一夜未合眼了，更何况久坐马车，那种疲惫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坚强。

他将我抱上床，在我身边躺下，拉过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我们。

"大……哥……"我的脸又迅速烫了起来。

"睡吧。"他低头凑近我，在我的额头深深印下一吻。我闭上眼，感受到他如羽毛般轻柔的轻吻，双手放在他胸前，很快进入梦乡。

第154节：第三十四章·重聚(1)

第三十四章·重聚

这一觉睡得格外香甜，我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我环视了一下四周，貌似没人。Oh my god！我猛地坐起身，明黄色丝被滑落至腰际，还好还好，衣衫还算整齐。呜呜呜，我居然是在皇宫，而且还是在狐狸的那张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龙床上，难道我失忆了？昨晚不是在我的浅醉小憩吗？我正自纳闷着，就见狐狸优哉游哉地踱着步走进来。

"我怎么在这里？"我一下子跳下床，动作干净利落，看着慢慢走近的人，心一下子跳得很快很快，忙闪身避到床尾。

"因为我得上早朝。"他似很随意却又明明很显摆地坐在床沿，笑看着我道。

天怒！这算什么答案？因为你要上朝，你就将我也顺便扛到皇宫来了？还让人家又一次不明不白地上了你的龙床？呜呜呜，上一次是因为昏迷，我还好意思说自己不知道，这一回居然是趁我睡着的时候做出这等可耻可恶可恨破坏人家名节的事，而且我这当事人居然浑然不觉，呜呜呜，怎么会这样？

"夭夭呢？"我皱眉皱鼻撅嘴，很是看不惯这厮将人家的生活搞得一团乱，而他在我面前却依旧一副怡然自得的欠扁模样。

眼前一花，待我回过神来时，人已经坐在了狐狸的大腿上。狐狸还很不知趣地将下巴抵在我肩窝上，向我耳根吹气道："几个月不见，怎么浅浅心里嘴里就只念叨着那个夭夭了？"

OK，我投降了，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垂，实在酥麻得厉害。我垮着脸，心却扑腾得厉害，尽量声音平静地道："大哥，我昨天派人通知二哥，让他今天到龙州城门接我来着，你不会让他跑个空吧？"

"嗯。"他的唇舌已在我耳垂边徘徊，只是抽空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

"龙翔煜！"我义正词严地喊他，真受不了在对待他的前情人穆清林同学的问题上他也能这样草率与含糊。唉，其实我也只是想在自己沦陷前将该谈的事跟他好好谈一谈。

他突然停下缠绵的动作，我猛然想起这只狐狸是个皇帝，他的名字即便大家知道也不能像俺刚才那样堂而皇之地喊出来。呜呜呜，糟了糟了，难道跟夭夭待久了影响了我正常的智商？还是跟狐狸久别重逢的喜悦让我失常了？怎么办怎么办，该如何补救才是？

"有多少年没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了！"他好像根本没有生气，又或者说根本没有在意我这样叫他的名字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径，声音里有一种淡然的伤痛。

我转过头想看他，想伸手去抱他，他却没有给我机会，打横抱过我，起身就向更里面走去。

"大哥！"我揪住他的衣服，顿时有些莫名其妙。而且自打今天凌晨见到他之后，什么正事也没干，就光顾着儿女情长了，这真是太不符合俺一贯的作风了。

他不理我，自顾自往里走，半晌才放下我。我双脚一着地，看着眼前出现的一个大游泳池，呃，不对不对，是大浴池，近二十米见方，还冒着热气。我连忙双手环肩，一脸戒备地看着狐狸。虽然亲也亲了，抱也抱了，而且也同床共枕过了，可是大白天的要来个鸳鸯浴什么的，我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大哥你抱我来这里干吗？"

狐狸笑得一脸的淫荡，没错，肯定是淫荡没错，突地欺身至我跟前，桃花眼瞬间亮如星辰，紧紧盯着我，将我打量了一遍，然后伸出一只手揽着我，另一只手抚上我的脸，分外暧昧地道："浅浅说，还能干什么？"

呜呜呜，难道狐狸终于要发春了，终于要撕下他"半君子半色狼"的伪装了？我的脸禁不住烫了起来，身体有些发软，舌头开始打结，"大……大哥，你……你别冲动啊。"

"冲动？看来浅浅和大哥想到一块儿去了。"狐狸笑得一脸的促狭，连声音都是戏谑的。

臭狐狸这种表情这种调调顿时让我清醒过来，清醒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恨不得一掌将那张招人嫉妒的脸拍成大饼状，可是一想到如今是在人家的地盘，又只得咬牙切齿地忍住。斜睨了他一眼，挣脱他的怀抱，也不理他，我径直跑到浴池边上，用手试了试水温。温度适中，要是上面再漂满花瓣就更好了，嘻嘻！

第155节：第三十四章·重聚(2)

"浅浅这么迫不及待？"他的声音里带着些许笑意，将我从浴池边拎起，领着我走至另一侧，那里放着一张软榻，榻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套衣服和明黄干丝帛。

我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觉得跟狐狸这种动物交流，只能直接摇头拒绝，不然什么话到了他嘴里，都能掰成他自己的意愿。

"别摇了，也不怕将自己摇晕。"他双手抚着我的脸，轻笑一声，才懒懒地道，"浅浅先洗吧，这是温泉水，不必担心水凉。如果想大哥，就叫一声，我在外边等着呢。"说罢又亲了亲我，转身就朝来时的方向走去。

"等等！"我忍不住叫住狐狸。

"浅浅这么快就想大哥了？唉，看来大哥今天是躲不过了。"狐狸停住，一脸坏笑地又转身朝我走来，声音却似万分遗憾。

"站住站住，别过来，没你什么事，我只想确定一件事。"我忙向后退了几步，指着狐狸大叫。

"浅浅想确定什么事？"狐狸倒真的站在那里不走了，双手环胸，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那个，"我咽了咽口水，略有些紧张地问道，"你不会偷看吧？"

"偷看？"狐狸的桃花眼蓦地半眯起来，站在那里仔细打量着我。

我将头点得像小鸡啄米。

"浅浅。"狐狸突地又欺身至我跟前，仔细看着我，眼里有疑惑，脸上有探究。

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糟糕，多此一问了，狐狸这种人，既然让我先洗，才不会偷看呢，若他想饱眼福，定会不顾我反对，堂而皇之地把我扔下水，就是死踹他都不会离开的。

"嘿嘿，开玩笑开玩笑的啦，我相信大哥君子着呢。"我立马堆满笑容，一边说一边将狐狸往外推。

狐狸在门口站住，桃花眼盯着我，唉，这厮真是太精明了，没办法，只好牺牲一点点了。我踮起脚尖，双手环住狐狸的脖子拼命往下拉，重重地亲了他一口，趁他迷惑之际，迅速将他推出门，然后顺手掩了门，开始洗澡。

我洗完澡，换上一袭宽宽大大的白衣，大小合适，只是一时倒弄不清这是男装还是女装。我擦着头发往外走，然后示意狐狸也去洗澡。他倒也没嫌弃那浴池的水是我洗过的，没一会儿就洗完澡出来，头发湿漉漉的，身上是一袭月色长袍。

"李福。"狐狸向门外轻叫了一声。

"奴才在。"李福低着头躬身出现在门口，也没进来，恭敬地回话。

"午膳准备好了吧？让他们都退下吧。"狐狸也不避讳，拿着梳子替我梳理头发，懒懒地吩咐。

"是，皇上。"李福应了一声就退下了。

狐狸替我梳完头发，伸手就将梳子递到我跟前。我撇了撇嘴，起身拿过梳子，走至狐狸身后，然后替他梳头发。臭狐狸，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我一边梳，一边龇牙咧嘴地向他扮鬼脸，却一点儿也没发现我们前方不远处正是一面大铜镜。

饭毕，我终于有了机会将老老头的亲笔盟书递到狐狸跟前，结果这厮看都不看一眼，直接扔在他的书桌上，起身牵了我的手，边向外走边道："去看看你的那个夭夭吧，它不肯吃东西。"

我一听，立马拉着狐狸急急往外走。一出门看到李福特别平静特别坦然特别镇定的神色，我才惊觉自己的举动实在太诡异，慌忙松了狐狸的手，轻咳两声，顺手理了理衣衫，这才目不斜视地继续往外走。

"方向反了。"狐狸的声音怎么听怎么觉着邪气十足。

我满脸黑线，机械地转身，双手握成拳，这才没冲上前去将那个笑得一塌糊涂的脸揍扁。我哀怨地坐在马车里，看着对面那个笑得一

脸风骚的男人，扯着嘴角道："哥哥回修若，是大哥同意的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和想做的事，那是个人的选择。"

"呃……"他说得理所当然，就这么简单？狐狸这么开明这么好说话？看着不像啊！我微微有些哆嗦道，"大哥都没意见吗？那相位是空着，还是依旧挂着哥哥的名头？"

"一样。"他懒懒地飘出两个字，长手一伸，就隔着小案几，将我抱在了怀里。

一样是什么意思？不过看他这个样子，倒是对哥哥此举没多少反对之意。不仅不反对，我都怀疑他和哥哥商量过，不然狐狸怎么看都不是这种好说话、肯吃亏的人。

"那和修若结盟的事……"绝色美男当前，我却丝毫不被迷惑，完全符合一个国家大使臣的职业标准。

"这些都是以前谈好的，所以不会有问题，浅浅不必担心复不了命。"狐狸的头发早已用玉扣束起来，而我的头发，他就用那支墨玉凤簪帮我盘了个小髻，大半还是披着的，像极了庆功宴那晚我的发型。想起那晚他说了句"浅浅真美"，这是他唯一一次赞美我的容貌。而现在，他的手抚着我大半披散着的长发，好像那里有让他着迷的东西。

第156节：第三十四章·重聚(3)

"早在望月大战的时候就谈好的？"我的声音已经无法保持平静了，虽然已经猜到了这种可能性，但听他亲口说出，心里还是很震惊的。这该死的阴险的狡诈的奸猾的龙狐狸！

"那什么"围叶救寒"的主意你也早就想到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咬牙切齿。

"没有。这不是浅浅想到的吗？"狐狸侧转过我的身子，表情难得的认真，可那双桃花眼里泛着浓浓笑意，泄露了一切。

我眼前一黑，顺势栽到他怀里，整张脸都埋在他胸前。天理不容，天理不容啊！俺想的主意那还是剽窃先人的，狐狸这厮凭他那个狐狸脑袋就想出来了，那档次，我不止差了一点两点啊！这太打击人了，我不要活了，呜呜呜。

他不再说话，揽着我，轻拍我的背。我靠在他胸前，却明显感觉到他胸口起伏不定--这厮居然在偷笑！我张口狠狠咬下，也不管还隔着衣服，牙齿左右磨了磨，听到他微微的抽气声，这才舒坦地松了口。

"清林也在，我们下车吧。"很快马车停了下来，我还埋在狐狸的怀里打瞌睡。

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浅醉居到皇宫是有近路可走的，只不过那条路都被狐狸那厮独占了，又隐蔽还守着人。怪不得以前三人在浅醉居留宿的时候，明明狐狸和我们差不多时间起来，但他愣是能在我们赶到皇宫时，已然换好了他的龙袍优哉游哉地出场。我那时候还奇怪呢，就想着可能他的马跑得比我们的快，原来是有捷径，直通皇宫侧门的捷径。

一听二林子也在，我身手无比矫健地跳下马车，抬眼就看见那颀长的身影，午后的阳光下，脸上的笑容比秋阳更让人觉得温暖。

"二哥！"我飞扑向那道身影，双手环住他，抬头咧着嘴朝着他笑。

"三……"啧啧，很奇怪啊，这小子本来俊朗阳光泛着浓浓笑意的脸蛋突然有些泛红，明明有些兴奋，却似有什么问题困扰着他，张嘴只蹦出一个"三"就没了后话。

我忍不住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诧异地道："二林子？二林子？"

这小子闻言挑了挑他那两道英挺的剑眉，别开脸去，却只说了一个"三"字，又没了声音。我说我亲爱的清林哥哥一直不开口，不会是在犹豫叫我"三弟"好还是"三妹"好吧？原来如此啊，哇哈哈，二林子还是那么可爱啊。

"二林子，许久不见，怎么突然不会说话了？"关于称呼问题，我决定再让穆清林憋一会儿，嘿嘿。

他果然又憋了一小会儿，终于忍不住地抽搐了几下嘴角，蓦地转过脸，冲着我叫道："不许再叫我那个鬼称呼！"

我咧着嘴捂着肚子大笑，笑完又眨巴了几下眼睛，装乖巧装甜美地轻声道："是，二哥！"

清林的脸不意外地又红了，唉，果然还是老样子啊。

"咳咳。"狐狸的声音终于出现在我身旁，还装模作样地咳嗽了几声，不知是警告我不能再逗二林子了，还是警告我不能再靠近二林子。不过不管是什么，都不关我的事，嘿嘿。

我是没把狐狸当回事，不过清林就不一样了，忙敛了敛神色，狐狸虽示意他免礼，但他依然态度恭敬。

"二哥，叫我浅浅吧。"我正色道。狐狸和清林都知道"浅浅"的事，何况最初清林曾屡次帮我解围，后来更是真心相待，我没有理由在这方面将他与狐狸区别对待。

他抬眼看向狐狸的方向，似乎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方才看着我，叫了声："浅浅。"

狐狸第一次叫我浅浅时是试探的，而眼前这人第一次叫浅浅，没有试探，没有置疑，自然而然。

"浅浅先去看看夭夭吧。"狐狸开口，又向夜风道，"夜风带路。"

"是，主子。"夜风领命。我看了眼狐狸，又看了眼清林，跟着夜风向前行去。

夭夭被关在浅醉居最北面的一间屋子里，四面都有侍卫把守。难得浅醉居里还能找到这样一间独立的屋子，我还没进屋，夭夭的声音就从里面传来，似已感觉到我的到来，门内清晰传来它抓门的声音。

"夭夭！"我从侍卫手中夺过钥匙，一开门，夭夭就扑了过来，我连忙搂住它，问道，"饿了吧，夭夭，怎么不吃东西？"

它呜呜地低咽起来，伸出舌头在我脸上来回舔了几遍。

"夭夭，我喂你吃饭，走吧。"我摸了摸它的头，笑道，"夭夭只跟着我，这里的每一个人若无伤害我的行为，夭夭就无视他们好吗？"

它金色的眸子定定地盯着我，最后用鼻子蹭了蹭我的手心，我知道夭夭这样，就表示它已同意我的话了。我领着它回浅醉小憩，吩咐夜风备好夭夭吃的大骨，少顷，夜风就亲自端着一大盆骨头进来了。我一根一根递给夭夭，它没再理会夜风，而夜风站在一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冲着夭夭说话、喂食。

第157节：第三十四章·重聚(4)

哎，看什么看？夭夭听得懂我说话，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小夜，大哥他们呢？"小山似的一堆骨头眨眼间就没剩几根了，我问夜风。

"主子在微眠别苑。"

我将最后一块大骨头塞进夭夭的嘴巴，拿过桌上的湿布，使劲地擦干净手，又拍了拍夭夭的脑袋，道："我有点事要办，夭夭你是跟我一起去，还是留在这里？不管做何选择，你都要静静地乖乖地。"

我起身的时候，夭夭也跟着起身，我冲它笑笑，然后向屋外走去。夭夭和夜风在身后跟着，光想想我就觉得万分诡异，这一点待我到达微眠别苑，在狐狸与清林看到我时那微微思虑的表情中得到验证。

"浅浅……"先开口的是二林子，同时警觉地起身站在了狐狸身前。

而狐狸则万般悠然地坐在那里，桃花眼看向夭夭时，眸内深不可测。我找了空位坐下，拍了拍夭夭的脑袋，它听话地坐在我的身边，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抚着它的长金毛，问道："大哥、二哥在讨论什么？"

"叶苍的事。"狐狸简洁明了地回答。

切，扯谎！盟书都还没有看呢，就谈这件事，狐狸你不像是会做无用功的人啊。我也没点破，抽了下嘴角故作天真道："那大哥说说戒严是怎么回事吧？我真的很好奇呢，龙州发生什么事了吗，还需要戒严？"

"那个纤绘公主跑到龙州来了。"狐狸嘴角勾起一抹慵懒的笑，闲闲地道。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点完头突然想到龙曜国好像没有公主啊，而且那个纤绘公主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听说我们未来的皇后是寒星国

的纤绘公主。"不会这么狗血吧，这劳什子的公主"跑"到龙州来了？啥叫"跑"，莫不是偷偷溜出来的意思？天哪天哪，这是什么人哪？看来天下要乱了。

"就算她跑来找大哥，也用不着全城戒严吧？"看狐狸的样子，倒不担心什么，那我就别自找麻烦了，反正已跟他坦白过我的意思与要求，他也全然明白，那现在这纤绘公主属于他的麻烦范畴，当然得由他自己解决了。话虽如此，我心里还是有点异样的感觉，可这感觉又不是吃醋，真怪！

"寒星王传书，说是纤绘公主已经到了龙州，让我尽量包容，然后将她送回寒星。不过她还没找上我。"他说得云淡风轻。

这算什么话？意思就是那个笨公主真到了龙州，却没办法见到狐狸，可是很显然，狐狸已经找到她了。这阴险的狐狸，摆明了玩人家嘛。

"所以你戒严，既不让人家出城，也不让人家有吃喝玩乐的机会，还将皇宫大门牢牢地关上，想把人家在这里晾上多久？"我的声音蓦地拔高，不能怪我啊，这狐狸太欠扁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美眉呢？呃，不过，我的声音拔高更多的好像是因为开心，真的，看到他这样对别的女人，心里真是开心啊。这个什么纤绘公主狐狸不仅找到了，而且肯定知道她爱玩得要命，不然也不会疯跑到龙州来。如今龙州一戒严，那她待在龙州，还有什么兴致啊？哇哈哈，真好玩！

"浅浅怎么这么想大哥？戒严是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戒严了，昨天晚上浅浅的马车才能又快又安全地到家。"他伸出手，万般优雅地执起桌上的茶壶，斟上一杯茶，递至我跟前。而说话的时候，神情声音慵懒而随意，让人一时辨不清真假。

我一阵恶寒，接过茶杯的手都有些发抖。狐狸怎么能这样呢？说谎也不打个草稿，还说戒严是为了我，信他才怪。

"寒星的使臣明日就到龙州了。"清林看向狐狸道。一如以前，并不忌讳我在场。

"那明天就找到那个纤绘公主，然后取消戒严吧。"狐狸的话是对清林说的，桃花眼却半眯着看向我，双眸幽深中带着一股莫名的火焰，声音温柔得一听就是假的。对了，你问我在干吗？我很体贴地想到夭夭啃了一大盆的骨头还没喝过水，就将狐狸"御赐"的那杯茶在他眼皮底下直接倒进了夭夭的大嘴巴。

他看着我，我也朝他翻了几个白眼。唉，这娃没救了，虚伪得可以，面子上的事做得可真足。

"是。"清林简短地回答。

我将茶杯放回桌上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噌地起身，一直安静乖巧的夭夭也跟着猛地起身。我瞪了它一眼，它委屈地坐回原地，我两步走到狐狸跟前，仔细地在他腰部打量了个遍，复又跑到二林子身前，依样在他腰的位置上来回打量。

"你……你干吗？"

说这话的当然是二林子了。狐狸那厮就算我扒他的衣服，估计他都会是这种享受外加勾人的表情，坦然得很，但二林子就不同了，下了战场的二林子就是这么纯洁啊！想起在汜州城门远远看到他的样子，那时候的他，真是又帅又威风，天生的大将之才。

"玉佩呢？我还给你们的那两块玉佩，不是说是你们的贴身之物吗？怎么没带在身上？"这个问题我好像困扰了很久，一直想确定一下，却没有机会，或者有了机会又忘了问。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紧紧盯着清林的，我知道他的眼睛不会骗我。他眸里一丝异样快如闪电般划过，下一秒，眼前一花，我已被人拥入了怀里。敢这样做的，当然是狐狸了。

第158节：第三十五章·夜风(1)

第三十五章·夜风

"浅浅不会是将东西送回来了，又想要回去吧？"在我挣扎着还没来得及开口的时候，他懒懒的声音在我耳后响起。我闻言怔住，再看一边的清林，他眼里早已恢复如常，俊朗阳光的脸上泛着温暖的笑容。

"呃，不是。"我只是想确认一下罢了，既然送回来了，总不可能再自己开口要回去吧。当然，如果你们主动要求再送我一次，那我当然不会拒绝啦，嘿嘿。

"所以，为免你睹物伤心，那两块玉佩我们就不戴在身上了。"狐狸说得很有道理，而且好像非常了解我，因为我真的会睹物伤心的，如果他们决定不再送给我的话。当然如果狐狸更了解我一些，应该双手将玉佩再次奉上。

不过狐狸既然这样说，那么玉佩应该是收到了。我的心放下了些，又挣扎了一番，狐狸终于放开我，我坐回到原位，继续问道："那寒星的使臣过来，可是为了叶苍的事？"

"未必。"他笑得慵懒，坐在椅子上的身姿比他脸上的笑容更慵懒，微微地冲我斜挑了挑眉，道，"是与不是，不都一个样吗？"

这倒是，我点了点头。于是三个人开聊，从开始的游说，到后来的昏迷，再加上在修若又是几个月，说起来，其实相聚的时间，远比分开的时间少。特别是清林，算起来，除了皇宫庆功宴见过一面外，其实我们有近一年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聊天了。

我对三军共伐望月的事一直比较感兴趣，当初自己沾了点边就被送到了安全地带，算不上亲历这场战事，醒来之后也没机会听听坊间的传闻。只是后来到了修若，无意中听老老头聊家常时提及那场战事，言下之意，似乎清林的表现尤其出色，每每提到龙曜的穆将军时颇有一种惜才爱才的味道。

当然，我亲口问二林子，这显然是错中之错。小穆同学还是很低调很谦虚的，在场没外人，他也没好意思说他的光辉事迹，我挖了半天内幕，结果嘴巴都干了，他还是一个字也不肯透露。我遭遇前所未有的惨痛失败，想不到自己也有搞不定穆清林的一天，再观狐狸，但笑不语，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我撇了撇嘴，起身牵起夭夭，就朝外走去，边走边扔下一句："我回趟云府。"

云府自是得回去一趟的，看看大家过得怎么样，顺便再问问张德云风的事。他二人倒没说什么，只不过狐狸在最后关头飘过来一句"晚饭一道"，然后身边就突然冒出了夜风。我愣是连个白眼儿都懒得给他，便径直向外走去。

坐上马车回云府，夭夭很听话，一路都很安静。到了云府，下车，夭夭也没对云府的一干侍卫仆人有什么不良反应，只是坚定地走在我身边，亦步亦趋，金眸却是警觉的。

我直直向西枫苑走去。云府的人都不简单，我一会儿男装，一会儿女装，一会儿失踪，一会儿又出现，这些人看到我时却连点惊讶的神色都没有，只规规矩矩地上前行礼，不过将称呼自觉改成了"公主"，然后一板一眼有条不紊地做自己的事，没一句废话。

"翠儿！"我看到那个背对着我在西枫苑园子里来来回回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影叫道。

"小姐！"她似乎浑身一震，扔下手中的东西，转身就朝我飞扑而来。

夭夭蓦地窜到我身前，对着翠儿就是一声怒吼。翠儿本来眼里只看到我，如今被夭夭一吓，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夭夭。"我忙喝住夭夭，拍了拍它的脑袋，示意它退下。它回头舔了我一下，又对坐在地上的翠儿怒吼一声，终于乖乖听命。我忙走上前，伸手正待扶起翠儿，她却突然跪下行礼，"奴婢翠儿给公主请安。"

我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咳了好半天，才一把拉过她道："翠儿，你也这样？"

"公主……"她起身，看着我的眼里有泪，神情激动。

"你这样叫我，我还真不习惯。翠儿，还是老样子吧。"我的眼也有些红，拉着她的手，向屋里走去。此刻才看清刚才被她扔在地上的东西，竟是我住在西枫苑的时候特意让红儿给我缝制的大抱枕。

翠儿跟着我没走两步，一下子松开手跑过去将大抱枕拎起，又跑回来跟在我身边，念叨着："我看太阳不错，就拿出来晒晒。"

"我知道。"我伸手接过大抱枕，抱个满怀，脸往上面贴了贴。路上与西枫苑的浣娘、厨娘打了声招呼，示意云耀、云辉也跟着我进屋。王安与衍儿已被张德安排在西枫苑，此时早已迎了上来，我让衍儿将我随行带的礼物拿来，一一分送给他们。

第159节：第三十五章·夜风(2)

"礼是最虚的，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表达我的心意，都收下吧。"我起身走到云辉身前，被我戏称百年不老的娃娃脸此刻却已成熟稳重了许多，想起他挥剑断臂的那一幕，我的心一阵揪痛，手不由得轻触那空空的衣袖，道，"云辉，对不起……"

我当然知道说对不起根本无济于事，但不说心里更难受。

"公主，小的现在挺好的，而且这大半年来练了左手剑，不比从前差，一样能保护公主。"他倒坦然，脸上更无一丝悲痛，许是早已接受了这一事实，毕竟距离他断臂已经过去近一年了。

我只能点点头，勉强笑道："那什么时候有机会看看云辉新练成的左手剑。对了，既然这么厉害的武功，要取一个拉风一点的名字。"

我的脑中第一反应就是杨过的黯然销魂掌，但一想剑和掌毕竟不同，遂不能盗取这么拉风的名字。众人又聊了几句，云耀、云辉就告退了，我遣开王安和衍儿，独留下翠儿说话。

"小姐，就让翠儿跟着你吧。你不在的时候，翠儿每天看着这些东西就想小姐。小姐，你就答应翠儿吧，让翠儿在你身边侍候你。"还没开聊，翠儿突然掩了门，扑通一声跪在我跟前，眼里似有晶莹的泪花，看着我恳求道。

"翠儿？"我一时有些莫名，反应过来时就想到了红儿，"翠儿，你跟着我会吃苦，会受委屈，会受罪，更可能会……"

当初我没有保护好红儿，如今也没强大到可以保护好自己想保护的人，若贸然再让翠儿跟着，不知可会让悲剧重演？

哪知我的话还未说完，翠儿已跪上前来拉着我的衣摆道："小姐，我不怕，只要能跟在小姐身边，翠儿什么都不怕。"

"翠儿，"我蓦地落下泪来，连自己都未觉征兆，声音哽咽道，"红儿她……"

"小姐，红儿的事是意外，她不会怪小姐。而且翠儿知道，翠儿也和她一样，只要能跟着小姐，侍候小姐，就是最幸福的。如果能有机会保护小姐，这是幸运，绝非劫难。"

她此刻的眼眸因泪愈显清亮，眸底的那份坚定让我的心猛地一颤，我弯身去扶她，自从我上次从天青回来就知道她成熟了，更懂事更体贴人了。

"小姐……"她不肯起身，依旧在坚持。

"翠儿，我还得回修若皇宫，皇宫不是个好地方，也不是我想带个人进去就能进去的，一切到时候再说吧。"

我执意将她拉起。她闻言没再坚持，只道："那小姐在这里的时候就让翠儿跟着你吧，到时候翠儿再去求张总管。"

我笑笑，没再说什么，催着她将我假扮云风时常穿的男装都找出来，挑了套换上，又将七彩琉璃镯套在手上，顿时觉得一身舒坦。

我交代了王安与衍儿几句，就让翠儿跟着去找了张德，问他有无哥哥的消息，还有云月母亲十年祭的相关事宜。之后就回了浅醉居，翠儿跟着我上了马车，满脸的欢喜。

"翠儿，哥哥突然去了修若，你可知有什么原因？"我坐在马车里，问一身小厮打扮的翠儿。此情此景，恍若回到了替兄出仕的日子，一想到此，我不由得浮起笑容。

话一出口，就觉得不合适。连张德都不知道哥哥因何回修若，那么翠儿更不可能知道。

"少爷肯定是为了小姐。"翠儿答得分外肯定。

"呃？"这个可能性最大，但翠儿答得也太肯定了吧。

"那日小姐去皇宫赴宴，晚上回来的时候只有少爷一人，我问少爷，少爷说你被接回修若了，然后他在西枫苑待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去上朝的时候，他让我跟着他，在马车上问了我很多小姐上朝以来的事。"

我心中莫名一动，继续问道："之后呢？"

"少爷每天下朝后都会来西枫苑坐坐。"

我忙问道："翠儿，你想一想，哥哥去修若的前几天，可说过什么奇怪的话？"

"奇怪的话？"翠儿一脸莫名，并陷入了深思。

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她，可是直到到了浅醉居，她都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扶着我下车的时候，她还愧疚地向我摇了摇头。我叹了口气，哥哥这么内敛的人，每天跑到西枫苑去坐坐已经是极限了，哪能跟翠儿交心！

坐在饭桌前的时候，一应人等都被遣到了外面。夜风自从我到了云府就失了踪影，这会儿倒突然出现在了门外，我对他来无影去无踪的作派早已见怪不怪，只是突然想到一件事，冲着狐狸道："大哥，你将小夜拨给我吧！"

狐狸正端着茶杯，貌似优雅地喝着茶，看着我的桃花眼里满是慵懒的气息。可是我话一出，他破天荒地被水呛到，任他再狡猾，任他那皇家风范再绝然，待他敛了神色恢复正常时，也已经咳了好几下。

"大哥你不会这么小气吧？夜风武功好，话不多，长得也不赖，他在我身边，我觉得分外有安全感，你就将他拨给我吧。"我再次挖墙脚，越来越觉得身边应该有个可靠的武功又超好的人，那样办起事来也方便。若说狐狸因此身边少了个得力的人，那就再培养一个呗，反正狐狸那厮身边?人那么多，夜风走了，别人才有机会得到提升啊。

第160节：第三十五章·夜风(3)

狐狸却不看我，移开视线转而向门外的夜风道："进来说说你自己的想法吧。"

夜风闻言入内，表情平静，看不出悲喜。他抬眼看向我时，我已经起身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衣袖，微仰着头一脸期待地看着他，道："小夜，如何？如何？"

他眼里有一抹惊慌闪过，立马甩手向狐狸恭敬地答道："属下全凭主子吩咐。"

狐狸将球踢给了夜风，结果夜风又将球踢回给了狐狸。没想到男人也这么腻歪，我顿时感情受挫，胸中憋闷着一口气，转身回到座位，看着清林道："大哥不肯就算了。二哥，你将暗中保护我的一吹镯子就出现的那几个人拨给我吧。二哥你总不会这么小气不答应，或者推托我说要去问问当事人的意见吧？"

说到最后我都有些咬牙切齿了，完全忽视狐狸和夜风的存在，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

"好！"二林子果然爽快，一口答应，看着我的眼里满是包容与宠溺，道，"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就让他们到你跟前报到。"

他神色暖若春阳，说话的神情慈如兄长，却又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宠爱。我的脸微微一热，突然觉得二林子好像已经不是那个愣头青了。虽说以前的清林也很爱说话，但绝不会是现在这种神情这种口气。

狐狸倒没跳脚，也没说什么，只挥了挥手示意夜风退下。桃花眼扫向我时，啧啧，忍不住让人抖上一抖。不过我这人皮厚惯了，直接将他的眼神屏蔽掉，一顿饭吃得分外舒坦，并直向二林子大献殷勤。

可是饭刚吃完，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不祥的预兆。狐狸居然都不让人喝口茶，直接下了逐客令："清林，既然答应了三弟，你就回趟穆府，将那几个人带过来正式交代一下吧。"

"呃。"我下意识地看向穆清林，用眼神向他求救，示意他坚定地留下。

可是每到最后关头，或者说是紧要关头，清林同学总是特别遵循君臣之礼，所以他无奈地看了看我就退下了。我当场气闷，唉，这世上只有我敢将狐狸不当一回事啊。二林子退下，狐狸又拿眼扫了一下门外的夜风，那小子眼也不眨地从外面将门合上。

"干吗？！"我立马从椅子上跳起来，退到安全距离，看着一步一步走向我的狐狸，那厮脸上的笑容怎么看怎么像狐狸，怎么看怎么欠扁。

他闻言停下，双手环胸，身子斜斜地倚着身后的桌子，好整以暇地道："过来。"

"过去干吗？"我也双手环胸，不对，是双手护胸。

"浅浅可以想干吗就干吗。"他笑着，一脸坏意。

我作势抖了抖，然后扯着嘴角道："谈正事吧，修若的盟书什么时候可以给我？"

"等明日寒星使臣来了，到时候再交给浅浅吧。"他说得风轻云淡，脸上的笑容却越发深了。

也有道理，我不由得点了点头。虽说这等大事越快敲定办妥越好，但为保险起见，还是等狐狸见了寒星使臣，摸清了寒星使臣的来意，再来一五一十地告诉我，然后商量好一切，将盟书交给我最好。而且寒星使臣明日就到了，这一两天的时间，我还是等得起的。

"既然如此，"我看向狐狸，冲着他露出一个特大特真诚特迷人的笑容，然后趁着他桃花眼半眯之际，边向门口飞奔边道，"我先回浅醉小憩啦……"

"啦"字还没出口，人已经"投"入了一个怀抱。狐狸不知怎的跑到了我前面，已挡在了门前，我就这么直直地扑入了他的怀抱。我摸着鼻子抬头，他一手揽着我，一手轻而易举地抽掉我发髻上的凤簪，长发顺势披散，他伸手挽了一束，在他指间缠绕。

"大……大哥。"我发现，狐狸特爱把玩我的头发，特爱看我披头散发的疯样儿。

"真想念这一身打扮的浅浅。"他的话似喃喃自语，眼眸却紧紧锁着我，饱含赤裸裸的痴意。

我心中一动，狡猾诡诈的狐狸，深藏不露的狐狸，却在这一刻，卸下所有的伪装，坦白自己的感情。话只一句，却已经足够。如此一想，就有些头脑发晕，身子也有些轻飘飘的，脚下微浮。我朝他灿烂一笑，伸出双手钩住他的脖子，轻轻踮起脚尖，心一下子跳得好快好快，微合上眼，第一次主动将嘴凑了上去。

事实证明主动跟被动还是有区别的，第一次主动，等到我终于喘着气回过神之后，才惊觉自己不知何时已与狐狸双双滚在了里屋的大床上。

"狐狸。"我有些紧张又有些害怕地轻唤，天哪，根据我几近为零的生理常识，外加以前看言情小说遇H则跳但偶尔不小心瞥到的经验判断，狐狸的身体好像有反应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听说男人都是欲望的动物，有兽性的一面，狐狸不会忍不住兽性大发吧?

"狐狸？"狐狸的眼睛瞬间眯了起来，俯下脸，对着我吹气道。

第161节：第三十五章·夜风(4)

天要亡我啊！大脑秀逗了不成？这时候居然将心里的称呼叫出来了，看来狐狸的生理反应真的把我吓坏了。

不管了，怎么也不能让他吃干抹净。我一把搂住狐狸的脖子，将自己的脸埋在他的肩窝，嚷嚷道："大哥，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能骂我，不能怪我，也不能对我兽性大发。"

耳际传来狐狸的轻笑声，然后他抱着我一个翻身，我就趴在了他身上。

"那个寒星使臣还有那个纤绘公主，大哥躲得过吗？"我趴在狐狸胸口，无聊地在他的衣服上画圈圈，状似随意地道。

叹气声在头上方响起，我的手被握在另一只温暖的大手中，"只要浅浅信大哥，再给一点时间，这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所以接下来，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当真，不要胡思乱想，浅浅只要相信大哥就行了。"

"那我可以叫你狐狸吗？"我的下巴抵着狐狸的胸膛，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他，问道。

"不行！"他断然拒绝，脸上有怒气想爆发又隐忍的纠结。

我一边滑下他的身子，一边闲闲地道："这爱称既然你不要，那我送给曦岚好了。"

"你敢！"狐狸一伸手，将我死死纳入怀中，低头便又将我的嘴堵上了……

其实整个晚上都没睡好，不知为何，一闭上眼睛心就扑通扑通地狂跳个不停，数羊数鸡数狗都没用。天蒙蒙亮狐狸就起床赶去早朝，我闭着眼睛佯装睡着，然后微皱眉头小手握拳，当做什么也不知地任由狐狸在我的额头、眼睑、鼻尖，最后在唇上烙下轻吻，当自己也感觉到脸颊发烫时，狐狸流连在我脸颊上的手终于离开，我心跳声大如擂鼓，似乎听到他轻笑着推开门出去。

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再醒来时天已大亮。起床，其实除了外袍，衣服都还在身上，只是看起来有些凌乱。唉，虽然昨晚也很不纯洁，但最后关头还是没有被吃干抹净。开门，却见夜风守在门外，不远处还站着几个青色人影，看身形相貌，微微眼熟，又盯着那几个人看了几秒，方记起他们是清林派来暗中护我去天青的。

"小夜，你怎么在这儿？你不跟着你的主子走吗？"我走到夜风跟前，死死盯着他的眼睛，咬牙道。臭小子昨晚不是挺不乐意跟着我的吗，这会儿还守在门口干吗？

"属下现在就是跟着主子。"

他撇开眼不看我，说的话让我听晕了。什么叫现在就是跟着主子？狐狸现在不是应该还在上朝吗？难道……我一把拉住夜风的袖子，惊问道："小夜，大哥已经同意将你拨给我了？"

"是。"

"耶！"我拉着他的衣袖兴奋地跳了几下，然后凑到他跟前，贼贼地道，"小夜，你心里是不是不乐意听命于一个女人啊？嘿嘿。"

"属下不敢。"他话虽如此，那声音与神情还是有丝怪异。

不过我知道，夜风这样的人既然同意到我身边来，既然认了我做主子，自然是最忠心最可靠的人。所以，我立马问道："小夜，你告诉我，我在修若的这段时间，这里都发生了什么大事？"

"回主子，属下不知。"他回答得干净利落。

"小夜……"我才不信呢，夜风也不老实啊。

"属下确实不知。"他依旧肯定地回道，并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你不在龙曜吗？不在大哥身边吗？"

"是的，主子，那夜主子在皇宫失踪，属下连夜就去了天青。"

我心里一惊，脱口问道："去天青干吗？难道你们以为我是被劫去了天青？"

天哪，狐狸的脑袋是馒头做的吗？怎么会想到小白将我劫去天青？

"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呢？理由呢？还有我哥哥跟大哥有没有过什么私下交流？小夜，你能不能一次性给我说说清楚？"我先跑到那几个青衣人跟前，确定了他们的身份与来意，就让他们该干吗干吗去，然后示意夜风跟着我进屋，问道。

我问得急切，这小子却面有犹豫，半天不开口。我来回在他身边转了三圈，他还没被我转晕，我自己倒有些晕了，扶着桌子抚着额头坐下的时候，他才良心发现地吐出四个字："凤兰玉佩。"

我顿时有些莫名其妙。反正今日那什么寒星使臣要来，还有那什么纤绘公主的事，狐狸肯定忙得脱不开身，索性拉了夜风好好了解了解情况。他若不愿说，咱多的是时间，嘿嘿。

"去天青是为了凤兰……"我的话说了一半，猛地想起将凤兰玉佩及另外两块玉佩分别放在给狐狸和清林的信中，又将信塞在曦岚怀里，托他交给狐狸和清林。我当时如此做，是以为自己从此将会在这个时空里消失，而做这决定的时候，是瞒着外边的云耀、云辉，又怕到时候被送回云府，狐狸的凤兰玉佩跟着云月的身体回了云府被云老头发现，所以才交给曦岚。我相信曦岚醒来后看到信，一定会替我将东西交还给原主人的。后来陷入昏迷，再醒来时已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醒来后恰逢望月大定，大军凯旋，喜讯连连的时候我难得有机会见到狐狸，他却扔出圣旨求婚一事，我根本?不及问他有没有收到玉佩。直到昨天，我才问狐狸和清林玉佩的事，他二人不是说收到了吗？

"夜风，凤兰玉佩取回来了吗？是你取回来的吗？"我惊问，心中的疑团却越来越大。

"是皇上亲自取回来的。"

"是什么时候知道凤兰玉佩不在我身上的？"

"主子昏迷被送回云府的时候。"

凤兰玉佩对狐狸意味着什么，我知道，若被有心人拿去，会给他带来多少麻烦与不便，不难想象。我当初交给曦岚，是因为全心信赖他，我知道曦岚必会醒过来，看到他怀里的东西，看到我的信，他必会明白我的意思，然后将东西交还给狐狸与清林。可为什么，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曦岚，发生什么事了吗？

凤兰玉佩既然是狐狸取回来的，狐狸必定去过天青了。那是什么时候？该是我失踪后不久，他安排好一切就起身了吧？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心里又惊又痛，还有一份感动。就在我暗暗抱怨狐狸怎么迟迟没有音信的时候，其实他正忙着收拾我丢下的烂摊子。

第162节：第三十六章·棒打野鸳鸯(1)

第三十六章·棒打野鸳鸯

"该拿的都拿回来了吧？我是不是惹了很大的麻烦？"我看向夜风，声音里有满满的自责与愧疚。

他撇开视线，沉默，脸上的神情虽无波无澜，但我知道，我肯定惹了不小的麻烦。从我昏迷被送回云府，到三个月后醒来，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将事情解决，后来我被劫失踪，狐狸顾不得找寻我，亲自到天青拿回本属于他的东西，必是因为事情太严重，已经到了拖延不得的地步，还是小白劫我去修若之事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内幕？

我黯然低头，久久不语。自从被劫，心里就存了太多的疑问。再见狐狸，心中自是激动万分，早忘了先前的疑问，难得想到提及，又总被狐狸三言两语打发了，我从不细究，也乐得如此。如今一层一层剥开，发现心中的迷雾越来越沉重，已经解决的事情不去想它，但那些没找到答案的问题，却横在心头，竟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场诡异的战事，或者说从望月欲伐龙曜开始，天下形势的变化；小白劫我的动机与目的；曦岚为何没有依我所托替我送了那两封信；哥哥为何在这时候突然又回了修若；老老头召我回修若的目的，此次又同意我回龙曜的理由……

"其实皇上曾派暗卫前往修若，但主子住进皇宫，身边还多了圣灵兽，恐打草惊蛇反连累了主子，暗卫就没联系主子。"

我闻言抬头，见我看他，他又微微移开视线，我不自觉地笑了笑，听他这话，倒像是在替狐狸解释，难道他以为我刚才的黯然不语，是在感伤狐狸的音信全无？

可是不管怎样，夜风肯主动为狐狸说话，还真是叫人大跌眼镜。我还以为夜风这性子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更不会管这种不关己的"闲事"，可是他刚才这番话，啧啧，难道狐狸给他下了什么迷药吗？

"那我哥哥呢？那日我失踪之后，可与大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还是觉得奇怪，哥哥突然去了修若，好像短时间之内不打算回来的样子，而狐狸也同意了，这两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或者达成了某种协议。

"属下确实不知。"他看着我，坦然而恭敬。

赶在午饭前，我拉了翠儿又回到云府。原先是睡在微眠别苑的，翠儿只能留在浅醉小憩，狐狸的那一亩三分地，没经过他的同意，别人是进不去的。虽然浅醉居挂在我的名下，但谁让里面的人都是狐狸和清林找来的呢？我是料定狐狸今天脱不开身，所以回了云府倒也不急，先喂了夭夭吃东西，它从昨晚开始就安静地待在我的西枫苑，由王安进去送食。云府里的人自然是不敢对夭夭怎么样了，它是修若的圣灵兽，云府又是云老头的家业，张德应该早就交代过了。

吃罢午饭，张德来回话，说明日就是云月娘亲云夫人的祭辰，相关事宜已办妥。只是云夫人的墓园位于龙州城东的龙巅山山腰，因为吉时问题，明日需一早赶路。我点头应允，又问了云风的消息，这么短的时间，估计让张德给他的信他都还没收到，更遑论赶回来了。

是夜我没有回浅醉居，翌日一早带上夭夭，一行人就向龙巅山而去。路况出奇地好，不知是张德安排得好，还是我跟狐狸提过祭母的事，反正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我一袭素衣，为了方便，还是男装打扮，到了龙巅山脚，下了马车，执意辞了轿子，坚持自己走上山。龙巅山并不险峻，夭夭跟在我身边，另一边还有翠儿和夜风，四周是一大帮侍卫。天气不错，出门虽早，但此时日已高升。秋高气爽，我捧着一大束黄菊，这是早上在云府剪下的，我不是云月，与云夫人素无感情，甚至未曾谋面，但不知为何，此刻却心有凄凄，似一种本能，自己也不知原因。

到得半山腰，微汗，我还微喘着气。云夫人的墓园竟是一个半山花园，墓地坐落在墓园东侧，整个墓园还有专人打扫与看管。可是即

便如此，我依然觉得，这仅是因为云府有钱，并不表示云老头有多爱云月的娘亲。

第163节：第三十六章·棒打野鸳鸯(2)

一切按程序进行：迎魂，初献，祭祈，撤馔，送魂。四周静穆，我在心底替云风与云月虔诚祈祷，借此遥寄思念之情于二十一世纪的亲人朋友，于是眼泪不期然落下。我跪在云夫人的墓前，静静流泪，没有人上前劝说或打扰。

礼毕已是晌午，张德竟已安排好了午餐，询问我何时用膳。我因为刚才的祭礼，并没有什么胃口，又想着我若在此地用餐，跟来的这一大帮人又要多饿一些时候了，于是示意张德还是先出了墓园下山吧。

出园不久，夭夭的怒吼声突然响起，比身边的那些侍卫早一秒发现行迹可疑的人。夜风护身至我跟前的时候，一旁的侍卫已有人飞身向左侧掠去。

"放肆！放手，放开我……"当编号为小四和十二的侍卫拎着一个小男人过来时，那小男人嘴里正嚷嚷个不停。除这小男人外，还有两个大男人被几个侍卫押着过来，估计是被点了穴，不仅行动不便，而且一言未发。

"放开她。"我拉住夭夭，从夜风身后缓缓走出。这小男人不是男人，而是个假男人，和我一样女扮男装，其声音清晰可辨。

"放开他们两个，替他们解穴。"那假男人一旦自由，打量了我一眼，好像对我的男装女声并不惊讶，说话的口气却比我高姿态多了，出口就是命令的语气，好像我不仅欠了她银子，还是她家的使唤丫头。

我懒得理她，虽然自己就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主儿，但不表示我会对眼前同样女扮男装的人有好感。

"站住。"她倒也不客气，见我不理她，径直往前走，竟几步冲过来挡在了我身前。幸好我第一时间拉住夭夭，不然她早被夭夭一口咬死了。

我抬眼看着她，带着一丝怒气，她似丝毫不觉，看到夭夭想扑她，只是脸色微白了一下，待夭夭安静下来，又鼓起勇气大声道："给他们两个解穴。"

"时间到了，自然会解。"我懒得理她，肚子好饿，只想快点下山填饱肚子。

"云月！"我径直从她身边走过，她却突然叫道。

我停步，侧过身，半眯着眼仔细打量她。即便穿着男装，她依然明艳动人，一看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贵人家出身。可是她竟然知道我的身份，那么她出现在这里，是有意而为之喽？

我不想多惹麻烦，虽然这一路来的情况处处显示云府早有安排，闲杂人等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想着祭祀已经顺利结束，如今就要回去了，没想到这假男人还没完没了了。

"你是？"

"云相胞妹云月，不过如此。"她不表明自己的身份，倒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闻言反笑，看来她会出现在这里，是预先安排好的。只是不知为何要这身打扮，我又抬眼看了看另两个男人，三十岁左右，面相精干，双眼深邃，一看就知不是普通人。

"本就是一普通人，你该不会听信传言，以为我有三头六臂吧？"我笑答。从我昏迷醒来，到了修若，关于云月的种种传言我可听了不少，大抵不出狐狸封旨里的内容，概为国难当头，不仅献策，还前往天青游说，后被封为天青的汐月公主，倒一直没有言及替兄出仕。

她似一愣，估计没料到我会如此说，脸顿时涨红了。

"现在该见的都见了，我这人比较怕麻烦，等我们走远了，我会让人解了他二人的穴。"我说完转回身继续往前走。

"等等！"

又来了又来了，有完没完，要把人饿死吗？不过我干吗要听她的啊？汗！继续往前走。

"我让你站住！"声比泼妇，真没形象。

"有话就说，有屁快放！别考验我的耐性。"我今天也疯了，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这假男人纠缠。

"就你这样，居然还要当龙曜的皇后？！"

她声音不轻，众人闻言皆是一惊，我忍不住走到她跟前，半眯着眼睛，轻声道："你刚刚说什么？"

"若非那一旨婚姻，我又怎会居于你之下？"她讥笑道，又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满是轻蔑，"不过婚旨已下，却又久未完婚，看来龙曜王亦是不乐意的。"

我实在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自己也吓了一跳，本来还以为自己该生气郁闷的，再一想反倒觉得很可笑。她见我如此，怒瞪着我。我抚了抚胸口，顺了顺气，好半晌才敛神，侧过头斜斜看了眼沉默不语的夜风，又回头冲她微微点了点头，道："纤绘公主？"

"你知道本宫？"她说这话，不知是意外，还是讥讽。

"公主这般千里寻郎，可不合规矩。且大礼未成，名分未定，甚至连婚旨都还没影儿，公主说这番话不觉得羞煞人了吗？"我不答反问，话说得风轻云淡。

"你！"她没料到我会如此说，一时脸白，气得只说了一个字，就没了声音。

"德叔，派人好生将公主送回皇宫，以免大家担心。"

第164节：第三十六章·棒打野鸳鸯(3)

"放肆！你凭什么决定本宫的去向？本宫若要回去，自己会走。"她倒好，将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浑然不领情。

"你一口一个本宫，就该明白，你这样跑到龙州，若发生什么意外，对两个国家都不是好事。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善良好说话，你带来的那两个侍卫也不一定能护得你周全，所以，任性也应该有个底线。"她似想反驳，我不容她插口，继续道，"你这样跑过来，无非是想看看心上人，想争取一下自己的幸福。人你昨日已经见过，接下来就是两国商谈的事，你虽贵为公主，既做不了这主，就不应再多生事端。你该明白，你刚才这样出现，就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也完全可以不理会，或权当什么都不知，让你吃些苦头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你敢！若真如此，你就不怕被追究？"她的口气又恢复了高高在上的姿态。

"追究？"我边笑边道，"不知者无罪，现场没旁人，只听你片面之词，或只听我片面之词都定不了罪，但苦是你受的，我只要不受罚就行了。所以，见好就收吧，你也是，我也是。"

说完我不再理她，看了眼张德，他向我点了点头，我就径直向山下走去。

"小夜，你应该早就认出她是纤绘公主了吧？"狐狸早就知道纤绘公主跑到龙州，还掌握了人家的行踪，那么小夜不应该不知道。可这臭小子，从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不第一时间暗示就算了，看我和那公主差点儿掐架还一张波澜不惊的脸。

"是。"他答得干脆。

"那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我怒。

"主子没问。"他这话说得理所当然。

我险些气晕，咬紧牙半晌才忍住没上前揍他一拳，恨声道："你明知她的身份而不提醒我，若我刚才做了什么冲动的傻事，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不会有麻烦。"

"晕，小夜你哪来的自信？"

他侧过头看着我，神色有些惊讶，我反瞪了他一眼，他才转过头继续直视，声音稳稳传来："属下会保护主子。"

我回到云府已是下午。张德回话说纤绘公主已被安全送回皇宫，我在心里将狐狸叉叉了好几回，想着那假男人不是昨日便被他"找到"了吗？照理假男人该乖乖待在皇宫，和寒星使臣在一起才是，也不知她是怎么逃出来的，狐狸真是逊毙了。

临近晚饭的时候，闲来无聊，突然想起我第一天上朝与清林偶遇的邀月楼，想起邀月楼里那些垂涎欲滴的美食，我便决定出去走走。反正狐狸这会儿忙得不可开交，听夜风回报说，寒星使臣要到后天才起程回国，这两天只怕他都没空搭理我了。唉，还想问问寒星使臣的来意呢，看来还得憋一天。

可是一天之后呢？狐狸修好给修若的盟书，我是不是也该起程了？

下了马车，我摇了摇头，将心中让人郁闷的想法通通暂时屏蔽。我走进邀月楼，夜风跟在我身边，自从狐狸将他拨到我身边之后，他就成了"白风"--就是一直跟在我身边，不似从前，人总不见影，叫了他才出现。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不会武功的缘故吧。

我挑了二楼一个包厢，没有靠窗的绝佳位置了，但好歹可以看到一楼大堂来来往往的人，这也不错。夜风是不肯入座的，完全忘了在天青的时候，我还跟他并肩战斗过，我也不好勉强，吃了一半趴在包厢窗口无聊地东张西望，心里却想着是不是该叫人去请一下清林。

狐狸可能很忙，但清林应该不会啊，这小子是将军，使臣来访这等事，应该与他无关吧。反正我来得早，吃到现在也就是正常的晚饭

时间，邀月楼里还不断有客人进来，到时候将这些吃了一半的菜通通撤掉，也算是非常有诚意的，嘿嘿。正待发话让夜风跑腿，我的眼睛却被刚进入大厅的看似两个男人实则是一对男女给吸引住了。

那不是假男人和真狐狸吗？可是他们这样双双走进邀月楼，是怎么回事？

我下意识地起身就欲往外冲，没办法，我虽然觉得这假男人对我构不成威胁，中午意外碰到她时也没把她当回事，但如今看到他二人出双入对，虽然狐狸的手中规中矩，眼睛也中规中矩地直视前方，但那假男人边走边扭头看狐狸，嘴里似乎还在说着什么，脸上的笑容就像油菜花开，整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过去，简直就是螃蟹横行嘛。

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我冲到一半的时候却被夜风拦下。

"别拦我，我要去棒打野鸳鸯！"我拼命掰夜风的手，边掰边发飙。

这小子闻言，眉毛大幅度地抽了一下，然后才撇着嘴道："他是皇上。"

"皇上怎么了？皇上就可以给我戴绿帽……"话未完，自己就先止了声。

没错，狐狸确实想娶我为后，有那圣旨为证；没错，我确实跟狐狸说过"愿得一人心，从此共白首"，狐狸当初也是同意了的；没错，那假男人有可能是狐狸去寒星的时候一眼看上了狐狸，然后就巴巴地跑了过来。可是，狐狸和她这样来到邀月楼，肯定有猫腻，肯定有问题啦，呜呜呜。

第165节：第三十六章·棒打野鸳鸯(4)

"主子。"或许是我苦着脸长吁短叹的，夜风终于忍不住叫了我一声。

"没商量，我一定要在暗处监视他们！小夜，你去看看他们坐在哪儿，我们换位子，换到可以看到他们一举一动的地方去。"我当机立断，理智对待，拉着夜风就凑到窗前，继续观察狐狸的动向。

更邪门儿了，狐狸这厮竟然不领着千娇百贵的纤绘公主去包厢，只在大堂里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等等，这位子，貌似是我初来邀月楼坐的无比角落的位置啊。

如此一来，我倒不用换位置了，由我所在包厢的窗口望出去，恰好可以看到那一桌的动静。我半开着窗，双眼冒火地看着那假男人挨着狐狸坐下，然后狐狸向小二说了些什么，小二屁颠儿屁颠儿地领命走开的时候，狐狸恰好抬眼往我这方向看来。

我下意识地闪身躲到窗口旁，不想让狐狸看到。背靠墙的时候我皱眉思索，然后向一脸黑线的夜风问道："小夜，大哥发现我们了？"

不应该啊，狐狸怎么可能知道我会在这间包厢里，他应该也没发现我啊？夜风看着我，平静地吐出两字："不知。"

这小子，就会说不知，那到底是狐狸不知我们在这里，还是你不知狐狸有没有发现我们？算了算了，我摇了摇头，不能指望他了。我再次从窗口探出脑袋时，一楼的狐狸与假男人已经进入了浑然忘我的交谈境界，连小二端着菜过来，他二人都没稍作停歇。

狐狸彬彬有礼地伸出手将那些菜通通堆在假男人跟前，而假男人则执了酒壶侧身给狐狸斟了满满一杯酒。我双眼冒火，就差飞扑下去将那只可恶的臭狐狸压成馅饼了。而狐狸呢，从刚才天外飞仙般的一眼之后，就再也没往我这边瞄过了。

我突然想起来，这包厢是我曾与狐狸、清林一起坐过的包厢，也就是在这里，狐狸拿出一支发簪说是犒劳我某段时间的出色表现，想

起那支墨玉凤簪，唉，只怕那时候他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不然谁会拿女人的首饰作为犒赏男人的礼物？怪只怪那时候的我也是个愣头青，光顾着想那发簪值不值钱，浑然不觉它出现得诡异。说不定狐狸一早就知道"云相"身为女人的身份，却依旧不动声色地让人家上朝奉献有限的青春，真是阴险啊！

所以，刚才狐狸的那一眼，应该不是发现了我的行踪，而是对他曾经坐过的包厢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在假男人突然伸出"魔爪"扯住狐狸的胳膊，然后指着某个方向，抬起头仰起脸笑得一脸欢愉地说着什么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再次向包厢门口冲了过去。

"主子。"夜风又将我拦在了包厢门口。

"你埋单，我们走人。"这回我的态度很坚定，坚决不再让夜风拦着。事实证明小夜同学拦我也不敢硬拦，我瞪了他一眼，然后硬去掰他手的时候，他忽然自动将手缩回了。

我走向楼梯，故意将木楼梯踩得咚咚响，转头看向左侧的时候，最角落的那两个人依旧过着二人世界，完全不被外界所打扰。我顿觉万分委屈，似有一股气沉沉压在心头，闷得难受。直到我下了楼，走过掌柜的柜台，那两人都对我视而不见。

即使他二人的位置比较隐蔽，但我都到出口了，如果有心，从刚才下楼梯时就该注意到我了。我心中如是想，更不愿久待，也不管身后的夜风还在埋单，在眼泪落下前就急忙往外跑去。

"啊！"我痛叫，眼泪顺势滑下。呜呜呜，人倒霉的时候就是这样，刚刚让我亲眼看到那只狐狸"红杏出墙"，为求个眼不见心不烦，我匆匆走下邀月楼大门台阶的时候竟一脚踩在台阶边缘，不仅扭了脚，人还一屁股坐在地上。若非已是最后一个台阶，只怕还得滚几圈。

"主子？"夜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在我伸手揉向脚踝的时候，已被他拦腰抱起。

"痛。"我流泪抬眼看向夜风的时候，却见眼前人影一闪，我负气地别过头不去看他，伸手扯住夜风的衣服，吸气道，"我们回云府。"

事实证明，挖墙脚挖来的人才，某些时候是有后遗症的。比如抱着我的这个人，自从成功挖来他这个人才之后，我开心得连晚上做梦都能笑出声。可是现在，当我揪着他的衣服让他送我回云府时，他却犹豫了，原因是，他以前的老板挡在了我们面前。

夜风稍作犹豫，就将我交给了狐狸。我噙泪看着他，他却视线上移，看向抱着我的狐狸。我的手松开了他的衣服，转而瞪向狐狸，却一眼瞥见从大堂里快步赶过来的假男人。想起刚才的一幕，我条件反射地挣扎起来。

"别动。"狐狸话是对我说，眼睛却看着夜风，点了点头，抱着我的手紧了紧，然后毫不避讳地转过身面向那假男人，却是柔声道，"抱歉，看来欠公主的这一顿饭，只能下次有机会再补请了。"

"等等！"见狐狸说完就要转身走，那假男人慌忙开口道。

"痛。"我一时恶向胆边生，虽然脚踝和先着地的屁屁好像没有刚才那么疼了，或者说已经疼得有些麻木了，但一听那假男人的话，我就决定暂时撇开狐狸的"政治问题"，先对付眼前的假男人再说。

狐狸闻言，一只手紧抱着我，另一只手抚上我的脸，轻轻拭去我的泪痕，柔声安慰道："我们马上回家，再忍一忍，忍不住了就咬一口。"

说罢，他将手凑至我跟前，脸上带着难得一见的温柔浅笑，桃花眼里却隐隐闪着让我脸红的热烈火焰。我当然不客气了，我现在这么狼狈可都是这只臭狐狸造成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张嘴咬下去，牙齿还左右厮磨了几下。他好像丝毫不觉得疼，面带笑容，也不理假男人，径直抱着我向早已候着的两辆马车之一走去。

"站住！你怎么可以就这样为了她而扔下我？"那假男人或许是没受过这种待遇，竟然几步跑上前拦在了马车前。

我清晰地感觉到狐狸抱着我的手有刹那的僵硬，身上的怒气瞬间迸发却又突然消失于无形，强烈而又短暂。在他开口前，我轻轻扯了扯他的衣服，故作温柔，大方得体地道："那就一同回宫吧，纤绘公主是我们龙曜国的贵宾。"

他的桃花眼看着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半眯了一下，然后眼中含笑地看了我一眼，望向拦在我们跟前的假男人时，双眸复又幽深如潭，慵懒地笑道："公主请上车吧。"

第166节：第三十七章·情定(1)

第三十七章·情定

三人坐上了同一辆马车，我不知道那假男人是什么逻辑，来的时候明明她和狐狸一人一辆马车，如今看着狐狸前脚抱我上马车，她后脚就跟了进来。我坐靠在狐狸身边，拉住他的衣袖，他反手握住我，突然笑得无比妖媚，看着假男人道："公主切莫见怪，朕来介绍，她就是先前朕一再提到的有了婚约却要苦等到她满二十岁才能娶进门的云月。"

假男人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也不说话，伸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似深吸了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方微笑着端起茶杯貌似优雅地抿了一口。

"月儿，这位是寒星国的纤绘公主。"他也不介意，侧过身向我介绍道。

我白了他一眼，向坐在对面的假男人微弯了弯身，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打招呼。她是公主，其实我也是，我还是两国的公主呢，让我向她行大礼，让她做老大，我实在不甘心。那假男人更差劲了，别说打招呼，连点头致意都没有，脸上虽勉强挂着笑，但看着我的眼睛直将我千刀万剐了个遍，本来端着茶杯的兰花指，如今已是紧紧握着茶杯，指关节都有些发白。

阿弥陀佛，你手中的茶杯可是值不少钱的，慎重慎重啊，可别一个用力捏碎了，想叫你赔钱也不好意思开口吧。

可是已经这样了，狐狸的戏还没有演完，他也不理我和假男人之间诡异的气氛，突然关切地向我问道："疼吗？忍得了吗？"

我皱眉摇了摇头，他轻叹口气，然后无比温柔地看着我，伸手给我倒茶的时候，动作那叫一个自然。这下子，不是别人看着受不了，而是我自己也要受不了了，接过茶杯的时候，我拿眼狠狠地瞪了瞪他。诡异，真的很诡异啊！

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马车驶进了皇宫。狐狸抱着我下车的时候，还是很有礼貌很有风度地让人侍候那假男人下车，命人将她送回寒星使臣住的聆风宫。然后不顾假男人在原地不甘心地跺脚，就抱着我疾步往他的寝宫走去。

狐狸将我抱到他那张龙床上，扶着我坐下，我龇牙咧嘴地吸气，刚才专心对付假男人没发现，如今脚踝是痛的，屁屁也是疼的。狐狸的桃花眼里明显闪过一抹心疼，然后竟然屈膝动手脱下我右脚上的靴子，又将我的袜子也脱掉了。我本来全力忍痛不说话，这会儿不得不开口问："呃……不等御医？"

"我就是御医。"他低着头，用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红肿的脚踝，我倒抽一口气，他忍不住抬眼看我，几乎下意识地叫了声"浅浅"，然后起身走至外间，返身回来的时候，手上已经多了一个小药瓶。

"你……你干吗？"我一只脚晾在空气中，紧张地问道。无奈现在坐在床沿，一只脚又受伤了，逃跑是不可能的，往后退那就是整个躺到龙床上去了，那下场不是更凄凉吗！

"浅浅若是想就这样一直肿着脚走不了路，让大哥抱来抱去的话，大哥倒是很乐意的。"他轻笑，语调轻松，桃花眼却紧紧盯着我的脚踝，走至我身前的时候，手中的小药瓶已经打开了。

"大哥你懂医术吗？干吗不叫御医？我需要专业人士！"我看着他将药瓶里的药水往右手食指中指上倒了些，然后指腹贴着我的脚踝，轻柔而缓慢地抹了起来。

第167节：第三十七章·情定(2)

他的脸上有心疼，更有小心翼翼，像是怕不小心碰坏了某件珍爱的物品，嘴里却调侃道："不懂，可是也不甘心让另一个男人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

呃，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想法？可是为何我听了这么变态的话，心里却有一丝甜蜜蜜的感觉？没救了，我发觉自己没救了，呜呜呜。

对自己的感情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在当事人面前承认的时候，我当然得找理由反驳。于是我脑中灵光一现，边抽气边撇嘴道："这有什么？这是大夫的职业特殊性，不能平常而论。再说我上回替你挡了一剑，御医不也来看过了？伤口重不重，深不深，清洗上药，应该一样都不少吧？"

而且伤口是在胸口呢！唉，幸亏当时那御医和宫女是云老头的人啊，不然云月的身份不是早就被曝光了吗？我正自感叹庆幸，却听到狐狸轻笑出声。我抬眼瞪着他，他的手依旧在我的脚踝上忙碌，微低着头，桃花眼角斜斜上挑，嘴角微微上扬。

"你笑什么？"我晃了晃另一条腿，对狐狸笑得这么风骚很有些莫名其妙。

"浅浅以为那时是谁给你检查伤口的？"他停下来，盖上小药瓶，似乎已经完工，脚踝处有微凉的感觉，带着一抹清香。

"呃，不就是上回那个御医吗？"我醒来后不是有个御医问诊的吗，那时候我刚来，现在回想起来，不知不觉已在这里待了快两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不是。"他回答得干净利落，起身将药瓶放在一旁，然后将那袭金灿灿的被子挪到床头，又伸手扶了我斜靠在被子上，脱下我另外一只靴子，小心翼翼地将我的两只脚搁到床上。

我由于太震惊于他的回答，压根儿就没发现自己已被狐狸抱上了床，只怔怔地盯着他那张妖孽般的脸，看着他那桃花眼因掩不住的笑意而黑亮得如星辰。我脑中瞬间闪过一个惊人的想法，然后如遭雷击，舌头打结道："我……你……是你？！"

天哪！如果那时候是狐狸"亲力亲为"的，那不是从我穿来这里的第一天他就已经识破了云月的身份，知道又不戳穿，而且刚来的时候貌似他的态度又是冷淡又是深沉的……

"不过为朕受伤之前的浅浅，我可没有多大兴趣。"他说这话的时候，人已经跟着爬上了床，侧身面对我靠在锦被上，一只手托着他的脑袋，另一只手却已经不老实地抚上了我的脸，话音刚落，整张脸已经凑至我跟前，嘴唇便贴了上来，桃花眼里跳动着我不懂的火焰。

本来我的脑子就已经是一团糨糊了，现在又被这只色狐狸欺负，更是失去了思考能力。别说这些身份啊政治啊复杂的事，刚刚还在愤怒怨怼的情敌，自从我进了狐狸的寝宫，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浅浅……浅浅……"他低声轻喃，声音带着柔腻，唇上的温度越发烫人，从眉到眼，一路顺势而下，滑过脖子，在我的锁骨处留恋不已。

我沉溺在他的细吻中，直到胸口处传来微凉的感觉，才惊觉身前的衣襟不知何时已散开。我心慌意乱地抬眼看向狐狸，伸手便欲抓回松开的衣襟。

"大……大哥……"脑子虽勉强只存有一分清醒，但这时候狐狸在做的事，以及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我还是能第一时间想明白的。一想到此，我心慌得舌头都有些打结，声音也有些微哑，不只是脸，整个人都发烫起来，心口如鹿撞。

"浅浅愿意吗？"狐狸的脸上有隐忍的表情，声音因着喑哑越显慵懒，桃花眼此刻却成了一汪温柔春水。只有胸口那强烈的起伏，以及紊乱的呼吸，泄露了他此刻所有的心思。

我根本无法思考，一想到如果说愿意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我便紧紧闭上眼睛，条件反射地伸手捂住脸。

金纱帷帐缓缓垂下，天色已暗，却没有人进来点上宫灯。"痛！"激情是一种浮在表象的感觉，因为在疼痛来临时，它脆弱得不堪一击。

"哪里痛？怎么会痛？"或许是我喊痛喊得太强烈，狐狸慌忙抬头，捧着我的脸，紧张地问道。

"脚痛，你刚才压到我的脚了。"我眼睛雾蒙蒙地看着他，边抽气边龇牙道。该死的臭狐狸，光顾着自己享受，就忘了我的脚刚扭伤了。

他神色蓦地一松，桃花眼斜斜上挑，嘴角勾起一抹摄人魂魄的笑容，声音低沉，带着一股慵懒的磁性，道："还想着这疼痛怎么提前到来了，原来是脚痛。"

"浅浅，我的浅浅。"他声音里竟带有一种宁静而幸福的味道，凝神盯着我，仿佛我是他遗失千年而重得的珍宝，又仿佛这一生的守望在此刻终于实现，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柔和的气息。

我有些动容，伸出手，学着他的样子，把玩他的一缕长发，无意识地问道："你准备拿纤绘公主怎么办？"

第168节：第三十七章·情定(3)

话一出口不禁有些懊悔，我不是不相信狐狸，他既已答应我只许我一人，那么我没理由怀疑他。只是这纤绘公主不远千里地赶过来，这样的身份、这样倒贴的热情，多少给我造成了一点困扰。可是眼下的光景，正是你侬我侬的时候，突然说起别的女人，真是太煞风景了。不过后悔也没用，话既已说出口，坦白一下还是好的。

"希望她能在龙曜多做几天客。"

"呃，什么意思？"我怒道，"说，你去寒星的时候，是不是顺便勾引了人家公主，用美男计让事情完成得更顺利？"

咦，这话虽是下意识说出，但说完一想，越想就越有可能，越想就越是这么回事，不然那纤绘公主千里迢迢地偷跑过来图什么呀？可是，外界传言不是云相出使寒星的吗？而哥哥那时候还卧"毒"在床，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了：第一种可能，这臭狐狸假冒云风出使，易个容什么的，瞒天过海，但这种可能因为身高等因素，似乎不那么完美；第二种可能，便是找个和哥哥身形相似的，让他易个容假扮云风出使，然后狐狸扮成假云风的随从，实际上却真正是第一时间做主的人。相比之下，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可是这样一来，结合那纤绘公主的表现，莫不是狐狸假扮随从的时候以色勾搭假男人，虽然最后事情是分外顺利地办成了，但有可能他的身份也因此暴露了。而且从寒星使臣之事上表明，知道狐狸身份的应该只有那假男人，不然寒星王知道狐狸假扮随从的事，肯定有心结，而现在狐狸坦然招待来访的寒星使臣，只怕那时候他假扮云风随从也是易了容的。

如果真如我所想，那么狐狸也有不小心失手的时候啊，嘿嘿。等等，狐狸这么老奸巨猾，理应没这么菜吧？除非，他假扮随从的时候还顺便探了什么结盟之外的事，比如皇宫的秘密？我脑中浮现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莫名地心慌了一下。

狐狸却突然很开心的样子，桃花眼里满含着笑意，伸手抚上我胸口，懒懒地道："怎么有股酸味呢？"

我一把拍开他不老实的手，跷着右脚便欲爬下他身子。他伸手，紧紧环着我，不让我脱身，叹息般说道："她还有用。"

有用，有什么用啊？我继续挣扎，他凑到我耳边，蛊惑般轻喃："浅浅还疼吗？"

怒，摆明了想转移话题嘛！但我还是不明所以，乖乖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累吗？"他继续在我耳边轻喃。从刚才开始，狐狸就展现了我平时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温柔，这么温柔的狐狸，一时半会儿还真让人有点不习惯呢。

正自想着，他的唇却又压了下来……

再醒来时，天已大亮，我睁眼的时候恰好看到一身明黄龙袍的狐狸掀开床帐坐到床沿。

"醒了？"一样的桃花眼，一样妖孽的脸，一样懒懒的笑，却让我感觉他脸上有一抹异于平常的神采。

我伸手拉过被子，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点了点头。他笑看着我，也不再说话，那眼神却让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被子白裹了。

"下朝了？"我被他看得面红耳赤，只得没话找话打破这暧昧的气氛。

"今天休朝。"他依旧看着我，犯花痴似的，嘴角的笑容却有些小人得志的满足与得意。

"呃……"今天是难得的半月一休？那狐狸这么早起床干什么去了？其实我迷迷糊糊的只感觉到他起床，然后在我眉心印下一吻，似乎还说了句话，但我根本睁不开眼，耳朵也似听非听，然后又蒙着被子睡大觉了。

"寒星使臣起程回国。"他看出我的疑问，和衣躺在我身边，将我连人带被子抱在怀里，继续道，"纤绘公主留在这里，她可真不是一般

的刁蛮任性。"

我撇了撇嘴，心里一时也说不清楚到底是酸还是不酸，声音里却绝对有丝醋意道："她不刁蛮任性，能巴巴地跑过来被你利用吗？"

"饿了吗？"他也不反驳，伸手将我的头发捋至耳后。

我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昨晚吃得早，体力又消耗得多，现在都快日上三竿了，我能不饿吗？他轻笑出声，伸手来掀被子，我吃惊地双手死死攥住，将自己想象成一只绝世无辜的小兔子，万分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大灰狼。

"吃东西前，浅浅不觉得应该先起床洗漱一下吗？"他索性起身，双手环胸，站在床前好整以暇地看着我，一脸的欠揍。

我的脸一下子烫了起来，朝他怒吼："转过身去，转过身去。"

他笑得越发阴险，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依言背过身去。我慌忙坐起身，一只手紧紧攥着被子遮着自己，另一只手在大床上搜索自己的衣服。

"在找什么？"身后响起一道慵懒的声音。

"衣服。"我下意识地回答，话音刚落，就觉背后一暖，我跌入一个人的怀抱。

"好汉饶命！"我忙讨饶，才一醒来，又饿又酸又累。眼下，若还做那事，我直接口吐白沫装死算了。

"看来昨晚将浅浅累坏了。"他轻笑着，落下一个缠绵的吻，然后心满意足地叹息一声。

我嘴角一阵抽搐，在心里张牙舞爪地将他那张妖孽的脸拉扯了一番，脸上却带着含羞带怯的笑容，乖乖地点了点头。没办法，现在人在他手上，我还是不要太放肆的好。

他将我胸前的被子扯下，远远地扔至床一角，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件明黄披风，将我裹住，伸手环住我的时候，突然猛地坐在床沿，一手指向一侧，视线跟着转移，脸上是一种难言的表情。

我顺着他的手望过去，赫然是明黄床单上的一摊暗红血迹。我气血上涌，忙伸手蒙住他的眼睛，大声抗议道："不许看，不许看！"

天哪，羞死人了！

他却蓦地大笑出声，打横抱起我，就向龙床后的浴池走去。

只抹了一次药，右脚踝就已经恢复正常。我真的有点身子散架的感觉，趴在温泉池沿上，认命地让狐狸给我洗澡。唉，反正该做的不该做的事都做了，难得他一个自恋的皇帝肯为民服务一次，我又何乐而不为？不过为了打破这种暧昧的气氛，又或者说是为了分散这只色狐狸的注意力，我只能没话找话地聊聊天。

"大哥，寒星使臣回去了，他这次来是为了叶苍的战事吗？"温泉池里依旧没有花瓣。

"不是。"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打趣道："咦，寒星王真菜，怎么就没想到在叶苍或修若安几个暗人，然后养几只暗鸽呢？"

话说当初若不是狐狸有暗人密报，等到人家军队驻扎在龙曜边境才知战事将近，现在这世上，或许已经没有龙曜这个国家了。

他身子蓦地贴近，在我耳后轻喃了一声："浅浅。"

"微臣知错了，皇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最英明最最神武的皇上。"我连忙拍马屁，毫无诚意地拍马屁。

不过狐狸同学显然心情特别好，竟然也没再挑刺。

"大……大哥，那纤绘公主有何用？"

"时机到了，送给修若。"

"呃？"我转过头，奇怪地看着他。

"她会刁蛮任性，那是太得宠所致。寒星王的掌上明珠，太子的胞妹，母后又是寒星大将军的妹妹。"他娓娓道来，早就将人家的老底摸得清清楚楚。

"然后呢？"确实，老爸是皇上，老妈是皇后，哥哥是下一任皇帝，舅舅官拜大将军，这样的家世的确了得，但我想知道，狐狸将她

送给修若是什么意思？

"你父王或许觉得与天青联姻对修若更有利，但我会让他明白，并让他乐见其成，浅浅只会是我的皇后。"

"不懂。"我回答得很干脆。我是真的不明白，留下纤绘公主，或者说将纤绘公主送给修若，这跟我与狐狸的婚事有什么关系？跟云老头又有什么关系？

"浅浅在修若待了几个月，后来还在修若王身边任言官，难道看不出修若王的野心，可不仅仅只是取叶苍而代之啊。"他笑得慵懒，桃花眼却越变越深。

"叶修伐寒，围叶救寒，想取的可不止叶苍。这早就设定的连环计，都是为了浅浅。"他的声音消失在我唇畔，我脑中残留的混乱的思绪只余一片空白。